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五三・史部・史評類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卷八十至卷一百）〔清〕王鳴盛撰……………一

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補遺一卷〔清〕趙翼撰……………一九一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二

新舊地理雜校誤

舊地志關內道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東五十  
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東上  
當重一街字近本與原本並脫新百官志云左右街  
使掌分察六街微巡左右街即街東街西也韓昌黎  
華山女詩云街東街西講佛經李商隱有街西池館  
詩唐街東街西各坊第宅園館大略載宋敏求熙寧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長安志

舊地志京兆府舊領縣十八戶口二十萬七千六百  
五十九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天寶領縣二十三戶  
三百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十六萬七千  
一百東京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去八百里案  
原本舊領縣十八戶二十萬七千六百五十口九十  
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天寶領縣二十三戶三十六萬  
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萬七千一百八十  
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去東京八百里近本誤  
新地志口數百九十六萬之下脫一千二字

新地志關內道都護府二三當作三三都護府在卷

末

京兆府萬年注望春宮東有廣運渾當作廣運潭

舊地志京兆府三原貞觀元年廢三原縣仍改華池

縣屬三原縣屬校本作為原本誤同

富平景雲二年置中宗房陵於縣界房校本作定原

本誤同

慶州中都督府樂蟠義寧元年分合水縣置武德六

年分合水置蟠交縣天寶元年廢併入合水原本武

德上更有合水二字但其上下應各空一格原本誤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二

與上下文連寫近本併此二字去之則誤之誤矣

雲中都督府管小州五合利思璧州阿史那州緝部

州白登州合利原本作舍利是利下當有州字原本

亦脫

宥州露調初六胡州也露調當乙其所屬歸仁上下

宜各空一格近本誤連原本誤同

孟州會昌三年割河陰縣孟州河清還河南府河陰

縣下當脫屬字

陝州大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陝府乾元元年復為

陝郡案陝府校本改陝郡陝郡改陝州又天祐初改

為興德府校本改興唐府三字原本皆與近本同  
汝州襄城隋舊縣武德元年於此置汝州領襄城汝  
墳郟城三縣貞觀元年廢汝州及汝墳州城二縣以  
襄城屬許州開元二十六年改屬汝州案襄城原本  
誤作襄陽此改正郟城州城校本皆改為期城原本  
誤皆與近本同

陳州宛丘依上下文例應提行近本空一格誤

亳州臨渙本治經城校本改鉉城原本亦誤

潁州武德六年領高唐永樂永安三縣領校本作省  
原本亦誤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三

舊地志鄆州所屬縣首列須昌而其下文於鉅野之  
下又復列須昌一縣明係重出其沿革則前甚略後  
甚詳此聞人詮所刻原本蓋劉昫之誤耳新地志刪  
去後一段而以後段沿革注于前段之下是也乃近  
本舊書反將前段刪去則誤矣據彼明云武德四年  
於鄆城置鄆州貞觀八年自鄆城移治須昌則須昌  
乃州所治安得首列壽張縣而須昌反居第三縣鉅  
野之下乎又壽張隋縣武德四年於縣置壽州領壽  
張壽良二縣五年廢壽張省壽良入壽張屬鄆州廢  
壽張誤當云廢壽州又須昌郭下漢縣今故城鄆州

東南三十二里亦誤當作故城在今鄆州云云凡縣  
之首列者皆州所治故各州於首列縣下輒云郭下  
須昌既云郭下矣乃反居第四豈唐地理亦可以西  
漢地志為比而首列者不必皆郡所治乎

新地志須昌注云貞觀八年省宿城縣入焉景龍三  
年復置宿城縣貞元四年曰東平太和四年曰天平  
六年省入須昌案貞元四年舊書作貞觀四年誤

舊地志兗州上都督府金鄉後漢縣武德四年於縣  
置金州領方輿金鄉二縣貞觀十七年州廢以金鄉  
方輿屬兗州方輿當作方輿漢志山陽郡有方輿縣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四

晉灼曰音房豫

宿州符離漢縣隋治朝解城貞觀元年移治行邑城  
行邑校本改竹邑

齊州歷城漢縣屬齊南郡齊南當作濟南又亭山隋  
縣元和十五年併入章丘此亭山上下皆當連書近  
本誤各空一格原本誤同今以意改又舊志有豐齊  
縣古山荏邑校本改為山荏考說文艸部荏艸見濟  
北有荏平縣近本校本皆誤

河中府永樂武德元年分芮縣置屬芮州九年廢芮  
州改屬鼎州貞觀八年改屬芮州案改屬芮州校本

作改屬蒲州是又龍門縣漢艾氏縣校本作皮氏亦是

晉州霍邑漢彘縣後漢改爲永安隋於此置汾州尋改爲呂州領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貞觀十七年廢呂州以靈石等三縣來屬以靈石屬汾州案此當云以霍邑等三縣來屬以靈石屬汾州

潞州大都督府壺關上下應各空一字近本誤連  
沁州綿上上下下應各空一字近本誤連

莫州本瀛州之鄭縣景雲二年於縣置莫州開元十三年以鄭字類鄭字改爲莫天寶元年復爲莫州管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五

縣六莫文安云云莫漢縣屬涿郡貞觀元年改屬瀛州景雲二年割屬莫州清苑漢樂鄉縣屬信都國隋爲清苑武德四年屬蒲州貞觀元年改屬瀛州景雲三年屬莫州任正隋縣後廢武德五年分莫縣復置唐興如意元年分河間縣置武昌縣屬瀛州長安四年改屬州其年還隸瀛州神龍元年改屬唐興縣景雲二年改屬莫州案漢地志鄭縣屬涿郡說文卷六下邑部同此既言開元十三年以字類鄭改天寶復則只有開元十三年會作莫其餘凡諸莫字皆當作鄭作莫者皆誤也唐興縣下當言長安四年改屬鄭

州神龍元年改爲唐興縣一脫鄭字一爲誤作屬至新地志則云莫州文安郡上本鄭州景雲二年以瀛州之鄭在正文安清苑唐興幽州之歸義置開元十三年以鄭鄭文相類更名其所言建置沿革者如此而止更無餘說此則恐係宋人妄筆不可憑信何者據舊志明言開元以類鄭改爲莫天寶復爲莫則復爲莫自當作復爲鄭乃胥史傳鈔之誤并其上下文各莫字皆當作鄭顯然可見何得以其字迹糾纏竟抹倒天寶復故名一層而直作莫建置沿革乃當時實事欲求簡明公然任意改削宋人妄態往往如此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六

又如唐興其始本武昌新志則云本作武興恐亦以意爲之蓋地理一種舊不如新而新之疵累則又有若此者

檀州後漢奚縣當云儂奚脫一字

媯州之下既說領縣一矣其所屬懷戎縣旣敘畢沿革乃復空一格書媯州二字下又空一格乃云天寶後析懷戎縣置今所殊不可解此必有誤或當去上媯州二字而云天寶後析懷戎縣置今媯州理所慎州逢龍契丹陷營州後南遷寄治良鄉縣之故都鄉城爲逢龍縣州所也所下脫理字以意增

沃州屬縣一濱海其下乃云沃州本寄治營州城內州陷契丹乃遷於薊縣東南迴城為治所濱海下應空一格今誤連下文沃州云云沃州下又誤空一格方接本寄治云云皆非是

鳳州領縣四梁泉云云興州領縣三順政云云兩處皆應提行今但皆空一格皆非是

合州石鏡漢壅江縣屬巴郡宋改名石宕渠宋置東渠郡及石鏡縣云云案此節當作宋改名宕渠置東宕渠郡云云又新明武德二年分鏡置鏡上當脫石字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七

巴州化城後漢昌縣漢下當重一漢字脫

邛州武德三年置總管管鄧浙鄭苑溝新宏等七州溝校本作清

郢州貞觀元年廢郢州以長壽屬荊州其下文長壽縣之下又云貞觀元年廢郢州以長壽屬荊州校本荊州荊州俱作都州

廬州慎漢後道縣案後道當作浚道漢志九江郡有浚道縣又廬江漢郡名漢龍舒縣地屬廬江郡梁置湖州隋復舊案湖州當作湘州

信州弋陽上下應各空一格此誤連

蘇州嘉興漢曲拳縣當作由拳

池州永泰元年析置石壤縣當作石埭

虔州贛下注古濫反其下應空一格此誤連又安遠貞元四年八月四日置愚謂著其年可矣言月并言四日則不成文理又與他處參錯

瓜州下督督府上督當作都

伊州天水在州北二十里水當作山

成都府至德二年改蜀郡為都府都上脫成字

綿州巴西晉置梓郡梓下脫潼下又神泉晉置西園縣園當作國又龍安隋金水縣水當作山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八

梓州永泰武德四年分鹽亭武安二縣置銅山調露元年分飛鳥二縣置案武安當作黃安飛鳥上脫郡字

閬州閬中煬帝改為巴郡巴下脫西字又南部後漢分閬中置充郡國縣屬巴郡又分置南充國郡梁改為南充郡國隋改為南部上二郡字並衍下郡國二字當乙

遂州方義漢廣縣當作漢廣漢縣又青石東晉興縣當作東晉晉興縣

陵州始建漢武置建始鎮武下脫陽縣地三字

資州乾元二年正月分置昌尋廢也昌字上下有脫文

榮州隋資陽郡之牢縣校本牢上有大字

簡州平泉縣之旁池湧泉池當作地

雅州榮經縣界有邛來山九折故銅山也案也當作地

瀘州安江二字當乙下云漢陽縣地陽上脫江字又

合江漢江符縣地符上江字衍

瀘州都督十州皆羈縻州按實十一州云十州誤

茂州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為會州領汶山北山汶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九

川左封通化翼斜交州翼水九縣北山校本作北川

其交州疑當作交川下云七年改為都督府督南會

翼向維州窮炎徹竿十州校本改窮為穹而其餘當

更有誤

茂州都督府羈縻州十按之實九州下文總結亦云

九州十字誤

戎州貞觀六年置都督府近本以六年誤作六州又

羈縻三十六州今按之實十六州其下文總結亦云

十六州而此言三十六三字似衍

姚州章泉鎮蜀蠻帥異牟尋歸國遂以章泉為雲南

安撫大使近本鎮蜀上脫章泉二字

龍州清川後魏為盤縣為校本作馬

當州本松州之通軌縣貞觀二十一年析置當州天

寶元年改為油江郡油江校本作江源又通軌貞觀

二十年松州首領董和那達固守松府云云校本作

貞觀二十一年

悉州顯慶元年置領悉唐左封識自三縣治唐城治

下當脫悉字

廣州番禺秦屬南海郡江漢置交州江漢江字衍又

海水貞觀元年省齊州及安樂宋昌二縣安樂校本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十

收宣樂又滇陽縣屬桂陽郡縣上脫漢字

韶州西至郴州五百里東南至度州七百里柳當作

柳度字疑又東嶠漢討南越時有將軍城於此將軍

下脫姓庾二字

循州北至闕州隔山嶺一千六百五十里闕字疑

岡州武德四年置貞觀五年廢其年又立南州南當

作岡

恩州杜陵隋杜縣校本作杜原縣

高州隋高梁郡舊治高梁縣天寶元年改為高梁郡

又良德吳置高梁郡四梁字皆當作涼



義州舊安義縣至德年改當作義安舊縣二字近本互誤而安下應空一格又誤連

桂州下都督府臨桂江源多桂不生新米新米當作雜木

全義新置新志云武德四年析始安置大歷三年更名唐融州刺史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云靈渠在全義縣灘湘二水分流處相傳後漢馬援開水急用斗門遇其勢又後漢鄭宏奏交趾七郡貢物從東泛海多溺請開桂嶺靈渠後御史史祿重闢按前漢武帝元鼎五年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呂嘉戈船出零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十一

陵下灘水則前漢嶺首已通舟楫焉得至後漢始開休符駁思考新志載靈渠於理定縣不於全義縣與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本始安縣唐始改為臨桂與安縣本始安地唐析置全義縣未始改為興安而理定之沿革則無可考然新志於理定下注云本興安至德二載更名然則宋人改名必有所因興安本是唐之全義亦即唐之理定不知何時省併但史失書耳故靈渠注於理定而休符則以為在全義也靈渠新志云秦史祿所鑿而休符云祿後漢人斗門新志云唐寶歷初觀察使李渤立而休符云馬援立此流

俗相傳不足信

潯州屬縣三今惟二脫去大賓一縣當於敘完下空一格補此二字

象州武德漢中溜縣地屬鬱林郡吳於縣置鬱林郡案當云置桂林郡

邕州宣化驩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鬱狀江林訛作狀

黨州領縣四今一槩不見原本同必是脫落

橫州寧浦鬱州所治漢廣鬱縣地屬鬱平郡案當作州所治鬱字衍鬱平當作鬱林又從化樂山皆云漢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十一

高粱縣地皆當作高涼

嚴州東北至闕州三百四十里闕校本作柳

山州領縣二今惟龍池一縣脫也當空一格補益山二字

羅州石城宋檀道濟於陵羅江口築石城因置羅州屬高涼郡唐復置羅州於縣因置羅州當作羅縣

湯州湯泉應提行近本只空一格非

安南都督府龍編後漢問尚為交趾太守問尚當作周徹又武平後漢麋冷縣女子徵側叛麋當作菴下

文峰州嘉寧麋冷縣地同

景州朱吾朱吾人不粒食依魚資魚爲生託去朱吾  
在日南郡北僞立名也案依魚疑衍託去疑當作記  
云

峰州所屬嘉寧縣敘完下應空一格接承化云云近  
本承化提行非  
崖州兵則矛盾木弓行矢當作茅盾木弓竹矢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

三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

十七史商榷 卷八一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三

取士大要有三

新選舉志云唐制取士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  
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  
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  
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  
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  
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一

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愚謂雖大要有三其實惟二  
以其地言學館州縣異以其人言生徒鄉貢異然皆  
是科目皆是歲舉常選與制舉非常相對唐人入仕  
之途甚多就其以言揚者則有此三種耳科之目共  
有十二蓋特備言之其實若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  
常舉若俊士與進士實同名異若道舉僅元宗一朝  
行之旋廢若律書算學雖常行不見貴其餘各科不  
待言大約終唐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  
兩科而已王定保撫言卷一會昌五年舉格節文篇  
及兩監篇載會昌五年正月勅文謁先師篇載開元

七

五年九月詔文皆專舉明經進士二科又如裴庭裕  
東觀奏記卷中一條云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  
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實韋澳為京兆尹至解送日  
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  
專重明經進士是也生徒與鄉貢於十二科皆有之  
生徒是肄業於學館中人館惟京師有之而學則州  
縣皆有肄業其中者州縣試之送尚書省若鄉貢則  
庶人之俊異者平日不在學中肄業徑懷牒自列于  
州縣州縣試之而送省玩下文所述其制自明

偏重進士立法之弊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二

雖並重明經進士後又偏重進士新志云衆科之目  
進士尤為貴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尙據言會昌舉  
格所送人數國子監及各省皆明經多進士少又述  
進士上篇云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  
于進士又散序進士篇云進士盛於貞觀永徽之際  
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終不為美云云歐陽詹  
文集第八卷與鄭伯義書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  
舉進士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弋者所務唯  
禽不必在罾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為人民為社稷  
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讀往載

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未即以  
進士賢明經不賢也蚩蚩之人貴此賤彼是不達國  
家選士之意居方寧斯人之徒與況進士出身十年  
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  
踐卿相者有之才如居方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宜存  
一梁一笱一罾一繳之義觀以上各條可見進士又  
在明經之上且可見彼時明經及第者不肯即求吏  
部舉選往往舍去仍應進士舉惟歐陽詹所見不然  
此皆足以徵唐制也要之積重難返如詹之明達者  
已少封演聞見記第三卷貢舉篇云代以進士登科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三

為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  
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  
馬進士張繹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  
名經也云云此段似有誤揖上疑脫平字馬字疑衍  
及第進士俯視中書黃門兩省郎官落第尙可再舉  
一得即躡清要故平揖近畿蒲州華州之令長也其  
立法之弊如此徒長浮華終無實用唐楊綰李德裕  
已憂之  
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云太和中上謂宰臣曰明經  
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觀此則知

彼時所以輕明經重進士

不必登第方名進士

昌黎上宰相書自稱鄉貢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此書十一年所上李肇國史補云得第謂之前進士是也而其實進士乃科中一目但應此舉者即得稱之試隨舉一二如新舒元與傳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水炭脂炬殮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貢士體輕非下賢意俄擢高第調鄆尉舉進士者貢於州府也試尚書者試於禮部也新選舉志言試士本由考功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四

員外郎開元中以員外望輕移貢舉於禮部侍郎主之是也其時元與尙未登第又新令狐綯傳子瀉避嫌不舉進士綯去宰相丐瀉與羣進士試有司是歲及第左拾遺劉蛻言瀉未嘗舉進士妄言已解天下謂無解及第然則不必及第方名進士也

登第未即釋褐

東萊呂氏云唐制得第後不即釋褐或再應皆中或爲人論薦然後釋褐此條極爲中肯如新書選舉志云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此蓋指登第後未得就選故曰選未

滿中宏詞拔萃即授官此呂氏所謂再應皆中然後

釋褐也昌黎上宰相書云愈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

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云云又云國家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云云昌黎以貞元二年始至京師八年方及第故歷四舉三選則公自得第後於貞元九年十一月凡兩應博學宏詞試皆被黜集中明水賦登進士第作省試不貳過論則試宏詞作也餘一選無考或又應書判亦不中耳宏詞是大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五

科吏部舉之中書省試之疑書判亦然新選舉志云進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彼時進士初選大約得校書郎或縣尉二者皆九品故公望得九品之位也禮部試進士吏部中書試宏詞皆用詩賦故云繡繪雕琢而判亦繡繪者宏詞所業詳見玉海若進士程文與拔萃判載文苑英華甚詳可考也觀此文足證呂氏唐制登第不即釋褐再應皆中然後釋褐及新志未滿選試宏詞拔萃即授官之說若爲人論薦得官則散見新舊各列傳者更多不可枚舉公再應皆不中九品之位下士之列信無望矣乃伏光

範門求賈耽趙憬盧邁輩希其論薦得官三上書皆不報方去京師東歸圖幕僚一席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辟公始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徐帥張建封又奏為武寧軍節度推官試協律郎府罷如京師再從參調竟無所成直至貞元十八年方授四門博士以上參取東雅堂徐氏刻韓文注顧氏嗣立年譜方氏世舉編年諸注唐時士子登第後得官之艱難若此又如李義山以開成二年高錯為禮部侍郎知貢舉登進士第三年又應宏詞科不中文集與陶進士書云前年為吏部上之中書中書長者抹去之是也四年以書判拔萃釋褐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六

為秘書省校書郎

參馮先生浩年譜

此亦足徵唐制

制舉科目

歲舉常選備列其科之目此定制也而制舉亦有科名其見於各傳者若姚崇舉下筆成章科張九齡舉道侔伊呂科解琬舉幽素科房琯舉任縣令科楊綰建復古孝弟力田等科韋處厚舉才識兼茂科高適舉有道科王翊舉才兼文武科馬燧舉孫吳倜儻善兵法科韋皋之姪正貫舉詳閑吏治科樊宗師舉軍謀宏遠科鄭珣舉諷諫主文科方拔嚴善思舉銷聲幽藪科此類不可枚舉而志中皆不列其目者此非定制其名皆隨時而起志中不能縷述

得第得官又應制科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七

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蕡傳蕡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儒學傳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瞻科文藝傳闕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隱逸傳賀知章擢進士超拔羣類科是也有得明經第後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調國子直講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是也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為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是也不能羅列隨取幾條以見之

新舊官志皆據開元六典

舊書職官志總論云自高宗之後官名品秩屢有改易今錄永泰二年官品其改易品秩者注於官品之下若改官名及職員有加減者則各附之於本職云按唐初官制更易雖亦時有不過小小更之龍朔二年為高宗即位之十三年始大改官制普加竄易舊制幾十不一存其時高宗寵暱武后為所鉗縛而武氏奸謀已動本可從舊而有意革改以一新天下耳目迨咸亨元年復舊而光宅元年武氏僭立後仍復大改舊制盡廢神龍元年中宗復位又復舊可已矣乃開寶盛之極即衰之始元宗侈心蓋微見於即位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八

定焉據此則通典全以開元二十五年為定矣而舊志於兵部郎中一條云凡天下節度使有八此開元制也至至德則天下節度凡三十有五豈八乎而永泰不待言矣然則舊志雖言據永泰其實仍據開元蓋開元所改至德至永泰十年之間盡復其舊所復者官名耳而祿秩體制職掌仍依開元何則唐會要稱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竹垞朱氏謂開元十年始有事修是書歷陸堅張說徐堅蕭嵩韋述張九齡陸善經李林甫苑咸之手而成今六典卷首列李林甫等注上而九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九

齡已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則進書之日似九齡久去官矣但程大昌雍錄謂書成于九齡為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說良是竹垞之言如此觀舊官志及通典所據者開元二十五年愈見程說之確元宗改易雖見侈心而官制之明備莫過於九齡之六典通典本之舊書亦本之則知其均據開元也新志雖不言其所據何時要新官志皆本六典通典則必亦以開元為據

舊官志敘首

舊官志敘首先說一朝沿革本末次臚列品秩又次

則說職事官訪擇選授臨軒冊命出身入仕區分清濁之法又次則說文武散官又次說門資出身又次說勳官預選又次說泛階之恩又次說泛階給祿不給祿之別又次說勳官節級之濫又次說行臺尙書省又次說王府官又次說天策上將府官末總說行臺天策罷廢事此篇洗着刷目提綱挈領最佳六典通典皆無之惟見舊志而新志一槩刪去非也

總說沿革一段內貞觀八年九月以統軍正四品下別將正五品上別將下脫爲字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臚列品秩一段共四項一文武職事官一文武散官三爵四勳也正一品無散官無勳說見下無武者以天策上將省也從一品無勳正二品無職事官者以尙書令省也上柱國是正二品勳而澤王府主簿梁府君榮德縣丞梁師亮二墓志二人俱授上柱國唐制勳最無定也從二品全有正三品無爵當卽用從二品爵從三品全有此品中列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按此與太常宗正爲九寺而太常卿宗正卿已入正三注云天寶初昇入正三品故此從三品中惟七寺也乃其下文云諸衛羽林入正三品千牛龍武將軍以下又歷數諸官至親王傳乃注

云已上並職事諸官衛羽林千牛龍武將軍爲武餘並爲文諸官二字誤倒當乙觀此則知上文入正三品四字是衍文何者上正三品中列諸衛羽林千牛龍武等軍大將軍此從三品則非大將軍而將軍也何得又贅此四字乎正四品上階全有此階首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注云舊正四品下階開元令加入上階也但此二官已見上正三品注云舊班正四品上大歷二年升此志雖據永泰而其後又有改者固不尋不據後定門下中書二侍郎宜歸併一條載入正三品而正四品上階又復出殊屬非是正四品下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階無爵無勳正四品下階及從四品上階下階疑皆用正四品上階爵也無勳者疑卽上階勳也從四品上階無爵從四品下階無爵無勳疑卽上階勳也正五品上階全有正五品下階無爵無勳當卽用上階爵勳也從五品上階全有從五品下階無爵無勳當卽用上階爵勳也爵止于五品以下並無之此一階之中自大理正至上府果毅都尉注云已上職事官果毅爲武散餘並爲文散字行以下駙馬都尉奉車都尉注云並武散官以下朝散大夫注云文散官以下遊擊將軍又注云武散官二都尉不與遊擊將軍

同介于職事官散官之間別敘以示例與他階中先  
文後武不同觀注又云駙馬自近代已來唯尚公主  
者授之奉車有唐已來無其人則可見正六品上階  
太學博士注云武德令從六品已上貞觀年改已字  
衍此階之中有衛官一項亦介于職事官散官之間  
以下凡有衛官皆如此正六品下階無勳當用上  
階勳也從六品上階內有鎮軍兵不滿二萬人司馬  
一項提出別敘不與他職事官同未詳從六品下階  
無勳當用上階勳以下正七品上階以下正七品  
下階以下從七品上階以下從七品下階諸屯監注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七

云神武令有漆園監神武當作神龍正七品下從七  
品上下皆無勳當皆用正七上勳勳止于七品以下  
皆無之以下正八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正八品下  
階以下從八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從八品下階以  
下正九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正九品下階以下從  
九品上階無武職事此內自下府兵曹以上注云已  
上並職事文官當作並文職事官以下從九品下階  
此上脫誤宋本已已皆以意增改  
唐制多卑官得高階惟正一品只有太師太傅太尉  
太保司徒司空此皆三公也却無階當時為三公者

借用從一品開府儀同三司為階官尊階反中李治  
刊誤卷上辨之以為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為開  
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皇唐既用開府  
為散階而拜三公者反以開府為階得不乖外若以  
疇賞勳伐名數宜繇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為盛李說  
是其又無勳者疑即借用正二品上柱國為勳上柱  
國乃勳之最高者唐制勳既無定有以至卑之官得  
此勳者則亦可以至尊之官兼此勳且階既以尊兼  
卑勳似可以此例也

職事者諸統領曹事供命王命上命字誤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七

武散官舊謂之散位武上脫文字

朝議郎已下甚為猥賤每當上之時云云上字之上  
似當有番字

民部尚書一人兼掌刑部工部此下脫事字

臚列品秩非板法

前所云臚列品秩者既自正第一品起直至從第九  
品下階矣而所臚列者却非板法勳官最濫如梁府  
君等已見前新書盧坦傳云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  
得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為戶部  
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勳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



請立戰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為非是為憲司  
劾正詔罰一月俸奪職即此一事以觀坦為正四品  
下階官而其階則正五品下階其勲則從三品可見  
所臚列者非板法大約官自有一定品秩而階則或  
以恩澤加之或以資序加之或以寵任破格而授之  
勲則以著有勞效而得之是以與官不必相應其餘  
爵邑章服想亦如此

文武職事官官也文武散官階也其正四品以下每  
品分上下階以官階勲爵槩名曰階此階字乃是借  
用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總論新官志

新書百官志首段云唐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  
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分職定位其辨貴賤敘勞  
能則有品有爵有勲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云云  
品即官也此段提綱挈領亦自明析此下先發明宰  
相沿革兼及翰林學士宰相之職云云以下應提行  
另起連寫非此下則臚列三師三公次尚書門下中  
書三省次秘書省次司天臺次殿中內侍二省次御  
史臺三省長官皆宰相餘臺省以次列之然後及御  
史臺與漢制以丞相御史為兩府者異矣且漢制三

公是太尉司徒司空即宰相之任魏晉以降三公備  
位而已爵尊而不任事宰相別有其人至唐而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為宰相侍中中書令雖真宰相  
不輕授人而必假為之稱視漢及魏晉又大異矣漢  
有三府即三公之府又名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  
儀同三司亦謂此已見前第五十六卷至新百官志  
說御史臺沿革則云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  
六典第十三卷御史大夫一條注同與彼三司不同御史臺之下次太  
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又  
次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五監又次則左右衛左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五

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  
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十六衛又次則左右  
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六軍府也又次則東宮官  
次王府官公主邑司官次外官自尚書省以上為一  
卷又自內侍省以上為一卷又自五監以上為一卷  
又自東宮官以上為一卷自王府官以下總為一卷  
愚謂衛府當自為一卷東宮官當合王府公主邑官  
為一卷外官自為一卷方覺界畫井然但圖併省卷  
數以見其能簡而着目不清不便檢閱亦一病  
宰相位號

宰相之職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云云此段割斷宰相之職與名頗為明析其謂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此說初唐制也此下言僕射李靖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起於此迨其後惟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若僕射則雖授亦非相矣舊楊炎傳歷敘德宗之惡炎欲誅炎而其下乃云遂罷炎相為左僕射觀此炎於罷相之後方言為僕射則知僕射非宰相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為宰相錢希白南部新書卷甲云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未

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取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名不專授愚謂專疑當作兼傳寫誤

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後裴炎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案此條采自南部新書卷甲

洪邁容齋隨筆第十二卷云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為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為千

石然銅印墨綬雖居機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為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為三省長官居真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歷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敘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為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

三省先後序次

三省先後序次六典先尚書後門下中書新舊志皆宗六典者故與之同通典則先門下中書後尚書六典本法周官欲以六部括天下事故耳其實尚書令因太宗曾為之人臣不敢居遂廢其後郭子儀亦讓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七

不受終唐世無為之者則遂以僕射為尚書省之長官論其品秩僕射從二品侍中中書令正三品似當以尚書省居先論其職掌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典二十一卷職官宰相一條而僕射特以權代令則又當居後矣二者雖各有一義要之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尚書受成則中書門下居前於理為長唐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之職而尚書省不繫平章銜則其不合先中書門下兩省可知

明慶

舊志左散騎常侍下注有明慶二年起居郎下注有

明慶中疑皆當作顯慶避中宗諱改

司天臺

司天臺新舊志同六典及杜氏通典職官門皆作太史局且隸秘書監不別立一條所云臺者惟御史一臺而已此外無別臺也蓋新舊志據後定故不同

大夫中丞

舊制御史臺一條云大夫中丞之職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中丞為之貳據六典當作御史大夫之職云云

軍器監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九

軍器監新舊志及通典並同而六典不載未詳

六軍

六軍據新志以龍武神武神策各左右當之而舊志說六軍則數左右羽林而不數左右神策通典說六軍與舊志同蓋通典據開元神策始於上元中在其後舊志據永泰雖在上元後要之六軍之名仍取舊制書之至中晚唐神策軍兵權最重故新志以後定者言之歟今未能詳考

舊一百八十四宦官傳昭宗天復三年崔允奏云高祖太宗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以後宦官濩盛貞

元元和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令宦官主之自是參掌樞密內務百司皆歸宦者允與朱全忠盡殺宦官左右神策軍並停廢此段與前七十四卷所引通鑑略同據此則神策即分羽林衛所立

新舊志外官序次不同

新官志末卷特標外官二字提行自天下兵馬元帥以下至防禦使一條止皆使持節官非守土之官故多以使名者如元帥都統招討總領兵馬皆為征伐而設事平則罷不設節度以下則有觀察團練防禦經略凡五等自西都東都北都牧以下則皆有職守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九

者猶今所謂地方官敘次甚明析然舊官志於東宮官屬王府官屬之後繼以州縣官員四字標題即詳載三府都督州縣都護等官然後載節度元帥招討防禦團練等使新書不過取而顛倒其前後次第耳究之如舊書敘次亦何嘗不妥新書往往求異於舊書惟官志多同而此篇則以敘次為異

六典外官無節鎮

新舊官志之所以多同者以其皆用六典為藍本而稍增損之故也六典凡三十卷二十九卷皆京官惟末卷是外官然於節鎮竟一槩不載故其標目云大

唐六典三府督護州縣官吏卷第三十三府京兆河南太原也督都督也護都護也乍觀之似太疏略徐思之都督者即總管之改名而亦即節度之緣起也言都督而節度觀察團練防禦經略皆足該之矣况六典開元時修情形與肅代以下大不同則不載節度等使固宜

牧刺史一條校誤

舊志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肅邦畿考覆官吏覆六典作覈又部內有篤疾才學異能聞於鄉閭者舉而進之六典無疾才二字又若獄訟疑議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辛 兵甲云云六典作獄訟枉疑甲兵徵遣又其孝悌力田頗有詞學者率與計偕六典作孝悌力田者考使集日具以名聞無頗有以下九字皆以彼為正考使集日者新百官志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是也

過所

舊志關令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語本六典新作車馬出入據過所為往來之節改得殊不如舊過所猶言路引亦似今兵部所給勘合火

牌新志於司門郎中員外郎一條云天下關二十六度者本司給過所是也然其制不始于唐漢已有之洪邁容齋四筆第十卷歷引刑統衛禁律釋名漢文帝十二年張晏注魏志倉慈事廷尉決事徐鉉稽神錄以釋過所之義最詳明

官階勳爵中晚日漸糾紛

新唐書陸贄傳云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突鈿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愚謂唐初官制惟有官階勳爵四項尙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圭 屬簡明中晚以下日漸糾紛員外試官之多有增靡已於是乎一官而變為數官權知裏行檢校判攝枝岐節資不可爬梳官之外又有正官正官之外又有職而勳散爵號更為冗溢往往以卑兼尊與官不相照應所以然者何也突鋒排難者以是酬之故也顏魯公為其父惟貞作家廟碑銘此碑載都穆金華琳拓署云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撰末附跋云建中元年歲次

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鑄畢八月己未真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微軀官階勳爵並至二品案魯公由正三品

官吏部尙書遷從二品官太子少師而光祿大夫是從二品階上柱國是正二品勳開國郡公是正二品爵故云云也據新書本傳公爲楊炎所惡故有此遷尙書要官少師則閑官耳禮儀使是其差遣炎罷公尙書使猶如故而并於官言之不別言差遣至其階勳爵則前爲湖州刺史約在廣德中書臧懷恪碑爲撫州刺史在大歷十二年書李元靖碑署銜卽此階勳爵也舊地志湖州上撫州中而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刺史正四品上階乃其後直至尙書階勳爵始終不改卽此足證官與階勳爵不必相應要之彼時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三

人臣銜名猶不過官階勳爵四項其後愈覺猥濫五代尤甚舊五代史馮道傳道著長樂老自敘階白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爲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爲宏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一爲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

檢校尙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爲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爲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尙書右僕射三爲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三

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此正分官與職而別言之又分官與正官而別言之職與官皆其實任事者皆似差遣但猶不言差遣此種糾紛制度并功臣名號皆起唐末中世尙未有

司馬溫公論唐宋官制

司馬溫公作百官表已佚文獻通考第二百二卷經籍考采其自序云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

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為榮  
 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婚於眾始有汎階自是  
 品秩浸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  
 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  
 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為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  
 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  
 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  
 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  
 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  
 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褫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西

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  
 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為甚大宋受命承其餘  
 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  
 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厚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  
 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  
 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  
 徒為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  
 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  
 實異交錯難知案温公此序最中肯綮而官乃古之  
 爵差遣乃古之官職乃古之加官三語尤為扼要此

沿五代制并改馮道之所謂官者而名以差遣矣此  
 表所載乃自宋建隆以下訖於熙寧文官自知雜御  
 史以上武官自閣門使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記其  
 遷除黜免而此序却追溯官制紊亂之所由然直從  
 唐高宗肅宗說起欲以見此弊不但不始於宋并不  
 自晚唐及五代而始其來久矣學者讀史於新舊唐  
 書及宋史所最苦者官名之淆雜累墜眩瞀心目試  
 將温公所謂官乃古之爵云云者以求之則唐宋官  
 制乃可考見明正德成寅書坊慎獨精舍刻通考  
 脫誤不可據今用文集參校增改  
 杜佑傳佑上議曰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圭

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  
 三十頃耳洪容齋續筆第五卷云唐自肅代以後賞  
 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  
 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  
 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為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  
 推恩藩方薦論勳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  
 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  
 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  
 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

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係正與里長等愚謂司馬氏言大將軍告身易一醉此言官之濫杜氏言柱國值三十頃此言勲之濫洪氏言銀青與里長等此言階之濫蓋唐官制至五代益亂宋沿五代之弊是以官職差遣化一為三不勝其煩而階勲爵邑之類徒設空文皆無實事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一

美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

新舊唐書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內樣巾子

舊輿服志武德已來始有巾子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本紀誤作甲子已見前宋鳳臺子王得臣彥輔塵史卷上禮儀篇云隋大業中牛宏請著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裏頭帛下著巾子耳錢希白南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一

部新書丙同如王錢二說巾子隋時已有不始唐初但用桐木自不如絲葛著裏頭帛下一語其製可見

總論新書兵志

舊書無兵志新書補之甚善但其首段泛說一朝大意而終之云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愚謂征防守衛事之大者後世所欲考而知者正在乎此乃謂其不可悉記而略去之何也既略去制度不詳而記廢置治亂何益且此段之前半截極力提唱搖曳府兵立制之美又言府

兵之所以爲美者以其能寓兵於農使人讀之不覺神往及徐徐讀至下文實敘府兵制度而所謂寓兵於農者仍不可得而詳也所云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者畢竟如何節目如何不盡合古如何得其大意但有空空唱嘆絕未明敘其制令人徒增悵悶夫古今時勢不同當隋唐而必欲行三代之事反嫌執泥府兵不盡合古得其大意此正其善於調劑處何但空說一番乎此制起於周隋定於唐初至天寶而壞一壞不可再復然其立法之善存之足備採取竊計三百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二

年中兵事頭緒繚多而提掇唱嘆空句亦敘事之不可少者約須二萬言可了今只七千餘字宜其不詳乃新志既不詳而通典兵門但載行伍營陣中事於府兵全不記載亦爲可恨

武德三年析關中爲十二軍軍置將副一人以督耕戰六年軍置坊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軍將不但督戰且督耕又有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者可見府兵平日卽農夫也無不耕而食者其制美矣但所耕之田不知在何處如何給之如禁軍以渭北白渠勿民棄腴田分給之有此一句而天下府兵所耕之田則不見如何督之如何檢察勸課之且

府兵散在天下而隸於諸衛折衝都尉府諸衛府在京師平日如何統屬關內道近尙可若遠者殊不曉其統屬之法其平日受治於州刺史縣令與其所出租庸調與平民同乎異乎皆不得知以意度之軍將副坊主大約似今衛守備耳下文云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又云府兵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無握兵之重此二段稍見寓兵於農崖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三

略然於所謂征者略見之矣而所謂防守衛者則全未之及

杜牧樊川文集第五卷原十六衛篇多是議論亦不見制度中一段云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穡穡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及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此段亦頗見征防守衛之槩

置府之數各書互異

新兵志云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



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  
 衛文獻通考一百五十一卷引章氏曰名後卿著山堂考索會  
 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  
 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  
 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  
 四其數不同愚謂章氏所考數不同者猶據他書今  
 觀新百官志折衝都尉下注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  
 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與會要同與兵志已自相違  
 又兵志言關內二百六十一而地理志關內道所載  
 府凡二百七十五二者亦不同何也新書意主簡明愛惜筆墨甚矣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四

而此段百官志注文與兵志多重複何不歸併一處而於官志但云詳兵志又杜牧原十六衛篇自注又云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甚分明不知何以互異如此

兵志校誤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云云一  
 段說農隙閱武之法內二人校之人合謀而進云云  
 上人字衍又左右擊鉦少却云云右當作校二字文  
 獻通考誤與汲古閣新兵志同以意改此在京師教閱訓練也天  
下州縣府兵如何訓練則不可考

曠騎

新兵志府兵之法壞番役更代不以時衛士稍亾匿

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開元十一年取京兆蒲  
 同岐華府兵及白丁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  
 長從宿衛歲一番明年更號曠騎十三年始以曠騎  
 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衛為六番案張說傳衛兵貧弱  
 番休者亾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  
 簡其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  
 師後所謂曠騎者也據此似其初本府兵散居各州  
 郡番上宿衛說所募則聚居京師以十二萬兵聚居  
 京師勢有不給故復分隸之而所分隸亦但在近畿  
 無遠者兵志空發議論多紀載實制少文獻通攷抄  
 撮而已無所發明故不能詳悉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五

方鎮節度使之兵

舊書於地理志中說方鎮兵制新書則摭入兵志雖  
 意在移易其篇名以竄改閱者之耳目但舊無兵志  
 故入地理此等本是兵事入兵志是也惟其所敘各  
 道之各軍各守捉各城各鎮與舊地志頗多互異此  
 等皆是實法實事作者固不便以意妄造欺人自是  
 各有所據大約新書據後定者然以新書之立意欲  
 求異於舊書則此等互異處斷不可偏信新而廢舊  
 如舊地志平盧二軍此一軍又范陽彼九軍此十六

軍又河西彼八軍此十軍又隴右彼九軍此十八軍  
又劔南彼六軍鎮此十軍三十八鎮又嶺南彼二軍  
此六軍其他數雖同而名亦多異至於福州經略軍  
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  
曰河南道此二段似與舊地志更大不同考江南道  
河南道並非節度道名彼但云福州刺史萊州登州  
刺史領之恐此志據後定者至於朔方經略豐安定  
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  
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考此  
九軍六城一守捉舊地志皆爲朔方節度所管而此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六

三蒼說文字林

舊經籍志小學類三蒼三卷李軌等撰郭璞解李軌  
當作李斯又三蒼訓詁二卷張揖撰說文解字十五  
卷許慎撰字林十卷呂忱撰愚案三蒼說詳二十二  
卷史籀所作史篇十五篇西漢時著於功令學僮能  
諷乃得爲史建武雖亾其六殘本尙存今唐志遂不  
載則已亾矣竊疑魏晉南北朝人好古者多何以致  
亾據漢志三蒼多取史篇文字然則史篇卽在三蒼

中士子以其不必兩習故亾耳然三蒼故在也呂忱  
晉人晉書無傳其爵里可考者北史三十四江式傳  
延昌三年式上表稱晉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而  
隋書經籍志則云弦令其字林卷數江式云六卷已  
與舊唐志不同封演聞見記第二卷文字篇又作七  
卷新唐藝文志又作十卷宋史藝文志又作五卷其  
作書之旨江式云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  
章句隱別古籍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封  
演云呂忱按羣典按異字撰字林亦五百四十部凡  
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七

者是忱所益張參五經文字序例云許叔重收集籀  
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後有呂忱  
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  
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  
祧禰迨迨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就江式封  
演張參說尋之規模約略可睹新書選舉志云凡學  
館諸生九經外讀說文字林三蒼凡書學石經三體  
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張參亦云今制國子監  
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  
下之唐時三書與蔡邕石經並立學課士如此宋史

藝文志雜亂無章誠難深據姑就考之此志已無三  
蒼則三蒼亾於宋然猶有字林不知何時又亾之尙  
幸說文巋然特存若有神物護持學者未通此書不  
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蒼頡埤蒼

漢志又有蒼頡篇卽三蒼也但合之耳今舊唐經籍  
志新唐藝文志皆有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撰似唐尙  
有此書宋志則亾矣又曹魏張揖撰埤蒼似是埤益  
蒼頡者又撰廣雅以廣爾雅二書新舊唐志亦皆有  
舊埤蒼下注  
張揖撰誤 隋曹憲注廣雅避諱改博雅宋志直言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九  
曹憲博雅非也而無埤蒼則亦亾於宋今吳瑄刻廣  
雅存陽湖孫星衍采羣書所引蒼頡篇興化任大椿  
采字林皆成卷帙雖不全稍存古人面目

唐以前音學諸書

小學有二首文字次聲音論其根本聲音原在文字  
之前論其作用必以文字為主聲音反在所緩蓋二  
者皆易變亂但文字實聲音虛既從實處捉定聲音  
雖變不怕唐以前字學書存者尙多而說文之存尤  
爲斯文之幸能通說文得其門而入可與言學矣其  
次則聲音亦宜稍留意觀舊唐經籍新唐藝文志唐

以前音學諸書竟無一存者惟廣韻雖宋人所修尙  
存唐人規模

字學書史籍已有音學書魏晉以下方有今既盡亾  
而劉淵王子新刊禮部韻略陰時夫韻府羣玉併二  
百六部爲一百六部變亂舊章者盛行於流俗有志  
之士反而求之廣韻其亦足以知聲音矣乎曰否廣  
韻雖仍存魏晉齊梁及唐人面目但李登呂靜沈約  
諸書作韻書所據當時之音爲定而已不能追考三  
代以上古音也宋吳棫才老作韻補五卷雖有意考  
古音然實不知古音濫取漢魏隋唐之文異於今者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九

卽以爲古雜亂謬誤明陳第季立毛詩古音考四卷  
屈宋古音義三卷稍知求其原本直至顧絳寧人音  
學五書及韻補正出古音始復存予深信篤好之友  
人戴震段玉裁議顧氏尙有失予未能究通且從顧  
氏

寧人宿傳青主家晨未起青主呼曰汀苾矣寧人怪  
而問之青主笑曰子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之  
乎寧人亦不覺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苾故青  
主以此戲之然則古可好不可泥也聲音固爾文字  
亦然蓋聲音文字隨時而變此勢所必至聖人亦不

能背時而復古文字雖易變說文不亾則字學常存此書殆將與天地無終極字不虞其變也聲音雖易變皆變在未有韻書之前李登呂靜沈約諸人過小功大既有韻書音亦不虞其變也蒼頡古文史籀大篆李斯小篆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隸書吾從衆也惟於隸書中去其舛謬太甚者使不違古篆之意且於唐宋史鑑所無徐鉉新附所無之字屏而不用亦足矣古音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唐宋亦吾從衆也要惟讀周漢以前書用古音讀晉唐以後書用今音斯可矣大約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十

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隨時並行而不相悖是謂通儒

聲音文字學之門也得其門者或寡矣雖然苟得其門又何求焉終身以之惟是為務其佗槩謝曰我弗知此高門中一司閽之老蒼頭耳門戶之事熟諳極矣行立坐臥不離乎門其所造詣鈴下而止不敢擅自升堂階况敢窺房奧乎予於此等姑舍是因讀新舊唐志附論之

開元禮

唐禮莫著於開元舊經籍志有大唐新禮一百卷房

元齡等撰此貞觀禮也而無開元禮新藝文志則以新禮為大唐儀禮注云長孫無忌房元齡魏徵李百藥顏師古令狐德棻孔穎達于志寧等撰貞觀十一年上而又載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注云長孫無忌許敬宗李義府劉祥道許圜師韋琨蕭楚材孔志約等撰顯慶三年上又載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岳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岳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修貞觀永徽禮為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正陸善經洪孝昌撰緝蕭嵩總之新選舉志云凡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十

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與正員又云貞元二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然則此書立於學官以為科目課試取士其重如此李涪以開元禮及第見北夢瑣言第九卷所以藝文志別載開元禮義鏡一百卷京兆義羅十卷類釋二十卷百問二卷皆所以發揮此書之義其學盛矣舊志之不載誠為闕漏宋史二百四卷藝文志三儀注類仍有之并有百問類釋而又有儀鏡五卷章彤義釋二十卷義鏡略十卷教林一卷是宋代此學猶在逮及元明遂無聞焉各家書目皆不見惟

朱先生彝尊集中有跋予從平望汪鳴珂借錄凡一百有八卷今存

唐律

夫子稱信而好古又稱好古敏求居今日而言古唐以前書是也朱先生彝尊跋石藥爾雅云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此真一語破的蓋其生平揆奇訪秘專務博采晚乃有見故能為此言竊謂唐人之書如石藥固無甚關繫即開元禮亦非至要獨唐律之僅存者乃為希世之寶元泰定四年刻柳贊為序附以王元亮釋文者朱先生亦有跋以舊志所載刑法類中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各書考之不知元刻唐律當志中何家予訪求三十年不獲近始鈔得

員半千

新藝文志第五十別集類員半千集十卷董衝唐書釋音第五卷音王問切則當讀若運矣吳曾能改齋漫錄第三卷辨誤篇謂左傳伍員陸德明音云平聲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仕劉宋奔元魏本彭城劉氏以忠烈自比伍員改姓員則員姓正當為平聲董音誤竇華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位清要當時語

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姓音誤久矣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敵此姓不始疑之又共閣姓苑云員氏其先楚令尹子文鬪伯比之子育於鄖公辛辛生鬪懷員蓋辛之後平王時敖為大夫則此姓又不始於敵鄖音云則員不當音運以上皆吳說愚謂元黃公紹韻會第六卷員于權切音與元韻元同詩聊樂我員員于爾輻景員維河竝音云行人子員伍員音亦同唐員半千董衝音運竇華書至元而亾今惟董衝存此類正如繇欽之繇音若婆姑仍唐讀毋庸辨正吳曾掇拾徒長蕪蔓愚所不取新唐列傳第三十七卷半千有傳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李康

李康玉臺後集十卷晁氏讀書志作李康成此脫一字

唐人文集

舊志載唐人文集只百餘家新志約六百餘家今世宋元集數見不鮮唐人集則寥寥矣張天如但采漢魏六朝不及唐人予訪求數十年又有友人張德榮吳德榮相助所得頗博王阮亭居易錄一則云朱竹垞言所見唐人文集自韓柳元白數集外則張曲江顏魯公獨孤及劉禹錫元結李衛公陸宣公杜牧沈

亞之歐陽詹呂溫李觀司空圖皮日休陸龜蒙羅隱  
皇甫湜李翱孫樵劉蛻黃滔二十餘家皆予所及見  
者若富嘉謨吳少微李華蕭穎士賈至李翰樊宗師  
梁肅盧肇馮宿劉軻之徒皆不見其全矣竹垞阮亭  
皆見之二十一家予少呂溫劉蛻餘皆有竹垞阮亭  
亭未見之十一家予有李華餘皆無此外竹垞阮亭  
未舉及而予有者又數家合人間所習見共約四十  
家以新志考之未及十之一新志有詩無文者亦以  
充數予則徒詩者不取明蜀刻權德輿集但有詩  
文則目錄空存故置不列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古

書矣而亦何嘗讀唐以前書乎勦其字句襲其聲調  
但以供詩文之用遂可謂之能讀乎若果實能讀徧  
唐以前書雖未讀唐以後書吾必謂之學矣然果實  
能讀徧唐以前書其勢亦必須會通宋元必不能截  
然自唐而止盡斷鴻溝矣經學史學姑不論即唐以  
前文集七才子所摹擬大抵不過幾名家幾大家且  
多看選本少看全集博觀而約取去短而集長惟深  
心嗜古之士為能然也

新食貨加詳

新食貨志較舊志加詳約幾倍之有餘似勝于舊

庸法新舊不同

新食貨志授人以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用人之力  
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  
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二十日者租調皆免舊  
書旬有五旬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二者既不同  
新加役二十五日者二十日者亦似互誤

餒

新食貨志凶荒潰散餒殍相食說文卷五下食部餒  
飢也俗誤作餒說文無此字已見前六十八卷

澹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圭

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澹常平  
本錢澹舊作充俗作贍在說文卷六下貝部新附

瓠

輓夫繫二瓠于背而繩多絕說文十四上金部新附  
瓠裂也从金瓜普擊切與此文義不合且董衝唐書  
釋音第五卷音攻乎切則从瓜不从瓜然此字他書  
未見有用者董氏亦但釋其音不解其義也詳考之  
新書此條實來自張鷟朝野僉載第二卷彼詳述楊  
務廉於陝州三門鑿山燒石施棧道牽船運米蓋小  
人立苛法徒病民而無利于國其害如此此新書之

采小說而有益者舊書則無鈔乃俗字張鷟用之而新書仍之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二

末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五

盧承慶參知政事

新宰相表顯慶四年五月丙申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承慶本傳作同中書門下三品

神龍二年應添一句

神龍二年七月辛未流暉於嘉州彥範於瀋州恕已

於環州元暉於古州東之於瀧州此下應添一句云

暉彥範恕已尋皆被殺此後如昭宗朝裴樞獨孤損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三

一

柳璨之類遺漏其被殺者甚多此表之例宰相除拜罷免貶竄誅次皆書而自亂其例者却不少今不備及

論方鎮表

方鎮之建置分割移徙最為糾紛以唐一代變更不一竟無定制所以覽史者苦於眩目舊書無表新書特補方鎮表開卷瞭然此新書之最善者但舊地志於節度使亦曾分作兩番敘述前面先列十節度開元二十一年所置每道用小字注其治所及所管後面又列四十七使係至德以後所置亦每道用小字

注其治所及所管十節度易於明了如舊志所列已足其四十七使分合更易繇若亂絲此非表不能整理而舊志但累歷而舉之豈能條析乎且兵自宜別為志方鎮自宜別為表盡入地理一何喧混此新書體裁所以為善也其以十道節度入兵志以四十餘使入方鎮表瓜疇而芋區之此亦出於不得已要之十道者卽四十餘使之先聲四十餘使乃十道之後局也相為首尾不可離析今兵志有其始制不見後來改更方鎮表但有後事不見其初來歷此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而作者竟不得不出於此何也避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三

二

重複也竊謂重複固不可然宜於兵志敘完各道節度所管軍城鎮守提之下轉到開寶亂後事添入醒目之語云自肅代以後增置節度愈多列鎮相望星羅棋布其建置沿革詳見方鎮表自是天下府兵昔時隸籍衛府者皆變為方鎮之兵天子不得而調發之矣又方鎮表敘首云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數語略見府兵大槩正與兵志中語相髣髴此下乃直接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

之云云其下又接方鎮之患各專其地連衡叛上以力相併云云未經結云可不戒哉下卽編年列表其冒頭本說府兵法制之善而下半段直說方鎮為害亦不說作表緣起轉落承接處矧目全不分曉宜於不得以有之之下接云此府兵之制所以為善也其後弊壞睿宗之世始置節度使開元增置有八所管守捉軍城鎮詳見兵志天寶大亂自是增置諸鎮凡有數十然後接土地之廣云云至末可不戒哉之下宜云今斷自景雲元年列其疆域建置作方鎮表如此方明析達心則其言略不為下學之地此其病也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三

三

方鎮表與他家互異

新方鎮表與舊地志所列至德後四十七使及杜氏通典州郡門皆有互異處其名稱其體制其品秩其管轄其職掌頻經改易又數數叛服不常紀載之紛岐固難畫一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據自序稱四十七鎮方鎮表所列凡四十四鎮吉甫書進於元和八年方鎮表始景雲至唐末其數之不同今未暇詳考且吉甫書已闕六卷就其存者與新表舊志參對三者已各不同移徙分割紛亂不可爬梳不耐更參求矣



方鎮但表其地未表其人

新方鎮表但表其地未表其人亦一恨事竊謂宰相世系舉宰相家之子弟族姓盡陳簡冊方鎮乃一代興亾所繫較彼尤切若能取新舊各列傳及唐人文集碑刻小說臚其人而表之年為經地與人為緯尤為史家快舉子老矣欲辦此鉤稽甫始便覺目眩魂搖嘗勸友人諸廷槐成之尙未脫藁

宰相世系先後之次

宰相世系表編次先後理須立為義例而眾姓未便以意為先後也故仍依除拜之先後宰相年表首列十七史商權 卷八十三 四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拜右僕射知政事世系表即以裴姓居首而凡此姓中各房所有宰相直至唐末俱以類從敘畢裴姓即及劉氏者以劉文靜即次裴寂為納言也此例甚妥

世系表與年表例不同

宰相年表陳叔達之下即次以涼州總管楊恭仁遙領納言但遙領不同真授故世系表不數越過恭仁而先及封德彝德彝之下恭仁即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故以楊氏次之年表楊恭仁之下即次以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檢校亦非真授故世系表越過

宇文氏不數先列高士廉然則世表之例以遙領檢校不數而兼銜者仍數之與年表例不同

楊氏越公房

宰相世系表楊氏越公房自中山相結傳至越恭公鈞號越公房其後傳至國子祭酒寧生四子汝士虞卿漢公魯士皆貴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同而此下所敘則不同南部新書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覃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為諫議大夫知廣州卒堪為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

十七史商權

卷八十三

五

相阻遂不歸巖侍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肅辟之幕下先人承襲巖為丞相及叔父西上巖以圖籍入覲卒於秀州年八十餘巖之第三子曰郎入京為員外郎分司判西臺卒郎之子曰曠曰蛻蛻淳化三年登科司封員外郎曠之子曰侃端拱二年成名今刑部郎中直集賢院希白是錢鏐之曾孫元瓘之孫侗之子叔父倣納土歸宋巖為其丞相故奉圖籍將入覲而歿於路也世系表則以堪為知退之弟非其子郁為魯士子思質之子與南部以為虞卿元孫之子者大不合且魯士既與汝士虞卿漢公嫡兄弟汝士虞卿

漢公官位皆顯於文宗之初年則魯士當不大遠何以隔百四五十年至宋太宗即位之八年其孫方得成名此大可疑而楊氏既官於吳越希白於祖父寮屬親與周旋知之必審舊書虞卿傳亦以堪為知退弟與世系表同而與南部不合疑舊書亦誤乃又以汝士為虞卿從兄非嫡兄則又與世系表不同矣世系表追溯其上世宗派直至秦漢三代者往往附會荒誕其邁容齋隨筆第六卷已辨之若其支裔仕唐者宜皆可信然猶不免多所抵牾若此

李元紘衍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三

七

李氏除宗室自入宗室世系表外其非宗室而入宰相世系者分而為二曰隴西曰趙郡隴西定著四房武陽姑臧墩煌丹陽趙郡定著六房南祖東祖西祖遼東江夏漢中也丹陽李氏有元紘是武后宰相昭德之子而漢騎都尉陵裔李氏又有元紘相元宗丹陽李氏下元紘二字必是傳寫誤衍非同姓名者

觀大冲華

趙郡李氏南祖之下有觀無位而東祖之下亦有觀則注云監察御史考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十四李元賓墓銘云李觀字元賓隴西人則非趙郡甚

明其下文又言觀登進士第舉宏辭為太子校書郎新書文藝傳皆與之合則非此南祖東祖之下一無位一御史又其明乃文藝傳先言李華趙州贊皇人是趙郡矣其下文言從子觀字元賓云云不合一也文藝傳華會祖太冲今世系表趙郡東祖下大冲雖為華會祖一行而華會祖自名贊王太冲會孫中無華不合二也文藝傳太冲官祠部郎中華官右補闕而世系表太冲官雍王友華無位不合三也表傳抵牾如此

兩泌縣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三

七

趙郡東祖下有父名泌子名繇者泌無位繇懷州錄事而遼東李氏又有泌字長源相德宗子繇和州刺史已屬可怪乃一百三十九卷有李泌傳後附其子繇傳甚詳明首言泌為魏八柱國弼六世孫世系表敘趙郡各房之先人不及弼且繇傳言其歷隋州亳州二刺史與表和州亦不合種種齟齬皆不可解

元和太和開成間李氏六宰相

世系表趙郡李氏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楷五子輯冕稱南祖芬勁稱西祖獻稱東祖趙璘因話錄卷二商部云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為

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太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珽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今考宰相年表元和初固有李藩李吉甫李絳三人因話作蕃者特傳寫誤而世系表絳出東祖吉甫出西祖與因話合至藩則世系末段總敘某房宰相若干人數內藩在南祖之列亦與因話合獨橫格內有脫誤遂似無可考世系德裕為吉甫子固不待言而固言亦列南祖下云字仲樞相文宗再考舊書藩傳曾祖至遠天官侍郎壁州刺史祖畬考功郎中父承湖南觀察使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三

八

新世系表南祖下鄭令休烈生五子長鵬字至遠壁州刺史鵬子畬字玉田考功郎中畬子承山南東道節度使承子潘舊稱鵬為至遠者唐人多以字行也承官與舊異當以世系表為正也潘即藩傳寫誤又脫去字叔翰相憲宗六字也汲古閣板號精善而脫誤甚多未見勝他本往往如此至遠之第四弟希遠希遠子并并子峴峴子固言則固言於藩為同高祖總麻弟兄當云三從弟因話云再從弟微誤其珽世系雖列於東祖但絳是東祖胤之後此為嫡支若珽則別一支跳行另起但云東祖之後又有謬自謬更

五傳至珽謬於胤其世次已無考況珽與絳乎則因話謂珽為絳近從者誤又世系南祖有敬元相高宗而東祖又有平陽令敬元按其年數輩行平陽令實在後雖服屬已遠但族中有宰相竟與同名無此理此亦傳寫誤

李氏宰相世表遺漏

玉泉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今世系表無三人者宗室世系表亦云某房宰相若干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三

九

人石程福已入彼表故也惟宰相年表會昌二年尙書左丞兼御史中丞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皆無疑遺漏大約他姓遺漏尙多今未暇詳考舊一百七十六讓夷傳龍西人則非宗室

鄭氏北祖南祖各房

趙璘因話錄卷二商部云司徒鄭真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細俱住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惠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案真公當作貞公傳寫誤餘慶也招國長安坊名屢見李

商隱詩此種乃小說家閑話而新書於餘慶傳遂撫

入之又以招國為昭國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貴主家昭國里未知孰

是宗叔者猶言族叔蓋雖同宗而疏遠無服攷宰相

世系表鄭氏後魏建威將軍南陽公華為北祖其弟

簡為南祖華生允伯允伯生幼儒幼儒生敬德敬德

生撝撝生弼誠弼誠生九思九思生曾曾生長裕長

裕生慈明慈明生餘慶此為北祖一派簡生季駒季

駒生宵宵生伯欽伯欽生孝紀孝紀生過庭過庭生

崇業崇業生杳杳生羨羨生細此為南祖一派細雖

於餘慶為叔父然細之十世祖方與餘慶之十一世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三

十

祖為嫡兄弟故曰宗叔趙璘與世系表合也新於餘

慶傳乃改為從父細從父者父之同祖弟兄方可稱

之此非是於細傳云餘慶從父行添一行字便妥又

新餘慶及細傳不載其祖父之名與官舊書傳則載

之與世系表多同而餘慶父單名慈則脫下明字文

憲公珣瑜也新書珣瑜傳作文獻未知孰是堂兄是

同祖弟兄按世系表餘慶之父慈明與珣瑜之父諒

皆許州刺史長裕之子則趙璘與世系表合璘於未

自注云其後門內居台席者多矣按世系表珣瑜之

子覃相文宗即相宣宗餘慶之孫從謙相僖宗故璘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六

舊書避唐諱

劉昫以唐為本朝故避其諱而亦有不諱者此乃後

人所改其諱者則改之未盡耳如舊林士宏傳持書

侍御史持本治也而封倫傳仍有治書侍御史唐臨

劉文靜傳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原本無基字而長

孫順德傳劉宏基原本仍有基字宏基本傳及長孫

无忌傳同此類甚多不可枚舉聊一見之至於一百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十一

三十四卷馬燧渾瑊傳贊云再隆基構克殄昏氛連

用隆基二字則不可解

宗室諸王

宗室及諸帝子舊皆按其時代而分廁之新改為總

聚於諸臣之前二者似皆可

開國名將戰功甚略

尉遲敬德秦叔寶等皆百戰名將新舊書於其戰功

敘述甚略蓋草昧之初未立記注事多湮沒

一事並載各傳文復宜併

舊書一事而各傳並見其文重複者頗多俱宜歸併

一處如劉文靜傳文靜與劉政會投急變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反此事政會傳又重出之宜歸併一處李綱傳巢王元吉授并州總管宇文歆為佐放縱攘奪百姓歆上表奏之坐免尋又復職劉武周來攻并州元吉棄城遁歸高祖欲斬宇文歆綱諫止之後元吉傳與綱傳重複者凡四五百字宜歸併一處房元齡傳貞觀元年論功行賞以元齡等為第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與之爭論一段已載神通傳宜歸併一處酷吏來俊臣傳脅狄仁傑承反不肯從王德壽牽楊執柔書被頭帛寄子光遠訟冤俊臣又代為謝死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二

表召見知其偽得出此事已見仁傑傳但俊臣傳視彼稍詳宜歸併一處又李善曹憲之弟子而邕之父也舊書於儒學曹憲傳後已附善傳而邕在文苑傳又復詳敘善事兩處雖稍有詳略不同然大槩無異宜歸併一處又楊炯傳載炯所議冕服之制多與禮儀志復出宜歸併一處所謂歸併一處者非謂已見彼傳此傳可不見也但宜詳於一傳而於他傳之互見者則刪之極簡云詳某傳如此乃為得體既令事蹟詳明又不煩浪費筆墨

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一傳之中重複

敘述其疏尤甚更不待言新書自稱為文省於舊然如來濟高智周傳本係閑談而兩處復載此類頗多已見吳縝糾謬第十二卷又如第一百八十二卷崔遠傳載其祖母唐乳姑事已見柳玭傳此尤重出可厭

舊書各傳無字者多

史家列傳之體每人輒名字並舉此常例也舊書各傳亦舉其字而其無字者則甚多如宗室襄武王琛廬江王瑗溫大雅之弟彥博鄭善果之從兄元璿李大亮之族孫迴秀字文士及高祖子衛王元霸號王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三

鳳李勣岑文本兄子長倩之子義薛收子元超之從子稷崔仁師之孫湜湜弟液太宗子恒山王承乾庶人祐楊纂纂族子宏禮劉德威子延景柳亨子志寧韓瑗上官儀崔敦禮盧承慶劉祥道許敬宗李義府子湛張儉劉仁軌裴行儉子光庭唐臨張文瓚裴炎劉禕之魏元同韋思謙子嗣立蘇瓌子頌狄仁傑族曾孫兼謨桓彥範敬暉趙彥昭宗楚客婁師德薛訥李嶠崔融姚崇李元紘嚴挺之子武舉構盧從愿李朝隱王正韋湊湊從子虛心虛心父維韓思復辛替否劉子元子貺餽秩迅貺子滋蕭穎士郭知運

子英傑英父王君莫章堅崔圓杜鴻漸馮益阿史那  
社余叔祖蘇尼失子忠契恣何力子明房瑄張鎬高  
適苗晉卿裴冕裴遵慶元載第五琦令狐彰張鑑李  
抱真李寶臣李光顏馮宿蕭俛從弟傲馬植劉瑑豆  
盧瑑寶德明姪懷貞長孫敬敬從父弟操崔知溫張  
知審歐陽詢張後允蕭德言許叔牙王紹宗祝欽明  
徐齊暉杜易簡從祖弟審言沈佺期陳子昂宋之問  
閻朝隱李適賀知章王泚李邕唐次李嗣真吳筠以  
上諸人舊皆無字以新書考之則琛字仲寶瑗字德  
圭彥博字大臨元璫字德芳迺秀字茂之士及字仁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四

子興朝隱字光國正字仲山濠字彥宗虛心字無逸  
維字文紀思復字紹出替否字協時况字惠卿餗字  
鼎卿秩字祚卿迅字捷卿滋字公茂穎士字茂挺英  
傑字孟武英父字元武君莫字威明堅字子全圓字  
有裕鴻漸字之奕益字明達忠字義節明字若水瑄  
字次律鎬字從周適字達夫晉卿字元輔冕字章甫  
遵慶字少良載字公輔琦字禹珪彰字伯陽鑑字季  
權一字公度抱真字太元寶臣字為輔光顏字光遠  
宿字拱之傲字思道植字存之瑑字子全豆盧瑑字  
希真懷貞字從一傲字休明操字元節知溫字禮仁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五

人元霸字大德鳳字秀成勣字懋功義字伯華稷字  
嗣通湜字澄瀾液字潤甫承乾字高明祐字贊纂字  
續卿宏禮字履莊延景字冬日亨字嘉禮志寧字仲  
謚瑗字伯玉儀字游韶敦禮字安上祥道字同壽敬  
宗字延族湛字興宗儉字師約仁軌字正則行儉字  
守約光庭字連城臨字本德文瓘字稚圭炎字子隆  
禕之字希美元同字和初嗣立字延構頰字廷碩兼  
謨字汝諧彥範字士則暉字仲暉彥昭字真然楚客  
字叔敖師德字宗仁訥字慎言嶠字巨山融字安成  
崇字元之元紘字大綱武字季鷹構字隆擇從愿字

知審字匪躬詢字信本後允字嗣宗德言字文行叔  
牙字廷基紹宗字承烈欽明字文明齊暉字將道審  
言字必簡佺期字雲卿子昂字伯玉之問字延清一  
名少連朝隱字友倩適字子至知章字季真泚字子  
羽邕字太和次字文編嗣真字承胄筠字貞節新書  
必非妄造舊不如新  
又如房喬字元齡而新云元齡字喬本碑同舊書于  
志寧無字而新云字仲謚此見崔敦禮碑新與碑同  
碑乃當時所立而新與之同知其非妄裴行儉字張  
說撰神道碑正與新書合見英華八百八十三卷行

儉于光庭字張九齡謨神道碑正與新書合光庭卒于開元二十一年碑立于二十四年契苾明字婁師德謨碑正與新書合碑立于先天元年李光顏字李程謨碑正與新書合碑立于開成五年足見新書之確惟孔穎達新舊皆云字仲達而本碑云字冲遠此以字相似而誤也

此外如尉遲敬德闢立德高季輔蘇定方徐有功王方慶唐休璟徐彥伯郭元振元行冲張道源徐文遠陸德明舊皆無字而新則云尉遲恭字敬德以字行闕讓字立德以字行高馮字季輔以字行蘇烈字定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六

方以字行徐宏徽字有功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王繇字方慶以字顯唐璿字休璟以字行徐洪字彥伯以字行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張河字道源以字顯徐曠字文遠以字行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並當以新為正

若李嗣業張嘉貞郭子儀劉允濟舊皆無字而新云李嗣業字嗣業張嘉貞字嘉貞郭子儀字子儀劉允濟字允濟此等在今日觀之則殊屬可笑反不如舊書之佳然考之前史亦自有此等如梁書劉孝綽字孝綽之類蕃將儘可無字而云尙可孤字可孤則無謂

至於崔允字昌遐而新云字垂休此則二書各有字而不同者舊韋機新作韋宏機舊盧鴻一新作盧鴻此則并其名亦不同者舊張知譽蒲州河東人而新云幽州方城人舊李嗣真滑州匡城人而新云趙州柏人人舊吳筠魯中儒士而新云華州華陰人此又鄉貫之不同者

美惡宜別卷

凡作史者美惡必宜別卷所以類族辨物使薰蕕異器閱者一覽可知舊唐書不然姚璿邪佞乃與狄仁傑同傳王及善杜景儉朱敬則皆屬清正而以楊再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七

思小人與之同卷亦非其類新書則及善景佞自與王繇等同卷朱敬則與狄仁傑郝處俊同卷再思改為與宗楚客祝欽明等同卷欽明鄙劣小人舊乃入儒學傳新改之極當又如僕固懷恩之反辛雲京曠成之而舊乃與李光弼同卷李正己背叛而舊乃與薛嵩令狐彰田神功同卷陸展非小人舊至與柳璨相次凡此皆以新書所改為允若劉元佐董晉陸長源劉全諒四人者情事相連舊合為一卷尙可乃將李忠臣李希烈吳少誠及弟少陽子元濟一并攙入同卷亦為非類新改忠臣入叛臣希烈入逆臣是也

但元濟不入叛臣則又未安

段秀實顏真卿恰好合傳天造地設馬燧渾瑊同傳  
秤停而出搭配極精字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鉞皆聚  
斂小人自宜類聚新書每事必與舊書違異而於此  
等處亦不能出其範圍

前史惟晉書中間亦有忠奸同在一卷不拘其類者  
此必別有相與類敘之道其中頗有關涉不便分析  
故耳舊書間有可援此為例者如第五琦班宏皆小  
人而劉晏無大劣跡居官頗有可稱三人亦似不宜  
同卷而同卷者或以其皆理財賦亦可類從新書每

十七史商權

卷八十四

八

多改舊而劉晏以下五人同卷則仍之田承嗣田悅  
等之凶逆田宏正田布父子之忠貞一門之內善惡  
判如冰炭然因事類記或不得不聚於一卷中此似  
亦未可以編次不倫責之

可以無傳而有傳

趙涓李紆鄭雲遠官非要重又無大功大過皆可不  
必立傳舊皆入列傳殊為煩冗新既稱為文省於舊  
於此等正宜省之乃仍存之又取舊書忠義中之庾  
敬休儒學中之徐岱馮伉文苑中之王仲舒併入共  
為一卷實皆可以不載者明知其贅而闕論贊則更

為非體矣敬休之祖父不過遇亂逃匿未嘗有抗節  
不撓捐軀殉國之事未可言忠義至敬休安流平進  
乃列為忠義殆因其祖父而誤入之舊書之謬于此  
為甚改入列傳雖稍勝其實敬休亦可無傳又舊良  
吏中如閻濟美者新改為列傳此求異於舊書耳其  
實此人毫無事蹟刪去可也

當有傳而無傳

裴樞舊附在裴遵慶傳而與樞同歿之獨孤損崔遠  
陸辰王溥趙崇王贊皆并命於白馬驛者惟辰有傳  
餘皆不見有傳此為闕事又舊宦官中無仇士良此

十七史商權

卷八十四

九

疏漏之甚者新書補之甚善此外應載而不載者兩  
書皆有之

美惡不別卷可無而有當有而無舊書于此三種弊  
病已見于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卷末一段中者今  
不重出

王通隋唐二書皆無傳

邵氏遠平日王通擬經宋儒譏其僭然正學秦蕪通  
崛起河汾毅然自任就其所至豈出陸德明顏師古  
孔穎達下乃隋史既逸其傳唐書又不補入殊屬闕  
然愚謂通隋人唐書本不當有專傳然新舊隱逸傳



於通之弟績傳中已附見通事非全不見也而舊書乃云通自有傳則史之駁文耳且以通之浮虛無實原未足比德明諸人而今所傳文中子在唐已多尊信之者如陸龜蒙笠澤叢書卷乙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云文中子王先生中說與法言相類文中子生於隨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隨文中子沒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皮日休文數第四卷文中子碑云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十

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司空圖一鳴集第五卷文中子碑云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年之祚亂極於周齊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

矣又第九卷三賢贊云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皆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皮陸司空皆未免於誕至趙宋安人阮逸為中說注又多增竄非盡出通手也假如其說唐初房杜輩皆出通門下平日講道論德佩服訓言後得君秉權位極將相縱不能表彰先師備加崇奉而隋書實出諸公手為立一傳何難乃亦靳之有是理乎腐頭巾帖學究牛宮傍教三五兒童日長渴睡無以自遣援筆輒效聖經開口自任道統非王通阮逸輩為之作俑哉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十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七

新書初立體例遠勝舊書

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子長所立品目也各列傳中固已忠佞並著愚智兼載矣而偏美偏惡抽出別題之後之作者或因或革隨事為名亦無不可新唐書又特變前例而別為一體凡方鎮之守臣節者既入之列傳矣其餘桀驁自擅而猶羈縻為臣者則自名藩鎮傳而聚於酷吏以下蓋此輩皆未至於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五 一

叛而近於叛者也故其位置如此至於惡之甚者為姦臣敢為悖亂者為叛臣稱兵犯上僭竊位號者為逆臣此皆前史之所未有舊惟逆臣中人總附于末不與眾傳相混猶少一李希烈其餘直與希烈一槩列各傳中愚謂新唐書固遠勝舊書何則新書於希烈傳中以希烈與梁崇義李納朱滔田悅謂之五賊舊書於史憲誠等傳論中說河北凶橫之狀謂之魏鎮燕三鎮謂魏博鎮冀幽州也即李寶臣李懷仙輩皆跋扈無君舊書乃與諸傳平列毫無分別可乎故知新書所改是也

舊書之尤可怪者安祿山傳後有高尙孫孝哲是矣乃朱泚既與祿山等同列則姚令言源休輩助逆醜徒正當附泚傳此侯景傳後附以王偉例也乃又提令言與休入之前列傳中此更錯亂之至新書泚傳中既附令言等事極是目錄於祿山下小字注高孫亦極是乃泚傳下不注姚令言源休等名亦係漏去

新改舊有是有非

新於舊書不但增損改易其正文已也即其標目名號位置先後分合編類亦移動十之七八平心而論有是有非今未暇觀縷略舉幾事以明之陳子昂舊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五 二

入文苑是也新改列傳非也劉蕡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列傳是也李巨川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叛臣是也劉子元之孫滋舊別為傳非也新改附子元傳是也嚴挺之之子武舊附挺之是也新改為父子各自別傳非也陽城大有關繫當入列傳舊在隱逸固係大謬新改卓行尙嫌偏隘皆非也張嘉貞與其子延賞相繼為宰相而俱不得為賢舊書因其事蹟頗多而各傳固宜新書因其皆無大功大罪而合傳亦通皆是也

子孫無大善而別傳舊書此病已見呂夏卿直筆新

例者此不重出

邵氏經邦曰新書韓愈柳宗元不居文學段秀實顏真卿不列忠義李淳風呂才不歸方伎皆非是案史例其人其事大者著者為列傳微而不著者別為文學忠義等傳韓柳等入列傳正史例也

節鎮治所

舊地志歷敘天下節鎮凡有四十七使每使下注明治所新地志各採訪使方鎮表各節度使皆有治所更明析矣讀兩書者欲讀各傳則先記明某使治在某地以此考其行事而當日情勢如在目前此因志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五

三

以通傳也及讀各傳即其行事以考則某治在某地一一可知此又因傳以證志也不能饒舌試隨舉兩則舊志淮南節度使治揚州今為府治江都甘泉屬江南江淮等處布政司觀舊書杜佑韋元甫等傳則可見浙西觀察使治潤州今為鎮江府治丹徒屬江南蘇松等處布政司觀新書李德裕傳則可見

諸倉

新唐李密傳密說翟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百萬之眾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幽隴志不及此

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

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因襲取黎陽倉案興洛倉一名洛口見食貨志在今河南省河南府鞏縣黎陽者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北也新任瓌傳義師起瓌至龍門見高祖曰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邵陽循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步騎六千趣梁山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五

四

山以瓌及薛獻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聞外事與任瓌籌之既而賊孫華白元度等果降且具舟於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案韓城縣今屬陝西同州府在黃河南岸與北岸山西之榮河縣相對永豐倉當在此亦見食貨志隋人積粟處唐兵自太原渡河即取此倉世亂民飢有粟則民來附也帝都所在必於近都地築倉貯粟而轉漕適中便地亦或置之以為委輸洛口倉係隋煬帝所置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共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事詳文獻通考第二

十五卷國用考李密據此故新馬周傳貞觀六年上疏有云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是也黎陽倉無考疑亦隋所置永豐倉據任瓌傳亦隋所置而唐人因之者唐人自置倉復數十事詳新食貨志文獻通考全用其文又有教倉考漢榮陽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榮陽地置榮澤縣明移榮澤治於隋故城南五里今仍之亦屬開封府教山本在榮陽縣西北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教倉城此城本在榮澤縣西北十五里今縣治移則相去十里矣此見唐括地志說詳予尙書後案禹貢及書序秦都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五

五

關中故於敖置倉以爲沂河入渭地後楚漢交戰鄼食其勸漢堅守敖倉之粟見漢書本傳北方土堅燥掘土爲窖藏粟至百餘年不壞而何學士焯云聞中州人言秦人因土山窖粟其下不與今他處倉廩等然則此倉本自有異且西漢都關中東漢都洛陽魏晉及北魏皆因之至隋唐又都關中敖倉轉輸爲便所以歷代因之新康承訓傳龐助反據徐州或勸西舉汴宋食敖倉則唐末猶存千餘年矣宋金元明都徙而諸倉皆不用

新藩鎮李正己之孫師道傳憲宗討蔡師道遷卒二

千陽言助王師實欲援蔡亡命少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敖倉本在榮陽縣析爲榮澤唐開元中又析二縣地置河陰縣故此言河陰

分司官

唐都長安而洛陽爲東都相去非遠其宮闕蓋亞於西都不特人主臨幸頻數而官於朝者亦多置別業於其中士自江淮來者至此則解裝憩息焉又設爲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五

六

分司官不關政事而食其祿本以處罷黜之人或既遠黜復量移于此而性樂恬退者亦或反從而求爲之此其制頗似明南京官而宋奉祠亦似之乃新舊地理志職官志方鎮表槩未之及殆因其閑散猥冗故從略而見於諸傳者則甚多姑隨舉如千條以存其制如舊書之王縉傳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貶括州刺史移處州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又白居易傳太和二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三年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懼以黨人見斥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

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又劉瞻傳瞻罷相貶康州刺史移號州入朝為太子賓客分司又文苑傳齊澣為汴州刺史李林甫惡之坐賊廢歸田里起為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由絳州刺史為林甫所構除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澣皆朝廷舊德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杖履相過談讌終日司空圖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又如新書之皇甫湜傳仕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舍求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五 七

分司東都又舒元興傳遷刑部員外郎李宗閔以為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又王璠傳左僕射李絳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又李固言以右僕射為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又康日知孫承訓傳以冒功移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又李珣由宰相貶昭州刺史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崔珙以宰相斥恩州司馬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起執政又以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又田宏正傳擢其兄融太子賓客東都留司杜牧傳以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據此諸條則知

不論尊卑文武上自宰相下訖庶僚皆可分司大約宰相多以賓客居之故新李德裕傳德裕凡三次分司始以宰相出為節度又被譏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袁州長史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後相武宗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白敏中等素仇斥其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至於節鎮亦有分司者如通鑑二百四十二卷長慶元年七月貶盧龍軍節度使張宏靖為賓客分司胡三省曰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案時軍人呼宏靖為相公宏靖亦帶使相銜者要之自請移疾而得之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五 八

者斯為上矣遭譏而被放者抑其次乎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五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八

后妃鄉貫世系新舊全異

舊后妃傳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而新書則京兆平陵人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而新書則河南洛陽人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而新書則鄧州南陽人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秘書監而新書則本仕家失其譜系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而新書則云戚里舊族也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祖濯尙定安公主按韋后傳載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似卽其人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而新書則云丹陽人或云本爾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爲侍人錡誅沒入掖庭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而新書則越州人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而新書則云梓州人至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並注云事闕而新書則紀載甚詳明一代中后妃有傳者僅三十餘人舊書於其

里居籍貫氏族世系半屬譌舛闕佚必待新書改正補完之恐非情實舊書據實錄國史況相去之時尙近乃反譌闕修新書者在其後幾及百年乃反詳明似覺難信若敬宗郭貴妃舊書反居穆宗后蕭氏韋氏之前敘次不順而文宗之后妃竟無傳僖宗亦無后妃新書乃改敬宗郭妃入穆宗諸后及尙宮宋氏下爲得其次其文僖無后妃仍與舊書同

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

新武后本紀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吳嶺遂從而糾之以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爲二者未知孰是必有一誤按舊職官志內侍省內常侍六人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各一員二者雖其職不同然方是時宦官之兼十六衛將軍名號者多矣內常侍乃其本職監門衛大將軍則其兼官也紀傳雖宜畫一然互見之亦可未可便指爲疵病吳所糾大覺苛碎

中宗以祖姑之女爲妃

漢惠帝后張氏姊之子也此人倫之極變舊傳中宗和思皇后趙氏父瓌尙高祖女常樂公主按高祖女是中宗之祖姑以祖姑之女爲妃雖未至如惠帝於

理亦殊不順

元宗后王氏

元宗廢后王氏神念裔孫新舊書甚明李濟松窓雜

錄見平湖陸垣奇晉齊叢書乃云姓何傳寫誤

楊貴妃國忠世系

舊元宗楊貴妃傳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司戶妃少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璩既承禮遇贈元琰太尉齊國公叔元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銜侍御史後又言妃弟鑑尚公主又楊國忠傳本名釗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即國忠之舅也其後又云貴妃兄銛拜鴻臚卿新

卷八十六

三

貴妃傳云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而以銛銜為妃宗兄國忠傳則云太真妃之從祖兄而以元琰為國忠從父考世系表汪之子令本庫部郎中令本之長子友諒吳陵令友諒之子珣宣州司士參軍珣之子即國忠令本之次子志謙志謙三子長元琰次元珪次國子司業元璩銛則元琰子銜則元珪子鑑則元璩子也據此令本為妃曾祖舊云高祖誤令本元璩官皆與表異銛是妃嫡兄銜是妃從兄而舊皆以為再從兄亦誤新皆以為妃宗兄則似無服之族兄更誤

矣予得楊珣墓碑本元宗御製并八分書太子亭

奉敕題額案其文珣字仲珣右相國忠之父卒於開

元五載二十七載葬於岐陽天寶十二載重贈武部

尚書追封鄭國公碑立於是年舊書天寶十一載正

月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通鑑正

月作三月唐六典不載此事新唐書則漏去武部之

文又以憲部為司憲亦誤也以予所見唐碑之稱文

部武部者內侍孫府君墓志銘行文部常選申堂構

撰多寶塔銘武部判官徐浩題額是已考胡三省引

鄭審天寶故事謂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史及通鑑皆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四

云國忠為易之之甥今此碑云珣夫人中山張氏與史合其云叔虞翦圭自周封晉伯喬食萊受邑君揚案漢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則伯僑乃雄之祖其字從手不從木自雄而外別無揚氏今敘珣先世而述揚氏之先妄矣吳陵者武后為其父墓所立名也據世表友諒既是珣之父而國忠之祖志謙元琰之父而妃之祖則是妃為國忠之再從妹正與傳云國忠為妃從祖兄合今此碑乃以志謙為珣父蓋國忠當日倚恃戚畹以作威福引而近之冒稱與妃同祖元宗蔽惑為

其父製碑遂據其所稱者書之耳又新書傳及世表於汪皆書隋梁郡通守而碑云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表於志謙不書官而碑云青城令恐碑辭皆不足信也趙明誠信碑疑史殊屬不確

懿安皇后郭氏二書大異

舊書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傳云尚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尉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為廣陵王時納后為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勳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册為貴妃穆宗嗣位册為皇太后敬宗即位尊為太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五

皇太后敬宗被弑立文宗文宗孝謹奉祖母有禮武宗即位奉之益隆既而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諡曰懿安皇太后耐葬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新書言穆宗崩中人謀為后謀稱制后怒不許武宗喜敗后屬覽諫臣章疏帝索閱往往道游獵自是敗稀后之賢如此舊書於二事皆不載已為可恨乃新書於傳末一段又云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顧侍兒

有曩怨帝奉養禮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墮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諡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耐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為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俄貶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為禮官申抗前論乃召后主耐廟此段與舊書更大相矛盾觀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各條見商榷神海鍾人傑唐宋叢書乃知新書傳末一段本裴氏也裴記於帝聞不喜作上大怒后暴崩下有上志也一句新書刪改蓋以宣宗在位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六

頗多善政雖載其事稍為諱之後人動訾新書好采小說如此等采之却有益據裴記則宣宗賊害嫡母惡逆之尤要之后本憲宗元妃以後宮多嬖不得正位迨穆為后子敬文武皆后孫奉養之隆自不待言不料武宗崩而所立乃宣宗當日閹宦橫行立君皆出若輩手宣宗之立定非后意其崩縱未必遇弑幽逼而終自是真情舊書謂宣宗事后恩禮愈異於前朝此豈足信且王皞之爭事難臆造舊書何得抹去之斷以新書為勝

李訓鄭注惡李德裕



舊女學士尙宮宋氏傳李訓鄭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新書無李德裕是

箇小兒

舊李密傳為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謂宇文述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新作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此等却以仍舊為佳通鑑第一百八十五卷煬帝好效吳語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胡三省注吳人自稱曰儂箇小兒亦吳語也

竇建德自言充裔

舊竇建德傳篇首但云貝州漳南人新書則云自言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七

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舊書敘建德殺字文化及遷都洺州之下乃云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灌原本作觀是青原本同皆誤當作充此云祠充則篇首宜如新書自言充後為得舊書無此句則敘事無根

李軌傳舊不如新

舊李軌傳先敘安修仁本與胡助軌舉事其後梁碩勸防察詣胡碩與修仁由是有隙由是二字遙應前文乃其下笑接又軌子仲瑛懷恨形於辭色則絕不知其何故新書補之云仲瑛侯碩不為起仲瑛憾之

舊不如新

劉黑闥傳脫文

舊劉黑闥傳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尙書高雅賢為右領軍新書作以高雅賢為左領軍王小胡為右領軍此脫原本脫同以後凡脫誤一二字不悉著多者出之

陳當世

舊輔公廂傳遺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惠亮下脫陳當世原本同

東郡賊帥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八

舊沈法興傳大業末為吳興郡守東郡賊樓世翰舉兵圍郡東郡當作東陽原本誤同又法興尅毗陵稱梁原本作稱王愚謂當從通鑑紀事本末作梁王為是

李子和建元正平

舊李子和傳據榆林自稱永樂王建元為正平原本同新書及通鑑皆作丑平是年大業十三年歲在丁丑故也作正非 竇建德亦以是年建元丁丑

長孫順德發疾

舊長孫順德傳順德發疾太宗鄙之謂房元齡曰順

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此疾何足問也新書云  
順德喪息女感疾舊無此句則下文語皆無根舊不  
如新

武士護應入外戚

舊武士護傳論云士護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  
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為褒詞慮當武后之  
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愚謂士護之  
於高祖不過舊故承恩澤耳何足以言功臣此論可  
云直筆但傳中後半截既言義師起士護不預知而  
前半段仍有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等語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九

自相矛盾此正武后朝佞筆削之未淨者新書不載  
極是且舊論既顯斥其本無戡難之勞乃仍列功臣  
之次竟與唐儉等覲顏並列尙屬過優新唐書退入  
外戚裁斷最妙邵經邦宏簡錄從之是也若長孫順  
德自有功勞非以后族進新書附入无忌傳中可耳  
邵氏亦入外戚則似過矣大凡外戚一門必庸碌苟  
富貴者宜入之有善可紀者不必入順德是也惡著  
者亦不宜入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正所以著其惡而  
新書改入外戚亦非

任蠻奴

舊傳任瓌字璋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父七寶  
陳定遠太守新書云陳將忠之弟七寶子忠即蠻奴  
也

許紹授陝州刺史終涼州都督

舊許紹傳紹家于安陸大業末爲夷陵郡通守率黔  
安武陵豐陽等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  
公新書同按王得臣塵史卷中碑碣篇載紹之子智  
仁墓碑而論之因引唐書云紹唐初爲陝州刺史彼  
時紹雖遣使歸附尙有王世充道梗故遥授陝州峽  
州即是夷陵豈有卽爲陝州刺史之理新舊書皆傳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十

寫誤也新書又言紹卒子智仁繼守夷陵舊書則云  
授温州刺史尋繼其父爲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  
涼州都督說文卷九下山部石部皆無峽硤二字并  
新附亦皆無蓋隋唐人所造之字而硤卽峽之別體  
非有二也峽爲今湖北宜昌府陝則在今陝西相去  
遠矣新已削去温州太僕不書而據塵史所載碑智  
仁又爲冀州刺史且於儀鳳三年正月薨於汾州之  
官舍新舊書不但略去冀州不書并其所書之涼州  
又當爲汾州之誤地志河東道汾州不言都督恐又  
地志之闕

許紹傳錯亂

舊許紹傳敘紹事屢及其子智仁事紹傳完後乃接云云敘完敘明事却接紹次子智仁云云敘完智仁事又云紹少子圍師云云原本與近本同今考新書智仁圍師二段當在前子欽叙云云二段當在後欽叙欽明本皆圍師子也傳寫之誤遂致錯亂耳而紹次子三字則又衍文也

膠東郡公道彥

吳縝新唐書糾謬倚撫煩碎吹毛求疵如開卷第一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十一

篇自序云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自注云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案本紀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即位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渾而言之不顯道彥名膠東郡王道彥傳但言太宗即位降封公并不言是郡公縣公惟是道彥既是郡王而云降封公則自是郡公而紀中僅失落一字若云郡縣公即得之吳所糾似太苛吾所嫌者道彥傳前半篇但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竟不知所得何王太欲簡省愚

見當云以例進膠東郡王

溫彥博傳

溫彥博傳新舊大同小異予得彥博碑搨本考金石錄彥博有墓志無換人姓名有碑則岑文本換而書者皆歐陽詢予所得殘缺甚而篆額云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虞恭公溫公之碑十六字甚明則是碑非志彥博卒於貞觀十一年碑即是年十月所立趙囑謂是詢年八十餘所書也新舊但於彥博之兄大雅傳中敘其父君攸而碑則并及其祖裕又有云大業之始以親喪去官當是指大雅又云出奔高麗乘輅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十一

謂開元為今

舊寶威傳末段云寶氏自武德至今再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今謂開元時也此沿襲當時實錄原文唐臨等傳謂元宗今上已見顧氏筆記

韓王元嘉為絳州刺史

舊高祖二十二子傳韓王元嘉不言其有幾子見者  
訓誼訥三人新書則云六子訓誼譙訥其一不見  
今有碧落碑尚在絳州龍興宮無撰書人名李綽尚  
書故實見陳繼儒秘笈續函云是元嘉之第四男為其先妃所  
製陳惟玉書趙明誠金石錄第二十四卷云其詞黃  
公譔所述或云陳遺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觀  
新書譔實元嘉第四男封黃公工為辭章合之尚書  
故實為譔所製文無疑惟新書元嘉垂拱中為絳州  
刺史舊書則云歷刺潞澤定三州不言其曾刺絳疑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三

元軌事蹟歷官

新書於各帝子惟中宗睿宗子有論餘則十一宗子  
共一論而高祖太宗高宗之子皆無論或論或否例  
既參錯有敘無斷成何體式班范史裁毅然決裂之  
此宋人妄態也舊於高祖二十二子論中標元嘉元  
軌元裕元名靈夔五人為賢王禹偁著論獨推元軌  
歷舉其諸善行見小畜集第十五卷新於其事蹟刊

削頗甚并其歷官之年皆去之而作總撮之筆若舊  
云高宗者新必改而但稱曰帝省却一字使讀者不  
辨其為在太宗時高宗時新書如此等處往往令人  
齒冷

元軌子七人

舊元軌傳有子七人長子緒垂拱中被殺神龍初封  
諸孫暉為嗣霍王餘無所見新書則六子而於緒之  
外又多純事

房熊字子繹

舊房元齡傳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原本同抄宋本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四

作字子繹褐云云子字之下應脫一字而所脫即繹  
字也能繹是楚之祖故熊字子繹繹與釋連相似而  
致脫誤耳

房元齡異文

舊房元齡傳貞觀四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僕射  
封魏國公十一年改封梁國公貞觀政要任賢篇則  
云三年拜尚書左僕射封梁國公通鑑一百九十三  
卷元齡以三年二月戊寅與杜如晦同拜僕射政要  
是又舊書元齡卒年七十新書作七十一疑一字衍  
京兆杜陵

杜如晦傳京兆杜陵人新舊書同案舊地理志京兆府絕無所謂杜陵縣但有萬年縣貞觀政要任賢篇作京兆萬年人是趙明誠據虞世南所撰碑謂其祖名徽而唐書傳云名果可據碑以正其失考新書但書其祖果而舊書則具列其高祖名徽祖名果明誠但觀新書不考舊書予未見碑恐係明誠不詳審輕發此疑俟再考

李靖傳互異

李靖傳新舊大同小異靖陪葬昭陵予得其碑拓本斷缺多不見撰書人名及年月據金石錄許敬宗撰十七史商權 卷八十六 五

王知敬書顯慶三年五月立也新不敘其先世而舊云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碑則云曾祖口魏河和復硤殷五州刺史永康縣公蓋此人都督五州書法似異實同但一以為祖一以為曾祖且碑乃單名雖漫的非崇義字舊云初仕隋長安縣功曹與碑合新無舊此下云後歷駕部員外郎新則云殿內直長未知孰是碑二者皆不見恐在斷缺中進兵襲突厥新云去其牙七里頡利乃覺何近如此舊作十五里為得殺頡利之妻隋義成公主新刪削直云殺義成公主讀者茫然知義成為何人亦宜仍舊破突厥

歸舊云溫彥博譖其縱兵掠奇寶而新改為蕭瑀所劫未知孰是賜食邑通前五百戶新舊同而碑云三千戶者碑言虛數新舊言實封也靖妻卒墳象突厥鐵山吐谷渾積石山者以靖破此二寇旌之也新乃刪去突厥吐谷渾字亦令讀者茫然不曉其故新之妄刪改多此類封衛國公舊竟重複兩書之舊書之蕪穢亦甚矣卒贈并州都督新舊同碑作使持節都督口口箕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新舊省文也給東園祕器新舊略之其他集古錄據碑駁史未當見金石錄明知其非而於新書仍不補正見石墨鐫華十七史商權 卷八十六 五

段志元新舊碑異同

段志元傳新舊有小異予得其殘碑無書撰人名據金石錄立於貞觀十六年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新改為車騎碑正作驃騎新非與尉遲敬德同誅建成元吉新削去此下碑有除左虞候率新舊皆不載新於太宗即位加封下添出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以還留免未幾復職一節舊無碑有但諱逗留宜從新貞觀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新亦削去碑結銜正有此不當削卒贈輔國將軍新作大將軍碑正作大當從新新舊無卒年若干碑則云年四十五

餘見金石錄石墨鐫華

王珪隱居與房杜善

舊書王珪傳季叔頗有人倫之鑒頗通鑑作類是新書於傳末贅一段云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鬪大驚救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舊書本傳無此事吳會能改齋漫錄第三卷辨誤篇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與太宗過其家妻能識之蔡條西清詩話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子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七

美獨得其詳史為疎略以予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元齡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若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吳會此辨是如會辨新書與杜詩皆非也洪邁容齋隨筆第十二卷謂子美以為珪之妻杜氏新書以為珪之母李氏蔡條又妄引唐書列女傳以為珪之母盧氏而其實唐列女傳并無此言如蔡條之謬陋狂鄙固宜其輕信杜詩誠不足責矣洪邁又言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擊劉黑闥立功以傾秦王高祖責珪等構兄弟之怨流之太宗即

位乃召還任用宴近臣殿內長孫無忌曰王珪昔為

仇讐不謂今日同宴上曰珪盡心所事故用之然則

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洪此辨甚精可以折倒杜詩

之誣乃又言杜稱其祖姑不應不實殊不知杜甫不

過一詩人而已詩人之言往往無實即其詩云我之

會祖姑爾之高祖母則正當呼王珪為表姪何云重

表姪一稱謂間乖外迂謬所敘述事豈足信哉至新

唐書雖列正史但宋子京好采小說坐長孫無此等

必中晚唐人或宋初人因杜詩白誤出子京信之遂

成此累其實珪不但微時未識太宗亦并未交房杜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大

如果於隱居時即與房杜交善則志同道合方其擇

主而事自當相與訂約共擁戴太宗於潛邸何以元

齡當太宗初起兵即參帷幄乃其後薦如晦不薦珪

珪且力為建成畫策欲擠陷太宗乎其水火矛盾如

此新書之妄顯然宜痛削去一以舊書為正

魏徵傳新舊詳略互異

魏徵始事元寶藏繼事李密降唐高祖又仕竇建德

復歸隱太子終事太宗更六主矣然夫子許管仲以

仁則徵可以此例生當亂世不得不爾功足晚蓋可

無苛責矣新舊徵傳載其匡輔直諫之事詳略互異

沈氏已考得愚謂徵諫事吳兢貞觀政要詳載之然此書猶兼載他人之言若尙書吏部郎中琅邪王方慶所集魏鄭公諫錄五卷宋史二百三卷藝文志作王維即方慶名則專爲徵作者所載多至百有餘事傳中豈能盡入乃新舊傳皆云徵諫事前後二百餘則諫錄尙未盡也

圍川縣

諫錄第一卷諫科圍川縣官罪事舊書則作漳川縣新書作圍川宮攷舊地理志鳳翔府下云武德元年割雍陳倉郿三縣置圍川縣其年割圍川屬稷州貞觀元年廢稷州以圍川來屬八年改圍川爲扶風縣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九

此事諫錄言李靖王珪奉使至圍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宮人安置靖等太宗怒令案驗圍川縣官舊作漳川固無此縣新改爲圍川宮亦因別見作圍川據以收舊而又疑其不似縣名改爲宮名二者皆誤當以諫錄爲正

魏徵卒年并贈拜官

舊書敘徵將卒之事云貞觀十六年拜太子太師其年稱綿悷以下卽連述徵病篤帝幸其第等語以及徵薨其下却云年六十四年讀之似卒於十六年矣新書則作十七年亦無月日且不言其年若干通鑑

第一百九十六卷徵卒於十七年正月戊辰觀此年月日方分明徵病已久舊書因於十六年綿悷下連敘徵卒不復書其年月日非誤認作十六年卒也而詞不別白遂致牽混新書具年差善不具月日及年若干亦非太子太師新同諫錄第五卷作太傅當從新舊書贈相州都督新舊同諫錄作相衛黎魏洛邢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文異實同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九

褚亮傳異同

舊褚亮傳敘其曾祖祖父三世官位而云並著名前史新盡削其官但云皆有名梁陳間差可但舉其曾祖及父獨刪其祖名則吾不知其成何義例二人名位略相等無優劣也大業中奏宗廟議非毀鄭元祖護王肅俗學蔽銅彼時已然議九百餘字新刪僅存三十餘字太略不見其意矣諫唐高祖獵二百三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餘字新全刪去但云懇愴致諫此等迂談無關典故刪之差可予得亮墓碑為太常博士在隋大業七年為秦王文學在唐武德元年皆見於碑舊皆無年也新則凡年月皆刪必使事不繫年後人若欲作編年史事幾無所麗此舊所本無者不必言矣太子入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為宏文館學士新盡刪去皆非先封陽翟男後進侯新刪男尚差可卒贈太常卿新舊同碑篆額大唐褚卿之碑六字據贈官也舊又載亮二子長子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金石錄二十四卷有陽翟侯夫人陸氏

墓志即遂賢妻碑云子□□襲封陽翟侯名雖漫要即遂賢也新傳竟削遂賢不載餘詳金石錄

長維

舊薛收傳收與從父兄子元敬及族兄德音齊名時謂河東三鳳收為長維德音為鸞鸞元敬年最少為鴉鴉長維當作長離原本亦誤新書誤同

薛收歷官

舊薛收傳敘收歸唐授秦王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天策府記室參軍封汾陰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卒贈定州刺史又贈太常卿新書刪去文學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館學士揚炯盈川集第十卷薛振行狀敘其父收亦有此一官新刪非行狀於判陝東上有上開府汾陰男上有上柱國則新舊皆略去行狀有諡曰獻新舊皆刪非新舊皆云收子元超而行狀則云振字元超唐人多以字行新舊遂失書其名皆非

薛元超歷官

薛元超歷官新舊書略同惟於拜東臺侍郎之上舊有出為饒州刺史一節楊炯作行狀亦有之謂在饒凡六年始復入而新書刪去非是又高宗幸洛陽元超留侍太子監國新舊書皆有而行狀於此又有兼



戶部尚書新舊皆刪亦非新舊言元超薦人有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元鄧元挺崔融而行狀又有顧徹沈伯儀賀覲顏強學新舊書皆刪亦非

服色

新馬周傳品官舊服止黃紫周建白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舊太宗紀貞觀四年八月丙午詔與此略同即周所建白也而朱則作緋又高宗紀龍朔二年九月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八品九品舊令著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令著碧從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三

之又上元元年八月勅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深緋五品淺緋並金帶六品深綠七品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鑰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車服志略同惟服黃多流外官流外官者疑即今未入流也然則上元所定較貞觀之制諸色各分深淺而龍朔所云著碧者又不用之矣又幽閑鼓吹見笈普簡文獻通考二百十五卷云一卷唐張固撰懿信問人記唐遺事二十五篇今卷數篇數正同云宣宗與韋澳謀去宦官澳請勿謀之外廷即就其中拔有才識者委之上曰此乃未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

據此則知唐時宦者服色與外廷同也說文十三上糸部緋純赤也从糸朱聲紅帛赤白色緋字則在新附注云帛赤色也朱固與緋通其色似即緋無異但別為淺緋是即紅矣紅間色也綠亦間色而紫之為間色更不待言論語云紅紫不以為褻服又云惡紫之奪朱褻服尚不可為朝祭可知詩刺綠衣黃裳為其正色反居下間色反居上舊服黃紫已屬不倫唐人所定服色恐皆非是

豆盧襲

舊蘇世長傳王世充僭號署為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宏烈及將豆盧襲俱鎮襄陽新書作

豆盧行襲 廢漢王泰殺吳王恪

舊太宗諸子傳史臣論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漢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為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遠為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愚謂太宗所以不肯立漢王泰而立高宗治者以承乾失德泰樹黨傾之謂若立泰則儲位可以圖謀而得不可為訓且以治柔仁立之則諸子獲全立泰則恐其害諸子也孰知治立反兆武氏大禍諸子幾無遺種在彼時固

不能逆料長孫無忌從而贊成其事似尙差可迨後  
太宗又嫌治懦暗欲廢之而立吳王恪謂恪英果類  
我無忌力尼之而止太宗曰公殆以恪非已甥乎此  
言洞見無忌肺肝無忌固徇私見非爲國本地也更  
可恨者永徽中房遺愛之反無忌因嫌遂牽恪而殺  
之恪竟以無罪死無忌於此罪不勝誅矣後爲武氏  
所殺不亦宜乎舊書之論最爲痛快前已見宗室諸  
王傳論而新書無忌傳贊末數語亦見此意

秦莊襄王四十八年

舊呂才傳才駁祿命書不驗云史記秦莊襄王四十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五

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  
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計其崩時不過五十考史記  
秦本紀及六國表秦昭襄王之子爲孝文王孝文王  
之子爲莊襄王莊襄王之子卽始皇帝始皇帝於昭  
襄王四十八年壬寅生乙卯卽位在位三十七年辛  
卯崩年五十此文前云莊襄當作昭襄後云襄王脫  
一昭字新舊誤同

官數各處不同

新百官志云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曹  
確傳確諫懿宗則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吳縝已糾其不同矣又有劉祥道傳顯慶中遷吏部  
黃門侍郎知選事上疏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  
千四百六十五員顯慶比貞觀官數多少相懸至此  
尤不可解吳未舉及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又云文  
武官數元和二千七百八十八員大中二千七百  
九十九員與前諸處又各不同

李敬元戰敗事

李敬元率兵禦吐蕃敗歸事舊但言其狼狽却走不  
言何地新則言其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又戰  
湟川朝野僉載則云至樹墩城舊書言副之者劉審  
禮新書又有黑齒常之而僉載又有將軍王杲副總  
管王懷舜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六

李敬元子思沖

舊李敬元傳但有子思沖李紳傳則云高祖敬元則  
天朝中書令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  
壇烏程晉陵三縣令新書於敬元傳則云二子思沖  
守一其下敘思沖事畢乃云守一郫令孫紳別傳於  
紳傳則云中書令敬元曾孫當以新書爲正舊書紳  
傳云高祖敬元云云者高當作曾

勳格

新姦臣李義府傳貞觀中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為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剛正委孔志約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縉紳共嗤勒之號曰勳格案勳官之濫已見前第八十一卷此云云者非以其據勳為定而號為勳格也當時剛正仍據官不據勳惟不論其先世貴賤但在唐至五品者皆昇入故戲曰勳格見其濫如勳之易得

長名榜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七

舊裴行儉傳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為吏部侍郎與李敬元為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新行儉傳作長名榜銓注等法又新選舉志云初銓法簡而任重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護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新姦臣李林甫傳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緇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屬放冬集所

謂長名榜言豫為長榜具列其名每遇銓選據此為定也放言去之不得留也封演聞見記第三卷銓曹篇亦云高宗龍朔之後以選人不堪任職者眾遂出長榜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張鷟朝野僉載第四卷云崔湜為吏部侍郎父挹受選人錢湜不知長名放之李商隱登進士第後又以書判拔萃與陶進士書云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謂既中書判則可得官長名榜上可以留而不放矣江淮路遠人尤患放故云南場未詳疑指吏部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云吏部故事放長名榜語曰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八

裴行儉論王勃等

新裴行儉傳李敬元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勃等雖有才浮躁術露豈享爵祿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果如其言世以行儉為知人子謂非也勃慕諸葛武侯之功讀易作發揮數篇其學行卓然如此照鄰隱居具茨山下自以為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

賢士已獨廢著五悲以自明其意氣骯髒不肯詭隨  
狗俗可知至炯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起兵謫梓  
州司法參軍寶王則與敬業共舉義旗所為檄文至  
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初唐文士如蘇味道之模稜  
李嶠之賦金樞詩頌周功德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  
皆張易之武三思家鷹犬耳雖享爵祿固不足道四  
傑風槩迥出輩流何得以浮躁斥之且論人而徒以  
其不能安享爵祿為言可鄙甚矣行儉議論如此宜  
其家法之醜子孫遂為宦官竇文場養子

裴光庭書名錯誤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九

舊裴行儉之子光庭傳傳中二十見書前總目卷首  
目並同而新書作廷傳中十三見并目並同其宰相  
年表光庭凡四見仍與舊合光庭神道碑張九齡誤  
元宗御書據顧寧人金石文字記第四卷云在聞喜  
縣東門外裴趙二公祠前其陰刻元宗賜九齡勅而  
寧人以為賜張說誤也此碑載文苑英華第八百八  
十四卷九齡曲江集第十九卷皆作光庭予又得搨  
本每行七十二字今僅存上截每行二十五六字其  
下截斷壞佚約三之二公諱光庭云云已不見然  
碑陰所刻係元宗令九齡製此文而降以勅云贈太

師光庭甚明集古錄跋尾第六卷載此碑亦云光庭  
而新書之謬至此想宋祁養尊處優作傳分授門生  
子弟已特總其大綱書成一任吏胥鈔謄懶於檢校  
於宰相書其名尙舛訛至此何論其他吳縝糾謬第  
四卷自相違舛第六卷姓名謬誤第九卷表傳不相  
符合三門內皆遺漏未糾

光庭傳異同

舊書行儉父定高馮翊郡守宋板張九齡文集光庭  
神道碑作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云云周是代名高  
字傳寫誤雖英華所載張說誤行儉神通碑已作定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十

高子所得九齡撰碑石本此文已剝落但宋板甚明  
似為可據父仁基碑本避諱去基字此碑元宗御書  
凡上字聖上字皆不空而御名仍避集古錄云唐書  
列傳光庭卒帝賜諡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為忠獻傳  
云撰瑤山往則而碑云往記皆以碑為是考舊書作  
忠獻瑤山碑文石本同英華與集本始誤寫忠憲而  
瑤山仍不誤新書反誤作忠憲瑤山歐所指摘之唐  
書反在宋祁非劉昫矣公跋此在治平元年新書成  
已久知其誤而不改何也又光庭之祖諡忠父諡獻  
新舊書同光庭乃合兩諡為一此亦無理可笑諡非

封爵不可傳襲况又兼二美以上掩前人乎光庭瘠相一無可取勅中稱其忠節行能此彼為善之耳碑多虛譽舊亦過優新好刪舊此等浮泛者反不刪舊載韋述駁贈諡太濫却刪去尤非舊不載其子新添其子植碑作積新亦誤

懿德太子重潤年

吳縝新書糾謬第五卷年月時世差互一門內據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后杖殺之年十九糾云傳首言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十一

年歲在辛丑則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誤也案年十九舊書偶誤而新沿襲之彼文略云重潤中宗長子開耀二年中宗為皇太子生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改元永淳大足元年為人所構杖殺年十九開耀二年數至大足元年實二十彼乃誤云十九誠粗疏新既削其所生之年不言又改月滿為乳月滿豈以兒初生至滿一朞為乳月滿乎若然則生于開耀元年矣兒生一朞正當吮乳何名已滿文義鄙晦且使果別有所據知其生在開耀元年即當直書之何以混而不言其死正是大足元年耳必改為

大足中大足只一年何中之有總之有意改竄動成疣瘡吳縝所糾固佳惜不將舊書一參

裴炎為崔察誣奏

裴炎請還政豫王旦為御史崔察誣奏死新舊書同其事甚明孫樵可之文集第五卷孫氏西齋錄云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老何詭說梯亂肇殺機也裴字下注云名犯武宗廟諱其下又自注云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按武宗諱瀛孫氏云云未詳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十一

其書法之妄不必論

狄仁傑歷官事蹟二書詳略位置不同

狄仁傑傳舊書載其祖父皆有名位新書刪赴并州法曹參軍任時親在河陽登太行山望雲思親其下文即繼以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新舊書同此則與上段文意矛盾殊為可疑恐是赴參軍任之後旋丁親憂服闋仍補是職方有請代友出使事此下儀鳳中遷大理丞授侍御史舊書有奏韋機營恭陵宮殿壯麗太過機坐免官事新書刪此下新書有使岐州安賊亡卒剽行人者事舊

書無此下加朝散大夫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為知頓使轉寧州刺史舊書有御史郭翰巡隴右入境聞耆老歌德美薦名事新書刪此下徵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轉文昌右丞出為豫州刺史此下舊書敘越王貞反仁傑原註誤者罪及拒張光輔縱兵殺降事反覆三百餘字甚詳明新書所削幾三之一乃并越王之名貞亦削去而但書為越王為欲省此一字必使讀者於越王名思而得之不能舉目即見此何意邪此下左授復州刺史入為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以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七

貶彭澤令萬歲通天年徵為魏州刺史轉幽州都督此下新書有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舊書無而所謂十二字者吳曾據家傳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清勤昇顯位勵相臣見能改齋漫錄第十四卷記文篇新書猶恨其略此下神功元年人為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此下新書有屬張易之勸迎廬陵王又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又后以夢雙陸不勝問仁傑仁傑諷其無子且極言姑姪不如母子至親后悟遂復皇嗣一段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七

章事此下新書有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仁傑以為丞簿職天子不當問事舊書無此下有為來俊臣誣構下獄使承反召見得釋事此事情節曲折甚多舊書亦三百餘字甚詳明新書削亦三之一乃并舊書中承反之承字凡三見悉改作臣此又何意邪想宋子京必以改此字自誇古奧而予則殊不解其妙處也舊書謂武承嗣屢奏請誅仁傑而新書改為御史霍獻可則必舊書是新書非矣即欲見獻可名亦宜先言承嗣奏誅仁傑然後繼以其黨御史霍獻可叩首苦爭欲必殺仁傑何得舍首惡但言其支黨乎此下

故又言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梁公別傳備載其辭見其不可勝載當觀別傳也以二者較之舊書為長此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歷初突厥入寇為河北道元帥又為安撫大使軍還授內史聖歷三年九月病卒此下新書有年七十一句舊書無此下贈官及謚則新舊同合而論之新書所增者皆有益所刪者當仍存所改者當依舊如遷擢左授舊皆有紀年新盡削去獨於其卒留聖歷三年且并高宗而改為帝不知此皆矜目所在一經刪改俱成晦昧兩次入相並無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五

好漢

新張柬之傳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宰相才也舊入此事仁傑傳奇士作好漢能改齋漫錄第六卷事實篇引東坡詩云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謂男子為漢唐已有之元宗謂吉温為不良漢見舊書酷吏温傳劉蕡為楊嗣復門生對策忤時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

科第放此風漢見玉泉子鄭愔罵選人為癡漢見張鷟朝野僉載第四卷是也

杜景儉李昭德

舊杜景儉新作景佺本一人已見前新又云景佺本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舊無此言此皆本之張鷟朝野僉載卷一見陳繼儒僉載又云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延評其公清正直左授溱州刺史新亦采用其意此新之采小說而佳者舊但云周允元奏景儉黨李昭德語未足溱州作秦州傳寫誤

武氏死中宗立皆在洛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五

五王殺二張梟首於天津橋南見舊張行成傳可見

武氏之死在洛後武三思潛使人謁韋后穢行於天

津橋南以激帝怒見舊桓彥範傳可見中宗既立尙在洛未

歸京師說已見前三國曹氏始居洛後遷許又都鄴

後又歸洛孫氏始起吳後遷秣陵又遷武昌後又歸

秣陵陳壽一一書之矜曰了然使讀者開卷自明舊

唐於武氏中宗之由長安之東都又由東都復還長

安猶具書之而新書槩從刪削凡史文懸簡合宜者

少賴善讀書者從旁見側出而得之

不誅武氏新舊不同

中宗復位後舊書稱薛季昶勸盡誅武三思之屬敬  
暉張柬之屢陳不可而止三思得政暉等受制柬之  
嘆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  
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新書則云柬之勒兵景  
運門將遂夷諸武桓彥範不欲廣殺曰三思机上肉  
留爲天子藉手俄三思入宮盜權彥範曰主上昔爲  
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  
與舊不同而以柬之之言爲彥範之言恐當從舊英  
王是封號而新以爲英烈之意亦誤文藝王勃傳勃  
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舊中宗紀儀鳳二年封英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七

王新刪去

阿武子

新魏元忠傳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  
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  
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尙爲天子我何  
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  
自是語塞考公主中宗女韋后所生最矚愛故求廢  
節愍太子立己爲皇太女欲中宗身後傳位于己但  
兩阿母子皆當作阿母誤衍子字新又復載此事於  
公主傳而稍異其文云元忠山東木彊烏足論國事

阿武子尙爲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阿武子亦當作  
阿武衍子字也舊無公主傳此事惟見元忠傳新既  
兩處復載又多譌舛宋子京牽率已甚

楚王有社稷大功

舊睿宗諸子讓皇帝憲傳憲本名成器睿宗踐祚將  
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  
不定成器辭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  
儲位楚王原本同新書亦作楚王影宋抄本則作平  
王考元宗紀生三歲卽封楚王時爲武后垂拱三年  
至平韋氏後方封平王蓋以其平亂故爲此稱此時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六

睿宗已卽位議立太子何得尙仍其舊稱楚王邪作

平爲是

汝陽王璡

舊睿宗諸子傳讓皇帝憲十子璡嗣莊琳璡璠璣玢  
璵璶璜等新書作十九子舊書有闕又璡封汝陽郡  
王杜甫集卷七八哀詩卷九贈王二十韻詩同卷一  
飲中八仙歌汝陽三斗始朝天卽其人南卓羯鼓錄  
見陳繼儒作汝南王傳寫誤

姚崇十事要說

新書姚崇傳載其以十事要說元宗而不見於舊書



本傳本紀亦無之楊慎丹鉛總錄第十卷乃言舊唐書與新書同載此一事而新遠不如舊歐為宋一代文人劉昫乃五代不以文名者然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翦截晦澀事既多枉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此下又具載二書之文據彼所指以為舊唐書文者今舊唐紀傳皆不見而所指以為新唐書文者則良是實為可怪釋其詞新不如舊誠然無如其非舊書文何也必楊氏偶見他書載之而誤記耳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觀遣中官促元崇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濱而元崇至上日朕久不見卿卿可幸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左**

相行中元崇猶後上案舊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嘗讀史而後知元崇之非舊書文也必楊氏偶見他書載之而誤記耳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觀遣中官促元崇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濱而元崇至上日朕久不見卿卿可幸

相行中元崇猶後上案舊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嘗讀史而後知元崇之非舊書文也必楊氏偶見他書載之而誤記耳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觀遣中官促元崇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濱而元崇至上日朕久不見卿卿可幸

相行中元崇猶後上案舊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嘗讀史而後知元崇之非舊書文也必楊氏偶見他書載之而誤記耳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觀遣中官促元崇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濱而元崇至上日朕久不見卿卿可幸

燕欽融章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請龍麟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朕舌之任或出於人呂氏產祿幾危臣請書諸史而承為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曰然朕久以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陛下致仁久日此再拜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於燕公下燕公不致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居首坐天宮使臣外宰相不楊以為舊唐書文帝曰卿宜遂相下稱賢相帝大度鏡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惟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關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進奉以自婚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左**

於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威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咸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發狎大臣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可乎燕欽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代祿莽問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鑿戒為萬尚書同中書門下三然舊傳不載十事要說而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四卷張說撰神道碑亦無此若謂新書濫采小說不可信則非蓋神道碑簡略草率之至事蹟殊覺寥寥此真不可解不足據也惟諡文獻新舊同而碑作文貞則當以碑為正

初七至終七設七僧齋

舊姚崇傳崇臨終遺令戒子孫不作佛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考北史外戚傳胡國珍夢明帝詔自始夢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十七人出家又恩幸傳閹人孟藥灰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北齊書儒林傳孫靈暉為南陽王綽師綽灰後每至七日及百日靈暉恒為請僧設齋傳經行道俗七七之說蓋自佛法入中土時有之然昏主孽后未足多怪靈暉以儒林中人為之亦可愧矣皇甫湜持正文集第六卷韓文公神道碑云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三

宋璟無字

安里第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異教書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李翱習之文集第四卷去佛齋論自序云故溫縣令楊垂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翔以楊氏喪儀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此文真德秀文章正如韓李可謂知者不惑如姚崇未免信道不篤

在直隸順德府沙河縣北古吳杜灝沙河志第一卷門言縣北食膳舖留客郵西北里許有宋公墓墓前有兩堂碑在祠內撰文書丹篆額皆顏公名三絕碑已斷作明正德中知縣方蒙出之土中復立於此歸震川文集有與沙河令乞碑札子藏有拓本據碑於公諱璟下有字字其下空二格宋顏相去時代不遠且顏作碑據盧侯行狀必同時人而竟闕然蓋唐初人多以字行宋則直有名無字尤異事也里巷小夫乳臭之子不但有字且多別號聞此亦足媿矣

自廣平徙

新但云邢州南和人神道碑同而舊則此下多一句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三

云其先自廣平徙焉此句却不可少宋崇寧二年范致君跋謂墓之東別有一碑乃公之祖贈邢州刺史墓碑為居民斧而剝之此碑予亦得拓本字皆不可辨其可辨者第二行有廣平字第三行有列人字宰相世系表漢中尉朱昌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晃晃三子恭幾洽徙廣平利人利當作列漢地理志廣平國屬縣也顏集作烈非璟之先占籍此縣故璟貴封廣平公其後乃徙南和耳知舊傳此句不可少

元撫贈邢州刺史

顏碑歷敘璟之七世祖弁五世祖欽道高祖元節曾

祖宏峻顏集作祖務本父元撫皆與世系表合而碑於欽道獨但言祖不言幾代此唐人拙句元撫已身所歷之官為衛州司戶碑表同表無贈官而碑言贈戶部尚書舊傳言贈邢州刺史則異尚書尊刺史卑蓋先贈刺史後贈尚書當以碑為正舊傳非其邢州刺史之嘗為元撫贈官則可信今墓東別碑在宋已剝今又隔六七百年剝落更甚然篆額唐贈邢州刺史宋府君神道碑十二字標題唐故贈邢州刺史宋公神十字皆極明第十行有京雜字當即指為司戶其為璟父元撫碑無疑特立碑之時尚未得贈尚書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楊再思宣勅令璟出

舊傳長安中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為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勅令璟出新傳於此事則傳宣令璟出者為姚璿非再思考通鑑第二百七卷長安四年十二月敘此事正與舊書同而顏公所作神道碑於此則云內史令出新宰相年表長安四年七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守內史則碑云內史正謂再思再思黨於張易之昌宗嬉悅取容時號

兩脚狐姚璿未聞有此新書務改舊以求異不顧事實

三使皆辭

新傳言詔璟按獄揚州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又詔副李嶠使隴蜀三使皆辭易之與璟出劾奏誅之計不行此事舊傳及神道碑皆無愚謂新書此文已言二張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則易之雖劾奏當亦不能害矣若果能劾奏誅之何分內外果有此事關繫歷官出入神道碑不宜不載當從舊書

典選一段語未明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舊宋璟傳崔湜鄭愔典選為權門所制九流失敘預用兩年員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為士庶所嘆語甚不明新書改為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亦甚費解

被召不與楊思勗一言

璟為廣州都督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新舊書同封演聞見記第九卷端緒篇云璟在廣府元宗使內侍楊思勗馳馬往追璟在路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庭因訴元宗嗟嘆良久即拜刑部尚書此事亦見顏公神道碑而顏公既作此文之外別擬

拾璟軼事如千條爲碑側記刻之予亦得拓本末段言昭義節度使薛嵩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演辨立碑事可見演因摹勒特摘此事載入所著聞見記宋公剛正美不勝書而此事人情所難亦公風節表著處乃新有舊無此新勝舊

事蹟詳略互異可兩通者

舊傳中宗幸西京時居東都久反謂西京爲幸言之不順新傳改作還京師是舊傳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餓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拒不與新傳改云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五

水歲大飢三思使斂封租云云乍觀之令人茫然不曉但求文滅不顧義晦舊傳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轉廣州都督爲五府經略使新省去御史大夫及經略此差可轉京兆尹新於其上加以雍州爲京兆府然後言復爲尹新是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新刪官改一層直言兼侍中非新載日食陳奏一段又載抑郝靈佺斬突厥拔曳固功一段此二事舊皆無神道碑亦皆無舊載勒還朝集使絕改轉僥求及禁斷惡錢一段此二事新皆無神道碑亦皆無以上各條雖小有得失然皆尚可兩通

璟有八子

舊傳不言璟有幾子但載其子事凡六人昇尙渾恕華衡也新書據之直言璟有六子而世系表則璟八子昇之上尙有復華之上尙有延傳與表不相應也神道碑則云公有七子而其下列八人名皆與世系表合碑側記亦云第三子渾第八子衡云云故趙明誠金石錄第二十八卷謂顏公誤書八爲七此說甚確王氏澍竹雲題跋第三卷謂碑明言長子復先公卒然後列七子名位則此非筆誤乃據存者有七而言之此說亦通但此碑筆誤甚多如狂豎犯闕兇渠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美

既載此謂權梁山構逆事文集甚明而碑誤作兇渠既臧乃陟右揆論決決此謂拜尙書右丞相而碑乃重二字誤作右揆決決末云豐碑堅碣萬古皆相碑誤作豐碑碣堅亦皆不詞全文約一千七百字皆正書筆誤自所不免七子之七究以筆誤爲是至范致君重刻碑及碑側記與原刻異者皆誤文集則與原刻碑合者居多與重刻碑殆必不同都氏未見原刻碑執重刻碑當之反據之以駁文集爲非予旣得原刻碑矣未見重刻碑而得其碑側記中有二處小字雙行注云缺三字缺五字其爲重刻極明碑無注

缺處則為原刻亦極明都氏竟不能辨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誤甚然文集亦多謬者有一處上下文皆敘中宗睿宗事忽挿一句云元宗將幸西蜀豈非笑端且璟卒於開元二十五年乃見元宗幸蜀此真不辨菽麥者所妄改

姚宋後人賢否懸殊

姚崇宋璟二人皆賢相而崇尚權譎璟惟正直然璟六子皆貪淫荒穢醜聲狼籍頽其家門而崇之子孫多賢者論者遂謂崇近情故多福璟谿刻故無後但許善心隋之忠臣其子敬宗姦邪敬宗之曾孫遠則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七

又夙難者也盧懷慎清正子奐亦名宦奐則殉節入忠義傳而奐之子杞為元惡巨憝乃杞子元輔新忠義傳又言其少以清行聞端靜介正能為六祖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李義府姦臣也而其子湛為中興功臣新書本傳稱世不以其父惡為貶狄仁傑一代純臣其子景暉居官貪暴民苦之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由此觀之天道難知人貴自立耳新贊云崇善應變璟善守文道不同同歸於治斯平允之論且崇嘗薦璟自代則知兩賢心事固有殊塗而同歸者矣

元宗初政能並用姚宋心實樂崇之通惡璟之介肅宗即位鳳翔元宗與裴士淹論崇在賊不足滅璟賣直取名元宗心于此盡露

見新姦臣李林甫傳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七

七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

崔湜崔義

舊劉幽求傳幽求令張暉密奏元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義原本同誤也崔義當為岑義

姚崇說毀魏知古

舊魏知古傳知古自睿宗時同平章事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譖毀開元二年罷知政事新書但改云與姚崇不協罷政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見祿笈續函則言魏知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古起諸吏為姚崇所引用及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崇二子分曹洛邑知古至恃恩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問其子才否崇揣知上意反直言其子之過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而薄知古之負崇遂罷知古此事新書移入崇傳故於知古傳不見新書好采小說次柳氏舊聞一卷掇拾殆盡幾無遺者

崔日用多殺為功

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細子中嬰孩亦梟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元宗封平王廣字衍新舊書日用傳皆不載

此事愚謂盡誅諸韋是也及諸杜非也觀日用之為人一片權謀詭道多殺為功是其所長新書好采小說何以遺之

張九齡辭起復

張九齡由工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奪哀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舊書并新書宰相年表略同而以母喪解舊作母喪歸鄉里平章事下新多固辭不許一句新書是也予所藏宋刻張子壽曲江集第十三卷載其辭起復表云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內奪私情云云又云臣比年限役多闕晨昏疾疹之際遽乖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迫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日名教實所深哀云云末云實冀哀素有次喪紀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備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後附御批云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為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縷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移比日行在侍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

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上然則九齡韶州曲江人以開元二十年聞母訃道遠未即歸里身尙留京未屆期年即起復故固辭第十五卷又有赴祥除狀云殃毀殘生謬承天澤日月迅速祥制有期几筵在遠追慕不親伏望察臣罔極俯遂哀懇假以傳乘暫赴旬月云云御批云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既從奪禮安得顧思云云此第二次進狀又不許也九齡賢相刪此一節便覺減色舊不如新

吳兢貞觀政要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三

舊書吳兢傳絕不言其作貞觀政要新書於其歷官及事蹟大有不同且舊云天寶八年卒年八十餘而新去其八年且但云年八十不云餘今無以核其是非只可兩存但舊傳三百餘字新則極詳增至一千八百八十字而仍不言貞觀政要此書凡十卷四十四篇元臨川戈直者曾爲集論刻於至順四年有吳澄郭思貞序明成化元年又重刻之今世多有之新書魏徵之五世孫纂傳亦言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云云不知史於兢傳何以不言

郭虔瓘傳脫句

舊郭虔瓘傳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此下原本多一句云行右驍衛大將軍近本脫

郭知運傳互有詳略

郭知運傳新舊互有詳略如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略使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舊有新無副郭虔瓘破突厥舊書書其時曰開元二年春新刪去以破突厥功加雲麾將軍擢右武衛將軍新刪雲麾又改武衛爲驍衛吐蕃入寇新有彼將名曰牟達延乞力徐舊無以敗吐蕃功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又以功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舊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四

亦無冠軍大將軍經略使二官獨孤及毗陵集第六卷知運諡議書銜有之不當刪去卒年五十五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諡曰威舊亦皆無威之諡即獨孤及所議也及集又附左司員外郎崔廈駁諡議據禮賜諡當在葬前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追請易名爲非禮按知運卒於開元九年至永泰元年凡四十五年故曰向五十年及又援引經傳以駁崔廈爲一篇洋洋六百三十字雖近理頗辭費而崔廈以爲因知運之子英又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作无妄之求其言却侃直

王忠嗣兩傳異同

舊王忠嗣傳一千八百三十六字新一千三百三十七字稍有異同忠嗣有碑今在渭南縣元載撰王縉書立於大歷十年四月予得拓本雖有剝落存字尚多舊傳云太原祁人家於華州之鄭縣新則直云華州鄭人而碑云公本太原祁人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徙家於鄭今爲華陰人者舊新地志華州有鄭縣又有華陰縣古人著籍必指定某縣碑非以忠嗣爲華陰縣人但舊志天寶元年改華州爲華陰郡碑據忠嗣時制以爲華陰郡之鄭人耳似異實同也父海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五

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兩傳同碑則以九原太守領軍使當以碑爲正吐蕃入寇率兵禦之及賊於渭州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無救沒於陣新刪去渭州西界直云戰武階使觀者不知武階在何處此舊勝新新於戰武階下添追北至壕口碑敘此事亦云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帥於壕口戮困獸於建毗與新合碑又云揉輜之所殘戈矛之所聚積屍將崆峒倅厚漂血與洮河爭流氣盛忘銜檄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蒼黃顛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愴洪稜於蠻貊元宗省書廢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

大其節哀其歿而念其忠褒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

大都護使給事中倪若水乘驛弔祭命許國公蘇頌爲之文兩傳敘事雖同而所贈官乃左金吾大將軍與碑全不合舊有安西大都護非安北新則刪去當皆以碑爲正弔祭立碑事則兩傳皆不載碑又云公之遺閔年初九歲詔復朝散大夫尚蓋奉御特令中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絕地辭哀而進血沾衣左右動容上亦歔歔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萬戶侯不足得也衣以朱紱錫名忠嗣部曲主家後宮收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肅宗同臥起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六

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朝散階舊有新無見內殿及帝慰勉語新有舊無新采此碑也餘皆與碑合新於此下敘其初仕爲代州別駕大猾不敢干法數輕騎出塞忠王恐亾之言於帝召還此節舊無新亦據碑添入但碑以別駕爲大同軍戎副新刪之則似忠嗣但爲治民之官非武臣矣謬也此下碑敘忠嗣以讎恥未雪激憤逾深對案忘餐獨居掩涕元宗乃命以中郎將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啟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其天闕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轅張掖公毋以歸報不甘



心乃候月乘風鞭馬深入鬱標川遇贊普牙官踐夏  
角武戈鋌山立介馬雲屯將校失色猶欲引馳公謂  
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超乘貫  
羌陷胷走腹取白馬於衆中捨大黃而益振芟夷之  
又蘊崇焉係舉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  
羊繫駒殆將萬計幕府上功上益嘆息御勤政樓親  
閱軍實太常稽憲度將授執金吾上亦多元戎用爲  
右丞相仍令圖寫置於座隅愚考此所敘戰事乃忠  
嗣立功之始據兩傳皆並提河西節度兵部尙書蕭  
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禕皆引爲麾下而碑則惟言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七

射爲左右丞相唐制僕射不同平章事不得爲宰相  
俗人見丞相字便誤認作宰相誠可笑但忠嗣此時  
卽爲丞相恐無此事兩傳皆不取而元載忠嗣之婿  
記事不宜不實此當闕疑舊新於此下皆言爲皇甫  
惟明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而碑無此事卽接以總  
領之筆云自茲厥後恒當重任此下多漫略云趙承  
□之敗於怒皆也隻輪不返公度柔乾河虜其全部  
復失亾之車重杜希望之輯鹽泉也三帥受擒公獨  
潰堅圍護經時之板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  
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功韋光乘之征駱駝峽也會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八

從蕭嵩其從信安王禕抽出另敘在此段之下且蕭  
嵩係河西節度則爲今甘肅之甘涼等處其信安王  
據兩傳皆言在河東則爲今山西太原汾州一路而  
碑乃言遼碣則爲今直隸永平奉天錦州一路地理  
亦不合未詳且此時忠嗣初立職功官職尙卑舊但  
言爲嵩禕部曲轉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  
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并  
不言有深入斬獲事新雖據碑採添破贊普鬱標川  
事然加官惟將軍男爵都督三者與舊同餘并略去  
碑乃侈言其得右丞相考開元元年改尙書左右僕

援於李陵臺河□受全軍之惠以上實排四段錄而  
不殺竟不知四事先後次序如何據舊新書貶東陽  
後因杜希望薦追赴河西立功方再授左威衛郎將  
知行軍司馬是秋又敗吐蕃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  
員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  
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  
河東節度使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爲朔  
方節度使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怒  
皆戰於桑乾河敗之虜其衆新書雖多刪削大略同  
敗怒皆事最後而碑最在前杜希望是從貶後奏爲

部下助信安則是初出從軍時事而碑乃平列於此至韋光乘則不過是朔方受代之帥而所云忠嗣援其軍者史并不見況奚怒皆則當爲契丹部落鹽泉則當今寧夏遼碣當今永平錦州李陵臺在今大同其文參互不合碑文特錯綜之詞不可據當以史爲正碑於此下又作東上起下一段云初佐戎關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布夷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沂西海開元之末擁旄汾代天寶之始南統朔方以上一段皆過峽語前數句是結束上文後四句是起下文佐戎關隴即指從蕭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九

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餽出蘭山含垢并容閉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事絕單車疋馬報候吏前期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穹廬築點將侵鎬及方右地邽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寧唯嚮化未醇於是設間以散其從肆謀以離其約二虜不合遁逃遠舍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畏懦優遊之故且陳支解戎醜之謀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時可滅公條對不羈之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因白逗留未決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畏漢之偪後有事讎之恐遭罹塚墮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十

遊軍顧萬里若俄頃過山川如枕席夜驅胡馬暗合  
 戎圍自丑至辰頭擒面縛羈虜全部永清朔土三代  
 之盛獫狁孔熾方叔吉甫驅之而已雖張愿列三城  
 衛公擒頡利纔遏乘冰之勢但雪涇陽之恥則自命  
 將以來肅將天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不戰龍  
 荒絕貴種大漠無王庭恢武節振天聲未有如公之  
 比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奔奔  
 衝而蹙國河東乃城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  
 左翼朔方則并受降為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  
 巨防周設崇墉萬堵開陽閉陰拓跡變土藏山掩陸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十一

磅礪遮護西自五涼東暨漁陽南至陰山北臨大荒  
 聯烽接守乘高倚要塞風揚沙絕漠起鳥悉數於瞬  
 息傳致於晷刻元黃不得雜其象秋毫無以逃其狀  
 矧襲侵與牧馬敢凌遽而南向冰河風壯車甲鱗萃  
 誰何疆理千長百帥秦將隸於降虜漢軍羈於戎騎  
 公乃衡懸華裔勢分眾寡由中制外長御遠駕恢我  
 朝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以上一大段敘忠嗣  
 功甚暢雖用偶儷又雜以用韻而情節具見葛督祿  
 舊新作葛邏祿對音無定字汨昆水新但作昆水似  
 脫字舊不如新之詳者新采碑故也而舊於此節下

又略作貶詞云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諸邊事  
 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  
 自處望減於往日矣按其上下文力表其戰功謀略  
 此段自相矛盾新刪去是碑於此下云當秉鈞之顛  
 國也巧文傷詆網密事藜借公為資動搖國本諷操  
 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驚獄吏而貫高長者  
 竟出吾王成公謫居人無不恨當逆胡之兆亂也意  
 并河東偽築雄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吭  
 撫峭函之背徵鄰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  
 得兵留鎮廢公克期應詔未覲而退奏論本末之難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十二

指切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摘剝排折俾公  
 終敗以上劈分兩段前段秉鈞謂李林甫國本謂肅  
 宗貫高謂哥舒翰事詳舊新書後段逆胡謂祿山為  
 祿山所陷事舊書竟不載而新有之新亦采碑也碑  
 首先有冒頭一大段既約舉一生功烈即接以安祿  
 山保奸伺變忌公宿名其下文漫不成句有甫字蓋  
 林甫也其下云嫌公不附寢營平之秦沮樂毅之謀  
 內隲外讒陰中交訐卒從吏議竟羅大獄雖劍温肆  
 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黜守沔上沒於漢東  
 年四十五林甫為內隲祿山為外讒劍當是楊劍即

國忠温當是吉温舊國忠傳云本名釗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倚撫陰事以傾之侍御史楊慎矜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為黨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温舞文巧詆為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堅獄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為邪得以肆意此事中當有忠嗣彼時國忠尙未與林甫祿山構隙温則正係林甫祿山之黨羣奸方合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主

傾搖國本以忠嗣少與肅宗同臥起因以陷之舊新國忠及各傳皆不及忠嗣被陷者史有所漏賴碑得見也碑將此段置在前已將羣奸譖誣哥舒翰救之及貶死事揭明故入正敘完後但將此事重提一遍用偶儷語不必出姓名其下乃反覆唱嘆以致惋恨云公自家移孝口童被識策慮奮發盡瘁事國信廉仁勇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撓臨大節不可以危亾動道將世逆器與時屯折衝厭難之臣旋踵禍及其身不淄不磷之堅挫於刀筆之前此慷慨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連此下但點明已為忠嗣婿

製文勒石而肅宗追加褒贈不及者亦以碑首冒頭提敘在前於年四十五下云悲夫忠邪易地謫放墮落人之云亾邦國殄瘁狩皇輿於巴蜀委宮廟於虺虺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殘憤將有餘雄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土正位北宸傷聞鼓鞞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尙書太子太師遼吏增氣三軍激節益念功悼枉國之經也云云皆與史合贈太子太師則史略去舊校即李光弼等忠嗣在唐名將中當居第一等其老謀成筭體國惠民尤不易得橫遭冤誣身頽業喪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邊無擾亦無祿山之難矣唐人自壞長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碑文四千餘字古今談金石文字者惟趙明誠趙嘏顧絳三家有此碑明誠絳無跋嘏跋空語無考證文苑英華既不收而石本流傳又少予故詳論之以為後人考史之助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主

高仙芝傳非體

舊高仙芝傳敘至仙芝與封常清至潼關修守具賊至不能攻仙芝之力也此處便住不及後事但仙芝之死雖見常清傳中然敘事參變史記體也漢書則已慎嚴整齊其文凡傳俱各自了截無此不了而以

彼見之者舊唐書本用漢書體何忽自亂其例宜於力也之下綴三四句云語在常清傳方為得體又仙芝常清二傳脫誤尤多皆當從原本添改

楊正道年九十餘致仕

舊楊慎矜傳父崇禮開元初為太府少卿擢太府卿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尚書致仕案年九十餘之上原本空三字影宋抄本則有二十一三字新書直作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云云愚謂當從宋本作二十一年而重一年字為得觀下文慎矜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則崇禮卒於開元二十四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五

年蓋致仕後又三四年而卒則其致仕必在開元二十一年其拜太府卿大約在二年故云在職二十年

監節度兼節度

李林甫為宰相專權監隴右河西節度使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此二處舊書皆作兼領不云監似當從舊唐時節度或以親王宰相兼領皆居中遙領不之任其蒞事者副大使也而其後強藩又無不兼宰相銜官制亂甚

紅巾

李林甫病帝登降聖閣舉紅巾招之新書改為絳巾

可笑

崔渙傳語多不可解

舊崔渙傳乾元中遷御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渙為屬吏希中以下估為使料上估為百官料其時為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坐貶云云原本於充給京百官料下作上估為百司料渙為屬吏希中以上估為使料下估為皇城副留守云云脫誤殊甚近本所改不知何據而尚不可解新書云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為使料上直為百司料元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撻其非云云亦未詳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六

料者俸料也就兩文參之新書為勝

契苾明官宜從舊

舊契苾何力子明但云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如是而已新書添百數十字予得明墓碑拓本婁師德撰殷元祚書新書所添皆取之碑也但既欲事增於前而云明終於鷹揚衛大將軍反省却兼賀蘭都督則非碑首標題其結銜却正與舊書合宜從之

李光弼掘塚作塹

舊李光弼傳賊史思明等攻太原光弼躬率士卒百

姓於城外作掘塚以自固作塹數十萬原本與近本同校本改爲於百姓之下云外城掘塚以自固脫塹數十萬亦未明妥愚謂當云於城外掘塚以自固作塹數十萬塹字在說文卷十三下土部甓適也一曰未燒也

### 李嵩

晉書列傳第五十七卷有涼武昭王李元盛傳云王諱嵩字元盛此唐之祖也而舊書第一百十二卷又有李嵩傳云是淮安王神通元孫則亦宗室矣殊不可解俟考

### 十七史商榷

#### 卷八十八

七

### 裴冕傳脫文

舊裴冕傳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等勸進曰主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少失况賢智乎原本與近本同校本添改云天意人事不可固違若遠巡固辭失億兆之心則大事去矣臣等猶知不可况賢智乎校本據宋刻

### 郭子儀討周智光

新叛臣周智光傳大歷二年詔郭子儀密圖之子儀得詔未行帳下斬其首來獻舊智光傳略同而本紀云二年正月丁巳密詔子儀討智光甲子智光帳下

將斬智光首以獻此爲得實獨孤及毗陵集第四卷賀擒周智光表云朝命將帥夕殲渠魁此夸言之其實相距八日新本紀云丁巳郭子儀討周智光甲子周智光伏誅此不當言伏誅亦不如舊紀

### 臧玠殺崔瓘

新代宗紀大歷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瓘崔瓘傳累官澧州刺史詔特進五階大歷中遷湖南觀察使別將臧玠殺判官達奚覲瓘惶懼走遇害吳縝糾云紀書團練使崔瓘傳乃觀察使崔瓘不同如此愚考舊書紀傳皆作瓘新乃互異

### 十七史商榷

#### 卷八十八

八

傳寫之訛也通鑑二百二十四卷作瓘非是至舊紀書湖南都團練使崔瓘新紀去都字此字恐不可去舊地理志云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湖南觀察使治潭州管潭衡柳連道永邵等州湖南不置節度但置觀察觀察即節度也而治所在潭州則潭州刺史即觀察統攝不別置至其所屬各州逐州有刺史當無不兼防禦團練制置等名故瓘先所屬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楊濟出軍討玠其兼團練明矣然雖兼團練不可云都惟觀察稱

之故知都字不可去也舊於瓊傳則云由澧州刺史  
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遷潭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兵馬使臧玠殺判官  
達奚覲玠遇害所書甚詳明紀與傳一一相應蓋紀  
書都團練則其以刺史充觀察可知新紀既刪都字  
又於傳盡削他銜單書觀察致動吳縝之疑固屬非  
是但縝著書當未哲宗時去唐肅代甚近竟不知唐  
制反不如我輩追考於千年以下者亦太粗疏  
澧州係江南西道荆南節度使所管之下州下州刺  
史係正四品下階而銀青光祿大夫則係從三品之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九  
文散官所差不過兩階乃云加五階蓋官與階不必  
相當官大階小瓊雖為下州刺史所得階僅止正五  
品上階故加五階始至銀青光祿大夫新傳但渾言  
特進五階不言所進何階省文可也至於紀削去都  
字但言團練傳削去都團練但言觀察則謬矣然猶  
曰善讀書者自能微會其似異實同之故猶差可其  
兼御史中丞一句因唐外官無不兼京銜者御史中  
丞亦正五品上階瓊雖加至從三品階所帶京銜止  
此帶職與階尤可不必相當耳新既一意刪削即并  
此句去之亦或尚可若乃遷潭州刺史一句則因潭

州即湖南觀察治欲用瓊為觀察故即令其以刺潭  
充瓊外別無刺史也此一句則斷不可省乃一併去  
之識暗心粗膽大手滑宋人通病  
舊傳兵馬使臧玠新必改為別將亦非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八

子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一

李懷光為部將所殺

舊李懷光傳懷光叛朔方部將牛名俊斬其首以降  
新書本傳同而於韓游瓌傳乃云懷光見勢單感乃  
縊死一書中自岐其說陸宣公集制誥第三卷誅李  
懷光後原有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敘此事云渠  
魁授首餘眾革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則知非擒獲  
伏誅亦非臨陣斬之但為部將所殺與自縊有別其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一

楊子院

新書班宏傳貞元初宰相竇參為度支使宏以尚書  
副之楊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徐粲主之以  
賄聞參議所以代之宏不可二人不相合參知帝薄  
己乃讓使知張洵與宏交惡薦洵為戶部侍郎鹽鐵  
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

道盟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愚按唐時天下財賦轉

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見新書食貨志第四十一雖有此分然此

等使名實無定員其爵秩職掌隨時變易有以宰相

兼領者有以節度觀察等使兼領者楊國忠為相領

四十餘使新舊唐皆不詳載其職洪邁考得中有度

支見容齋續筆第十一至轉運雖有特遣使者而中葉後節度

觀察之兼之者尤多如浙西觀察使李錡領江淮鹽

鐵轉運使是也見新書食貨志第四十三轉運在外亦遥隸度支

故楊子院為轉運委藏則主之者似宜轉運擇置而

度支使及副使乃從中制之及班宏為正使而關內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二

諸道轉運復隸之則可見矣楊子院在廣陵舊書溫  
庭筠傳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乞索於楊子  
院是也轉運委藏他無所見而於楊子特設之且宰  
相與尚書爭欲以私人主其事而往來遊客如庭筠  
者從而乞索之可見鹽利聚於揚州委積富厚甲於  
他道矣蓋自漢初吳王濞盜鑄錢煮海為鹽見漢書其  
時茲地已為利藪故鮑照蕪城賦云準貨鹽田鎗利  
銅山唐昭宗謂揚州富庶甲天下稱揚一益二見通鑑  
則知唐時此地景象

陽劉



新藩鎮淄青李正己之孫師道傳敘師道叛諸鎮奉詔討之之事有云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拒當作距愚案陽劉當在黃河之南岍宏正自魏博向南行來至此濟河將取鄆也鄆今東平州亦作楊劉新五代史唐莊宗紀天祐十四年冬梁謝彥章軍於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於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通鑑第二百七十卷後梁均王紀中云貞明三年十二月戊辰晉王旼于朝城大寒王視冰已堅引步騎度此乃濕川為河所行梁甲士三千戍楊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三

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四年正月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胡三省注云晉拔楊劉屬鄆州界之西則濮州界此西字上當脫東字其下又云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晉兵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乘之梁兵大敗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通鑑

所敘與新五代史是一事但晉拔楊劉城必據有之斷無退至河北岸之事既據有河南之城而梁人亦結寨於此晉人利速戰梁人惡其屢來挑戰故決河水隔之蓋小支流決之使大則可隔晉軍然則晉王泛舟測水涉水以攻水落及膝皆指謝彥章所決非真黃河若真黃河則是時晉兵已據河南河水豈能陷隔乎新五代史敘事不誤但其文太簡觀薛居正舊五代史第二十八卷莊宗紀敘此甚詳且云謝彥章率眾迫楊劉築壘自固又決河水瀾漫數里以限帝軍則了然矣通鑑不敘彥章決水隔晉軍大非朝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四

城今屬山東曹州府彼時河奪漯出朝城東情形與今迥別梁晉夾河之戰總在楊劉德勝蓋欲自東而西以逼汴梁

蕭復父諱更官名

新蕭瑀附復傳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攷復父名衡非行也此云父諱乃諱嫌名耳以人臣家諱嫌名至為改官名無理甚矣賈會傳父言忠會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諱不拜新五代史推傳劉昫傳唐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蓋唐人風氣相沿如此

南衙北司

夫子以北辰比人君記曰南面而聽天下然則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若宦官居宮掖稱北司而以羣臣爲南衙則惟唐之中葉有之諸葛亮云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宮中君所在也府中臣所在也猶元首之於股肱而宦豎挾君以制羣臣天下有不亂者乎新唐李揆傳京師多盜至驂衛殺人尸溝中吏虜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五

忽有非常何以制之揆此論切中情事蓋羽林即唐之北軍金吾即唐之南軍當李輔國時宦官尙未專兵柄而北已見故揆切言之漢呂后崩呂氏欲爲亂呂產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者以兵柄在祿也紀通尙符璽旣持節矯內勃北軍而酈寄復說祿使歸將軍印以兵授勃則諸呂如孤豚矣李揆所謂勃因南軍入北軍也李輔國則欲以北軍兼奪南軍權者也唐中葉後宦官皆呂祿矣而祿肯去兵唐宦官不肯無陳平周勃其奈之何哉

新袁恕已傳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五王此時南北兵柄在手後乃失之耳又新高宗女太平公主傳主有逆謀先天二年與尙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鴻臚卿唐叡及元楷慈慧範等謀廢天子使元楷慈舉羽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懷貞義至忠舉兵南衙爲應羽林與南衙相應則兵柄盡歸之元宗之得以平此難亦危矣自開元以前史文稱南北非一但中人未典禁軍亂猶易弭代德兩朝兵權盡入宦官故新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六

王叔文傳叔文謀取神策兵宦人始悟奪其權王侄傳任請中人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軍不許藉令叔文與任計得行唐且大治自憲穆以下愈不可問新劉蕡傳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文宗思洗宿恥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對策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彘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

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贊對策語此段最為扼要而新李訓等傳贊又云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此贊意尤精贊對策時宦官握兵之勢已牢固然使訓善謀出以持重如此贊中云云事尙可成且鄭注謀以羣闕送守澄莽誅之此計亦佳訓反忌注功成急欲先發所謂以臺府抱關抗精兵宜其死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七

李泌傳據其家傳

舊李泌傳深貶泌之挾左道絕無美詞而新傳大有褒許與舊絕異觀其論贊則知新所據者其子繇所作家傳也宋史第二百三卷藝文志李繇家傳十卷新於繇傳中既斥其無行傾險淫亂且謂繇之言多浮侈不可信而又言撥其近實者著於傳豈其每事必欲求異於舊不顧虛實邪錢希言南部新書卷一云李泌好言神仙鬼道云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遊處坐此爲人所譏今有鄴侯外傳一卷陸楫刻入說海者一派詭怪之

談因泌本好左道故小說從而附會通鑑自二百零八卷以下於肅宗時書泌輔導事頗詳以後歷代德兩朝則略去泌事司馬君實誠篤之人殆亦不甚取泌

李抱真傳異同

李抱真傳新舊書稍不同如敘田悅朱滔王武俊反德宗出山奉天之下舊先言李懷光奔命馬燧李芾歸鎮然後朱泚汙宮闕李希烈李納皆反此下方言帝幸梁州懷光亦叛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中以山東三州抗羣賊新書因如許節次與抱真無涉於帝狩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八

奉天下卽並書希烈納懷光反文誠省淨却不顯抱真之歷盡羣凶危疑中赤心無貳一段血誠矣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之下新書有由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抱真德政碑董晉撰班宏書今在潞安府城內予有拓本其標題可識者有昭義軍字下空有支度營田兼澤潞字下空有邢字下空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字下空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義陽郡字下空有公字下空有銘字凡五十字軍下當是節度字潞下當是磁字司下當是空字郡下當是王字李字公下



嘗是德政碑字據史及趙明誠金石錄知之而碑文之首卽有唐元臣義陽郡云云其末段總敘有云公歷官十八政再爲侍御中丞尙書常侍三領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封六百戶然則碑與新書合人臣封王者少在抱真誠可無愧舊書漏去非也六百戶新同舊作五百亦非新舊書皆言抱真本姓安武德功臣與貴裔而碑敘其先世云某部尙書懷恪之孫太子太保齊管之子皆新舊書所無初入朝因策僕固懷恩敗授殿中少監新舊書同而碑則云拜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新舊書略去兼官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九

勇略功名政績碑詞良非過譽文苑英華旣不載在本又漫漶可讀者止於此惜哉碑立於貞元九年而舊書言抱真卽以貞元十年卒新書略去卒年亦謬

李晟大功舊傳爲詳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十

趙嶠所見石已泐今本乃後人重刻者其文簡略之至晟純忠大功多所遺落如破朱泚收京城功之尤大者亦甚略殊不可解舊新傳皆言德宗自製紀功碑以賜立石東渭橋而神道碑云嗣子聽以太和元年七月上疏言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于渭川矣惟正隴無碑將刊石式表乃命臣度云云則知度之所以不詳者避重出也所載歷官碑與史不同者凡七條見金甌琳瑯諸子之名多少詳略不同者見金石錄石墨鐫華

李愬平蔡功居其半



舊李晟傳史臣論曰西平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  
平賊之功聽愬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終道  
家所忌李氏以善勝矣又贊云愬事章武誅蔡平齊  
交煙畫圖父子為宜平齊謂愬于擒吳元濟平淮蔡  
之後又平淄青李師道也舊書此論甚允愬既大功  
臣之子入蔡功又甚偉自請棄鞬見裴度使蔡人知  
上下分事見舊本傳亦載錢其公忠不伐如此韓昌  
黎平淮西碑敘愬之功實為太略羅隱譏書第五卷  
說石烈士篇言魏人石孝忠事愬為前驅蔡平詔刑  
部韓侍郎撰碑孝忠熟視其文大恚作力推其碑傾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十一

侈上召見頓首曰吳季琳蔡奸賊也愬降之李祐蔡  
驍將也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丞  
相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紀功盡歸丞相愬名反與  
光顏重允齒愬固無言不幸復有一淮西將略如愬  
者復肯為陛下用乎憲宗復詔翰林段學士撰淮西  
碑一如孝忠語唐文粹第五十九卷錄段文昌作不  
及韓作文苑英華第八百七十二卷雖采韓作而仍  
並列段作其有見於此與

渾瑊傳宜從新改

舊渾瑊傳敘德宗至奉天為朱泚所圍杜希全戴休

顏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議其所向盧杞以漢  
谷路為便瑊曰漢谷險隘必為賊所邀不若取乾陵  
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營與城中  
犄角相應原本於取乾陵北過之下作附使城守固  
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犄角云云語多  
艱晦不如近本之確自一百二十卷起至一百四十  
五卷共二十六卷宋刻本及影宋抄本並以此故校本  
皆闕新改者雖不知其何據然近理者當從之奉天  
縣名睿宗置今為陝西乾州乾陵高宗武后合葬陵  
名在今州城西北五里見陝西通志七十一卷陵墓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十一

門諸節度赴難奉天取乾陵路事散見休顏及韓遊  
瓌等傳中觀下文杞與城辨論杞慮驚陵寢而城云  
松栢瓌列如城者故欲令附之而行下亦別有  
鷄子堆下營語則營字不可少知新改皆近理

戰多

渾瑊父釋之積戰功遷開府儀同三司新改為積戰  
多新於契苾明傳張守珪之子獻誠傳叛臣李懷光  
傳皆用此語又如王忠嗣傳敘其拔吐蕃新羅城則  
云忠嗣錄多若段志元傳則并省文直云多矣此直  
文理不通耳假令觀者偶不記周禮有戰功日多之  
文則安知所謂多者為何等語乎又如舊酷吏吉溫

傳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為盛王妃新則用左傳  
改為納其出武敬一女云云宋人說經於三代古言  
不通便以漢注為誤奮筆改之若宋祁之修史喜掉  
書袋動輒改抹舊唐書而用三代語以敘唐事亦覺  
可厭

陸贄論裴延齡

裴延齡聚斂之臣諛諂面諛之人也陸贄論延齡姦  
蠹書載文集奏議第七卷長至五千九百餘字舊書  
延齡傳雖刪節所存猶不下二千三百字此不獨關  
唐代興衰實可備千秋鑑戒載之豈嫌太繁乎新書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圭  
乃盡削去僅存數語非是舊於延齡死後書贈太子  
少保新作太子太傅恐當從新新并及永貞初度支  
言延齡列別庫分藏正物無益而有吏文之煩改歸  
左藏又元和中有所追諡曰繆此能補舊書之缺亦  
佳

王叔文謀奪內官兵柄

舊王叔文傳叔文謀奪內官兵柄乃以故將范希朝  
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尙未  
悟會遣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  
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

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此事又見宦官  
竇文場霍仙鳴俱文珍等傳新叔文傳云叔文謀取  
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云云又云宦人悟奪其權大怒  
曰吾屬必死其手云云語雖小異意則同作史者既  
知此則叔文之忠於謀國顯然矣乃論贊又云叔文  
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  
異何宋祁之但以成敗論人乎叔文所引用者皆賢  
無論劉禹錫柳宗元才絕等倫即韓華亦有俊才陳  
諫警敏一閱簿籍終身不忘凌準有史學韓泰有籌  
畫能決大事程昇居鄉稱孝精吏治厲已竭節矯革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圭

積弊沒無留貲歷歷見新傳豈小人乎何又斥其傳  
匪人規權遂私乎至於用范希朝則新書於兵志已  
表其欲奪宦者權而不克於希朝本傳更盛稱其治  
軍整毅當世比之趙充國且歷敘其安民禦虜保塞  
之功與舊韓遊瓊傳所云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  
軍中者正合然則叔文之用希朝舉賢為國可謂忠  
矣斥為小人直是自相矛盾何以服叔文於地下常  
陳司業祖范文集第一卷目  
黎集賦一篇正與子意合  
新宦者傳肅代庸弱倚中人為扞衛故輔國以尙父  
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

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  
王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  
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  
為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  
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  
昵英主禍生所忽元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  
憤至昭而天下亾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  
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盡木焚  
詎不哀哉此一段極論宦官典兵之害其言絕深痛  
乃反以謀奪宦官兵柄者為沾沾小人與竊盜無異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五

其亦不思而已矣

宦官程元振傳詳載柳仇謙德宗疏亦極言任宦豎之害請斬元振

首持神策兵付大臣

舊唐書亦徇眾論以叔文與諸姦同卷而就中於白  
志貞及叔文數人獨于其傳首稱為某人者添一者  
字賤而忽之之詞志貞以其出身之微叔文以其進  
用之驟而資望之淺也但論中極論姦邪誤國而於  
叔文獨云乘時多僻欲幹運六合云云足見叔文迹  
雖狂妄心實公忠就舊書紬繹之尚可平反此獄若  
新書於本紀盡刪叔文所行善政并斥其名不見而  
於其本傳亦因芟削改竄使後人無可據以理叔文

之寃矣舊書之不亾唐人之幸也

容齋續筆第四卷謂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  
廢黜劉頗節非解謗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與  
負罪者親善奇其能謂可共立仁義神教化暴起領  
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  
怨譴詆訶萬狀盡為敵讎見柳先生集三十卷及為叔文母劉  
夫人墓銘極其稱頌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  
待詔禁中遇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訂  
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  
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六

終於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

見柳先生集十三卷容齋意固

不以叔文為善而所舉子厚自敘之詞特為具眼子  
厚非怙過也道其實耳若禹錫子劉子自傳則其於  
叔文竟黜其邪佞并若自悔其依附之謬矣見中山外集第

卷九

竇參傳當從新改

舊竇參傳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凶暴  
因醉毆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  
當死眾官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  
殺父不坐也正其罪杖殺之其父原本作族人按其

文義自當作其父近本改是

盧邁賈耽皆陸贄所薦

舊盧邁傳云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者貞元九年也而其上文不言貞元此駁文又賈耽傳亦書貞元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新書宰相年表二人同時入相舊兩傳皆與年表合李觀元賓文集第四卷有上陸相公書陸贄也中有云相國立身已來不二十年興乎諸生踐乎三公昨者盧賈二公同升台鼎天下謂賢相公薦賢莫不欣欣云云據此則盧賈皆贄所薦而舊傳皆不言新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七

李賀不就進士試爲協律郎

舊李賀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新書同案康駢劇談錄賀與元稹有隙後當要路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舉王定保撫言亦云賀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進士乃科中一目州縣鄉貢但可謂之應進士舉不可謂之就進士試賀因人言雖應舉仍不赴

禮部故云不就試史文非有誤也故明有科無目必待及第方成進士其餘但呼舉人與唐宋異矣又云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考職官志太常之屬有奉禮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李商隱作賀小傳云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賀集有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詩賀未及第大約不過以恩澤得官豈能遽正八品上階當作奉禮爲是新書亦作協律誤與舊同改爲卒年二十七則是也

賈耽地理學

舊賈耽傳敘其地理之學凡一千三百餘字備載其各種著述大略及進書表二篇大約係全文耽書已亾而讀此可見梗概殊爲可喜新傳於此事刪削只存二百餘字誠簡淨然無以摭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矣陸宣公集第八卷賈耽東都留守制有云賈耽豁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卽一命官制詞亦必及之可知耽地學爲當時所重而鄭餘慶所撰耽神道碑述之亦詳約不下三百字見文苑英華第八百八十七卷

姜公輔策朱泚反

姜公輔宰相也而舊書本傳云不知何許人新書傳



則云愛州日南人自當有據但世系表於天水姜氏敘述頗詳九真姜氏但云本出天水而已槩不能言其宗派所自公輔之上但有祖父劬但有一弟其下子姓無一人則以生於天末終歸茫昧也朱滔以涇原兵亂長安德宗出奔時朱泚在京公輔請取以從或殺之無為羣凶所得不從及出帝欲幸鳳翔公輔勸幸奉天從之帝至奉天人言泚反盧杞尚以百口保不反二書於公輔傳所載略同而蘇鶚杜陽雜編上卷商濬碑海刻本記此事其地參錯齟齬皆當以正史為據雜編不可信也公輔之策泚反與張九齡識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九

九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二

韋皋紀功碑

新韋皋傳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歷敘皋戰功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又檢校太尉舊書不載賜碑事歐陽氏集古錄予未見全日但有跋尾不載此碑趙氏金石錄有之云德宗換皇太子誦正書立于貞元二十年十二月而王象之作輿地碑目於成都府列唐韋南康碑二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一

注云並在大慈寺殿中今紀功碑尚存成都家觀察鳳儀揚以寄予剝落殊甚殆不可讀首行標題可辨者有川節度大使檢校中書令上柱國南康郡王韋皋紀碑銘二十二字末行可辨者有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勒九字則立碑之年月也據史碑文乃德宗御製紀功以褒賜之若然則川上闕者劍南西三字紀下闕者功字而檢校下闕者當為司徒兼三字然則立碑當在貞元時今和字極明其上一字雖漫漶却的係元字乃其前檢校下一字雖亦漫漶而的係司字非太字與於永貞元年則位終檢校司徒未嘗

加太尉史言順宗進太尉為非抑德宗製文以賜者  
決無不即勒石直遲至元和三年之理今趙錄固明  
言貞元二十年十二月立矣王象之既言章有兩碑  
則予所得乃後碑而趙所錄乃前碑恐已亾矣前碑  
當貞元後碑則當元和而亦出憲宗御製故標題直  
書名不稱章公其題首當更有御製二字

舉遣劉闢謁王叔文

史言王叔文干政舉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  
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  
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舉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二

與國大議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賤太子暴叔  
文任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  
姦黨叔文欲斬闢亦見南  
部新書卷丙愚謂舉雖有功位已極矣地  
已廣矣又欲盡領劍南何其貪也始知叔文專權則  
私請之鄙甚後知其孤立為中人所惡則乘間傾之  
險甚表請監國豈為國乎憾其不許闢請耳舉以闢  
為腹心闢之亂舉實啟之惜叔文之先見而其計不  
行也憲宗警視其父所任用之人而隱德舉之首請  
太子監國且上箋勸進故於其死後追思不已曲加  
褒美碑中宣翼贊之力著恢復之勲禦大災清大難

等語此謂舉不受朱泚偽命歸附德宗於奉天猶可  
至謀猷杖忠義之臣得鎮撫之宜及輸賧委贊等語  
此謂舉通雲南破吐蕃亦猶可乃又屢稱為純臣為  
忠良則非新舊書言劉闢屬階實舉所為在蜀侈橫  
斂財以事月進幕僚皆奏署屬郡刺史又務私其民  
以市恩其於叔文干請擠陷反覆傾危真小人之尤  
豈純臣耶新書一百八十卷李德裕傳言舉在蜀啟  
戎資盜養成癰疽則功固未足以償其罪也

章聿避父嫌名

新章舉傳末附舉兄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三

司議郎舊書無此言新書所添也但舊書不言舉與  
聿之父何名新書既欲載此事而其前亦並無  
令人不曉其何謂據德與南康郡王家廟碑舉父名  
貴與秘同音見唐文粹第六十卷

唐以河北為山東

新藩鎮魏博傳首論肅代以下瓜分河北地以付叛  
將杜牧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  
天下不安愚謂唐以河北魏博鎮冀諸鎮為山東前  
於後漢鄧禹傳論山東山西與此亦略同至今之山  
東則大不同潛正割記第三冊言今山東本宋之京  
東東路京東西路金以都不在汴改京為山而山字

無著矣愚謂今之山東若指為陝山以東亦可未必  
遂無著如史記云山東豪傑並起秦是嬰與河北  
之山東大異通鑑第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紀下  
龍德二年晉王李存勗率兵至新城南侯騎白契丹  
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諸將勸擊之晉王亦自負  
云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如我何吾以數萬之眾  
平定山東云云胡三省注云河北之北在太行常山  
之東此下北字誤當作地觀此則河北之為山東自  
明

王莽河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四

舊書一百四十一卷田承嗣之姪悅傳悅叛馬燧討  
之李懷光率禁軍助討王武俊救悅懷光軍敗武俊  
決河水入王莽故河以隔官軍水深三尺糧餉路絕  
云云新書二百十卷田承嗣之子緒傳緒殺悅自為  
留後朱滔令將馬寔率兵討之進攻魏州寔瀕王莽  
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云云又二百十一卷王武俊  
傳敘武俊救田悅決河斷王師餉路與舊書悅傳所  
敘是一事而稱為王莽渠攷悅緒據魏博而唐魏州  
即今直隸大名府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伾以  
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行平地乃斷二渠以引

其河二渠之解有二孟康曰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  
其一漯川南折二字有誤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漯川  
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為王  
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  
縣滑縣之間河渠書又云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  
通淮泗天子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據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為復禹迹則其意以西漢  
見行之河即禹河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其  
實此乃周定王五年河所徙非禹河至漢志魏郡鄴  
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  
尤非禹河據鄭康成注禹貢以屯氏河為禹河也自  
王莽時北瀆又空河奪漯以行自朝城東出矣悅緒  
傳云云猶是後漢所行酈道元所見之道彼時在代  
德間王莽河已涸不待言故決水入之而僅得三尺  
抑雖涸而河形猶在故瀆河置壁也唐史少及河事  
聊一考之

歸卒於魏州

舊田宏正傳宏正由魏博節度使移鎮冀以與鎮冀  
有怨以魏兵二千為衛從朝廷不許明年七月歸卒  
於魏州文義滯拙忽稱兵忽稱卒殊不分明當云明

年七月宏正不得已乃歸其兵於魏州

### 朱滔王武俊將救田悅

舊張孝忠傳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原本作詔田悅救於魏州案田悅乃承嗣姪世濟其惡與朱滔王武俊同逆時馬燧等率王師討悅故滔武俊欲救之聞人詮原本大謬近本改是

### 李寶臣傳異同

李寶臣本安史逆黨其後來降新舊二傳頗多異今有寶臣紀功載政頌碑尙在真定府察院故址予得其拓本殘缺甚就可辨者與二書亦有異始名張忠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六

志降後賜姓名二書同今碑第一段有云我亞相張公忠志又云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此卽敘其從祿山事與史合其拒安慶緒而降舊但言爲恒州刺史而新則添封密雲郡公今碑第二段有授恒州刺史封密雲郡云云正與新合史思明反寶臣又叛從之思明敗不受朝義命而降舊所敘只如此新則添敘寶臣爲賊固守與賊黨辛萬寶相犄角思明歿殺萬寶今碑第三段先云歸於朝朝廷嘉茂功錫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賜姓李率靈全趙開復東土是用苴白茅昭崇武功史不言御

史大夫省文史言封隴西郡王在大歷末碑說拒史

朝義初來降事故封清河此碑立於永泰二年隴西乃後來改封也碑於此段下追敘其功有云慶緒奔鄴修好於公又云思明外公以其黨辛萬寶又云夏四月戮萬寶又云朝義播凶係命於公自公歸朝是翦厥翼翌日公會王師於趙郊恭行天用勦焉亦與史合但碑多飾詞耳史言寶臣拒朝義降卽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而碑敘此事則云克詣五州允奉如一虜不我制公用哆然又云戎性吝貪南自相魏邢貝東至滄德瀛鄭疋夫疋婦蕩在苴莽越踐公境宜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七

服公威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五州之人無荒寧風行於冀冀人熙熙此止言五州與史不同未詳碑又云惟九年冬帝命宗臣特拜右僕射其碑首標題亦有右僕射字而史作左僕射疑亦後來所轉但碑立於永泰此必非大歷之九年而天寶末至永泰紀年無九年此亦未詳碑又稱公德載於人人以蕃殖翼贊三主鋪敦四凶聖咨乃賢神被乃祿惟公牧恒爾有君臣公正爾有父子公保爾有灾厲公奠爾有稼穡公成微公疇依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庶永於世克建樂石勗揚頌聲頌曰惟君配天惟臣

配君螭螭我公為君武臣翼贊皇家奄有世勳其誇美如此三主元肅代也四凶祿山慶緒思明朝義也寶臣元宗時為射生子弟叛從祿山降而復叛叛而再降凶狡悖逆罪不勝誅何翼贊之有陸贄論關中事宜狀曰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碑支度判官王佑文推勾官王士則書皆其幕僚大書深刻欲欺天下後世然是非千載炳然小人姦言則何益矣

王武俊傳脫誤

舊王武俊傳趙州刺史康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八

辱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眾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為援前歲悅之丁勇甲卒塗地于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復給偽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齊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為趙州所問軍士自束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授定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案勇原本作男是招武俊之下宜重武俊二字原本近本皆脫今以意添魏齊原本作魏帥魏帥即田承嗣也但上文並稱承嗣與李正己

下文亦並舉田尚書李尚書此處不應專言魏帥齊即正己也當從近本所改朱僕射滔也張尚書孝忠也授原本作援是

王鎔傳未了

新藩鎮鎮冀王鎔傳未敘鎔事未了闕然便止古來紀述家無此體裁當贅一句云後事入梁在五代史

李元諒傳互異

舊李元諒傳與新傳詳略互異元諒由潼關節度移鎮隴右貞元五年十月華州吏民為立楹功昭德碑張濛撰韓秀弼八分書顧寧人云今在州治大門內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九

予得搨本尚可讀舊書元諒始為鎮國軍副使領州事在潼關領軍新但言鎮國副使皆省去以守華州拒朱泚功加御史中丞又省去似尚可及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新書乃但書其為鎮國節度其餘盡削去則非也觀碑首標題因元諒已遷隴右而碑立於華故連累書之曰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其御史大夫華州刺史亦具書之可見新書刪削之非其後又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實封七百戶新改為左僕射五百戶而碑正作右僕射碑敘戰功皆與舊合其同李晟

收京後出屯章敬佛寺正與碑合而新改爲出屯近郊恐皆以舊爲正至於未收京之先新添出李希烈師出關朱泚使劉忠孝召還元諒斬之所召兵不得入一節斬徐庭光馬燧怒將殺元諒新添出韓游瓌救解一節與渾瑊禦吐蕃新添出涇原節度李觀與元諒相表裏一節皆碑所無其前兩節新書或別有據至李觀與元諒相爲表裏舊書已詳觀傳故於元諒傳不復出新書乃取舊觀傳中語入之元諒傳而於觀傳又不便竟削去乃但云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不得志者何語也明是有意改移竄易閱者之耳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十

目宋祁用心如此予所不解傳曰仍舊貫何必改作此之謂矣餘見石墨鐫華

吳少誠應誅而反賞陳仙奇應有傳而無傳

李希烈功少於李懷光而罪則什倍於懷光親將陳仙奇殺之其功甚偉朝廷卽授仙奇淮西節度此舉甚當乃仙奇無端俄爲吳少誠所殺少誠本希烈黨爲希烈報讐是卽逆人也應加誅討乃亦以授仙奇者授之可乎彼時兵連禍結苟且圖寧之顧其後陸宣公集第三卷有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又有重原宥淮西將士詔云希烈亂常

阻兵竊號惟茲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勳詢於衆情就拜戎帥旋乖卹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猶賴將校士旅秉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撓以茲節效良有可嘉所宜慰安俾洽寬澤應將士吏人承前所有諸過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咸與惟新殺希烈仙奇一人之力而曰一軍仙奇有功無罪而曰乖卹下少誠擅殺朝廷命帥而曰有可嘉皆遷就曲詞以宣公之明達忠誠豈不知之姑息出於不得已也然特赦之耳集中無授少誠節度制詞此則宣公所不肯草新書希烈傳附希烈彊取寶良女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十

女與仙奇謀殺希烈一家奇女子可人傳末於仙奇被殺下云寶亦死蓋亦爲少誠所殺尤爲恨事此種大約采之小說要非妄造舊書無之此新勝舊仙奇當有專傳且與盡忠死王事者同卷方是舊僅於希烈傳後提一筆云陳仙奇者云云凡兩三行已恨輕率新并無特提之筆更覺闕然想仙奇鄉貫履歷及入官本末史家已佚去故以聊爾附見了之愚見以爲起首可云陳仙奇不知何許人爲李希烈親將以下只須取希烈叛逆仙奇殺希烈事詳敘入於希烈傳則以二三句了之而云事詳仙奇傳再取宣公詔

詞入之并入寶良女事如此已可得洋洋一大篇

尊韓非宋祁筆

韓子在唐雖名高及唐末已少問津者直至歐陽公方表章推重宋祁手筆與歐公迥不同李蔚傳末論贊痛闢佛教此歐陽公筆也宋有為長吉上人書般若經刻石台州大固山嘉祐院見台州志此等恐非宋筆乃歐所改至作籒鎮吳元濟傳竟全載平淮西碑尊韓如此恐亦歐改要非史體末段以元濟平由裴度語意軒輊抑李愬功以改碑為非說已見前

杜佑作通典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七

左補闕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淮南元戎之佐曰尙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案舊書佑傳佑以蔭入仕補濟南府參軍刻縣丞潤州刺史韋元甫奏為司法參軍元甫為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為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此檢校主客即元甫所奏署者其時尚在元甫幕下故翰稱為淮南元戎之佐舊書於此下乃云入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

等使時方軍興饋運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

為盧杞所惡出為蘇州刺史佑母在蘇州憂闕換饒

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貞元三年

徵為尙書左丞又出為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尙

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

起復累轉刑部尙書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徐州節度

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為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

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及

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

開設營壘云云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七

充太清宮使德宗崩佑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宏文館大學士順宗崩復攝冢宰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元和七年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十一月薨年七十八此下總論佑生平為人因及作通典事則云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并載其進表云自頃續修年踰三紀云云考佑以大歷之始纂斯典大歷元年佑年三十二貞元十七年進書佑年六十七相距恰三十六年故云三紀翰作序之時佑為淮南幕僚及書成上進則自為淮南主帥矣實更三紀而

但云累年而成者其實官使府時但粗就初稿而已  
尙未成也佑入仕雖蚤亦當弱冠歷佐俸兩處方入  
元甫幕佐幕之初大約已近三十時方草初此書在  
幕閱數任方為主客而初稿乃成故云累年而成翰  
天寶中已以進士知名代宗初年爲侍御史見舊書文苑傳  
於佑爲先達佑欲藉皇甫士安重其三都故以初稿  
急求爲序厥後改潤大約屢易稿方定

舊章元甫傳大歷初由浙西觀察入爲尙書右丞會  
淮南節度使缺授揚州長史兼御史淮南節度觀察  
等使在揚州三年大歷六年八月卒於位然則元甫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古

之出鎮淮南以大歷四年而佑之歷主客亦在六年  
以前也入爲工部郎中是佑居京職之始後又出歷  
三官楊炎入相方徵入朝新書宰相表炎相係大歷  
十四年佑時年四十五軍興治饋運係朱滔李希烈  
朱泚等亂約俱在德宗建中三四年間事而盧杞於  
四年貶則佑之出爲刺史在建中四年以前也貞元  
三年又入時佑年五十三其節度淮南大約在貞元  
七八年或十餘年自此以後在淮南甚久合兼濠泗  
觀察共有十餘年進書在此年中直至貞元十九年  
方復入爲宰相自是不復出矣約計佑歷事六朝元肅

代德任宦五十年出入將相屢遇戎寇紛紜爲權臣  
所引而不爲所累爲奸臣所忌而不爲所害以功名  
始終貴極富溢而壽躋大耋未嘗以纖毫挫辱幼則  
生長閭閻之門老則目睹昆弟諸子竝登顯位且著  
述擅名傳至今千餘年部帙如新哀然爲冊府之弁  
冕孫牧又以才稱能世其家學如佑誠可云全福自  
古文人罕見其比

李翰稱通典凡有八門舊傳云開元末劉秩採經史  
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  
曰政典佑得其書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古

元禮樂書號曰通典獻書表曰書凡九門計貳伯卷  
似分門有異或疑翰作序時門類未定後復廣之故  
先後不同者非也觀佑自序以兵刑爲一皆稱爲刑  
與班史同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故翰序言八  
門今其細目兵刑仍分爲二者合之中又自分也一  
食貨二選舉三職官四禮五樂六兵七刑八州郡九  
邊防  
九門中禮居其一然禮共一百卷自四十一卷起至  
一百五卷止旣已歷敘吉嘉賓軍凶五禮矣而於一  
百六卷以下至一百四十卷共三十五卷俱撮取大



唐開元禮之文鈔騰入之仍以吉嘉賓軍凶為次何其繁複乎既以劉秩書為藍本乃自序中隻字不及復襲取官書攘為己有以佑之事力換集非難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則此書之成亦可云易也

獻書表云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為億度佑意以經學但可明道非法制所垂惟典禮為關法制欲撇去經學以伸己之通典且深譏世之說經者多疵病也然此書中偶涉經處每駁去古義別創新說所云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夫

輒肆荒虛誠為億度者佑每自蹈之蓋唐中葉經學已亂故佑多徇俗今不暇毛舉姑就子尚書後案所辨數條如大陸九河流沙昆侖河源嶓冢漢源等考之則可見

憂闕

蘇州憂闕似難分曉故新改云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語似明了考錢希白南部新書辛卷云三銓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皆不受對易於他人然則此乃唐人語不宜改

不譏佑母喪不去官

杜佑妻歿而以妾為正究屬小失佑之大節有虧在母喪不去官耳新舊書皆於此無譏而但疵其寵妾何見之陋

新佑傳與舊異者

新於佑傳中添入父希望事極詳舊無傳末云為人平易遜順人愛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方漢胡廣一句舊無寓貶於褒甚佳然云練達文采不及則不確佑練達何必不如廣而廣亦不作詩文何云文采不及乎其下云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芘馨山股泉舊但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仍其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老

語可也必改之而入以芘字說文卷一下艸部云芘艸也从艸乃聲如乘切無芘字此字實屬杜撰新書好用林芘字如盧簡求傳亦云治園沼林芘置酒自娛是也而忽加人傍則非又考瀛奎律髓載宋子京春宴行樂家園七言律詩首句云園芘初乾小雨泥自注芘人去聲竊謂即以芘代芘亦宜依說文讀平聲乃讀去聲則不知何據子京每好妄作董衝於簡求傳音如乘切於佑傳則云而證切草不翦一若分而為二者如董衝本無知識以盲証盲所謂謬種流傳也股泉字亦瑣巧無理

杜悰常延接寒素

舊杜悰傳悰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原本同桐鄉馮先生浩注李義山詩據說家以駁舊書此條之誤甚精新書則云悰才不周用出入將相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為得其實舊不如新

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圖

舊李吉甫傳吉甫嘗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為國計簿凡十卷皆奏上之今此書鈔本流傳尚多而名為元和郡縣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末

圖志竊以唐與漢不同當稱郡縣不當稱郡國且今書圖已凸獨志尙在不得省志字單稱圖舊傳所載殆其初成書時未定之名也自序即係進書表中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云云此尊號據舊憲宗紀元和三年正月癸未朔所上也又云天寶之季王途蹙艱墜綱解而不紐強侯傲而未肅逮至興運盡為驅除蜀有阻隘之夫吳有憑江之卒莫不手足裂而異處封疆一乎四海蜀謂劉闢吳謂李錡平蜀在元和元年平吳在二年表中但舉此兩事餘平叛皆不及進書時淮蔡未平故也又云臣吉甫當元聖撫運

之初從內廷視艸之列尋備衮職又塵台階云云舊傳憲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二年春擢中書侍郎平章事本紀則在元和二年正月己卯是也又云每自循省赦然收汗久而伏思方得所効以為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莫若版圖地理為切

所以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篇首冠於敘事之前并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案舊傳不言進書何年然先言郡國圖後言國計簿憲宗紀則云元和二年十二月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末

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八年二月辛卯宰相李吉甫進所撰元和郡國圖三十卷又為十道州郡圖五十四卷據此則國計簿在前郡縣圖志在後與進書表合但彼文之上文二年春正月吉甫已入相即十二月之甲寅亦書宰相李吉甫封贊皇公矣不應於進書忽改稱史官此非是又州郡圖當即郡國圖非有二重言之亦非若其卷數或云三十或云五十四皆與進書表不合未詳是年進書明年冬吉甫卒矣亦見舊傳

杜佑通典州郡門序曰云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辯區

城徵囚革知要審察風土纖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如誕而不經偏記雜說何暇徧舉或覽之者不責其略焉自注云謂辛氏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羅含湘中記盛宏之荊州記之類皆述鄉國靈惟人賢物盛參以實證則多紕謬既非通論不暇取之矣古甫進書表亦云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節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流于異端莫切根要至于五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羣生

十七史商榷

卷九

十一

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此二段議論實獲我心二公皆唐中葉良臣學行名位竝高固宜辭尚體要若合符節抑豈獨談地理者當如是凡天下一切學問皆應以根據切實詳簡合宜內關倫紀外繫治亂方足傳後掇拾鬼瑣騰架空虛欲以譁世取名有識者厭薄之

杜李兩家書佳處只在體段規模其學之狃俗則限于時代又開趙朱氣習地理沿革冗亂本易差訛再加以後人好改前人舊說則治絲而夢之矣前論杜

佑之謬而吉甫亦所不免觀子禹貢後案所駁諸條自明

元和志世無刻本傳鈔者缺第十八卷第十一葉以下及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六卷河南府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造成通是懿宗號三年上距吉甫之卒已四十九年則此書後人附益者多別見予所著蛾術編說錄門

自唐以前除偏方紀載外其通天下地理書如京相璠土地名闕駟十三州志魏王泰括地志之類皆無存者有之自元和志為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

十七史商榷

卷九

十一

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祝穆方輿勝覽元無名氏混一方輿勝覽皆可參取要不及元和志

李藩王鏐二傳自相違

新百六十九李藩傳云河東節度使王鏐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鏐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此事舊一百四十八藩傳亦有然考新一百七十王鏐傳則知兼宰相之事未嘗寢二傳自相矛盾矣鏐事既未得寢則藩之執爭

為徒然藩傳并此事可以不敘又鐫傳李絳欲阻之亦不能

沈既濟論武后不當入紀

新沈既濟傳載既濟論武后不宜作本紀宜入列傳而以中宗表年紀武后事此本采之舊書然則作舊書者固早知有此段議論矣而仍以武后為本紀作新書者其意蓋深有取於既濟之論則竟從之可也乃仍作武后紀且又入之后妃傳一人之身既列本紀又為列傳進退無據彼此兩岐反不如舊書專歸於紀者猶差穩愜殆因紀中不便顯著其惡故邪宋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三

修唐史有何嫌忌而當諱邪舊書朱敬則等傳中醜穢之語新皆刪却是何

見竊又怪既濟以春秋公在乾侯書法自居笑史漢紀呂后之陋此尚可也乃又有云仲尼有言必也正

名故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

王吳楚越之君為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為子夏

殷為帝周名之曰王此是何語詭妄不經大可駭詫

新書既有取於既濟因藏其短為之刪去論贊中痛

晉舊史云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因淺仍俗

不足於文宋祁亦太輕舊史矣其實互有短長彼我

易觀得無更相笑乎

舊作沈傳師傳以傳師標首而附見其父既濟然既濟事約一千四百字詳載其奏議傳師只百餘字但有官銜絕無事蹟於體裁大不合此則不如新以既濟標題而附傳師為妥所增傳師事亦參倍之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

三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三

驥名

新薛存誠傳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驥名以避征役不可許董衝釋音第十七卷云驥初限切說文曰羊相厠案在說文卷四上彛部

還制

新書許孟容傳浙東觀察使裴肅諉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厭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監察御史為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唐宋有祖宗家法故給事補闕皆得還制執爭

武平一當附元衡

舊武元衡傳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考外戚武承嗣傳當作載德此誤祖平一事在逸人傳而舊無逸人傳有隱逸傳其中亦無平一此謬之甚新書遂為平一特補一專傳本無事蹟而敷衍浮詞至千一百餘字有意增多求異於舊實則但當附見元衡傳

二子孔

新武平一傳春秋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亾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二子孔謂子孔及士子孔衍一子字

阿跌

舊李光進與其弟光顏合傳云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令狐楚誤光進墓碑云公之先本阿跌氏與舊書合温飛卿醉歌云阿臺光顏不識字指揮豪雋如驅羊跌作臺者但取對音無定字考新回鶻傳其部落有十五種阿跌其一又云阿跌亦曰訶咥或為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二

李氏

李光進戰功

光進光顏新舊皆合傳而舊述其父良臣為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新則削去良臣名非也三人墓碑朱錫鬯云竝在今榆次縣趙邨前人錄此者惟趙明誠有良臣一通而已無餘二碑此外各家則三碑皆無也直至錫鬯與顧寧人始竝著之子亦全得三碑拓本光進碑無立碑之年錢大昕考得立於元和十五年令狐楚撰嗣子季元書良臣碑立於長慶二年李

宗閔換楊正書光顏碑立於開成五年李程換郭虔  
書按舊光進傳當肅宗在靈武卽從郭子儀破賊收  
兩京有功上元初又從子儀討范陽河北殘寇而其  
下敘至元和四年則云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  
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進有功其下敘  
至元和八年遷靈武節度使之下乃又接云光進嘗  
從馬燧救臨洛戰洹水收河中皆有功云云此段外  
謬之至何則舊書各傳換年順敘者多新嫌其平直  
往往削去年月固爲可恨乃舊此傳既換年順敘矣  
從郭子儀破賊者破安祿山慶緒也討范陽河北殘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三

寇者亦謂慶緒及史思明也此下正直接從馬燧戰  
事救臨洛者德宗建中二年田悅圍邢州次臨洛燧  
救之悅敗走也戰洹水者三年悅又合散卒壁洹水  
燧又破之也收河中者貞元元年燧討李懷光賊將  
斬懷光降河中平也何不順敘乃越過元和而另敘  
於後亂其次乎王承宗自爲留後伐易定張茂昭卽義  
武節使朝廷命河東節度使范希朝討承宗救易定與  
承宗戰於木刀溝事見新書憲宗紀及希朝茂昭并  
沙陀各傳又見通鑑第二百三十八卷此乃云云荒  
誕已極乍讀之疑傳寫錯誤作舊書者不至此觀新

光進傳亦然則非傳寫之誤矣新舊皆云是戰光進  
光顏皆在軍中而沙陀傳亦言從希朝者有光顏此  
戰正爲討叛逆之承宗光進助戰有功何言承宗希  
朝奏光進爲將豈非白日說夢而宋歐鉅公亦竟承  
訛至此再考舊傳於元和八年光進遷靈武下書十  
年七月卒年六十五新但於徙靈武下書卒年六十  
五而削去元和十年墓碑則言安定郡王光進節制  
靈武之三年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於理所旬有  
八日考終厥命享年五十七矣其文甚明而乙未正  
是元和十年當以碑爲正逆數之光進生於肅宗乾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四

元二年當子儀破賊收京光進尙未生卽上元初亦  
尙在襁褓乃云從子儀戰有功誠可發一大笑良臣  
碑云安祿山反肅宗立靈武良臣率所部馳詣行在  
戰有功舊書因良臣事附會爲光進事也光進碑敘  
光進戰功云發迹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北平  
王燧戰于蒲此指臨洛洹水之戰又云范司徒之東  
討常山也軍旅之事悉以咨之或澶水以絕其歸或  
斷橋以防其走開網竟從於朝旨改轍無失於戎律  
此指木刀溝之戰碑獨有此戰功其餘舊書諸亂道  
皆無宋歐未見碑乃亦獨存此三戰餘皆削去暗與

碑合似有識矣乃於王承宗事之大謬者仍不能改正吳縝亦未糾掩卷茫然恨千古少善讀書人

光進充振武節度使

元和六年拜光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憲宗本紀光進為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在元和五年十一月庚戌

趙崇綯雞肋見百川學海唐有兩李光進其先皆蕃部人皆為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集古錄所收係光弼弟

光顏傳添馬燧贈刀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五

光顏傳新舊略同新添入馬燧褒獎其美解贈佩刀

事此事今見李程所撰碑集古錄於三碑皆無有宋邢亦恐未見蓋別有所采

崔雍坐迎龐勛事

新崔戎傳云子雍為和州刺史龐勛劫烏江雍持牛酒勞之賜歿載高彥休參寥子唐闕史卷上見闕史辨舊戎傳無雍新蓋取闕史闕史但云時宰寘之法而新實以路巖則又別有據

洪氏妄駁盧知猷傳

舊書一百六十三盧簡辭傳附其兄簡能為鳳翔節

度鄭注判官注誅簡能為監軍所害簡能子知猷云

云知猷子文度云云新書一百七十七簡辭傳云兄

簡能事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暮云云知猷子文

度云云二書合也宰相世系表亦與舊書及新書列

傳合司空圖一鳴集第五卷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

道碑題下注名渥文則云諱某字子章位終檢校司

徒子鷹刑部侍郎世系表亦有其人所載亦與神道

碑合新舊書渥無傳也洪邁容齋續筆第十四卷誤

以司空圖神道碑為盧知猷誤因據碑以駁新舊知

猷傳為誤碑凡二千餘字予以碑與二傳參對書諱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六

某而不著其名唐宋人恒有之而子章固非子暮至

父諱某官州刺史非鳳翔判官而敘其一生之官爵

出處履歷事蹟卒年贈官及子之名與官無一同者

則碑為渥撰不為知猷撰洪以張甲魂魄附李乙形

體豈非笑端

禮部戶部同省

新楊嗣復傳遷禮部員外郎父於陵為戶部侍郎嗣

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

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案同省

者謂同在尚書省也唐時尚書有都省令與僕射方

為長官而尚書非長官故部雖分省則同後世無省名六部各自治其事無相統攝者與唐不同

外郎

新柳玘傳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後釵為馮球外郎妻首飾外郎當即員外郎

柳公度傳有脫

舊柳公綽傳附公度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愚謂大學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中庸言喜怒哀樂禮運言喜懼哀樂愛惡欲此但舉喜怒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七

蓋舉以例其餘至於喜怒之下必有脫句蓋氣海之不溫則在于受寒濕及噉生冷非喜怒所致今其文不完故知有脫宋景文筆記云攝生不可不知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毋以吾氣贊喜怒此正本之公度者片言居要善攝生者宜揭之坐右

翰林學士行宰相事

新李訓傳太和八年由四門助教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翰林學士之設始于元宗其權甚重已見前論順紀王叔文事李訓以翰林學士行

宰相事與叔文正同

李訓傳多疵

新於訓傳小疵頗多如云坐武昭獄流象州武昭死寶歷元年見舊敬宗紀新紀既不載此事此處突如其來令人不解所謂訓元與奏言甘露云云此上舒元與絕未一見而突出元與不言姓非也當云訓及舒元與奏言云云涯曰上將開延英邪亦突出無根元與涯皆宰相雖有不署名之例為符牒章疏則然耳若紀事固當連姓況又突出邪

宗密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八

訓敗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云云宗密即圭峰定慧禪師作圓覺經大疏裴休為序者死後休又作傳法碑并書柳公權篆額見蛾術編說碑

訓注皆奇士

李愬目鄭注為奇士其實訓注皆奇士特奇功不成耳訓本因注進反媚功先發是其罪也若用注策因羣閹會送王守澄葬以鎮兵擒誅之何難後人反惜訓而惡注何哉然訓殺守澄及陳宏志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剖崔潭峻棺鞭其尸元和逆黨幾盡見本傳及澄傳功亦大矣訓傳言訓本挾奇進及權在已銳



意去惡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擡却回鶻吐蕃歸河朔諸鎮志大如此非奇士乎注傳言日日議論帝前謀鉏翦中官亦忠於為國者即使本欲攬權假公濟私脫令其功得成亂本拔矣天不祚唐俾王叔文一不成訓注再不成以至於不可救而訓注固未可深責傳中譏其詭譎貪吝皆空詆無指實指實處僅權茶稅與曲江工役二事茶者末業妨農權之未為過曲江小役耳士大夫尚有別墅天子一葺池亭奚不可注為節度請復舊儀戎服謁兵部寧自卑以存禮則其用心尚公平詆譏之詞安知非沿當日史官曲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九

筆千載而下讀史者於訓注但當惜之不當復惡之至於王涯賈餗本不與謀橫被慘戮尤為可痛又云涯女為竇紉妻以痼病免然則已嫁之女皆見殺傷哉訓遣宦官六人按邊既行為詔賜六道殺之會敗不果觀其所殺監軍有王踐言而踐言監軍劔南西川言悉怛謀不宜拒則似有可取訓所殺或不無枉濫要之內官為監軍有益國家者千百之一二債事者十九德裕傳末一段即詳言其害而新舊各傳中所載宦官監軍誤國事不可枚舉則固未可以偶有過

當而為此輩怨也且新傳上文歷敘訓所殺諸閣下文總云元和逆黨則踐言亦與聞憲宗之弒者而可赦乎

光啟雪王涯等詔

甘露之變宦豎橫行朝臣糜爛非常之亂亘古所少請者至今有餘恨焉僖宗光啟四年正月下詔昭雪王涯以下十七家詔曰太和元年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竝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霽澤用慰泉扃竝宜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寃之歟魄亦信眷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十

于九原矣此詔見王明清玉照新志舊紀傳皆不載新於涯傳末云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寃追復爵位官其後裔而於劉蕡傳末亦載昭宗誅韓全誨等之後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其爵士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歿異士六十餘年今天地反正枉魄憤時有望陛下帝贈蕡右諫議大夫恐是誤記天復雪劉蕡遂以雪涯等亦天復其實則是光啟當從玉照又蕡對策在太和二年誅韓全誨在天復三年相去七十六年而云六十餘年者蕡對策但不第猶未貶逐故新傳言蕡對

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贊幕府授祕書郎然後其下言宦人深嫉贊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則貶歿已在對策之後數年故衮云六十餘年至甘露之難至光啟四年僅五十四年而詔文亦云六十餘年者傳寫之誤當作五十餘年但新書絕不載詔令王明清既見此詔則所載大略當無虛也

牛僧孺新舊互異

舊牛僧孺傳父幼簡文苑英華第八百八十八卷李珣撰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第七卷僧孺墓志銘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十一

皆作幼聞長慶三年三月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即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戶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新書則惟郡公爲敬宗封而中書侍郎仍穆宗遷也其餘皆略去不書神道碑一槩略去墓志則與新書合而銀青集賢監修亦皆在穆宗時當以新書及墓志爲是穆宗因得其辭韓宏賂自喜知人之明屢加優異與敬宗無涉舊書太和五年但言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下文僧孺言今志誠亦由前載義也由當作猶而其上無所謂志誠者則二字突出

聞人本作今日誠亦由前也更欠通新書則先言楊志誠逐李載義後言今志誠繇向載義也此是而繇字用古體則甚可厭神道碑及墓志皆不言其卒後有諡舊書則云諡文貞新書諡文簡未知孰是舊傳於僧孺大加褒美其惡無一及交結劉稹事神道碑及墓志尙皆爲之辨新傳則直書之而舊傳隱而不言舊論贊不甚貶僧孺新論則極其貶黜新是舊非

李紳拒李錡書幣

舊李紳傳於拒李錡事但云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十一

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如是而已新傳則云李錡辟掌書記錡寔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紳稱疾留後王澹爲具行錡怒陰教士嚮食之即脇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較舊傳不但詳略互異情事絕不同觀沈

亞之下賢文集第四卷李紳傳乃知新書全取彼文蓋其作書之旨務求異於舊摺拾小說文集見異於舊者必取之亞之稱紳臨大節不可奪恐有增飾溢美未足信舊書則據國史實錄似宜仍舊

紳歿後削官

李紳以淮南節度使於會昌元年入相武宗四年復出為淮南節度六年卒後李宗閔崔鉉等撫其在淮南殺吳湘事削紳三官新舊書略同其事甚明南部新書卷丁乃云以吳細獄仰藥而歿小說家言不可盡信如此新舊書皆言湘之坐賊乃羣小欲傾紳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七

以及李德裕而孫光憲北夢瑣言第六卷則謂紳鎮淮南湘為江都尉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紳欲納之湘強委禽焉紳大怒因其婚娶聘財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皆以為贓奏而殺之紳本狂暴此說恐當得情紳罪甚大得良友為幸新舊書皆以湘實受賊紳殺之非枉者恐皆非實錄

李珣傳新書多取東觀奏記

裴庭裕東觀奏記上卷載李珣事最詳自注云庭裕親外叔祖外叔祖疑必是外祖之弟母之叔父也二

傳敘其歷官階次出處本末大同小異與裴記亦大同小異但舊書所無而新書增入者多取東觀奏記

若舊書太和九年出為江州刺史係因李宗閔得罪珣正是宗閔死黨舊書當得實而裴記謂由李訓鄭汪交譖新書雖更易其詞以掩好采小說之迹而意則同訓注以國難湛其族冤慘可憐而彼時舉世目為奸邪庭裕既是珣之戚昵欲文飾其守正孤直恐不可信珣生平雖無甚劣跡然君子羣而不黨珣專務植黨豈得為君子武宗即位之初舊書但言其與楊嗣復俱罷相則其因植黨而罷顯然裴記乃謂因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七

文宗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為託故貶新書遂據而演之以為珣爭立陳王果爾則珣守故君之遺命不從宦官之擁立大節尤覺卓卓然愚謂恐是裴庭裕之緣飾也惟裴云貶昭州刺史新書從之而舊作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則似當從裴

李德裕主議殺郭誼

新唐李德裕傳郭誼持劉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為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為稹用者誅之

案此段載德裕之主議殺郭誼最爲明確通鑑第二  
百四十八卷會昌四年八月郭誼殺劉稹又殺張谷  
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  
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姪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  
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餽之  
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誼函  
稹首降李德裕曰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乃詔  
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執誼等送京師皆斬之王羽賈  
庠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餽  
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司馬君實既評德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五

裕不當殺誼胡三省又譏德裕不當呼王賈爲逆皆  
非也王氏懋竑謂誼殺王羽等欲以悅宦官取節鉞  
德裕心實痛羽等冤死假爲此詔使羽等之死似出  
朝廷意則誼不得居其功然後誼始可得而殺此論  
最精可云卓識見白田存稿第四卷

李義山詩明神司過豈令冤暗室從來有禍門莫爲  
無人欺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馮先生浩謂爲此事  
作

吳興韓敬求仲刻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其中爲討昭  
義劉氏事所作文最多而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在

第九卷篇首先揭明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謀則宦  
官已自不疑前半篇歷數張谷陳揚庭等罪惡未嘗  
及王涯賈餽等罪也但於篇末綴及其子姪等名而  
已德裕雖不喜訓注於王賈則必無嫌而且深哀其  
死但其子姪業已爲誼所殺矣今殺誼反似爲王賈  
報仇漫詭言之以釋宦官之恨此正德裕之權用耳  
韓敬刻乃俗本多訛脫但唐人文集難得聊復據之  
孫之翰亦詆德裕聲涯餽罪以快忿見唐史論斷下  
卷胡三省之誤正與之同

李德裕貶死年月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共

會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四月宣宗立明年改元大中  
故舊書李德裕傳宣宗卽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大  
中元年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  
年冬又貶潮州司戶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  
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三年正月達珠崖  
郡十二月卒年六十三所謂明年者大中二年也其  
下文二年當作三年三年當作四年年六十三當作  
六十四皆傳寫誤也新書本傳元年貶潮州司馬之  
下刪去潮州司戶一節卽書明年貶崖州司戶明年  
卒年六十三云云則似真以二年貶崖州三年卒而

舊書非傳寫之誤矣此因刪之不當又據誤本以成誤者南部新書卷戊云以二年正月貶潮州司馬其年十月再貶崖州司戶三年十二月卒於貶所年六十四所書貶官年月亦與舊史參錯不合而年六十四却是考李衛公別集第七卷祭韋相執誼文維大中四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禮之奠致祭故相韋公之靈公邁讒投荒某亦竄跡南陬從公舊止云云末句云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遊蓋德裕將終之語執誼亦由宰相貶崖州司戶故云然則為大中四年甚明為誤此一年故以年六十四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七

為六十三舊書不過數目字誤南部新書乃傳聞失實而新書則武斷已甚 容齋續筆卷一載德裕手帖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此正是大中四年之閏十一月發此書後至十二月而卒矣洪邁亦因史文而誤以為三年 仇士良譖殺安王溶 新唐書楊嗣復傳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為吏部尚書出為湖南觀察使會誅薛

季稜劉宏逸中人多言嘗輔嗣復李珣不利于陛下帝剛急即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暉珙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太宗元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冤帝曰朕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珣等各有附會若珣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宏逸屬安王乃內爲楊妃謀且其所詣書曰姑何不數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大

畢戚然乃曰爲卿赦之因追使者還愚謂甘露之事本出文宗仇士良輩切齒怨恨即帝有子闍人亦將害之乃帝既無子而其所立爲太子之陳王成美亦爲士良易去而立文宗之弟武宗成美者敬宗子文宗姪也唐本傳子不傳弟立成美爲順士良恨文宗故廢其所立而立武宗武宗既立遽勸令殺成美至於安王溶則亦文宗弟雖非士良所深忌然以文宗所寵之楊賢妃嘗欲立安王故并譖妃及溶而俱殺之考新書十一宗諸子傳穆宗五子敬宗文宗武宗皆有母位號而餘二王則亡其母之氏位二王者漳

王安王也漳王先蒙而安王洛傳則云楊賢妃得寵於文宗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爲嗣爲自安地帝與宰相李瑋謀瑋不可乃止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擿洛嘗欲爲太子事殺之又文宗之子莊恪太子永傳云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怒廢之以上各段所敘皆明析參之舊文宗武宗紀略同乃舊安王洛傳則云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乍觀之竟若賢妃爲穆宗妃者文宗后妃新舊書皆無傳然楊賢妃爲文宗妃無疑舊書此條似因賢妃欲以安王爲嗣遂率爾云云此其大紕繆者觀新嗣復傳情事益明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九

魏晉世系

舊魏晉專傳新則附其五世祖徵傳與舊略同新添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具反狀晉諫宜付府縣有司惟此一事舊無子得魏公先廟碑拓本大中六年崔瓌撰柳公權書趙明誠作崔絢撰誤此碑係晉建家廟而瓌爲記之已殘缺碑首言特進侍中贈太尉鄭國文貞公魏氏家廟在昌樂里而其後又言晉故廟於舊宅永興里蓋魏徵家廟在昌樂晉所葺則在永興也舊書徵傳言徵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而其下言叔玉襲開國公官至光祿少卿叔瑜

潞州刺史叔璘禮部侍郎王子膺繼封公叔瑜子華太子右庶子獨不言叔琬官晉傳云五代祖徵宰相曾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縣令父馮獻陵臺令新徵傳敘徵四子與舊同惟潞州傳寫誤作豫州而晉傳則不及其曾祖祖父三代合新舊傳無晉高祖名則不知叔玉等四人何人爲晉所出宰相世系表於館陶魏氏敘晉之曾祖祖父雖與舊合但明爲監察御史非縣令於徵四子則叔瑜職方郎中非刺史亦不足論可怪者叔玉等四人下皆無殷至晉一支而殷之上空格另起此尤舛謬家廟碑雖漫漶然敘晉先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十

世有云四廿孫曰劍者此魏長賢之祖徵之曾祖也其下又云懷忠亂朝直封詆政侵軼姦佞不容於時出長屯留或有致請者方激發氣叱志氣橫厲遭時濁昏助勦西東懷奇含耀濡足需晦此謂長賢徵之父也俱詳北史其下又云竟逢大晨龍攄鳳鳴爲祥輔昌又云爲臣克配於口享爲祖不遷於家祀雖童子婦人亦云云此謂徵也此下缺數字卽云府君諱口琬此下缺一二十字卽云潛於廿次爲顯考然則晉之曾祖殷當爲叔琬子廿者避太宗諱闕筆而晉父名潛不名憑也此下有云潁川府君河西府君者

有為邑南陽當希烈猖獗之餘者有召拜大理司直者有吏部府君者有以大理評事兼監察殿中侍御者攷之世系表館陶魏氏皆無此不知何指此下言鄭公終始一德命求昆裔期肖前人此則指文宗思徵賢詔訪其後楊汝士薦為右拾遺下云會昌中權倖惡忌擠之外郡指武宗立誓坐李珣楊嗣復黨出為汾州刺史下云兼領邦憲間歲進陟公台則指宣宗嗣位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頃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

九宮神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三

崔元略崔龜從舊書各專傳二人不過皆姓崔耳本非一族全無干涉新於元略傳強附龜從欠妥之至彼傳云太和初遷太常博士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吳縝糾謬第十四卷詆其書中全不載九宮貴神使後學罔然不知所本按九宮詳見舊書志與河圖洛書相發明新書盡刪去使祀典沒不見但龜從傳一條之外亦曾於肅宗紀乾元二年正月書祠九宮貴神祠九宮必不止此一次而獨於此書之本紀之去取誠為率爾要之禮志既不載紀傳所書愈覺突出無謂反不如并此去

之矣李德裕會昌一品集第十一卷有論九宮神壇狀及論九宮神合是大祠狀述九宮甚詳此乃漢人經學歐陽氏最不喜故痛削之

楊收入相之官罷相之年

新楊收傳書懿宗時入相至罷免貶死但屢書明年其上文不見有年史家往往如此殊嫌牽混何不直書某號某年乎舊書本傳書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年下文書八年十月罷為宣歙觀察使下文又書明年八月貶為端州司馬尋盡削官爵長流驩州又令內養郭全穆齋詔賜死下文又書九年三月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三

五日全穆追及宣詔云云攷新宰相表收於咸通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為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六年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七年十月壬申檢校工部尚書宣歙池觀察使是收由兵部侍郎入相而始終未嘗為中書侍郎舊書誤又罷相在七年十月非八年此舊書傳寫之誤惟其為七年也故其下言明年則是八年其下言九年三月亦順若以八年十月罷則明年八月即是九年之八月其下不合又書九年三月矣內養必宦官名色新於九年追及事盡削又削郭全穆

名但云俄詔內養追賜死其實留此一名則內養之義望文可知今削此一名文義晦矣新舊書書收置鎮南軍節度於豫章事皆無年而吳曾能改齋漫錄第一卷事始篇以爲咸通六年新方鎮表正同舊本傳韋保衡許收以嚴譔爲江西節度納賂殆亦六年事

### 劉瑑舉誠

劉瑑舉誠輩出將入相而庸碌伴食東觀奏記所載皆宣宗一朝事於瑑稍有所稱述亦不過言其受知而舊書不采小說瑑傳但有官銜而已誠傳則云鄆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三

州須昌人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構弟初鄴王府司馬生凌凌爲汾州長史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誠東觀記乃云本估客子昇甲乙科杜琮爲淮南節度置幕中始落鹽籍舊傳言大中末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其爲邠寧昭義河東等處節度皆因受知懿宗爲所特簡而東觀記則以爲令狐綯恐其入相忌而出之又載誠欲結綯購美妾獻之果爾則誠真小人不但庸人矣裴庭裕唐末人恩讐之口不盡可從而新書遂盡摭入宜再考

### 李蔚節度淮南之年

舊李蔚傳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高彥休唐闕史卷下云丞相隴西公蔚建大旆於廣陵時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狀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云後二年國有變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至十四年懿皇晏駕今上卽位是爲普王小說好言鬼怪不足道然據此則十四年當作十二年

### 崔彥昭事與闕史不合

唐闕史卷下云丞相蘭陵崔公儉德時所推服嘗統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今上誕聖於壬午龍飛於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五

癸巳皇算十有二歲矣思命耆德左右大化乃自奉常卿起公爲上相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蒙於位廢常朝三日冊贈有加美焉闕史所言今上皆僖宗此今上亦僖宗也考舊僖宗紀咸通三年生歲在壬午咸通十四年卽位歲在癸巳時年十二皆合再考新宰相年表僖宗卽位之明年改元乾符時入爲宰相而崔姓者惟彥昭此外惟有一崔沆直至五年五月方入相歲在戊戌非龍飛之初而沆至廣明元年歲在庚子爲黃巢所殺不得云蒙於位則闕史所記爲彥昭明矣但新舊彥昭傳清河人非蘭陵其爲



節度在河陽河東非嶺南由吏部侍郎部亦異入相非由奉常居相位四年固可云數載但新舊皆無卒年若干而大中三年方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至乾符初入相不過二十餘年年已八十三亦可疑種種不合稗官之言殊難盡信

盧攜無拒王景崇事

觀舊盧攜傳舉人不當致賊充斥及再相以私憾盡易王鐸鄭畋所任帥內倚田令孜外援高駢高下在心貨賄公行賊陷潼關皆攜所致唐闕史乃盛稱其美又載王廷湊之孫景崇為弟景儒請鎮易定樞密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美 使欲許之攜拒而不許遂止此事必係虛浮新舊景崇傳皆不載可見新書雖好采小說尙稍有裁斷未至極濫也

蕭邁舊太詳新太略

僖宗出亾於蜀蕭邁不過隨從而已實無功績孫樵可之文集第四卷蕭相國真讚云錦浦宸遊傳巖夢說再安宗祚蕩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華歸闕粃稊魏丙肩袂稷契樵時亦為從臣與相欵曲故有此飾詞及朱玫立襄王焜邁雖罷相仍署太子太保則已汚偽命遭時不幸其心可諒賜死誠可憐然舊傳長至

一千五六百字且褒之不容口未免太過新竟無傳則又太略

張濬依楊復恭

舊張濬傳乾符中宦官楊復恭自處士薦為太常博士轉度支員外郎直至僖宗再幸山南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其事甚明孫光憲北夢瑣言第五卷乃謂濬為處士令孜薦為起居郎薦者非復恭官亦非博士也令孜閹人傳無字而光憲稱為子方者取出子方姓呼之此書多有虛誕五代入記唐末事尙如此況宋人小說乎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美

超躐宰相

唐世命相不論官資但同兩省平章即為相已見前第七十四卷新姦臣柳璨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超躐若此若同時朱朴以毛詩博士亦擢諫議大夫同兩省平章此雖末世事不足據然亦可見唐制

羅威

舊書於魏博節度使羅宏信傳附其子威傳考之新書藩鎮傳及新舊五代史資治通鑑宏信之子承襲其父殺牙軍八千家而稱臣於朱梁者名紹威孫光

憲北夢瑣言及范祖禹唐鑑並同此乃作威談也然此卷中稱威者凡十六見則非傳寫之訛再考舊於昭哀本紀仍作紹威

偷江東

新藩鎮紹威傳江東羅隱工為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己所為詩為偷江東集云舊書羅隱有詩名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隱亦集其詩寄之新書刪去隱號江東生以詩寄紹威則偷江東語突然無根

王重榮父縱兄重盈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毛

舊王重榮傳但云父縱鹽州刺史咸通中有邊功新傳則云父縱太和末為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司空圖一鳴集第六卷王縱追述碑云欲紹家聲遂參戎右會昌二年回紇扇酷蒲帥石公雄總戎出塞公為都知兵馬使出從間道已繼捷書云云與新書合碑末言公有五子長重章次重簡次重盈次重榮次重益亦與新舊傳合重榮為河中節度使歿後重盈繼之重盈前已歷汾州刺史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此新書所載一鳴

集第五卷又有重盈河中生祠碑載重盈官位與新書亦同但據碑重盈又加太尉而史無之又碑言重盈以大順二年為河中節度而新書則以為在僖宗時此大不合碑立於景福元年當以碑為正

祗被

新李罕之傳初為浮屠行勾市窮日無得抵鉢襖祗被去董衝釋音第二十卷祗巨支切被章移切胡衣而薛居正五代史第十五卷罕之傳但云擲鉢于地毀棄僧衣命為盜歐陽氏五代史第四十二卷略同即此見宋祁之務改舊文炫其與博細思之殊覺無謂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天

呼妻兄弟為舅

新宋延壽傳事楊行密田頌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為我願執鞭頽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通鑑二百六十四卷作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胡三省注延壽第三呼妻之兄弟為舅始見於此而新五代史吳世家敘此事但稱延壽不稱舅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四

武承嗣傳太雜

武氏一家親黨子姓俱係貪暴邪淫姦狡悖逆之徒  
戾氣交遘凶德參會以禍天下天為之乎人為之乎  
不可得而知矣然其中亦間有彼善於此者攸緒平  
一是也而平一之孫元衡為宰相頗著誠款為悍藩  
刺殺尤可憫元衡固當入列傳平一當附元衡說已  
見前矣攸緒稍賢雖可入外戚當專傳舊附武承嗣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十一

嫌賢否混淆新入隱逸則又太優且舊既以承嗣標  
首遂將武姓并外姻共數十人一槩攙入太覺猥雜  
不成體裁竊謂武氏宗支戚屬誠不可無提挈矧目  
處舊既以士襲入列傳無所統領不得已於承嗣傳  
作提綱一段遂順手將諸人悉附承嗣新以士襲入  
外戚諸武皆附較舊則勝矣然愚意但當以士襲傳  
作提綱其餘若三思若懿宗皆元惡大愆罪不容於  
死若攸暨事蹟亦著皆宜各自為傳臚列以表其罪  
狀惟延秀當附承嗣而崇訓則當附三思耳新書猶  
恨昧沒也又公主史家例得立傳况唐家公主醜逆

相踵雖於主婿延秀輩傳中見之而公主固宜別自  
有傳今皆附承嗣一傳中喧闐已甚此則新得之至  
薛懷義沈南璆宜別為嬖倖舊亦附承嗣更為可笑  
新無傳亦非

鄭克殺武三思

張鷟朝野僉載第一卷云神龍初武三思改封德靖  
王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攷舊書外戚傳作德  
靜郡王疑當從僉載新傳略去非是節愍太子率李  
多祚等殺三思新舊傳甚明此云鄭克者以當日揮  
刃之人言之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十二

寶歷當作大歷

舊吳淑傳寶歷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寶歷敬宗號  
此當是大歷乃傳寫之誤

吳湊傳改非

新書吳湊傳湊候帝問極諍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  
不爾為上厭苦湊曰反復啟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  
為不少播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巨云罪何以  
能舊書云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新之改舊詞艱意  
晦

鄭顯

舊書無公主傳新書增入宣宗萬壽公主傳云下嫁鄭顥據唐張固幽閑鼓吹作鄭尙書之弟顥考宰相世系表德宗宰相鄭絪之子祇德兵部尙書祇德長子顥駙馬都尉而顥則顥之弟也幽閑誤以子爲弟顥爲顥

宦官傳原本脫文

舊宦官傳首總叙云五局掖廷局掌宮人簿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內府局主中藏給納原本無內府局句八字則五局少其一非也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三

但不知近本何據補入

高力士爲高延福假子

舊高力士傳其出甚微但云潘州人本姓馮少闈爲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宮則天因小過逐之內官高延福收爲假子延福出武三思家力士往來三思第得復入如是而已初不言其本爲何人之後而新書以爲馮益曾孫子得力士碑搨本大歷十二年五月建雖亾其下半截存字尙多首云初有適越者請觀南方之樂主人爲之歌馮賓曰遠矣衰而復起一飛冲天自北而南以至於益五嶺之表推爲下缺又

云子智幾高州刺史智戴恩州刺史智或潘州刺史下缺又云襲位象賢主祀守封則敘益之孫語而其下雖漫有云天子廣錫類之恩覽先賢之狀初贈潘州刺史又贈廣州大都督據益傳益三十子智戴春州刺史非恩州後入朝終左武衛將軍而碑不言智或東合州刺史亦非潘州益乃北燕馮宏之裔自晉宋至隋唐世爲王侯君長益爲高州都督封越國公貴盛無比據碑智幾益長子襲位云云是指智幾之子襲益都督國公官爵卽力士父而錫類贈官云云則指力士貴贈其父也據新舊書言嶺南節度使送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四

力士本母麥氏至京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正與碑合然力士父特一嶺南人姓馮耳必非益之孫也試思上公之嫡長孫主祀守封何以其子少卽闈割爲長吏市之以進乎碑乃文人代力士附會爲此說其間當更有增飾入宮緣由石缺文滅故不見耳銘云公本南海家傳擁旄有馮之後遂育子高要爲不可信新書據碑添入甚謬從舊爲是子又得內侍高福字延福墓誌開元十二年正月孫登撰有君之寵嗣曰力士云云與新舊合而爲馮益曾孫則非兩碑從未著錄錄者力士碑自顧絳金石文

字記始延福誌自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始新舊皆言力士陪葬泰陵而顧云力士碑在今蒲城縣宋敏求長安志云元宗泰陵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金粟山陪葬者惟一高力士然則碑即立於陵側

魚朝恩傳新舊互異

宦者魚朝恩恣橫之狀新書描摹曲盡大半皆舊書所無至如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養息令徽尚幼服綠與同列爭朝恩見帝請得金紫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此皆出蘇鶚杜陽雜編卷上見商滄新書好采小說如此種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五

采之却甚有益舊書不采使朝恩惡不著固可恨若其亦也新言帝與元載密謀結其黨周皓寒食內宴朝恩乘小車入宮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情事如繪必得其實舊書寥寥數語但云寒食宴罷詔留之朝恩言頗悖慢上不之責朝恩還第自經卒彼時朝恩聲勢尚張既不之責縱使還第安肯遽自經此全非情理舊不如新

韓日華

舊宦官俱文珍傳有韓日華一字分二其例不知始何時王叔文王伾等傳中仍未改宜畫一

王守澄傳新舊互異

舊書宦官傳云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宏慶等弒逆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定冊立穆宗皇帝新書宦者傳則云憲宗不豫元和十五年罷元會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弒帝於中和殿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驪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六

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醮賜死愚謂陳宏志舊作宏慶定冊四人二人亦不同雖未知孰是但如舊書則守澄於弒逆無涉且有定策立穆宗大功而文宗之立又出其力後來文宗何為討而誅之乎自不如新書為得實舊書記事既虛謬則宏慶之為誤筆亦可知舊守澄傳敘其死云太和元年帝令內養李好古齎醮賜守澄死新刪其年及李好古名此新之謬而舊元年原本作九年是當從之至梁守謙者二書皆無傳予所藏邠國公功德碑立於長慶二年

郎楊承和撰文邠國公郎守謙文中推重甚至想必  
倩人代作而其情甚為可惡此輩大約俱係逆黨朋  
比為奸與聞弒事者文宗討誅不及守謙當因其前  
死耳

魚宏志等

甘露之變殺李訓等者仇士良魚宏志也見新李訓及士良傳

而其前弒憲宗者已有陳宏志見王守澄傳相距未遠而

同名據吳縝當作魚志宏已見前第七十五卷但其

前順宗朝立憲宗者有俱文珍而同時又有薛文珍

見文珍傳則意者若輩同名不足異至於弒敬宗者又有

十七史商權 卷九十二 七

魚志宏見劉克明傳相去亦甚近不知與殺李訓之魚宏

志是一是二未詳

澧朗忠峽

舊良吏呂諲傳上元元年七月授諲荊州大都督府

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澧朗忠峽五州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澧朗忠峽原本作澧荆忠峽愚謂既云五州則

似當云荆澧朗忠峽為合然以新書方鎮表攷之至

德二載置荆南節度領荆澧朗鄧復夔峽忠萬歸十

州治荊州升夔州防禦為夔峽節度使乾元元年廢

夔峽節度使二年置澧朗淑都團練使治澧州以夔

峽忠歸萬五州隸夔州上元元年廢澧朗淑都團練

使荆南節度使兼江南尹江南似當作江陵復領澧朗忠峽

四州今此傳云云之下言諲至治所請於江陵置南

都勅改荊州為江陵府則諲之為荆南節度可知荆

州其所治傳澧朗之上必是脫荆字但荆南節度所

領實不止此五州尙有鄧復何以不舉而此外又別

無他節度領此二州者此則當闕其疑

韋丹何易于

舊書良吏中無韋丹何易于而新書補之丹事則采

杜牧牧之樊川文集第七卷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

十七史商權 卷九十二 八

公遺愛碑此文亦見文苑英華八百七十卷易于事則采孫樵可之

文集第三卷書何易于

酷吏吉頊新書滅其惡增其美

吉頊舊書入酷吏傳而新書升為列傳頊本係險惡

小人陰賊狠戾據舊書云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當

州冀刺史劉思禮自云學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錄

事參軍恭連耀應圖識有兩角麒麟兒之符命頊告

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宗與頊誘思禮令廣

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

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

來庭主簿柳璆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勔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寃之親故連累寃逐者千餘人項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按此事見張鷟載第一卷舊書以王助為項誘思禮引出之一而僉載則謂項與助同宿助以親故為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項明日遂錄狀付來俊臣然則王助知情不舉為項所告即當坐不待思禮引之也當從僉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九

載新書欲寬項罪於此事痛刪削只存四五十字且直書劉思禮謀反若無舊書幾令讀者疑思禮實反非以口語被誣矣項黨張易之昌宗勸二人請立廬陵相王此其一節之善舊書有之新書乃又添出召見漢諸太子已立勿竝封外家諸王其時武氏諸王具在此言何補新書減其惡而曲增其美何哉新書云父名哲易州刺史而朝野僉載云父名懋為冀州長史二者不同新書云突厥陷趙定授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項辭不知殊不成語舊書云項以素不習武為辭較明白又新書云貶瑛川尉徙始豐尉客

江都卒舊書則云貶瑛川尉改安固尉尋卒而朝野僉載云出為温州司馬卒三者不同項弟瑤子温酷吏中之至狠最無恥者元宗謂為酷吏子姪可見温之酷係項之家法元宗猶知之作新書者乃為平反乎

舊周利貞傳太略

舊酷吏周利貞傳元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歿於桂州驛桂州新書作梧州此傳舊書太略而新書則甚詳備描摹小人素行之醜及其枉殺諸功臣寃慘情狀無不曲盡實遠勝於舊書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十

王同皎傳新改舊非

新王同皎傳敘其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并祖雍謀殺武三思後因仲之延慶漏泄其謀為三思所覺其下即言三思遣悛上急變告同皎帝怒斬同皎仲之延慶皆歿自到其下則言睿宗立復同皎官諡忠壯誅祖雍悛等此事就使所書果實而紀載之體已屬大亂殊令讀者茫然何則悛祖雍本與同皎同謀者也乃三思即遣悛告之則悛已背同皎而從三思此處須提明一句方醒目豈可平平敘述一若其上文並無同謀之說者至祖雍一人獨不見下落

睿宗之誅倭則以其背同皎從三思也而亦誅祖雍然則祖雍亦背同皎從三思者乃其上文絕未提明突出誅祖雍倭等一句尤為蒙混今以舊書勘之復與新大相刺謬始與同皎同謀者但有拜祖雍周憬無仲之延慶及倭如仲之延慶及倭或者傳聞異詞在新書別有所據若祖雍據傳書本同謀後反以其計密告三思小人傾險與崔湜之善桓彥範等同謀去三思後反以告三思正同新書反不著其始同謀後反噬之狀恐非是

盧奕贈官諡議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七

舊忠義盧奕傳奕為賊所害元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尚書新傳則云肅宗詔贈禮部尚書未知孰是舊詳載獨孤及所作諡議約五百字新刪削僅存一百餘字誠為簡淨然此等表彰忠義語載之却不厭其詳此文見及毗陵集第六卷

舊祝欽明傳脫誤

舊儒學祝欽明傳爵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學之卒爵尸與學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原本竝與近本同此周禮春官鬱人職訛鬱為爵已不可解又卒爵下脫而飲之三字遂不成句尸與學仍

有誤又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泣玉鬯省牲饗奉玉盥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王之大禮原本作師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泣玉鬯省牲饗奉王齊制大號理其禮制相天王之大禮近本改正已多而尚不能無誤末三句當作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又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之服二字原本脫去近本補正又宗廟有祿天地大神至尊不祿圓正之祭與宗廟不同原本作拾同拾蓋拾字之誤觀禮記郊特牲疏自明而改作不同尤非

新啖助傳誤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七

新儒學啖助傳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正明恥之正亦恥之正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正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案陸質纂例云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為正明受經于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于公穀誣謬實繁若正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于我老彭正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于當時云云是則陸



質之意以正明為夫子以前賢人非作傳者而作傳者別是一人乃孔門後之門人蓋親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為門人也若啖助之意則直以左氏即正明親受經于仲尼者耳宋祁不攷以質說為助語失之且以左正明為古史本孔安國論語注其說誤劉歆則以為正明親受經於仲尼說左氏當以劉歆賈逵服虔為正此條未見服說且當從歆啖與歆合頗是若質以正明與左氏非一人左氏為孔門後門人正明為夫子以前賢人二說皆大謬而祁之譏助尤非惟贊云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圭

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誦前人拾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此段論斷則甚確切中若重病痛

替

新文藝杜審言傳審言病甚宋之間省候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久但恨不見替人杜甫詩故有浮查替人舟李商隱詩月沒教星替皆以替為代說文卷十下竝云替廢一偏下也本無相代之義然北史隋李德林傳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改賜崔謙令德林自選一好宅作替則此語隋已有之

司空圖不憚而疾卒

司空圖舊書在文苑傳新書改入卓行云哀帝被弒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近時編唐詩作小傳者皆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圭

從之舊書則云唐祚亾之明年聞輝王遇弒於濟陰不憚而疾數日卒不食而卒不憚而疾卒二者相去絕遠不知新書何據成人之美誠君子之心然史貴紀實不可飾偽也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因梁史舊文語多污蠖力為辨誣且推重圖之大節甚備然亦不過云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圖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禹偁登第授官在宋歐陽之前約五十年其見聞豈反不確而遽改之乎闕文云云年八十餘而新書云年七十二亦當以闕文為正禹偁所辨梁史舊文錄是梁末帝均王友貞所修以圖義不仕梁故多貶斥語薛居正五代史梁書中無圖傳極是

孫思邈年

舊方伎孫思邈傳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太宗即位召詣京師授以爵位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盧照鄰師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為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五

問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上文明云周宣帝時隱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博士此何以云開皇辛酉歲生開皇辛酉隋文帝在位之二十一年是年改元仁壽至照鄰作序之年癸酉是唐高宗在位之二十四年咸亨四年當云年七十三思邈蓋不欲以長生不灰驚駭世人故自隱其年而詭詞云開皇辛酉生故云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非自相矛盾也但七十三而云九十三者此傳刻之誤耳原本亦誤舊於傳末直云永淳元年卒更不言年若詳之則自是百餘歲人不言可知矣新則改云永淳初卒而又添一句云年百餘歲永淳之號本只二年

初與元年有何分別何以改作而所添之句則反成贅疣凡未祗之務欲自炫其長而實則無加于舊者此

西域記

舊方伎傳僧元奘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採其山川語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翻譯顯慶元年高宗又令于志寧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眾競來禮謁奏請逐靜勅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考石刻太宗御製聖教序及高宗為太子時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六

製述聖記宏福寺沙門懷仁集王羲之書并錢希白南部新書辛卷所載與舊書略同玉海第十六卷云唐西域記十二卷元奘譯辨機撰今佛藏有此卷首竝列二僧名據舊書云云則元奘所譯乃佛經此書元奘自撰何譯之有辨機惡僧豈能著書玉海非是藏本承其誤耳錢希白又言著作郎敬播為之序今本有二序一署張說一無名當即敬播作六百五十七部西域所得譯成者七十五則舉其要矣而聖教序末又附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則要中之要也宜君錢作坊郡坊是州名宜君其縣名

新隱逸敘首

新隱逸敘首云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各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且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于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怛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未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止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愚謂上者為末末者為上宋子京不知隱逸

王績絳州龍門人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七

寫本王績東臯子集三卷河東呂才君英序舊書隱逸傳於績傳即采此序為之但序云太原祁人而隱逸傳則云絳州龍門人新隱逸傳同序但追溯其上世之族望言之傳則據其身實籍言之舊地志河東道河中府龍門縣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是也傳末云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今文中子中說第一卷王道篇子曰吾家銅川六世矣阮逸注云上黨有銅隄縣又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中說未可盡信所言鄉里雖與絳州龍門相近却非一地序云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交傳刪去陳永

非

召還陽城

新卓行陽城傳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舊順紀但有贈城左散騎常侍無召還事此善政皆王叔文所施設

三垂薄海

新突厥傳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愚謂西北兩面似不應薄海何至如此之遠殊難信

高祖稱臣於突厥

新突厥頡利傳其上文既言高祖待突厥用敵國禮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大

其下文敘至貞觀元年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二文自相矛盾蓋高祖起事之時倚仗突厥屈體稱臣乃其實也李靖擒頡利太宗語羣臣云可雪太上皇稱臣于頡利之恥見貞觀政要第二卷任賢篇及舊書李靖傳薛居正舊五代史第八十九卷晉系維翰傳維翰上高祖書云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謂此事

阿史那忠

新書諸夷蕃將列傳第三十五阿史那忠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阿史那泥熟本一人前既有忠傳則

後不必別立泥熟傳也前傳略云阿史那忠字義節蘇尼失子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尙宗室女定襄縣主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卒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陪葬昭陵後傳云右賢王阿史那泥熟蘇尼失子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愚謂凡外國應居諸傳之後而外國人入仕中土者則與中土人並列爲傳而無別此史家舊例也新書亦用此例忠宿衛四十八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九

年卒于中朝故與朝臣並列爲傳而突厥等國則列在最後居藩鎮之次於例合矣但突厥傳篇首先總敘突厥來歷其餘每一可汗輒提行另起各爲之傳今於思摩傳中牽及阿史那忠因於敘畢思摩下即提行另起特敘忠事不與前傳犯複乎且其上文思摩傳中牽敘處竟誤認忠與泥熟爲二人及徐讀至下文方知忠卽泥熟並非二人豈非謬中之謬乎前忠傳與後泥熟傳相隔一百餘卷不相審照或尙可思摩傳與泥熟緊相承而自相矛盾不太可笑乎吳縝糾新書謂紀志表歐陽公主之傳宋公主之所主

既異不務通知其事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夫紀傳不相通已屬粗疏傳與傳重複而矛盾則甚矣然以忠與泥熟爲二此本舊書之失新書襲之一人而前後兩傳則新書之謬也阿史那忠字義節下補一句云本名泥熟又於定襄縣主下補一句云賜名忠思摩傳牽及阿史那忠之下接云阿史那忠者本名泥熟自有傳下按薛延陀開突厥之北云云以終思摩事其下右賢王阿史那泥熟云云一段剛去徑接思摩既不能國云云一段以終思摩入朝後其故地爲車鼻盜有之事如思摩重入官中朝卒於京師陪葬昭陵當與忠同入來降蕃將傳中而今乃入突厥傳似若自亂其例者然此乃介於兩可苟不重出不必苛求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十

新南蠻傳南詔有十賧夷語賧若州董衝釋音第二十四卷云賧九儉切明洪武間桐鄉程本立爲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有晚至晉寧州詩云青山蒙氏賧綠樹燹人家見吳隱集朱氏彝尊改爲蒙氏險非金檀刻吳隱集於白崖關詩注引新傳是

南詔蒙舍

舊南蠻傳云南詔蠻姓蒙氏蠻謂王爲詔代居蒙舍州爲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其先渠帥有六號六詔國初有蒙舍龍生迦獨麗迦獨生細奴邏

高宗時來朝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來朝此下敘至開元中邏盛之孫歸義合六詔爲一愈強盛此下歷敘章仇兼瓊鮮于仲通張虔陁楊國忠與南詔構釁征戰南詔叛臣於吐蕃後復歸唐等事敘至開成會昌而止後事闕新書所敘與舊略同文則倍詳且直敘至唐末較舊爲周匝子藏賂賓王集三本一宋板十卷郝雲卿序一顏文選注四卷湯賓尹序一虞九章陸宏祚童昌祚注六卷汪道昆序集有姚州道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文中敘蒙儉和舍等作亂臣遣左二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劉元暉等率兵追討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三

生擒數千人斬首數千級斬諾沒弄楊虔柳等蒙儉和舍遁走又有破設蒙儉露布蓋卽前次遁走者今又破之而作文中敘遣副總管李大志等往討斬七千餘級獲馬五千餘疋蒙儉仍遁虞九章曰姚州今雲南姚安府顏文選曰姚州今爲大理府按今姚州屬楚雄府賓王所敘新舊書傳皆無之其主帥究不知何人且新舊皆以蒙舍爲地名露布中蒙儉和舍是人名字却相涉與舊書蒙舍龍又似相涉蠻語固難考要之賓王歿于武后光宅元年露布中所敘必是高宗時事而史不載此史之闕漏也高宗時來朝

之細奴邏其蒙儉之臣子邪蒙儉敗走故懼而來朝邪不可知矣

日本尙文

舊唐日本傳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以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尙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元默潤幅布以爲束脩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三

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所得錫資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上元中擢爲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新唐張薦傳祖篤早惠絕倫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又文藝中蕭穎士傳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天子爲師觀此三

條日本之尙文可見鄭若曾籌海圖編第二卷亦云日本重儒書多中國典籍朱氏經義考第七十三卷云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永叔雖有是說而葉少蘊馬翔仲皆疑之鄭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五月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授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目錄首開百篇尙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宣宗八年者宋元祐六年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十七史商榷

垂

則日本尙文勝於他國奮然所獻因趙宋人不好古仍致亾佚而永叔之言非無因葉春及亦未必疑證以新舊唐書諸條知日本文學自唐已然至今不改李克用入沙陀傳 李克用一生事蹟皆在唐本唐臣也薛氏舊五代史援操懿例稱爲武皇入本紀作舊唐書者不欲登之本紀然又以爲究未便夷之列傳之中故竟不及雖覺闕然亦差可新書旣欲爲立傳則當念其勤王大功入于列傳與田宏正輩竝列亦無愧卽或因其跡頗跋扈要當在藩鎮傳顧乃別爲沙陀列傳位置大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十七史商榷

齒

先是咸平中日本僧裔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尙書王惲中堂事紀載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禎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尙書答曰與中國不殊然則百篇尙書高麗且無之况日本乎乃萬歷初尙書郎葉春及請命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無異癡人說夢矣朱意以日本不及高麗近日從彼土傳入中國者有孔安國古文孝經傳皇侃論語義疏皆中國所無而彼土又有王段吉備諸氏所得唐宋古本五經及論語孝經孟子正義有山井鼎爲作攷文以訂近本之訛又有物觀等爲作補遺然

唐莊宗紀據後唐人之言稱為天祐五年即梁太祖之開平二年也新書牽混糾纏全不分明

黃巢傳二書詳略甚遠

黃巢傳新書幾及六千字而舊書只一千六百餘字詳略相去甚遠舊又全載閩人楊復光破賊收復京師露布約七八百字而新書但以楊復光獻捷行在一句了之舊書遺漏巢事多矣新於已斬王仙芝餘黨潰歸巢推巢為主之下敘巢掠淮南敗于申州又破考城取濮州掠襄邑雍丘寇葉陽翟窺東都連敗詣天平軍乞降又叛去轉寇浙東破虔吉饒信等州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趨建州圍福州然後陷桂管寇廣州然則巢未入廣州之前有如許曲折舊乃盡略去直云南陷湖湘遂據交廣其自廣疫歿十三四而北歸踰嶺也所寇掠之地亦甚多節次曲折凡有數層方及陷東都而舊亦盡略去但言犯湖湘江浙逼廣陵渡淮陷洛陽破潼關入京師矣即此以觀則舊書遺漏之多可知宋無名氏平巢事蹟考一卷見陸垣奇晉齋叢書載巢事頗詳撰者當係宋初人新書大半采之事蹟考所無則又別有據

磔當作縛

舊秦宗權傳以組練磔之當作縛之字稍相似而誤

唐亾無義士

西漢亾義士不如東漢亾之多西漢重勢利東漢重名節也宋亾有文信國唐亾無一人宋崇道學唐尙文詞也

舊唐載俗字

舊唐史思明傳思明將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這字特見于此宦官楊復恭傳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搗數上罪云某事你不從我言你字北史第六十卷李密傳第八十三卷許善心傳已有而又見于此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一冊宋呂夏卿譏夏卿與宋歐等同修新唐書而此書所述體例與新唐多不合俱屬自出意見不知是同修之時夏卿建議如此宋歐不用其言邪抑書成後夏卿不服別作此例邪觀其卷尾一段糾舊書之謬而云唐書著於五代幅裂之際成篇匆遽殊未詳悉故有詔纂輯十餘年矣云云則其為同修之時夏卿建議如此而其後不用可知觀其條例勢頗正是宋人氣習夏卿宋史第三百三十一卷有傳

唐史論斷

唐史論斷宋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甫以仁宗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除祕閣校理擢至今官其人正與宋歐同時而於修史事却不與別自作唐史記七十五卷今已亾而此則其論斷也凡九十二首分上中下三卷觀其自序欲效春秋書法以褒貶予奪示勸戒以制度為不必具載不作志幸其書亾若存徒汨亂學者耳目論斷雖多平正皆空論亦不足傳大抵作史者宜直敘其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五

唐鑑

司馬光修通鑑漢屬劉攽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屬范祖禹各因其長見胡三省通鑑注自序而祖禹別自作唐鑑采唐事可為法戒者作論凡三百六篇自序篇首云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

得以考其興廢治亂是也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某上表并上太皇太后表俱言分十二卷今本分二十四卷呂祖謙注大約卷數即祖謙所分此書純是議論於考證無益議論佳者已俱采入通鑑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二

五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

開寶五年薛居正監修

宋史第二百六十四卷薛居正傳太祖開寶五年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兼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其下乃云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云云第二百十卷宰輔年表則於五年書居正加參知政事兼提點三司淮南荆湖嶺南諸州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三

十一

水陸轉運使事於六年四月戊申書居正自參知政事加監修五代史九月書居正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兼都提點湖南等路轉運使事兼修國史如傳則似居正之監修國史五代史皆在五年矣竊謂傳文有誤而表又有傳寫之誤何則玉海第四十六卷藝文門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詔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宜令參政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賜器帛有差其事凡記十四帝五十三年為紀六

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此與年表所書之日俱合可無疑監修必係六年非五年至居正之門下侍郎據傳五年但為兼銜六年方真拜而其參政則於乾德二年已為之年表五年加字之下參知政事四字衍兼字下應添門下侍郎又兼提點云云

薛係官書歐係私撰

玉海又引中興書目云五代史記歐陽修撰徐無黨注紀十二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譜十一四夷附錄三總七十四卷修沒後熙寧五年八月十一日詔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詔藏秘閣攷歐公文集附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三

二

年譜但言其修唐書不及五代史而淳熙間所進四朝國史本傳云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然則薛所監修者係官書歐則私撰也不料其後私書獨行官書遂廢近於乙未年館閣諸臣從永樂大典中抄出薛史殘闕者取他書所引補之尙未鏤板抄本今存其書事迹頗為詳備識見斷制則薛不及歐

五代史纂誤

吳縝五代史纂誤所以正歐史之失已亾佚久矣近丁酉年館閣諸臣從永樂大典抄出釐為三卷約得

原書十之五六今存

斷代爲史錯綜非是

史家自班范斷代爲史體裁已定準情酌理百世不可易也陳氏志三國逐國各斷未嘗并合則南北史亦宜逐朝各斷而李延壽乃合之紀爲一類傳爲一類已屬非是又於傳之中取各朝后妃總敘在前餘仍以各朝爲分限間又於其中以一家兄弟子姓分住各朝者彙聚一處此兩種新例尤謬中之謬延壽勦襲各書直同鈔胥未嘗自吐一語聊以穿聯撮合見長其實南北諸朝各自爲代何可合也薛居正五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三

三

代史力矯延壽之失梁唐晉漢周仍各自爲一書極是乃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又大反故轍各帝紀總敘在前次將各代后妃皇子類敘爲家人傳次將專仕於一代之類敘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次於節傳次於事傳次一行傳次唐六臣傳次義兒傳次伶官傳次宦者傳然後將歷事累朝者臚列爲雜傳又其次爲司天職方二考又其次爲世家又其次爲世家年譜又其次爲四夷附錄乍觀之壁壘一新五花八門徐思之五代各自爲代乃錯綜紀載若合爲一代之者然此何說乎卽如晉臣止三人周臣止三人

太覺寂寥已爲可笑況彼時天下大亂易君如置基安所得純臣而傳之晉三人中桑維翰唐同光中已登進士第景延廣梁開平中已在行間而吳玘唐長興中爲大同軍節度判官又爲唐守城已非純晉況周王朴漢乾祐中擢第解褐授校書郎非曾仕漢者乎婦人屢嫁以末後之夫爲定援此爲例則薛史以馮道入周書極妥反嫌他傳未能如此畫一耳何必別題作雜傳若以其失節而別題之則似各代之臣爲賢於雜傳中人而其實專仕一朝者其中姦佞亦多歐公已自言之豈不進退無據且唐明宗不但與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三

四

莊宗非一家卽是莊宗之叛臣廢帝別姓王氏又係弑愍帝自立者而其臣歷事各主者槩入唐臣則與名爲雜者何異哉其所以錯綜紀載豈非欲效史記乎史記意在行文不在記事況上下數千年貫串數十代自不能斷代爲之若五代仍薛史舊規可矣何必改作梅舜俞云歐九自欲作韓愈却將我比孟郊愚謂自欲作史記却將五代比黃帝訖太初

歐法春秋

歐不但學史記并往往自負法春秋建安陳師錫序

云五代距今百餘年故老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潛心累年而後成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文集附四朝國史本傳亦稱其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愚謂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效且意主褒貶將事實壹意刪削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若非舊史復出幾嘆無徵師錫反謂舊史使事迹不傳來者無考而推歐史為詳於舊語太偏曲又何足信哉

薛應旂宋元通鑑義例云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庄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為夫子之褒貶於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辭則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後人修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愚觀諸古周公稱召公為君奭子思稱聖祖為仲尼左氏書孔丘卒而不及其嘗為司寇則名字

與官又曷足為重輕哉薛氏此論是

帝紀書名

向來帝紀初業者當起事之初守成者在藩邸之日即稱帝此定例也然則梁本紀第一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之下當云諱晃初名溫降唐賜名全忠即位改今名然後繼以某處人而歐史則於此直接云宋州瑯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徐無黨注云變諱某書名義在稱王注中其下俱稱名敘至光啟二年十二月封吳興郡王其下云黃巢秦宗權攻汴王顧兵少不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敢出徐注云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而薛史則稱帝不稱名竊謂朱溫之惡亘古所少特立此例以示貶誠善唐晉漢周之立與唐取隋殆無大愧而槩從此例書名甚至以周世宗之賢亦然一書中例不可屢變強抑以就溫亦差可惟是既惡溫而變例則溫子友珪殺溫當入本紀乃仍奪其帝號又於梁家人傳論巧說以為欲伸末帝討賊之志正友珪為賊則是實子溫矣何其出入紛紛乎紀末書六月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徐注云不書崩處以異於得其終者乾化二年十

一月友珪葬之伊闕號宣陵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此篇弒昭宗弒濟陰王皆直書於此又爲諱不言弒而言崩後各帝不善終者亦皆書崩何義例之繇曲也宜盡去諸例據事直書某人反弒帝於某處下書帝年若干某帝某年上尊諡曰某皇帝廟號某葬某陵

玉海引中興書目稱薛史紀十四帝似連友珪數之歐史則十三帝據五代會要載周廣順中張昭修實錄以友珪篡弒居位奏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凶友珪今永樂大典抄出者仍歸列傳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三

七

歐史喜采小說薛史多本實錄

何義門謂歐公五代史亦多取小說何說確甚薛史則本之實錄者居多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後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凡八主皆有實錄惟無梁然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記朱全忠爲唐昭宗繫鞵事而云梁祖在位正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繫鞵事恥而不書然則梁太祖實錄禹偁固見之薛居正又在禹偁之前五代實錄蓋盡見之均帝者即梁末帝均王友貞也今薛史梁紀亦無繫鞵事可見其據實錄矣歐采此事于敬翔傳均王

討賊而立方欲頌揚其父實錄中必多虛美而各實錄亦多係五代之人所修粉飾附會必多今薛史以溫爲舜司徒虎之後令人失笑又言生時廬舍有赤氣熟寐化爲赤蛇居然以劉季等話頭作裝綴他所載職祥圖識頗繁非得之實錄者乎歐陽子盡削去真爲快事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考核斟酌不可偏執如歐史溫兄全昱傳載其飲博取骰子擊盆呼曰朱三爾陽山一百姓滅唐三百年社稷將見汝赤族云云據禹偁謂梁史全昱傳但言其朴野常呼帝爲三諱博戲事所謂梁史者正指梁太祖實錄今薛史全昱傳亦不載博戲詆斥之語歐公采小說補人最妙然則采小說未必皆非依實錄未必皆是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三

八

全義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窩灰全義辟疑式幕僚故以獻諛此小說之不足采者

歐史甚從簡傳載其好食人肉所至潛捕小兒為食此等當出小說所載其事必真薛史無之蓋五代諸實錄皆無識者所為不但為尊者諱即臣子亦多諱飾當因從簡以功名善終故諱之也薛史誤據而不暇旁采以補闕

亦有各實錄互異薛史擇善從之而歐亦同於薛史者如唐愍帝出亾遇晉高祖從官沙守榮等欲刺高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三

九

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見歐史王宏贊傳薛史閔帝本紀同通鑑第二百七十九卷亦同而考異謂從閔帝實錄其蘇逢吉等所撰漢高祖實錄則扞晉高祖者石敢非陳暉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二

不及哀帝之立非是

歐史梁祖紀上書弒昭宗下書天子賜王迎鑾紀功碑中間不及哀帝之立隻字然則天子為何人乎非是

梁有兩都

歐史梁紀開平元年四月升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州薛史同但此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一

下多一句云以為佑國軍節度使于慎行穀山筆塵第十二卷形勢篇云漢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五代及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一首列東京開封府即今府河南省城次列西京河南府即今府屬河南古洛陽也愚謂自漢及唐為都之地甚多著者莫如關中次洛陽其次金陵即僭偽割據從無都汴者不意朱梁凶醜忽初都于此汴本非可都之地而晉漢周皆因之不改推後唐都洛陽至石晉仍遷於汴而趙宋且運臻二百流俗口傳動輒稱為汴梁猶是凶醜之遺亦可異矣

朱温自以金德代唐土德於汴起金祥殿唐六臣傳  
天祐四年三月唐遜位于梁四月冊禮使同平章事  
張文蔚等奉冊寶朝梁于金祥殿漢臣蘇逢吉傳逢  
吉夜宿金祥殿東閣

追尊四代

歐史梁祖紀篇首但言其父誠及即位則突敘追尊  
四代事言外見本係微賤羣盜高會之名恐替是貴  
後白撰出用筆超妙之至且其敘事則云高祖黯諡  
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諡曰宣僖云云宣元之  
下省去皇帝兩字宣僖之下去皇后兩字其例亦歐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陽公所特勅當是惡温而立此例故為簡忽之詞乃  
復抑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漢高祖周太祖之追尊其  
祖父者皆用此例若薛史則於紀首先實敘四代之  
名高祖黯以下云云及即位敘追尊四代則云高祖  
妣州府君上諡曰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太廟第一室  
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范氏追諡宣僖皇后云  
云用筆呆鈍全無作意誠為不及歐公媯州當是在  
唐所贈黯為媯州刺史高平縣君亦然其曾祖稱宣  
惠王祖稱武元王父稱文明王祖妣皆某國夫人此  
皆唐所追諡追贈而母獨稱晉國太夫人多一太字

者疑因温貴獨母尚在故耳其不稱名而稱爵稱諡  
乃實錄體薛史沿襲實錄元文歐公則并其陵名等  
盡削之

王溥五代會要第十四卷尚書省司封門內俱說母  
妻敘封事例一條云乾祐元年七月中書帖吏部廢  
置司令具新舊敕例父在母敘封進封合加大字事  
例申上吏部廢置司以前後格敕內凡母皆加大字  
在歿並同即不說父在不加大字此下又引近例有  
晉天福五年中書舍人艾穎八年尚書司門郎中尹  
偃皆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大字此下即奉敕父在母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封合加大字與不雖有艾穎等例宜令尚書省集議  
奏聞云云所引晉時近例恐即是唐末以來相沿成  
例觀温高會祖母無太字母獨有太字則可知予未  
見唐會要但五代襲唐制居多

茂林

追尊曾祖茂林云云薛史作茂琳王溥等五代會要  
卷一亦作琳

改戊為武

歐史梁紀開平二年三月戊寅封鴻臚卿李松介國  
公徐無黨注云梁嘗更戊曰武而舊史悉復為戊按

凡有改制史當因而書之以著其實梁既更戊曰武  
 史何以仍復為戊乎此非是予得重修墻隍神廟兼  
 奏進封崇福侯碑搨本碑末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  
 武辰吳越王鏐記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以城為墻  
 以戊為武者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城誠之嫌名  
 戊茂之嫌名此說是矣又謂鄭樵謂十辰十二日皆  
 為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蠶尾戊  
 本武已本几又據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白居易有  
 木名櫻桃詩以證茂可讀武戊可與露去等字為韻  
 此說則非也盜賊篡竊之朝何知學問彼欲避嫌名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四

強改戊為武耳鄭樵妄談本不足援引語轉可通理  
 雖有之要豈朱梁所計及哉牆从牀省聲不从土亂  
 世不識字亦不足責  
 一歲兩祀南郊正祀又在正月  
 歐史梁紀二開平三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徐注  
 祀天于南郊書曰有事錄當時語案此為篡唐之三  
 年始郊見上帝何其緩也豈溫清夜捫心亦有所懼  
 不敢遽行此大禮乎然唐明宗即位五年乃郊周世  
 宗在位六年未一郊則此不足異其下文十一月甲  
 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徐注南至不必書因其以至

日告謝而書告謝主用至日故書之不曰有事於南  
 郊亦從其本語蓋比南郊禮差簡案尹洙五代春秋  
 書此事則云正月辛卯帝祀上帝於圜丘十一月甲  
 午帝告謝於圜丘攷之薛史第四卷所書與尹正同  
 則此為歐公所改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冬至祀昊  
 天上帝於圜丘一年兩次祀天此三代以上則然漢  
 唐以下無郊丘之別何必改丘為郊即此見歐公之  
 好改舊據薛史為北征犬羊西下鄙翟掃蕩左馮討  
 除峴首而行告謝非行夏正南郊冬至圜丘之禮而  
 有一歲兩祀所異者正郊不在冬至而在正月與漢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五

唐以來大不同又有事云云者春秋宣八年有事于  
 太廟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歐欲摹仿聖經筆法故  
 特改薛史舊文此正歐公之病徐無黨乃以為錄當  
 時語不知五代本無此語也無黨空疏并春秋亦未  
 讀乎  
 五代會要載五行郊禮共只五次梁祖二郊之外  
 則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明宗長興元年二月  
 二十一日周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一日也皆以春行  
 之

文明殿

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蓋文明是當時正衙朔望御此見羣臣名為入閣詳第五十四卷雜李琪傳又唐家人傳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冊皇后劉氏則為正衙無疑又考新唐書楊嗣復傳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今觀琪傳唐制本每日御殿見羣臣朔望御便殿曰入閣唐末不能日見羣臣以入閣為重故御殿猶謂之入閣愚謂不能日見惟有便坐則政事廢而記注亦廢故以二者為一使得紀錄非必以入閣為重觀舊唐昭哀兩本紀極亂之世紀錄猶詳瞻乃爾則可見記

卷九十四

本

注之益  
入閣事又見契丹附錄第一篇

各帝年數

梁祖紀末小字注年六十一按薛史溫以唐宣宗大中六年生數之適符至末帝紀之末云皇帝崩年三十六此汲古板也而南雍本則年三十六四字用小字旁注此恐是歐公自注然則梁祖年六十一四字亦自注因下有徐注無界畫故不可別觀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年皆旁注則可知

唐莊宗注年四十三攷薛史莊宗紀同却於紀首言莊宗生於唐光啟元年歲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數至莊宗崩於同光四年實年四十二則兩書皆以傳寫誤一作三明宗注年六十七攷薛史明宗紀同而於紀首言明宗生於唐咸通丁亥歲九月九日丁亥乃懿宗咸通八年數之適符乃通鑑第二百零七十八卷言明宗殂下注年六十七而胡三省又注云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歐史明宗紀論但云即位春秋已高至通鑑此段略本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但闕文作即位之歲年已六旬

卷九十四

七

被通鑑竄改此八字致令三省執泥生疑又歐史論云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則明宗即位實八年非十年歐又誤也馮道傳道相明宗十餘年其誤同廢帝注年五十三攷薛史本紀同却於紀首言帝與莊宗同以唐光啟元年生數至清泰三年自焚死實五十二歲則兩書亦皆以傳寫誤二作三晉高祖紀注年五十二攷薛史作五十一於紀首言以唐景福元年生數至天福七年崩正五十一歐史傳寫誤周世宗年二十九薛史作三十九歐亦傳寫誤薛史每帝皆有生年月日及崩則又著其年數歐史



則但於崩下注年數歐史意主簡淨也晉出帝薛史無崩年於歐不待言矣若唐愍帝則薛史生年月日并崩年年數皆具而歐史不載歐於愍帝紀末敘事不了其崩別見廢帝紀因以略之但正史與編年不同正史自當於每帝備書首尾以符體裁若通鑑則專以編年為主而逐年年號以後改爲定廢帝清泰元年卽是愍帝應順元年既以清泰爲主愍帝不復標題其事但見於長興四年其亦見於愍帝紀下通鑑作路王第而體獨不備敘事不了不詳年數特異於他紀殊爲一百七十九卷然猶注其年數歐史既爲愍帝作紀

自亂其例

卷九十四

八

周恭帝薛史有生年月日紀末又備書皇朝開寶六年春崩於房陵無月日而但言春蓋亦頗有曖昧不明者其下不言年若干數之則二十一歲也而歐史既列恭帝於紀紀末但書遜於位宋興竟不誌其崩葬贈諡亦屬非是

梁紀晉唐互書非是

歐史梁末帝紀龍德三年上書李繼韜叛于晉來附下書唐人取鄆州唐卽晉也而一行之中上下異稱可乎自應如薛史第十卷先書晉王卽唐帝位于魏

州云云然後繼以唐軍襲鄆州陷之云云方是徐無黨乃附會歐史爲說云晉未卽位已與梁爲敵國至其建號于梁無所利害故不書唐建號而書唐人者因事而見爾夫既以梁爲本紀凡天下事之大者皆不可不書況晉與梁爲世讐晉垂欲滅梁矣而其建號何得謂於梁無利害乎歐陽氏之師心自用無黨之阿私所好按之史法其失不小

四彥章

梁將王彥章最有名而謝彥章屢與王同戰晉兵吳又有彭彥章楚有姚彥章同時爲將者凡四彥章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九

李克用救王處存

前言新唐書不應以李克用入沙陀傳然敘事尙詳約四千一二百字薛史遂以克用入本紀更詳贍約一萬一百餘字歐史附敘於莊宗紀約不過三千字剛去者幾四之三如光啟元年幽鎮李可舉伐易定王處存克用救之今定州曲陽縣北嶽廟內有克用題名平州黃華蕃作恒山石墨考所載凡三卽克用十一種深澤王灼摹揚贈子十餘通親率兵過此與處存同禱於廟而題者顧寧人朱錫兗各有考證皆確切此事雖非甚要然處存固與克用共敗黃巢扶王室者可舉因河朔諸鎮同惡相濟

反之內

惟易定為朝廷所有忌而欲滅之則克用此事亦為忠義而歐史不載其餘削去者薛史復出學者自能參觀未暇備陳

### 唐有四都

歐史唐紀同光元年四月即皇帝位國號唐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鎮州為北都十月滅梁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三年正月庚子如東京三月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為東都據此唐十七史商榷

### 卷九十四

有四都職方攷一一書之東都西都北都鄴都也攷薛史唐紀云升魏州為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縣為興唐縣府名不宜刪去改縣名本可入地理志不必入紀然歐史不志地理但為職方攷既簡極紀又略去則建置沿革幾于無徵況此乃都邑非他州縣比歐公平生閑文浪語亦多矣於典實何吝惜筆墨如此至自汴州法春秋也春秋於魯君出至他所而返國則書公至自某地如桓二年公至自唐是莊宗一生不識洛陽門此初到因其都於此故效此書法要之當據實書至洛京可耳薛史作車駕至西京此當作

洛京傳寫誤復西都事歐書於十一月辛酉時尙在汴也薛則書於十二月戊寅至洛已九日矣二者不同未知孰是而薛史云改偽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為西京京兆府汴州開封府復為宣武軍亦較詳其餘各州軍亦具書之改東都事薛史云詔本朝以雍州為西京洛州為東都并州為北都近以魏州為東京宜依舊以洛京為東都魏州改為鄴都與北都並為次府亦較詳于慎行穀山筆麈形勢篇云五代以大名為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于說是此十七史商榷

### 卷九十四

十一

鄴都與曹魏鄴都不同彼鄴都則今彰德府晉仍其稱見歐系維翰傳大名府今仍屬直隸布政司歐史紀又書同光二年正月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耐于太廟薛紀又有停北都宗廟事而郡縣志又云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本朝都長安以關內道為上今宗廟宮闕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為上明宗以叛將入汴聞莊宗遇弒入洛即位仍以洛為都也

### 新史意在別立體裁

李克用以未便與曹孟德一例故薛史雖作本紀稱

為武皇削一帝字稍示別異陶岳王禹偁皆有此稱  
 宋史第二百五十二卷郭從義傳猶仍此名大約當  
 時人語如此歐史則以其事入莊宗紀但題為莊宗  
 而盡一卷皆敘克用事實所未安凡論贊不云論曰  
 贊曰或史臣曰而以嗚呼領之已為可怪乃梁末帝  
 竟無論贊意以末帝無大劣跡蒙父餘孽為強敵所  
 滅故置不論然即以此意論斷亦何以闕之使史  
 體欲側偏枯克用事敘畢既用嗚呼唱嘆乃忽考沙  
 陀種族原委克用功罪槩置不論唐莊宗晉高祖周  
 太祖亦無論贊則更不可解唐愍帝廢帝共一紀而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主

論贊獨論安重誨之歿與愍帝之見弑若廢帝之得  
 失不及一語亦失體晉出帝紀論贊痛詆其封父敬  
 儒為王稱為皇伯事愚謂滿腹是議漢王一種見識  
 故有此論衝口而出皆觸著平生蘊蓄但漢議多謬  
 而執此以譏出帝之絕其本生未為不是予所未喻  
 者一篇本紀綴以論贊自當詳說其政事得失與致  
 亾之由乃獨摘一事論之其餘皆置不道何哉漢高  
 祖隱帝共一紀而論贊獨論高祖黜開運號一事隱  
 帝則隻字不提亦非唐愍帝紀末但云戊辰如衛州  
 便闕然而終徐注云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弑

鄂王也注雖如此曲說其實應并後事書之使首尾  
 完具不當作此不了之筆即不然亦宜接一句云後  
 事在廢帝紀今懸空縮住全無結構成何體製總而  
 言之歐公以薛史為平鈍欲法史記意在別立體裁  
 決破藩籬致此紛紛聊於紀論之餘不具

甲子歐薛與通鑑目錄異

薛史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歐史不書  
 非也薛于此下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  
 歐史云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不言朔則亦以  
 辛未為朔此下所書二史詳略懸殊而大判則同薛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主

史書十月事至庚子止當為三十日下書十一月辛  
 丑朔又書丁未日南至則七日也計是月當小盡何  
 則下文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至西京則  
 甲子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己巳是二十九日矣歐史  
 亦言十二月庚午朔至洛必與薛合通鑑目錄是年  
 十一月庚子朔八日冬至與歐薛不同十七史似此  
 者似非一處

偶摘此條

尊號剛削

同光二年二月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  
 皇帝薛史睿武下多至德二字此當時實事也歐公

乃加刪削則何以傳信乎大約歐史此類非一不能枚舉

### 東京王莽河

歐史同光三年正月如東京射鴈於王莽河東京卽魏州今大名此事薛史亦載前九十二卷據新舊唐書考王莽河在唐代德間尙微有河形至莊宗又一百六七十年河身更涸大約僅存洲渚要與滑縣之河不相通矣予嘗行大名城外投宿旅店一望斷塹荒岡并塘濼涓流渺不可見蓋金元以降波胙之流已絕滑且無河矧此地邪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古

### 閔帝改愍

唐閔帝明宗之子據薛史乃晉高祖卽位後所補諡本紀內此字凡數見甚明析而末帝紀中又屢見之確然無疑而歐史改爲愍帝原歐意當因唐莊宗諡爲光聖神閔孝皇帝嫌復閔字遂率意改之但說文卷十下心部愍痛也从心改聲卷十二上門部閔弔者在門也从門文聲二字判然不同何得輒改改之則失實矣通鑑雖不爲閔帝作紀但附見其事然亦作閔王溥五代會要第一卷帝號同至後唐廢帝薛史本作末帝五代會要同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張

昭等撰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係周世宗時所修若

果彼時已稱廢帝則後來王溥薛居正何苦必改爲末帝反使其與梁末帝相混王溥薛居正一輩人誠實謙退必無此事必是歐公所改陳振孫係宋南渡後徵末小儒震駭大名反改張昭原稱末帝者以就歐稱廢帝耳至宋史出元季陋儒手藝文志作愍帝廢帝更無怪矣晉出帝薛史作少帝五代會要同歐以其爲契丹所虜援周衛輒及魯哀公號出公之例改之

通鑑於被弑或失國者輒降稱王公如劉宋少帝改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五

稱營陽王後廢帝改稱蒼梧王陳廢帝改稱臨海王後主改稱長城公之類此等本是帝何以降爲王公又如五代梁末帝則仍稱均王後唐廢帝則仍稱潞王晉少帝則仍稱齊王皆復其初封之王號恐皆非是

通鑑第二百七十九卷考異引閔帝實錄作閔又引寶貞固晉高祖實錄蘇逢吉漢高祖實錄則又稱爲少帝要之閔帝實錄最在前當從之

### 周世宗大毀佛寺

歐周世宗紀顯德二年夏五月甲戌大毀佛寺禁民

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薛史全錄詔文八百餘字歐公括為十九字誠簡淨然此乃當時實政今薛史復出讀之殊不厭其繁也詔文有云近年私度僧尼日增猥雜漏網背軍之輩苟剝削以逃刑行奸為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諸道州府縣鎮應有勅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勅額者並仰停廢云云予得澤州陽城縣龍泉禪院記拓本守澤州司法叅軍徐綸撰末題大周開基之二載歲直壬子三月壬申記是周太祖廣順二年也又有鄉貢進士王獻可撰後記一篇末題顯德三年歲次丙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四 夫

辰九月丙申記則當世宗時前記言主僧慈公請于郡牧因飛牋奏于唐乾寧元年十月降勅額為龍泉禪院後記則云大周皇帝承祧之二祀震雄風匡霸業從諫諍遂賢良外則以四夷未王尙征伐而執戎事內則以百揆方序興禮樂而敷文德皇綱既已大矣儒風又已亨矣乃有釋教爰疚宸衷慮真俗而相參遂鼎革而垂制凡曰梵宇悉去無名九州四海之中設像棲真之所並掃地矣是院以有唐乾寧元年所賜勅額時雖綿遠名仍顯著徵其驗而斯在詢其由而匪虛遂免雷同得安雲構益存舊制式叶新規

得非澤水合宜隆替有時乎此皆與歐薛二史合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卷九十四 夫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三

家人傳首語自相違

家人傳首敘引極言女色能敗人國與後宦者傳論言女色之惑粹而去之之易語自相違

各紀傳冗文宜歸併

梁家人傳太祖之母事敘畢又敘追尊與紀復雜傳和凝傳敘晉高祖幸鄴凝慮安從進反請豫為宣敕命將以待之與從進傳復又雜傳王晏球傳敘其與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十一

并丹戰事與附錄并丹傳互有詳略歐節字縮句惜墨如金偏有此冗文宜歸併一處詳之而於他傳互見者則云詳某處吳縝五代史纂誤所摘文複各條茲不載

骰子

廣王全昱傳有骰子又董昌臨民訟擲骰子以決勝負見吳越錢鏐世家案廣韻骰子博陸采具出聲譜案其意當為从骨投省聲說文卷四下骨部本無此字新附亦無而温庭筠詩玲瓏骰子拋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則此物以骨為之

梁諸王互有詳略

歐公梁家人傳與薛史宗室諸王傳互有詳略然太祖八子其封號事蹟頗有歐詳而薛史反略者如第三子友璋歐敘其初為壽州團練使直至末帝時為武寧節度使頗備薛史於本傳及末帝紀中皆不載今有末帝貞明三年十一月辛丑榮陽鄭義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記在河南許州龍興寺亾友錢唐周天度讓谷知州事搨以寄予記言義為武寧軍親王元從家寄瑕王主當許下武寧親王即友璋與歐合瑕王今山東兗州許下今河南許州主者府主而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二

博王友文傳未了

博王友文傳敘至友文留守東京之下便止其事未了與前唐愍帝紀末同其下却接庶人友珪者云云當於東京之下添一句云後事在友珪傳庶人友珪宜提行另起

溺涎液斗餘

唐明宗家人秦王從榮傳明宗病溺涎液斗餘通鑑

注薛史作便溺升餘案此見今本舊五代史第四十四卷明宗紀

劉延皓事未了

唐廢帝家人傳廢帝后劉氏之弟延皓事敘至為天  
雄軍節度使被張令昭逐走帝但削延皓官爵而已  
便止此處尙不見延皓下落如何住得薛史則延皓  
自有傳此下言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  
自經死但不甚吝惜筆墨只須多敘兩句十七字則  
首尾完具矣前代皆別有外戚傳今附見后傳中又  
作此不了之語豈意剗削毋乃太簡通鑑考異引唐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三

實錄以延皓為劉后姪薛史作弟歐從薛

重貴降表出亾事

薛史於晉少帝紀載其上拜丹主降表太煩非體歐  
改入晉家人高祖皇后李氏傳為得之且薛史只有  
帝降表而歐并全載李后降表亦為可喜拜丹國志  
所載與歐同又歐曰少帝為出帝於紀末只用拜丹  
滅晉一句結束其出亾以後事亦別見於高祖皇后  
李氏之下裁翦頗工薛史少帝紀末歷敘出亾以後  
籛猥事殊為失體不如歐史薛史末段言周顯德初  
人自塞北至者言帝無恙歐用之而添一句云後不

知所終亦覺比薛語氣為完備

馮后事敘述不明

歐敘出帝后馮氏本重允妻既不言姓似是宗室而  
絕不言重允何人重允死而出帝娶之其下突言契  
丹責帝納叔母讀者疑重允與重貴同行何以稱叔  
及讀至下文別一篇敘高祖之叔父兄弟子孫方知  
重允本高祖弟養以為子故與其諸子之名排行敘  
事如此太求省筆殊眩人目應於前先揭明

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

樞密使之名始于唐以宦者為之至宋梁後唐則以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四

朝臣充之自是遂奪宰相之權而宰相反擁虛名矣

說見容齋三筆第四卷 歐史唐臣郭崇韜傳莊宗即位拜兵部

尚書樞密使滅梁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

使薛史則云莊宗即位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

樞密使誅梁氏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

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郊禮畢以崇韜兼

領鎮冀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係加銜歐史刪之差可

不曰守曰充而以拜統之未妥至拜侍中雖已為真

宰相然唐宰相制度已詳第七十四第七十六第八

十一第九十二等卷矣而至此時則其制又變蓋唐

時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即為宰相若五代則又必以兼樞密者方為有相權如豆盧革輩但有相名耳自當如薛史先言以侍中兼樞密次及兼鎮為是成德即鎮冀宰相兼節鎮始於唐如李林甫楊國忠皆然但居京師遙領不赴鎮此莊宗以寵崇韜也又歐史安重誨傳明宗即位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案固辭者辭大將軍也改尚書者由大將軍改也使如故者樞密使如故也郭崇韜安重誨皆忠於謀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五

國而誣枉見殺作合傳配搭頗精若論贊中言兩人皆為樞密因專論樞密奪宰相權餘皆不及此論贊之變體惟是薛史重誨傳已殘缺據王溥五代會要所載唐莊宗宰相五人使相三十一人兩處內皆有崇韜此可見遙領者亦為使相矣何也崇韜未嘗出鎮也乃明宗使相三十八人中有重誨以重誨實曾為河中節度也而宰相十人中反無重誨則大不可解豈歐史云加侍中中書令皆失實乎樞密雖有權究非相乎此當闕疑篇首云其父福遷為晉將晉救朱宣福遷戰歿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

父福遷於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單名福而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訛舛令人噴飯滿案其所書恐多不可信

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宦官之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鑒其弊樞密以大臣為之改左右神策為侍衛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

守魏固揚劉自鄆襲汴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六

崇韜曰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揚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案汴州之州南雍本作用用字佳歐史此段乃梁晉興亾大關目所敘亦差簡明但薛史載崇韜說莊宗之言則云聞汴人決河自滑今滑縣屬河南至鄆今東屬山東泰安府非舟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皆在河南岸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守滑州下段凝時駐鄆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本在汶陽改以意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壩苟欲持我



臣但請留兵守鄴今直隸大名府當保固楊劉見下文

陛下親御大軍倍道直指大梁今河南開封府云云此段於

情事尤詳析若歐史則未免刪改太多向來史家動

稱梁晉夾河之戰此戰蓋相持數年方得滅梁大約

東起楊劉西至濟滑沿河皆戰壘也通鑑第二百七

十二卷胡三省注楊劉引九域志在鄆州東阿縣極

精確其間扼要處為德勝夾河兩岸皆有城號南城

北城見新唐臣符存又有楊邨有潘張有麻家口唐

臣周德威傳有景店有馬家口有鄒家口有清北驛

有王邨有高陵津此皆河津夾梁晉戰地胡注亦

不能一一鑿指薛史以決河自滑至鄆一句括之甚

妙大約請地名總在此一句中通鑑敘此事作梁主

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今山東濮州屬及鄆以

限唐兵尤明此水乃梁人所稱護駕水也其時莊宗

以魏為都故須固守而楊劉則極東河南岸旁所築

城亦須固守方可從此而南自鄆襲汴也前第八十

九卷楊劉一條已攷此事今再將諸河津地名攷之

則當日戰地情形益可見又觀此則自滑至鄆為決

河所行之道而經流亦相去不遠今則桑麻徧野一

望皆成平地曾無涓滴河流試就梁晉事尋之猶可

想其遺跡禹貢雖指除解經再商外其於後世事則

詳明可取卷首有唐大河圖考之則五代河形亦自

了然矣

觀第六卷唐明宗紀第四十四卷康延孝傳并崇韜

傳勸莊宗自鄆襲汴三人所見如一莊宗又果銳梁

安得不滅若從鄆渡河而來則段凝重兵駐守滑臺

其勢必來爭戰未便長驅而南故必迂道從楊劉夜

渡自鄆入汴疑本怯懦持兩端即使覺之亦必觀望

不前梁若未遽滅則諉言未及覺知故不急赴救梁

一滅則旋踵降唐矣唐人早已料破定計之妙如此

所以所向無敵

地隔河對岸即消梁重兵在焉故也通鑑一百十九

卷宋高祖武皇帝紀永初三年五月帝崩九月魏人

入寇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又一

百二十五卷宋文帝欲伐魏帝策軍勢先言乘夏水

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先取碭礮滑臺二城并虎

牢洛陽然後下文言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過河即

成擒彼時魏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府尙未遷洛也

觀此二條則知南北朝時滑在河南唐沈亞之下賢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七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八

文集第三卷魏滑分河錄云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欲救其患聞故有分河之事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其功尙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隄防不固竊以黎陽西南廻壩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洛滑以西維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河勢日益壯恐一旦城郭無類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請曰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威乃許移於已哉帥曰黎陽與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九

滑俱帝土人有不幸凡見其苦卽爲舉手寧皆有戚者夫全大以棄細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地爲惜乎顧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尙不足愛況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趣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之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壩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按新唐方鎮表肅宗上元元年置滑衛節度使號永平軍改義成治滑州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

在黃河之南岸廣德元年置魏博節度使號天即今直隸大名府治元城縣在黃河之北岸今則禾麻徧野廬舍相望撫茲日之桑田何知昔時之滄海乎觀亞之所錄則唐時大勢尙可想像得之南北各書新舊唐書皆無河渠志河事須考而得也趙彥衛雲麓漫鈔第二卷載東京至女真御察行程云東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云云彥衛此書當宋光寧間其時河已徙陽武而南汲胙之流已斷滑反在河之北今則視彼時徙而愈南河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十

壩去滑遠矣當梁晉夾河戰爭時河形大約與唐元和不同不異魏滑南北對峙而魏乃晉都滑對岸最近梁人防晉切要處也梁人決河以限晉兵者若是專指大河則彼時之河卽奪漂出朝城者是其流必大似無待於決且晉人之渡河而軍者多矣河南之地晉兵充斥但恃經流未足限隔晉兵故予前於八十九卷以爲此恐別是小支流蓋多爲之阻使不得便耳其如晉人之勇銳竟長驅入汴何哉

晉兵之神速不但以段凝怯懦觀望而已也梁旣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晉兵當晉之自鄆襲

汴也己渡河而南矣而段凝精兵在滑若欲赴救反在決河之北岸曩所恃以限晉兵者今反自限隔通鑑載李嗣源之策云段凝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又敬翔謂梁主曰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胡三省注云言凝欲還救大梁為決河所限其道回遠此二節敘事情狀如繪

決河為害見於史鑑纍纍不絕書想趙宋橫隴之決尚是朱梁貽禍生民餘毒數百年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十一

史匡翰尚高祖女

歐史史匡翰傳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薛史則云長公主高祖之妹予得匡翰神道碑拓本朝議郎尚書吏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撰待詔朝散大夫太府卿賜紫金魚袋闕光遠書碑云尚魯國大長公主二史皆省大字然據碑則惟其為帝之妹故加大字以別之若帝女則但稱長公主矣五代會要第二卷載諸帝女晉高祖長女降楊承祚非匡翰封秦國公主又封梁國長公主非魯國故知薛史是也歐史書其官略薛史則詳終於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滑

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起復本鎮卒皆與碑合惟碑有起復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并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及贈太保則薛史亦省

孟漢瓊宋令詢歐皆無傳

歐史朱宏昭馮贊傳明宗病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宏昭及贊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是時宏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宏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十一

敬瑄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瑄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愚謂從珂之反皆為朱馮欲召漢瓊入輒易三帥故反而愍帝被弑矣漢瓊罪首禍魁也薛史有傳并載殺秦王從榮皆出其謀從榮雖當誅然漢瓊設心乘亂倖功已為可惡乃從珂纔反即單騎馳至澠池謁見自預從臣之列傾險若此歐竟不立傳以垂炯戒可乎柳開河東集門人張景編第十卷載其仲父承昫墓志銘長興時誅秦王從榮宣徽使孟漢瓊馳傳就鄴宮召宋王從厚仲父為有司

主牋奏告王元從都押衙宋令詢曰竊聞帝疾彌亟秦王夷戮今一單使徵王王即挺身往未為利也大  
臣奸豪賡相結附但苟其身不顧于國王至孤坐宮  
中但名曰君天下安危未易知不如盡率府兵步騎  
齊發按甲徐行若必迎嗣君命禮來之我兵在衛強  
者繫之亂者翦之而後遵上先旨不為失耳不納王  
即去令詢至洛果出磁州刺史王之屬臣悉為馮贇  
朱宏昭輩遠之不復適帝也後鳳翔兵起帝遇禍衛  
州歐不但作漢瓊傳并附見宏昭傳者亦不能帶  
補漢瓊數語以見其始末并宣徽使三字亦削之且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五

使柳承詢之計行翦除權姦愍帝位固矣歐薛皆不  
載蓋未能按補此差可而薛史却有令詢傳敘其被  
擯正與柳開合又言其始終只事一君知書樂善動  
必由禮聞愍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此五代完  
人應入死節傳歐乃刪落隻字不存又不可解

桑維翰子孫  
歐史於桑維翰其謀議刪削過甚亦不見其子而薛  
史甚詳維翰實一時英傑二子皆有名位并載維翰  
為子讓官事王禹偁小畜集第四卷懷賢詩於維翰  
推許甚至末云子孫亦不振天道難致詰此謂其後

人入宋者

死節死事

歐公作王彥章畫像記褒之不遺餘力而五代史又  
為特立一死節之目共只三人彥章冠之在彥章差  
不愧而待朱梁則過優

史建瑋與父敬思皆捐軀盡忠應入死節否亦宜在  
死事而歐史但入唐臣匡翰仕唐又仕晉應入雜傳  
乃薛史各傳而歐附建瑋傳則又亂矣即元行欽桑  
維翰亦死事也而但為唐臣晉臣立例太多則不能  
不亂王得中為北漢使契丹被獲於周不以情告世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五

宗殺之卓然死節詳見通鑑而二史皆遺之何哉  
若黃震曰抄第四十九卷謂王師範飾治以儒謀殺  
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可知至全忠既帝天下而  
族之則置酒行禮少長以次就戮其與結纓之勇何  
異惟其力屈降梁歐公併辱之雜傳惜哉何不以其  
死為守節而死邪愚謂如震言直欲以師範入死節  
矣既降梁難入死節入雜傳又實太屈總因多立名  
目又將五代打和故多不穩若如舊史之逐代各斷  
名目不錄則無此失

楊涉父子互有詳略

楊涉凝式父子歐薛互有詳略歐本尙簡而以涉入唐六臣傳敘其家世歷官本末一百三十四字頗完備薛史於凝式傳附父涉但云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只十五字凝式歐附涉傳只二十九字而薛史則四百餘字敘其自唐昭宗時登進士第授官歷事六代九姓至周世宗顯德中死甚詳張世南游宦紀聞第十卷載凝式事皆與薛史合紀聞云為張全義留守巡官薛史作裴宗奭宗奭即梁太祖賜全義改名惟紀聞唐明宗時歷工禮戶三侍郎薛史作工戶二侍郎紀聞字景度薛無紀聞年八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五

義兒不當別目

歐公既以純乎一朝者為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仕各朝者為雜傳乃李嗣昭等八人別目為義兒作一卷多立名色體例糾紛其實嗣昭等本可入唐臣傳而五代養子甚多不獨唐有何為標異之

山東

義兒李存孝傳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

邢洺磁死事張源德傳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皆歸晉此山東謂太行山之東即以河北為山東也說已見第三十五及第九十等卷

李斥威

吳縝五代史纂誤卷中舉李存孝傳求救于幽州李斥威斥威兵至而駁之云按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斥則非也今汲古閣正作匡歐公避宋太祖諱闕筆耳縝之駁矣矣予嘗購得宋板春秋錄露解洪範為天下王采其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中有五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五

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徃科獨斥字積疑莫釋質之盧學士文弼以為匡字闕筆予為拊掌稱快學士當千載下能識宋事續生長北宋乃不知廟諱邪

又如新唐書籙鎮傳李匡威與弟匡籌并新五代史梁太祖紀趙匡凝唐臣傳史匡翰職方考匡國軍匡義軍之類皆不闕筆此皆後人所改在當時本闕筆作匡久之而傳寫之誤遂變為斥朱子注論語稱趙匡之字曰伯循宋人避諱本無定例

李存進互異

歐史李存進傳與薛史尤多異予得存進墓碑搨本

立於同光二年判官呂夢奇撰參軍梁邕書并篆額  
 顧寧人云今在太原縣錢大昕辨歐史存進本姓孫  
 名重進當太祖用克攻破朔州得之即賜姓名養為  
 子碑則存進從克用破黃巢直至景福二年始賜姓  
 名補右廂義兒第一院軍使上距破朔州甚遠歐史  
 存進歷慈沁二州刺史碑則太祖時權知汾石二州  
 莊宗時真授石州刺史再知汾州又授慈州刺史又  
 權知沁州實未真授沁州刺史通鑑載存進為天雄  
 都巡按使碑則為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又碑言存  
 進字光嗣年六十八歐史失之子考薛史載賜姓名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七

之年正與碑合與通鑑不同者薛誤亦與通鑑同字  
 光嗣薛史亦漏年六十八薛史作六十六要之薛史  
 敘事詳明大略則與碑同

李茂貞改封秦王

雜傳李茂貞傳敘唐昭宗出居華州後加拜茂貞尙  
 書令封岐王又敘至梁太祖即位諸侯疆者相次稱  
 帝獨茂貞但稱岐王云云其下文又敘至唐莊宗破  
 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  
 表稱臣莊宗以其耆老改封秦王云云以上各段皆  
 有誤薛史第一百三十二卷世襲傳與歐史略同改

封作進封皆非是通鑑第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  
 平元年三月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  
 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河  
 東即克用鳳翔即茂貞淮南楊渥西川王建也又第  
 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進岐王爵為  
 秦王考異曰李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  
 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  
 後皆稱秦王至二年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  
 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  
 通鑑此二處亦皆有誤考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六

廟記薛昌序撰王仁恭正書秦王即茂貞此碑子現  
 藏有搨本稱碑立於天祐十九年二月天祐十九年  
 者歲在壬午梁末帝龍德二年也據此則是時已稱  
 秦王矣再考舊唐書昭宗本紀景福二年十一月制  
 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是年歲  
 在癸丑茂貞稱秦王始於此曰進封則自此以前蓋  
 為岐王矣岐惟鳳翔而秦則大名故云進也若昭宗  
 出居華州則在乾寧三年歲在丙辰歐史乃於丙辰  
 之後方書封岐王豈不謬哉通鑑則書封岐王於天  
 復元年歲在辛酉皆大誤也歐并於梁太祖唐莊宗

之世言茂貞稱岐王豈知茂貞封秦下距莊宗入洛歲在癸未已三十餘年矣實錄本無誤莊宗特因其舊封錫以新命非改亦非進司馬君實反以實錄為誤而強改之以碑為證乃得其實茂貞唐之叛臣唐不得已加之大封而逼唐愈甚屢屢稱兵犯關如史所書罪惡轉不甚顯白矣顧氏絳以碑中秦王係茂貞所自稱尤非又天復年號止于四年三月四月即改天祐元年今碑述前事有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歲乃改稱天祐然則通鑑云梁篡後鳳翔仍稱天祐亦不確蓋惟河東淮南稱天祐而茂貞與西川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九

仍稱天復至壬午歲晉王李存勗未建尊號而有指日滅梁之勢茂貞不敢自異故改稱之歐李彥威傳云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晉字乃岐字之誤萬氏斯同紀元彙考岐於梁篡後歷稱天祐亦誤也

韓建德政碑

歐史韓建傳敘其初起至入蜀從僖宗還長安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以下頗美其政績薛史則建之入蜀乃田令孜唱以厚利誘之非建自欲扈從也歐史此下書大順元年從張潛伐晉此事薛史無之此

下歐史歷著其逆節結王行瑜李茂貞犯京師殺宰相謀廢昭宗晉兵至乃還此二年事又書乾寧三年請昭宗幸華遂以兵劫昭宗殺親將李筠逐散衛兵又圍十六宅殺諸王昭宗無如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封建穎川郡王建辭乃封許國公云云薛史載建政績頗與歐同又云俄遷華商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平章事而不言立碑事餘則略與歐同歐史失書節度使及太尉固非是而昭宗為建立德政碑其文司空圖誤載一鳴集第六卷係乾寧元年歐書於三年殺諸王下尤誤也文中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十

稱華商節度使太尉穎川郡王而題則云華帥許國公者讓王封受公爵故也敘其封王事則言本郡王者建許州長社人穎川則本郡也敘讓封事則言誠在求能形於崇讓自加相印太保及今封拜歷懇數十上則是時又加太保而歐薛皆遺之文約二千三百字諛詞夸飾極盡褒揚若其時昭宗已至華斷無不頌其迎奉忠勤乃隻字不及且乾寧三年建凶醜益張刻刻欲謀廢君弑君見金張建撰濟安侯廟碑子亦藏有拓本但未至耳豈徒立碑所能慰安乎則歐書於三年誠誤矣封王公乃元年事歐薛書於光化元年又皆大誤

矣建之悖逆罪不勝誅司空圖卓行傳中人乃如此  
獻婚但乾寧元年建惡尙未彰露則圖猶可恕倘作  
於三年豈得爲有人心者乎張濬敗歸狼狽逃竄僅  
以身免碑乃云擒戮五六千衆收奪堡寨七所真堪  
一笑厥後建父子同時爲亂軍所殺薛史頗詳讀史  
者至此稍快意歐乃刪去其子見殺事何哉

盧光稠等傳

第四十一卷盧光稠等傳皆薛氏舊史所闕而歐補  
之者

朱宣誘汴卒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五

朱宣傳敘宣救梁太祖破秦宗權後太祖欲并吞諸  
鎮卽馳檄言宣誘其軍卒以東因攻滅之此所謂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以德爲怨而反噬之者也薛史  
則竟實敘宣誘汴卒以爲果有其事薛史不如歐史  
遠甚薛史稱梁爲我又爲王師皆本梁實錄故多曲  
筆

歐史於此事先見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  
宗權東歸王移檄充郟誣其誘汴卒以東乃發兵  
攻之尤爲明顯

楊隱

維王晏球傳王都反契丹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楊  
隱典族屬官見遼史第一百十六卷國語解此事見  
附錄契丹傳而彼作楊隱赫遼赫遼其名而晏球傳  
屢單稱楊隱似誤認爲人名

王殷冤死

歐史王殷傳爲天雄節度使廣順三年九月求入爲  
壽太祖懼其疑也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  
殷求朝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力疾御滋德殿殷  
入卽命執之已而殺之曰明年則四年也攷通鑑二  
百九十一卷廣順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殷之見殺在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五

壬申月之二十六日也本紀同是月小盡明年正月  
丙子朔改元顯德十七日壬辰崩矣距殷死二十日  
耳歐公本不誤但有事上必須加一將字無此字則  
下文是冬爲何年之冬乎殊混目矣通鑑力表殷之  
被誣冤死極是歐公於紀傳皆未見其冤而薛史本  
傳更多周內文致語柳開作仲父承响墓志云廣順  
高祖時仲父爲有司主兵騎外女弟劉爲留守王殷  
妾殷視我姻家也及禮圓止詔殷入覲殷典衛兵權  
勢動主深感去就私問仲父以決其謀曰上召吾往  
可也不往可也不荅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卽



闕高祖殺之仲父嘆曰鄴自唐莊宗後歷變叛非一  
生民破散今主上英武不類晉漢殷將不行必須作  
亂戈甲一臨城潰族滅非惟連我之家其惟動國興  
戎擾境中夏殷去即止殷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  
而反為國害乎所以吾不荅殷以安國家也此說則  
悲係開欲飾仲父忠智附會為之其實殷有何罪

兩王景崇

新五代史第五十三卷雜傳有王景崇傳歿於周隱  
帝時新唐書第二百二十四卷藩鎮鎮冀傳有王景  
崇乃王鎔之父歿於唐末中和二年同姓名非一人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馮道自敘

方氏苞望溪集書王莽傳後云馮道事四姓十君竊  
位於篡弒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  
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為稱  
譽至擬之於孔子是謂妙遠而不測也歐公之思深  
望溪之悟微洵兩得之抑諸傳無論贊者多有者少  
獨道傳之前先空發議論一段斷定其無廉恥歐公  
固豫為癡人不識文章者地揭明宗旨不待鉅眼乃  
能識破又用王凝妻李氏相形見道巾幗之不如尤  
為刻毒昔孔子黜鄉愿為德之賊却不說鄉愿如何

至孟子始曲意描繪先代鄉愿口吻刺譏狂狷然後  
一語斷之云闕然媚于世者是鄉愿也又申說之云  
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取皆悅之自以為是孟子宛然為道  
畫出小影矣要之五代之際國如傳舍君如奕某如  
道之所為者甚多只因道偏好自矜術又浪得美名  
齒德位望兼優及令後世笑罵不已正如無鹽嫫母  
若過自韜斂亦復何與人事反欲爭妍出相搔首弄  
姿婢媵輩又復為之塗澤粉黛遂令觀者作惡不可  
耐矣道雖智其自敘不甚愚邪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七

歐公謂道無恥愚謂道不知命命者不可知者也知  
命者以不知知之蓋善餘慶惡餘殃此儒者所據之  
理利必趨害必避此小人自全之術若以命言二者  
皆不足恃道周旋危亂卒以富貴壽考終此道之命  
也道竟自謂有術焉以致此此之謂不知命  
或云道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  
二郡長樂乃標其郡望非謂長自取樂愚謂篇中誇  
張其顯榮貴盛雄暢快適滿紙淋漓自詡忠孝兩全  
結尾兩句云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明明點出胸懷本  
趣彼愛道者尙欲曲為回護豈能解其穢乎遺詩云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其知命如此而吾以為不知命正在此道意明明自  
負能行好事故有美報試問古來聖賢無端蒙難者  
甚多道之行好事遂能操券責報於天乎又云莫為  
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  
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道能於狼虎叢  
中取其富貴故誇張如此閱之令人嗚噓又令人嘔  
噦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五

薛史第一百二十六卷道傳獨為一卷首尾幾四千  
字似呆鈍板重然亦詳明可喜論言道履行有古人  
之風字量得大臣之體惟歷事四朝比于女之屢嫁  
其立意精當措詞嚴冷固未嘗不妙  
後李琪傳言琪在唐為霍彥威作神道碑敘彥威在  
梁事不目梁為偽為道所駁道歷事劉守光及唐晉  
漢周獨未仕朱梁宜於此明目張膽言之真覺問心  
無愧理直氣壯讀之又不禁捧腹絕倒

道有子吉

傳未綴以道有子吉一句案薛史道自敘道有六子

惟一早八餘五子皆通顯歐公獨舉一吉似以吉為  
有可述而及之乃又不加一語毫無收殺恐屬非體  
吉於晉天福中已貴入宋建隆四年而歿亦歷事四  
朝者可謂肖子矣其事蹟皆在五代自宜略敘幾句  
至宋史第四百三十九卷文苑傳有吉傳稱其滑稽  
佻薄無操行好彈琵琶侑酒如伶官狀而五代史補  
又言吉於周世宗御前彈琵琶世宗號其琵琶為繞  
殿雷吉之無恥似甚於道道方且以端方厚重率其  
子豈知道即吉之本色而吉乃道之化身家風勿替  
正所謂異曲同工者乎如吉者入之列傳却無不可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五  
乃入文苑宋史若此等處殊為外謬此書無怪不慊  
人意

劉昫無字

歐史各傳或舉其字或無字皆無定例若劉昫宰相  
也既為之傳自應有字故舊史第八十九卷昫字耀  
遠元戈直注貞觀政要同而歐史偏去其字不可解  
尤異者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卷首第一條云漢高  
祖以劉季稱光武以文叔稱帝之有字尚矣唐高祖  
字叔德劉敬之書不載史之闕文也今新書高祖字  
叔德昫舊書無之然則昫字敬之又與薛史不同

吏部三銓

雜姚顛傳唐制吏部分為三銓尙書一人曰尙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懸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為一而尙書侍郎共行選事考新唐書崔瑄傳以尙書左丞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六部同在一省但分曹耳吏與兵既分東西故吏部侍郎但分東中不言西恐與兵部混也

劉岳譏馮道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七

雜劉岳傳馮道行反顧岳譏其遺下兔園冊免園冊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所誦也道大怒薛史此事在道傳中以為語出任贊亦不云大怒歐陽公別有所據也北夢瑣言第十九卷云北中邨墅多以免園冊教童蒙意與歐同道之厚重皆偽為之實非有大度能容物者岳累世為公卿譏道寒鄙切中其陋態一時不能忍遂露本相不覺大怒歐是

書儀

雜劉岳傳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唐明宗詔岳增損其書

公卿家頗遵用之宋古為書儀者甚多若唐瑾鮑行卿裴矩諸家見舊唐書經籍志今諸家與岳書皆以司馬溫公書儀正是吉凶書疏家人之禮疑以岳為藍本

中華古今注

歐史馬縞傳因縞稱知禮為禮官撫一時集議典制事盡入之幾八百字薛史殘闕僅存約二百字今有中華古今注三卷載吳瑄古今逸史所言多典禮題曰太學博士馬縞集而歐薛二史皆未之及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七

十七史高權卷九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四

五代土地梁最小唐最大

五代土地梁為最小晉漢差大周又大而唐為最大梁只有一片中原四邊皆屬他人北有燕晉西有岐與蜀東有吳與吳越及閩南有荆南與楚及南漢故為最小唐起馬門鎮河東至莊宗既滅燕劉守光天祐十二年取魏博據魏臨河以為攻取計自後遂盡取梁河北地然後滅梁又并吞岐與蜀雖後蜀復起十七史商權 卷九十六

而地尚最大晉漢承之山後十六州入於遼故又小周則河東雖為北漢割據世宗屢與漢遼戰河北山前州郡恢廓者多而南唐江北淮南盡為所取故小於唐而大於晉漢也觀歐職方考自明此考雖簡略然提綱挈領洗符刷目此則歐公筆力非薛史所能及

梁晉爭澤潞

梁晉之爭也河北諸鎮忽梁忽晉殊難考矣即以澤潞軍名昭義晉改安義梁又改匡義晉滅梁又復名安義言之此鎮梁晉所必爭據歐史唐紀晉王李克用於中和三年初破黃巢

為河東節度即攻昭義孟方立取澤潞二州大順中梁將葛從周取潞言潞則澤歸梁可知光化二年克用將李嗣昭又取澤潞天復元年梁將氏叔琮又取澤潞天祐初克用子存勗曰今天下勢歸梁者十七八趙今真魏名府大中山今定莫不聽命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所憚惟我與燕劉仁恭云云時晉又攻取潞遂以李嗣昭為節度則此軍長為晉有矣克用卒之年梁人復攻潞而莊宗於新喪中又破梁軍於上黨置酒三垂岡囊矢告廟則澤潞長屬晉矣故歐史於天祐十八年臚列諸節度勸王即帝位中有昭義十七史商權 卷九十六

也同光元年四月書即帝位而下文八月又書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歿之徐無黨云唐末澤潞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克之中間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愚謂上卷歐史具書梁晉澤潞得失無黨乃為此言其憤憤幾如不辨菽麥者乃覲顏注史乎歐史於此下書十月壬申如鄆州襲梁已卯即滅梁矣用八日滅梁迅速如此蓋自滑衛渡河此自北而南直取之自鄆襲梁繞東而行曲取之也梁有澤潞約兩月耳是年春為晉之天祐二十年稱帝改元在是年四月滅梁在十月而梁人之

誓有澤潞即在是年之八九月間考是年歲在癸未  
 卽梁龍德三年薛史於三月言潞州留後李繼韜叛  
 降梁莊宗謂李嗣源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  
 州梁志在澤潞云云而通鑑目錄第二十七卷梁均  
 王紀於龍德三年言晉李繼韜以潞州來附裴約據  
 澤州不從遣董璋攻之又云帝召王彥章助董璋攻  
 澤州璋拔澤州殺裴約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唐莊  
 宗紀於同光元年春載李繼韜受晉命爲安義卽昭義  
 留後而欲自託於梁使弟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  
 梁臣梁夏安義軍曰匡義以繼韜爲節度使安義舊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六 三  
 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二紀胡三省  
繼韜父見其志滅仇讐捐館未葬郎君遽背其親吾  
嗣昭也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將兵  
 攻之又於秋七月後載裴約遣使告急於帝帝曰吾  
 兄生此梟獍昭於帝爲兄裴約能知逆順顧李紹  
 斌曰澤州彈丸地朕無所用胡三省曰自并潞寬懷  
東平取大梁故云然胡注此條其外卿爲我取裴約  
觀此可知晉所以爭澤潞之故矣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  
 約歿此下書十月辛未朔又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  
 至鄆州已卯滅梁與歐紀略同考目錄是年八月壬

申朔十月辛未朔俱合則八九兩月一月大一月小  
 裴約之歿必在八月初而莊宗入汴梁主見殺在十  
 月八日則梁人之有澤潞只兩月可知周廣順二年  
 澤州龍泉禪院碑言其先主僧愨公以天祐十九年  
 示寂顧寧人遂謂此地本屬梁碑乃追削梁號而稱  
 天祐案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二年云是歲河北諸州  
 悉入於晉此年乃晉稱天祐十三年此時河北已悉  
 入晉況十九年乎却因明年天祐二十年卽同光元  
 年正當滅梁之歲而梁人反有誓取澤潞一事寧人  
 記憶不審誤以爲十九年遂率爾有此論其實碑文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六 四  
 據實以書非追削梁號也寧人考古本極精核此乃  
 偶失之  
 職方考中有表  
 歐公改志作考而職方考每行分六格橫列之卽表  
 也第一行第一格書州字下五格書五代名第二行  
 以下第一格皆州名下五格並代有者書有無者空  
 始置者書有而小字注某帝置爲都者書都在他國  
 者書他國名本有而後入他國者先書有而又書他  
 國名先有而後廢者先書有而小字注罷罷罷州存  
 者注罷軍都罷者注罷都軍名改易者有字下注軍

名梁之州多有先書有又書唐者若澤潞直書唐不  
曰有以其有之甚暫不足以爲有也觀此益見顧寧  
人之誤

通鑑同光元年四月卽帝位下云時唐國所有凡十  
三節度五十州通鑑此文采自薛史胡三省注云十  
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鳳門河  
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瀆相鄆洺磁  
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  
朔雲應新媯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并汾慈隰澤潞  
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於梁止有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六 五

職方與馬令合與戚光異

陸游南唐書後附戚光音釋列州軍之名自注凡三  
十八數之止三十七此或傳寫之誤就其三十七州  
軍中有一處但作空格旁注一攝字不可解餘三十  
六州軍則似的然者馬令南唐書第三十卷建國譜  
列州凡三十五數其下文所列之州其目相符今以  
二者校之除兩處皆有之三十三州不論外戚有而  
馬無者一雒州二通州三雄遠軍四南州攻馬令譜

彰州注云保大三年取改爲南州俄復舊戚於南下  
夾注多作空格中有漳名云云蓋馬譜漳字傳寫訛  
爲彰耳歐陽氏五代史職方考亦作漳也此卽今福  
建漳州府既是暫改俄復何得言南不言漳戚光謬  
甚然則此州兩處實皆有以上凡三十四州此外所  
謂雄州者據戚謂割揚之六合天長置此必暫置俄  
併者故馬譜不取戚列入亦非通州亦不宜列入戚  
誤甚說詳後其雄遠軍據戚于昇州注謂以當塗置  
此軍乃昇州所屬何必另列戚亦誤若然馬所有之  
三十五州戚尙少一則歙州也此州職方亦有不應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六 六

南唐本無通州

歐史職方考於吳南唐所有各州濠州之後列通州  
其下於梁唐晉漢四格皆空于周則書一有字又注  
云世宗置其橫格之後繼以直行則云通州本海陵  
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  
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  
靜海攷輿表第三卷揚州府通州下云南唐于海陵

縣鹽亭場置靜海都鎮周升為靜海軍尋改為通州  
置靜海縣為州治略與歐考同蓋自顯德五年以後  
茲地已為周有方置州其前本無州歐史不誤也陸  
游南唐書後附戚光音釋列南唐州軍之名中有通  
注云靜海軍則直以周宋之州入之南唐州數中此  
則戚光之誤矣

八十陌錢

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賜示府州縣鎮軍  
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按短陌之制顧  
寧人曰知錄此書今載四庫全書簡明日錄第十一卷攷得自晉已

十七史商權

卷九十六

七

有之并歷引抱朴子梁書隋書舊唐書沈括筆談宋  
史金史以證梁武帝唐憲宗穆宗昭宗哀帝五代後  
漢隱帝宋太宗金世宗各朝短陌事甚詳明獨無後  
唐莊宗同光中事容齋三筆第四卷云用錢為幣本  
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  
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  
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  
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  
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  
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

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  
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  
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  
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此段  
亦首尾完備獨無同光事然則不但寧人未見薛史  
容齋亦未見也且寧人說正與容齋同而不著容齋  
名豈此為暗合邪容齋以自破為句寧人乃讀作自  
破嶺以東以寧人之精核決不舛訛至此豈傳寫偶  
誤邪

附論趙宋官制

十七史商權

卷九十六

八

薛史職官志不載往代之制直從五代敘起并五代  
亦簡略甚絕不臚列其制因五代皆沿唐制故惟有  
釐革升降者始志之其與唐同者並略去敘首已自  
言之予前論歷代官制亦詳矣書止於五代而趙宋  
官制雖承五季其間委曲則更有難明者如宰相大  
抵類唐而宋則又以樞密參知為執政也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分掌內外制在唐已然宋則遂目為兩制  
而又以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也其次臺諫其次庶  
寮姑勿論若外官則宋與唐大有別藩鎮之權既奪  
防禦團練採訪觀察等使亦改大約統率所部者有

帥漕倉憲諸官帥則諸路安撫使漕則諸路轉運使  
憲則諸路提刑按察使倉則提舉常平倉謂之倉司  
唐節度多兼觀察及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宋則  
監司各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椽佐而號  
令之行于統屬者較唐為煩其餘州縣官亦姑勿論  
若其結銜又有異於唐者總之趙宋人官制不但所  
授之階勳爵邑皆為虛名柳開作仲父贈大理評事  
略不之書因其為紙上空文猥  
賤者往往得之不足書故也即其身所居之官亦  
但居此官而不任以此官之事特使之食其祿而已  
故謂之寄祿官其所辦之事別有一官謂之差遣蓋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六 九

在唐季及五代則分為官與正官者是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新舊五代史

南唐諸臣見驛省集

東吳王鳴盛述

薛史僭偽傳但略載偽主事其臣多無傳不如歐史  
稍詳備如南唐主李景世家敘陳覺等矯命發兵攻  
閩潰歸覺與馮延巳馮延魯魏岑查文徽號五鬼時  
景怒而延巳方為宰相宋齊正自九華召為太傅為  
稍解之乃流覺衡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  
誅覺等齊正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御史中丞江文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蔚劾奏延巳薛史與齊正同罪而不載其詳景怒

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攻鈔本徐鉉騎省文集宋天

胡克順編第十六卷熙載墓志銘載此事但云為權要所

嫉罷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廷奏黨與

貶和州司事參軍不明言其事亦不備列其人鉉與

諸人同朝故稍諱之唐六典諸州司馬與司士參軍

各自一官則當以墓志為是其第十五卷文蔚墓志

銘但言拜御史中丞矯枉時事無所顧憚坐廷劾宰

相貶江州司士參軍并宋公亦沒而不言歐史又載

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周世宗來伐



秦州刺史方訥棄城走此二人者俱見騎省集十五卷潭墓志載出使事訥墓志云拜秦州刺史強敵深侵東京失守州兵盡出人心大搖士庶老幼盡室南渡公自歸闕下坐是除名亦回護語

伐閩之役

祕笈續南鄭文寶南唐近事云宋齊王坐黨陳覺餓次于青陽說海陳彭年江南別錄云馮延魯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陳覺為招討使既下建州矯制進圍福州元宗令王崇文為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錢唐以兵來救我師不戰而潰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二

蜀檣杭

宋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松子張唐英汝功蜀檣杭二卷自序云凡五代史所載者皆略而不書陸昭烈跋云得見此書係英宗治平四年歐史熙寧五年始出亦但藏中祕未行人間則此序所稱乃薛史也然歐史蜀世家與薛多同而較詳詳觀檣杭所書凡薛史所載者亦多有之與自序不相應

蜀檣杭但言孟知祥為衙吏

薛史云孟知祥伯父方立為邢洛節度使從父遷為澤潞節度使歐史則但追敘其叔父遷據邢洛磁為晉所虜以守澤潞梁攻晉遷降梁攻新唐書方立傳附從弟遷事與薛歐略同彼但言為晉虜而不及其降梁者事入五代故不及非有異也張唐英蜀檣杭下卷敘知祥初起甚詳并及其符瑞異徵然但言為郡衙吏而已絕不云其先有顯貴者豈此即所謂五代史所載皆略而不書者邪

南漢事歐詳薛略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三 僭偽諸國皆歐詳薛略蓋薛據實錄實錄所無不復按采增補歐則芟采小說以益之南漢世家載劉鋹信任閩人龔澄樞澄樞託左道蠱銀亂政致亾其事甚備而薛史皆不及廣東廣州光孝寺見存二鐵塔各有題記予得其拓本其一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一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以乾德節設齋慶

讚後列僧名其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歐公但書宦者龔澄樞而已其官銜亦不能詳吳任臣十國春秋始具書之蓋取之塔記德陵者南漢開國之主劉隱陵名乾德是蜀王衍及宋太祖紀年而此以名節揣之必銀生日其臣爲立美名可以補歐薛二史之闕

馬殷事互異

馬殷歐薛史皆云鄆陵人通鑑云扶溝人而宋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羽沖譔三楚新錄分三卷一卷馬殷二卷周行逢三卷高季興也明上海陸焯刻入說海備記門則云上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蔡人此輩起於亂兵本無一定鄉貫如王建少爲賊號賊王八而歐云許州舞陽人薛云陳州項城人蜀檣杭云潁川鄆城人亦其類也但新錄敘事與正史互異者過半斷不可信初從叛將孫儒後從劉建峯爲先鋒歐薛同而新錄云隨渠帥何氏有姓無名其妄可知歐史言梁太祖拜殷中書令封楚王而薛史則云貞明中方至此官爵未知孰是歐史殷以廖光圖爲學士新錄則言嶺外廖光圖自韶陽來奔殷以爲永州刺史光圖陳南越可取狀因使李勳擊拔桂管十八城劉龔懼而乞盟此等歐薛皆無之無以辨

其真僞又殷之謀臣高郁歐云高季昌用反間殷次子希聲殺之而新錄及五代史補以爲殷子希範使唐得莊宗之間歸而殺郁皆未知孰是若歐史言殷子十餘人殷夢希聲立希聲夢希範立希範夢希廣立希夢縊殺希廣而自立希崇又廢希夢而自立彭師鬻別奉希夢爲衡山王乃爲李景所滅此分明可據而新錄則云殷夢希範立希夢爲廖仁勇所奉非師鬻恐皆虛妄

周行逢事歐薛多合而新錄與二史皆多不合恐不可信未暇詳及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五

錢鏐先世

歐史吳越世家篇首但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絕不及其先世蓋其出本微而吳越備史第一卷以鏐爲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又歷敘其曾祖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父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備史乃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垞巡官林禹同譔宋史藝文志云吳越錢儼託名范垞殆不可信薛史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篇首亦不言鏐祖父而敘至鏐貴後父寬自言家世田漁爲事未嘗貴達見鏐車徒雄盛走竄避之則知備

史之証

董昌死狀三處不同

歐史錢鏐世家鏐將頤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常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瞑目大呼投水死新唐書逆臣傳則云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於江傳首京師薛史世襲錢鏐傳則云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昌死狀三處各自不同

天福當為天復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六

歐史錢鏐世家昭宗天福二年封鏐越王按天福石晉年號此當為天復十國年譜於丁卯年梁開平元年第四格書蜀王建所稱之號亦誤以天復為天福此皆因音近而誤

客勸鏐拒梁

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不從遂受之按溫纂唐羅隱勸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鏐以隱不遇于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其義之所謂客者乃隱也歐公何為沒其名偶看明

詩有刺隱者云憔悴感恩依尙父可憐尙父事朱溫尤謬

錢鏐加官

歐史唐昭宗加鏐檢校太尉中書令梁太祖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由檢校而進守也歐所書開平二年前鏐所加官如此薛史則云鏐於唐昭宗朝位至太師食邑二萬戶位太師則非太尉而食邑歐略去鏐開平二年墻隍廟碑結銜云啟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兼中書令吳越王鏐正作太師與薛合功臣名侍中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七

三節

歐錢鏐世家開平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三節者鏐在唐已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入梁又兼淮南也吳越備史作玉節此不讀書人妄以意改

錢俶入朝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舉族歸于京師俶納土貢以二年三年傳寫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載百川卷

下云江南平尚父錢忠懿王請入覲太祖詔趣其還後二年舉版籍納王府亦謂二年也至若錢世昭錢氏私誌載說云先文僖爲西京留守歐文忠在幕下親一妓公屢微諷之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如世昭之妄誕豈可信哉

楊怵王恁

洪邁容齋三筆云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父名怵王審知德政碑載其父名恁見蛾術編說碑二字雖出說文卷十下心部流俗不知只作俚鄙用此輩起羣盜微賤故名如此歐薛五代史行密傳不載其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八

王審知事蹟

歐公閩王審知世家其先世爲農薛史同而新唐書審知兄潮傳則云五代祖華爲光州固始令因家焉唐天祐中所立審知德政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于兢撰亦云以太祖就祿光州因家于是審知起羣盜安得出仕籍碑飾詞新唐妄采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州人禮請潮因攻殺彥若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巖卒其婿范暉稱留後潮又遣審知攻破福州殺暉歐史薛史與新唐略同其紀載雖

尙得實而所云彥若貪暴州人來迎亦後來文士歸閩者代爲緣飾宋歐薛誤據之果爾則潮殺彥若爲民除害碑當誇美乃諱而不言直言潮譽謫鄉曲巖遣人禮請署爲州牧豈可信乎潮兄弟作賊專以剽奪爲事旣得泉又攻福且巖有德於潮巖歿婿代不俟朝命唐季藩方大小皆然無足多怪潮等又攻殺據有之乃碑於此又言巖病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潮遂以泉郡委仲弟審邽而與審知偕赴詔授潮節度使則於攻殺暉亦諱之而直以爲軍士樂推其誕明矣潮歿審知代立據碑在唐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九

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歐史則云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乃五代會要於使相一門直至梁末帝及唐莊宗方有審知而於梁太祖時則不書此會要之漏也碑又云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卽史所謂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是也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審知患海畔石碇爲舟楫之梗夜夢吳安王伍子胥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于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此事碑亦載之與

歐史所述竝合而孫氏尤詳又此碑立于天祐三年閏十二月而舊唐哀帝紀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為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與舊唐正合碑又言節度都押衙程贊列狀上請刊勒考歐史後有朱文進作亂據福州以程贊守漳州為州人所殺即此人也

王職偽號

歐史延義審知少子更名職改元天德六年見殺謚曰景宗薛史略同職嘗造石九宮於城南既成名曰崇妙保聖堅牢塔命其臣中書令上柱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歐史金魚袋林同穎撰記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完其大帥賜紫僧无逸書神光寺長講兩經三論大建武元年文於篆額記中稱興工於永隆三年歲次辛丑十一月職之僭帝位即是年六月也中散大夫正五品上階乃守中書令官與階不相應如此其未一行云睿明文廣武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職既稱帝乃直書姓名亦可笑此殆初即偽位即上此尊號而歐薛史皆不載塔記與審知德政兩碑從來談者錄自子始

高氏事刪削不全

三楚新錄所紀載惟高氏一家與歐史無甚抵牾但說海刻非足本而刪削又未嘗如季與卒子從誨立從誨卒子保融立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子繼沖立歸宋國除新錄乃於從誨之後即次以繼沖事殘闕顯然

康延澤諭降高繼沖

歐南平世家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子繼沖立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請嚴兵以待之判官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孫光憲勸繼沖去斥埃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為然景威扼吭而歿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為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考王禹偁小畜集第二十八卷康延澤神道碑云我太祖開國以荆湘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筠襄帥慕容延釗南討公實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歿其子繼沖權領軍府因命公齎璽書乘驛騎以弔撫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

待公宣諭而回盡得機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  
荆湘易於拾芥尋轉染院使監護荆南軍賞功也乾  
德中受代歸朝案此事見宋史二百五十一延釗傳  
二百五十五延澤傳二百五十七處耘傳延澤傳與  
碑正同略去保勗以繼冲卽嗣保融者此省文延澤  
傳亦然蓋延澤傳卽采碑文而世家不敘此事亦略  
之耳耘作筠則傳寫誤乃宋史於處耘傳又以使高  
氏者爲盧懷忠假道者爲丁德裕此史自相矛盾者  
最多此亦其一端延澤監荆南軍至乾德中方代歸  
則以建隆四年繼冲雖納牌印宋太祖仍命爲節度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三

故也此正與世家合

北漢劉氏歐詳薛略

薛史能敘降王終事歐無然北漢劉氏事則歐史爲  
詳而薛史反略不但因薛史成時劉氏未亾之故也  
卽其敘劉崇不過六七百字歐史則一千五百餘字  
詳略已懸殊至崇子承鈞及承鈞之養子繼恩繼元  
相繼襲位而薛史承鈞只一句繼恩繼元并其名不  
見歐史則敘至一千八九百字詳略相去甚遠且薛  
史成於開寶七年繼元在位已七年而竟不書薛居  
正但就史官已錄者抄撮成書其餘槩不添補嘆史

裁愜人意者千古罕見

劉崇漢祖母弟

劉崇歐云漢高祖母弟通鑑二百九十九薛云從弟恐當從歐

劉氏建號

歐史世家云劉旻崇改名僭號仍稱乾祐漢隱帝號不改元  
承鈞立始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又云繼元立改  
元曰廣運歐公作文主於簡嚴故語意似涉牽混使  
讀者乍觀之似承鈞繼元初立卽改元者其年譜則  
旻之仍稱乾祐自四年始是年歲次辛亥卽周太祖廣順元年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三

至乾祐七年旻歿承鈞立是年歲次甲寅卽周世宗顯德元年

承鈞仍稱乾祐至丁巳歲承鈞始改乾祐十年爲天

會元年卽顯德四年年譜終於天會三年是年歲次己未

卽顯德六年周恭帝卽位之年明年禪宋至天會十二年戊辰歲卽宋太

年承鈞歿繼元立亦不改元仍稱天會至甲戌歲卽

寶七年繼元始改天會十八年爲廣運元年廣運六年

是年歲次己卯卽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繼元亾而年譜皆不書

者因天會四年已入宋故也以上所推據通鑑考異所采劉恕道原說世

家中不書承鈞繼元立不改元仍稱乾祐天會但渾

而言之違心則其言略而年譜固無誤也乃薛史周

世宗紀及僭偽列傳皆言旻死於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薛史誤矣通鑑第二百九十二卷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又二百九十三卷顯德四年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皆與歐合考異載劉道原說駁薛史為非又言劉氏有國全無紀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偽署見聞要錄云甲寅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曼積憂勞成心病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勅撰大漢都統進封定王劉繼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西

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五月丙午朔道原以此為據推其歷年自屬的確之至道原史學之精於此可見而薛史之誤明矣遼史穆宗紀應歷五年十一月漢主崇廌應歷五年即顯德二年遼史亦誤予又得天龍寺千佛樓碑拓本繼元之臣行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惟煥末題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則立碑時也人作開運二年開運係晉出帝年號寧人誤石本甚明碑乃當時所立本國之臣所撰鑿鑿可信豈敵國傳聞之比萬季野先

生同補歷代史表與道原及碑皆符先生史學精絕元陳子經經通鑑續編第三卷明薛方山應甲子會紀第三卷皆以繼元初立即改元誤不待言而季野紀元彙考乃與陳薛同一人之作如出二手是可疑也朱竹垞彙考據碑譏歐公書繼元之改元未得其詳若歐果誤認則世譜書承鈞之改元未嘗誤何以世家文法與繼元同歐不誤竹垞誤耳

侯霸榮殺繼恩

歐世家云承鈞卒養子繼恩立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殺之郭無為遣人入殺霸榮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五

初承鈞語無為繼恩非濟世才無為不對繼恩怨無為不助已及立欲逐之未果霸榮之亂人謂無為之謀霸榮歿口滅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千佛碑云及皇帝踐祚加太師行太原尹尋領侍衛親軍事未幾值倉卒之變震駭非常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歲秋九月朔此皇帝指繼恩繼恩之弑繼元為主無為謀之霸榮特揮刃者釋碑詞情事如見欲蓋彌彰其後無為又為繼元所殺

變者范超

歐世家又云繼元為人忍殺旻子十餘人無遺類又

遣嬖者范超殺承鈞妻郭氏其主弑繼恩無疑而超但云嬖者不書其官千佛碑則云壬申十二月冶鑄千佛詔宣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監修宋史四百八十二卷北漢世家云宋太宗征北漢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爲出戰禽而戮之繼元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是也子得山西諸道常熟蔣果所贈

後事具皇家日歷

薛史第一百三十四卷僭偽列傳於南唐李景以宋建隆二年疾卒其子煜襲僞位又第一百三十五卷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末

僭偽列傳於宋開寶四年滅南漢俘劉鋹至京又於東漢劉崇以周顯德二年病歿其子承鈞襲僞位之下皆云後事具皇家日歷劉崇傳贊云今元惡雖斃遺孽尙存勢賊民殘不亾何待則以此書作於開寶六年時煜尙在位鋹尙存承鈞之養子繼元亦尙在位故也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吳越錢氏亦如此若宋乾德三年滅後蜀俘孟昶至京而昶卽於是秋卒則於其傳中詳書其卒及年若干以爲結束然後再加其後具皇家日歷云云蓋每敘一降王雖事入後代不可不見其卒也歐陽子作史時距諸國降

滅已百餘年而於李煜劉鋹錢俶輩皆但云事具國史不見下落性樂簡淨總不屑詳敘首尾後之讀者稍覺未慊然薛雖有敘降王卒年其各國事蹟却疏漏之至反不如歐史之詳若宋史自第四百七十八卷以下亦有南唐等世家但從李煜輩敘起而略追敘其先則又深得之

吳越改元

歐史十國世家年譜敘首云聞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范坻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末

等備史固無年號而明錢肅潤刻備史跋其後卽力辨歐史之非薛史亦云鏐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但不改年號而已攷洪邁容齋四筆第五卷駁歐史之疏漏援王順伯所收碑有臨安府石犀崇化寺尊勝幢係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係天寶五年壬申順伯考其年知非唐天寶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



寺磨崖梁龍德元年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  
宮詩是歲梁亾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乙酉  
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  
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  
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  
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  
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  
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  
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  
年壬辰有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夢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  
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遺命去  
國儀用藩鎮法此上皆王說洪中之云有天寶寶大  
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自是歷晉漢周及本  
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號乾祐  
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一順伯各厚之臨川人  
同時又有王象之者寧宗以徐人著輿地  
碑錄予有鈔本所載與洪所引順伯語同予謂洪王  
是矣但鎮東軍墻隍廟碑係開平二年歲在武辰下  
有一月字而上下皆空蓋是年未改元之前所立然  
則溫篡唐鏐受其封號即稱臣奉其紀年觀望久之

知其未能一統乃改元自娛順伯謂溫篡後鏐猶用  
天祐誤也而其餘考據則博而且精秀水鍾淵映又  
按得舊武原志載土中所得朱府君墓志題云寶大  
元年歲次甲申此順伯所未見者要之天寶改於戊  
辰梁開平二年寶大改於甲申唐同光二年寶正改  
於丙戌唐天成年歷歷可攷歐公說極確所恨寡  
聞范垞錢肅澗與薛史謂錢鏐未嘗改元則大誤矣  
外懼誅討尊奉中朝實則自帝一方以愚其民乃掩  
耳盜鈴之計

歐公惟舉寶正通鑑及目錄亦然而考異則歷引闕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自若唐末汎聞錄紀年通譜余公綽國王事迹林仁  
志閩王啟運圖以證之至玉海則於天寶寶大寶正  
外又載廣初一號此號則不知吳越何王何年之所  
改  
洪言晉漢周及宋吳越不復改元今蘇州虎丘千人  
石畔有大佛頂陁羅尼石幢一座四面刻之高約二  
丈餘末題下元甲子顯德五載龍集戊午日躔南斗  
高陽許氏建此吳越忠懿王錢俶時所立可見其時  
不改元予少與妹婿錢大明同遊訪得此幢及老先  
後歸田子徙家涇距虎丘三里時往摩挲妹婿來

又同觀焉八九百年中著錄自吾兩人始每嘆金石之有關史學惜同嗜者寡也

白貂

附錄契丹耶律德光脫白貂裘以衣晉高祖白貂俗呼銀鼠

趙德鈞延壽父子

薛史第九十八卷以趙德鈞延壽父子入晉書為列傳而歐史但入之契丹附錄不為傳者以其歿于契丹也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三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六

歐史脫文誤字

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歐史目錄第四十八卷楊思權下漏去尹暉梁紀一光啟二年十二月封吳興郡王封上脫徙字大順元年四月張濬私與汴交張上脫宰相二字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漁當作魚天復元年正月天子復立立當作位天祐二年二月殺王德裕等德王裕誤倒梁紀二開平二年三月癸巳卜郊上文正月己亥巳卜郊此處卜上脫改字三年九月徐注亂軍當作軍亂乾化元年正月赦流罪以下因求危言正諫因當作囚九月御文明殿入閣閣當作閣論贊獨不為梁為當作偽梁紀三貞明四年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一本下有使字龍德元年三月惠王能反能上脫友字三年王彥章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之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本是彥章有功反用凝代之脫此似彥章未嘗受代者校勘不精誤人如此唐紀四乾寧二年克用軍留餘月當作月餘光化三年

李嗣昭敗汴軍于汴河當作沙河天祐六年以李嗣昭為潞州留後後下後衍唐紀六同光元年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一本無副字天成二年六月幸白司馬坡坡當作坂唐酷吏侯思止傳思止鞠誣告人反者輒云急承白司馬此因洛有白司馬坂故用歇後語誘令承反也其時武后方居洛而明宗入汴後旋即遷洛則此作坂無疑後唐臣劉延朗傳遺宋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談同長興元年連寫非是當提行唐紀七廢帝紀率戍兵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孟當作孟清泰元年慈州刺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八

二

史宋令詢歿之慈當作慈三年六月以張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一本事上有府字晉紀八天福元年先帝受吾太原受當作授晉紀九天福七年六月如京師使李仁廓使于契丹南離本無師字周紀十二顯德三年八月課民種禾禾當作木梁家人傳太祖元貞皇后張氏連寫非是應提行天福元年當作天祐末帝德妃張氏傳貞明年年上脫五字次妃郭氏傳莊宗入宮莊上脫唐字宮上脫汴字唐太祖家人莊宗后劉氏傳略可記憶當作憶太后稱詔令詔當作詔同光三年十二月獵當作臘克讓

傳以千餘人進至滑橋滑當作涓克寧傳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孟氏下應重孟氏二字此脫太祖子八人篇中凡存義字皆當作存又又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此莊宗弟而云族之必有誤又自河中奔太原北至北當作比莊宗子繼炭傳今大將軍發當作大軍將發唐明宗家人傳卷首又自有細目他卷皆無蓋古人目在每卷首後人遷於第一卷之前去每卷目此其去之未淨者秦王從榮傳從榮尙忌宋王從厚尙當作常此事須得侍衛兵馬為助南離本無馬字晉家人傳出帝與太后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八

三

至建州得地五千餘頃千當作十漢家人傳高祖皇后李氏傳周高祖起兵嚮京師當作周太祖高祖二弟三子傳并論贊凡鞏庭美皆當作廷美吾嘗為天無眼為當作謂注便於實事實當作述梁臣張歸霸傳子漢卿漢融梁亾皆誅族族誅誤倒楊師厚傳攻棗彊三月不能下月下注一作日南離作日考薛史作逾旬然則月日皆非是此歐之改薛而誤者王景仁傳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攻廬壽使下南離復有使字唐臣郭崇韜傳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圖之圖當作圍又事不與卿一鎮不當作了又橋壞莊宗正與

正當作止安重誨傳鋒即引誤者見重誨鋒當作鋒繕治甲器甲當作兵王建及傳晉遂軍得勝得當作德斧其竹窄窄當作窄西方鄴傳父再遇為汴州軍校一本無汴字是鄴定州滿城人而此下文云鄴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用復歸云云則非汴州可知又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鄴下當復有鄴字李嚴傳伐蜀嚴為三川招討使討一作撫是時招討乃郭崇韜非嚴也何瓚傳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瓚下當復有瓚字晉臣桑維翰傳又來見帝來當作求漢臣蘇逢吉傳誘人告李崧誣伏與家僮二十人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八

四

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獄中上書南離作獄上中書是死節傳論贊三人者或出於偽國之臣南離本者下多或出于軍卒句此脫死節共只三人軍卒謂王彥章裴約偽臣謂劉仁贍也脫去則不可讀一行鄭遨傳遭亂世子于榮利汙上脫不字義兒李嗣昭傳磁俱誤作慈雜傳王鎔傳館于梅子園義門何氏從沈存中筆談改海子梁太祖為書詔鎔詔下注古本作招案南離本正作招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姚世鈺讀安字句絕羅紹威傳趙文建為留后當作留後前帥皆牙軍所立

怒輒遂殺之遂下注古本作逐案南離正作逐此言或逐之或殺之作遂無理王處直傳戰于河沙當作沙河劉守光傳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南離無其妻二字是韓建傳欲邀莊宗遊幸莊當作昭高萬興傳葬于州南葬下脫敬璋二字溫韜傳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收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為靜勝軍南離本無下梁字非是義勝下當有軍字盧光稠傳劉龔已取韶州龔當作龔朱瑾傳拜瑾秦寧軍節度使當作秦寧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與下十二字南離本脫孟方立傳澤潞邢洛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八

五

德五州誤作三逐其帥誤作師以窺山東誤作失王珂傳唐兵已過宛胸誤作宛孫德昭傳判神策軍號扈駕都徐氏葆光云本紀天復元年正月扈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都下當有頭字劉知俊傳敗邠岐兵於幕谷本紀作漠谷張全義傳改用年來二月來年誤倒房知溫傳稍遷親隨指揮使隨下南離有軍字王晏球傳龍騎五百騎當作驤李霸一部部當作都莊宗兵變莊當作明安仲霸傳王衍立少年年少誤倒張希崇傳乃先為突南離作宰是皇甫遇傳戰尙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我

等次戰四字南離作等次戰是以重威為都招討使重上脫杜字王宏誓傳與尹暉傳誤連應提行高沂嵐三州刺史沂當作忻孫方諫傳鄭州清苑人鄭當作鄭南離本誤同王峻傳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延朗下當重延朗二字王殷傳大明人當作大名范延光傳宗正丞石昂誤作承高祖猶豫未決脫猶字安重榮傳鎮州曰恒州誤作有州安從進傳領貴州刺史當作青州杜重威傳契丹留燕京兵五百人五上脫于字張彥澤傳遷晉出帝於開封府遣控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八

六

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求酒於李崧崧曰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通鑑第二百八十五卷於此事亦作李崧崧傳在五十七卷耶律德光滅晉入汴拜崧太子太師正為德光任用則似作崧無誤而別本作求酒於李筠以上文筠以兵監守考之作筠為是義門何氏謂此又一李筠非周三臣之李筠愚亦謂此為德光任用之李崧乃又一李崧非梁紀開平二年為鴻臚卿封介國公之李崧也職方考敘首唐自中世多故誤作中勢秦鳳階成瀛鄭誤作瀛漢橫列之圖中第一格岐字列其

州名也第二格於梁則書岐其時為岐李茂貞所據也其下旁注一鳳字又一字漫當云鳳翔秦成階鳳四州於漢亦云有者誤皆當作蜀吳與南唐所有各州于吉州後四行連脫州名當云處筠建汀又廣州更五代皆南漢當於第一箇南漢下注清海二字五代之際外屬之州云云南離本提行是此誤連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川當作道長垣唐改曰匡城應提行起此誤連南唐李昇世家昇字正倫昇字見說文第七卷上曰部馬令陸游南唐書同此篇中段多誤作昇李景世家自號中天八國王八當作大始改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八

七

名璲當作景前蜀世家論贊予讀蜀書脫書字南漢劉玢世家玢立二年卒脫卒字劉銀世家十月平韶州銀喜曰韶桂連賀云云二韶字皆當作昭楚馬希範世家開封承制封當作府吳越錢鏐世家鏐之孫元瓘之子佐字祐據吳越備史則當作宏佐字元祐閩王審知世家唐以福州為武威軍據天祐三年于兢撰審知德政碑當作威武十國世家年譜丁卯年第五格天福七年當作天復說已見前庚戌年第三格八字衍卷末論不以念漢為讐念當作亾契丹附錄第一距幽州北七百里榆關榆當作渝于闐附

錄第三始涉醜穢當作醜字見遼史

五代俗字俗語

新五代史用俗字俗語如晉高祖紀明宗戰胡盧套套字始見於此李崧傳晉高祖謂崧曰汝造浮屠爲我合共共字已見北史第四十三卷郭祚傳四十九卷侯深等傳而又見於此廣韻在下平聲二十四鹽又道德經卷一揣而銳之玉弼注揣末令共又銳之然說文無此字漢高祖紀耶律德光謂曰此軍甚操刺今人以雄猛爲插刺操刺當卽此意又契丹賜以木楞一今人呼老人所用杖音如夫卦之夫作此字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八

八

史文惟見於此汪鈍翁堯峰詩云一楞扶身兩鬢星紙標略畫卦中形憐渠那識義文易自道儂家打瓦靈用此字唐臣任圜傳崔協號沒字碑雜安叔千傳叔千亦號沒字碑此等皆當時俚俗語

五代春秋

五代春秋二卷宋尹洙師魯謨卽附於河南先生文集後柳開尹洙宋初以古文詞著名爲歐陽子之先聲者也觀河東河南兩集手筆誠可觀其於經史則皆茫然者師魯此作全仿春秋謬妄已甚卽如晉人燕人趙人秦人吳人楚人等稱此史家於敘事中間

貪其文省用之則可若以此摹效春秋筆法動輒云某人伐某某人敗某師於某地豈非笑端且如李克用李茂貞不言姓名而突書之曰晉人秦人後世讀者知爲誰乎豈師魯有待於後有爲之左氏者乎唐莊宗已建尊號國爲唐矣而於梁事中稱爲晉人是其意將尊唐而與梁乎其他名號之進退義例之出入糾紛無定蓋有不可知者幸師魯不秉史筆若令修史史法壞矣

五國故事

五國故事二卷宋無名氏記吳楊行密南唐李昇前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八

九

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巖閩王審知事未附朱文進諸人曰五國者合前後蜀爲一也仁和吳長元以爲吳越國人所作歛縣鮑廷博列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一集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吳氏任臣撰吳字志伊仁和人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翰林院檢討志伊以歐陽氏五代史附十國世家於末而尙簡略思取其人物事實而章著之故勒爲本紀二十世家二十二列傳千二百八十二又作表五篇博瞻整理誠史學之佳者

顧其為書之體每得一人即作一傳凡僧道及婦人之傳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乃徐鉉騎省文集三十卷其後十卷係入宋後所作而前二十卷則皆在南唐時作也其中碑志若岐王仲宣馬仁裕劉崇俊陳德成江文蔚喬匡舜韓熙載志伊雖皆有傳而徐所敘事蹟遺漏者已甚多若賈潭方訥陶敬宣周廷構苗廷祿包諤趙宣轉劉鄩皆有事蹟而志伊皆無傳潭訥歐史一見其名祇有一句故不能措手志伊之學專以博為事者也然竟未見騎省集矣亾友惠定字戴東原每與予極論學之貴精不貴博予深韙其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八

言由今觀之博亦大難事特不可與蘭艾同收玉石混采者道耳志伊凡例自述所采古今書籍約一二百種但已自為裁割緝練成文讀者不能知其某事出某書反不如同時朱竹垞曰下舊聞具注所出也又志伊自言采薛氏舊五代史恐實未見虛列此目竹垞亦每如是則不能無遺憾焉予所著述不特注所出并鑿指第幾卷某篇某條且必目睹原書佚者不列惜不得起兩先生一質之

此書佳處在表地理表與歐陽氏職方考參觀則五代十國全局如見至十國之官制雖大抵沿唐而一

時增改亦已紛冗不可爬梳任臣為作百官表甚便考覽尤其妙者也惜歐陽氏不志職官猶恨多茫昧五代會要雖存非博學者不觀恐終歸於無徵矣若藩鎮表以區區僭偽僻陋一隅而多立軍名假稱節度誠屬不成事體要之臚而陳之亦稽核之一助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綴言一

記言記動

禮記玉藻篇云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要之其始雖分書其後必合編故尚書記言而亦間及於記動春秋記動左傳記言以附益之

正史編年二體

漢藝文志無所謂史之一目即以附於六藝春秋之後隋經籍志始以經史子集判分四部隋書唐人所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九

作簿錄之體至是始定而史部首列正史一門次列編年一門史家之體亦至是始定正史標目後既歷敘古者國史紀載職掌收藏遂詳述史記漢書三國志原委此下則云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蔚宗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竝讀之可知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為正史編年標目後既言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其下言起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錄命荀悅仿春秋左傳體為漢紀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

汲郡發魏襄王冢得竹簡紀年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此志之意以編年本為古法馬班出而編年廢直至漢紀復用編年至竹書紀年出始悟此為古法而復多用此以紀事者文義甚明要之竝列二體其意則以紀傳為正體編年為別體

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後出為定即如尚書牧誓篇首突書時甲子昧爽金縢篇首突書既克商二年康誥篇首突書惟三月哉生魄此豈後之史官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九

所當取法乎春秋或書爵或不書爵或降而稱人或書名或書字或有日或無日說者以為夫子意有予奪此豈後人所可妄效乎可見作史不得擬經抑本紀與表即用春秋編年之式而堯典太誓武成本紀皆有相肖處若志則又周禮儀禮體也正史於五經已擬其三矣正史足兼編年編年不能包正史皇甫湜持正文集第二卷編年紀傳論此文文苑英華略唐文粹皆采之云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



得良史之體者在遺不在同編年紀傳繁于特之所宜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天不隱惡則為紀傳為編年皆良史矣若論不足則所皇極辭不足以垂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卑人馬氏紀項羽呂后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語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編年記事束于次第牽于混并舉其大綱而簡于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外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十七史商權

卷九九

三

可復省左史于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離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于是革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代已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權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莫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必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于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

制同春秋之是非文適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湜此論甚是孫甫晁公武輩紛紛瞽說反謂宜以編年為正不亦謬乎即用編年亦必至司馬君實方成一著著作苟悅袁宏等聊堪充數猶未成章

以學問言則漢藝文志乃其根本隋志舛誤不足信者多若以目錄體製言劉歆班固荀勗王儉阮孝緒輩皆不可為法必以隋志為主而以馬班陳范作正十七史商權

卷九九

四

史尤為千古定論

唐以前惟三史三國

自唐以前通行人間者惟馬班范之史記前後漢書三史而已其次則三國志若晉書及南北朝各史未流布也以史漢目為三史始於司馬彪續漢郡國志已見前其時范蔚宗書未出所據後漢書嘗是謝承或華嶠書若三國吳呂蒙傳之三史則并非謝華所作恐是指戰國策史記漢書說亦見前厥後以三史並言者頗多且以配六經如闕駟之三史羣言經目則

則

六經未嘗開卷三

史幾同挂壁見

唐陳州司法孫恂唐韻序亦

稱九經三史此則皆指馬班范矣而唐人并以三史

為一科以此科應舉得第者頗多見唐選舉志及各傳蓋三史

者史家之骨目也三國志則名僅亞之至於晉書及

南北朝各史成於唐人之手唐三百年中人著述引

此者殊不多見觀劉知幾史通第十卷自敘篇敘其

少時讀左氏史漢三國志迄皇家實錄窺覽略周云

云以知幾之聰穎淹洽所習亦僅三史三國而止乃

并下及於唐之實錄而不及晉與南北朝各書則唐

人史學槩可知矣惟新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九

五

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

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

及南北朝史再仲郢之博蓋當時所罕竊謂馬班范

史皆僅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乃再者當由三史自

幼成誦故一鈔已足非輕三史而重魏晉以下諸史

也

### 十七史

大約史漢三國備于晉初晉及南北朝皆定于唐太

宗高宗之世而書猶深藏廣內既無刻板流布人間

者甚少故學者所習三史三國而止直至宋仁宗天

聖二年方出禁中所藏隋書付崇文院雕板嘉祐六

年并梁陳等史次第校刻其工蓋至英宗方粗就觀

校者稱仁宗云云則可見于是歷代事蹟粲然明著

然其中如魏書以學者陋之而不習亾逸不完者已

無慮三十卷校者各疏于逐篇之末北齊亦多闕者

宋書第四十六卷亦闕蓋皆以南北史補之又改劉

昫舊唐書為新唐書改薛居正五代史為五代史記

乃合為十七史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周護十七史

贊三十卷不知作者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十

七史之名始見於此又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九

六

卷係宋王令逢原著載宋史藝文志建中靖國改元

弟英州刺史獻可序近日程宗璵據乾道己丑麻沙

板刊行朱甫田跋云蒙求非一其便於記誦者惟李

氏瀚及王先生令李書舊板罕存坊刻止取其總目

而刪去其注惟王書僅存按此書剽掇猥瑣無當實

學恐未必出於令特南宋書坊偽託耳然即此可見

十七史之稱至宋始著李瀚後唐天成中登第仕晉

塵後錄言其後化契丹蒙求一卷載全唐詩第十二

函第八冊晁氏讀書後志有之其書與王令書體例

正合如出一手而不稱十劉過改之龍洲道人集贈

許從道之子祖孫詩祖孫今年幾年齒兩髻耽耽垂

到耳讀書要以六經先次第漢唐十七史又呂祖謙有十七史詳節二百六十九卷此書隨意采掇粗疏無理疑亦出於南渡書肆嫁名祖謙而其爲宋時人筆則無疑又文忠烈文山文集第十五卷紀年錄文山被執見博羅丞相文山曰自古有興有廢天祥今日忠於宋以至此幸早施行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幾帝幾王文山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又有舊板無姓名讀書隨語剩語各一卷各自爲序并注書中稱引南宋人而下及於馬氏通考則是元人隨語自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九

七

序署湖上逸人題於三十樹梅花閣當爲杭州人剩語題上章攝提格當爲順帝至正十年其書無標目每條末則注所論之書名續語中一條末注云右十七史通要此書本名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分十七卷雙湖胡一桂庭芳著亦宋末元初人予未見此書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第二卷載之蓋遼金二史皆成於至正四年宋史成於五年三史流布已當元之末季而劉昫薛居正之書又皆湮沒無聞故宋元人之恒言凡史以十七爲最備

孫愐唐韻序又稱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

兩齊書下宋字當作梁此傳寫之誤案其所舉凡有十三不數南北史故也兼數則十五再加唐及五代則十七矣蓋歷代漸積而來至宋方定

前言諸史校成已當英宗之世而頒行則直至徽宗時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第二卷上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并謬亾缺始命館職警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華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尙少未幾遭靖康丙午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九

八

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亾紹興十四年并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徃徃亾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觀晁氏說知頒行實已至徽宗而彼時疑尙未刻板頒之學官者恐尙是寫本故云民間傳者尙少也但云七史者隋書先已校成想晉書又在故不及并憲孟南陽人爲四川轉運使以書五十篋贈公武見自序民間刻史似自并氏蜀板始而所刻似尙未有十七史全書

其彙刻十七史則已在南宋時

校史諸臣各題名於卷尾曰綬曰華曰恂曰寶臣曰  
穆曰藻曰洙曰覺曰彥若曰鞏曰攸曰恕曰燾曰祖  
禹曰安國曰希綬者嘗校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之翰  
林學士尙書左司郎中宋綬也寶臣者丁寶臣也穆  
者鄭穆宋史三百四十七卷有傳或云錢穆藻者祕  
閣校理錢明逸之從子宋史三百十七卷附傳洙者  
知太常禮院兼史館檢討孫洙宋史三百二十一卷  
有傳覺者祕書少監孫覺宋史三百四十四卷有傳  
彥若者趙彥若也鞏者集賢校理曾鞏宋史三百十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九 九

九卷有傳攸者館閣校勘劉攽傳亦在宋史三百十  
九卷別見恕者祕書丞劉恕詳見後燾者祕閣校理  
安燾宋史三百二十八卷有傳或梁燾祖禹者范鎮  
之從孫著作郎兼侍講宋史三百三十七卷有傳安  
國者崇文院校書王安國宋史三百二十七卷有傳  
希者祕書少監林希宋史三百四十三卷有傳餘存  
考

明嘉靖初南國子監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等請  
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世  
宗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

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  
成總爲二十一史祭酒林文俊等表進其後當神宗  
時北監亦刻二十一史祭酒方從哲司業黃汝良等  
校定閱數十年而海虞毛氏汲古閣又刻諸史則仍  
惟十七而已予今亦以十七史爲斷用毛板作讀本  
自宋以下不及者智有所未周而力有所不逮也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九

十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一百

東吳王鳴盛述

綴言二

資治通鑑

十七史至宋已備而編年未有全書英宗治平三年命司馬君實編次資治通鑑神宗元豐七年歷十九年書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為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為考異三十卷君實名德篤學所引以自助若劉放貢父劉恕道原范祖禹淳父又極天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下之選故能成此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洵不愧資治之稱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神宗御製序今不傳惟章俊卿山堂羣書考索前集第十六卷正史門摘錄其大略君實進表及謝賜序表俱載傳家集第十七卷

通鑑前例

司馬公之子康字公休在書局為檢閱文字官胡三省釋文辨誤跋言公夢康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幾於無傳矣南渡後有司馬伋字季思者接得公與范

夢得即淳父論修書義例二帖又與劉道原十一帖編為通鑑前例刻之宋史藝文志載作一卷三省以為時人附會而作不足信三省此言太過恐未可泥觀與范帖文集亦收則可知至云伋是公之從曾孫似必有據而其上文又以為公休之孫予所據明吳勉學刻必是脫一字當作公休之從孫但陳氏仁錫刻通鑑以此前例冠於其前而伋跋稱曾大父溫國文正公又自署曾孫不容傳刻如此之多誤恐三省所考亦未的疑伋真公之曾孫又有道原之子義仲字壯輿所編司馬公與道原論修書事陳亦附刻於前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通鑑注

劉義仲述君實之言云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仲思睡矣楊子雲後世復有子雲元必不廢方今春秋尚廢況此書乎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君實以王安石欲廢春秋故發此嘆蓋樸學不好俗情類然四明黃氏作歷代史表序云蔡京當國并通鑑板亦議毀之然而不能而強作解事以噉名者又紛紛問出胡三省謂注通鑑者數家皆謬矣幸今皆不傳惟三省注精篤正

總敘歷代以事繫年粲然可攷雖無諸史可也愚謂  
馮氏此言妄矣紀傳編年橫縱經緯不可偏廢司馬  
公雖欲上續左傳究以十七史為依藉方能成通鑑  
豈有正史可無之意在其冒次邪大凡人學問精實  
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為古人考  
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  
最為可惡司馬公秉性誠篤安有此事時行極力推  
尊反失其本旨

通鑑神宗序

通鑑有神宗御製序前明刻本皆佚去光進書表及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三

謝賜序表俱載傳家集第十七卷而諸刻但有進表  
史炤通鑑釋文開卷即釋神宗序但此書之例仿陸  
德明經典釋文摘取一句半句釋之故不可屬讀章  
俊鄉山堂羣書考索前集第十六卷正史門摘錄其  
大略亦非全文疑其已久矣餘姚盧學士文弼始從  
宋板接得全篇刻入羣書拾補中今已行世好事者  
宜以此序合謝序表并刻補入方為完美

通鑑前例

司馬公之子康字公休在書局為檢閱文字官胡三  
省釋文辨誤跋言公歿康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幾

於無傳矣南渡後有司馬伋字季思者接得公與范  
夢得即淳論修書義例二帖又與劉道原十一帖編  
為通鑑前例刻之宋史藝文志載作一卷前一條內  
載容齋隨筆云云  
即從此書摭入三省以為時人附會而作不足信  
知至云伋是公之從曾孫似必有據而其上文又以  
為公休之孫予所據明吳勉學刻必是脫一字當作  
公休之從孫但陳氏仁錫刻通鑑以此前例冠於其  
前而伋跋稱曾大父溫國文正公又自署曾孫不容  
傳刻如此之多誤恐三省所考亦未的疑伋真公之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四

通鑑目錄

曾孫又有道原之子義仲字壯輿所編司馬公與道  
原論修書事陳亦附刻於前宋史藝文志亦載之作  
通鑑問疑一卷都齋讀書志亦有  
公既成通鑑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  
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為考異三十卷本  
各自為一書後胡三省作注取考異散入而目錄仍  
單行今世所行通鑑莫善於徐氏刻惜無目錄而陳  
氏刻有之爾雅釋天歲名篇太歲在甲曰闕逢乙曰  
旃蒙等又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等此歲名也而

甲乙等十干子丑等十二支古人以紀日不紀歲司馬子長亦從俗取便以日名歲獨通鑑悉以爾雅歲名目錄亦然即此一端見其不苟

通鑑考異

通鑑考異三十卷無序引題跋目錄但每卷前列銜名其銜與進書表銜同每葉板心有萬歷十四年五字此刻書之年下有姓名當是寫書人或刻書人予初疑胡氏散入書中或有遺漏今得此單行刻本未暇用全書對勘姑就首一二卷勘之則絕無遺漏惟原本考異第一卷於漢高后元年欲王諸呂使大謁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五

者張釋風大臣下有考異一條胡已散入通鑑第十卷高后元年此文之下矣乃於前第十二卷惠帝三年匈奴致書襄媪使大謁者張釋報書下已先載此一條蓋考異此條辨張釋張澤異同胡因惠帝一條在前欲移入又忘刪後條遂彼此複見耳其流謬如此而已然則全書皆未必有遺漏或謂陸德明經典釋文後人散入各經注疏遺漏甚多故單行足本可資考異散入既無遺漏則單行本徒為贅疣予謂不然古人著述當留其真面目方見古人苦心只因後生既懶惰又急躁故欲省兩讀胡氏散入誠便予

特愛單行本謹藏之

通鑑史氏釋文

通鑑釋文三十卷宋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眉山史炤見可撰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第四卷馬端臨通考第二百零卷皆載之彼先載司馬康公休釋文二十卷於前次載此書而云攷之公休之書大略同而加詳焉蓋因其舊而附益之者胡三省通鑑注自序雖譏史炤乖刺却言釋文本出於史炤而公休釋文與炤大同小異者非公休為之其作釋文辨誤既以炤為多謬而又言今海陵刻偽託名司馬康之釋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六

文并蜀中費氏刻通鑑注號為龍瓜本者皆蹈襲史炤故辨之然則炤實始非因舊附益陳振孫云云謂呂尚盜陳恒之齊耳馬時行序謂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艱於尋繹見可始著此書若其前年時行序作於紹興三十年實八十二年故云殆百年此書雖非大醇然時行序云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辯釋地理姓纂單聞小說精力疲疚積十年而後成又云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

章名世傳後不少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粗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而為後學垂益於無窮然則此書非無足取乃元明以來數百年收藏家號極博者皆未見此書予偶從吳興書估見一祕鈔本為之喜劇用重貲購得之

時行序又云嘉祐治平間眉州三卿為摺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即清卿之曾孫也予寡聞不知三卿何人張晉生等四川通志第九卷眉州人物無史氏三卿其先列三蘇於前後列史炤而云博古能文著通鑑釋文三十卷似矣乃炤之字與官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七 皆不著而又言蘇氏兄弟以師事之則大誤時行序言炤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則紹興三十年尙在安得有東坡兄弟師事之之理蓋未見釋文及序而傳聞之謬

通鑑釋文胡氏辨誤

釋文辨誤十二卷胡三省謨愚謂炤之學誠不及胡所辨大抵皆是也但胡注通鑑取史語甚多今未暇以全書對勘姑就前十餘卷勘之大約每卷輒有三四十條此內大半因兩家同取史記漢書舊注所以相同而史不著作者姓名十之七八胡則一一著之

置勿論其少半竟係胡之竊取史矣即如開首威烈王標題之下史云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此條胡即取之而沒其名此類不可勝數然猶曰字數少或偶合未必盡勦襲亦姑置勿論至若第三卷慎靚王五年猶豫注百餘字十七年堅白同異滅三耳注二百四十五字胡注皆同史如此類十餘卷中已有數條豈得云皆偶合非勦襲乎又若第四卷赧王三十六年樂毅與燕王書有伍子胥盛尸鳩夷事胡注亦與史同考此段通鑑采自史記樂毅傳而史記此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八

處裴駟集解無注史炤則采伍子胥傳裴駟所引應劭語又因此事見國語更引彼韋昭注且於應韋語倒易增益之而胡遂全取其所采用及倒易增益者其為勦襲顯然如此類頗多舉一以見之且胡之取史皆沒其名予所勘十餘卷中惟有 卷漢高帝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注一條載明炤名然又詆其擇不精語不詳此特欲援之為呵斥地耳更可怪者蜀本注胡既知其為蹈襲史炤而力言之乃第一卷烈王三年韓嚴遂令人刺韓廐并弑哀侯一條下史炤因通鑑於安王五年先已載聶政刺俠累事而於



此又載人刺韓鹿分而為二史記年表世家亦然刺客傳則從戰國策合為一事故詳辨之約二百三四十字胡全取之乃詭移作蜀本注不言出史炤因史炤此條能剖折異同有益考證恐顯炤之美遂稱為蜀本注平心論之炤誠不能無誤但首拗音釋實屬有功胡自揣用力已深其注足以傳世恨炤先有釋文既攘取之又攻擊之隱善揚惡用心私曲却所不免後人遂因胡之辨誤欲廢炤書今幸尚存而無鏤板恐終歸泯滅

通鑑胡氏音注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九

史釋功在草創究尚麤疏至胡三省注始成鉅觀可云青出藍藍謝青通鑑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三省自序述其父好讀史於淳祐癸卯命三省刊正諸家通鑑注之誤乙巳父卒盡瘁家盡又從事科舉之業而史學不敢廢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必以自隨依陸德明經典釋文為廣注九十七卷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又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

室復購得他本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散入各文之下訖乙酉冬乃克輟編按癸卯理宗淳祐三年乙巳淳祐五年丙辰寶祐四年庚午度宗咸淳六年乙亥瀛國公德祐元年丙子德祐二年即益王景炎元年乙酉則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也三省之父委三省以刊正誤注其時三省年雖甚少亦必在二十以外或三十自此以至元之至元乙酉凡四十餘年其時三省約已六十外或七十方得成書元袁桷清容居士集第三十三卷述其父洪師友為淵源錄言三省注通鑑三十年者自寶祐丙辰始下筆自丙辰至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十 乙酉恰三十年也延平廖公當為廖瑩中賈似道之幕官也德祐元年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似道帥師次蕪湖軍潰奔還揚州事見宋史第四百七十四卷明莆田柯維騏宋史新編第一百八十七卷及元四明陳桎通鑑續編第二十四卷三省蓋參似道軍事丙子元兵順流而下五月破臨安瀛國公出降故云浙東始騷云云也注成上距臨安破宋亡恰十年胡注本只九十七卷自為一書不載本文但摘取數字或數句釋之至亂後書亡重作始散入蓋初意本仿史氏後漸宏博不欲因仍故也自序之末稱乙酉

十一月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於梅欄夔居淵源錄稱其釋通鑑兵難彙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乃手鈔定本與自序合則梅欄夔居卽袁氏塾也淵源錄又云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按胡於注成後又作釋文辨誤自跋署丁亥春則在乙酉後二年而已丑又在其後二年元混一天下十年矣寇作者土賊之竊發者也蓋胡於此書用力可謂至勤而所歷困阨亦至多得傳於後世爲至難

胡學長於地理以閻氏若璩之卓識亦極推之而其餘一切亦略皆貫通似道雖姦臣三省參其軍却於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上

大節無害自序云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勸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此未嘗仕元者也則其立身出處亦無瑕玷如此人史家自當入儒林傳乃元修宋史明修元史秉筆者多浮薄文人不重實學皆不爲立傳浙江通志第一百八十一卷文苑傳但言終於朝奉郎不詳其歷官本末蓋但據其通鑑自序雖言所著又有竹素稿一百卷想已久佚事迹零落不可得而詳也進士出身後游宦淮上當是薄尉之流從軍旣以不合罷似道不肯拔擢故所得朝奉郎而已 宋史一百六十八卷朝奉郎正七品至自

署天台身之父淵源錄亦云天台人而通志則云寧海人又有三省之姻友四明陳著者誤本堂先生文集稱三省字曰景參

通鑑胡注陳氏舉正

舉正一卷吳趨陳景雲少章誤少章長於稽覈所舉皆確然胡氏之學不以小疵掩其大美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雖題曰通鑑實是泛考古今地理不專釋通鑑大略亦本通鑑要足與胡三省互參在宋人考證書中爲有根柢者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上

通鑑苔問

通鑑苔問五卷亦王應麟誤與通釋俱刻附玉海後王氏之學主於考據此編却純是空議論至西漢宣元而止實未成之書

稽古錄

稽古錄二十卷亦君實誤起伏義神農下至英宗治平四年其書成進御當元祐初距通鑑之成甚久朱子嘗稱賞之刻之長沙

通鑑外紀

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劉恕諤自序述其於治平

三年司馬公受詔修通鑑始蒙辟實史局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以編猶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公以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遙隸局中嘗思書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學者考古莫知適從欲以包犧至未命三晉為諸侯為前紀本朝一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為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為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子義仲書之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編通鑑前紀家貧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圭

書不具南微僻陋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事坦然可明昔李宏基用心過苦積疾而藥石不繼虛昇之手足孳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為祭文杜牧自謨墓志夜臺甫通歸心若飛聊

敘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他日書成恕不及見也恕自序如此因不能作後紀故并前紀改名外紀但前言始包犧後言始共和今觀其書實始包犧臨終昏亂語多參錯也宋史第四百四十四卷文苑傳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司馬公作外紀序云道原其先萬年人祖度為臨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按北宋筠州為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即府治臨川縣則今撫州府治與高安亦相近若萬年縣者恕自署云京兆萬年乃今陝西西安府治若今江西饒州府亦有萬年縣則係明置非此萬年也恕之史學實為宋人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古

中翹楚今觀外紀之為書似無甚可取者蓋恕自治平初即助修通鑑至熙寧四年前後共六年所修已多是年司馬公辭潁川歸洛恕亦因指斥新法忤王安石即以此時歸江東江東即筠州與洛相去甚遠似不能與修書事其實宋史第三百三十六卷司馬光本傳光歸洛後凡十五年不與政專務修書而恕雖遠遙隸局中則於家中修纂郵寄者必多況本傳又言恕歸里後又嘗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於道得風擊疾然則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司馬序又云英宗詔光自擇館閣英才共修光對曰館閣士誠多至

專精史學臣惟識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其善即奏召  
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仰  
成而已由此觀之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恕卒於  
元豐元年年止四十七通鑑成果不及見矣所著五  
代十國紀年已不傳所傳唯外紀而此書不足以盡  
其蘊恕之學幾不甚著於天下後世子故特表出之  
司馬公外紀序文集乃作十國紀年序  
大誤五代十國紀年去五代二字亦非

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朱子屬其門人趙師淵字幾道  
號訥齋  
天台人作也自序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七

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四語全書體例已盡此序孝  
宗乾道八年壬辰作至寧宗嘉定十二年己卯朱子  
之門人李方子與真德秀同刻於泉州朱子卒於慶  
元六年此書之行世距朱子沒已二十年矣展轉傳  
鈔不知是原本否且方子序有云晚歲欲加更定以  
趨詳密而力有未暇則此本并為朱子未定之藁又  
有凡例一卷則直至度宗咸淳元年乙丑金華王柏  
始刻之距朱子沒又六七十年不知果真出朱子否  
假令果真而明憲宗序又稱書與凡例或有不同是  
皆大可疑者

陳景雲曰綱下分注之目朱子屬趙師淵成之趙氏  
史學視温公書局中二劉范氏未知孰先孰後且以  
一人獨任其採節豈能悉審况又非身侍講堂隨事  
討論每纂成若干卷寄呈而朱子復書往往云未暇  
觀也則分注未必盡經朱子之目矣景雲此條是所  
作綱目訂誤四卷學者觀之可以隅反以師淵較二  
劉判如玉石景雲猶作異詞

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義例云宗沐書與薛應旂書  
同時出而各不相知  
薛省資治二字温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免或政  
令之新定更革或地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七

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之常體  
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他事也計朱子  
之後為綱目亦不過因此起例王氏此論是温公書  
蓋未嘗無提綱挈領之處特其意惟在乎按年編次  
據事直書而不在乎立文法以為褒貶至綱目方以  
此為事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建安袁樞機仲謨宋史  
第三百八十九卷樞傳云樞喜讀資治通鑑苦其浩  
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趙與憲序云通鑑以編年

為宗本末以比事為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窺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復它卷而瞭然在目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今考此書分通鑑為二百三十九事一事為一篇頗便下學覺綱目不作無害而此書似不可無若乃有通鑑又有金履祥之通鑑前編有綱目又有南軒之綱目前編而且有通鑑前編又有沈朝陽之前編紀事本末蛇足不已則吾不欲觀之矣

通鑑節要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七

通鑑節要五十六卷宋少微先生崇安江贊諤贊之後人有名默者遊晦菴先生門以此書質之先生深加賞嘆又有名淵者附益潤色之刻於嘉熙丁酉有廸功郎邵武軍邵武縣南尉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兼催綱江鎔序愚謂宋人史學提綱撮略之書自通鑑目錄稽古錄外如慈溪黃震東發古今紀要十卷豫章南宮靖一仲靖小學史斷四卷書成於理宗端平三年之類亦已多矣乃江贊先有此鈔掠剽擬之作想晦菴必不賞嘆及此江鎔序云爾恐不足信入明而如此輩者益夥三家邨夫子頭腦冬烘授徒多暇無

以遺日動欲操筆削之權纂史自娛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也

史通

史通二十卷唐劉子元知幾著評史家得失有精確者有苛碎差謬者前人論之已詳茲不復贅知幾自序云余歷事二主從官兩京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商榷史篇遂盈筐篋予體例與知幾異而商榷之義亦竊取之文選第二十八卷陸機吳趨行結句商榷為此歌李善注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榷釐略也言商度其釐略也說文卷六上木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大

部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商度雖僅釐略而初學觀之不啻涉水之得渡矣通鑑第二百九十四卷云周世宗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又司馬溫公與范內翰祖禹論修通鑑體例書帖云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可見商榷乃史家語若宋書謝靈運傳論云敷社論心商榷前藻南史庾肩吾傳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云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與毛氏懋茲改子建一其商榷韓昌黎孟東野納涼聯句云儒岸恣游息聖籍飽商榷柳河東謝楊尚書寄柳筆詩序云今夏商榷使盡其功則凡論文藝者皆

可以商榷言之又顏師古漢書敘例云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榷揚榷卽商榷之意

史通自敘篇云予幼讀史年十有七窺覽略周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乎弱冠射策登朝思有餘閑獲遂本願又云余幼喜詩賦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予幼攻四書八股文及登第領史職始罷舉子業治經史然猶兼習詩賦四十有二歸田於今二紀有餘詩文皆輟不爲惟以考史爲務故每卷輒白題曰某述亦竊比述者自命之意云考禮記樂記篇云作者之謂聖述者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七

之謂明注云述謂訓其義也疏云作者堯舜禹湯是也述者子游子夏是也此雖據禮樂爲言不據史籍然史籍所載禮樂居其大端知幾不敢作史而自居於述意在斯乎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子之聖言猶如此後學可妄作乎然則知幾之自命曰述任也非謙也又論語雍也篇云文勝質則史衛靈公篇云吾猶及史之闕文誠能有疑則闕事必紀實自無文勝之傲知幾雖有踏駁要爲有意務實者故予竊比之

歷代建元考

歷代建元考兩冊秀水鍾淵映廣漢輯王氏玉海所載建元已備而鍾氏此編采前人辨證極詳自歷代外僭僞異域及道經所稱畢收就予所見其爲鍾所遺漏者惟遠西艾儒略西方答問所載意大里亞國吳爾巴諾一名而已此書未刻予從陳樹華芳林抄得著之以諗考古者

紀元彙考

紀元彙考五卷鄞縣萬斯同季野輯堯至共和姪經所增已見前商沃甲在位二十五年而竹書紀年則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七

五年祖丁在位三十二年而紀年則九年南庚在位二十五年而紀年則六年陽甲在位七年而紀年則四年小辛在位二十一年而紀年則三年小乙在位二十八年而紀年則十年祖庚在位七年而紀年則十一年共和前本無甲子而紀年晉人僞造兩者同是捕風捉影所以不合至周滅商之年此云在己卯予以周易乾鑿度及國語推之實歲在辛未非己卯說詳尙書後案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庚申直至癸酉爲共和十四年而此則以庚申爲周厲王之三十八年直至癸酉爲厲王五十一年削

去共和之名此後世書生之見

諸帝自唐以下皆稱其廟號為某祖某宗無廟號者方稱其諡法為某帝其餘即宋端宗猶稱廟號也自唐以前則但稱為某帝已為自亂其例而其中又有不畫一者如劉宋稱高祖不稱武帝

晉懷帝乃惠帝弟而誤作子唐武后萬歲通天二年九月改元神功此漏去中宗神龍元年誤衍四字昭宗乾寧元年誤作乾符五代唐愍帝誤作愍宗下小字明宗養子誤作明帝元順帝誤作順宗大約多有傳寫之誤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三

補歷代史表

補歷代史表亦萬斯同季野誤十七史無表者咸為補之序稱六十卷而今刻止五十三疑尚有未脫藁未付梓者季野生千數百年下迨考千數百年上事臚而列之誠為快舉此種史學唐宋亦不多得明人所未有也竊謂史之無表者固宜補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補者季野但擇其無表者補之餘則置之不無遺恨如唐宰相有表而中葉以後相權分於翰林學士常時謂之內相此亦當表禁軍以官官掌之不但朝政盡為所撓并廢立皆出其手則左右神策

中尉亦當表至方鎮有地無人尤屬缺事說已見前若乃三公三師宰相大將軍雜號將軍司隸京尹總為將相大臣刺史牧尹都督節度總為方鎮不復曲別分析懼累墜也曹魏始有尚書中書侍中三省長官以後其名遞變而五代又添崇政院使樞密使三司使各因其時也非季野之博通而妙于鎔裁不能有此

熊方後漢書年表季野若見之則不須重作即有不同著其說可矣因未見熊書故別自作東漢諸表熊方惟有同姓王侯異姓諸侯百官三目季野於同姓

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三

王侯與熊方略同而異姓則分外戚功臣宦官為三百官則分將相大臣與九卿為二熊方之得失前已論之矣季野之分析俱無不可所嫌者未見熊書也熊氏槩言將軍而季野則分驃騎大將軍建威大將軍建義大將軍征南大將軍征西大將軍強弩大將軍虎牙大將軍橫野大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建武二十七年改官制後以大將軍移入三公又分為車騎將軍衛將軍驃騎將軍而以舊設之征西將軍附入次則度遼將軍至獻帝時又有更易一一具列之較熊為密若乃季野於功臣但取雲臺諸臣所附益不

過馬援以下中興之著者而熊於異姓諸侯下至建安延康雖熊氏獨表一代取其周備季野通表十七史毋庸泛列兩者義各有取然季野別作漢季方鎮年表入之三國今計漢末惟州牧刺史爲重封侯反在所輕季野之理較長

南齊諸王世表高帝子首豫章王嶷次臨川王映次長沙王晃次武陵王華次安成王暕次鄱陽王鏐次桂陽王鐸次始興王鑑次江夏王鋒次南平王銳次宜都王鐸次晉熙王銖次河東王鉉據史銖在鐸之前鋒在鋒之前鉉在銳之前三人序次皆誤又疑之十七史商榷 卷一百 三

子子廉封永新侯而此云未封卒亦誤條件既多自不能無小失聊一摘之餘未暇詳考

十七史商榷卷一百





趙甌北學

廿二史劄記

湛貽堂藏板

廿二史劄記序

甌北先生早登館閣出入承明碩學淹貫通達古今當時咸以公輔期之既而出守粵微分臬黔南從軍瘴癘之鄉布化苗獠之域盤根錯節游刃有餘中年以後循陔歸養引疾辭榮優游山水間以著書自樂所撰甌北詩集陔餘叢考久已傳播士林紙貴都市矣今春訪予吳門復出近刻廿二史劄記三十有六卷見示讀之竊歎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讀其自序有質鈍不能研經唯諸史事顯而義淺爰取爲日課之語其搗謙自下如此雖然經與史豈有二學哉昔

廿二史劄記

卷一序

宣尼贊修六經而尚書春秋實爲史家之權輿漢世劉向父子校理秘文爲六略而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列於春秋家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初無經史之別厥後蘭臺東觀作者益繁李充荀勗等初立四部而經史始分然不聞陋史而榮經也自王安石以倡狂詭誕之學要君竊位自造三經新義驅海內而誦習之甚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棄通鑑爲元祐學術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閣矣嗣是道學諸儒講求心性思門弟子之汎濫無所歸也則有訶讀史爲玩物喪志者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爲言之而空疏淺薄者託以藉口由是說經者日多治史

者日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予謂經以明倫虛靈元妙之論似精實非精也經以致用迂闊刻澁之談似正實非正也太史公尊孔子為世家謂載籍極博必攷信於六藝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莊皆卓然有功於聖學故其文與六經並傳而不媿若元明言經者非勦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即幸而廁名甲部亦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先生上下數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訂曲直不揜其失而亦樂道其長視鄭漁仲胡明仲專以詬罵炫世者心地且遠過之又謂稗乘勝說間與正史岐互者本史官棄而

廿二史劄記

卷一序

二

不采今或據以駁正史恐為有識所譏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矣予生平嗜好與先生同又少於先生二歲而衰病久輟鉛槧索然意盡讀先生書或冀恣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六月十日嘉定錢大昕序

序

經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跡三代以上明於理而經立三代以下詳於跡而史興世愈積事愈多其於天下之情變古今之得失蓋有不可枚舉者矣立乎今日以溯古人遠濶數千年世盡扭於目前之近沿流既遠前後迥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為負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賢文之運遞相救也亦遞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趨而前代已啓其端有彼一代之所開而後代遂行其緒世第紛然交眩於成敗廢興之跡同惶變易而卒不得其所以致之者後之讀史者排比事類商榷倫物不過取一人一事而子奪之毀譽之蓋皆未離乎經生之見

廿二史劄記

卷一序

三

也陽湖趙甌北先生以經世之才具冠古之識自太史出守擢觀察甫中歲即乞養歸優游林下者將三十年無日不以著書為事輯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方先生屬稿時每得與聞緒論及今始潰於成竊獲從編校之役反覆卒讀之嗟夫自士大夫沈溺於舉業局促於簿書依違於格令過國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興建茫然不識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與夫維持補救之方雖使能辨黃初之偽年收蘭臺之墜簡於以稱博雅備故實足矣烏足以當經世之大業哉然則使先生翱翔木天徑筮青雲以備經筵之啓沃必能援古証今指陳貫串否則敬歷外臺建牙仗節斟酌時宜折衷往昔其所裨

於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僅托之此書以傳也昔趙中令自謂以論語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則何能然讀是書而有會焉洵乎其得史學之大且重者舉而措之天下無難也世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諒哉爰承先生之督序而謹述之如此

嘉慶五年五月寶山後學李保泰拜書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序

四

廿二史劄記小引

問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為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多惟是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採以資參訂間有裨乘臆說與正史岐互者又不敢遽詫為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自惟中歲歸田遭時承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小引

平得優游林下寢饋於文史以送老書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陽湖趙翼謹識

乾隆六十年三月

廿二史劄記目錄

卷一 史記 漢書

司馬遷作史年歲 班固作史年歲 各史例目

異同 史記編次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律書即兵書 史記

變體 漢王父母妻子 五世相韓 過秦論三

處引用 史記自相歧互處 史漢不同處 史

漢互有得失

卷二 史記 漢書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漢書

增傳 漢書增事蹟 漢書書恒山王 漢書武

廿二史劄記目錄

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帝多自立廟 漢初布衣

將相之局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武帝年號

係元狩以後追建 漢儒言災異 漢重日食

漢詔多懼詞 漢時以經義斷事 賢良方正茂

材直言多舉現任官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三公官 災異策

免三公 上書無忌諱 上書召見 漢武用將

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與蘇武同出使者

卷三 史記 漢書

漢使立功絕域 武帝時刑罰之濫 兩帝捕盜

法不同 呂武不當並稱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婚娶不論行輩 皇子繫母姓 漢公主不諱

私夫 漢諸王荒亂 上尊養牛 兩漢多鳳凰

漢多黃金 先生或只稱一字 漢外戚輔政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喪服無定制 長官喪

服 王莽之敗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卷四 後漢書

後漢書編次訂正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漢帝

多自作詔 光武信讖書 光武多免奴婢

東漢功臣多近儒 東漢四親廟別祭 東漢諸

帝多不永年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 外

廿二史劄記目錄

藩入繼追尊本生 夫在稱太 東漢廢太子皆

保全

卷五 後漢書

累世經學 四世三公 東漢尚名節 曹娥叔

先雄 召用不論資格 擅去官者無禁 籍沒

財產代民租 倩代文字 黨禁之起 東漢宦

官 宦官之害民 漢末諸臣勅治宦官 宦官

亦有賢者

卷六 三國志

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三國志書法 三

國志多迴護 三國志書事得實處 三國志立

傳繁簡不同處 三國志誤處 荀彧傳 荀彧  
郭嘉二傳附會處 陳壽論諸葛亮 裴松之三  
國志註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漢復古九州 關張之勇 借荊州之非 三國  
之主用人各不同 禪代 魏晉禪代不同 九  
錫文 一人二史各傳 晉書 晉書二 王導  
陶侃二傳褒貶失當

卷八 晉書

八王之亂 晉書所記怪異 東晉多幼主 晉  
帝多兄終弟及 愍元二帝卽位 僭偽諸君有

廿二史劄記

目錄

三

文學 九品中正 六朝清談之習 清談用塵  
尾 騶虞幡 建業有三城 南朝多以寒人掌  
機要 相墓 唐人避諱之法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書晉宋革易之際 宋  
書書宋齊革易之際 宋書本紀書法 宋齊書  
帶敘法 宋書紀魏事多誤 宋書南史俱無沈  
田子沈林子傳 齊書舊本 齊書缺一卷 齊  
書書法用意處 齊書類敘法最善 梁書悉據  
國史立傳 梁書編傳失檢處 梁書多載飾終  
之詔 梁書有止足傳無方伎傳 古文自姚察

始 陳書多避諱 蕭子顯姚思廉皆爲父作傳  
入正史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 南北史子孫附傳之  
例 南史刪宋書最多 南史過求簡淨之失  
南史誤處 南史增齊書處 南史與齊書互異  
處 南史增刪梁書處 南史刪梁書處 南史  
增梁書有關係處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梁南二史岐互處 南  
史於陳書無甚增刪 南史與陳書岐互處 宋

廿二史劄記

目錄

四

齊多荒主 宋世閨門無禮 宋子孫屠戮之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人君卽位冠白紗帽 齊梁之君多才學 齊明  
帝殺高武子孫 齊制典籤之權太重 齊朝以  
射雉爲獵 江左世族無功臣 梁武存齊室子  
孫 陳武帝多用敵將 齊梁臺使之害 六朝  
多以反語作讖 哀策文 南朝陳地最小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魏書多曲筆 魏書紀傳互異處 爾朱榮傳  
西魏書 附謝蘊山答書 復蘊山書 北史魏  
書多以魏收書爲本 北史改編各傳 北史全

用隋書 南北史兩國交兵不詳載 北史與魏  
齊周隋書歧互處 北史書法與周隋書不同處  
北史紀傳互異處 大業十四年 太上皇帝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皇太孫 皇太弟 帝王行三年之喪 女后之  
賢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 後魏追諡之濫  
保太后 異姓封王之濫自後魏始 後魏以  
鑄像卜休咎 後魏百官無祿 後魏刑殺太過  
魏以奄人為外吏 魏孝文遷洛 魏孝文帝  
文學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廿二史劄記

目錄

五

北朝經學 南朝經學 魏多家庭之變 魏  
齊諸帝皆早生子 魏諸帝多幼年即位 元魏  
時人多以神將為名 財婚 高門士女 魏齊  
斗秤 假官 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北齊以廝  
役為縣令 齊文宣帝能預知 北齊宮闈之醜  
北齊百官無妾 北齊有賢閣 誦經獲報  
後周詔語用尚書體 魏末周初無年號 隋書  
志 一帝數后 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 隋獨  
孤后妬及臣子  
卷十六 新舊唐書

舊唐書源委 新唐書 唐實錄國史凡兩次散

失 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新唐書  
本紀書法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亂 新書改編  
各傳

卷十七 新舊唐書

新書增舊書處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新書  
增舊書瑣言碎事 新書立傳獨詳處 新書刪  
舊書處

卷十八 新舊唐書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新  
書好用韓柳文 新書詳載章疏 新舊書互異  
處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新舊書誤處

廿二史劄記

目錄

六

新舊書刻本各有脫誤處  
卷十九 新舊唐書

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 時政記 天子不觀  
起居注 唐諸帝多餌丹藥 元宗五代一堂  
唐有兩上元年號 德宗好為詩 褒貶前代忠  
奸 諡兼美惡 唐追贈太子之濫 帝號標后  
諡 皇后哀冊尊稱 附葬變禮 諡后於廟  
兩太后並稱 皇太后不附葬 建成元吉之子  
被誅 沒入掖廷 唐女禍 武后之忍 武后  
納諫知人 改惡人姓名 朝賀近臣先行禮  
大臣搜檢 度牒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唐代宦官之禍 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唐宦官多閩廣人 唐節度使之禍 方鎮兵出境即仰度支供餽 方鎮驕兵 盜殺宰相有二事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 間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豪宴 名父之子多敗德 李勣子孫 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 睢陽殉節尚有姚閻 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 唐古文不始於韓柳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 長安地氣黃巢李自成

卷二十一 五代史

廿二史劄記 目錄

薛居正五代史 薛史全採各朝實錄 薛史書法迴護處 薛史失檢處 薛史亦多直筆 薛歐二史體例不同 歐史不專據薛史舊本 歐史書法謹嚴 歐史傳贊不苟作 歐史失檢處 一產三男入史 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卷二十二 五代史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五代姑息藩鎮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五代幕僚之禍 五代鹽麪之禁 五代濫刑 五代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魏博牙兵凡兩次誅戮 一軍中有五帝 五代諸帝皆無後 周祖四

娶皆再醮婦 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張全義馮道 五代人多以彥為名 卷二十三 宋遼金史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重修 宋遼二史不相洽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代史事最詳 宋史 宋史各傳迴護處 宋史各傳附會處 卷二十四 宋史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宋史各傳錯謬處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宋史排次失常處 史家一人兩傳 監板宋史脫誤處 趙良嗣不應

廿二史劄記 目錄

入奸臣傳 王倫 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貯 錄名臣後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宋初考古之學 宋初嚴懲賊吏 卷二十五 宋史

宋封王之制 宋待周後之厚 宋郊祀之費 宋制祿之厚 宋祠祿之制 宋恩蔭之濫 宋恩賞之厚 宋冗官冗費 南宋取民無藝 宋軍律之弛 宋科場處分之輕 定罪歸刑部 宋遼金夏交際儀

卷二十六 宋史



歲幣 和議 西夏番鹽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節度使 繼世為相 三入相 四次入相  
 兩次入相 王安石之得君 青苗錢不始於王  
 安石 車蓋亭詩 同文館之獄 秦檜文字之  
 禍 秦檜史彌遠之攬權 宋南渡諸將皆北人  
 端平入洛之師 宋史缺傳 張世傑李庭芝  
 姜才 夏貴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卷二十七 遼史金史

遼史 遼史二 遼史立表最善 遼史疎漏處  
 遼帝皆有簡便徽號 遼后族皆姓蕭氏 遼  
 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遼官世選之例 遼族

廿二史劄記

目錄

九

多好文學 遼燕京 金廣燕京 元築都城  
 明南北京營建 金史 金史失當處 遼金二  
 史各有疎漏處 金史迴護處 金史誤處 金  
 史紀傳不相符處 金史氏名不畫一 宋史金  
 人名多與金史不符 宋金二史不符處 宗廟  
 渡江宋金二史互異 宋金二史傳聞之誤 宋  
 金用兵須參觀二史

卷二十八 金史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金制追謚帝后之濫 金  
 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一  
 人二名 金記法官最得職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考察官吏 金推排物力之制 明安穆昆  
 散處中原 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 宋金齊  
 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為屬 衍慶宮圖畫功臣  
 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 金初漢人宰相 金  
 俗重馬 金以壞和議而亡 九公十郡王 金  
 末賜姓之例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海陵荒  
 濬 海陵兼齊文宣陪場帝之惡 金中葉以後  
 宰相不與兵事 惘忠寺故事 日行千里 避  
 孔聖諱

卷二十九 元史

元史 金元二史不符處 宋元二史不符處

廿二史劄記

目錄

十

金史當參觀元史 元史自相歧誤處 元史列  
 傳詳記月日 元史迴護處 元史附傳有得失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臣 元人譯詔旨雅  
 俗不同 元史人名不畫一 蒙古官名 金義  
 宗 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  
 立 元宮中稱皇后者不一 元帝子稱太子者  
 不一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  
 部 元代叛王 各朝國書

卷三十 元史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諸  
 帝多不習漢文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制百官

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初州縣官多世襲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元代專用交鈔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元時選秀女之制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	元杖罪以七爲斷	元季風雅相尙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一母生數帝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弟爲皇太子叔母爲太皇太后	庚申帝守節絕域	郝經昔班帖木兒	元初用兩國狀元	縱囚	元封乳母及其夫	安南王居漢陽	老爺同寅泉司	牛腹療重傷	忍痛	牛皮
廿二史劄記 目錄 七																									
船 彌勒佛諸言 賈魯治河無久計																									
卷三十一 明史																									
明史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大禮之議	李福達之獄	袁崇煥之死	周延儒之入奸臣傳	劉基廖永忠等傳	喬允升劉之鳳二傳																		
卷三十二 明史																									
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明祖文義	明初文字之禍	明初文人多不仕	胡藍之獄	涂節汪廣洋之死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祖多養異姓爲子	明初徙民之令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官															

俸最薄	明宮殿凡數次被災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宮人殉葬之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卷三十三 明史																								
明初吏治	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	特簡廷臣出守	遣大臣考察官吏	重懲貪吏	明大臣久任者	大臣薦舉	明內閣首輔之權	最重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由吏部	明吏部權重	揚州同時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卷三十四 明史																								
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	明邊省攻勦兵數最多	用兵有御史核奏	將帥家丁	景泰帝																				
廿二史劄記 目錄 七																								
欲仍立沂王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濫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兩次	正德中諫南巡受杖百官	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明仕宦僭越之甚	擅擢品官	明鄉官虐民之害	吏役至大官	海外諸番多內地人爲通事	嘉靖中倭寇之亂	外番借地互市	天主教											
卷三十五 明史																								
萬歷中礦稅之害	萬歷中缺官不補	三案	三案俱有故事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禱之多	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	明末書生悞國	明代																	

宦官 魏闔生祠 闔黨

卷三十六 明史

汪文言之獄 明末遊餉餉練餉 明末督撫之多 明末巡撫多由遊道擢用 明季遊左陣

亡諸將之多 明末督撫誅戮之多 四正六隅

明末僧號者多疎屬 流賊偽官號 明從賊

官六等定罪 明代先後流賊 唐祥兒 劉千 斤 李勳子

葉宗雷等 鄧茂七 李添保 黃蕭養 劉六一

劉七 齊彥名 趙瘋子 江西盜 四川盜 曾一

本 徐鴻 僑 劉香

廿二史劄記

目錄

三

廿二史劄記卷一

陽湖 趙翼 雲松

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為太史令即紬石室金匱之書為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為太史令即編纂史事五年為太初元年則初為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一

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又報任安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僕之意終不得達故畧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錄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為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况安死後遷尚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敘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

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流謬爲史家最劣也

### 班固作史年歲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十四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探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尙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爲之卒業也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于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薛說

###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二

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尙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

### 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其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卽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泰前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

###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三

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于左

本紀 古有禹本紀尙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爲列傳三國志亦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爲正統故也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仿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山后出故高紀後卽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旣廢所立者

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僞主紀年而歸之於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即女后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為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為君而猶附於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為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金史於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又彷彿尚書世紀之名最為典切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四

世家 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為列傳按漢書傳世家為列傳係其父彪傳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後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後歷代因之晉書於僭偽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楚吳越閩南平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記 表 史記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

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為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為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評殊屬贅設也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五

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相七卿共五表後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元史諸王功臣世系表後漢書紀載甚詳作百官表皆不備意希之又補漢書表方有後漢表李燾作歷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補前人之缺近時萬斯同又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蓋以明史表十三篇最為詳略 書志 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律歷志則本於律書歷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於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後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為郡

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為天象地理為地形祥瑞為靈徵餘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史皆無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其藝文則改為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同惟遼史增營衛捺鉢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六

不載  
列傳 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事蹟也說見後其專記一人為一傳者則白遷始又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為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欸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

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為良吏方術為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為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為文學良吏為良政隱逸為高逸孝友忠義為孝義恩倖為佞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梁書改孝義為孝行又增止足一欸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後魏書改孝行為孝感忠義為節義隱逸為逸士宦者為閹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欸隋書改忠義為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七

誠節孝行又為孝義餘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次列傳後字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傳名目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偽一欸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姦臣三欸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欸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為死節死事二欸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別也宋史增道學一欸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同遼史改良吏為能吏餘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為世戚文苑為文藝餘與前史同亦

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亦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闕黨流賊及土司傳

史記編次

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為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八

漢書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註引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斬斷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文詞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祇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鈞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為太子而先賜鈞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為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為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為相者車千秋之外有章賢

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為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匈奴傳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九

戰十餘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三年距天漢四年尚隔七年殊屬歧互不知者必以史遷為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後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為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既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為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為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寔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

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  
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  
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  
無所得乃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單  
于死狐鹿姑單于立是為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  
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  
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  
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匈  
奴傳未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遷  
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誤年歲至此蓋遷所作傳僅至  
李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塞不利引還便止遷自敘謂其於太初則  
并在陵降匈奴之前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十

而褚少孫於數十年後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  
考年代即以係於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  
可知史記十篇之外多有少孫所竄入者

按史公自敘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  
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訂成全  
書其十篇之缺乃後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  
待於後人補之也班固作遷傳但云十篇有錄無書  
而不言少孫所補然班書內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陽  
公主以衛青為夫等事皆採少孫語入列傳則知少  
孫所補久附史記並傳矣  
又按史公自序作武帝紀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

漢書內修法度舉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  
本紀是遷所作武紀凡征匈奴平兩越收朝鮮開西  
南夷以及修儒術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編入非僅後  
陳封禪一事也今少孫所補則係全取封禪書下半  
篇所敘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紀凡封禪書中所云  
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  
上字未改其文字稍異者惟亭人謬  
忌武紀改云薄誘忌少翁以書置牛腹中天子識其  
手書武紀改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者而已武紀  
贊亦全用史公封禪書後文無一字改易因思少孫  
所補大概多抄錄舊文不必自作如龜策傳內宋元  
王與衛平論龜之文皆是韻語此必掌故中本有此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七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七

文字其後所云首仰首俛足開胎開之類亦是當時  
龜卜成法特少孫抄入以補缺耳至扁鵲倉公傳雖  
非少孫所補然淳于意答文帝詔問之語所治何人  
所療何症自成一篇亦必當時有此現成文字而抄  
入者使史遷為之必不如此瑣屑竊意扁鵲傳史遷  
原文也倉公傳亦少孫抄入者也

褚少孫沛人嘗受詩于王氏後應博士弟子選由是  
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宏唐長賓與少孫同  
受業王氏漢書儒林傳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田儵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  
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儵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



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并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外戚世家敘衛子夫得幸之處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

史記律書即兵書

史記所缺十篇張晏謂禮書樂書兵書顏師古據史記目錄但有律書而無兵書以駁張晏之誤不知律書即兵書也遷自序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來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十一

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云云是遷所作律書即兵書也今褚少孫所補序亦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遂極論秦時黜武漢定天下偃兵息戰等事是亦尚見兵律相關之意而其則又專序律呂上生下生之法與兵事毫不相涉此最無頭緒蓋少孫補作時見遷序目有司馬法太公孫吳字樣故其序以兵律相關為言至其正文則以律書為名遂專取律呂以實之而與兵事不相涉也張晏謂兵書者專指史遷序目而言顏師古駁之者專據少孫所補律呂而言度史遷原文必有兵與律相應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記變體

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鄼商夏侯嬰灌嬰傳寬斬欽周繇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并細敘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攻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據功冊而遷料簡存之者也張良傳以諸將未定封上等極至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冊然亦可見漢初起兵即令諸將各立簡牘以紀勞績無枉無濫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業也又張蒼任敖周昌合為一傳寶嬰灌夫田蚡亦合為一傳似斷不斷似連不連此又是一體漢書皆全用之漢書韓安國傳下半篇全載王恢與安國辨論擊匈奴事一難一答至十餘番不下斷語亦一奇格

漢王父母妻子

高祖稱漢王之二年定三秦將五諸侯兵破彭城尋為項羽所敗西奔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而家屬反遇楚軍為羽所得常置軍中為質據史記謂是時羽取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漢書則但謂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後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遂歸漢王家屬據史記謂歸漢王父母妻子而班書亦但言歸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蓋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時母死於小黃羽所得

者但有太公呂后而以史記所云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之通稱非真有母與子在項羽軍中故改言太公呂后也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而楚元王為高祖異母弟則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記謂同母少弟漢書則謂同父少弟顏師古注言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則元王乃其母弟無疑陸倕漢高功臣侯公伏軾呈懇求歸正指侯公說項羽歸漢王家屬之事曰皇妣來歸明言漢高之母也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後封魯為悼惠王當高祖道遇孝惠時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事則必與太公呂后同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項軍也然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設而漢書改云太公呂后轉疎漏矣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十四

五世相韓

史記稱張良以五世相韓故為韓報仇然五世指韓王而言謂韓王五世皆張氏為相非張氏五世皆相韓也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釐王及悼惠王是為五世顏師古註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過秦論三處引用

賈誼過秦論大指謂秦尚法律不施仁義以至一夫作難天下土崩史遷用之秦本紀後最為切當乃褚少孫又引之於陳涉世家後則以其中有陳涉變屬繩樞之子數語故牽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於陳涉項羽

傳後引此及史遷所論項羽者以作二人傳贊未免數典而忘其祖也 再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文而即以為已作未嘗自言引用史遷云云所引過秦論及戰國策陸賈新語之文亦即以為已作未嘗自言引用某人蓋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抄竊為嫌也漢書五行志記秦始皇滿池君遺璧之事却書明引用史記之文

史記自相岐互處

史記田儋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儋欲楚殺田假然後出兵據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為楚懷王之言

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十五

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并將之澤不得歸乃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為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傳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即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安漢書朱建傳謂黥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黥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 佞幸傳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閔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閔籍孺是并二人為一人漢書亦云閔籍孺 酈食其傳既敘食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敘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 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

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按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既繁復且不可解

史漢不同處

一代修史必備衆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後筆之於書觀各史藝文志所載各朝文士著述有關史事者何啻數十百種當修史時自必盡取之彼此校核然後審定去取其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六

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卽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餘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後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其間有不同者張泌有漢書刊誤朱子文有漢書辨正劉巨容有漢書纂誤今皆不傳現存者惟劉攽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皆不過就本書中穿穴訂正非於此二書外別有援據以資辨駁也劉仁翁有班馬異同蓋亦就史記漢書歧互處分別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書比對摘其不同者列

於後

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三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殺龍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記在四年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皐爲漢王所虜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後漢書在同軍廣武之前徙王韓信於楚史記在漢王卽帝位後漢書在殺羽未卽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後史記謂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朝陳七年朝洛陽二書紀事每差一年項羽陳涉二人史記稱項王陳王漢書改爲列傳故皆稱名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七

史記項羽立田都爲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爲齊王漢書謂榮攻都都走降楚史記項紀高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山王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高紀則云羽使九江王布擊殺義帝于郴項師古註謂衡山臨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殺義帝而擊殺者乃九江王也史記項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從盱眙徙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謂羽與沛公等聞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項羽分王諸將史記先敘諸將分王畢方敘徙楚懷王於長沙漢書則先敘徙懷王然後分王諸將史記分王諸將韓王成都陽翟漢書無都陽翟三字以

成雖有此封實未至國也按史記成無軍功羽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

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彭越擊殺

田安榮遂王三齊

史記項羽美人各虞漢書謂姓虞氏

史記漢騎將追項羽為羽所叱人馬俱驚者為赤泉侯

而不著姓名漢書則曰楊喜然史記羽死後分其四體

者有楊喜又不言即赤泉侯

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謂

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處也漢書謂庸奴其夫

亡抵父客則富人女以夫為庸奴故去之也

史記盧縮陳豨分兩傳漢書兩人合為一傳以籍之反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六

因陳豨事見疑而起也

荆王劉賈史記謂不知其何屬漢書謂高祖從父兄

燕王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謂高祖從祖兄弟

任敖傳史記謂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

漢書謂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官

史記倪寬在儒林尚書條內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條內

漢書皆改入列傳

史記循吏傳載周秦間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

離漢書所載則文翁王成王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

人也

史記張湯在酷吏傳漢書以其子孫多為名公卿乃以

湯另入列傳其他酷吏游俠仗幸內較史記各有所增  
則皆遷以後人也惟貨殖傳多仍史記之舊列入白圭  
猗頓烏氏保巴寡婦清等但去子貢耳試思漢書也而  
敘周秦間人耶

史記儒林傳以詩為首次尚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書

儒林傳以易為首次尚書次詩次禮次春秋

史記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求盜者亭長之

則也薛有作冠師故令其則至薛使冠師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則一之字便不明

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即

自疑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呂后以其所居處常有雲氣

求輒得之漢書刪却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五

子自疑正見其志氣不凡也漢書刪此三字便覺無意

史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

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

則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史記漢王敗入關又東出袁生說漢王出武關令滎陽

成阜間且得休息漢書作轅生

陳涉傳漢書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記項羽燒秦宮室東歸說者譏其沐猴而冠漢書說

者乃韓生也

吳王濞傳史記高祖封兄仲為郃陽侯漢書作合陽侯

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

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按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

張良傳史記載其所致四皓姓名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傳史記沛公拜勃為虎賁令漢書作襄賁令

史記周文漢書作周仁張叔漢書作張啟

史記梁平王傳有告變者曰類犴反漢書作犴反又史記告變後驗實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漢書則云削五縣尚有十城

史記田蚡傳景帝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漢書則云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武安侯按景帝後三年正是武帝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三  
即位之歲蚡乃武帝所封特是時尚未改元故耳

李廣傳史記廣為匈奴所得絡而盛兩馬間廣伴死脫其旁一胡兒騎善馬乃忽騰而上推墮兒乘其馬歸漢書謂抱胡兒鞭馬南馳

李陵傳史記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漢書謂漢聞李陵教匈奴為兵遂族其母妻子後乃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

史漢互有得失

垓下之戰 史記高祖紀敘韓信孔將軍費將軍等戰頗詳漢書高紀但撮敘數語然殺項羽是漢王一大事漢書畧之殊失輕重

高祖紀末 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獨總敘高祖之明達好謀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史記少此議論又史記高紀既敘高祖八男而呂后紀內又敘之殊復漢書兩紀俱不敘另立高五王傳

孝文紀 史記於後六年忽總敘帝之節儉寬厚下方敘後七年六月帝崩殊屬非法總敘自應在帝崩後也漢書取此語作贊

吳王濞傳 史記趙錯議削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姦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二郡及前

二年削趙王河間郡膠西王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按是時廷臣所議削者即豫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三  
章會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今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下又云方議削吳是又於二郡

外再議削矣則下文所謂及削豫章會稽書至者又何說耶漢書先刪去削豫章會稽字但云削楚及趙膠西

地廷臣方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為明晰

七國反時 史記謂膠西王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臨菑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漢書獨無濟北按齊

孝王傳是時孝王狐疑不同反尋被臨菑等三國圍急

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來告漢兵且至遂堅守及漢將樂布等解三國圍後聞齊亦通謀將伐之孝王懼

漢書畧之殊失輕重

一第... 漢書畧之殊失輕重

自殺而濟北王以城壞未完即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故亦不同反後聞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梁孝王爲之辨雪乃得不坐傳據此則齊與濟北二王亦非必能堅守之人史記謂膠西來約同反時齊濟北皆許諾從其實也漢書獨無濟北則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於約反之內則齊王不惟不反且有堅守之功何以轉列於從反之內乎豈以齊王自殺遂坐以反謀濟北免罪則并其先欲從而不得反之處概爲隱諱耶

四國攻臨菑時 史記謂膠西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漢書則云膠西膠東爲渠率與菑川濟南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三

共攻臨菑按膠西聽吳王之謀使人約諸王反則主兵者膠西也漢書增膠東爲主謀亦非

淮南厲王傳 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繫之美人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厲王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令呂后母之漢書敘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按是時厲王尙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記以爲有身較穩

厲王以罪廢徙蜀 史記謂一路傳送者皆不聽發車封王謂侍者曰吾以驕故不聞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已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按既不

發封則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共語則餓死後豈不聲言直待雍令發封始知耶漢書先敘王語方敘傳送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文義較明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三

廿二史劄記卷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換之法別見  
剪裁如鴻門之會沛公危急賴項伯張良樊噲等得免  
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  
去范增鴻溝解兵張良陳平勸漢王追楚漢王至固陵  
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  
史記皆詳於項羽本紀中漢書則項羽傳畧敘數語而  
此等事皆詳於高祖紀內蓋史記為羽立紀在高紀前  
故大事皆先載羽紀使閱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諸紀傳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一

自可了然漢書則項羽改作列傳次於帝紀世家之後  
而高紀則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於高紀詳之而羽傳  
不必再敘也

呂后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史記載呂后紀內而外戚  
傳敘呂后處不復載漢書呂后紀專載臨朝稱制之事  
而殺戚姬等事則入外戚傳中蓋紀以記朝政傳以詳  
細事固各有所當也

齊悼惠王來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禮使坐上坐呂  
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為壽呂后恐急自起泛卮此事  
史記在呂后紀內漢書則入於齊悼惠傳而呂紀不載  
韓信從至漢中不見用亡走蕭何自追之薦於漢王遂

拜大將史記在信傳內漢書已詳其事於高紀故信傳  
不復敘

蒯通說范陽令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  
令史記在張耳陳餘傳內漢書另立通傳詳其事故耳  
餘傳僅摘敘數語

盧縮反高祖親擊邯鄲即用趙人為將史記詳於縮傳  
漢書入高紀故縮傳不載

史記韓信傳贊另提出信貧時葬母度其旁可置萬家  
以見其志度不凡漢書則以此敘入信傳

韓信將擊齊問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蒯通曰將軍受  
詔擊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得無行也史記詳信傳內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二  
漢書另入通傳

蒯通說信三分鼎足之計至數千言史記在信傳內漢  
書亦另入通傳

吳楚反袁盎對景帝以為不足憂罾錯在旁善其語上  
問盎計安出盎請屏人語惟錯尚在盎又謂臣所言人

臣不得知乃并屏錯避入東廂盎遂請斬錯以謝七國  
上因斬錯史記以此事敘在吳王濞傳內漢書敘入錯  
傳而漢傳刪之

淮南王安與伍被謀反被先諫之繼又為畫策其文甚  
麗史記載入淮南王世家內漢書另立伍被傳載此文

而安傳刪之

田叔傳史記載高祖過趙媢罵趙王之臣趙午貫高等不謀逆後事發收捕趙王等漢書以此事敘入趙王傳故田叔傳不復詳敘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餘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餘萬言以此分兩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喜敘事至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漢書各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摘開于後

賈誼傳史記與屈原同傳以其才高被謫有似屈原故列其弔屈賦鵬鳥賦而治安策竟不載按此策皆有關治道經事綜物兼切於當日時勢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遺之漢書全載

晁錯傳載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賢良策一道皆有關世事國計

路溫舒傳載尙德緩刑疏

賈山傳載其至言

鄒陽傳載其諷諫吳王濞邪謀一書

枚乘傳載其諫吳王謀逆一書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論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國主和親反覆辨論凡十餘番皆邊疆大計

道

公孫宏傳載其賢良策并待詔時上書一道帝答詔一

以上皆史記無而漢書特載之者其武帝以後諸傳亦多載有用章疏

韋元成傳載其宗廟議禮之文原本經義可爲後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劉歆等所論廟制按匡衡等皆元成以後之人與元成何涉以其於禮制互相發明故并載元成傳內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四

匡衡傳載其所上封事元帝時論教化之原成帝時論燕私之累皆有關君德

總計漢書所載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馬相如傳所載子虛賦喻蜀文諫獵疏宜春宮賦大人賦蓋楊雄傳載其反離騷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法言序目此雖無關於經術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賦見長心之所好愛不能捨固文人習氣而亦可爲後世詞賦之祖也

漢書增傳

漢書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記舊文間有史記無傳而增立者今列於後

史記無吳芮傳蒯通則附韓信傳內伍被則附淮南王



傳內漢書俱另立傳

史記有齊悼惠王世家而趙隱王如意趙共王恢燕靈王建皆無傳趙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內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闕之漢書皆立傳

景帝子為王者十三人史記以同母者為一宗作五宗世家漢書則十三王各立傳而河間獻王傳詳敘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敘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史記張騫附衛青傳後寥寥數語而詳其事于大宛傳漢書另立騫傳

史記李陵附李廣傳後但云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廿二史劄記卷二 史記 漢書 五

與單于戰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餘人蓋遷以陵事得禍故不敢多為辨雪也漢書特為陵立傳詳敘其戰功極有精采并述司馬遷對上之語為之剖白

史記無蘇武傳蓋遷在時武尚未歸也漢書為立傳敘次精采千載下猶有生氣合之李陵傳慷慨悲涼使遷為之恐亦不能過也魏禧謂固密於體而以工文專屬之遷不知固之工於文蓋亦不減子長耳

漢書增事蹟

韓信傳信貧時裝母營高燥地度其旁可置萬家史記以此事作贊漢書則敘於傳內又增漢王使信擊魏豹

信問酈生魏得無用田叔為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又增信既虜豹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北舉趙東擊齊絕楚糧道與大王會滎陽漢王即與兵三萬史記但云漢王遣張耳與信北擊趙代

楚元王傳史記但載其封國生卒及子孫承襲之事漢書增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申生受詩於浮邱伯後隨高祖軍中出入卧內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長安與申公仍從浮邱卒業申公好詩為魯詩元王次之其詩傳號曰元王詩并其孫戊襲位初為穆生設醴後竟胥靡申公等事

蕭何傳漢書增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為漢王漢王廿二史劄記卷二 史記 漢書 六

怒欲攻羽蕭何力言不可乃之國 王陵傳史記呂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不可問陳平平曰可漢書增陵責平負先帝約及平自解之語

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賢王也史記世家開首即敘其以父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賢行并其諫伐南粵一書最可傳者亦但載入嚴助傳而安世家內不載漢書則增其好學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多中書八篇言神仙黃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報書必令司馬相如等視草及安入朝獻賦頌等事

石慶傳漢書增武帝書丞相一詔 李廣傳漢書增廣斬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責反加獎譽

一詔

衛青傳漢書增青初為平陽公主騎奴及後貴為大將軍而平陽主以夫曹壽有惡疾當另嫁問左右列侯誰賢左右皆以大將軍對主笑曰是常騎從我奈何用為夫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遂以青尚主按此事本在褚少孫外戚世家遺事內史遷是時目擊其事而不載入傳蓋其時青正貴盛不敢直書以取怨也漢書蓋即取少孫所補

公孫宏傳漢書增宏沒後為相者李蔡等十餘人盡誅惟石慶得善終正以見宏之能得君也

鄭當時傳末漢書增翟公罷官賓客皆散後復官舊時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七

賓客又將來乃署其門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等語此本史記引之作贊語已無甚關涉而漢書增入當時傳中尤覺無謂

漢書書恒山王

漢書呂后紀孝惠帝張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殺其母名之立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稱制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宏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殺出怨言太后乃廢之以幽死更立恒山王宏為帝太后崩大臣以宏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誅之思澤表五行志並云皆后以計詐名他人子呂氏子周勃傳亦云呂殺其母合孝惠子之由前所書則強等孝惠後宮子也由後所

書則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屬岐互且先所書恒山王則不疑也宏則襄城侯也後忽云立恒山王宏為帝更不明晰據史記則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義後立為帝又名宏始覺了了此雖小節亦見史記之密

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書武帝紀贊謂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舉封禪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有三代之風以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是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抑思帝之雄才大畧正在武功因匈奴屢入寇則使衛青七出塞擊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孫敖築受降城徐自為築五原塞千餘里列亭障至盧朐徙貧民實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擊匈奴右地降渾邪王築合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母寡自燉煌西至鹽澤起亭障屯田於輪臺渠黎此開境於西與北者也使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取南粵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此開境於極南者也又使楊僕及橫海將軍韓說等擊東越東越人殺其王餘善降遂徙東越之民於江淮而空其地此開境於東境者也又使唐蒙司馬相如諷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八

論西南諸夷繼遣中郎郭昌衛平等平南夷為牂柯郡  
 印都為越巂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白馬為  
 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後入朝以滇地為益州郡此開境  
 於西南者也又使楊僕及左將軍荀彘擊朝鮮以其地  
 為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此開境於東北者也又使  
 張騫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國君長皆慕化入貢此開境  
 於極西者也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淪入外國而武帝恢  
 復之者如朔方朝鮮南越閩越秦時雖已內屬然不過  
 屬廢附隸至武帝始郡縣其地也并有秦所本無而新  
 闢之者西北則酒泉敦煌等郡南則九真日南等郡西  
 南則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國又秦時所未嘗聞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九

統計武帝所闢疆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西域之  
 通尚無與中國重輕其餘所增地亦為中國四至千萬  
 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時韋元成等議以武帝豐功偉烈  
 奉為世宗永為不毀之廟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謂其不  
 能法文景之恭儉轉以開疆闢土為非計者蓋其窮兵  
 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當時實為天下大害故宣帝時  
 議立廟樂夏侯勝已有武帝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天下  
 虛耗之語至東漢之初論者猶以為戒故班固之贊如  
 此其西域傳贊亦謂光武閉玉門關謝外國朝貢雖大  
 禹之敘西戎文帝之却走馬殆無以過其持論猶此意  
 也

漢帝多自立廟

西漢諸帝多生前自立廟漢書本紀文帝四年作願成  
 廟註帝自為廟制度狹小若可願望而成者賈誼策有  
 云使願成之廟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景帝廟曰德陽  
 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游元帝廟  
 曰長壽成帝廟曰陽池俱見漢書註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  
 秦御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  
 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  
 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十

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  
 販繒者婁敬則輓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  
 前此所未有也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自古皆封  
 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  
 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  
 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禍亂不已再并而為七國益務戰  
 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  
 一時亦難遽變於是先從在下者起游說則范雎蔡澤  
 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  
 王翦等白身而為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兼  
 并之力尚在有國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

且掃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於是縱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亂不興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亂四海沸草澤競奮於是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為之也天之變局至是始定然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尚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儻田榮田廣田安田市等即漢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韓等繼分國以侯絳灌等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漢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十一

所封異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敗滅則知人情猶徃於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時尙有分封子弟諸國迨至七國反後又嚴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又多以事失侯於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徵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漢書齊悼惠王傳贊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漢但為置丞相而已此可見當日法制之疎也今按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傳是二千石得自置也田叔為人廉直趙相言於趙王張敖即

以為郎中傳是郎中亦自置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大王逐漢所置相二千石而請自置皇帝屈法許之是并得自置相矣昭書又云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從蠻夷來歸者內史縣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諸事矣至景帝以梁孝王屬官韓安國為梁內史孝王則欲以公孫詭為之竇太后詔不許是時已在七國反後故禁令稍嚴武帝以衡山王驕恣乃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則禁網更密矣其後又有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貧者或乘牛車蓋蓋法制先疎濶而後漸嚴亦事勢之必然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十一

武帝年號係元符以後追建

古無年號即有改元亦不過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漢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祥乃以明年為後元年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為後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創為年號朝野上下俱便於記載實為萬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極即建年號也據史記封禪書武帝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至雍郊見五時以後則但云其後其後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見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符是帝至元符始建年

號從前之建元元光等號乃元狩後重制嘉號追紀其  
歲年也不然則武帝六年即應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  
明年又明年皆可書元光幾年元朔幾年豈不簡易明  
白而乃云明年後年耶又按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  
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後但  
改爲後元年而無復年號蓋帝亦將終矣

漢儒言災異

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迫人事繁興情偽日起遂與  
天日遠一日此亦勢之無可如何也即以六經而論易  
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書次之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  
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至詩禮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七

樂盛于商周則已多詳於人事而天人相應之理畧焉  
如正月繁霜諸作不一二見也惟春秋記人事兼記天  
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非孔子所創也戰國  
紛爭詐力相向至於暴秦天理幾於滅絕漢興董仲舒  
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宜元之後劉向治穀  
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切  
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將  
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爲帝無  
道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  
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實未言乃  
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宣帝將祠昭帝廟旋頭  
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  
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間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  
誅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  
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  
歲無不屢中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爲陰氣太  
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是  
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  
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  
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而體病則欠  
伸動于貌也李尋謂日失其度晦昧無光陰雲邪氣在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七

日出時者爲牽於女謂日出後者爲近臣亂政日中者  
爲大臣欺誣日入時者爲妻妾役使所營也孔光謂皇  
之不極則咎徵薦臻其傳曰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而  
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  
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  
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嚴父  
之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証人事  
若有抄忽不責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  
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  
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  
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

156 3 1

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  
降及後世機智競興權術是尙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  
力致而天無權卽有志圖治者亦徒詳其法制禁令爲  
人事之防而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  
援災異以規時政者間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  
人情意見但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  
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  
三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  
六鵠退飛多麋有蛾鵲鴉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  
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如  
果與人無涉則聖人亦何事多費此筆墨哉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五

漢書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十一卷是以言五行傳  
者皆以爲劉向所作然漢書五行志先引經曰則洪  
範本文也次引傳曰顏師古初未註明何人所作今  
觀夏侯勝引洪範五行傳以對張安世則武帝未已  
有是書不自劉向始也漢代言陰陽災異者惟眭孟  
與勝同時其餘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解光等皆  
在勝後見前則勝所引必非諸人所作也在勝前者  
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陰陽本之春秋不出  
於洪範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無推演五行之處  
至尙書雖自景帝時伏生所傳而伏生亦未言洪範  
災異其弟子作尙書大傳亦無五行之說惟夏侯始

昌以尙書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  
驗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甚重始昌然則勝所引  
洪範五行傳蓋卽始昌所作也其後劉向又推演之  
成十一篇耳

漢重日食

漢文帝詔曰人主不德則天示之災今日食適見于天  
災孰大焉宣帝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光武詔曰吾  
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  
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書者不得言聖明帝詔  
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雖夙夜  
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動變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五

所諱又詔曰朕以無德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  
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  
帝詔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  
聖君博思咨諏有開厪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而  
已以上諸詔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尙遇災而懼如此  
他如西漢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詔哀  
帝元壽元年之詔東漢和帝永元六年之詔雖庸主亦  
以災異爲憂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  
冠自劾蓋漢時去古未遠經傳垂戒之語師友相傳如  
孔光論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則日蝕應  
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蝕爲兵亂將作劉向并以春秋日

食三十六為弑君三十六之應即與亦說言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今孟夏純乾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馬嚴亦疏言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是陰盛凌陽之象也丁鴻亦以為臣凌君之象蓋皆聖賢緒論期於修德弭災初不以爲次舍墮度之常不關人事也

漢詔多懼詞

文帝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臨天下朕甚自愧又詔曰問者歲比不登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元帝詔曰元元大困盜賊並興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又詔曰朕曉于王道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七

心未得東漢明帝詔曰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實賴有德左右小子又詔曰比者水旱不時邊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章帝即位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章不中可不憂歟岐山得銅器詔曰今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曷爲來哉和帝詔曰朕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雪今春無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

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詔曰朕以不德不能興和降善災異蜂起寇賊縱橫百姓匱乏疲于徵發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順帝詔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憂瘁永嘆疾如疾首以上諸詔雖皆出自繼體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氣然皆小心謹畏故多蒙業而安兩漢之衰但有庸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也

漢時以經義斷事

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授經義以折衷是非如張湯爲廷尉每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獄倪寬爲廷尉據以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六

古義決疑獄奏輒報可張敞爲京兆尹每朝廷大議敞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是也今見于各傳者宣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稱衛太子舉朝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至即令縛之或以爲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已爲罪人矣帝及霍光聞之曰公卿當用經術明大義者何奴大亂議者遂欲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士句侵齊聞齊侯卒引師還君子善其不伐喪今宜遣使弔問則四夷聞之咸服中國之仁義宣帝從之呼韓邪單于遂內屬朱博趙元傅晏等奏何武傅喜雖已罷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欲禁錮大臣以專

國權詔下公卿議冀勝引叔孫儵如欲專國譚季孫行  
父於晉晉人執囚行父春秋重而書之今傅晏等職爲  
亂階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戶坐元罪傳哀帝寵董  
賢以武庫兵送其第毋將隆奏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  
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賢買捐之與楊典迎合石顯上書薦顯爲顯所惡下獄  
定讞引書讒說矜行王制順非而澤請論如法捐之遂  
棄市與滅死一等此皆無成何可援而引經義以斷  
事者也援引古義固不免於附會後世有一事即有一  
例自亦無庸援古証今第條例過多竟成一吏胥之天  
下而經義盡爲虛設耳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九

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多舉現任官

漢時賢良方正等人大抵從布衣舉者甚少今見于各  
列傳者賢良惟公孫宏由布衣起鼂錯則已爲太子家  
令董仲舒已爲博士馮唐已爲騎都尉歸家群臣舉爲  
賢良唐年九十餘不能爲官王吉已爲雲陽令舉賢良  
爲昌邑中尉貢禹已爲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  
河南令此賢良之多已仕者也杜欽舉方正時已爲武  
庫令朱雲舉方正時已爲槐里令孔光已爲議郎舉方  
正遷諫大夫蓋寬饒亦已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亦遷  
諫大夫陳咸已爲九卿罷歸舉方正直言爲光祿大夫  
給事中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薛宣爲不其丞舉茂材

遷樂浪都尉尹賞爲樓煩長舉茂材遷粟邑令此茂材  
之多已仕者也至于孝廉之舉其名雖合爲一而廉與  
孝又分大約舉孝者少而察廉者多如平陵令薛恭乃  
本縣孝者不能繁劇其他如趙廣漢以察廉爲陽翟令  
尹翁歸舉廉爲緱氏尉又舉廉爲宏農尉張敞察廉爲  
泉倉長蕭望之察廉爲大行治禮丞王尊察廉爲鹽官  
長黃霸察廉爲太守丞是也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代諸侯各自紀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魯  
公編年蓋成例相沿雖聖人不能改也至漢猶然史記  
諸侯王世家紀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諸侯王之年紀事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十

如楚元王傳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又梁  
孝王傳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  
朝二十五年復朝最後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轉以  
侯國歲年紀天子之事矣漢書亦同蓋當時雖已大一  
統而列國紀載猶用古法也按漢書齊悼惠傳城陽景  
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平侯興居俱立二年薨  
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紀侯國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  
老衆民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常員章懷後漢書註三  
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



后蓋云而其時孝與悌又稍有差別文帝賜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武帝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元帝詔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東漢章帝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其賜帛人各一匹

漢三公官

漢承秦制設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謂之二府劉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是也亦稱三公蓋錯之父謂錯曰人口議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為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蓋以官稱之又汲黯謂公孫宏身為三公而猶布被是時宏為御史大夫是御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史大夫已稱三公也其掌兵者則曰太尉武帝改為大司馬而冠以將軍之號如衛青為大司馬大將軍霍去病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煩多丞相一人人事多廢滯于是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備三公官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至東漢光武又改大司馬為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稱為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詔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劉昭百官志稱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詔責三公曰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是也鄧騭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儀同之號自騭始也東漢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

又以太傅錄尚書事如和帝初竇太后臨朝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竇帝初鄧太后臨朝以張禹為太傅錄尚書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稱四府神嵩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之親為二千石殘穢者是也至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本由太尉改為大司馬而冠以此號後省大司馬仍為太尉則將軍之號可不必設然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輔政自後外戚輔政者往往為是官於是大將軍之權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舊制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輔政故位在三公上後仍復舊制和帝初竇憲以大將軍輔政權勢既盛公卿希旨奏憲位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後梁商梁冀為大將軍皆因之故順帝舉將帥選武猛等詔皆以大將軍列三公之首終漢之世以外戚秉權者為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為太傅否則不設惟三公官常為宰相之任至獻帝時董卓自為相國相國又在丞相上蓋何由丞相進位相國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舊追曹操柄國慮人分權乃復漢初舊制罷三公官專設丞相御史大夫而自為丞相于具大權盡歸於操矣

災異策免三公

按周官三公之職本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為務漢初猶重此說陳平謂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者也丙吉問牛喘以為三公調和陰

陽今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因暑而喘則時節  
失氣有所傷害魏相亦奏臣備位宰相陰陽未和災害  
未息咎在臣等是漢時三公官猶知以調和陰陽引為  
已職因而遇有災異遂有策免三公之制徐防傳防為  
太尉與張禹參錄尚書事後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  
災異策免自防始也然薛宣為丞相成帝冊曰災異  
效見比歲不登百姓飢饉盜賊並興君為丞相無以帥  
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綬罷歸是防之先已有此制如淳  
漢書注謂天文大變天下大禍則使侍中以上尊養牛  
賜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即日自殺則并有不止策免者  
矣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書

日青無光丞相于定國自劾歸侯印乞骸骨明帝永平  
十三年日蝕三公免冠自劾是也蓋西漢三公之官無  
所不統觀安帝詔謂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謂刺  
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此雖東漢之詔而職任實自  
西京可見選用牧守舉劾奸邪皆三公之責朱浮傳漢  
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職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  
吏案實然後黜退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舉不法  
者如鮑宣為冀州牧司直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置  
吏又王商為丞相有瑗邢太守楊彤其郡有災十四以  
上商部屬按實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見西漢三公之任  
也自光武躬親吏事三府任輕機事轉委尚書傳共刺

史劄二千石亦不復下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故朱浮  
謂帝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  
平決於百石之吏深自和安以後女后臨朝外戚輔政  
三公之任益輕如鄧彪年老竇太后兄憲以其柔和易  
制讓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而憲實握事權有所施為外  
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是錄尚書者且聽命于戚  
臣矣三公之輕如此而策免三公則沿為故事此實非  
事理之平故陳忠以為非國體而仲長統謂光武雖置  
三公權歸臺閣謂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如韓歆陽城太守等  
以後則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監及至災異屢見  
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往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書

任之輕而責之重此兩漢三公輕重不同之大概也  
上書無忌諱

賈誼治安策願文帝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  
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天無極又曰若畜亂宿禍使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是直謂帝  
必早崩於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時也又谷永奏成  
帝曰漢興九世百九十餘歲繼體之主七皆順承天道  
至陛下獨違道縱慾輕身妄行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永劉向奏  
成帝亦曰陛下為人子孫而令國祚移于外家降為皂  
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此等在恃無忌諱之語敵以下

所難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譴怒且歎賞之可謂盛德矣然文帝以誼所言分封王國子弟等事多見之施行成帝則徒嘆向之忠而不能收外家之權卒至日後篡奪之禍是徒受直言亦無益也

上書召見

漢高祖駐軍酈食其謂見帝方洗足即召入酈生責以不宜倨見長者帝又改容謝之陳平以魏無知入見即召賜食遣出平曰臣所言不可過今日遂欣然留使盡言帝在洛陽宴敬脫輓輅謂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虞將軍欲為易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褐見將軍入言上上即召見賜食此高祖創業時固以收攬人才為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急也至武帝則繼體已五世朝廷尊嚴宜與臣民潤絕矣乃主父偃上書朝奏入暮即召見同時徐樂嚴安亦上書俱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終軍上書言事帝奇其文即拜為謁者甚而東方朔上書自言年十三學書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亦誦二十二萬言今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日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為天子大臣矣其狂肆自舉如此使在後世豈不以妄誕得罪乃帝反偉之而令待詔金馬門遂以進用史稱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與文治建武功為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

蠱之禍車千秋上書為太子訟寃帝大感悟召見即拜為大鴻臚不數月遂為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當時禁網疎濶懷才者皆得自達亦於此可見矣

漢武用將

武帝長駕遠馭所用皆跡馳之士不計流品也張騫傳自塞關外國道致尊貴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天子為其絕遠輒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備人衆遣之或道中被侵盜失物及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按致重罪以激之令贖復求使大者予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爭應募此其鼓動人材之大略也至其操縱賞罰亦實有足以激勸者如衛青霍去病等屢經出塞為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國宣力固貴之寵之封侯增邑不少斬或奮身死事如韓千秋戰死南越帝曰千秋功雖不成然亦軍鋒之冠則封其子為成安侯或在軍有私罪而功足錄者如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母寡而私罪惡甚多則以其萬里征伐不錄其過甚至失機敗事而其罪可諒其才尚可用者亦終不刑戮使得再自効如張騫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廣失身為匈奴所得伴死奪其馬奔歸當斬廣又全軍覆沒身為匈奴所得伴死奪其馬奔歸當斬亦贖為庶人他如公孫敖亡七千人趙食其迷失道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將軍以致失亡多皆當斬皆許贖為庶人後皆重詔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時不拘以文法如李廣夜行爲灞陵醉尉所辱及爲將請尉俱行至即斬以報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爲罪反獎譽之以成其氣其有恃功稍驕蹇者則又挫折而用之如楊僕已被南越會東越反帝欲以爲將爲其伐前勞特詔責之又數其受詔不至蘭池宮等罪激使立功自贖其駕馭豪傑如此真所謂繲鐵在手操縱自如者也而於畏慎者則誅無赦如大司農張成山州侯劉齒擊東越畏賊不敢進卻就便處卽立誅之又或曰功行詐如左將軍荀彘擊朝鮮與楊僕爭功嫉妬雖克朝鮮終坐棄市以貨賞罰嚴明如此孰敢挾詐避險而不盡力哉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漢武帝三大將皆從嬖寵擢用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通生青故青冒姓衛氏爲平陽主騎奴而衛媼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誣者得幸于帝立爲后青以后同母弟見用爲大將軍征匈奴有功封長平侯平陽主寡居青卽尙焉霍去病父霍仲孺先與衛子夫之姊少兒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見用爲驃騎將軍征匈奴有功封冠軍侯李廣利之進也其女弟木倡後得幸于帝爲李夫人帝用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其王母寡頭以歸封海西侯三大將皆出自淫賤苟合或爲奴僕或爲倡優徒以嬖寵進後皆成大功爲名將此

理之不可解者也且衛媼一失節僕婦生男爲大將軍生女長君孺嫁公孫賀官至丞相次少兒生去病又嫁陳掌亦爲詹事小女子夫且爲皇后而去病異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後受遺輔政封博陸侯爲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賤婦而起閒氣所鍾固有不擇地者哉

與蘇武同出使者

蘇武使匈奴守節不屈十九年始得歸人皆知之然其時守節絕域或歸或不得歸不止武一人也先是長史任敝使匈奴欲令單于爲外臣單于怒留敝不遣又郭吉諷單于單于亦留吉辱之於北海上路充國爲單于所留且鞮侯單于立始得歸是諸人皆在武之先又匈奴傳匈奴欲和親先歸蘇武馬宏等以通善意馬宏者前副光祿任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被擒不肯降至是得歸是武之外尙有馬宏也趙破奴以浚稽將軍與匈奴戰爲所得在匈奴中十年與其子定國逃歸是破奴亦守節不屈者也張騫先使月氏道半爲匈奴所得留十年持漢節不失後乃逃出由大宛康居至月氏大夏從羌中歸又爲匈奴所得歲餘乘其國內亂乃脫歸是騫之崎嶇險阻更甚於武也卽與武同時出使者有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後勝爲匈奴所殺惠仍在匈奴教漢使言天子在上林射得雁足書知武等所在故武得歸是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同時隨武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三

遷者九人見於武傳者常惠徐聖趙終根然至今但稱武而已惠後以軍功封長羅侯尙在人耳目間聖終根雖附書於傳已莫有知之者其餘尙有六人并氏名亦不載則同一使也而傳不傳亦有命又況是時二十餘年間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以相當前後凡十餘輩則其中守節不屈者亦必有人而皆不見於史籍則有幸有不幸豈不重可歎哉

廿二史劄記

卷二

史記 漢書

无

廿二史劄記卷三

漢使立功絕域

陽湖 趙翼 雲崧

自漢武擊匈奴通西域徼外諸國無不懾漢威是時漢之兵力實強龍錯謂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陳湯亦謂外夷兵刃朴鈍胡兵五當漢兵一今頗得漢巧猶三當一此可見兵威之足以警服諸外夷也而其時奉使者亦皆有膽決策畧往往以單車使者斬名王定屬國於萬里之外如傅介子使大宛還知匈奴使者在龜茲卽率其從人誅匈奴使者龜茲遂服霍光以樓蘭王嘗遣殺漢使遣介子資金幣賜言賞賜外國樓蘭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漢書

一

不甚親附介子引去謂譯者曰漢有重賜而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王貪漢物果來見介子與飲酒酣引入帳後二壯士殺之左右皆亂介子論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之漢兵方至毋敢動則滅國矣遂持其首歸關都尉文忠送屬賓使還其國國王欲害忠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王立陰末赴而還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雖果靡有例侯殺末振將漢恨不自誅之使段會宗往會宗以三十弩至其國召其太子番邸至手刃之官屬驚亂會宗諭以來誅之意乃散去此皆以單使立奇功者也又有擅發屬國兵而定亂者漢公主嫁烏孫烏孫爲匈奴所攻上書請救漢使常惠往護其

兵入右谷蠡王地獲名王都尉以下四萬級馬牛羊七十餘萬杆彌太子賴丹爲漢校尉屯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厥其王殺賴丹常惠自烏孫還以便宜發諸國兵攻龜茲龜茲出姑翼送惠斬之拜支卑于殺漢使谷吉奪康居地漢使三禮求谷吉死狀皆被辱都護甘延壽及副陳湯謀夷狄畏大種今留到支必爲西域患乃發屯田兵及烏孫諸國兵攻單于城破之拜支被創死斬其頭并斬闕氏以下千五百級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奚充國以其屬屬匈奴適馮奉世送大宛使者至伊修城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必爲西域患乃以節發諸國兵萬五千人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二

斬送廣德廣德大恐殺匈奴使者而降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疎勒立龜茲人兜題爲疎勒王超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戒慮曰兜題本非疎勒種國人不附若不卽降可卽執之慮遂劫縛兜題超卽赴之因立其故王兄子爲疎勒王後超奉詔還朝疎勒于賓皆抱超馬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超遂仍駐疎勒擊斬其反者又勒康居于賓拘彌兵萬人攻姑墨破之後疎勒王忠反超又討斬之又發于賓諸國兵擊莎車殺五千餘級莎車遂降以次降月氏龜茲姑墨焉耆諸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內屬後其子勇復爲西域長史諭降龜茲王白英發其兵至車師擊走匈奴又發鄯善諸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兵擊擒車師後部王軍就立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又使別校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走之於是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此班氏父子之功更優於西漢諸人也

武帝時刑罰之濫

杜周傳武帝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廷尉者不下百餘人其他讞案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既到獄吏責如章告不服則笞掠定之於是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猶相告言大抵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又十有餘萬是可見當日刑

獄之蓋也民之生于是時何不幸哉

兩帝捕盜法不同

漢武時酷吏盛行民輕犯法盜賊滋起大者至數千人攻城邑掠庫兵帝使光祿大夫范昆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斬首或至萬數並誅通行飲食者數年稍得其渠率而散亡者又聚黨阻山川無可奈何乃作沉命法盜起不發覺覺而勿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其後小吏懼誅雖有盜不敢發恐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益多光武帝建武十六年羣盜並起所在殺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乃下令羣盜自相糾摘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收守令長界內有盜賊及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四

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義同一捕盜也一則法愈嚴而盜愈多一則法稍疎而盜易散此亦前事之師也

呂武不當並稱

母后臨朝肆其妬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情之論也武后改朔易朝稱王諸武殺唐子孫幾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慾其惡爲古今未有呂后則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爲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殺太子宏太子賢也后所生惟

孝惠及魯元公主其他皆諸姬子使孝惠而在則方與

李惠圖治計長久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后迫留侯畫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母子間可知也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後宮子立爲帝者又以怨懟而廢於是已之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據權勢以凌呂氏不如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嘗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此則后之私心短見蓋嫉妬者婦人之常情也然其所最妬亦祇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即殺之此外諸姬子如文帝封於代則聽其母薄太后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后以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五

欲醜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卽復待之如初其子朱虛侯章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嘗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后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常相親以視武后之改周滅唐相去萬萬也卽其以辟陽侯爲左丞相合監宮中亦以辟陽侯先嘗隨后在項羽軍中同患難雖有所私而至是時其年已老正如人家老僕可使令于閭闔間非必尙與之昵史記劉澤傳太后尙有所幸張子卿漢書然如淳註謂奄人也則亦

非私褻之嬖以視武后之寵薛懷義張易之兄弟恬不知耻者更相去萬萬也武后之禍惟後魏之文明馮后及胡后約畧似之而世乃以呂武並稱豈公論哉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宮漢擊虜豹入織室高祖納之歲餘不得幸先是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先貴者毋相忘已而二人先幸相與笑姬初約時高祖問之以實對高祖憐之乃召幸遂生男後爲文帝尊薄姬爲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爲金王孫婦后母臧兒卜此女當大貴乃從金氏奪歸景帝時爲太子后母以后納太子宮生男景帝卽位立爲太子遂立王夫人爲后太子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六

卽位是爲武帝尊王后爲皇太后武帝衛皇后本平陽主家詎者名子夫帝過主家悅之遂進入宮後生男據乃立子夫爲皇后據爲皇太子兩太后一皇后皆出自微賤且多有夫者其後成帝時趙飛燕亦由陽阿主家詎者得幸立爲皇后其妹亦進位昭儀

婚娶不論行輩

漢惠帝后張氏乃帝姊魯元公主之女則帝之女甥也呂后欲爲重親遂以配帝立爲皇后是以甥爲妻也哀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太后從弟之女太后初爲元帝昭儀生定陶共王王生哀帝入繼帝位是哀帝乃傅太后之孫而傅太后欲重親以姪女妻之則以外家諸姑爲妻

也漢時法制疎濶如此

皇子繫母姓

漢時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爲稱武帝子據立爲太子以母衛氏遂稱衛太子太子之子進以母史良娣故稱史皇孫後漢靈帝生子協靈帝母董太后自養之因號曰董侯卽獻帝也亦有不用母姓而以所養之家爲姓者獻帝兄辨養于史道人家號曰史侯又按滕公夏侯嬰會孫頗尙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姓孫氏是主旣隨母姓子又隨母姓蓋當時習尙如此

漢公主不諱私夫

武帝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主欲使偃見帝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七

乃獻長門園地帝喜過主家主親引偃出偃奏館陶公主庖人偃昧死拜謁帝大歡樂呼爲主人翁武帝女鄂邑蓋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歲主以長姊入禁中供養帝而主素私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詔外人侍長公主上官桀詔外人欲接列侯尙主例爲外人求封侯燕王旦亦上書言陛下幸使丁外人侍公主宜有爵號是時霍光秉政不許以帝女私幸之人天子聞之不以為怪親王大臣且爲上書乞封其時宮庭淫逸之習固已毫無忌諱東方朔傳謂自董偃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蓋上行下效勢所必至也

漢諸王荒亂



燕王劉定與父康王姬姦生一子又奪弟妻為姬并與子女三人姦事發自殺衛山王孝與父侍婢姦趙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亂為江充所告梁王立與姑園子姦江都王建父易王薨未葬即召易王美人淳姬等與姦又與女弟徵臣姦建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裸而據地與羝羊及狗交齊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妾八子姦及諸御婢姦或使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終古臨視之廣陵王胥子寶與胥姬左修姦事發棄市皆漢史此漢諸王荒亂之故事也推原其始總由于分封太早無師友輔導之益以至如此觀文帝八歲即封代王出居於代其他諸王可知故漢書傳贊引魯哀公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八

言曰寡人生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懼因以明漢諸王率多驕淫失道蓋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劉立姦事發訊治立對曰立少失父母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婦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性質下愚輔相亦不以仁義相輔遂至陷於大戮此雖畏罪自解之辭實亦當時致笑之由也

上尊養牛

漢制大臣告老特詔留之者則賜養老之具以慰之如平當乞骸骨詔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匡衡乞骸骨詔賜上尊酒養牛張禹告病亦賜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養是也而其時大臣有罪當誅亦用此法賜死程方進被

譴成帝賜冊曰今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其自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仍秘之贈丞相印綬乘輿秘器更親臨弔以上見各本傳如淳註曰漢饒注有天文大變天下大禍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蓋自文帝感賈生聚水加劍之言優禮大臣不加顯戮後世遂制此法雖賜死而仍若以病終者於是遂成故事其有不肯自殺願就獄對簿者轉以為違制拒命如王嘉為丞相有詔詣廷尉掾吏泣進藥嘉不肯服主簿曰丞相不對簿已為故事宜自引決嘉曰備位三公負國者當伏尸都市何為阻藥死帝

兩漢多風風

兩漢多風風而最多者西漢則宣帝之世東漢則章帝之世本紀所載本始元年五月風風集膠東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邱淳于地節二年夏風風集魯郡羣鳥從之元康元年風風集泰山二年三月風風又集三年神爵數集雍又五色鳥萬數飛過屬縣翔翔而舞欲集未下四年神爵五采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等處乃改元神爵神爵二年風風集京師羣鳥從之者萬數四年鳳凰又集京師又集杜陵者十一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地文章五采雷十餘刻甘露三

漢書卷三十一 禮書第十一  
帝時事也元和二年鳳凰集肥城三年告岱宗有黃  
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過宮屋五年詔曰乃者鳳  
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又詔鳳凰所見亭  
部無出今年租先見者賜帛十匹近者三匹此章帝時  
事也按宣帝當武帝用兵勞擾之後昭帝以來與民休  
息天下和樂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肅清太平日久故宜  
皆有此瑞然抑何鳳凰之多耶觀宣帝紀年以神爵五  
鳳黃龍等爲號章帝亦詔曰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  
甘露宵降嘉穀滋生似亦鳴其得意者得無二帝本喜  
符瑞而臣下遂附會其事耶按宣帝時黃霸守潁川穎  
川鳳凰尤數見後霸入爲丞相會有鸞雀自京兆尹張  
敞舍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奏聞後知從敞舍來  
乃止當日所謂鳳凰者毋乃亦鸞雀之類耶又東漢桓  
帝時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靈帝時河南言鳳  
凰見新城以衰亂之朝而鳳凰猶見可知郡國所奏符  
瑞皆未必得實也

漢多黃金

古時不以白金爲幣專用黃金而黃金甚多尉繚說秦  
王賂諸侯豪臣不過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漢高祖以  
四萬斤與陳平使爲楚反聞不問其出入婁敬說諸侯  
關中田肯說帝當以親子弟封齊卽各賜五百斤以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十

漢書卷三十一 禮書第十一  
定朝儀亦賜五百斤呂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斤

陳平交歡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卽位以大臣誅諸呂功  
賜周勃五千斤陳平灌嬰各二千斤劉章劉揭各千斤  
吳王濞反募能斬漢大將者賜五千斤列將三千斤裨  
將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萬斤武帝  
賜平陽公主千斤賜卜式四百斤衛青擊匈奴斬首虜  
萬九千級軍受賜二十餘萬斤昌邑王賜故臣君卿千  
斤宣帝旣立賜霍光七千斤廣陵王五千斤諸王十五  
人各百斤賜孔霸二百斤賜黃霸百斤元帝賜段會宗  
廿延壽陳湯各百斤成帝賜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  
女爲后用三萬斤賜孝單于千斤順單于五百斤莽未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十一

年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鈞盾尙  
方處處各有數匱以上見本紀及各本傳可見古時黃金之多也後世  
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產金之地已發掘淨  
盡而自佛敎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  
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卽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之無  
慮幾千萬萬此最爲耗金之蠹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  
經貼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黃金作器難  
變壞而金自在一至泥金塗金則不復還本此所以日  
少一日也

先生或只稱一字

古時先生二字或稱先或稱生史記諸錯傳錯初學於

張恢先所漢書則云初學於張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  
顏註云皆先生也又龍館傳校尉鄧公諸公皆稱爲鄧  
先顏註亦曰鄧先生也賈禹傳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  
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註生謂先生也  
梅福上書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亦註先謂先生也  
是古時先生或稱先或稱生不必二字並稱

漢外戚輔政

漢自呂后王諸呂使產祿掌兵幾致奪國故諸大臣以  
薄太后家仁善遂立文帝固有鑒于外戚之禍矣乃武  
帝又以祖母竇太后弟子竇嬰爲丞相母王太后之同  
母弟田蚡亦爲丞相已而衛后弟青爲大司馬大將軍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后姊子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於是外戚又日以  
寵貴其後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  
政自此大司馬兼將軍一官遂永爲外戚輔政之職宣  
帝祖母史良娣死巫蠱之禍帝乃以良娣弟高爲大司  
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又許后爲霍氏毒死乃以后叔  
父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然武宣二帝皆英斷  
不假以權故劉向謂正所以安全之也元帝又以延壽  
子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嘉女爲成帝后成帝又  
以嘉輔政後又以母王太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  
政鳳卒從弟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音卒又以其  
弟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根薦兄子莽自代會成

帝崩哀帝卽位莽避帝外家退就國哀帝以祖母傅太  
后從弟喜爲大司馬輔政尋罷又以母丁太后兄明爲  
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然帝亦不假以權不如王氏在  
成帝時也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仍詔莽爲大司馬立  
平帝莽輔政遂以篡漢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既受其禍而外戚之受禍亦莫  
如兩漢者崔駰疏言漢興以後至於哀平外家二十餘  
保全者四家而已章懷註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  
帝張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文帝竇后弟子嬰  
誅景帝薄后武帝陳后俱廢武帝衛后自殺昭帝母趙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太后賜死昭帝上官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以巫  
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后廢家亦破元  
帝王后弟子莽篡位伏誅成帝許后賜死趙后廢自殺  
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其  
四家者景帝王后宣帝許后王后哀帝母丁姬家皆保  
全也 按章懷此註亦有誤史良娣死時衛太子未爲帝史氏並未以外戚干政  
致禍也惟哀帝后傅氏帝崩後爲王莽所廢自後此書在朝所言二十餘  
年東漢后家惟光武帝郭后陰后家皆無禍郭后雖廢帝  
待郭后恩禮無替明帝卽位待陰郭二家亦均明帝馬  
后戒飭外家以王氏五侯及田蚡竇嬰爲戒故馬廖兄  
弟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迄無禍敗章帝竇后其兄憲以  
謀不軌誅和帝陰后被廢其父綱自殺家屬徙日南鄧

后終身稱制亦約束外家兄陶等忠謹無過然后崩後  
陶等俱被讒死一門七人皆死非其罪安帝閹后兄顯  
及弟景耀晏俱以謀立外藩誅后亦遷離宮順帝梁后  
兄冀以弑逆誅桓帝梁后以憂死邵后被廢從父萬世  
從兄會皆下獄死寶后以父武誅誅宦官為宦官所害  
后亦遷南宮靈帝母董后兄子重為何進所收自殺靈  
帝宋后廢以憂死父兄皆誅何后兄進誅誅宦官亦為  
宦官所害后又為董卓所弑獻帝伏后為曹操所殺  
后隨帝廢為山陽公夫人計東京后族亦祗陰郭馬三  
家保全其餘皆無不敗者推原禍本總由於柄用輔政  
故權重而禍亦隨之西漢武宣諸帝東漢光武明章諸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十四

帝皆無外戚之禍由於不假以權也成帝柔仁專任王  
氏而國祚遂移東漢多女主臨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  
弟以寄腹心於是權勢太盛不肖者輒縱恣不軌其賢  
者亦為眾忌所歸遂至覆轍相尋國家俱敝此國運使  
然也至伏后之死不關母家輔政然猶為曹操所忌外  
戚之危如此

兩漢喪服無定制

漢文帝臨崩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按天子之喪吏  
民尚齊衰三月今易以三日故後世謂之以日易月然  
此專指吏民而言未嘗槩之於臣子也詔又曰殿中當  
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以下則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四日織七日已下者下棺已葬也自始崩至葬皆衰既  
葬則大功小功及織以次而殺也劉汝謂漢諸帝自崩  
至葬皆有百餘日未葬則服不除既葬又有大功小功  
及織以次而殺是文帝雖有短喪之詔其實臣子尚有  
未葬以前之服即既葬後大功小功織亦有三十六日  
初非二十七日也且此專指國喪而言非令天下臣民  
凡父母之喪皆以日易月也乃自有此制大臣不行三  
年喪遂為成例程方進為丞相後母死三十六日除服  
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直至東漢安  
帝時鄧太后臨朝始詔長吏不為親行服者不得選舉  
而議者猶謂牧守不應同此制劉愷獨以為刺史一州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十五

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若不以身率先是濁其源而欲  
流之清也於是牧守皆行服鄧后崩安帝又改制仍  
不聽行喪桓帝時又令刺史二千石行喪未幾又斷之  
統計兩漢臣僚罕有為父母服三年者蓋因習俗相沿  
已成故事也然雖成故事而朝廷本未有不許行喪之  
令故行不行仍聽人自便西漢河間王良喪太后服三  
年哀帝特詔以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東漢濟北王  
次守喪梁太后詔曰王諒闇以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  
憂未之間也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宜以為三  
年喪人罕行之兄弟自相駁修遂竟服兄弟一也而一  
服一不服可見朝廷本無定制也鄧衍不服父喪明帝

聞之雖薄其爲人然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下丁憂自願持服者則上書自陳有聽者有不聽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爲之起復者如太尉趙惠遺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太僕鄧彪遺母憂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桓郁遺母憂乞身詔以待中行服桓焉以母憂乞身詔以大夫行服踰年詔賜牛酒釋服解霍諝爲金城太守崔寔爲遼東太守俱以母憂自上歸行喪服蓋本無必當行喪之制故欲行喪者皆須自乞亦無不許行喪之制故乞身者亦多得請也惟其無定制聽人自爲輕重於是殉名義者寧過無不及如江華遺母憂三年服竟猶不忍除郡守遺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去

長官喪服

兩漢父母之喪無定制而魏晉以後長官之喪轉有定制蓋自漢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從事二千石得

辟功曹掾吏不由尚書選授爲所辟置者卽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誼其後相沿凡屬吏之於長官皆如之晉書向雄傳雄爲主簿時爲太守劉毅所笞又吳奮爲太守亦繫雄於獄後雄爲黃門侍郎而奮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不交一言武帝聞之特詔雄復修君臣之好可見是時長官屬吏有君臣分誼雖帝王不禁也既有君臣之禮遂有持服之制晉書丁潭爲琅邪王袁郎中令袁堯潭上書求終喪禮曰今制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嗣子喪廷乏主臣宜終喪詔下博議令既葬除服心喪三年桓溫卒服終府州文武咸辭去齊書皇太子妃薨宮臣未知應服與否王儉議官僚本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去

王莽之敗

漢祚中衰元后長壽王莽藉其勢以輔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權託周公輔成王由安漢公而宰衡而居攝而

印真權勢所劫始則頌功德者八千餘人繼則請王公侯議加九錫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雖宗室有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等臣僚有東郡太守翟義期門郎張充等先後起兵匡復皆旋即敗滅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從風使能逆取順守沛大澤以結人心則天下雖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發大難之端起而相抗者其敗也一由收天下出名曰王田禁之不得買賣一夫田過一井者分與里族敢有非議者投四裔又禁積五銖錢犯者亦投四裔于是農商皆失業以賣田積錢坐罪者不可勝數繼又設六筭之令令州縣酤酒賣鹽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大

鑄造鐵器請采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此召怨于中國也莽自以爲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廓乃遣人誘西羌獻地置西海郡而西羌以失地遂叛又改蠻夷諸王皆爲侯使人授單于新印收故漢印改璽爲章單于欲得故印使者摧破之單于大怒遂寇邊句町王亦以改王爲侯而叛此召怨于外夷也又以匈奴之叛遣十二將出討之偏裨以下百八十八人兵三十萬又擄鑄錢隣伍坐罪者男子檻車兒女步行鐵鎖環當其頸詣軍前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州縣饋運糧餉自江海至北邊兵先到者屯駐候到畢同出於是將吏在邊者縱恣爲害五原代郡尤被其毒漢書匈奴傳北邊自宣帝

以來不見烽火人民繁盛牛馬被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其討句町者士卒死什之五六此又因用兵而病民使外夷與中國胥怨者也於是四海沸騰寇盜蠱起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宗號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由于人心思漢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當其始也詭激立名以濟其闢干之計似亦姦雄之所爲及僭逆已成不知所以撫御方謂天下盡可欺而肆其毒痛結怨中外土崩瓦解猶不以爲虞但銳意于稽古之事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乃日夜講求制禮作樂附會六經之說不復省政事制作未畢而身已爲戮矣此其識真三尺童子之不若語云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若莽者其詐也愚而已矣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九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漢自高惠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被於人者深卽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絕無虐民之政祇以運祚中衰國統頻絕故王莽得乘便竊位班彪所謂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雖時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則思漢之心益堅王常曰莽政苛酷失天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漢書鄭興說更始曰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漢書馮衍說廉丹曰海內淆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漢書馮異說光武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漢書歷觀諸說可見當日之民心也

故羣雄之起兵者無不以劉氏舉號劉聖公在平林羣盜中為安集據軍雖眾而無所統一諸將以聖公本漢裔遂立為天子建元曰更始更始初都洛陽將大封功臣朱鮪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是諸將初起事即守漢祖法也傳赤眉樊崇起兵已屢勝聞更始立即往洛陽降後仍亡歸因齊巫言城陽景王云當為縣官何故作賊遂奉劉盆子為帝平林人方望謂弓林等曰莽篡奪而孺子嬰尚在今皆云劉氏當更受命嬰故漢主也乃求得嬰立之卜者王郎偽稱成帝子子與有趙王子林欲立之會赤眉將至林乃宣言赤眉來當立子與為帝以觀眾心百姓果信之遂立即於邯鄲於是趙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于

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盧芳因人心思漢乃詭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謂會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后生三子遺江充之亂小子回卿流出在外再傳生文伯以此証惑人諸豪傑以其為劉氏子孫遂立為上將軍使人與匈奴通和匈奴即立芳為帝而是時五原人李興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等各自起兵者聞芳係漢後即迎入塞奉之劉永亦漢後更始封為梁王更始敗永據睢陽起兵遣使拜董憲張步為王憲步本特起不借劉氏為號者以永係漢後遂受其爵命為之盡力永及張步等傳公孫述雖自帝於蜀然其先亦借輔漢起事時宗成王岑皆以應漢為將軍述在成都迎

之而成等暴掠述乃謂少年曰天下同苦新室思漢故聞漢將到即迎之今反肆虐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印綬遂擊破成等自立為蜀王尋稱帝隗囂後雖割據天水諸郡然初起時亦思奉漢因王莽尚在長安隔更始不得通即立高帝廟稱臣奉祠莽死更始至長安露即入謁見更始政亂遂逃歸後又受光武將鄧禹所封官號并遣子入侍末年惑于王元之說始懷貳志歷觀諸起事者非自稱劉氏子孫即以輔漢為名可見是時人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願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于

故易為力也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妻生四子宇獲安臨其名也哀帝時莽退就國獲殺奴莽切責獲迫令自殺及平帝立莽秉政慮帝母衛姬及舅衛寶衛元入朝撓已權遂建議奉大宗者不願私親但封以爵號而不許入京師莽子宇心竊非之乃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竊議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當為變怪懼之宇即使寬夜持血洒莽門為門吏所發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俟產後亦殺之此未居攝以前托大義滅親之說以立名也僭位後以安有疾立臨為太子而莽妻以數哭子失明莽使臨侍養

妻侍兒原碧者舊為莽所幸至是臨又通焉懼事泄謀殺莽適以事貶出外第而莽妻病臨寄書於母為莽所見中有怨望語莽疑之收原碧考問其得謀逆狀莽欲秘之乃殺考問者而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并其妻亦自殺是月安亦病死已而莽孫宗自畫容貌服天子衣冠刻三印其母舅呂寬家徒合浦宗又私與通書事發宗亦自殺又其兄子光少孤莽舊嘗敬事寡嫂撫光以立名莽僭位後光私囑洗金吾寶況為之殺人莽聞之大怒切責光光母謂光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仲孫聖遂母子俱自殺是莽三子一孫一從子皆為莽所殺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王莽僭竊動引經義以文其奸居攝時使羣臣奏曰周成王幼小不能修文武之烈周公攝政則周道成不攝則恐失墜天命故君爽篇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遇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謀乃亡隊命此言周公服天子袞冕南面朝羣臣發號施令帝稱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悅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又康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平帝疾莽又作策請於泰時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匱置於前殿敕諸公勿言又以

漢高廟為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意此皆援尚書以行事也又引禮記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展南面而立此言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莽又欲定封建之制引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於是封爵高者為侯伯次為子男此引禮記孝經以文其奸也又引孔子作春秋至於哀公十四年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謂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莽居攝三年共年十四此引春秋以文其奸也其侮聖言以濟其私也如此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史記

漢書

三



廿二史劄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峯

後漢書編次訂正

光武紀開首即稱光武至即位後稱帝此仿班書高祖紀初稱高祖繼稱沛公稱漢王即位稱帝之例也惟光武曾封蕭王此紀乃省却稱蕭王一節稍不同耳列傳例皆稱名獨光武兄續則書其字伯升此亦本班書王莽傳內已稱伯升故也至其編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外戚等傳既各以類相從矣其他列傳自應以時代之先後分別編次乃范書又有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此亦本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之史記如老子與韓非同傳屈原與賈誼同傳魯仲連與鄒陽同傳但以類相從不拘時代漢書黃霸為丞相朱邑為大司農而皆入循吏傳以其長於治郡也夏侯勝治尚書京房治易宜入儒林傳而另為列傳與陸宏等同卷以其皆精於占驗也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或國初人或中葉末造人而列為一卷以其皆利口也後漢書亦仿此例如卓茂本在雲臺圖像內乃與魯恭魏霸劉寬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皆國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同為一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經學也張

宗法雄國初人度尚楊璇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為郡守能討賊也王充國初人王符仲長統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著書恬於榮利也鄧彪張禹徐防胡廣等同卷以其皆和光取容人品相似也袁安張輔韓陵周榮郭躬陳寵等同卷以其皆明於法律決獄平允也班超梁懂同卷以其立功絕域也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同卷以其文學也杜根劉陶李雲同卷以其皆任節能直諫也樊宏樊諱樊準陰識陰典陰就同卷以其皆外戚而有功績可紀故不入外戚而仍列一卷也蘇竟楊厚郎顛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規切時政也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同卷以其皆高士也此編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次之用意也至崔寔傳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載其陳時政一疏馮衍傳載其說廉丹一書說鮑宣一書王符傳載其潛夫論中五篇仲長統傳載其樂志論及昌言中二篇張衡傳載其客問一篇上疏陳事一篇請禁圖識一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條陳所宜行者七事皆以有關於時政也至如崔駰傳載崔篆慰志賦一篇顯達旨一篇班固傳載其兩都賦明堂璧雍詩及典引篇杜篤傳載其論都賦傅毅傳載其廸志詩崔琦傳載其外戚箴趙壹傳載其窮鳥賦劉梁傳載其和同論邊讓傳載其章華賦皆以其文學優贍詞采壯麗也郎顛傳載占驗七事郭太傳載其遺事九條此又畧仿史紀焉

鵠等傳體儒林傳五經各先載班書所記之源流而後以東漢習經者著爲傳尤見各有師法卓茂傳敘當時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勳劉宜龔勝鮑宣等五人來歷傳敘同諫廢太子者嚴諷劉祿薛皓間邱宏陳光趙代施延朱佺第五顏曹成李尤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闕鄭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事可傳又不忍沒其姓氏故立一人傳而同事者用類敘法盡附見于此一人傳內亦見其簡而該也又有詳簡得宜而無複出叠見之弊者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則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則步傳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構虞詡上殿力爭事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三

見謝傳則程傳不復載張儉奏劾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見覽傳則儉傳不復載儉避難投孔褒喪弟融藏之後事泄褒兄弟爭相死事見融傳則儉傳不復載張讓矯殺何進事見進傳則讓傳不復載劉虞以十萬衆攻公孫瓚事見虞傳則瓚傳不復載袁紹盡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事見何進傳則紹傳不復載此更可見其悉心核訂以避繁複也又其論和熹后終身稱制之非而后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后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爲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爲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

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光武本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擊所在殺害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擄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及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按是時天下初定民方去亂離而就安平豈肯又生變亂此必有激成其禍者而本紀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四

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則是時民變蓋因度田起釁也按劉隆傳天下戶口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建武十五年有詔嚴檢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見陳留吏牘有云潁州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不得其故時明帝年十二在側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帝更詰吏吏對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守令等十餘人皆死據此則十六年之民變必因十五年之檢覈戶口田畝不均而起釁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盜賊自相捕斬遂能爭盡蓋因守令皆以檢覈不實坐死遣謁者爲更正然後解散耳而范書畧不見起滅之

光武紀書帝崩年六十二然紀又書帝起兵時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尋王邑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二年誅王郎更始拜帝為蕭王明年六月始即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則應是六十四歲本紀所云六十二殊不符也按前漢書王四年幸薄姬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十七年入為帝時應是二十五歲而臣增註謂文帝二十三即位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歲亦不符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閏后立北鄉侯懿即位是年十月薨計北鄉侯在帝位已閱八月應有本紀乃范書無之蓋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殤帝在位僅一年冲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五

帝在位并只半年皆為立紀此不應獨缺也班書王莽傳長安士民攻莽三日死獨未央宮燒其餘仍案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燒長安宮室至市里又外戚傳莽女為平帝后帝崩莽篡位號后為黃皇室主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投火中死范書更始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其餘官殿一無所毀更始至居長樂宮董卓傳亦言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惟有高廟及京兆府舍是未央宮當葬死時已被焚赤眉之亂則長安為墟并不特未央宮無存而已乃獻帝紀董卓移于未央宮尋帝以病愈大會諸臣于未央宮此宮已

被焚于王莽之敗何以獻帝西遷又有未央以駐蹕耶按順帝紀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宮想王莽時被焚之後東漢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書不經見而先則被焚後則駐蹕殊不明晰

皇后紀董卓弑宏農王其妃唐姬歸鄉里及李儂郭汜破長安遣兵抄畧關東掠得姬催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賈詡知之以告獻帝帝乃下詔迎姬置國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常侍趙忠成城中此文殊不明晰卓以初平元年正月弑宏農王二月即遷都長安而葬宏農王亦以是月蓋將遷時草草瘞之也催汜之亂則在初平三年其掠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六

得姬而獻帝迎還冊拜自是在長安時事而敏于葬宏農王之前已屬倒置而又曰豎園中所謂園者安在耶漢時凡諸王葬處曰園陵其姬妾守園陵者曰某園貴人桓帝葬于北園王夫人曰李榮園貴人今宏農王妃所居之園即宏農王葬處耶則是時妃在長安而葬處在洛陽時方擾亂不能送往也或即宮內之園以居之耶吳漢傳漢伐公孫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為營造浮橋使副將劉向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怒詔曰賊若出兵緩公以大衆攻向向破公必敗矣以其與向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後漢引還廣都留劉向拒述以狀奏上帝曰公還廣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畧

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赴之適當其危破述必矣按先以相距二十里謂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賊語似矛盾蓋漢先營江北尙營江南恐述斷浮橋則彼此不能相救耳而傳未分別言之

史傳敘事皆書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書惟光武兄續字伯升凡紀傳皆書其字蓋帝之親兄春陵首事其功最大且班書王莽傳內已書伯升故范書仍之也乃范式張劭合傳前半篇敘劭事則稱元伯敘式事則稱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體蓋本當時人為張范作合傳蔚宗即抄入史不復改訂耳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七

三國魏志有方技傳備載華陀管輅等而道士于吉尤有異術據江表傳謂吉制符水治病吳人爭事之孫策在城樓會諸將吉適過諸將爭下樓迎拜策怒令收之諸將咸為之請策曰此子妖妄惑眾昔張津在交州常着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遂斬之搜神記謂策殺吉後偶出行為許貢客射傷歸治瘡嘗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惡之後照鏡忽見吉在鏡中因大叫瘡裂而死是吉乃漢末一技術之士陳壽吳志不為立傳蓋以魏志有方技一門吳志不立方技故遺之也蔚宗作後漢書既以華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順帝時已有琅琊人宮崇者以吉所得神

書上之則其人與華陀同時而年壽在陀之前蔚宗既傳陀何以不傳吉耶按范書襄楷傳順帝時宮崇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一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其書妖妄不經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見于楷傳故不復有傳耳

漢帝多自作詔

兩漢詔命皆由尙書出故比之于北斗謂天之喉舌也後漢書周榮傳榮子典有文學尙書陳忠疏薦典曰尙書出納帝命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俗吏每作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則詞多鄙固請以典為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八

尙書郎又宦官曹節欲害竇武擁靈帝上殿召尙書官屬至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此可見詔命皆由尙書郎所撰也漢詔最可觀至今猶誦述蓋皆簡才學士充郎署之選而如陳忠所云則亦有拙于為文及輾轉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職甚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詞每賜安書輒令司馬相如等視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詞臣討論潤色也哀帝策董賢為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語蕭咸謂此乃堯舜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莫不心懼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詔司徒鄧禹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討立陰貴人為后詔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宣奉宗廟為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薦士有私賜書曰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  
殺身成仁耶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  
極詔曰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本引公羊傳之詞實賴有德左右  
小子章帝詔亦有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按二帝  
方在位而詔云上無天子人臣代草敢為此語耶不特  
此也明德馬皇后答章帝請封外家詔曰吾為天下母  
而身服大練欲以身率下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節  
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  
如游龍倉頭衣袂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又  
飭章帝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此等語無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九

論非人所能代且馬后並未稱制尚書乃帝之近臣豈  
有答帝詔而即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學能文此  
詔亦必自作者也

光武信讖書

讖緯起于西漢之末張衡著論曰漢以來並無讖書劉  
向父子領校秘書尚無讖錄則知起于哀平之際也漢書  
路溫舒傳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讖記三七之類  
乃上封事以指成溫舒係屬帝時人則又在哀平之際按樊英傳有河洛  
七緯章懷註曰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遁卦驗是  
類謀辨終篇也青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  
期授也詩緯推度災厄歷極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  
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嘉斗圖徵也孝經緯

援神契鈞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  
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鄭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  
圖潛潭包說題辭也此等本屬不經然是時實有徵驗  
不爽者楊春卿善圖讖臨死戒其子統曰吾紳表中有  
祖傳秘記為漢家用漢書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賀良上  
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授命故改號曰太  
初元將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其後果篡于王莽而  
光武中興漢書漢家當再受命以其術授夏賀良等劉向表其術者曰讖記  
實且等又又光武徵時與鄧長在宛有蔡少公者學讖云  
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劉秀以漢文獻  
戲曰安知非僕劉秀西門君惠曰劉氏當復興與國師姓名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十

是也李通李通素聞其父說讖云劉氏復興與李氏為輔故  
通與光武深相結其後破王郎降銅馬群臣方勸進  
適有舊同學強華者自長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以為  
受命之符乃即位于鄴南是讖記所說實於光武有徵  
故光武尤篤信其術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讖書從事方  
議選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衛作元武帝以野王  
縣本衛地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  
本安陽人各姓地名俱合遂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讖  
文有孫成征狄之語乃以平狄將軍孫成為大司馬其  
此據讖書以用人也因河圖有赤九會昌之文光武

於高祖爲第九世故其祀太廟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  
帝則祭于長安本紀會議靈臺處所衆議不定光武曰吾  
以識決之此據識書以立政也且廷臣中有信識者則  
登用之賈逵欲尊左氏傳乃奏曰五經皆無證圖識以  
劉氏爲堯後者惟左氏有明文左傳附唐氏既其後有劉氏  
龍范氏其後也范歸其後其處者皆由是左氏傳遂得選高才生習其不信識者則貶  
黜隨之帝以尹敏博學使校圖識令獨去崔發爲王莽  
著錄者敏曰識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恐疑誤  
後生帝不聽敏乃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  
召敏詰之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故學爲之耳帝深  
非之傳桓譚對帝言臣不讀識書且極論識書之非經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十一

莽之識書多僞而光武所得者獨真耶同時有新成  
續賦張滿反祭天地自云當王爲祭遵所擒乃嘆曰識  
文誤我遂斬之傳又真定王劉揚造作識記云赤九之  
後瘦揚爲主揚病瘳欲以惑衆爲耿純所誅傳是當時  
所謂圖識者自夏賀良等實有占驗外其餘類多穿鑿  
附會以惑世而長亂乃人主旣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  
留意其術者朱浮自言臣幸得與講圖識傳蘇竟與劉  
襲書曰孔子秘經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火德  
承堯雖昧必亮傳鄭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秘書緯術之  
與傳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  
以此論學悲哉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十一

光武多免奴婢

光武時彭寵反其蒼頭子密殺寵降光武已封爲不義  
侯矣其他加恩於奴婢者更史不勝書建武三年詔民  
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者論如律六  
年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  
人七年詔吏人遭饑爲青徐賊所畧爲奴婢下妻欲去  
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者以賣人法從事十一年詔  
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又詔敢熏灼  
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民又除奴婢射傷人棄市  
律十二年詔隴蜀民被掠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  
一切免爲庶民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掠爲

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或依托人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  
敢有拘留者以畧人法從事十四年詔益涼二州八年  
以來奴婢自訟在官一切免為民賣者無違直此皆見  
於本紀者主藉奴婢以供使令奴婢亦藉主以資生養  
固王法所不禁而光武獨為之偏護豈以當時富家巨  
室虐使滅獲之風過甚故屢降詔以懲其弊耶按班書  
王莽傳謂貧富不均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鬪制於臣  
民專斷其命姦人因緣為利至畧賣人妻子逆天心諄  
人倫云云是莽時奴婢之受害實甚其後兵亂時良民  
又多被掠為奴婢光武初在民間親見之故曲為矜護  
也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主

東漢功臣多近儒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  
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光武少時往長  
安受尚書通大義及為帝每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  
經理故樊準謂帝雖東征西戰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是帝本好學問非同漢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諸將之應  
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如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早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  
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園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  
再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  
春秋者親受學焉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

法傳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生奇之曰賈君  
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  
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典兵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  
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傳  
耿弇父况以明經為郎學老子於安邱先生弇亦少好  
學習父業傳祭遵少好經書及為將取士必用儒術對  
酒設樂常雅歌投壺傳李忠少為郎獨以好禮修整稱  
後為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  
中嚮慕之傳朱祐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祐不時見先  
升舍講畢乃見後以功臣封侯帝幸其第笑曰主人  
得無舍我講乎傳郭涼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傳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主

東漢四親廟別祭

融疏言臣子年十五教以經藝不得觀天文讖記傳他  
如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皆少時游學長安見各本傳是  
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相孚合蓋一  
時之與其君與臣本皆一氣所鍾故性情嗜好之相近  
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帝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  
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其春陵節侯以下四世祠章  
陵傳春陵節侯傳註引漢官儀曰光武雖自高祖而下為第十二  
帝而世次則與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  
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數至元帝始於光武為諸父故

上繼元帝而為九代以此計之宣帝實為曾祖故追尊及祀之按此議發于張純純奏光武曰陛下事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元帝以來宗廟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帝為太宗孝武帝為世宗今宜皆如舊制別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侯其家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祫禘高廟昭穆陳序而春陵侯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昔高皇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立廟獨群臣侍祠今宜除四親廟詔下公卿議大司徒戴涉等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帝元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五

皇考廟其祭上自春陵皆群臣奉祠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故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君以上祭于章陵此漢儒泥于大宗不顧私親之說而定此制也究而論之光武以宗室崛起中興受命少時並未奉詔入為帝嗣與哀帝之入繼成帝不同則有天下後但立高祖太宗世宗中宗為不祧之廟其下即祀春陵四世為親廟自協情理之正乃必奉西京諸帝為大宗而輩行又不可為成哀平三帝之後則又舍此三帝而尊宣元為祖父終覺窒碍不可通也明世宗會武宗而繼孝宗即本此制惟祫祭合食則春陵四世序入昭穆不能不以卑廟尊然有天下者本有追王上祀之典光武御

自應追尊南頓君而祀春陵以下以天子之禮正合於周家上祀祖紺至后稷之義祖紺等為先公而居文王武王之上亦未嘗不以卑臨尊也

東漢諸帝多不永年

國家當氣運隆盛時人主大抵長壽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獨東漢則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廢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冲帝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為董卓所弑惟獻帝禪位後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諸帝之年壽也人主既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六

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廢帝即位時生僅百餘日冲帝即位纔二歲質帝即位纔八歲桓帝即位年十五靈帝即位年十二宏農王即位年十七獻帝即位纔九歲此諸帝即位之年歲也光武帝十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則僅二子長子勝有痼疾次子即廢帝也安帝惟一子順帝已廢而復立順帝又僅一子即冲帝也質帝桓帝皆無子靈帝二子長辨嗣立董卓廢為宏農王弑之次即獻帝此諸帝嗣子之多寡有無也蓋漢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間氣運已漸衰故成帝無子而哀帝入繼哀帝無子而平帝入繼平帝無子而王莽立孺子嬰班書所謂國統三絕也光武乃長



沙定王發之後本屬旁支譬如數百年老幹之上特發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迨枝上生枝則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晉南渡後多幼主嗣位景帝宋南渡後亦多外藩入繼皆氣運使然非人力所能為也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

范書后妃紀序謂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章懷註四帝安質桓靈也六后竇郭閻梁竇何也按章帝時竇后專寵有梁貴人生和帝竇后養為己子而陷貴人以憂死章帝崩和帝即位竇為太后稱制和帝崩皇后鄧氏為太后立殤帝嗣位殤帝崩太后又立安帝終身稱制安帝崩皇后閻氏為太后立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七

北鄉侯懿嗣位身自臨朝未幾懿殂宦官孫程等迎立順帝太后乃歸政順帝崩皇后梁氏為太后立冲帝身自臨朝冲帝殂太后又立質帝猶秉朝政質帝為梁冀所酖太后又立桓帝數年歸政桓帝崩皇后竇氏為太后立靈帝仍自臨朝後其父武為宦官所害太后亦遷於南宮靈帝崩皇后何氏為太后立子辨嗣位身自臨朝尋為董卓廢弑此六后也其外藩入繼者安帝由清河王子入繼質帝由千乘王子入繼桓帝由蓋吾侯子入繼靈帝由解賈亭侯子入繼此四帝也然安帝崩閻太后立北鄉侯懿嗣位當時稱少帝是四帝之外尙有一帝而范書專指安質桓靈四君蓋以北鄉侯立未逾

年即殂生前既未改元殂後又無諡號故獨遺之耳其實外立者共五帝也

外藩入繼追尊本生

外藩入繼大統始自漢哀帝當成帝無子立弟定陶共王子欣為皇太子帝以太子既奉大宗不得復顧私親乃立楚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哀帝是時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后稱皇太后而帝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自以定陶為稱有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師丹等劾奏宏大不道免為庶人傅太后大怒於是追尊定陶共王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六

為共皇傅太后為共皇太后又有投猶等奏不宜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於是直稱共皇并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不復為定陶王立後欲以己為定陶王後也其時師丹議曰冠以定陶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所以重正統也陛下既繼體先帝奉大宗不得奉定陶共皇云云此固禮之正也然身為帝王追尊本生父母亦情理所必至自哀帝尊其本生父為共皇之後遂為故事東漢安帝入繼時其本生父清河王慶尙在未加尊稱及薨葬以龍旂虎賁之禮追諡為孝德皇妣左氏為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為敬隱皇后即章帝故桓帝

入繼時追尊其祖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考  
蘇吾侯曰孝崇皇夫人馬氏曰孝崇園貴人生母夏貴  
人爲孝崇皇后靈帝入繼時追尊祖曰孝元皇夫人夏  
氏曰孝元皇后考曰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愼園貴人蓋  
當時論者以爲三皇無爲五帝有事故身有天下者稱  
帝身未有天下而追尊者稱皇說見太上皇條內哀帝入繼時曰  
帝亦以身自爲帝故后號冠  
帝太后母曰帝太后不曰皇前曰  
以帝稱以協母從子之義所以示區別而立廟京師既足伸人  
子之情兼不紊昭穆之序此理之得者也前明世宗入  
繼大統其初亦祇欲不沒其本生父母之稱尙未有意  
過爲崇奉使當日議禮諸臣援此例奏請追稱爲興獻  
皇立廟京師則世宗之意亦塞矣乃舉朝不聞援引及  
廿二史劄記卷四後漢書 九

此但力爭不許其追尊爭之不得反議尊以帝稱而斬  
一皇字卒至激而成稱皇稱帝并入廟稱宗立主于武  
宗之上此則明臣不讀書之陋也

夫在稱太

皇太后太皇太后皆從乎子孫而言也漢書孝元傳昭  
儀傳昭儀初爲婕妤上寵之欲殊之於後宮以婕妤有  
子爲王而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位在婕  
妤上是夫在不稱太也乃光武帝廢郭后封后子輔爲  
中山王而卽以后爲中山太后後輔徙封沛又稱沛太  
后夫在稱太究屬不經  
東漢廢太子皆保全

隋唐以後太子被廢未有善終者惟東漢則皆保全光  
武已立子疆爲皇太子後其母郭后被廢疆不自安數  
因左右陳懇願就藩國乃立子莊爲皇太子封疆爲東  
海王帝以疆廢不以過故優以大封賜虎賁旄頭擬於  
乘輿疆就國後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  
不許太子卽位是爲明帝疆尋病明帝遣中常侍太醫  
等視疾并詔沛王輔謂等往視及薨贈以殊禮章帝立  
子慶爲皇太子以寶后妬誣陷其母宋貴人遂并廢慶  
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慶雖幼而知避嫌畏禍章  
帝憐之令衣服禮秩與太子同太子亦極友愛入則共  
室出則同輿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慶小心恭  
廿二史劄記卷四後漢書 十

孝自被廢後尤畏懼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待旦約  
飭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馳及和帝崩慶號泣殿前  
嘔血數升既就國飭官屬時加策戒以免悔咎後其子  
祐入繼統是爲順帝慶時尙存及薨追諡爲孝德皇安  
帝已立子保爲皇太子後以讓被廢爲濟陰王帝崩保  
以廢黜不得上殿哭臨梓宮乃悲號不食內外臣僚莫  
不哀之閭后迎立北鄉侯懿卽位保以年幼得全北鄉  
侯薨宦官孫程等仍迎立保卽位是爲順帝此皆已爲  
太子被廢後仍能保全者固由于明和諸帝之友愛而  
亦疆等之善處廢黜小心謹畏故泯嫌猜而免禍害也  
又和帝長子平原王勝本應爲太子以病疾不得立和

帝崩鄧后遂立殤帝殤帝歿又立安帝是時勝尚在亦未聞以怨懟取禍蓋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習於孝友之訓者深故無骨肉之變也按西漢昌邑王為河間侯仍以善終是西漢本無廢殺之事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後漢書

三



廿二史劄記卷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累世經學

古人習一業則累世相傳數百年不墜蓋良治之子必學為喪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所謂世業也工藝且然况於學士大夫之術業乎今按周秦以來世以儒術著者自以孔聖之後為第一伯魚子思後子上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順為魏相順生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漢惠帝時為博士歷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武帝時為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亦治尚書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光尤明經學歷成哀平三帝官御史大夫丞相太傅太師博山侯猶自門下生講問疑難梁霸曾孫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歆稱之曰吾已從君魚字受道矣安國後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有名子建者不仕王莽元和中子建曾孫傳受爵褒成侯其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亦守家學傳霸七世孫昱少習家學徵拜議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計自孔聖後歷戰國秦及兩漢無代不以經義為業見於前後漢書此儒學之最久者也其次則伏氏自伏勝以尚書教授其後有名理者為當世名儒其子湛少傅家

學教授常數百人湛弟黯明齊詩改定章句湛兄子恭  
傳黯學減省黯章句為二十萬言湛子翁翁子光光子  
長晨子無忌亦皆傳家學順帝時無忌奉詔與議郎黃  
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桓帝時又與崔寔等共撰  
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註伏氏自伏  
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東州號為伏不闕云此一  
家歷兩漢四百年亦儒學之最久者也傳又次則桓榮  
以宿學授明帝經封關內侯帝即位親行養老禮以榮  
為五更備極尊崇其子郁當章帝為太子時又入授經  
及和帝即位以年少宜習經學郁又侍講禁中凡教授  
二帝先是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為二十三萬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二

言郁又刪省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郁中子焉又以明經篤行授安帝經順帝為太子時又  
為少傅授經亦教授二帝焉兄孫彬亦以文學與蔡邕  
齊名各本計桓氏經學著於東漢一朝視孔伏二家稍遜  
其久然一家三代皆以明經為帝王師且至於五帝則  
又孔伏二氏所不及也

四世三公

西漢韋平再世宰相已屬僅事韋賢宣帝時為丞相其子元成元帝  
時亦為丞相鄭豐曰黃金滿腹不  
如教子一經又平當為丞相其子大司徒時已改丞相為  
大司徒大司徒即相也平當傳漢興與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東漢則有歷  
世皆為公者楊震官太尉其子秉代劉矩為太尉秉子  
賜代劉郃為司徒又代張溫為司空賜子彪代董卓為

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代淳于嘉為司空代朱儁為太  
尉錄尚書事自震至彪凡四世皆為三公袁安官司空  
又官司徒其子敞及京皆為司空京子湯亦為司空歷  
太尉封安國亭侯湯子逢亦官司空逢弟隗先逢為三  
公官至太傅故賊洪謂袁氏四世五公比楊氏更多一  
公古來世族之盛未有如二家者范蔚宗謂西京韋平  
方之茂如真可謂僅事矣而二家代以名德為國世臣  
非徒以名位門第相高則尤難得也

東漢尚名節

于定國為丞相其子承為御史大夫係兩代三公西漢丞相大  
司馬御史大夫稱三公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三

自戰國豫讓聶政荆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向一意孤  
行能為人所不敢為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  
解輩狗人刻已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  
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  
力赴之好為苟難遂成風俗漢書游俠傳序自信陵平原孟嘗春申  
之徒競為游俠取重於諸侯斷名天下  
漢興禁刑誅而布衣游俠難行州城力折公卿  
衆庶榮其名而意之難移於刑辟不悔也其大概有數端是時郡  
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為掾吏者往往周旋於死  
生忠難之間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負斧鑕上書請收  
固尸杜喬被戮故掾楊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  
節固喬第五種為衛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  
二傳 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也斌知種  
往必被害乃追及種于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

禍傳太原守劉瓚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為郡吏送瓚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允傳公孫瓚為郡吏太

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為人子

今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

齊傳此盡力于所事以著其忠義者也傳奕聞舉將沒即

棄官行服奕傳李恂為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恂為從事

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恂傳樂恢

為郡吏太守坐法誅恢獨行喪服恢傳桓典以國相王吉

誅獨棄官收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典傳袁逢舉荀爽有

道爽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爽傳此感知遇之恩而制

服從厚者也然父母喪不過三年而郡將舉主之喪與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四

父母無別亦太過矣又有以讓爵為高者西漢時韋賢

卒子元成應襲爵讓於庶兄宏宣帝高其節許之元成傳至

東漢鄧彪亦讓封爵於異母弟明帝亦許之彪傳劉愷讓

封於弟憲逃去十餘年有司請絕其封帝不許賈逵奏

當成其讓國之美乃詔憲憲傳此以讓而得請者也桓

榮卒子郁請讓爵於兄子汎明帝不許乃受封榮傳丁綝

卒子鴻請讓爵於弟盛不報鴻乃逃去以采葉為名後

友人鮑駿遇之於東海責以兄弟私恩絕其父不滅之

基鴻感悟乃歸受爵鴻傳郭躬子賀當襲讓與小弟而逃

去詔下州郡追之不得已乃出就封躬傳徐防卒子賀當

襲讓於弟崇數歲不歸不得已乃就封防傳此讓而不得

請者也夫以應襲之爵而讓以鳴高即使遂其所讓而

已收克讓之名使受之者蒙濫冒之謂有以處已既無

以處人况讓而不許則先得高名仍享厚實此心尤不

可問也又有輕生報讐者崔瑗兄為人所害手刃報讐

亡去魏朗兄亦為人所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於縣中

蘇謙為司隸校尉李暉按罪死獄中謙子不韋與賓客

掘地道至暉寢室值暉如廁乃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

暉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暉傳夫父兄被害自當訴於

官官不理而後私報可也今不理之於官而輒自行讐

殺已屬亂民然此猶曰出於義憤也又有代人報讐者

何容有友虞緯高父讐未報而病將死泣訴於容容即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五

為復讐以頭祭其父墓鄧暉有友董子張父為人所殺

子張病且死對暉歎不能言暉曰子以父讐未報也

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亦各傳此

則徒徇友朋私情而轉捐父母遺體亦繆戾之極矣蓋

其時輕生尚氣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為苟難務欲

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然舉世以

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際尚有可恃以措拄傾危昔人

以氣節之盛為世運之衰而不知并氣節而無之其衰

乃更甚也

曹娥叔先雄

范書列女傳會稽女子曹娥其父為巫覡五月五日沂

江邊迎神溺死娥年十四泣江干求十七日不獲屍遂投江死縣令度尚葬娥於道旁使魏朗為碑文未出又使郎淳為之朗見淳文遂毀已作而淳文刻于碑蔡邕所題黃絹幼婦外甥壅曰者也有蜀中女子叔先維父泥和為縣功曹奉檄之郡溺死失屍雄尋至溺處投水死其弟夢雄告以六日後當與父同出至期果二屍同浮於江郡縣表之并圖其形像焉二女事正同又在列女傳且曹娥未獲父屍叔先雄則偕父屍同出更為靈異乃曹娥至今膾炙人口而叔先雄莫有知其姓名者豈非一碑文之力耶則傳不傳豈不有命耶

召用不論資格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六

漢制察舉孝廉茂才等歸尚書及光祿勳選用者多循資格其有德隆望重由朝廷召用者則布衣便可踐台輔之位如陳寔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常以自愧寔傳鄭康成績學著名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傳苟爽有盛名董卓秉政徵之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張璠漢紀

擯去官者無禁

賈琮為冀州刺史有司有賍過者望風解印綬去琮傳朱穆為冀州刺史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穆到任

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膺傳范滂為清詔使察察貪吏守令自知賍污皆望風解印綬滂傳陳寔為太邱長以沛相賦斂無法乃解印綬去寔傳宗慈為修武令太守貪賄慈遂棄官去慈傳按令長丞尉各有官守何以欲去即去據左雄疏云今之墨綬拜爵王廷而齊于匹庶動輒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也請自今守相長吏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遵法禁者錮之終身若被劾奏逃亡不就法者家屬徙邊以懲其後雄傳黃巾賊起詔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傳可見平時朝廷無禁人擯去官之令聽其自來自去而不追問也法網亦太疎矣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七

籍沒財產代民租

權臣強藩積貨無藝或親行括克或廣收苞苴無一非出自民財漢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縣官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官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冀傳唐李錡反兵敗伏誅朝廷將盡其所沒家財送京李絳奏言錡家財皆刻剝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憲宗從之錡傳以橫取於民者仍還之民此法最善憲宗英主其說易從不謂桓帝先已行之也後世有似此者籍沒貪吏之財以償民欠籍沒權要之財以補官虧亦真益之一術也明臣王宗茂劾嚴嵩請籍其家以充邊軍之費

借代文字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書像疏曰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  
三十二人皆出於微賤附托權豪或獻賦一篇或鳥篆  
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  
假手請字妖偽百品是以有識掩口臣聞圖像之設以  
昭勸戒未有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妄竊天官垂像圖  
素者也可見曳白之徒借買文字僥倖仕進漢時已然  
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

黨禁之起

漢末黨禁雖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脩朱並之告訐  
學于甘陵周福及卽位權福為尚書時同郡房伯武因師獲卽仲進一家有客互相讒議遂各樹門徒由是有甘陵南北部黨  
修黨事見後然其所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書謂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九

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奄寺士子羞與為伍故  
匹夫抗憤處士橫議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  
量國政黨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中蓋東漢風氣本  
以各行相向迨朝政日非則清議益峻號為正人者指  
斥權奸力持正論由是其名益高海內希風附響惟恐  
不及而為所貶者怨刺骨日思所以傾之此黨禍之  
所以愈烈也今按漢末黨禁凡兩次桓帝延熹九年有  
善風角者張成推占常有赦令教其子殺人河南尹李  
膺捕之果遇赦免膺怒竟考殺之成弟子牢修遂誣告  
膺善太學游士交結生徒誦朝廷敗壞風俗帝怒下  
郡國逮捕并遣使四出收執膺等二百餘人誣為黨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九

人並下獄次年霍諝實武上表申理始赦歸仍書名王  
府終身禁錮此第一次黨禁也自是正人放廢海內共  
相標榜以寶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世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人之  
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  
顧顧者能以德引人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  
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逸王考  
劉儒胡毋班秦周蕃響王章為八厨厨者能以財救人  
也至靈帝建寧中張儉方劾中常侍侯覽儉鄉人朱並  
承覽風旨又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為部黨以儉及檀  
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為八俊田材張隱劉  
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為八顧朱楷田盤疏耽薛  
敦宋布唐龍竇谷宣褒為八及而儉為之魁帝遂詔刊  
章捕儉等宦官曹節又諷有司并捕前黨李膺杜密及  
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  
族詔天下大舉鈞黨於是行義者一切指為黨人四  
年大赦而黨人不赦已而宦官又諷司隸校尉段熲捕  
太學諸生千餘人并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  
者皆免官禁錮直至黃巾賊起呂強奏請赦諸黨人於  
是赦還諸徙者此第二次黨禁也本紀及其時黨人之禍  
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黨人中為榮范滂初出  
獄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千兩滂景毅遣子為

李膺門徒而錄牒不及殺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因漏名而倖免哉遂自表免歸傳皇甫規不入黨籍乃上表言臣曾薦張真傳是阿黨也臣昔坐罪太學生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各行破家相容傳此亦可見當時風氣矣朝政亂則清流之禍愈烈黨人之立名及舉世之慕其名皆國家之激成之也然諸人方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前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乃絕迹自晦後果免于難傳容旺逃命親友多匿之賈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彪獨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容君自貽其咎吾可容隱之乎傳徐穉囑茅容致意郭林宗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乃栖栖不遑寧處傳此又士大夫處亂世用晦保身之法也

東漢宦官

漢承秦制以奄人為中常侍然亦參用士人武帝數宴後庭故奏請機事常以宦者主之至元帝時則宏恭石顯已竊權于政蕭望之周堪俱被其害然猶未大肆也傳光武中興悉用奄人不復參用士流和帝踐阼幼弱竇憲兄弟專權隔限內外羣臣無由得接乃獨與宦者鄭眾定謀收憲宦官有權自此始然

衆小心奉公未嘗攬權和帝崩鄧后臨朝不得不用奄寺其權漸重鄧后崩安帝親政宦官李閏江京樊豐劉安陳達與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帝舅耿寶皇后兄閼顯等比黨亂政此猶宦官與朝臣相倚為奸未能曦朝臣而獨肆其惡也及帝崩閼顯等專朝爭權乃與江京合謀誅徙樊豐王聖等是顯欲去宦官已反藉宦官之力已而北鄉侯入繼尋薨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等不平迎立順帝先殺江京劉安陳達并誅顯兄弟閼后亦被遷於離宮傳安帝已立皇太子保而帝乳母王聖及宦官江京樊豐等皆共謀陷太子遂廢為庶人王聖等殺之太子數為嘆息王聖等懼顯與江京劉安陳達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等不平共斬京聖達等遷立濟陰王是為順帝并收顯等兄弟是為大宦欲誅宦官必藉宦官之力宦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官欲誅大臣則不藉朝臣力矣順帝既立以梁商女為皇后商以大將軍輔政尊親莫二而宦官張達違政石光譖商與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廢帝帝不信達等即矯詔收縛騰賁是竟敢違帝旨而肆威於禁近矣順帝聞之大怒達等遂伏誅及帝崩梁后與兄冀立冲帝冲帝崩又立質帝質帝為冀所酖又援立桓帝并以后妹為桓帝后冀身為大將軍輔政兩妹一為皇太后一為皇后其權已震主矣而帝默與宦官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定謀誅冀傳是宦官且誅當國之皇親矣然此猶曰奉帝命以成事也桓帝梁后崩以寶武女



為皇后帝崩武與后定策立靈帝竇后臨朝武入居禁

中輔政素惡宦官欲誅之兼有太傅陳蕃與之同心定

謀乃反為宦官曹節王甫等所殺其書怒罵曰中官中校縱者當誅曹何罪而當誅滅曰大呼曰陳蕃曹武等

王甫等參入五言史朱瑞稱後

后欲廢帝乃夜召素所親共曹等敵血盟曹節聞之擲帝出御殿閉諸門使人守武武不受詔入步兵營令中常侍及盡力者封侯而王甫已領虎賁羽林等兵出屯朱雀門大呼武所將兵士曰曹武反汝曹皆禁兵何故隨之禁兵遂俱

武并及陳蕃然此猶曰靈帝非太后親子故節等得挾帝以

行事也至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辨為帝后兄何進輔政

大將軍輔政已奏誅宦官蹇碩收其所領八校尉兵是

朝權兵權俱在進手以此盡誅宦官亦復何難乃又為

宦官張讓段珪等所殺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辨為帝后兄何進輔政

何后何后乃悉罷諸常侍小黃門等常侍張讓子婦乃后甥也讓封之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同歸故里但受恩深欲一入見太后后厭色歸死無恨子婦言於何后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主

母壽賜君人曰諸常侍皆入而何進方入奏誅宦官是時軍士大變袁

紹袁術閔貢等因乘亂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殺

之於是宦官之局始結而國亦隨之亡矣國家不能不

用奄寺而一用之則其害如此蓋地居禁密日在人主

耳目之前本易窺嘖笑而售譏諛人主不覺意為之移

范蔚宗傳論謂宦者漸染朝事頗識典故少主憑謹舊

之庸女君資出納之命及其傳達於外則手握王命口

銜天憲莫能辨其真偽故威力常在陰陽與交之間迫

勢微既盛官府內外悉受指揮即親臣重臣竭智力以

謀去之而反為所噬當其始人主視之不過供使令効

趨走而已而豈知其禍乃至此極哉

宦官之害民

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關

寺先害國而及於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於國今就後

漢書各傳摘敘之可見其大概也劉瑜疏言中官邪孽

比肩裂土皆競立子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

市道又廣娶妻室增築第舍民無罪而輒坐之民有田

而強奪之貧困之民有賣其首級父兄相代殘身妻孥

相視分裂左雄疏言宦監皆虛以形勢威奪良家婦

女閉之白首而無配偶黃瓊疏言宦監盈朝重封累

爵明珠南金之寶充滿其室傳單超左怡具瓊徐璜唐

衡五人以誅梁冀功皆封侯其後超死四侯轉盛民間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主

語曰左回天只獨坐徐卧虎唐兩隨皆競起第宅窮極

壯麗金銀樹鹿施於犬馬僕從皆乘牛車從以列騎

侯覽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一十八頃起

立第宅十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制度宏深僭類宮省預

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廣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

良人妻略婦女為張儉所奏覽逃截其章不得上傳趙

忠葬父儉為璠璵玉匣偶人傳董卓宏農王獻帝葬

之於忠之成殯中及獻帝自長安歸洛陽宮室已盡

焚毀乃駐於忠故宅迫後韓馥以冀州刺史讓袁紹

出居於鄴中之忠故宅其墳可以葬帝王宅可以居

帝王別宅又可以居牧伯其壯麗可知也張讓說靈帝

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村木文石每州郡部送  
至京輒訶譴不中用以賤價折之十不酬一又不即收  
材木遂至腐爛州郡復增私調百姓嗟怨讓此猶第宦  
官之自爲苛虐也更有倚宦官之勢而漁肉小民者蓋  
其時入仕之途惟徵辟察舉二事宦官既據權要則徵  
辟察舉者無不望風迎附非其子弟卽其親知并有賂  
宦官以輟轉干請者審忠疏言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  
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傳李固疏云中常侍在日  
月之旁形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  
不干州郡而諂諛之徒望風進舉傳朱穆疏言宦官子  
弟親戚並荷榮任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五

故汝南太守李膺女不得則劫取以歸戲射殺之傳侯  
覽兄參爲益州刺史吏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  
滅之而沒入其財以億計傳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  
營中五伯妻美破石求之五伯不敢拒妻不肯行遂自  
殺傳此又宦官子弟賓客之肆爲民害可類推也山是  
流毒遍天下黃巾賊張角等遂因民之怨起兵爲逆矣  
漢末諸臣劾治宦官

東漢末宦官之惡遍天下然臣僚中尙有能秉正嫉邪  
力與之爲難者楊秉爲太尉時宦官任人及子弟爲官  
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劾奏牧  
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五

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遂連及中常侍侯覽具瑗等  
皆坐黜天下肅然傳秉又奏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暴  
虐一州乃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懼自殺秉并劾奏覽桓  
帝詔問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有何與故秉以申屠嘉  
召詰鄧通事爲對帝不得已乃免覽官傳李膺爲司隸  
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懼膺按問  
逃還京師匿讓家藏於合柱中膺知狀率將吏破柱取  
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傳韓演爲司隸校尉奏中  
常侍左悺罪并及其兄太僕稱請托州郡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悺稱皆自殺傳陽球爲司隸校尉奏中常侍王  
甫淳于登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台滅族太尉

段熲阿附佞倖宜并誅乃悉收甫類等及甫子永樂少  
 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五毒備至萌曰父子既當併誅  
 乞少寬楚毒假借老父球曰死不塞責乃欲求假借耶  
 萌乃大罵球使窒萌口捶朴交下父子悉死杖下類亦  
 自殺球乃磔甫屍於城門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  
 景傳此廷臣之劾治宦官者也杜密為太山太守北海  
 相凡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按捕之密劉祐為  
 河東太守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祐黜其權強平理  
 寃結中常侍管霸用事於內占天下良田美宅祐悉沒  
 入之祐蔡衍為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舉茂  
 材衍收其資書人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暉罪聞乃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六

中常侍曹騰之弟也傳朱穆為冀州刺史宦官趙忠葬  
 父僭用璠璣玉匣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穆乃發墓剖  
 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穆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  
 侍侯覽財產小黃門趙津及南陽大猾張汜等侍中官  
 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瓛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竟者  
 殺之王宏為宏農太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二  
 千石亦考殺之凡數十人瓛陳翔為揚州刺史劾奏豫  
 章太守王永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皆中官親黨也  
 期傳范康為太山太守時張儉殺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  
 或有逃入太山界者康皆收捕無遺脫康黃浮為東海  
 相有中常侍徐璜兄子宜為下邳令肆貪暴浮乃收宜

及家屬無少長皆考之掾吏固爭浮曰宣國賊今日殺  
 之明日坐死不恨即殺巨累其尸於市傳荀昱為沛相  
 荀昱為廣陵太守志除宦官其支黨有在二郡者織罪  
 必誅昱史弼為平原相當舉孝廉侯覽遣諸生齎書請  
 之弼即筆殺齎書者弼此外僚之劾治宦官也甚至朱  
 震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罪并連匡兄中常侍  
 單超遂收匡下廷尉震張儉為東部督郵奏侯覽及其  
 母罪惡覽遮截其章不得上儉遂破覽家籍沒貲財其  
 奏其罪狀儉此又小臣之劾治宦官者也蓋其時宦  
 之為民害最烈天下無不欲食其肉而東漢士大夫以  
 氣節相尚故各奮死與之拮据雖漢宗滅族有不顧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七

至唐則僅有一劉蕡對策懇切言之明則劉璣時僅有  
 韓文蔚欽等數人魏忠賢時僅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  
 繆昌期李應昇周順昌等數人其餘乾兒義子建生祠  
 頌九千歲者且遍於搢紳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宦官亦有賢者  
 後漢宦官之貪惡肆橫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間有  
 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鄭眾謹敏有心和帝初  
 竇太后秉政其兄憲為大將軍竊威權朝臣莫不附之  
 眾獨乃心王室憲兄弟謀不軌眾與帝定策誅之眾蔡  
 倫在和帝時預參帷幄盡心敦慎匡弼得失每休沐輒  
 閉門謝客為尚方令監作器械莫不精工創意用樹膚

經傳倫安帝聽宦官李閏江京劉安陳連等譖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帝崩太子不得立閏后立北鄉侯懿未幾懿后與兄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不平乃與王康等十九人歃血盟迎立濟陰王先斬江京劉安陳連并閏顯及其弟景遷閣后於別宮於是濟陰王即位是為順帝後司隸校尉虞詡奏宦官自詣廷尉宦官張防等臨考一日中傳考四獄必欲殺詡程上殿陳詡之寃時防在帝後程叱曰賊臣張防何不下殿防走入東廂程勸帝急收防毋令求請防乃徙邊程良賀清儉退厚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舉帝問之曰臣生長深宮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六

與北魏之仇洛齊王瑀趙黑北齊之田敬宣唐之俱文珍張承業明之覃吉王承恩並觀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後漢書 十九

廿二史劄記卷六

陽湖 趙翼 雲崑

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後漢書與三國志論時代則後漢在前而作史則三國志先成且百餘年也自三國志魏紀創為迴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為式延及舊唐書舊五代史猶皆遵之其間雖有習鑿齒欲熱魏正統蕭穎士欲改書司馬昭弼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歐陽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書始改從春秋書法以寓褒貶而范蔚宗于三國志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雖陳壽修書于晉不能無所諱蔚宗修書于宋已隔兩朝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可以據事直書固其所值之時不同然史法究應如是也陳壽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蔚宗獻帝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為丞相獻紀則曰曹操自為丞相魏紀天子使郗慮策命公為魏公加九錫獻紀則曰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坐與父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曰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為魏王獻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魏紀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巨討斬之獻紀則曰耿紀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禪代之際魏紀書漢帝以衆望在魏乃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召羣公卿士使張音奉璽綬禪位獻紀則曰魏王王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誅皆書操殺此史家正法也至漢末諸臣如董卓袁紹劉表呂布袁術公孫瓚陶謙劉焉等二書各有傳今兩相比較繁簡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傳則後人視前人所有者必節之前人所無者必增之以見其不雷同抄襲如袁紹傳范書增陳琳作討操一檄劉表勸袁譚勿降操一書審配勸譚兄弟和睦一書劉表傳增表遣韓嵩使許嵩不肯行一事劉琦問諸葛亮自安之策一事董卓傳增卓先從張溫討邊章韓遂及不肯就徵等事增卓請追理陳蕃實武一疏增遷都長安驅洛陽數百萬人及發掘諸陵等事增卓被誅後又殺其弟及母妻子于郿塢一事增獻帝東歸段熲以服御及公卿資儲來迎為楊定所誣仍不隸于供一事袁術傳增術向孫堅妻逼奪傳國璽事增孫策止其僭號一書增術歸帝號于袁紹一書公孫瓚傳增瓚罪狀袁紹一表增瓚守易京男子七歲以上不得入門令婦人習為大聲以傳教令一事陶謙傳增韋融奉佛造像浴佛等事此可以彼此參觀者也惟荀彧一傳陳壽以其為操謀主已列魏臣傳內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編入漢臣此則其主持公道處蔚宗雖列之于魏臣而傳末云彧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錫可見或不死操尚不得僭竊也則蔚宗之編入漢臣

自是公論也至二書所紀事蹟有彼此不同者袁紹傳壽志謂何進召董卓范書謂袁紹勸何進召董卓呂布傳壽志謂布畏惡涼州人以致李傕郭汜之亂范書謂王允不赦涼州人以致激變呂布傳壽志謂布投袁術術拒而不納乃投袁紹范書謂布投術後悉兵抄掠術思之布不安去從張揚董卓傳李傕劫帝幸其營壽志謂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范書謂帝使楊彪張嘉和催汜留質公卿苟彧傳壽志謂以阻九錫事留壽春以憂薨范書謂彧病留壽春曹操遣人饋之食發之乃空器也遂飲藥而卒二書不同蓋皆各有所據固可兩存其說又袁紹傳傳復以冀州讓紹壽志載沮授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三

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各播海內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今若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凡用八則字范書則刪却前四則字以歸簡淨不知史記中本有此字法也史記夏商周初從高祖即為太僕常車以下歷後其常車者五又敘其以太僕從者十正見其親近用事不以繁複為嫌也

三國志書法

自左氏司馬遷以來作史者皆自成一言言非如後世官修之書也陳壽三國志亦係私史據晉書本傳壽沒後尚書郎范頌等表言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于是詔洛陽令就其家寫書可

見壽修成後始入于官也然其體例則已開後世國史記載之法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迴護不得不先為魏迴護如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為丞相為魏公為魏王之類一似皆出于漢帝之酬庸讓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此例一定則齊王芳之進司馬懿為丞相高貴鄉公之加司馬師黃鉞加司馬昭袁晃赤烏八命九錫封晉公位相國陳留王之封昭為晉王晃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禪位于司馬炎等事自可一例敘述不煩另改書法此陳壽創例之本意也其他體例亦有顯為分別者曹魏則立本紀蜀吳二主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四

則但立傳以魏為正統二國皆僭稱也魏志稱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後稱公封魏王後稱王曹丕受禪後稱帝而于蜀吳二主則直書曰劉備曰孫權不以隣國待之也蜀吳二志凡與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見魏非其與國也魏書于蜀吳二主之死與襲皆不書如黃初二年不書劉備稱帝四年不書備薨子禪即位太和三年不書孫權稱帝也蜀吳二志則彼此互書如吳志黃武二年書劉備薨于白帝城蜀志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其于魏帝之死與襲雖亦不書而于本國之君之即位必記明魏之年號如蜀後主即位書是歲魏黃初四年也吳孫亮之即位書是歲魏嘉

平四年也此亦何與于魏而必係以魏年更欲以見正統之在魏也正統在魏則晉之承魏為正統自不待言此陳壽仕于晉不得不尊晉也然吳志孫權稱帝後猶書其名蜀志則不書名而稱先主後主陳壽曾仕蜀故不忍書故主之名以別于吳志之書權亮休皓也此又陳壽不忘舊國之微意也魏晉人謂魏元帝於蜀昭烈不可稱稱主蓋以晉承魏紀義無兩帝也然其共而陳壽所改漢為蜀又不稱而稱先主後主後主以別於吳究是用意處

三國志多迴護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爲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特爲尊者諱也至於弑君弑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五

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劔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爲成式直以爲作史之法因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漢獻帝遜位魏封爲山陽公及魏追諡爲漢孝獻皇帝魏紀卽稱之爲獻帝不曰山陽公也魏常道鄉公遜位晉封爲陳留王及魏亦追諡爲元皇帝則魏紀亦應稱爲元帝乃僅以陳留王紀事而絕無元帝之稱則已異于山陽書法矣司馬師之廢齊王芳也據魏略云師遣郭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奕芝奏曰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六

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耶太后乃付以璽綬是齊王之廢全出于師而太后不知也魏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矣至高貴鄉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權日去心不能甘發甲于凌雲臺親討司馬昭昭令賈充拒之時相府兵尚不敢動充卽諭成倅成濟曰公商養汝等正爲今日濟乃抽戈犯帝及出于背而崩此事見漢晉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語魏末傳是司馬昭實爲弑君之首乃魏志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弑之迹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并載昭奏稱公率兵向臣臣卽勅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等語轉似不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討賊之功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爲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爲之諱乃曹操之征陶謙據世語謂操父嵩在泰山華縣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資送兗州謙密遣數十騎掩殺操弟德于門下嵩穿後垣欲遁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出嵩與妾遂皆被害是嵩之被難實謙使人殺之也曹操傳亦謂子操起兵而德兵之未到而陶謙素怨操使騎追殺嵩德 韋昭吳書則謂謙本遣張闓護送闓見嵩輜重多乃殺嵩取其貨奔淮南

之被殺由閩之利其財而非謙本意也按謙生平非矜利忘害者且嵩未被害之前操未嘗加兵於徐州則劭傳所謂謙怨操數擊之者殊非實事而吳書所記必係閩南奔後自言其事當屬可信後漢書謙傳亦謂別將守陰平者利其貨貨遂襲殺嵩而壽作陶謙傳則專據世語謂嵩為謙所害故操志在復讐此則因操之征謙所過無不屠戮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故坐謙以殺嵩致討之罪而不暇辯其主名也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據漢晉春秋謂山郭后之寵以至于死殞時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是孰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紀但書夫人甄氏卒絕不見暴亡之迹又魏明帝太和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七

二年蜀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張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紀固已大書特書矣是年冬亮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則不書三年亮遣陳式攻克武都陰平二郡亦不書以及四年蜀將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五年亮出軍祁山司馬懿遣張郃來救郃被殺亦皆不書并郭淮傳亦無與魏延交戰之事此可見其書法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也乃至蜀後主傳街亭之敗亦不書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迺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又魏武紀及袁紹傳官渡之戰紹遣淳于瓊率萬人迎糧操自率兵破斬瓊

求還營而紹將高覽張郃來降紹舉遂大潰是因郃覽等降而紹軍潰也張郃傳則謂郃告紹遣將急救瓊郭圖曰不如先攻其本營操必還救紹果遣騎救瓊自以大兵攻操營不能下而操已被瓊紹軍潰郭圖謂郃曰郃快軍之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是郃因紹軍潰後懼郭圖之語而降操也紀傳皆陳壽一手所作而岐互如是蓋壽以郃為魏名將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已之故為之解說也又華歆奉曹操令入宮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牽后出遂將后下暴室暴崩而歆傳絕不載劉放孫資在中書久掌機密夏侯獻曹肇等惡之指殿中鷄棲樹曰此亦久矣其復能幾此猶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八

出于忌者之口至蔣濟為魏名臣而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賢于大臣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恭慎不敢外交而實握事要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而向之是可見放資二人之竊弄威福矣其後乘明帝臨危請以司馬懿輔政遂至權移祚易故當時無不病二人之奸邪誤國晉書荀勗傳論者以勗傾國害時為孫資劉放之亞可知二人之名至晉時猶為世所詬訾也而壽作二人合傳極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羣臣諫諍多扶贊其義并時陳損益不專導諛言是直以放資為正人與當時物議大相反也蓋二人雖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晉晉人德之故壽為作佳



傳是不惟于本紀多所詳并列傳中亦多所詳矣

三國志書事得實處

三國志雖多迴護而其剪裁斟酌處亦自有下筆不苟者參訂他書而後知其矜慎也袁宏漢紀曹操薨于丕襲位有漢帝命嗣丞相魏王一詔壽志無之獻帝傳禪代時有李伏劉廙許芝等勸進表十一道丕下令固辭亦十餘道壽志亦盡刪之惟存九錫文一篇禪位策一通而已故壽書比宋齊梁陳諸書較為簡淨董卓之亂曹操尚未輔政故魏紀內不能詳敘而其事又不可不記則于卓傳內詳之此敘事善于位置也至魏后之死本紀雖不言其暴亡而后傳中尚明言文帝踐阼郭后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九

李陰貴人並愛幸甄失志出怨言帝怒遂賜死是雖諱之于紀猶載之于傳也郭后之死漢晉春秋謂文帝寵郭而賜死即命郭母養其子明帝明帝知之即位後數向郭后問母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何責問我帝怒遂逼殺之使如甄后故事以飲魏略則謂甄臨殺以明帝托李夫人及郭太后崩李夫人始說甄被譖慘死不得大斂之狀帝哀感流涕令殯郭太后一如甄法由前之說則郭被明帝逼死也由後之說則郭死後明帝始知舊事而以惡殯也按明帝即位郭為皇太后凡九年始崩若明帝欲報怨豈至如許之久則逼殺之說當是說傳或死後因李夫人之言而斂不以禮或生前明帝雖

恨之而以先帝所立猶崇以虛名徒之許昌而未嘗逼殺也魏曰文帝已都洛陽明帝更大營洛陽宮室何以帝居洛陽而太后居許昌此可見當日情事矣壽志于明帝紀書皇太后崩郭后傳亦但云太后崩于許昌蓋首陽陵西絕不見其被害之迹蓋甄之賜死係實事故傳書之郭之逼殺係訛傳故傳不書亦足見記事之慎也而以崩于許昌四字略見其不在宮闈此又作史之微意也正元二年母邱儉反世語謂司馬師奉天子征儉儉既破天子先歸裴松之通考諸書惟葛誕反時司馬昭挾太后及常道鄉公征之故詔有云今宜太后與朕暫臨戎也征母邱儉時則常道鄉公並未親行壽志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十

但云司馬景王征儉斬其首而不言帝親征亦見其考訂之核也魚豢魏略謂劉備在小沛生子禪後因曹公來伐出奔禪時年數歲隨人入漢中有劉括者養以為子已娶妻生子矣禪記其父字元德比隣又有簡姓者會備得益州使簡雍到漢中禪見簡簡訊之符驗以告張魯魯乃送禪于備按後主生于荆州當長坂之敗方在襁褓趙雲抱而奔得免其後即位時年十七即位之明年諸葛亮領益州牧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此可証也若生于小沛時則已三十餘歲矣陳壽據諸葛集書即位時年十七而並無奔入漢中為人養子之事魏略謂諸葛亮先見劉備備以其年少輕之亮說

以荆州人少當令客戶皆著籍以益京備由此知亮然  
亮出師表謂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于草廬之中是  
備先見亮非亮先見備也壽志亮本傳徐庶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臥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詣亮  
凡三往乃見如此之類可見壽作史時不惑于異說又  
孫策出行爲許貢客所射中創而死江表傳志林搜神  
記皆以爲策殺道士于吉之報壽作策傳獨以爲妖妄  
削而不書亦見其有識

三國志立傳繁簡不同處

陳壽立三國諸臣傳較舊史有增有刪如魏略賈逵傳  
尚有李孚楊沛二人同卷壽志無此二人魏武故事載  
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

十一

屯田之策起于東漢成于任峻壽志則有峻而無祇又  
吳黃武四年丞相孫邵卒以顧雍爲丞相是邵爲相在  
雍之前乃雍有傳而邵無傳志林謂邵與張惠恕不睦  
作史者韋曜乃惠恕黨也故不爲立傳而壽志亦遂遺  
之然則壽志立傳悉本舊史舊史所無者概不書也然  
如孚沛祇等舊史所有者何又刪之或以其無事蹟可  
紀耶至蜀後主禪將出降其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  
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禪不聽諶哭  
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事見漢晉春秋此豈  
得無傳乃壽志僅于後主傳內附見其死節而王子傳  
內不立專傳未免太略也亦有以附傳見其詳者如倉

慈母後歷敘吳瑾任煥顏斐令狐邵孔又等以其皆良  
吏而類敘之蜀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并載于戲傳後其  
中有壽所未立傳者則于各人下註其歷官行事以省  
人人立傳之煩又採益部耆舊傳內增王嗣常播衛繼  
三人山是蜀臣略無遺矣吳志陸凱傳增其諫孫皓二  
十事一疏本得之傳聞者故云于從荆揚來得此疏問  
之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且其文切直恐非皓所肯受  
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上及病篤皓遣董朝來視  
疾因以付之虛實難明然以其指摘皓事足爲後戒故  
列于凱傳之後云是其編纂亦多詳慎也至方伎傳內  
如華佗則敘其治一証即效一証管輅則敘其占一事  
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

十一

三國志誤處

魏武紀建安二年汝南黃巾賊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  
衆各數萬操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是辟已就戮矣而  
建安五年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降賊劉辟等叛  
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是辟初未嘗死但降于操  
至此又叛應紹也一紀中已岐互若此而于禁傳禁從  
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夜襲操營禁擊破之斬辟邵等此  
事敘在從戰官渡之前即建安二年事也則辟實已死

也蜀先主傳操與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  
 應紹紹遣先主與辟等略許下則又是建安五年事  
 而辟尚在也何以紀傳又適相符耶豈其時有兩劉辟  
 耶高堂隆傳魏明帝大營宮室隆疏諫曰今吳蜀二賊  
 稱帝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陛下聞之豈不惕然  
 按蜀先主崩于魏文帝黃初四年何得于明帝時尚稱  
 權備此必有誤字也吳孫輔傳其子松為射聲校尉都  
 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  
 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其所與亮  
 器物咸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云此段  
 文字最不可解子喬乃瑾子出繼亮為後者蓋子喬嘗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三  
 為亮述松之為人也然所謂依依于子弟及與亮器物  
 果何謂也豈亮前奉使至吳時與松相識其後松又托  
 喬附致器物于亮耶然文義究不明晰陸抗傳抗都督  
 西陵自關羽至白帝白帝夔州城也關羽或亦地名蓋  
 羽守荊州後人遂以其名各其地耳此尚非有誤夏侯  
 惇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孫權二十四年曹操擊破呂  
 布軍于摩陂召惇同載以龍異之按操擒布在建安二  
 年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餘載何得尚有破布之事  
 考是時關羽圍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陽親往應  
 接未至而晃破羽羽已走操遂軍摩陂則惇傳所云呂  
 布必關羽之訛也又吳志孫壹傳孫綝遣朱異潛兵襲

壹壹奔魏魏以為車騎將軍封吳侯以故主齊王芳貴  
 人邢氏妻之魏黃初三年死按黃初係魏文帝年號文  
 帝至齊王芳被廢已二十餘年何得妻芳妃後又死于  
 黃初也魏志壹之來降在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則其死  
 當在景元咸熙間今日黃初三年死亦必誤也  
 荀彧傳  
 荀彧傳後漢書與孔融等同卷則固以為漢臣也陳壽  
 魏志則列於夏侯惇曹仁等之後與荀攸賈詡同卷則  
 以為魏臣矣按董昭等以曹操功高議欲封魏公加九  
 錫或以為操本起義兵匡漢室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  
 以德不宜如是以是拂操意會征孫權乃表請彧勞軍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古  
 或病留壽春操遣人饋食發之空器也遂飲藥而卒明  
 年操乃為魏公是彧之心乎為漢可知也論者或謂未  
 路雖以失操意而死而當其初去袁紹就操時值呂布  
 攻兗州或為操堅守鄆城及范東阿以待操謂昔漢高  
 先定關中光武先取河內以為基此三城即操之關中  
 河內及又勸操迎天子謂晉文納襄王而定霸漢高  
 諸侯是早以帝王創業之事勸操何得  
 帝遣董卓大亂之後四海鼎沸  
 臣中非操不能削羣雄以  
 盡力為操即所以  
 車雖禦難于外乃

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誠因此時奉  
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  
義以致英俊大德也是可知或欲藉操以匡漢之本懷  
矣且是時操亦未遽有覬覦神器之心也及功績日高  
權勢已極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錫則非復人臣之事  
或亦明知操之心已懷僭妄而終不肯附和始以名義  
折之卒之見忌于操而飲藥以殉其爲劉之心亦可共  
白於天下矣陳壽已入於魏臣內范蔚宗獨提出列於  
後漢書傳論明言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  
此實平心之論也壽于傳末亦云或死之明年操遂爲  
魏公則亦見或不死操尚未敢爲此也則又公道自在  
廿二史劄記卷六 三國志 五

人心而不容誣讒者矣

又按臧洪自是漢末義士其與張超結交後與袁紹  
交兵之處皆無關於曹操也則魏紀內本可不必立  
傳而壽列之於張邈之次蓋以其氣節不忍沒之耳  
蔚宗特傳於後漢書內不以壽志已有洪傳而遂遺  
之亦見其編訂之正

荀彧郭嘉二傳附會處

左傳載卜筮奇中處如陳敬仲奔齊繇詞有五世其昌  
有媯之後將育于姜等語其後無一字不驗似繇詞專  
爲此一事而設者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動人聽也陳壽  
三國志亦有似此者荀彧傳謂彧料袁紹諸臣田豐剛

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  
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配不縱也不縱攸必爲  
變後審配果以攸家不法錄其妻子攸怒遂背紹降操  
又郭嘉傳操與紹相持于官渡或傳孫策將襲許嘉曰  
策勇而無備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策果爲許貢客  
所殺此二事或嘉之逆料可謂神矣然豈能知攸之必  
犯配之必激變策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毋  
乃亦如左傳之穿鑿附會乎

陳壽論諸葛亮

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  
髡故壽爲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  
廿二史劄記卷六 三國志 六

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定諸葛集表言  
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  
容奸人懷自顧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  
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爲治也開誠  
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  
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  
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又於楊洪傳謂西  
土咸服亮之能盡時人之器能也廖立傳謂亮廢立爲  
爲民及亮卒立泣曰吾終爲左袒矣李平傳亦謂平爲  
亮所廢及亮卒平遂發病死平常冀亮在當自補復策  
後人不能故也壽又引孟子之言以爲佚道使民雖勞

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真能述王佐心事至于用兵不能克捷亦明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以寡寡不倖攻守異體又時無名將故使功業陵遲且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壽於司馬氏最多遇護故亮遺懿巾幗及死諸葛走生仲達等事傳中皆不敢書而持論獨如此固知其折服於諸葛深矣而謂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貶真不識輕重者

裴松之三國志註

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書成奏進帝覽而善之曰此可謂不朽矣其表云壽書鉅敘可觀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七

漏臣奉旨等詳務在周悉其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者並皆抄內以備異聞此松作註大旨在于搜輯之傳以補壽之闕也其有訛謬乖違者則出已意辨正以附于註內今按松之所引書凡五十餘種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戰略序傳張璠漢紀袁曄獻帝春秋孫思光獻帝春秋袁宏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孔衍漢魏春秋華嶠漢書靈帝紀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三輔決錄獻帝傳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蔡邕明堂論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荀爽冀州記

襄陽記英雄記王沈魏書夏侯湛魏書陰潛魏紀魏文帝典論孫盛魏世籍孫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譜魏武故事魏名臣奏魏末傳吳人曹芳傳魚氏典略王隱蜀記益都耆舊傳益部耆舊雜紀華陽國志蜀本紀汪隱蜀記郭仲記諸葛五事郭頌魏晉世語孫盛蜀世譜草履吳書胡冲吳歷張勃吳錄虞溥江表傳吳志瓊氏吳紀虞預會稽典錄王隱交廣記王隱晉書虞預晉書干寶晉紀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晉泰始起居注晉百官表晉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記帝王世紀河圖括地象皇甫謐逸士傳列女傳張隱文士傳虞喜志林陸氏異林荀勗文章敘錄文章志異物志

廿二史劄記 卷六 三國志

六

博物記列異傳高士傳文士傳孫盛雜語孫盛雜記孫盛同異評徐衆三國評袁子傳子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傳衛恒書勢序張儼然記殷基通語顧禮通語摯虞決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稽康集高貴鄉公集諸葛亮集王朗集庚闕揚都賦孔氏譜庚氏譜孫氏譜稽氏譜劉氏譜王氏譜郭氏譜陳氏譜諸葛氏譜崔氏譜華嶠譜敘袁氏世紀鄭元別傳荀彧別傳禰衡傳荀氏家傳卞原別傳程曉別傳王弼傳孫資別傳曹志別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何氏家傳裴氏家記劉廙別傳任昭別傳鍾會母傳虞翻別傳趙雲別傳費禕別傳華佗別傳管輅別傳諸葛恪別傳何邵作王弼傳

經製撰仲長統昌言表傳元撰馬先生序會稽邵氏  
傳陸機作願譚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陸機所作  
陸遜銘機雲別傳蔣濟萬機論陸機辨亡論凡此所引  
書皆註出書各可見其採輯之博矣范蔚宗作後漢書  
時想松之所引各書尚俱在世故有補壽志所不載者  
今各書間有流傳已不及十之一壽及松之蔚宗等當  
時已皆閱過其不取者必自有說今轉欲據此偶然流  
傳之一二本以取壽等之書多見其不知量也

廿二史劄記

卷六 國志

九

廿二史劄記卷七

漢復古九州

陽湖 趙翼 雲松

後漢書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魏志亦稱是年詔書  
并十四州爲九州獻帝春秋謂省幽并州入于冀州省  
司隸校尉及涼州入于雍州于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  
益雍九州按荀彧傳建安九年或說曹操宜復古九州  
則冀州所制者廣或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  
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關右諸將必謂以次見奪  
將人人自保恐天下未易圖也操乃寢九州議至是乃  
重復之蓋是時幽并及關中諸郡國皆已削平操自爲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一  
張本欲盡以爲將來王畿之地故也觀于是年之前已  
割蕩陰朝歌林慮衛國頓邱東武陽發干廩陶曲周南  
和任城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是年又以冀州之河  
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  
封操爲魏公可見復九州正爲禪代地也

關張之勇

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其見於二公本傳者袁紹遣  
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使張遼關羽救延羽望見良  
麾蓋卽策馬刺良於萬人之中斬其首還紹將莫能當  
者當陽之役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以二十騎拒後飛  
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

皆無敢近者二公之勇見於傳記者止此而當其時無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魏志劉奕勸曹操取漢中之勢進取蜀曰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則不可犯矣魏志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孫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魏志此吳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晉劉遐每擊賊陷堅摧鋒莫方比之關羽張飛魏志符秦遣關負殊使於張元觀誇其本國將帥有王飛邈羌者關張之流萬人之敵禿髮得植求人才於宋敞敞曰梁崧趙昌武同飛羽李庠膂力過人趙厥器之曰李元序一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二

時之關張也晉書宋檀道濟有勇力時比關羽張飛宋書曾爽反沈慶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刺之應手而倒時人謂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南史齊垣歷生拳勇獨出時人以此關羽張飛齊書文惠太子魏書魏楊大眼驍果世以為關張弗之過也魏書崔延伯討莫折念生既勝蕭寶寅曰崔公古之關張也魏書陳吳明徹北伐高齊尉破胡等十萬衆來拒有西域人矢無虛發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即出陣擲銃殺之陳書以上皆見於各史者可見二公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

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

借荆州之非

借荆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江表傳謂破曹操後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劉備而劉表舊吏士自北軍脫歸者皆投備備以所給地不足供從孫權借荆州數郡焉魯肅傳亦謂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操操聞權以地資備方作書落筆于地後肅邀關羽索荆州謂羽曰我國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權亦論肅有二長惟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荆州之說之所由來而皆出吳人語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三

假與人也荆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當操南下時孫氏江東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諸將咸勸權迎操權獨不願會備遣諸葛亮來結好權遂欲藉備共拒操其時但求敵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說權也權即曰非劉豫州莫可敵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隨亮詣備并力拒操亮傳是且欲以備為拒操之主而已為從矣亮又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荆州而借之也未壁之戰瑜與備共破操吳志華容之役備獨追操山陽公其後圍曹仁于南郡備亦身在行間蜀志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破曹後備詣京見權權以妹妻之瑜

密疏請留備于京權不納以爲正當延挈英雄是權方恐備之不在荆州以爲屏蔽也操走出華容之險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耳山陽公是操所指數者惟備未嘗及權也程昱在魏聞備入吳論者多以爲權必殺備昱曰曹公無敵于天下權不能當也備有英名權必資之以禦我昱是魏之人亦只指數備而未嘗及權也卽以兵力而論亮初見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精甲共萬人劉琦戰士亦不下萬人而權所遣周瑜等水軍亦不過三萬人亮則亦非十倍于備也且是時劉表之長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後備卽表琦爲荆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荆州本琦地也時又南征四郡武廿二史劄記卷七 三國志 晉書 四

之論也其後吳蜀爭三郡旋即議和以湘水爲界分長沙江夏桂陽屬吳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最爲平允而吳君臣伺羽之北伐襲荆州而有之反操一借荆州之說以見其取所應得此則吳君臣之狡詞詭說而借荆州之名遂流傳至今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轉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論也

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

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衆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尙可推見其心迹也苟或程昱爲操畫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絕不據爲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劉備爲呂布所襲奔于操程昱以備有雄才勸操圖之操曰今收攬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然此猶非與操有怨者滅霸先從陶謙後助呂布爲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卽以霸爲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操定兖州翕暉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操嘆其賢并以翕暉爲郡守傳操以卑謀爲兖州別駕張邈之叛劫謀母妻去操遣謀往謀頓首無二既出又亡歸從呂布布破操生得謀衆爲之懼操曰人能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



所求也以為魯相操初舉魏種為孝廉兗州之叛操謂  
 種必不棄我及聞種走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  
 置也及種被禽操曰惟其才也釋而用之本紀此等先臣  
 後叛之人既已生擒誰肯復貸其命乃一一棄嫌錄用  
 蓋操當初起時方欲藉眾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  
 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羣雄勢位  
 已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苟或素為操  
 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為操所賞  
 拔者以厚於陳思王而殺之崔琰素為操所倚信者亦  
 以疑以之言殺之然後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  
 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矯偽以濟一時之用所謂以權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六

術相馭也至劉備一起事即為人心所嚮少時結交豪  
 傑已多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早資以財為料  
 合徒眾之用領平原相對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  
 救陶謙謙即表為豫州刺史謙病篤命以徐州與備備  
 不敢當陳登孔融俱敦勸受之後為呂布所攻投奔於  
 操操亦表為左將軍禮之甚重嗣以徐州之敗奔袁譚  
 譚將步騎迎之袁紹備至出鄴二百里來逐及紹敗  
 備奔劉表表又郊迎待以上賓之禮荆州豪傑多歸之  
 曹兵來討備奔江陵荆州人士隨之者十餘萬是時身  
 無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傾倒如此程昱謂備甚得人  
 心諸葛亮對孫權亦謂劉豫州為眾士所慕仰若水之

歸海此當時實事也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見  
 第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許獨有傳巖爰立之風關張  
 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即羈旅奔逃寄人籬下  
 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  
 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  
 矣其征吳也黃權請先以身嘗寇備不許使駐江北以  
 防魏師及猱亭敗退道路隔絕權無路可歸乃降魏有  
 司請收權妻子備曰我負權權不負我也權在魏或言  
 蜀已收其孥權亦不信君臣之相與如此至托孤於亮  
 曰嗣子可輔輔之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千載下猶見其  
 肝腸本懷豈非真性情之流露設使操得亮肯如此委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七

心相任乎亮亦豈肯為操用乎惜是時人才已為魏吳  
 二國收盡故得人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  
 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至孫氏兄弟之  
 用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孫策生擒太史慈即解其縛曰  
 子義青州名士但所托非人耳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  
 意也以張昭為長史北方士大夫書來多歸美于昭策  
 聞之曰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  
 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不在我乎此策之得士  
 也周瑜薦魯肅權即用肅繼瑜權怒甘寧粗暴呂蒙謂  
 門將難得權即厚待寧劉備之伐吳也或謂諸葛瑾已  
 遣人往蜀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

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吳蜀通和陸遜鎮西陵權刻印置遜所每與劉禪諸葛亮書常過示遜有不妥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權又不自護其非權欲遣張彌許晏浮海至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力諫不聽彌晏果為淵所殺權慚謝昭昭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猶辭疾權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乃滅火駐門良久載昭還宮深自刻責倘如袁紹不用沮授之言以至於敗則恐為所笑而殺之矣權用呂壹事敗又引咎自責使人告謝諸大將曰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盡言直諫所望于諸君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凡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八

百事要所當損益幸匡所不逮陸遜晚年為楊竺等所譖憤鬱而死權後見其子抗泣曰吾前聽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以人主而自悔其過開誠告語如此其誰不感泣使探當此早挾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見而老羞成怒矣此孫氏兄弟之用人所謂以意氣相感也

禪代

古來只有禪讓征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於周公輔成王以攝政踐阼然周公未嘗有天下也至曹魏則既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於是假禪讓為攘奪自此例一開

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倣之此外尚有司馬倫桓元之徒亦援以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溫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為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然其間亦有不同者曹操立功漢朝已加九錫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然及身猶不敢稱帝至子丕始行禪代操嘗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此可見其志非禪也又魏書曰國之建諸將皆為魏臣獨夏侯惇尚為漢臣惇上疏不敢當不臣之禮操曰臣之魏而敢用君為臣乎是操為魏王時猶與漢臣為同列也司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錫不敢受師更加黃鉞劍履上殿亦不敢受昭進位相國加九錫封十郡爵晉公亦辭至十餘次晚始受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九

晉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稱帝至其子炎始行禪代及劉裕則身為晉輔而即移晉祚自後齊梁以下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變局也丕代漢封獻帝為山陽公未嘗加害直至明帝青龍二年始薨炎代魏封帝奐為陳留王亦未嘗加害直至惠帝大安元年始薨不特此也司馬師廢齊王芳為邵陵公亦至晉泰始中始薨司馬倫廢惠帝猶號為太上皇居之於金墉城桓元廢安帝為平固王遷之於尋陽又劫至江陵亦皆未嘗加害故不久皆得返正自劉裕篡大位而即戕故君以後齊梁陳隋北齊後周亦無不皆然此又一變局也去古日遠名義不足以相維當曹魏假稱禪讓

以移國統猶做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閱後人即以此例為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做但謂此乃權臣易代之法益變本而加厲焉此固世運人心之愈趨愈險者也

按劉裕後亦有循魏晉故事高歡在東魏封渤海王都督中外諸軍事進位相國錄尚書事對力辭不受因玉璽之敗并表解都督其九錫未聽乃死後追贈者宇文泰在西魏累加至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正封安定王不受以安定公終其身是尚能守臣節者又曹操奉獻帝都許而身常正郭高歡亦奉孝靜帝都鄴而身常在晉陽與曹操相似可謂節矣

子常隨魏帝在洛宇文泰亦隨西魏諸帝在長安與司馬氏相似 今撮敘各朝禪代故事於後

按裴松之三國志註引魏略曹丕受禪時漢帝下禪詔及冊書凡三不皆拜表讓還璽綬李伏等勸進者一許芝等勸進者一司馬懿等勸進者一桓楛等勸進者一尚書令等合詞勸進者一劉廙等勸進者一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十

劉若等勸進者一輔國將軍等百二十人勸進者一博士蘇林等勸進者一劉廙等又勸進者一丕皆下令辭之最後華歆及公卿奏擲日設壇始即位此雖一切出於假偽然猶見其顧名思義不敢遽受有揖讓之遺風至司馬炎既受禪陳留王遷居於鄴以事上表炎猶下詔曰陳留王志尚謙冲每事上表非所以優崇之也自後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及元帝南渡營繕宮室尚書符下陳留王出夫荀爽奏曰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答表曰書賜物曰與豈可令出夫役以前朝殘裔而臣下猶敢為之執奏可見是時尚有真寘之意按山陽公居河內至

晉時始罷督軍除其禁制又除漢宗室禁制是遜位後魏仍有人監之也

按後漢書東海王宇王符東平王陳留王遜位後晉令山海護送至鄴琅邪王仙嘗監守鄴城是晉於陳留王亦有監制之法然皆未嘗加害也

劉裕急於禪代以讖文有昌明之後又有二王之語遂酖安帝而立恭帝未幾即令遜位有可以詔草呈帝帝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固所甘心乃出居于秣陵宮裕封帝為零陵王帝常懼禍與褚妃自煮食於牀前裕使妃兄褚淡之往視妃妃出與相見兵士即踰垣入進藥于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為人身乃以被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十

掩殺之

蕭道成以宋廢帝無道使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弒之迎順帝即位甫三年即禪代封順帝為汝陰王居丹徒宮使人衛之順帝問外有馳馬聲甚懼監者殺之而以疾告齊人賞之以邑

蕭衍以齊東昏無道舉兵入討奉和帝以號令既闕京師東昏為黃泰平等所弒衍入京迎和帝至姑熟使人假帝命以禪詔來遂即位封和帝為巴陵王初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使帝居之因沈約言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而搢殺之

陳霸先既禪代使沈恪勒兵入宮害梁敬帝恪辭曰  
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如許事霸先乃令劉師  
知入詐帝令出宮帝覺之繞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  
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  
者加及焉既而報霸先日事已了

高洋將禪代使襄城王昶等奏魏孝靜帝曰五行之  
運迭有盛衰請陛下法堯禪舜帝曰此事推地已久  
謹當遜位又曰若爾須作詔書崔劼等曰詔已作訖  
即進帝書之帝乃下御座入後宮泣別皇后以下皆  
哭帝曰今日不減漢獻帝常道鄉公遂遷於司馬子  
如宅洋行幸常以帝自隨竟遇酖而崩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七

宇文泰在西魏以孝武帝宮闈無禮使人酖之而立  
文帝文帝崩立廢帝帝因泰殺元烈有怨言泰遂廢  
之出居雍州屏舍亦以酖崩北史不載泰復立恭帝即  
位三年泰死其從子護當國使帝禪位於泰子覺覺  
封帝為宋公出居大司馬府尋崩諸書皆不載其死狀然正

楊堅因周宣帝崩鄭譯等矯詔使堅受遺輔政立靜  
帝年八歲堅即誅戮宇文氏未幾亦假靜帝禪詔奪  
其位封帝為介國公邑萬戶上書不稱表答表不稱  
詔北史謂有其文事竟不行是年二月遜位五月即  
殂周書云隋志也則亦不得其死也

唐高祖兵入長安立恭帝次年亦以恭帝詔禪位封  
恭帝為鄜國公至明年五月始殂隋書北史通鑑俱  
不言其死狀

朱溫逼唐昭宗遷洛陽使蔣元暉弑之而立哀帝帝  
封溫爵魏王以二十一軍為魏國備九錫溫怒不受  
使人告蔣元暉與何太后通遂殺元暉弑太后哀帝  
使宰相張文蔚等押傳國璽玉冊金寶儀仗法物至  
汴勒進溫遂即位封哀帝為濟陰王次年正月弑之  
魏晉禪代不同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七

長史國淵王必等先後掌丞相府事其時獻帝已三四  
十歲非如中主之可無顧慮也然一切用人行政與師  
討伐皆自鄴出令莫敢有異志司馬氏輔魏則身常在  
相府與魏帝共在洛陽無論懿專政未久即師昭兄弟  
大權已在手且齊王芳高貴鄉公髦常道鄉公奐皆幼  
年繼位似可不必戒心然師討母即儉留昭鎮洛陽及  
病篤昭始赴軍師既卒魏帝命昭統兵鎮許昌昭仍率  
兵歸洛不敢遠在許下也諸葛誕兵起昭欲遣將則恐  
其不可信而親行又恐都下有變遂奉皇太后及高貴  
鄉公同往督軍是可見其一日不敢離城社也嘗推其  
故操當漢室大壞之後起義兵誅暴亂漢之臣如袁紹

呂布劉表陶謙等能與操為敵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誅其在朝者不過如楊彪孔融等數文臣亦廢且殺其餘列侯將帥皆操所擢用雖前有董承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後有韋晃耿紀金祿欲匡漢書操而皆無兵權動輒撲滅故安坐鄴城而朝政悉自己出司馬氏則當文帝明帝國勢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竊威權其時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內有張緝蘇隸樂敦劉賢等何隙相圖外有王凌母邱儉諸葛誕等相繼起兵聲討司馬氏惟恃挾天子以肆其奸一離京輦則禍不可測故父子三人執國柄終不敢出國門一步亦時勢使然也然操起兵於漢祚垂絕之後力征經營延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古

漢祚者二十餘年然後代之司馬氏當魏室未衰乘機竊權廢一帝弑一帝而奪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語矣

九錫文

每朝禪代之前必先有九錫文總敘其人之功績進爵封國賜以殊禮亦自曹操始按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錫然其文不載也其所撰乃仿張柬領功德之奏逐件鋪張至三五千字易文體裁正相用其後晉宋齊梁北齊陳隋皆用之其文皆鋪張典麗為一時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載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操之九錫文據裴松之三國志註乃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詞也以後各朝九錫文皆倣其文為式 曹丕受禪時以父已受九錫故不復用其

一切詔詰皆衛覲作傳晉司馬昭九錫文未知何人所作其讓九錫表則阮籍之詞也劉裕九錫文亦不詳何人所作據傅亮傳謂裕征廣固以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詔皆亮所作則九錫文必是亮筆也蕭道成九錫文據王儉傳齊高為太尉以至受禪詔策皆儉所作則九錫文是儉筆也蕭衍九錫文據任昉傳梁臺建禪讓文詔多昉所作又沈約傳武帝與約謀禪代命約草其事約即出懷中詔書帝初無所改又邱遲傳梁初勸進及殊禮皆遲文則九錫文總不外此三人也陳霸先九錫文據徐陵傳陳受禪詔策皆陵所為而九錫文尤美是陵作九錫文更無疑也高洋九錫文據魏收傳則收所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古

作也他如司馬倫亦有九錫文倫既敗齊王冏疑出傳祇將罪之後檢文草非祇所為乃免祇又以陸機在中書疑九錫文禪位詔皆機所作遂收機成都王穎救之得免機而鄒湛傳謂趙王倫篡逆湛子提與機共作禪文則九錫文必是機筆也桓溫病求九錫文朝廷命袁宏為文以示王彪之彪之嘆其美而戒勿示人謝安又屢使改之遂延引時日及溫死乃止髮桓元篡位卞範之及殷仲文預撰詔策其禪位詔範之之詞也九錫文則仲文之詞也仲文傳此皆見于各史列傳者至于曹丕授孫權九錫孫權加公孫淵九錫劉曜授石勒九錫石宏授石虎九錫石世授石遵九錫符登授乞伏乾歸九

與授焦縱九錫其文與作者俱不可考然亦可見當時篡亂相仍動用殊禮僭越冒濫莫此為甚矣

漢書武帝紀諸侯貢士得人者謂之有功乃加九錫張晏註曰九錫經無明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然皆不言九錫出處據後漢書章懷註謂九錫本出於緯書禮含文嘉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按周制本有錫命之禮如詩左傳所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彤弓矢千是也緯書仿之而演為九耳

一人二史各傳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末

一人而傳於兩史如後漢之董卓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袁術呂布等當陳壽撰三國志時以諸人皆與曹操並立且事多與操相涉故必立傳於魏志而敘事始明劉焉乃劉璋之父其地則昭烈所因也欲紀昭烈必先傳璋欲傳璋必先傳焉故亦立其傳於蜀志之首及范蔚宗修後漢書則董卓等皆漢末之臣苟或雖為操畫策而心猶為漢皆不得因三國志有傳遂從刪削所以一人而兩史各有傳也此事惟晉宋二書界限最清緣沈約修宋書以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植憑之等雖與劉裕同起義而志在匡晉初非宋臣故不入宋書及唐初修晉書遂為毅等立傳自無復出之病也陶

隱居完節卒于宋代故宋書以為隱逸之首然潛以

家世晉臣不復仕宋始終為晉完人自應入晉書內故修晉書者特傳于晉隱逸之末二史遂並有傳此宋書之借而非晉書之奪也至李延壽作南北史係一手編纂則南人歸北北人歸南者自可各就其立功最多之處傳之而其先仕於某國則附見傳內不必再立一傳於某國也乃毛修之自宋流轉入魏後卒於魏則但立傳北史可矣而南史又傳之朱修之自宋入魏後又逃歸以功封南昌縣侯則但立傳南史可矣而北史又傳之以及薛安都裴叔業等莫不皆然何其漫無裁制也又裴矩在隋朝事蹟甚多且隋書矩傳內已敘其入唐仕宦之處則唐書不必再傳矣而又傳之亦贅

晉書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末

唐初修晉書以臧榮緒本為主而兼考諸家成之今據晉宋等書列傳所載諸家之為晉書者無慮數十種其作於晉時者武帝時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於晉賈謏請以泰始為斷事下尚書議張華等謂宜用正始從之武帝詔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秘書寫副後有事即依類綴緝此晉書之權輿也自後華嶠草魏晉紀傳與張載同在史官永嘉之亂晉書存者五十餘卷傳于寶著晉紀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稱良史傳謝沉著晉

晉三十餘卷沉傳暢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荀綽作晉後書十五篇東晉作晉書帝紀十志孫盛作晉陽秋詞直理正桓溫見之謂其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懼禍乃私改之而盛所著已有二本以其一寄慕容儁後孝武博求異聞又得之與中國本多不同盛傳王銍私錄晉事其子隱遂諸悉西晉舊事後與郭璞同為著作郎撰晉史時虞預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故事借隱書竊寫之庾亮資隱紙筆乃成書隱文鄙拙其文之可觀者乃其父所撰不可解者隱之詞也晉書晉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

廿二史劄記 卷七 國志 晉書 大

帝於三國之時則以蜀為正統魏武雖承漢禪而其時孫劉鼎立未能一統天下也尚為篡逆至司馬昭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晉書其晉以後所作者宋徐廣撰晉紀十六卷廣傳沈約以晉一代無全書宋泰始中蔡興宗奏約撰述凡二十年成一百十卷約傳謝靈運亦奉敕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靈運傳王韶之私撰晉安帝春秋既成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郎使續成後事訖義熙九年其序王珣貨殖王欽作亂事後珣子和貴韶之嘗懼為所害韶之傳荀伯子亦助撰晉史伯子傳張緝著晉鈔三十卷緝傳臧榮緒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共一百十卷榮緒傳劉彤集眾家晉書註于賈晉紀為四十卷劉彤傳蕭子

雲著晉書一百十卷雲傳此皆見於各傳者又唐書藝文志所載晉朝史事尚有陸機晉帝紀劉協注晉紀劉謙晉紀曹嘉晉紀鄧粲晉紀及晉陽秋檀道鸞晉春秋蕭景暢晉史草郭季產晉續紀晉錄之類當唐初修史時尚俱在必皆兼綜互訂不專據榮緒一書也

晉書二

論晉書者謂當時修史諸人皆文詠之士好採譏謬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為艷體此其所短也然當時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於文學其紀傳敘事皆爽潔老勁迥非魏宋二書可比而諸僭偽載記尤簡而不漏詳而不蕪視十六國春秋不可同日語也其列傳編訂亦

廿二史劄記 卷七 國志 晉書 九

有斟酌如陶潛已在宋書隱逸之首而潛本晉完節之臣應入晉史故仍列其傳於晉隱逸之內愍懷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寬以死而太子妃不便附入后妃傳內則入之於列女傳此皆位置得當者各傳所載表疏賦頌之類亦皆有關係如劉實傳載崇讓論見當時營鏡之風也裴頠傳載崇有論見當時談虛之習也劉毅傳載論九品之制有八損李重傳亦載論九品之害見當時選舉之弊也陸機傳載辨亡論見孫皓之所以失國也豪士傳見齊王冏之專恣也五等論見當時封建之未善也傅元傳載與學校務農功等疏固切于時政也段灼傳載申理鄧艾一疏闡機傳載申理愍懷太子一疏

以二人皆冤死也江統傳載徙戎論固預知劉石之亂  
尤有先見也皇甫謐傳載釋勸論見其安於恬退也篤  
終論見厚葬之禍也摯虞傳載思游賦見其安命也今  
尺長於古尺論見古今尺度之不同也東晉傳載元居  
釋見其淡於榮進也潘尼傳載安身論見其靜退也釋  
奠頌有關儲宮之毓德乘輿箴有關帝王之保治也潘  
岳傳載閒居賦見其跡恬靜而心躁競也郭璞傳不載  
江賦南郊賦而獨載刑獄一疏見當時刑罰之濫也左  
貴嬪傳載愁思文楊皇后誄納繼室楊后頌以左芬本  
以才著也張載傳載七命一篇亦以其文人而著其才  
也衛恒傳載書勢一篇以恒本工書且備書法之源流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手

也惟劉頌傳載其所上封事至七八千字殊覺太冗張  
華傳載鶴鶴賦殊覺無謂華有相業不必以此見長也  
元帝紀後敘其父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生帝  
而夏侯太妃傳內不載諱其醜於傳而轉著其惡於紀  
亦屬兩失苻堅載記後附王猛苻融二人以其爲堅功  
臣也苻朗不過一達士亦附一傳苻登載記後又附一  
索泮據泮傳又未嘗仕於堅與登也此二傳殊贅姚興  
載記忽敘西胡梁國兒作壽塚每將妻妾入塚譙飲升  
張牀而歌此於興有何關係而拉雜及之毛德祖爲宋  
功臣宋書已立傳唐修晉書自不必以宋臣附晉臣之  
內乃毛寶之傳後又敘德祖事甚詳蓋本毛氏家傳鈔

入之而未及刪節也隱逸中夏統一傳非正史記事體  
蓋當時人另作夏統別傳如五柳先生傳之類晉書遂  
全錄之不復增損閱史者靜觀自別之也

王導陶侃二傳褒貶失當

晉書惟王導陶侃二傳褒貶頗爲失中導爲元帝佐命  
功臣歷事三朝以宏厚鎮物固稱賢相當元帝初政時  
其從弟敦暉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其後敦  
以討刁協劉隗載若思爲名稱兵向闕導率羣從待罪  
闕下帝亦諒導之心曰導大義滅親可以吾安東時節  
假之導是其心固信於君也孔愉在帝前極言導忠賢  
有佐命之勳傳周顛亦極言導忠誠申救甚力傳是其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手

心又信於友也然當敦入石頭王師戰敗敦問導曰周  
顛載若思當登三司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  
僕耶導亦不答敦曰若不爾正應誅耳導亦無言敦遂  
誅周顛傳又王彬數敦曰兄抗旌犯順將禍及門戶敦  
大怒欲殺之導在坐勸彬謝彬竟不拜是導之於敦情  
好甚密既不阻其稱兵反欲借敦以誅除異已蓋渡江  
之初王氏兄弟布列中外其勢甚大當時有王與馬共  
天下之語帝心忌之特用劉隗刁協載若思等爲腹心  
排抑豪強疎忌王氏刁劉等勸帝出親信以鎮方隅乃  
用譙王丞爲湘州隗及若思爲都督隗協并請盡誅王  
氏傳是以不惟敦惡之即導亦惡之而是時敦亦未敢



遠有篡奪之舉觀其申雪導在一疏全以刁劉等為詞  
 付卓自襄陽將襲敦敦聞之曰甘侯慮吾危朝廷耶吾  
 但除姦凶耳傳此敦初次起兵專欲除刁劉戴數人正  
 與導意相合其後敦再起兵時病已危篤與兄舍偕行  
 導與舍書曰兄此舉謂可如往年大將軍乎往年姦人  
 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傳此直自吐衷懷  
 謂敦之誅刁劉與己意同也又敦初次起兵時兵至石  
 頭周札守石頭即開門納之以是敦兵勢盛而王師敗  
 敦後又忌札宗強而殺之敦死後札家請雪卞壺等以  
 札開門延賊不宜雪導獨曰札在石頭知隗協亂政信  
 敦匡救開門延之正以忠於社稷傳是更以敦之稱兵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三

為匡救朝廷之失可見是時導雖不欲敦移國祚而欲  
 敦誅刁劉等則其肝膈本懷夫帝即偏信刁劉疎外王  
 氏豈遂可肆其威脅乎願之論曰人主非堯舜豈能無  
 失人臣遂可舉兵正其失耶此論最為嚴正則導之幸  
 敦舉兵以除異已安得向稱純臣也且導之可議者更  
 不止於此導輔政委任羣小趙允賈宣等陶侃嘗欲起  
 兵廢之庾亮亦欲舉兵黜之亮桓景譖導導昵之陶回  
 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傳成帝每幸導第猶拜導妻曹  
 氏孔坦甚非之坦蘇峻賊黨匡術嘗欲殺孔羣或救之  
 得免後術既降與羣同在導坐導令術勸羣酒以釋前  
 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

而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傳此亦皆導之弛縱處而  
 晉書導傳論至比之管仲孔明謂管仲能相小國孔明  
 善撫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始終一心  
 稱為仲父蓋其宜矣又於劉隗刁協傳論謂其專行刻  
 薄使賢宰見疎以致物情解體是轉以激變之罪坐劉  
 刁而導無譏焉殊未為平允也至陶侃生平惟蘇峻祖  
 約之反侃以不與願命不肯勤王經温嶠等再三邀說  
 始率兵東下此是其見小不達大義之處其他則盡心  
 於國老而彌篤朝廷加以殊禮侃固辭又因病上表去  
 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云云未沒前一年已遜位  
 歸國佐吏苦留之不果及疾篤將歸以後事付右司馬  
 廿二史劄記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三

王愨期出府門就船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  
 輩侃是亦可見其超然於權勢矣本傳亦云侃季年常  
 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而傳末乃云侃嘗夢生八翼上  
 天門至第九重折翼而墜後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有  
 自侃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傳論亦謂其潛有  
 自侃之志願思折翼之祥悖矣是直謂其素有不臣之  
 心因一夢而不敢也於導則略其疵累而比之管葛於  
 侃則因其一夢而懸坐以無將之罪豈非褒貶失當乎

廿二史劄記卷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八王之亂

惠帝時八王之亂晉書彙敘在一卷通鑑紀事本末亦另為一條然頭緒繁多覽者不易了今撮敘於此武帝臨崩欲以汝南王亮可馬懿之子武帝叔父與皇后父楊駿同輔政駿匿其詔矯令亮出鎮許昌惠帝既立賈后擅權殺楊駿廢楊太后徵亮入與衛瓘同輔政亮與楚王瑋武帝第五子惠帝之弟不協瑋諂於賈后誣亮瓘有廢立之謀后乃使帝詔瑋殺亮瓘又坐瑋以矯殺亮瓘之罪即日殺瑋后益肆淫恣廢太子適惠帝長子非賈后生弑楊太后時趙王倫在京師第九子廿二史劄記卷八 晉書

素諂賈后其嬖人孫秀說以太子之廢人言公實與謀宜廢后以雪此聲倫從之秀又恐太子聰明終有疑于倫不如待后殺太子而廢后為太子報讐可以立功乃使后黨諷后后果殺太子倫遂矯詔與齊王冏齊王係之子惠帝弟率兵入宮廢后幽于金墉城尋害之倫自為相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恃勢肆橫冏內懷不平秀覺之出冏鎮許昌倫僭位以惠帝為太上皇遷于金墉于是冏及河間王容司馬懿之孫惠帝從叔時鎮長安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惠帝弟共起兵討倫倫兵敗其將王與廢倫斬秀迎惠帝復位倫等伏誅穎遂還鄴冏入京帝拜冏大司馬如宣景輔魏故事冏大權在握沉湎酒色不入朝坐召百官恣行非

法有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稱有詔使河間王容討冏容遂上表請廢冏以成都王輔政并徵長沙王又為內

主武帝第六子惠帝之弟冏遣兵襲又又徑入宮奉帝討斬冏容本以

又弱冏強冀又為冏所殺而以殺又之罪討之因廢帝

立穎已為宰相可以專政及又先殺冏其計不遂穎亦

以又在內已不得遙執朝權于是容遣將張方率兵與

穎同向京師帝又詔又為大都督拒方等連戰先勝後

敗東海王越在京可馬奉之子惠帝從叔慮事不濟與殿中將收又送

金墉又為張方所殺穎入京等還于鄴容表穎為皇太

弟位相國乘輿服御及宿衛兵皆遷于鄴朝政悉穎主

之左衛將軍陳軫不平奉帝討穎穎遣將超敗帝于

廿二史劄記卷八 晉書

蕩陰超遂以帝入于鄴平北將軍王浚起兵討穎穎戰

敗仍擁帝還洛陽時容遣張方救穎方遂挾帝及穎歸

于長安容廢穎立豫章王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弟為皇太弟東

海王越自徐州起兵迎大駕容又命穎統兵拒之河橋

戰敗越兵入關奉惠帝還洛陽穎竄于武關新野間有

詔捕之為劉輿所害容亦單騎逃太白山其故將迎入

長安有詔徵容為司徒容入京遂次為南陽王模所殺

惠帝崩懷帝即位越出討石勒而卒此八王始末也

趙王倫將篡時淮南王允武帝子惠帝弟在京師舉兵欲誅倫

為倫所殺又吳王晏武帝弟亦助淮南王允攻倫兵敗被

廢後長沙王又及成都王穎相攻時晏又為前鋒都

督此二王俱不在八王之內

晉書所記怪異

採異聞入史傳惟晉書及南北史最多而晉書中僭偽諸國爲尤甚劉聰時有星忽隕於平陽視之則肉也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數里肉旁有哭聲聰后劉氏適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等之乃在隕肉之旁哭聲乃止又豕與犬交於相國府門豕著進賢冠犬冠武冠帶綬豕犬並升御座俄而闕死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及甦言見劉淵於不周山諸王將相皆在號曰蒙珠離國淵謂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待汝父爲之三年當來汝且歸既出道過一國曰荷尼渠餘國引約入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三

宮與一皮囊曰爲我寄漢皇帝劉郎後來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俄而甦几上果有皮囊中置白玉一方題曰荷尼渠餘國王敬寄遮須夷國天王歲攝提當相見聰問之曰如此吾不懼死也至期聰果死劉曜時西明門風吹折大樹一宿而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二寸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柯條遂成大樹石虎時太武殿所畫古賢像忽變爲胡旬餘頭皆縮入肩中此數事尤可駭異而皆出於劉石之亂其實事耶抑傳聞耶劉石之凶暴本非常故有非常之變異以應之理或然也他如干寶父死其母妬以父所寵婢推入墓中後十餘年寶母已開墓

合葬而婢伏棺如生經日而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在地中亦不惡既而嫁之生子此事殊不可信然寶因此作搜神記自敘其事如此若果非真豈肯自訐其父之隱及母之妬耶則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也至晉書所載怪異尚多固不必一一爲之辨矣

東晉多幼主

晉南渡後惟元帝年四十二卽位簡文帝年五十一卽位其餘則踐阼時多幼弱明帝二十四歲成帝五歲康帝二十一歲穆帝二歲哀帝二十三歲廢帝二十一歲孝武帝十二歲安帝二十二歲至恭帝卽位年三十二而國已歸劉宋矣蓋運會方隆則享國久長生子亦早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四

故繼體多壯年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及其衰也人主旣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爲矣然東晉猶能享國八九十年則猶賴大臣輔相之力明帝成帝時有王導庾亮郗鑒等康帝穆帝時有褚裒庾冰蔡謨王彪之等孝武時有謝安謝元桓冲等主雖孱弱臣尙公忠是以國脉得以屢延一桓温出而宗社幾移迨會稽王道子昏庸當國元顯以狂愚亂政而淪胥及溺矣國家所貴有樹人之計也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後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卽

位是為懷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為康帝屬哀帝崩母弟奕立是為廢帝海西公皆陳太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為恭帝后出以後惟北齊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遞襲帝位然孝昭廢濟南王而自立武成廢樂陵王而自立非晉之依次而立也

### 愍元二帝即位

晉懷帝永嘉五年為劉曜所擄次年賈疋等已奉秦王鄴為皇太子都於長安然猶未即尊位直至永嘉七年懷帝崩問至始稱帝是為愍帝愍帝建興四年降於劉曜次年元帝稱晉王於建康亦未即尊位又明年愍帝崩問至始稱帝流離傾覆中尚有不忍其君之意可謂

### 廿二史劄記

#### 卷八

晉書

五

合乎禮之變者也

### 僭偽諸君有文學

晉載記諸僭偽之君雖非中國人亦多有文學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為君子所耻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

從崔岳質通疑滯既即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間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即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儁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氏人乃求學耶及長博學多才藝既即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登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為太子時與范勗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淳于岐等皆耆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興

### 廿二史劄記

#### 卷八

晉書

六

聽政之暇輒引龕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咏王尚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學皆嘗游集淳于岐疾興親往問疾拜於牀下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羣史曉天文赫連勃勃問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為答書默誦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為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為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

### 九品中正

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尚書選用此陳羣所建白也然

魏武時何夔疏言今草創之際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則賢不肖先分夔傳杜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故然後察舉試辟公府恕傳此又在陳羣之前蓋漢以來本以察舉孝廉為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貨緣勢利猥濫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原專歸重於鄉評以核其素行羣又密其法而差等之固論定官才之法也然行之未久夏侯元已謂中正干銓衡之權元傳而晉術確亦言魏因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時選用其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其後遂計資定品惟以居位為廿二史劄記卷八晉書七

重是可見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亂也今以各史參考鄉邑清議亦時有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遺父喪有疾令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為貶議由是沉滯累年張華申理之始舉孝廉壽傳閻又亦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壽傳下粹因弟哀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被廢壽傳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長史韓預強聘楊欣女為妻時欣有姊喪未經旬張輔為中正遂貶預以清風俗輔傳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以葬母洛陽不歸喪於蜀又被貶議由此遂廢壽傳劉頌嫁女於陳嶠嶠本劉氏子出養於姑遂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傳李含為秦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訖除喪本

州大中正以名義貶含傳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為五品含傳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前夫下壺劾之以為犯禮害義并劾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宏狗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壺傳溫嶠已為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徒長史以嶠母亡遺亂不葬乃下其品嶠傳是已入仕者尚須時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且石虎詔云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亦人倫之明鏡也先帝黃紙再定以為選舉今又閱三年主者更銓論之是魏以來尚有三年更定之例初非一經品定即終身不改易其法更未嘗不詳慎也且中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廿二史劄記卷八晉書八

司徒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謂毅既致仕不宜煩以碎務石鑒等力爭乃以毅為之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毅傳司徒王渾奏周覆理識清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褒貶允當渾傳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沉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為上品渾傳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華為延譽得居二品軌傳王濟為太原大中正訪問者論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傳華恒為州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讓傳韓康伯為中正以周繼居喪廢禮脫落各教不通其議康伯傳陳慶之子暄以落魄

嗜酒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此皆中正之秉公不

撓者也然進退人才之權寄之於下豈能日久無弊晉

武為公子時以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十二郡

中正共舉鄭默以輩之然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為四

品臺吏訪問助中正採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肯訪問

怒言於中正乃退為尚書令史十孫秀初為郡吏求品

於鄉議王衍將不許衍從兄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

有宿怨者皆誅而戎衍獲濟戎何劭初亡袁粲晉臣非

爭其子岐辭以疾祭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

詮曰岐前多罪時爾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謂

畏強易弱也何劭可見是時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為輕

廿二史劄記晉書卷八九

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訪人惟問中正據上品者非公侯

之子孫即當途之昆弟灼劉毅亦疏言高下任意榮辱

在手用心百態求者萬端毅此九品之流弊見於章疏

者真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高門華閥有世及

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然魏

晉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蓋當時執權者

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顧其門戶固不肯變法且習俗

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視為固然而無可如何也

六朝清談之習

清談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

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是

時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談浮虛不遵禮法籍嘗作大

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君子如蠱之處籍其後王衍

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

樂為稱首後進莫不競為浮誕遂成風俗籍學者以

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

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

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籍其時未嘗無斥其

非者如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世反謂之俗吏

裴頠又著崇有論以正之頠江惇亦著通道崇檢論以

矯之惇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惇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

於此壺范甯亦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甯

廿二史劄記晉書卷八十

詹謂元康以來賤經尚道永嘉之弊由此詹熊遠陳頴

各有疏論莫不大聲疾呼欲挽回頹俗而習尚已成江

河日下卒莫能變也今散見於各傳者裴遐善言元理

音詞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郭象談論一座盡服遐

玠善元言每出一語聞者無不咨嘆以為入微王澄有

高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後過江與謝鯤相見然

言論終日王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

復王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王衍

為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亦有未了每日不知此

生當見有能通之者否及遇阮修談易乃嘆服焉修王

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指同異瞻曰

將母同戎即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桓溫嘗問劉惔會稽王更進耶惔曰極進然是第三流耳溫曰第一流是誰惔曰故是我輩惔傳張憑初詣劉惔處之下座適王濛來清言有所不通憑即判之惔驚服憑傳此可見當時風尚大概也其中未嘗無好學者然所學亦正以供談資向秀好老莊之學嘗註解之讀者超然心悟郭象又從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風遂盛秀傳潘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京傳王僧虔戒子書曰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於塵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僧虔傳是當時父兄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主

宏正宏正將登講座適憲至即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安並在座適起義端憲辨論有餘到溉曰袁君正有後矣憲傳嚴植之通經學館在湖濱講說有區段次第每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植之傳鮑暉在太學有疾請紀少瑜代講少瑜善談吐辨捷如流暉傳崔靈恩自魏歸梁為博士性拙樸無文采及解析經義甚有精致舊儒咸重之靈恩傳沈峻精周官開講時羣儒劉焯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座北面受業峻傳是當時雖從事於經義亦皆口耳之學開堂升座以才辨相爭勝與晉人清談無異特所談者不同耳况梁時所談亦不專講五經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徐勉舉顧越論義越音響若鐘咸嘆美之勉傳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主

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為口舌之助五經中惟崇易理其他盡闕東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為談辨之資武帝召岑之敬升講座敕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帝親與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敬傳簡文為太子時出士林館發孝經題張譏議論往復甚見嗟賞其後周宏正在國子監發周易題譏與之論辨宏正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譏傳簡文使戚袞說朝聘儀徐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摛傳簡文嘗自升座說經張正見預講筵請决疑義正傳伏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每升座講經生徒常數十百人曼容傳袁憲與岑文豪同候周

簡文在東宮置宴元儒之士簡文傳邵陵王綸講大品經使馬樞講維摩老子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謂眾曰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於是各起辨端樞轉變無窮論者咸服樞傳則梁時五經之外仍不廢老莊且又增佛義晉人虛偽之習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風氣所趨積重難返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蓋闕陝樸厚本無此風魏周以來初未漸染陳人之遷于長安者又已衰恭不振故不禁而自消滅也

按漢時本有講經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詔諸生講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决又施讐論五經于石渠閣章帝建初四年亦詔博士議郎郎官及

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使五官中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經義紛繁各家師說互有異同故聚羣言以折衷之非以此角勝也至梁時之升座說經則但以炫博鬪辯而已

清談用塵尾

六朝人清談必用塵尾晉書王衍善元言每捉白玉柄塵尾與手同色衍孫盛與殷浩談奮塵尾盡落飯中盛宋書王僧虔戒子謂其好捉塵尾自稱談士齊書戴容著三宗論智林道人曰貧道捉塵尾三十年此一塗無人能解今始遇之容梁書盧廣發講時謝舉屣折之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廣愧服以所執塵尾贈之以况重席張孝秀談義嘗手執柈欄皮塵尾陳書後主宴宮僚所造玉柄塵尾新成曰當今堪捉此者惟張譏耳即以賜譏又幸鍾山開善寺使譏豎義時塵尾未至命取松枝代之譏此皆清談塵尾故事也亦有不談而亦用之者王浚以塵尾道石勒勒偽為不敢執懸於壁而拜之何充詣王導導以塵尾指其床曰此是君坐也王濛病篤燈下視塵尾而嘆既沒劉惔以犀塵尾納之棺中蓋初以談元用之相習成俗遂為名流雅器雖不談亦常執持耳

騶虞幡

晉制最重騶虞幡每至危險時或用以傳旨或用以止兵見之者輒懼伏而不敢動亦一朝之令甲也晉書楚王瑋率兵誅汝南王亮及宰相楊駿徹夜喧闐天明張華奏惠帝使殿中將軍持騶虞幡塵眾曰楚王瑋矯詔眾皆釋仗而走瑋遂被擒淮南王允擁兵誅趙王倫自辰至申罔不解陳准遣騶虞幡解圍允兵散被殺倫既篡王與率兵殺其黨孫秀使倫為手詔迎惠帝復位傳詔者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散走倫長沙王又發兵攻齊王冏冏遣董艾率兵拒之潛令人盜騶虞幡呼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稱齊王謀反冏戰敗被擒南渡後桓元之變會稽王道子遣司馬柔之以騶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虞幡宣告荆江二州王敦犯關甘卓在襄陽起兵將襲其後敦懼求臺以騶虞幡止之卓桓温兵東下殷浩欲以騶虞幡止其軍此皆騶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見有用之者

建業有三城

六朝時建業之地有三城中為臺城則帝居也官殿臺省皆在焉其西則石頭城嘗宿兵以衛京師王敦內犯周札守石頭城開門納敦敦遂據之以敗王師後蘇峻之反劫遷成帝于石頭峻敗帝始出盧循舟師將至朝臣欲分守諸津劉裕謂兵分則勢弱不如聚兵石頭則眾力不分乃自鎮石頭果敗賊宋末袁粲據石頭欲誅



蕭道成爲道成所殺當時諺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梁末王僧辨鎮石頭陳霸先使侯安都往襲之石頭不甚高軍士捧安都投入女垣內衆隨入遂執僧辨後徐嗣徽引北齊兵入石頭來逼臺城安都自臺城以甲士突出東西掖門敗之賊還石頭遂不敢逼臺城是也臺城之東則有東府凡宰相錄尚書事兼揚州刺史者居之實甲營數千人晉時會稽王道子居之劉裕秉政亦居此裕出征則曰留府嘗使劉穆之監府事裕討劉毅回公卿咸候於新亭而裕已潛還東府矣宋末後廢帝之弑蕭道成移鎮東府順帝紀蕭道成出鎮東府輔政後進爵齊王卞彬戲謂曰殿下今以青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五

溪爲鴻溝溪東爲齊溪西爲宋因詠詩曰誰謂宋遺趾予望之陳安成王頊輔政入居尚書省劉師知等忌之矯詔令其還東府是也可見是時二城皆爲要地宋後廢帝狂暴阮佃夫欲俟其出游閉臺城分人守東府石城以拒之會帝不出乃止齊豫章王疑守東府竟陵王子良鎮石頭而皆造私第于京師中遊讌忘返因范雲謂重地不宜虛曠疑乃還東府子良乃還石頭緣此二城拱衛京師最居要害故也其時尚有冶城當徐嗣徽等引北齊兵據石頭而市廛在南路去臺城稍遠恐爲賊所乘乃使徐度鎮冶城寺築壘以斷之此又在臺城之南

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

魏正始晉永熙以來皆大臣當國晉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協劉隗等爲私人卽召王敦之禍自後非幼君卽孱主悉聽命於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晉書謝安傳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執事之責宰相執政權在臣下遂成舊俗至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於驅策不覺倚之爲心膂南史謂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於是戴法興巢尚之等皆委任隆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六

密齊武帝亦曰學士輩但讀書耳不堪經國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此當時朝局相沿位尊望重者其任轉輕而機要多任用此輩也然地當清切手持天憲口銜詔命則人雖寒而權自重權重則勢利盡歸之如法興威行內外江夏王義恭雖錄尚書事而積相畏服猶不能與之抗阮佃夫王道隆等權侔人主其捉車人官虎賁中郎將傍馬者官員外郎茹法亮當權太尉王儉嘗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朱異權震內外歸飲私第慮日晚臺門閉令鹵簿自家列至城門門者遂不敢開此可見威勢之薰灼也法亮在中書嘗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戶內歲可辦百萬佃夫宅舍園池勝於諸王邸第

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出行遇勝流便邀與同歸一時珍羞莫不畢具凡諸火劑並皆始熟至數十種雖晉之王石不能過此可見賄賂之盈溢也蓋出身寒賤則小器易盈不知大體雖一時得其力用而招權納賄不復顧惜名檢其中亦有如法興遇廢帝無道頗能禁制然持正者少乘勢作奸者多唐寓之反說者謂始於虞玩之而成於呂文度此已見蠹國害民之大概甚至佃夫弑主而推戴明帝周石珍當侯景圍臺城輒與景相結遂為景佐命至陳末施文慶沈容卿用事自取身榮不存國計隋軍臨江猶曰此常事邊臣足以當之不復警備以致亡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害可勝道哉大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臣不能體國致人主委任下僚人主不信大臣而轉以羣小為心膂此皆江左之流弊也

按公孫瓚常言衣冠之人皆自晉商販賄兒亦同此見

相墓

古人但有望氣之法如秦始皇時望氣者謂東南有天子氣乃南巡以厭之又謂金陵有王氣乃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貴時望氣者蘇伯阿過南陽望春陵郭嘏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孫皓時臨平湖開皓以問陳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知湖之開塞陳敏反或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此古來專以望氣占吉凶未嘗有相墓之術也

相墓術相傳始於郭璞然後漢書袁安傳安覓地

墓父有三書生指一處云墓此當世為上公從之故累世隆盛晉書羊祜傳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祜乃鑿之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後祜墮馬折臂果位三公則又在璞之前即璞本傳載其卜筮靈驗之處甚多謂先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從受業公授以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亦未嘗及相墓也又璞所著書載其靈驗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費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韻一篇注爾雅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賦及所作詩賦誄頌共數十萬言亦未有所謂墓經也惟傳內稱璞墓母暨陽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果沙漲數十里又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璞為人墓墓晉明帝微服觀之問主人何以墓龍角主人曰郭璞云此墓龍耳當致天子帝曰當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後世皆以為墓術之始也而墓術之行實即由是時而盛陶侃將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謂曰前岡見有一牛眠山汗中若葬之位極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當出二千石侃尋得牛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墓其父後侃果為三公訪為刺史

晉書周光傳

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謂此非常地後果為天子齊高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宋明帝惡之遺占墓者高靈文往相之靈文先

給事齊高乃詭曰不過方伯耳私謂齊高曰貴不可言  
後果登極齊高齊高之母劉氏與夫合葬時墓工始下  
鋪有白兔跳起及墳成又止其上荀伯玉家墓有相

之者謂當出暴貴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騎常侍坐事  
誅柳世隆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往遊十往五

往常坐一處及卒正葬其地富陽入唐高之祖父皆  
以圖墓為業梁武丁黃嬪堯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

被俞三副以已地奏帝買葬之有道士謂此地不利長  
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後事發昭明以此慙懼而堯

疑卒吳明微堯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葬日  
廿二史劄記晉書卷八 五

必有乘白馬逐鹿者過此此是最小子大貴之徵明微  
後果大貴此皆見於各列傳者可見六朝時此術已

盛行如昭明傳曰不利長子明微傳曰最小子大貴則  
術家所云長房小房之說亦即起于是時矣

唐人避諱之法

唐人修諸史時避祖諱之法有三如虎字淵字或前人  
各有同之者有字則稱其字如晉書公孫淵稱公孫文

懿劉淵稱劉元海褚淵稱褚彥回石虎稱石季龍是也  
否則竟刪去其所犯之字如梁書蕭淵明蕭淵藻但稱

蕭明蕭藻陳書韓擒虎但稱韓擒是也否則以文義改  
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稱猛獸李叔虎稱李叔彪殷淵源

稱殷深源陶淵明稱陶泉明魏廣陽王淵稱廣陽王深  
是也其後諱世為代諱民為人諱治為理之類皆從文  
義改換之法

廿二史劄記 卷八 晉書 五

廿二史劄記卷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書多徐爰舊本

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勅撰宋書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細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書紀傳止于武帝功臣其諸志惟天文律歷此外悉委山謙之謙之亡詔蘇寶生續撰遂及元嘉諸臣寶生被誅又以命徐爰爰因蘇何二本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其臧質魯爽王僧達三傳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後至亡國十餘年記載並缺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等所補也

廿二史劄記

卷九

按王智深傳約多載宋明帝事武帝謂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遠惡之義于是多所刪除可見宋明帝以後紀傳皆約所撰其於爰書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元等諸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皆列于宋書約以為桓元焦縱盧循身為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郡僧施謝混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不得謂之宋臣故概從刪除是約所刪者止于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書若此之易也

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宜方為功臣之斷于是內外博議或謂宜以義熙元年為斷或謂宜以元興三年為斷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元傳宜在宋與餘如爰書是可見爰書本體例也 余向疑約修宋書凡宋齊革易之際宜為齊諱晉宋革易之際不必為宋諱乃為宋諱

者反甚于為齊諱然後知為宋諱者徐爰舊本也為齊諱者約所補輯也人但知宋書為沈約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觀宋書者當于此而推之何尚之何遜之父也乃傳反在六十六卷可見宋書時日促迫倉猝編排前後亦不服審訂

宋書書晉宋革易之際

宋書作于齊其于晉宋革易之際固可無所避諱乃宋武紀歷敘其勳高績茂以致晉恭帝自願禪位宋武尙奉表陳讓晉帝已遜於琅琊王第表不獲通乃即位封晉帝為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一用晉典斯固儼然唐虞揖讓光景絕不見有逼奪之迹紀內惟稱禪時有司欣然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到公所避將二十餘今日之事則所甘心此數語見禪位之非出于晉帝本心至零陵王之祖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則王被廢後方慮禍自與褚妃煮食于牀前宋武使其妃兄褚淡之往視妃妃出與相見兵士即踰垣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乃以被掩殺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為自古所未有則書法自應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舉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一若零陵之壽考令終宋武之恩禮兼備者又文帝為太子劾所弑尤屬千古之奇變而本紀亦只書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絕無一字及于被弑其他如前廢帝以藥酒酖死沈慶之而本紀書新除太尉沈慶之薨明帝賜劉道隆死而書新除中護軍劉道隆卒建安王休仁以酖死而書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帝又賜

巴陵王休若死而書巴陵王休若葬凡遇朝廷過舉無一不深為之諱此皆徐爰舊書也約作宋書于齊朝可無所諱爰作宋書于宋朝自不得不諱諱之于本紀而散見其事于列傳當日國史體例本如是沈約急于成書遂全抄舊文而不暇訂正耳南史于零陵王殂則書曰宋志也于文帝之崩則書元劭勸搆逆帝崩于合殿以及沈慶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書曰賜死歿死較為得實矣

宋書書宋齊革易之際

沈約在蕭齊修宋書永光以後皆其筆也故于宋齊革易之際不得不多所忌諱如後廢帝紀但歷敘帝無道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王

之處以見其必當廢殺順帝紀亦但敘蕭道成之功勳進位相國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進爵齊王增封十郡見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下云天祿永終遷位于齊帝遷居于丹陽宮齊王踐祚封帝為汝陰王建元元年殂于丹陽宮年十三謚曰順帝絕不見篡奪之迹南史齊書王敬則以兵陳殿廷帝在內閣之逃于佛蓋下太后懼自帥卷監索之黃門為使帝帝怒抽刀殺之帝既出居於丹陽宮齊兵衛之齊建元元年五月帝聞外馳馬者懼亂作監者殺王而以病計齊人德之賞之以邑其於諸臣之效忠于宋謀討蕭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如昇明元年書沈攸之舉兵反南史齊書兵不從執政又書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南史齊書袁粲石頭謀誅蕭道成不果旋見殺吳郡太守劉遐反南史齊書劉遐不從執政王宜典有罪伏誅南史齊書王宜典見殺兗州刺史黃回有罪賜死南史齊書黃回見殺臨澧侯劉晃謀反伏誅南史齊書劉晃見殺是也

其黨于道成而為之助力者轉謂之起義如張敬兒等起義兵是也作劉宋本紀而以為劉氏者曰反為蕭氏者曰義此豈可筆之于書顧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見其微露實事之處如後廢帝紀謂廢帝是無道齊王順天人之心潛圖廢立與王敬則謀之敬則結昱左右楊玉夫等二十五人乘夜弑昱玉夫以昱首付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以呈齊王王乃戎服入宮以太后令迎安成王即位是道成為弑君主謀已不待辨也沈攸之傳雖不敢載其寧為王凌死不作賈充生之語書曰下分與書金六豈不知解旨初安可保餘何為不計百廿廿日忠難誠然猶存攸之上武陵王贊一書以見其忠于宋室之志書曰下分與書金六豈不知解旨初安可保餘何為不計百廿廿日忠難誠黃回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四

傳亦載其與袁粲約欲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于朝堂會粲敗乃不果劉秉傳謂齊王輔政四海屬心秉密懷異圖與袁粲及黃回等謀作亂為齊王所誅此亦各見其盡節于宋至袁粲傳雖不敢載當時諺語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句然傳內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托不欲事二姓乃與黃回卜伯興等謀矯太后令使伯興等據宿衛兵攻齊王于朝堂事洩為齊王攻破石頭被殺則明著其送往事居不濟則以死繼之其志節為不可及也又如明帝諸子傳隨陽王翽新興王嵩皆先書元徽四年六年六歲下書齊受禪以謀反賜死元徽四年至昇明三年齊受

禪僅三閱歲則翽等僅九歲耳九歲之人豈能謀反而曰以謀反賜死則齊之戕及亡國之童稚不言可知也然則約之書宋齊間事尙不至大失實也蓋是非之公天下共之固不能以一手掩萬目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於帝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南史劉到祥在承明中同修宋書譏斥禪代事王儉密奏之上銜而不問南史劉又有詔袁粲劉秉同獎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乃心歲月彌往宜特優獎可皆爲改葬其諸子喪柩在西者亦符送還舊墓則帝亦不能掩天下之公論耳

按沈約不諱齊高帝廢弑之事非彰齊之惡乃正以見蒼梧之當廢也廢昏立明本有故事晉宋間去漢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五

未遠霍光廢昌邑之例在人耳目故少帝義符以失德爲徐美之等所弑時論亦但以廢殺爲過未嘗以廢立爲非也前廢帝子業無道明帝結阮佃夫等弑之時論亦未嘗以明帝爲非也當蒼梧無道時阮佃夫申伯宗朱幼等已有廢立之謀事洩而死齊紀齊高亦先與袁粲褚淵謀廢立袁褚不敢承而止齊紀是當時朝野內外本無一不以蒼梧爲當廢齊高之舉同協于天下之公其蒼沈攸之書亦云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修固已明目張胆自認爲理所宜然故約明書齊主順天之心與王敬則謀廢立而不諱也其後齊鬱林無道齊明帝廢而弑之

論者亦止惡其假廢立爲篡奪而未嘗以廢鬱林爲非也至東昏無道內而始安王蕭遙光起兵欲廢之張欣泰胡松等又結黨欲廢之許准又勸宰相徐孝嗣廢之外而陳顛達起兵欲廢之崔慧景又起兵欲廢之最後梁武起兵卒令殞命夫固皆以廢立爲勢所不得已也當東昏賜徐孝嗣沈昭略死時昭略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下官與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若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又梁武圍城日久張稷召王亮等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今獨夫自絕於天斯微子去殷之時也乃遣范雲等詣梁武可見當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六

時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爲理之當然約之書此正見齊高之應天順人也  
宋書本紀書法  
史記漢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封沛公稱公封漢王稱王及卽位稱帝此本虞書舊法也宋書本紀于劉裕起事卽稱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稱公封宋王後稱王登極後稱上此又仿陳壽魏志例魏志曹操初起事卽稱太祖後乃稱公稱王然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紀建安元年方敘天子封太祖爲武平侯下忽改稱公殊覺兩無所着宋書于封公後稱公封王後稱王尙爲得實矣南史則于起事時卽稱帝以後封公封王及登極

稱帝亦是一法宋書于蕭道成書法尤有窒碍者沈約在齊朝作宋書自不敢直書道成之名故于宋明帝紀已稱齊王順帝紀又稱錄公齊王太尉齊王太傅齊王其時實未嘗進爵為王也至昇平三年始進爵為齊公若蒙上文而下應書進齊王爵為齊公而文不可通乃書進太傅位相國封十郡為齊公下始云進齊公爵為齊王是稱齊王在前封齊王在後終覺文義不順南史直書蕭道成蓋易世之後無所避諱故易于下筆也

宋齊書帶敘法

宋書有帶敘法其人不立傳而其事有附見于某人傳內者即于某人傳內敘其履歷以畢之而下文仍敘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七

某人之事如劉道規傳攻徐道覆時使劉遵為將攻破道覆即帶敘道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下文又重敘道規事以完本傳是劉遵帶敘在劉道規傳內也廬陵王義真傳義真從關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宏來尋始得就路因帶敘宏鮮卑人本慕容超尚書元嘉中為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敘義真事以完本傳是段宏帶敘于義真傳內也他如何承天傳帶敘謝元也何尚之傳帶敘孟顛也謝靈運傳帶敘荀雍羊璿之何長瑜三人也皆是此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為立傳則其人又有事可傳有此帶敘法則既省多立傳又不沒其人此誠作史良法但他史于附傳者多在

本傳後方綴附傳者之履歷此則正在敘事中而忽以附傳者履歷入之此例乃宋書所獨創耳至如劉義慶傳因敘義慶好延文士鮑照等而即敘鮑照字明遠文詞瞻逸又因照文詞瞻逸而即載其河清頌一篇二千餘字并敘照懼孝武忌其才故為郡言累句以免禍而其下又重敘義慶之事以完本傳遂覺一傳中義慶事轉少鮑照事轉多此未免喧賓奪主矣照本才士何不入文苑傳而載其賦頌于本傳中今乃不立照傳而以照頌附入義慶傳成何史體也齊書亦多帶敘法如文惠太子傳因文惠誘執梁州刺史范柏年而帶敘柏年先在梁州平賊之績又帶敘襄陽有盜發緣得竹簡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八

書王僧虔以為科斗書考工記闕文也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輿服御之屬而帶敘文景父陶仁惡文景所作日終當滅門乃移家避之後文景果賜死陶仁遂不哭又如張敬兒傳因敬兒斬沈攸之使而姚道和斬攸之使遂帶敘道和本姚興之孫自稱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云云

宋書紀魏事多誤

宋書有索虜傳敘魏太武後文成帝即位之事謂太武有六子長名晃為太子次晉王被太武賜死次秦王烏奕肝與晃對掌國事為晃所譖遣鎮柁罕次燕王次吳三次楚王太武南征所由獲甚多晃私遣人擗取太武

聞之大加搜檢見懼謀行執燕詐死遣近侍召是迎喪  
至則執之單以鐵籠殺之立秦王為太子會太武死時  
使嬖人宗愛立吳王博真後宗愛博真恐為烏奕肝所  
害殺之而自立燕王曰博真非正嫡當立是子濬耳乃  
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即文成帝也按魏書太子是極  
有令德正平元年薨謚景穆次秦王翰改封東平王即  
朱書所謂烏奕肝也次燕王譚改封臨淮王次楚王建  
改封廣陽王次吳王余改封南安王正平二年太武為  
中常侍宗愛所弑宗愛又矯皇太后令賜秦王翰死迎  
南安王余立之已而余為宗愛所害大臣長孫渴侯陸  
麗等迎立皇孫濬是為文成帝據此則太子是疾薨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九

非太武賜死也吳王為宗愛所擅立非太武遺命也繼  
又為宗愛所害非燕王殺之也宋書所云蓋南北分裂  
徒以傳聞為記載故有此誤耳又如宋書柳元景傳元  
景有從弟光世留仕于魏司徒崔浩其姊夫也拓跋燕  
南寇時浩密有異志光世邀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  
被誅河東大姓連坐者甚眾光世南奔得免按魏書崔  
浩之誅以修國史刊石于路衢為眾所嫉事上聞故至  
族誅并連及柳氏盧氏等族是浩之死以國史初非別  
有異圖也宋書所云蓋光世南奔時託之詞後遂筆  
之于記載耳自當以魏書為正北史敘太子是秦王翰  
及南安王余事俱據魏書南史柳元景傳亦但云從弟

光世留鄉里仕魏為河北太守與崔浩親浩被誅光世  
南奔而不言浩有異圖被禍固以宋書所記不足憑也  
宋書南史俱無沈田子沈林子傳  
宋武開國武將功臣以檀道濟檀韶檀祗王鎮惡朱齡  
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為最田子從武帝克京口平  
京邑滅慕容超盧循內逼田子與孫季高從海道襲廣  
州傾其巢穴循無所歸遂被誅戮武帝北伐田子先入  
武關據青泥姚泓率大眾來禦田子大破之遂平長安  
武帝宴諸將于文昌殿舉酒屬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  
功也後旋師留田子及王鎮惡傅宏之王修等輔桂陽  
公義真鎮長安會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鎮惡出師禦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十

之或言鎮惡本北人欲盡殺南人自據關中田子乃矯  
武帝命誅之而自歸于義真為長史王修所殺是其身  
雖死而勇烈固在諸將之右也林子從武帝滅慕容超  
而盧循奄至京邑林子與徐赤特斷拒查浦赤特輕戰  
而敗林子收敗卒再破之徐道覆又至林子復斷塘  
而關會朱齡石至與林子并力賊乃散去武帝每征討  
林子皆推鋒居前至夜輒召還宿衛武帝北伐林子為  
先鋒殺董神虎于襄邑襲薛昂于解縣與道濟等攻蒲  
坂林子以蒲坂城池堅深非可猝下潼關天險而王鎮  
惡孤軍無援若使姚紹先據之則難圖乃亟赴潼關而  
姚紹已舉關中之眾來設長圍諸將疑沮議欲渡河避



其鋒林子力爭不可率麾下犯其西北紹眾稍却林子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遂進屠定城殺姚鸞屯河上走姚瓚紹又遣姚伯子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使林子累戰大破之于是糧運無阻遂平長安擒姚泓是克關中之功林子又其最也沈約撰宋書所以不入列傳者以此二人功績詳載于自序中以顯其家世勳伐故功臣傳缺之李延壽作南史既非如沈約另有自序載其功績則自應將此二人作傳與道濟齡石等同入列傳中乃竟遺之而仍附於沈約傳內可見延壽作史但就正史所有者刪節之離合之不復另加訂正也

齊書舊本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十一

齊書亦有所本建元二年即詔檀超與江淹掌史職超等表上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日蝕舊載五行應改入天文志帝女應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議以為食貨乃國家本務至朝會前史不書乃伯喈一家之意宜立食貨省朝會日月應仍隸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絕行當載列女傳若止於常美不立傳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是禮此齊時修國史體例也又有豫章熊襄著齊興沈約亦著齊紀二十卷江淹撰齊史十志吳均撰齊

春秋俱見各本傳今按蕭子顯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七志而食貨刑法藝文仍缺列傳內亦無帝女及列女其節義可傳者總入于孝義傳改處士為高逸又另立倖臣傳其體例與超淹及儉所議皆小有不同蓋本超淹之舊而小變之超傳內謂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猶未備也此正見子顯之修齊書不全襲前人也

齊書缺一卷

梁書蕭子顯傳謂所著齊書六十卷今齊書只有五十九卷蓋子顯欲仿沈約作自序一卷附於後未及成或成而未列入即按南史子顯傳載其自序二百餘字豈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十一

即其附齊書後之作而延壽撮其略入于本傳者耶

齊書書法用意處

蕭子顯本齊高帝之孫豫章王嶷之子故高帝本紀於帝使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弑宋蒼梧王之事不書但云玉夫弑帝以首與敬則呈送高帝此為尊者諱也其於受禪於宋順帝之處亦仿宋書例載九錫文禪位詔絕不見篡奪之迹然於順帝遜位時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則亦微露禪受事皆高帝為之而宋帝不知也薛林王無道為蕭鸞即廢殺固無所隱諱於海陵王紀則書宣城王即輔政帝起居皆咨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大官答以無錄公命竟不與見明帝

之目無幼主久視爲机上肉也七月廢帝十一月即稱  
海陵王有疾數遣御醫占視乃殞之本紀直書其事尤  
深著明帝悖逆之罪也明帝殺高武子孫幾盡子顯本  
高帝孫幸而不死於明帝有隱痛焉故不復爲之諱也  
子顯修書在梁武時其敘鬱林失德之處不過六七百  
字敘東昏無道之處則二千餘字甚東昏之惡正以見  
梁武之兵以義舉此又作史之微意也褚淵傳先敘其  
在宋時宋明帝在藩與淵素善及即位深相委寄臨崩  
馳召淵付以後事而下卽敘其見蕭道成識爲非常人  
蒼梧無道道成與淵及袁粲謀廢立粲不肯淵獨贊成  
之順帝時沈攸之事起袁粲有異圖淵謂道成曰西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易弭公當先備其內耳道成遂殺粲傳末又敘其子賁  
恨淵失節於宋遂終身不仕於齊以封爵讓其弟綦通  
篇於淵之失節處不置一議而其負恩喪節自見又如  
王晏傳先敘其在宋時傾心於齊高常參密議至齊武  
帝更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以下皆  
降意接之武帝臨崩遺詔以尙書事付晏令久於其職  
及鬱林無道明帝輔政謀廢立晏卽響應推奉明帝卽  
位晏自以爲有佐命功又如蕭詠傳先敘其在武帝時  
帝倚以心膂密事皆使參掌臨崩猶救詠在左右宿直  
鬱林卽位更深委信詠每出宿帝通夕不寐詠入乃安  
明帝輔政或不得進說則托詠入內言之其親信如此

而詠已潛附明帝廢立之際鬱林猶手書呼詠而不知  
詠已爲明帝領兵作先驅也又蕭坦之傳先敘其在鬱  
林時親信不離左右得入內見皇后其見信如此乃改  
附明帝謀廢立蕭詠尙遲疑未敢舉事坦之曰廢天子  
何等大事今曹道剛等已有猜疑明日若不就事弟有  
百歲老母豈能坐受禍敗正應作別計耳詠違遠明日  
遂廢帝坦之力也此數傳皆同一用意不着一議而其  
人品自見亦良史也古未有子孫爲祖父作正史者獨  
子顯爲祖作本紀爲父豫章王作傳故於豫章傳鋪張  
至九千餘字雖過於繁冗然亦不失爲顯揚之孝思也  
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則應入高帝諸子傳內與臨川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王映等同卷乃以臨川等爲高祖十二王編在三十五  
卷而豫章則另爲一卷編在二十二卷與文惠太子相  
次以見豫章之不同諸子此則苟欲尊其父而於義無  
當也又宗室傳衡陽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高帝兄也  
自應編在高武諸子之前乃高帝子在三十五卷武帝  
子在四十卷而道度等反在四十五卷此亦編次之失  
檢也至蕭寶寅避梁武之難逃入魏封齊王此豈得沒  
其實且和帝紀既稱寶寅入魏矣而寶寅傳則云中興  
二年謀反誅南史云謀反奔魏豈子顯修史時寶寅在魏尙無音  
耗而以誅字了此局耶後古開本如是或係傳刻之誤當別求他本校對至魏虜傳謂  
魏太子晃以謀殺太武遂見殺此蓋仍未書之誤又謂

魏文明太后馮氏本江都人太武南侵掠得之潘以為妾按馮后係長樂信都人父西域郡公明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誅后没入宮以選為后初非江都人也又云其先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北俗以母名為姓故拓跋實李陵之後然甚諱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後者輒見殺按魏齊周諸書皆無此說則亦皆傳聞之訛也

齊書類敘法最善

齊書比宋書較為簡淨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過為鋪張此另有他意他如劉善明傳所陳十一事皆彙括其語載之張欣泰傳所陳二十事只載其一條若宋書則必全載矣孝義傳用類敘法尤為得法蓋人各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五

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立傳則竟遺之故每一傳輒類敘數人如褚澄傳敘其精于醫而因敘徐嗣醫術更精于澄韓靈敏傳敘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雋之妻黃氏倪翼之母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惟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與蕭道成絕交書及蕭道成答書共三千餘字與敬兒開涉者不過攸之反間敬兒敬兒不從數語耳而觀縷至此未免喧客奪主又柳世隆傳討沈攸之時有尙書符檄一篇按宋書沈攸之傳亦有尙書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按類敘之法本起於班固漢書如鮑宣傳後歷敘當時清名之士紀遠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蔣詡栗

融禽慶蘇章曹竟等貨殖傳後類敘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政樊小翁等其後范蔚宗後漢書董卓傳敘李催郭汜張繡等公孫瓚傳敘關柔鮮于輔等陳壽三國志王粲傳後敘一時文人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嵇康等衛覲傳後敘潘勗王象等到初傳後敘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華等此本古法也齊書之後梁書亦有此類敘法如滕曇恭傳因曇恭之孝而并及於徐普濟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濟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敘何遜工詩而因及會稽虞壽孔翁歸江避等俱能詩皆此法也以後惟明史用之最多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六

梁書悉據國史立傳

梁書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續成之今細閱全書知察又本之梁之國史也各列傳必先敘其歷官而後載其事實末又載歸終之詔此國史體例也有美必書有惡必為之諱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貴嬪薨武帝葬貴嬪地不利于長子昭明聽墓工言埋蠟鵝等物以厭之後事發昭明以憂懼而死事見南史及通鑑而本傳不載隋川王宏統軍北伐畏魏兵不敢進軍政不和遂大潰棄甲投戈填滿山谷喪失十之八九此為梁朝第一敗衄之事見南史及通鑑而本傳但云征役久有詔班師遂退還絕無一字及潰敗之迹他如郝皇后之妬徐妃之失德永興公

主之淫逆一切不載可見國史本諱而不書察遂仍其舊也其尤顯然可據者簡文諸子大器大心大障大連大春大雅大莊大鈞大威大球大昕大摯外尚有大欵大成大封大訓大圖而俱無傳元帝諸子方矩方等方諸外尚有方略亦無傳梁書謂其餘諸子本書不載故缺之所謂本書者即梁朝國史也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歡河東王譽岳陽王晉武昌王譽義陽王鑒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繼統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書歡等皆無傳惟譽有傳而與武陵王紀同卷此必元帝時國史紀與譽皆稱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內也豫章王歡有子棟為侯景所立建號改元未幾禪位于景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七

景敗元帝使人殺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梁書無傳貞陽侯明陷於齊齊人立之入主梁祀為陳霸先所廢齊人徵還死於途追諡曰閔皇帝又方等有子莊敬帝時為質于齊陳霸先將篡王琳請于齊以莊為帝即位於鄂州後兵敗仍入齊封梁王此亦皆梁未餘裔之當傳者而梁書亦無傳王琳當梁陳革命之後猶盡心蕭氏崎嶇百戰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所必當傳者而梁書亦無之蓋當敬帝時王室多故不暇立史館入陳以後又莫有記之者故無國史可據而梁書亦遂不為立傳尤可見梁書悉本國史國史所有則傳之所無則缺之也南史增十數傳其有功于梁書多矣

又蕭敏有子京在東魏制

段高淫附其事於欽傳後梁書欽傳絕無一字南史欽傳亦不附見何也

梁書編傳失檢處

古未有創業之君其母編入皇后傳者自沈約宋書始梁書亦因之武帝即位追尊其父順之為文皇帝母張氏為獻皇后於是皇后傳內首列張后然順之官職事蹟已敘入武帝紀未嘗另作紀傳則張后生武帝有萱蒲花之祥亦即敘于武帝紀可矣乃特立一傳於諸后之首是妻有傳而夫無傳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應立為宗室傳如宋書之長沙王道憐臨川王道規是也梁書乃變其例編為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按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稱非及身為帝者而以其子係之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六

已屬位置失宜既係之于太祖矣則長沙王懿太祖長子也自應敘在太祖諸子之首其餘衡陽王暢永陽王敷桂陽王融亦應以次敘入總為太祖九王乃以其沒于齊朝遂不為立傳而轉附見於其子嗣王傳內其意以臨川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偉鄱陽王恢始興王憺皆武帝登極後身受王封故列為太祖五王懿暢敷融則身後追封者故但傳其嗣子以別於生封之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則係之於父四人則係之於子強為區別究屬無謂既不立宗室傳矣而吳平侯景武帝從弟也不便附于太祖諸子內又別無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蕭景傳一似同姓不宗者

此蓋皆國史舊編之次第國史本武帝時所修以諸王皆武帝親兄弟若列作宗室傳轉似推而遠之故修史者創為此例而不知轉多窒碍也姚察修梁書則已時代革易自應改正乃亦仍原書體例何也南史盡入之宗室傳較得矣

梁書以蕭穎胄附於其弟穎達傳內此却位置得宜蓋穎胄與梁武同起兵未及平建鄴先卒既非梁臣不便入功臣傳內而遠族又不便入宗室傳齊書蕭赤斧傳後雖附見之然梁書終不可缺也附穎達傳極當南史則亦附於赤斧傳內作齊宗室

梁書多載飾終之詔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九

梁書諸王及功臣列傳必載其沒後加恩飾終之詔蓋本國史體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應刪除以省繁複乃王茂傳詔曰旌德紀功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詔呂僧珍傳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南平王偉傳詔曰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遠列代通規孔休源傳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袁德嗣庸先王令典篇篇如此殊可嘔噓其後作史者亦且知其蕪冗至蔡道恭范雲馮道根昌義之周捨等傳則去此冒語但存詔中述其生平功績之處斯較為得之矣

梁書有止足傳無方伎傳

梁書有不必立傳而立者又有應立傳而不立者處士

之外另立知足一門其序謂魚豢魏略有知足傳謝靈運晉書有知足傳宋書亦有知足傳今沈約書無此門蓋梁書亦存此門然所謂知足者不過官成身退稍異乎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耳傳中如顧憲之政績自可入良吏傳其餘陶季直蕭肅素章傳之不勝傳也至如方伎一門累代所不廢梁時沙門釋寶誌精于佛學能知未來其識記往往流傳後世即其散見于各傳者如南史梁武紀天監中寶誌有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捨紀之帝年三十八尅建鄴八十三向泰寺災四月十四日火起之日也其言皆驗王僧辨傳天監中寶誌有識云太歲龍將無理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九

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人謂蕭氏當滅李氏當興遂有李洪雅起兵湘州後為僧辨所敗徐陵傳陵數歲家人攜以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此見南史者也即以梁書而論何敬容傳寶誌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為相恐何姓者當為其禍遂抑沒宗族無仕進者後為河東王譽發其請囑私書達及于敗此何敗何之驗也劉歊傳寶誌遇歊于典皇寺驚曰隱居學道精淨登佛如此三說此又見于梁書者也則其生平必尚多可紀述且王筠傳筠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是不惟為時人所敬信并人主亦崇奉之此豈得無傳乃梁書無方

伎一門遂少此傳南史附傳於陶宏景之後可補梁書之缺矣

古文自姚察始

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鍾鍾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卽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爲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叔傳敘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敘鍾離之戰康絢傳敘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淨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于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爲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後古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主

也哉

陳書多避諱

陳書於武帝之進公爵封十郡加九錫進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禪位遜於別宮陳武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陰王薨喪葬如禮一一特書絕不見有逼奪之跡此固仿照前史格式當時國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變其體也第本紀所諱者恃有列傳散見其事乃衡陽王昌本武帝子陷於周未同武帝崩從子文帝卽位而昌始歸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昌本紀既但書衡陽王昌薨而昌傳

亦但書濟江中流船壞以溺薨卽侯安都傳亦但云昌

濟漢而薨南史昌傳則謂濟江於中流崩之使以溺音初不見有被害之迹也始與

王伯茂乃廢帝伯宗之弟與伯宗同居宮中伯宗爲宣

帝所廢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盜殞之于途陳書伯茂傳

但謂路遇盜殞于車中亦隱約其詞不見被害之迹也

不特此也到師知爲陳武害梁敬帝入宮誘帝出帝覺

之遠牀而走曰師知賣我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

此則師知弑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爲之諱乃陳

書師知傳絕無一字及之但敘其議大行靈前俠御不

宜吉服一疏并載沈文阿徐陵謝岐蔡景歷劉德藻等

各議共三千餘字敷演成篇以見師知議禮之獨精此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宋齊梁陳書

主

豈非曲爲翹護耶又如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亂遁回鄉里流寓晉安陳寶應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書侍郎寶應西不遣後陳武代梁寶應有異志寄懼禍及不受其官嘗居東山着居士服此不過知幾能遠害耳其于陳武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若以報韓爲心正應佐寶應拒陳武乃反爲書勸寶應臣于陳武書中并稱陳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論試思彪本漢臣故宜歸心于漢寄非陳臣何必預附于陳當其不仕寶應尙不失爲潔身遠害及其推戴陳武適形其望風迎合而已而陳書專以此爲寄立傳且詳載其書千餘字欲以見其卓識高品亦思寄之于陳武有何分誼而汲汲推

奉耶蓋姚察父子本與劉師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陳入隋又與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贈物而為之立佳傳也南史于師知傳明書其事洵為直筆而寄傳亦全載其勅寶應之書又無識甚矣

蕭子顯姚思廉皆為父作傳入正史

司馬遷班固沈約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嘗另立父傳列於正史也惟蕭子顯作齊書為其父豫章王嶷立傳姚思廉修陳書為其父吏部尚書察立傳凡生平行事及朝廷之優禮名流之褒獎無一不纖屑敘入故疑傳至七千餘字察傳亦至三千餘字為人子者得藉國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或疑疑傳蓋載其廿二史劄記卷九宋齊梁陳書

善

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而子顯不載當是子顯親為父作傳故隱己之名至察傳并載思廉在陳為法曹參軍入隋為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然傳末云察所撰梁陳二史未畢功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爾以來稍有撰續云云而不言思廉卒於何時可見察傳實思廉自作况察之父僧坦以醫術著于梁代官太醫丞所得賞賜皆給察遊學事見南史而陳書察傳但云察父上開府僧坦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賞賜皆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而不言以醫術得幸并不言官太醫丞蓋思廉耻以方伎輕其家世故諱之也則察傳係思廉自作無疑也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南北八朝史宋書成於齊齊書成於梁魏書成於北齊其餘各史皆唐初修成然雖成於唐初而天下實未嘗行也觀蘇洵等進陳書云陳書與宋書魏齊梁等書傳之者少秘書所藏亦多脫誤嘉祐六年始詔校讐因臣等言恐館閣所藏不足以定請詔京師及天下藏書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始稍稍集因得藉以參校又劉攽等校北齊書云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取魏孝靜帝紀其與侯景書則載梁書侯景傳內此外序列尤無倫次蓋原書已散佚後人雜取北史及高氏小議等書以補之者是宋時并已失其原本雖購之天下亦終無由訂正也可見各正史在有唐一代並未行世蓋卷帙繁多唐時尙未有鑲板之法必須抄錄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備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簡抄寫易成故天下多有其書世人所見八朝事跡惟恃此耳若無鑲板之法各正史蓋已一部不存矣

廿二史劄記卷九宋齊梁陳書

善

廿二史劄記卷十

陽湖 趙翼 雲崧

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

宋書武帝本紀所載晉帝進爵禪位詔策無慮十餘篇南史只存九錫一策登極告天一策其餘皆刪此蓋仿陳壽魏志舊式也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賜曹操魏公爵封十郡加九錫既有策文二十年進操爵為王裴註中有獻帝詔二道及禪位曹丕時袁宏漢紀有詔一道裴註中又有手詔三道而壽志一概不載僅存九錫策一道禪位策一道南史刪節宋書亦只存九錫禪位二策固知仿壽志例也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

傳一人而其子孫皆附傳內此史記世家例也至列傳則各因其人之可傳而傳之自不必及其後裔間有父子祖孫各可傳者則牽連書之如前漢書之于楚元王子孫周勃子李廣張湯孫安世孫延壽孫金日磾孫疏廣孫蕭望之後漢書之于來歙孫鄧禹子訓子冠恂三國志之于袁紹子孫公孫度孫曹真子爽荀彧子棟孫鍾繇子王朗子孫杜畿子胡質子諸葛亮子張昭子步騭子呂範朱桓子孫陸遜子陸凱子代不過十餘人然後漢書班

彪與固為一傳班超與勇又為一傳一家父子尚各為傳三國志諸葛瑾與諸葛恪父子也而亦各為傳其以子孫附祖父傳之例沈約宋書已開其端然如蕭思話蕭惠開徐美之徐湛之謝宏微謝莊王宏王僧達范泰范奕王曇首王僧綽顏延之顏峻皆父子也檀道濟檀韶檀祗謝晦謝瞻皆兄弟也猶皆各自為傳則以其事當各見故不牽混使閱者一覽瞭如也若一人立傳而其子孫兄弟宗族不論有官無官有事無事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譜則自魏收始收謂中原喪亂譜牒遺逸是以具書支派然當時楊愔陸操等已謂其過于繁碎乃南北史仿之而更有甚者魏書一傳數十人尚只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二

是元魏一朝之人南北史則非其子孫之仕于列朝者俱附此一人之後遂使一傳之中南朝則有仕于宋者又有仕于齊梁及陳者北朝則有仕于魏者又有仕于齊周隋者每聞一傳即當檢閱數朝之事轉覺眉目不清且史雖分南北而南北又分各朝今既以子孫附祖父則魏史內又有齊周隋之人成何魏史乎宋史內又有齊梁陳之人成何宋史乎又如褚淵王儉為蕭齊開國文臣之首而漏附於宋代褚裕之傳內儉附於宋代王曇首傳內遂覺蕭齊少此二人劉宋又多此二人此究是作史者之弄巧成拙其後宋子京修唐書反奉以為成例而踵行之其意以為簡括而不知究非史法也



按南北史仿魏書子孫附傳之例亦稍有不同魏書  
凡是某人之子孫盡附于其傳後如朱端子孟允及  
弟珍珍弟騰騰弟慶賓慶賓子清皆但有官位毫無  
事蹟北史則刪之較為簡淨新唐書仿之又更有別  
擇必其子孫有事可傳者附之否則削而不書倘不  
不至魏書北史之代人作家譜也

南史刪宋書最多

南北史大概就各朝正史量為刪減魏書宋書所刪較  
多然魏書尚不過刪十之二三宋書則刪十之五六蓋  
宋書本過于繁冗凡詔誥符檄章表悉載全文一字不  
遺故不覺卷帙之多也今就紀傳所載略摘于左本紀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三

劉裕誅桓元後晉帝還都進裕都督一詔一策裕論起  
義諸人一疏討司馬休之一表桓元餘黨盡平晉帝褒  
策一道裕討劉毅符下荆州一檄又請以僑人歸土斷  
一疏討司馬休之之自訴一表裕招韓延之一書延  
之荅裕一書平洛陽後進裕位相國封十郡加九錫一  
詔一策裕西伐過張良墓祭文一道克長安後晉帝進  
裕爵為王加封十郡一詔裕受宋公九錫之命下令國  
中赦文一道晉帝禪位一詔一策一聖書羣臣勸裕不  
許太史令駱達陳符瑞一表即位告天一策御太極殿  
一詔特存王導謝安等祀一詔追論戰亡將士一詔遣  
使巡方一詔增百官俸一詔改舊制從寬一詔優復彭

沛三郡一詔赦罪人一詔置晉帝守陵戶一詔禁淫祠  
一詔興學校一詔悉載全文不減一字南史惟載韓延  
之荅裕一書以見休之被伐之枉及九錫文一禪位策  
一登極後告天策一以見革易之典故而其他概從刪  
削太史令所奏祥瑞宋書但括之云數十條南史以宋書不載反傳載之此亦好異之過至宋書列傳如王宏傳  
載其辭爵一表因早求遜位一表成粲與宏論彭城王  
不宜在外一書宏自請彭城王入輔一疏答詔一道宏  
又請以相府事力全歸彭城王一疏答詔一道其同伍  
犯法不罪士人應罪奴僕一事載宏創議一疏江奧一  
議孔默之一議王淮之一議謝元一議何尚之一議又

宏折衷一議宏為宋名相其請彭城王入輔一事足見其遜讓至徐羨  
之傳載其歸政三表文帝誅羨之等一詔傅亮傳載其  
演慎一篇謝晦傳載其起兵訴冤一疏尚書符其罪狀  
一道晦檄京邑一道再訴冤一表被擒在道作悲人道  
一篇王徽傳載其與江敦辭官一書二千餘字與王僧  
綽一書二千餘字答何偃一書二千餘字吊弟僧謙文  
一篇二千餘字鄭鮮之傳載其議滕恬父喪不返仕宦  
如故一書三千餘字彈劾劉毅一疏一千餘字諫北伐一  
表一千餘字何承天傳載其諫北伐一表五千餘字何  
尚之傳載其鑄錢一議及沈演之一議又袁淑止其致  
仕後再出一書謝靈運傳載其撰征賦一篇一萬餘字  
山居賦一篇數萬字勸伐河北一疏二千字顏延之傳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四

載其庭誥一篇四千餘字袁豹傳載其討蜀一檄沈攸之傳載蕭道成罪狀攸之一檄王僧達傳載其求守徐州一疏一千餘字請解職一疏二千餘字孔靈符傳徒民一事載江夏王一議湘東王一議沈懷文一議王元謨一議王昇之一議顏竣傳鑄錢一事先載徐爰一議沈慶之一議江夏王一議方載竣二議又庾徽之劾竣一表顧覲之傳載其定命論三千餘字周朗傳載其答羊希書二千餘字上言時政書三千餘字吳喜傳載明帝數喜罪一書三千餘字建平王宏傳載劉璉爲宏訴冤一書二千餘字且不特此也邵琰傳雖無書疏而專敘濃湖緒圻之戰至一二萬字竟似演義小說又如記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五

功冊籍宜乎卷帙之多也南史于此等處一概刪削有關係者則槩括數語存之可謂簡淨得史裁之正矣宜乎宋子京謂其刊落釀詞過于舊書遠甚也

南史過求簡淨之失

南史有過求簡淨而失之者王鎮惡傳武帝謀討劉毅鎮惡以百舸前驅揚聲劉兖州上毅以爲信然不知見襲云云所謂劉兖州者何人耶是時毅有疾求遣其從弟兖州刺史劉藩爲副故武帝僞許之而鎮惡假其號以襲之也宋書所載甚明南史不先敘明遂覺兖州句突無來歷此猶不過文字之小疵也謝晦傳宋書載其被討時自訴表云若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

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尙有童稚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沂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鑿駕血心若斯易爲可鑒祇以王宏王曇首等在陛下左右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此亂階此最爲當日實情南史雖摘敘數語而未能明其本志之無他此則但求簡淨而未免太略而沒其真也當徐羨之傳亮謝晦受武帝顧命立少帝義符而義符失德羨之等謀欲廢立而廬陵王義真以次當立又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奏廢義真然後廢帝而迎文帝入嗣其于謀國非不忠也文帝卽位之次年羨之等卽上表歸政則亦非真欲久于其權而別有異圖者其曰徐傳執權于內檀謝分鎮于外可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六

以日久不敗此亦王華王曇首等之誣詞而未必晦等之始念也祇以華曇首等係文帝從龍之臣急于柄用而徐傳謝等受遺先帝久任事權不除去之無由代其處是以百方媒孽勸帝以次剪除然後已可得志觀于王華傳謂華見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于帝此可知三人之死不死于文帝而死于華及曇首等明矣宋書于亮傳載其演慎一篇見其小心畏禍晦傳載其自訴二表見其本志爲國此正作史者用意所在而南史盡刪之未免徒求文字之淨而沒其情事之實矣惟羨之等廢少帝而又弑之并殺義真此則威權太恣殺人兩兄而北面事之豈有不敗者毋怪華曇首等之得逞其構

陷也霍光不學無術僅廢昌邑王使之歸國美之等不學無術乃更甚于霍光當時范泰已預燭其必敗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托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則雖無華等之傾陷亦豈有自全之理乎

南史誤處

南史宋後廢帝紀謂孝武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今按宋書前廢帝明帝後廢帝三本紀及孝武諸子傳孝武子新安王子鸞南海王子師則前廢帝子業所殺也明帝所殺者前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晉安王子助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安王子孟南平王子彥廢帝王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七

子與松滋侯子房東平王子嗣又子趨子期子悅皆未封而為明帝所殺其餘晉陵王子雲淮陽王子霄及未封之子深子鳳子元子衡子况子文子雍皆早夭是孝武諸子為前廢帝殺者二明帝所殺者十六殤者九南史孝武子傳內又有齊敬王子羽亦二歲而亡是孝武諸子除前廢帝及明帝所殺共十八人外餘十八皆夭死並無為後廢帝所殺者後廢帝紀內但有桂陽王休範建平王景素舉兵被殺之事而非孝武子也然則南史所云明帝殺十六餘皆後廢帝所殺者實繆悠之詞即以南史各紀傳核對亦無後廢帝殺孝武子之事此李延壽之誤也又檀韶傳謂韶卒子臻嗣位員外郎按

宋書韶傳韶卒子緒嗣臻則檀祗之子也在祗傳內今以臻為韶子亦誤

南史增齊書處

南史於宋書大概刪十之三四以宋書所載章表符檄本多蕪詞也于齊不惟不刪且大增補今以兩書相校惟豫章王疑及竟陵王子良二傳多所刪削其他則各有所增姑摘錄于左

王儉傳增齊高帝為相儉請問于帝曰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又言公若小復推遷恐人情易變七尺不能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即日當令諸公知之帝曰我當自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八

往乃造淵欵言移晷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投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帝還告儉儉曰稽是未達事理乃即令虞整作詔及高帝為太尉以至受禪詔策皆出於儉此正見儉傾心于齊高為佐命功臣之處 更定衣服之制引漢書及魏都賦為藩國侍臣服貂之証又引晉典勸進表定百僚致敬齊公之禮引春秋曹世子來朝定齊國世子之禮及受禪改元應特舉郊祭之禮立春在上辛後仍應南郊之禮皆援據有典此正見儉深于禮學為開國文臣之首

褚淵傳增幼時父湛之有所愛牛墮井湛之躬率左右救之淵勿顧也湛之歿有兩府寶物在淵生母郭氏處

孀母吳氏求之郭不與淵再三請乃從之山陰公主見淵貌美請于廢帝召以自侍備見通迨淵終不移志時淮北已屬魏江南無鰥魚一枚直數千錢或有餉三十枚者門生請賣之可得十萬錢淵悉以與親游傲之少日而盡 後廢帝時袁粲知淵私于齊高謂淵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為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腹內然竟不能貞固齊高功業日重王儉議加九錫齊高恐淵不同任退曰淵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退力能制之果無違異

張敬兒傳 敬兒貧時嘗為襄陽城東吳泰家擔水通其婢事發逃空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建鵲尾軍功收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九

籍吳氏家財數千萬并取所通婢為妾

王敬則傳 增 生時母為女巫謂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鳴鼓角幸矣及長與既陽縣吏關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應作司徒公矣又嘗至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後將被收乃逃歸後果得既陽令昔日吏逃亡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汝何時作司徒公耶 禪位時宋順帝逃入宮內敬則將輿入宮啟警令出順帝謂敬則曰欲見殺乎荅曰出居別宮耳官昔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曰惟願生生世世不復與帝王作因緣宮內盡哭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戲儉曰今日

可謂合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或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小吏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

柳世隆傳 增 世隆初起兵應明帝為孔道存所敗逃匿其母妻並繫在獄時購世隆甚急或斬一貌似者送道存道存示其母妻母哭不甚哀而妻號慟方甚竊謂姑曰今不悲恐為人所覺故大慟以滅其跡也 世隆性清廉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韋祖征鄉里舊德世隆雖貴每為之拜或勸祖征止之荅曰司馬公為後生楷法吾何必止之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十

張瓌傳 增 安陸王綽行部雍州見丐者問何不事產而行乞荅曰昔張瓌使君在州百姓家得相保後人苛虐故至行乞 後拜太常卿自以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

周奉叔傳 增 奉叔就王敬則求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敬則有一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徑率左右刀皆半拔直入其家敬則懼跪足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呼奉叔曰弟那忽見願奉叔宣旨求妓意乃釋

王廣之傳 增 廣之求剽勔所乘馬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當斬後廣之破敵還甚敬肅勔亡後肅轉依廣

之廣之啟為東海太守其不念舊惡如此

豫章王嶷傳南史所刪最多以此傳本太冗至八九千  
字也然又有增者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  
容暴室皆滿嶷後房亦千餘人荀丕獻書諫嶷嶷咨嗟  
良久為之稍減又增嶷死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未  
便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又加  
一藥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帝矣俄而太子薨又嘗見  
形于後園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以玉板與之出園  
後直兵倒地仍失玉板齊書皆無之蓋不欲見其父之  
中毒且為文惠太子諱也嶷乃蕭子  
駿之父

武陵王奕傳增幼時生母死奕思慕不異成人高帝令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與武帝同居 帝時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奕嘗以指

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無基局乃破荻為片縱  
橫為之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後侍武帝宴醉伏地貂  
抄肉梓帝曰汚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又  
嘗在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豫章王嶷私  
勸其讓奕曰生平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婢偏不知悔  
江夏王鋒傳增其母張氏為宋蒼梧王逼取又欲害鋒  
高帝乃匿鋒于張氏村舍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即工  
武帝禁藩邸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惟許看孝子  
圖鋒乃密使人買書 鋒善琴帝欲試以臨人鋒曰昔  
鄒忌鼓琴齊威王委以國政遂出為南徐州刺史 善

與人交幕僚王和赴益州任來告流涕曰下官少來未

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鋒工書南郡王昭業  
謂武帝曰臣書勝江夏帝曰閣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  
昭業小名閣黎鋒小名也明帝輔政時鋒危懼深自晦  
迹江祐曰江夏王有才行而善能匿迹鋒聞嘆曰江祐  
遂為混池畫眉益反傲耳寡人聲酒自耽狗馬是好豈  
復一毫于平生哉嘗著修柏賦以寓意 見明帝言次  
及遙光才力可任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于高  
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 後被殺江敬  
聞之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宜都王鏗傳增三歲喪母及有識問知母死悲禱一夕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果夢一女人云是其母因向左右說夢中所見形貌衣  
服皆如平生聞者以為孝感 善射常插甘蔗于百步  
外射之十發十中 明帝誅高武諸子鏗詠陸機弔魏  
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左右皆泣下  
後果遣呂文顯賚藥至正逢八關齋鏗從容謂曰高帝  
昔寵任君何事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得已乃仰藥死  
又死後見夢於其師陶宏景云當托生某家宏景參  
訪果符乃著夢記  
河東王鉉傳增幼時高帝嘗書卧纏髮鉉上高帝腹弄  
繩帝因以繩賜之及崩後鉉以錦函盛繩歲時開示輒  
流涕嗚咽 被殺時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效建安王

乞為奴乃仰藥死

竟陵王子良傳所刪亦最多如諫遣臺使督租一疏請墾荒田一疏諫租布折錢一疏諫射雉二疏共三四千字然亦有增者幼時高帝為頓縣令其母裴后嘗為高帝所怒遣還家已登路子良不悅帝曰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在何用讀書帝乃召還裴后子良亡後袁象謂陸慧曉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所餘惟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四海王融欲立子良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被殺今蒼生方塗炭正當瀝耳聽之

魚復侯子響傳增子響以董蠻為僚屬武帝聞之曰人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以蠻名何得藉藉乃改名為仲舒謂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對曰昔董仲舒出自私庭今仲舒降自天帝故當勝之

晉安王子懋傳增幼時母阮淑媛嘗病危請僧祈禱有獻蓮花供佛者子懋禮佛曰若使阿姨病愈願佛令此花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好當世稱其孝感子懋被害參軍周英防閻陸超之董僧慧皆抗節不屈王元邁執僧慧僧慧曰晉安舉事僕實與謀今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死元邁許之還具白明帝以配東冶子懋子昭基年九歲以方寸絹為書探問消息僧慧得書曰此耶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見子懋

死或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何足懼吾若逃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有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可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及殞斂周又助舉棺墮歷其頭折而死聞者以為天道焉

建安王子真傳增明帝使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叩頭乞為奴不許遂見害

南海王子罕傳增母樂容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以竹為燈續照夜此續一夕枝葉茂大母疾亦愈

巴陵王子倫傳增明帝遣茹法亮殺子倫子倫鎮琅邪有守兵恐共見拒以問典籤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法亮乃令伯茂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以酖通之子倫謂法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其下因歷敘典籤之權重謂明帝殺諸王悉典籤所殺無一人抗者孔珪聞之曰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此事見典籤條內

南史與齊書互異處

齊書張敬兒傳謂敬兒既得方伯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是敬兒本無大志南史則敘其征荊州時每見諸將輒自言未貴時夢村中社樹忽高數十丈在雍州又夢此樹高至天以此誘部曲又為謠言使村兒歌之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即是狗敬兒本名苟兒家在赤谷敬兒少習武事既從容都

下益不得志云是明言敬兒有反志與齊書本傳不同  
 蓋李延壽好取新奇語入史既採社樹及童謠則傳下  
 能又謂其意存知足也齊書周奉叔傳謂鬱林欲誅宰  
 輔時明帝為乃出奉叔為都督青冀二州軍事以為外援  
 南史則謂明帝輔政令蕭湛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又說  
 奉叔以方岳之重奉叔乃許是奉叔之出乃明帝意非  
 鬱林意也按奉叔勇力絕人鬱林欲誅宰輔方倚以為  
 助豈肯出之于外當是明帝謀廢立懼其在帝左右為  
 難故說帝出之此則南史為得其實也齊書竟陵王子  
 良傳子良在宋時為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子  
 良為安南長史南史則云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五

南史增刪梁書處

南史增梁書事蹟最多李延壽專以博採見長正史所  
 有文詞必刪汰之事蹟必彙括之以歸簡淨而於正史  
 所無者凡瑣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蹟無不補綴入卷而  
 梁書本據國史舊文有關係則書無關係則不書即有  
 關係而其中不無忌諱亦即隱而不書故行墨最簡遂  
 覺南史所增益多也今略舉其增刪處兩相比較可以  
 見二書之大概也

南史刪梁書處

梁武本紀齊東昏無道帝在雍州使張宏策陳計于長  
 兄行郢事懿謀共起兵靖亂梁書載其語甚詳南史但  
 云使宏策陳計于懿語在懿傳蓋梁書不立懿傳故以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六

此敘于本紀南史另立懿傳則以此詳於懿傳中而本  
 紀從略也帝平京邑有肆赦一令革除昏政一令恤戰  
 亡將士一令節省浮費一令齊帝進帝爵梁公九錫文  
 一篇百僚勸進文二篇齊帝進帝爵為梁王一詔齊帝  
 禪位一詔聖書一道南史皆刪之但存九錫文一篇勸  
 進文一篇而已 此仿陳書之例 簡文紀梁書有即位一詔大  
 赦一詔大寶元年改元一詔南史皆刪之大寶二年梁  
 書書湘東王繹遣王僧辨討侯景擒其將任約宋子仙  
 等南史亦刪之以此事敘入元帝紀故簡文紀不敘也  
梁書簡文紀元帝紀並敘未免繁複 元帝紀梁書大寶二年簡文崩後有王僧  
 辨等勸進一表答書一道又勸進一表大寶三年帝討

侯景一檄僧辨平侯景又勸進一表徐陵在魏遣使勸  
進一表帝即位一詔南史皆刪只存僧辨等勸進一表  
而已又僧辨傳齊文宣送梁貞陽侯蕭淵明入爲梁主  
梁書載文宣與僧辨一書僧辨一啟貞陽答僧辨一書  
又一啟貞陽又答一書南史亦盡刪之梁書元帝使鮑  
泉圍河東王譽久不尅乃使王僧辨代之僧辨至泉愕  
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矣僧辨既入背泉而  
坐曰鮑郎有罪今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相期此事  
既載于泉傳又載于僧辨傳殊屬繁複南史則詳其事  
于泉傳而僧辨傳則略之又沈約傳梁書載其郊居賦  
一篇三千餘字將以見其恬適耶則約本躁競也將以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七

見其工於文耶則約之工文又不止此賦也南史亦刪  
之此皆南史刪節之得當者也亦有不當刪而刪者本  
紀武帝起兵時有檄文一道正見伐罪除暴之不容已  
南史不載但云移檄建鄴及帝出沔命王茂等圍郢城  
久不拔西臺遣席闡文來議欲與魏連和帝答以非策  
此段文字最長見帝之英斷南史亦不載蕭昱傳梁書  
載其乞試用邊州一表武帝斥責一詔南史盡刪之許  
懋傳梁書載諫封禪國山一表正見其徵引之博議論  
之正南史亦盡刪之但云帝見其議稱善而已此外亦  
無事蹟可紀則何必立此傳耶梁書賀琛傳載其論大  
功之末不可冠子嫁女一議甚詳南史亦全載其文以

其有關於禮制也懋封禪一表所係更大乃獨刪之何  
耶梁書王僧辨傳附其弟僧智逃入齊并附徐嗣徽小  
傳此皆因僧辨之難間闢被害者自應附見而南史一  
概刪之此又不當刪而刪者也至如江淹傳載其上建  
平王景素一書蓋仿漢書鄒陽獄中上書例也陳伯之  
傳伯之奔魏臨川王宏北伐使邱遲作書與伯之伯之  
遂擁衆八千以歸南史亦載其全文以其文之工也在  
助傳助沒後諸子流離劉孝標憫之乃廣朱公叔絕交  
論南史亦載其全文亦以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爲千古  
所同慨也此又見延壽之意存斟酌不盡以刪節爲能  
者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六

南史增梁書有關係處

武帝紀 增 皇考之薨不得志 武帝父順之在齊武帝時薨後侯景

見齊書 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輔政帝欲助明帝以傾武

帝之嗣乃與明帝謀廢立等事 又增 齊明性猜忌帝避

時嫌常乘折角小牛車以自晦 晚年爲侯景所制臨

崩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崩

元帝紀 增 帝性情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借人有勝

己必加毀害王銓兄弟有盛名帝妬之乃收寵姬王氏

之父名琳以同其父之名忌劉之遜才使人鳩之雖骨

肉亦罹其禍始居母憂依丁蘭刻木爲像及武帝崩秘

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爲像朝夕事之其虛僞如此



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楫遷都建鄴宗懷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亦不欲動乃止西魏來攻城將破乃聚書十萬卷燒之在幽辱中猶作四絕句

徐妃傳 妃不見禮於元帝二三年始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先為半面粧待之帝大怒妃性妬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即手加刀刃先與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又與帝左右暨季江者淫通季江每嘆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灑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又有賀徽者色美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扇為詩贈之後為帝適死帝嘗著金樓子述其穢行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九

昭明太子傳 丁貴嬪薨太子求得善墓地有賣地者欲以已地出售乃賂奄人俞三副言於帝謂太子所得地不如已地於帝最吉帝便命市之既葬有道士善圖墓謂此地不利長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有宮監密聞於帝帝遣檢果然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由是太子終以此慙懼以及於薨其後嗣亦不得立  
南康王會理傳 會理在建業伺侯景出征欲與柳仲禮等起事拒景建安侯貴以謀告王偉遂被誅  
武陵王紀傳 紀在蜀十七年積貲無數廐馬至八千匹統兵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筵至有百筵銀五倍之每戰則懸以示賞而終不給

臨賀王正德傳 正德奔魏又逃歸復西豐侯本封益肆橫與弟樂山侯正則及潮溝董當門之子暹南岸夏侯夔之子為四凶嘗殺人於道其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武帝詔責之謂其專為逋逃王劫掠行路致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徐放失妻橫屍道路王伯敷列卿之女乃奪為妾又正德妹長樂公主適謝禧正德與姦乃燒主第縛一婢加金釧於其手聲云主燒死而藏於家呼為柳夫人生一子其事稍露後因奪張準雉媒準於眾中罵曰雉媒非長樂主何可掠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亟為和解乃送還雉媒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十

沙郡王第三日追封兄敷及弟暢融逾月始追尊皇考妣先卑後尊為識者所議  
蕭藻傳 藻出刺益州先是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術將輕藻年少藻怒乃殺之元起在蜀時聚積如山金玉為一室內藏綺縠為一室日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士內藏送京已無私焉  
臨川王宏傳 宏統軍北伐時軍容甚盛既赴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兵至遂不敢進呂僧珍亦贊之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但有前死一尺何得退生一寸昌義之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宋僧胡辛生拔劍起曰欲退自

退下官當向前取死議罷宏終不敢出魏人遺以巾幗  
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也宏仍不進  
於是軍政不和遂大潰而歸棄甲投戈填滿山谷士卒  
喪失十之八九又宏敗後常懷愧憤有人伏於朱雀航  
伺帝竊發被獲稱爲宏所使宏自辨無此事帝乃宥之  
宏恣意聚斂有庫百間帝疑其藏軍仗具饌至其家宴  
半醉曰我欲履行汝後房見其積錢百萬標一黃榜干  
萬懸一紫標凡三十餘間帝疑始釋大悅曰阿六汝生  
活大可豫章王綜嘗爲錢恩論以譏之帝特以激宏救  
綜曰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而宏不知愧也宏又與  
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會齋期公主使二僮伺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三  
帝丁貴嬪疑之令宮帥擒獲稱宏所使帝殺二僮秘其  
事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  
南平王偉傳 增 其世子恪刺郢州侯景之亂邵陵王綸  
至恪以州讓之綸不受  
鄱陽王恢傳 增 其子修鎮漢中拒魏帥力屈乃降宇文  
泰禮之令還金陵元帝方疑忌修請輸仗馬而後入及  
江陵患發背卒 增 其子諮當簡文爲侯景所制外人莫  
得見惟諮以文弱得出入臥內景惡之遣人刺殺之  
沈約傳 增 約之先世田子林子爲宋初開國功臣按此  
二人功績最著本應入宋功臣傳約欲自誇其先世故  
不入列傳而載于自序內此私見也梁書約傳刪此二

人自屬得體延壽惟恐遺二人功績乃亦仍自序之舊  
而載之延壽既作南史則宋史亦其所作何不補此二  
人于宋史內而仍序于約傳耶  
范雲傳 增 雲在齊朝時豫章王嶷常在私第不居東府  
竟陵王子良亦好遊不常居石頭雲言其非乃各鎮一  
城 又 梁武將加九錫雲適中病醫者徐文伯謂須一月  
愈若欲速愈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急于痊愈以備佐命  
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衾覆之汗果出遂愈二年卒  
任昉傳 梁書謂昉卒後諸子皆幼人罕瞻卹之故劉孝  
標爲作廣絕交論 增 諸子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  
離不能自振生不舊交莫有收卹之者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三  
徐勉傳 增 勉掌選時奏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者  
以財貨取通守道者以貧寒見沒矣  
朱异傳 增 异貪冒財賄欺罔視聽四方饋餉會無推拒  
起宅極美麗退直則酣飲其中慮日晚臺門閉先令鹵  
簿自家列至城門城門不敢閉聲勢所驅薰灼內外  
以上皆增梁書而多有關於人之善惡事之成敗者  
又如蕭藻傳增其弟猷猷弟朗弟明及猷之子韶  
韶弟駿也臨川王宏傳增其子正仁正文正德正則  
正立正表正信及正德子見理正立子貴也南平王  
偉傳增其子恪也鄱陽王恢傳增其子範範弟諮諮  
弟修修弟泰也始興王憺傳增其子亮曠奕也任昉

傳增其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也此皆有補于梁書者也

廿二史劄記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三

廿二史劄記卷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武帝紀增 帝兵圍郢州城將破有毛人數百泣投黃鶴磯蓋城之精也帝東下所乘船常有兩龍導引左右皆見之軍至建鄴圍六門東昏將檀和給東昏出戰因來降時民間謂密相欺者為和欺梅虫兒等曰今日敗於檀和可謂和欺矣增又帝少時符瑞及在位信奉佛教重雲殿游仙化生皆動又海中浮鵠山女子獻紅席等事簡文紀增 昭明太子夢以已班劍授簡文已而昭明薨簡文果為皇太子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一

元帝紀增 生時符瑞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托生宮中適采女阮姓侍側始寡惟有風回裾武帝竟感幸之遂生帝增又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人稱三絕自承聖三年主衣庫有黑蛇丈許數十小蛇隨之帝惡之左右曰錢龍也乃取數千萬錢鎮其地以厭之又有蛇落帝帽上所御肩輿中有小蛇蜿蜒其中又有龍騰空去六七小龍隨之羣魚騰躍墜死于地未幾江陵陷為西魏所滅

鄒皇后傳增 后酷妬及終化為龍人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于露井上常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終身不復娶后

丁貴嬪傳增 邠后遇之無道常使日舂米五斛每中程若有神助者

昭明太子傳增 武帝在襄陽起兵時尙未有子在途聞

太子生又徐元瑜降而蕭穎胄死人以爲同時三慶又

太子十二歲時見獄官持案牘問左右我得判否即取

來皆署杖五十有司不敢行具以聞帝笑而從之

南康王會理傳增 會理在湘州行事劉納嘗禁其所爲

會理乃誣以賍賄收送建鄴納曰我一見至尊當使汝

等知會理遂使人殺之于路百口俱盡

廣陵王續傳增 元帝母阮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

與簡文帝相得與續亦少相狎長而相謗元帝自荆州

廿二史劄記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二

還京攜所寵李桃兒俱歸時宮禁門戶甚嚴續奏之元

帝懼遂先送桃兒還荆所謂西歸內人也後續死元帝

在荆聞之喜躍靡爲之破又續好聚斂臨終啟上金銀

器千餘件帝乃知其多財謝宣融曰王之過如日月之

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不隱帝意乃解

武陵王紀傳增 紀初授揚州時帝於詔書內增數語曰

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

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後使都督益州紀辭以遠

帝曰天下若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念我老我猶

當再見汝還益州也

齊賀王正德傳增 正德奔魏時爲詩納火籠中即咏火

籠曰桓幹屈曲盡蘭麝氛氳消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

朝至魏稱被廢太子蕭寶貴在魏請殺之不果

蕭昂傳增 有一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

室中不甚食或飲少酒鵝卵一二故人呼爲聖姑求子

多驗造之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妖鞭之二十

創卽差失所在

蕭業傳增 其父懿被害時業與二弟藻象俱逃匿王嚴

秀家東昏收嚴秀付獄考掠備至以鉗拔手爪至死不

言乃免禍增 業以私米購鬻助修城工武帝嘉之出刺

湘州有二虎無故斃于道有人謂刺史德政所致言訖

不見

廿二史劄記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三

蕭藻傳增 其從孫韶爲童時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

食皆資于信後入梁韶鎮郢州信過之韶接信甚薄坐

青油幕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不能堪乃徑

上韶床踐踏肴饌直視曰官今日形容大異韶甚慚

永陽王敷傳增 敷仕齊爲隨郡內史有美政齊明帝謂

徐孝嗣曰學士不解治官聞蕭隨州置酒清談而路不

拾遺

南平王偉傳增 其世子恪爲雍州刺史任用其客江仲

舉蔡遠王臺卿庾仲雍百姓每有訴必數處輸錢民間

歌曰江十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聞之爲接其

句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范雲傳 雲在齊時與明帝說夢見太宰文宣王之事  
明帝哀感待其子昭胄等稍弛江祐嘗求雲女結婚以  
剪刀為聘及祐貴雲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乃還其剪  
祐別結姻焉梁武少與雲相得雲乃築室相依帝每至  
其家雲妻輒問蹕聲又嘗與雲宿願僧鬻舍鬻妻方產  
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謂帝曰王當仰屬相以  
見歸後果驗

江淹傳 增 晚年才思微退夢張景陽向其索錦淹探懷  
中數尺與之景陽曰那便割裂都盡願見邱遲曰餘此  
數尺聊以遺君又夢郭璞向其索筆淹即以五色筆與  
之爾後為詩終無新句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四

任昉傳 增 昉在齊東昏時紆意于梅虫兒得中旨用為  
中書令往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增  
時人稱任筆沈詩昉以為病晚節更好作詩欲以傾沈  
而用事過多屬詞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  
于是有才盡之嘆矣

王僧孺傳 增 僧孺論素問中用砭石事謂古人以石為  
針許慎說文所謂以石刺病也又載晉宋以來講學散  
亂一事又附同時文人虞羲邱國賓蕭文炎邱令楷江  
洪劉孝孫徐黃等因敘文炎等擊鉢立韻響滅而詩成  
等事

僧祐傳 增 僧祐嘗以所加鼓吹置齋中自娛或言此

是公羽儀公名位已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  
見耳出游亦以自隨

陰子春傳 增 青州有神廟刺史王神念毀之棟上一大  
蛇長丈餘遂入海子春夜夢一人乞地安置乃辦牲醴  
請召安置一處夜夢前人來謝曰當以一州相報後果  
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

杜岸傳 增 岸為蕭啓所擒啓母數岸罪岸斥之為老婢  
啓命拔其舌燬其肉而烹之盡滅諸杜發其塚墓及建  
業平杜崩兄弟亦發安寧陵以報

以上所增皆瑣言碎事無甚關係者李延壽修史專  
以博採異聞資人談助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五

羅列不遺即記載相同者亦必稍異其詞以駭觀聽  
如羊侃傳謂武帝新造兩刀稍長丈四尺令侃試之  
南史則謂長二丈四尺梁書謂侃挽弓至十餘石南  
史則云二十石皆欲以奇動人也然有時採掇過多  
轉覺行文蕪雜者如豫章王綜傳正敘綜奔魏後梁  
兵大潰而歸為魏兵抄掠而因及任煥乘驢馬走為  
抄傷足歇橋下抄者又至煥足傷不能上馬馬跪其  
前蹄煥遂得騎而逸又如王僧辨傳正敘其攻郢州  
入羅城忽又敘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餘丈  
又有龍五色光耀入鵝鵝洲水中等事平郢州後正  
敘其進兵潯陽忽又敘軍中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

已助天子討賊乘朱航而返日已殺景矣同夢者數十百人等事及師至鵠頭風浪大作僧辨仰天告誓風遂止息忽又敘羣魚躍水飛空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檻等事既夜京師又奉命征陸納方敘納據長沙拒守忽又敘天日清明俄而大雨時人謂為泣軍咸知納必敗也又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遙映江水父老咸悲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諸如此類必一一裝入毋怪行文轉多滯滯不如梁書之爽勁也

梁南二史岐互處

長沙嗣王業傳梁書敘其父懿當東昏無道崔慧景奉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六

江夏王寶元圍臺城東昏徵懿赴援懿在歷陽即投箸而起進兵擊敗慧景乃加懿侍中尚書令而倖臣茹法珍等忌懿功高位重尋搆東昏賜死南史懿傳則謂懿率兵入援時武帝遣虞安福勸懿誅賊後即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若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遂及于難云按懿在歷陽聞詔即赴一二日已達京師敗慧景時武帝方在襄陽距京二千里豈能逆知其事而遣使在未平慧景之先此必誤也梁書本傳無武帝勸懿廢立之事南史慧景未反前武帝遣趙祖悅勸懿與晉陽之甲當即此一事而係之于兩處耳

邵陵王綸傳梁書載其少年為丹陽尹時侵漁細民為

少府丞何智通所奏綸使戴子高刺殺智通智通子訴于闕下帝命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是罷官後復爵其載綸之不善如此而已南史則增綸因帝敕責乃取一老公類帝者加以袞冕朝以為君自陳無罪旋即剝褫而撻之于庭又因昭明太子薨帝立簡文為太子綸以為非乃伏兵于莽常伺車駕有張僧倖知之謀頗泄又獻曲阿酒百器帝以賜寺人飲之而薨帝由此始不自安每加衛士以警宮禁云按綸當侯景之變率兵赴援鍾山之戰最力後兵敗而逃聞湘東王繹以兵圍河東王譽作書勸湘東息家門之憤赴君父之難湘東不聽反以兵逼綸綸遂遁入齊昌尚思匡復為西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七

魏兵所攻被殺是綸非肆逆者且帝既先防其為亂加衛士防之矣侯景反時豈肯又加以征討大都督之權令其統諸軍討賊乎此亦必南史好採異聞而不究事之真偽也至武陵王紀傳梁書謂侯景之亂紀不赴援南史則謂紀先遣世子綱照領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令且駐白帝未許東下及武帝凶問至紀總戎將發繹又使胡智監至蜀止之是紀未嘗不發兵也而梁書所謂不發兵者蓋本元帝時國史元帝既殺紀欲著其逆跡而有是言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事當以南史為正

三何孺傳梁書載其為南康王長史時被典籤中傷去

職奉辭王府一箋凡千餘字按箋內有云去矣何生高  
樹芳烈之語既辭王府何以獨稱何生殊不可解南史  
雖刪此文而謂僧孺將去有友人何炯猶在王府僧孺  
與炯書以見意然後何生句始明蓋別何炯書非辭王  
府箋也此又可見南史詳細處至任昉傳梁書南史俱  
謂昉出為新安太守卒於官而劉孝標廣絕交論有云  
瞑目東粵貌爾諸孤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是  
則昉歿于粵非歿于新安也二書俱誤

南史於陳書無甚增刪

南史於他書多所增刪獨至陳書則甚少今以兩書比  
對如杜僧明周文有侯安都侯瑱歐陽頠吳明徹黃法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八

耗淳于量章昭達程靈洗等傳大概相同但稍節其字  
句耳其陳書所有而南史刪之者周鐵虎傳刪馬明戰  
死之事任忠傳刪後主倖臣沈客卿施文慶弄權誤國  
之事華皎傳刪戴倫朔曹慶錢明本魯閑席慧略等附  
見之事傅緯傳刪其明道論一篇沈炯傳刪其請終養  
一疏荅詔一道江總傳刪其修心賦一篇而已其陳書  
所無而增之及陳書所略而詳之者如蕭摩訶傳隋將  
賀若弼兵至建鄴魯廣達力戰賀若弼與七總管兵八  
千人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廣達麾下死者二百七十  
餘人弼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陳人得人頭輒走賊後  
主取賞弼更趨孔範軍範敗走陳軍遂潰隋將擒蕭摩

訶送弼弼以刀臨頸辭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又陳慧紀  
傳慧紀聞隋師攻建鄴先遣呂肅據巫峽以鐵鎖橫江  
四十餘戰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軍盡取其鼻以邀賞  
既而隋軍獲陳卒則縱遣之別帥廖世寵詐降于隋欲  
燒隋艦風浪大起火反燒陳船陳軍大敗慧紀尙率兵  
東下隋晉王廣遣使以慧紀子來諭降又使降將樊毅  
等諭上流城戍悉解慧紀不得已乃降此陳書所略而  
詳之者也任忠傳忠降隋數年而死隋文帝謂羣臣曰  
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  
橫屍而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異也傳緯傳緯  
以直諫死死後有蛇屈尾來上靈座去而復來百餘日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九

時時有彈指聲吳明徹傳明徹為周所擒封懷德郡公  
義陽王叔達傳陳書止載其入隋為絳郡通守南史并  
載其入唐為禮部尙書此皆陳書所無而南史增之者  
也其餘但刪減行墨而絕無添列事蹟蓋李延壽修南  
北二史閱十七年至修陳書則已精力漸竭故不能多  
為搜輯耳

南史與陳書歧互處

南史于陳書雖無甚增刪然如衡陽王傳直書其為文  
帝所害始興王伯茂傳直書其為宣帝所害劉師知傳  
直書其害梁敬帝之事使好惡不能藏匿此最有功于  
陳書事俱見陳書 其他有與陳書歧互者長沙王叔堅傳陳

昔謂後主待堅漸薄堅不自安乃爲左道祈福刻木作  
偶人衣以道士服晝夜燃之有人上書告其事後主令  
宣救責之堅曰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是左道厭魅  
叔堅實有其事也南史則云後主陰令人造其厭魅之  
具又令人告之案驗合實是叔堅本無此事而後主誣  
陷之耳又江總自序太建之末權移羣小屢被摧黜生  
平惟奉佛教深悟苦空陳書本傳謂此序時人謂之實  
錄南史則謂此敘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惟此兩傳二書  
岐互觀于江總諸事後主與自序不同則亦當以南史  
爲定也

宋齊多荒主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十

古來荒亂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齊兩朝之  
多者宋武以雄傑得天下僅三年而卽有義符文帝元  
嘉三十年號稱治平而未有元凶劬之悖逆孝武僅八  
年而有子業明帝亦八年而有昱齊高武父子僅十五  
年而有昭業明帝五年而有寶卷統計八九十年中童  
昏狂暴接踵繼出蓋劫運之中天方長亂創業者不永  
年繼體者必敗德是以一朝甫興不轉盼而輒覆滅此  
固氣運使然也今摘于左 宋少帝義符武帝之長子  
也善騎射解音律卽位後所爲多乖戾於華林園爲列  
肆親自酷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圖埭與左右引船唱  
呼以爲歡樂徐羨之等廢立之夕帝方遊天泉池卽龍

舟而寢詰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并傷帝指扶出東  
閣收璽綬羣臣拜辭以皇太后令廢爲營陽王遂徙于  
吳郡未幾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  
帝有勇力不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闔踏之而殞  
前廢帝子業孝武帝之長子也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  
孝武所責孝武西巡帝參承起居書迹不謹孝武責之  
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卽位受璽綬傲然無哀容  
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旣殺法興于是又誅羣公  
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有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  
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山陰公主帝姊  
也淫恣過度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每出使公主與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十一

朝臣共陪輩自以在東宮時不爲孝武所愛將掘其景  
寧陵太史言不利于帝而止乃縱糞于陵罵孝武爲醜  
奴又掘殷貴妃墓忿其在孝武時專寵也文帝第十女  
新蔡公主帝之姑也納之宮中立爲貴嬪改姓謝氏殺  
一婢假稱公主薨逝以鸞輅龍旂送還其家又忌諸父  
建安王休仁湘東王或<sup>謂</sup>山陽王休祐聚之殿內殿捶  
陵叟無所不至三王並肥壯帝以籠盛之或尤肥號爲  
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嘗以木槽盛飯納諸  
雜食攪和之裸或入地坑中令以口就槽食之以爲歡  
笑令左右淫休仁生母楊太妃備諸醜狀又令淫南平  
王敬猷母不從卽殺敬猷及其弟敬淵時廷尉劉



蒙妾有孕帝迎入宮冀生男立為太子會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之使擔付大官即日屠猪休仁笑曰未應元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殺猪作湯餅帝意解乃一宿出之將南巡荆湘期且殺或休仁等然後發引是夜或與帝伴臣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共謀殺帝先是帝遊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夜夢一女子罵其悖虐無道帝怒于宮中求得貌類所夢者殺之是夕又夢所殺女罵曰汝枉殺我我訴上帝矣至是巫言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捕鬼帝親射之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懷刀入姜產之為副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主

諸姬皆走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者三手不能舉乃被弑 後廢帝是明帝之長子也五六歲即能緣漆竿去地丈餘食頃方下漸長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手加撲打及即位內畏太后外憚大臣未得肆志三年後好出入單將左右或十里或二十里或入市中遇慢罵則悅而受焉四年後無日不出與解僧智張五兒恒夜出承明門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道上男婦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人問白晝不開門道無行人嘗着小褲褶不衣冠有白楮數十鉗鑿刀鋸不離左右為擊膺槌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至屍卧流血然後快左右人見之有顰眉者帝即令正立以矛刺之囉靈殿獲

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于御牀側與右衛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為酒肉費出逢婚嫁送輒與挽車小兒羣飲以為歡既殺阮佃夫佃夫有腹心人張羊逃匿後捕得自以車轆殺之殺杜延載杜幼文皆手自斃制察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執盾馳馬自往刺杜叔文于元武湖北聞沈勃多寶貨往劫之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罵之曰汝罪踰桀紂遂見害帝嘗露車一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恆不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遇日即能鍛銀裁衣作帽無不精絕未嘗吹篴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一日無事即慘慘不樂內外憂惶夕不及旦蕭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主

道成與直閣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帝微行出北湖張五兒馬墜湖帝自馳騎刺馬屠割之與左右作羌胡伎為樂又于轡岡賭跳後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楊玉夫嘗有寵忽然見憎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來報因與內人穿針說大醉卧于仁壽殿東阿瓊幄中王敬則先結玉夫及陳奉伯楊萬年等二十五人是夕玉夫俟帝眠熟與萬年同入瓊幄取千牛刀殺之 齊廢帝鬱林王武帝之孫文惠太子之子也文惠早薨武帝立為皇太孫性辨慧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二十餘人共衣食卧起如何氏擇其中美者皆與交歡密就富人求

錢無敢不與凡諸小人皆預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卽便施行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懼禍皆自殺文惠太子每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反是大罪不如市邊屠沽文惠疾及薨帝侍疾居喪哀容號毀見者皆嗚咽纔還內室卽歡笑飲食備極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欲絕武帝自下輿抱持之以爲必能負荷也帝令女巫楊氏禱祠速求天位文惠之薨謂由楊氏之力又令禱祈武帝晏駕武帝疾甚帝與妃何氏書紙中央作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武帝臨崩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以後勿復委人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古

作如此者再大斂始畢卽呼武帝諸伎奏樂又好狗馬卽位未旬日卽毀武帝招婉殿作馬埽馳騎而墜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飼以梁肉武帝梓宮下渚帝于端門內奉辭便稱疾還內奏胡伎鞞鞞之聲響震內外王敬則問蕭坦之曰不太忽忽耶坦之曰此是內人哭響徹耳山陵之後微服遊市里多往文帝陵隧中與羣小作諸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極意賞賜動至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未期年用已過半以諸寶器相擊剖碎以爲笑樂好鬪雞買雞價至數千徐龍駒爲後宮舍人日

夜在宮內帝與文帝幸姬霍氏私通改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宮中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無別西昌侯鸞鸞使蕭湛等誅倖臣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尙書省入王晏徐孝嗣等繼進帝在壽昌殿方裸身與霍氏相對謀兵入宮帝走向徐姬房內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頭頸輿接出西手遇弑齊廢帝東昏侯寶卷明帝第二子也以母后故立爲皇太子在東宮好弄不喜書學嘗夜捕鼠達旦以爲樂明帝臨崩囑以後事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殺大臣性訥澁少言不與朝士接惡明帝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力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圭

羊鬪入臨無髮號慟俯仰頓遂落地帝大笑曰此禿秋啼來乎自江祜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戲馬擊鼓吹角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嘗以五鼓就卧至脯乃起王侯朝見至脯乃得前或際暗遣出臺閣奏案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也元旦朝會食後方出禮纔畢便還西序寢百僚陪位者自已至申皆偃仆拜潘妃爲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七寶稍金銀校具等各有名字戎服急裝不避寒暑陵冒雨雪馳騁阮弄湯輒下馬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乘具懼爲雨濕織雜采珠爲覆好爲擔壺初學時幢每傾倒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

之折齒不倦黃門五六十人為騎客又選無賴善走者為逐馬置射雉場二百六十處騎中帷幃皆紅綠錦為之金銀鏤弩牙瑋玳帖箭每出與鷹犬隊主徐令孫驛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又不欲人見之驅逐百姓惟置空宅一月率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打鼓踏圍鼓聲所聞便應走避避不及者應手格殺從萬春門東至郊外數十里皆懸幔為高幃處處禁斷疾病者悉扛移無人扛者扶匄道側吏司又捶打絕命者相繼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帝見推置水中須臾便死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被驅不得甞視及還兩眼已為鼠食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去

盡有一婦人當產不能去帝即剖其腹看男女長秋卿王儼病篤不得甞家乃死于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狼狽步走藏酒甌邊至夜半方得歸蔣山定林寺一僧病不能去立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麋鹿亦不射耶瑯儀等殿及華林秘閣三千餘間盡被火燒有左右趙鬼者能誦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于是大起芳樂芳德等殿又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飾以金璧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有諸寶珎皆剔取以為殿飾又鑿金為蓮花使潘妃行其上日步步生蓮花也潘氏服御極選庫物不周貴市人間金寶價皆數倍琥珀劍一隻直

百七十萬又訂出雄雉頭鶴筆白鷄縷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為奸科一輸十百姓困窮號泣滿路凡諸市買遇便掠奪商旅無訴又以闕武堂為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徵求人望樹便取毀墻撤屋出之合抱者亦皆移植取玩俄頃烈日中至便焦枯死而又種無復已極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狀明帝時所聚金寶悉泥而用之猶不足令富戶買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潘妃威行遠近父寶慶挾勢逞毒富人悉誣以罪而沒入之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帝為制衰經羣小來弔帝蔬膳積旬不聽音伎聞人王寶孫等共治羞為天子解菜又于苑中立店肆帝與宮人等共為禱販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七

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帝小有失妃亦于杖乃救虎賁不得進大荆雖畏潘氏而私與諸姊妹淫通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闕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朱光尙托鬼道謂帝曰向見先帝嗔怒帝乃縛菰為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會魏師來伐令楊南徐二州人三丁取兩遠郡悉令上米一人准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蕭衍師至帝袴褶登南掖門又虛設馬仗千人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遊外圍既立屢戰不勝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將軍王珍國張稷等懼禍乃結後閣舍人錢

強遊監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珍國勒兵入殿帝方吹笙歌作兒女子卧未熟開兵入急趨出闕人黃泰平又傷其膝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廢爲東昏侯 陳後主叔寶宣帝嫡長子也卽位後荒于酒色不卹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麗從者十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擘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征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隋兵至入井避之軍人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呼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孔二嬪同乘而上高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太

類入宮見其臣下所啟軍事猶在床下尙未啟封也入隋以善終以上皆本紀魏徵史論後主于光熙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沈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暎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植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迎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通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

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而張貴妃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采進止閑雅容色端嚴每瞻視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閣上觀雜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是時後主怠于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九

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于理者但求哀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亦因而讚之所言無不聽于是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閭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替亂矣 按宋齊陳書及南史所記如此其無道最甚者其受禍亦最烈若僅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則雖亡國而身尙得全又可見劫運煩促中仍有報施不爽者可以觀天恩矣 宋世閨門無禮 宋武起自鄉豪以詐力得天下其于家庭之教固未暇

及也是以宮闈之亂無復倫理趙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與王濬出入宮掖與主私通倩知之與主肆言搏擊至引絕帳帶事上聞文帝詔離婚殺主所生母蔣美人宋書趙倫之傳如此南史則謂倩與公主素相愛偶因戲言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遂離婚孝武闈庭無禮有所御幸嘗謂止其母路太后房內故人間咸有醜聲宮掖

事秘莫能辨也廢帝又與南郡王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遂舉兵反義宣敗後帝又密取其女入宮假姓殷氏拜為淑儀左右宣泄者多死殷卒帝命謝莊

作哀冊文廢帝前廢帝子業以文帝女新蔡公主為貴嬪改姓謝氏殺一宮婢代之謊言主薨以武賁級殺鸞輅龍旂送還其家廢帝帝姊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手

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公主又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

備見逼迫十餘日淵誓死不同乃得免廢帝帝又使左右淫建安王休仁母楊太妃劉道隆欲得帝歡盡諸醜狀

休仁妃殷氏有疾召祖翻診視祖翻貌美殷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廢帝明帝內宴裸婦人而觀之以為歡笑王皇后獨以扇障而帝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

何為不視后曰為樂之方甚多豈有姊妹相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實外舍所無帝大怒廢帝又以妃陳氏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後廢帝故人間皆呼廢帝

為李氏子廢帝亦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廢帝帝又素肥晚年廢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孕者輒取入宮生子則殺其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本桂陽王林

範子也以陳昭華為母廢帝此見於紀傳者宮庭內習尚如此宜乎士大夫以聯姻帝室為畏途且凡為公主者皆淫妬人主亦自知之故江敦當尚主明帝使人代敦作辭婚表徧示諸公主以愧厲之廢帝亦一代得失之

林也 齊鬱林尊其母王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南史 梁武與殷淑素舊乃以女永興公主妻其子鈞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書殷淑字鈞鈞流涕而出主又命東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屏如意擊主碎其背是梁時公

宋子孫屠戮之慘 宋武帝七子長義符即位以失德為徐美之等所廢殺于金昌亭次廬陵王義真亦被廢殺于新安郡次文帝義隆為其子劭所弒次彭城王義康為文帝賜死其子允次江夏王義恭為前廢帝所殺又有四子為前廢帝所殺次南郡王義宣以謀反為朱修之所殺其子敬自投投在江陵次衡陽王義季以飲酒致殞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是武帝七子惟義季善終有後其餘皆死于非命且無

後也文帝十九子長元凶劼次始興王濬皆以弑逆被

誅初四子濬三子皆殺次孝武帝次南平王鐸為孝武所死其子敬微

前廢帝所殺次廬陵王紹出繼義真以善終紹又無子以敬先嗣次竟

陵王誕為孝武所忌使沈慶之攻殺之即前廢帝所殺者次建平王宏

善終其子良後廢帝時被殺次廬江王祥明帝逼令自殺李

次晉熙王景前廢帝欲討之乃奔魏有二妾通都各生一子

之齊受禪賜死惟景奔魏後為魏皆為明帝以子榮繼

次明帝次始安王休仁為明帝所忌賜死其子伯融伯融後廢

次晉平王休祐明帝使人觸之墜馬死帝時為楊暹長等所

次海陵王休茂以反被殺次郡陽王休業臨慶王休倩

新野王夷父皆早卒次桂陽王休範舉兵討蕭道成為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幸

張敬兒所殺子德宣德嗣帝次巴陵王休若為明帝賜死王

是文帝十九子惟孝武及明帝嗣位紹及宏善終景奔

魏休業休倩夷父早卒其餘皆不得死且亦無後也孝

武帝二十八子夭殤者十為前廢帝所殺者二為明帝

所殺者十六見南史誤當明帝時以孝武子孫誅殺已盡

轉以己子武陵王贊為孝武後則孝武子孫已無一在

者可知也按劉休傳明帝素肥瘠不能御內諸王妾有

孕者密取入宮生子則閉其母於後房順帝本桂陽王

休範子也恭恪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為李道兒妾故蒼

梧自稱李統云然則明帝雖有十二子皆非親子也而

何以自護其假子而盡殺祖宗之子孫卒之十二子中

後廢帝及順帝皆為蕭道成所弑隨陽王勰新興王嵩

始建王禧亦為道成所殺智井熒躋皆出繼而熒亦為

道成所殺智井熒生卒不可考惟法良及邵陵王友賢

第四子之未名者以早夭免誅然則明帝十二子其真

偽本不可知而即其自號為親子者天卒不過數人其

餘亦皆不得其死且皆年幼無子也南史順帝紀謂帝

遜位被害後宋之王侯無少長皆盡矣然則宋武九子

四十餘孫六七十曾孫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無一

有後于世者當其勃焉興也子孫繁衍為帝為王榮貴

富盛極一世之福及其敗也如風之捲箒一掃而空之

橫屍喋血斬艾無噍類欲求為匹夫之傳家保世而不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幸

可得斯固南北分裂時劫運使然抑亦宋武以猜忍起

家肆虐管室戾氣所結流禍于後嗣孝武明帝又繼以

凶忍慘毒誅夷骨肉惟恐不盡兄弟子姓悉草薶而禽

獮之皆諸帝之自為屠戮非假手于他族也卒至宗支

盡而已之子孫轉為他族所屠豈非天道好還之明驗

哉前廢帝嘗夢其母王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

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

結神人見子雖多並無天命是冥冥中固有鑒觀不爽

者孝武既以多殺文帝子而絕嗣明帝又以多殺孝武

子而其子亡國殞身無復子遺真所謂自作之孽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人君即位冠白紗帽

宋前廢帝子業將殺湘東王或或結左右壽寂之等弑帝于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引或升西堂登御座事出倉猝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帽代之乃即位是為明帝明帝後廢帝呈無道蕭道成使王敬則結帝左右陳奉伯等弑之明旦召大臣會議敬則遽呼虎賁級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道成即位曰事須及熱道成呵之乃止齊高又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起兵謂諸將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十一

當共着耳是古來人君即位例著白紗帽蓋本太子由喪次即位之制故事相沿遂以白紗帽為登極之服也

齊梁之君多才學

創業之君兼擅才學曹魏父子固已曠絕百代其次則齊梁二朝亦不可及也齊高帝雖不以才學名然少為諸生齊高從雷次宗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本為領軍時與謝超宗共屬文愛超宗才翰超宗即位後見武陵王奕效謝康樂體詩訓之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是帝之深于詩文也齊高又嘗與王僧虔賭書僧虔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虔曰

臣等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齊高是

帝之精于書法也其子孫亦多以才著臨川王映能左

右書映鄱陽王鏘好文章桂陽王鏞好名理人稱為鄱

桂鏞江夏王鋒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十歲能屬文

武帝謂其書為第一明帝輔政剪除高武子孫鋒作修

柏賦以寓意鋒此其子之多才學也文惠太子臨國學

與王儉講禮記母不敬周易乾震之義儉竟陵王子良

招致學士抄五經百家為四部要略千卷儉晉安王子

懋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儉隨郡王子隆能文武帝曰此

我家東阿也儉此其孫之多才學也而諸孫中尤以豫

章王疑之諸子為最子範入梁為南平王從事製千字

文令蔡蒞注之府中文筆皆子範屬草簡文道侯景之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十二

通葬其后使子範作哀冊文詞極工惋帝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惟哀冊尙有典刑子顯著鴻序賦沈約見之極為傾例又採眾家後漢書考正同異作後漢書一百卷又撰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其子愷亦工詩于宣猷堂與諸名人餞謝朓出守賦詩用十五劇韻獨先就又極工子顯子顯弟子雲有文藻弱冠撰晉書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又工書百濟國使人求其書子雲將出都使者望船一步一拜子雲遣問之曰侍中尺牘之美名聞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乃停舟書三十紙與之其子特亦工書梁武謂之曰子敬之迹不及右軍蕭特之筆遂過于父子雲此亦

一冊 2 頁之句

蕭齊後人負一代文學之望者也至蕭梁父子問九爲獨擅千古武帝少而篤學洞達儒元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尙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共二百餘卷又令明山賓等述制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又造通史親制讚序凡六百卷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諸文集又一百卷並撰金策三十卷兼長釋義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又復數百卷歷觀古帝王藝能博學罕或有焉宋齊梁陳書并南史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及長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三

祖餞賦詩輒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著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本傳簡文帝六歲便能屬文既長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詞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元理自序其詩云余七歲有詩癖長弗倦也史論謂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本紀元帝好學博極羣書才辨敏速冠絕一時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

卷洞林三卷玉輶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又古人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本紀南康王續七歲有人洗改官文書者卽能察出本傳邵陵王綸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武帝大賞之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其後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交兵綸作書勸其息家庭之爭赴君父之急詞極愷切動人本傳武陵王紀少勤學有文才屬詞不好輕華甚有骨氣本傳此梁武父子問才學也帝弟南平王偉精元學著二行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機神等論周捨殷芸俱不能屈本傳鄱陽王恢獵史籍本傳安成王秀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四

精意學術搜集傳記招劉孝標爲類苑未畢而已行於世本傳此又帝諸弟之才學也昭明諸子史不著其能文簡文子大心幼聰明善屬文大臨以明經射策甲科大連少俊爽工文兼善丹青武帝賜以馬卽爲謝啟其詞甚美大鈞七歲學詩武帝賜以王羲之書一卷元帝子方等嘗著論以魚鳥自况因不得於父也會註范蔚宗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第三子方諸博學明老易善談元詞辨風生南康王續子會理少聰慧好文史其弟通理博學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爲之立碑其文甚美邵陵王綸子堅善草隸其弟確尤工楷法公家碑誌皆令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以



汝能文故有此授武陵王紀子園正為元帝囚於荊州  
 曾有連句詩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  
 思報阜陵恩元帝覽詩而泣此皆見於各本傳者此武  
 帝諸孫之才學也帝兄懿之子淵藻善屬文尤好古體  
 非公宴不妄作雖小文成輒棄木懿之孫孝儼從帝游  
 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南平王偉  
 之孫靜宗室後進有文才篤志好學散書滿席手自校  
 讐鄱陽王恢之子範雖無學術而率意題章皆有奇致  
 嘗得舊琵琶齊竟陵王子良舊物也即攬筆為詠以示  
 湘東王王作琵琶賦和之始興王憺之子映因野穀生  
 為嘉穀頌其弟奕當簡文入居監撫為儲德頌以獻安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五

成王秀之子機博覽強記有詩賦數千言元帝序而傳  
 之機弟推亦善屬文為簡文所賞此亦皆見於本傳者  
 又帝從子從孫之才學也  
 齊明帝殺高武子孫  
 宋子孫多不得其死猶是文帝孝武廢帝明帝數君之  
 所為至齊高武子孫則皆明帝一人所殺其慘毒自古  
 所未有也明帝本高帝兄子早孤高帝撫之恩過諸子  
 歷高武二朝爵通侯官僕射至鬱林王時輔政因鬱林  
 無道弑之而立海陵不數月又廢弑之而奪其位自以  
 得不以正親子皆幼小而高武子孫日漸長大遂盡滅  
 之無遺種齊書今按高帝十九子長武帝次豫章王疑臨

川王映長沙王晃武陵王奕安成王暠始興王鑑皆卒  
 于明帝前故未被害又早殤者四人其餘鄱陽王鏞桂  
 陽王鐸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晉熙王鈇河東  
 王鉉衡陽王鈞皆明帝所殺也武帝二十三子長文惠  
 太子早薨次竟陵王子良善終魚復侯子響武帝時以  
 擅殺長史拒臺兵見殺又早殤者四人其餘廬陵王子  
 卿安陸王子敬晉陵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  
 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  
 王子建衡山王子珉南郡王子夏皆明帝所殺也文惠  
 太子子鬱林王昭業海陵王昭文既為明帝所弑巴陵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六

王昭秀桂陽王昭粲亦明帝殺之甚至竟陵王子良之  
 子昭胄昭穎亦明帝所殺統計高帝後惟豫章王疑有  
 子子廉子恪子操子範子顯子雲等有後于梁其餘諸  
 子及武帝文惠諸子孫大半皆被明帝之禍且俱無後  
 按齊高嘗戒武帝曰宋氏若不肯肉相殘他族豈得乘  
 其衰敝故終武帝世諸兄弟尚得保全然齊高但知宋  
 之自相屠戮而不知已之殺劉氏子孫之慘當巴陵王  
 子倫被害時謂茹法亮曰先朝殺滅劉氏今日之事理  
 數固然是天理即人心殺人子孫者人亦殺其子孫金  
 翅下殿搏食小龍無數齊書斯固齊高之自取也  
 然齊明之忍心害理亦已至矣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

一行事帝輒先燒香火嗚咽流涕人以此知其夜當有殺戮子孫每殺諸王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砍關排牆而入傳當時高武子孫朝不保夕每朝見鞠躬俯僕不敢正行直視傳桂陽王鑠見帝後出謂人曰吾前日見上流涕嗚咽而都陽隨郡誅今日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是夕果見殺傳宜都王鏗咏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左右皆泣未幾賜死傳王敬則起兵向闕以奉南康王子恪爲名子恪逃走不知所在明帝欲盡殺高武子孫乃悉召入尙書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悉殺之會子恪自吳奔歸二更廿二史劄記宋齊梁陳書并南史卷十二 七

贊成之後遙光亦以反誅真所謂天理昭彰報施不爽凡殺人以利己者可以觀於此矣

齊制典籤之權太重

齊制諸王出鎮其年小者則置行事及典籤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諸王之起居飲食皆聽命焉而典籤尤爲切近齊書孝武諸子傳論謂帝子臨州年皆幼小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州國府第先事後行飲食起居動應聞啟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已莫由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甚也今見於列傳者武陵王奕爲丹陽尹始不置行事得自親政傳隨郡王子隆督益州始親府州事傳可見其始皆有行事不得自專也蔡廿二史劄記宋齊梁陳書并南史卷十二 八

約爲宜都王長史行府州事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傳可見行事如約者少也劉暄爲江夏王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須看妃索煮脍暄曰已煮鴉不復煩此寶元曰舅殊無渭陽之情傳可見行事之威制也此行

事之弊也其籤帥之權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籤趙渥趙渥敢其得失卽召還京傳宜都王鏗舉動每爲籤帥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傳南海王子罕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因何異邵陵王子貞求熊白厨人答以無典籤命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侍讀鮑俛典籤吳修之不許乃止傳

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殺典義者則必治以專輒之罪如  
 長沙王晃為典義所裁晃殺之高帝大怒手詔賜杖晃  
 魚復侯子響為行事劉寅典義吳修之等所奏武帝遣  
 臺使檢校子響憤殺寅修之等後以抗拒臺兵被誅子響  
 是以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勢積重而難反當子響之殺  
 寅等也武帝聞之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  
 應反帝問故對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  
 杯漿義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但聞有義帥不聞有  
 刺史見子倫傳而得武帝使僧靜往討僧靜曰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急不  
 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而遂遣軍上耶僧靜不敢奉詔  
 竟陵王子良嘗問范雲曰士大夫何故詣義帥雲曰詣  
 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義帥便有十倍之利不詣何為子倫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九

故明帝殺諸王無一不就典義殺之其初輔政時防制  
 諸王先致密旨于上左又令滿謙召諸王典義約不  
 許諸王外接人物謀其害巴陵王子倫也懼其有兵能  
 拒命以問典義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恐不可即得委  
 伯茂則一小吏力耳果以醜逼之死子倫又遣裴叔業害  
 南平王銳防周伯玉欲斬叔業舉兵匡社稷典義叱  
 左右斬之銳遂見害積威之漸一至于此  
 按南史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用義前敘  
 所論之事後書某官某義故府州置典義掌之本五  
 品史耳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為方鎮人主皆以親  
 近左右為典義一歲中還都者數四人主輒問以刺

史之賢否往往出於其口于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  
 齊明帝知之始制諸州論事不得遣典義其任稍輕  
 其後仍復積重梁書江革為廬陵王長史時少王行  
 事多傾意於義帥革以正直自處不與義帥同坐蓋  
 以典義本微賤者也然官小而權重革之為此豈至  
 梁時義帥已輕不復如齊時之威福在手耶

南朝以射雉為獵

南朝都金陵無蒐狩之地故嘗以射雉為獵宋明帝射  
 雉至日中無所得甚慚曰吾且來如早遂空行可笑褚  
 炫對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尙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  
 警帝意解乃于雉場置酒宋書帝至巖山射雉有一雉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十

不肯入場日暮將返西晉平王休祜侍之令勿得雉勿  
 返休祜便馳去上令壽寂之等追之蹶令墜馬死休祜齊  
 武帝永明六年邯鄲超諫射雉上為之止久之超竟誅  
 後又將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諫止齊東昏置雉場二百  
 九十六處翳中帷幃皆紅綠錦為之有鷹犬隊主翳隊  
 主等官齊

江左世族無功臣

六朝最重世族已見叢考前編其時有所謂舊門次門  
 後門勳門役門之類以士庶之別為貴賤之分積習相  
 沿遂成定制陶侃微時郎中令楊暉與之同乘溫雅謂  
 暉曰奈何與小人同載鄒參陷陳午賊中有同邑人張

賈先附賊來見竟卿鑿鑿曰相與那壤義不及通何可  
枯亂至此寶漸而退楊方在都縉紳咸厚之方自以地  
寒不願留京求補遠郡乃出爲高梁太守王僧虔爲吳  
興郡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遂爲阮佃夫  
所劫張敬兒斬桂陽王休範以功高當乞鎮襄陽齊高  
輔政以敬兒人位本輕不欲便處以襄陽重鎮侯景請  
婚王謝梁武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一時風  
尙如此卽有出自寒微奮立功業官高位重而其自視  
猶不敢與世族較陳顯達既貴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  
常有愧懼之色誠諸子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  
貴驕人又謂諸子曰塵尾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提此王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十一

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褚淵戲儉以爲連璧儉曰老子  
遂與韓非同傳或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本南沙小  
吏今得與王衛軍同拜三公復何恨前王琳爲梁元帝  
所忌出爲廣州刺史琳私謂李膺曰官正疑琳耳琳分  
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使琳鎮雍州琳自放兵  
作田爲國捍禦外侮也琳且不特此也齊高在宋以平  
桂陽之功加中領軍猶固讓與袁粲褚淵書自稱下官  
常人志不及遠前及卽位後臨崩遺詔亦曰吾本布衣  
素族念不到此本可見當時門第之見習爲固然雖帝  
王不能改易也然江左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  
徒京口里人少時伐荻新洲又嘗負刁達社錢被執其

寒賤可知也齊高自稱素族則非高門可知也梁武與  
齊高同族亦非高門也陳武初館於義興許氏始仕爲  
里司再仕爲油庫吏其寒微亦可知也其他立功立事  
爲國宣力者亦皆出於寒人如顧榮卞壺毛寶朱何朱  
序劉牢之劉毅等之於晉檀道濟朱齡石沈田子毛修  
之朱修之劉康祖到彥之沈慶之等之於宋王敬則張  
敬兒陳顯達崔慧景等之於齊陳伯之陳慶之蘭欽曹  
景宗張惠紹昌義之王琳杜龔等之於梁周文育侯安  
都黃法氾吳明徹等之於陳皆禦武戡亂爲國家所倚  
賴而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求如  
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次則如王宏王曇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十一

首褚淵王儉等與時推遷爲興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  
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以是爲世家大族迥異  
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風會習尙之極敝也  
梁武存齊室子孫  
宋之於晉齊之於宋每當革易輒取前代子孫盡殄之  
梁武父順之在齊時以縊殺魚復侯子響事爲孝武所  
惡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贊齊明帝除孝武子孫以復私  
讐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後其兄懿又爲明  
帝子東昏侯所殺故革易時亦盡誅明帝子以復之所  
謂自雪門耻也至於齊高子孫猶有存者高武子孫已爲明帝  
殺盡惟梁武一支  
梁武存齊室子孫

秘書監子顯侍中吏部尚書子雲國子祭酒子暉中騎  
長史梁武嘗謂子恪等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云時  
代革易宜有處分我依此而行有何不可正以江左以  
來代謝必行誅戮有傷和氣所以運祚不長昔曹志是  
魏武帝孫陳思王之子事晉武帝能為忠臣此即卿事  
例卿等無復自外之意日久當知我心耳姚察論曰魏  
晉革易皆抑前代宗支以絕民望然劉奕曹志猶顯於  
新朝及宋遂令司馬氏為廢姓齊之代宋戚屬皆殲其  
祚不長抑亦由此梁受命而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  
受任通貴滿朝君子以是知高祖之量度越前代矣

陳武帝多用敵將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七

陳武帝起自寒微數年有天下其將帥自侯安都黃法  
範胡穎徐度杜稜吳明徹諸人外其餘功臣皆出於仇  
敵中者杜僧明周文育則起兵圍廣州為帝所擒者也  
歐陽頎亦事蕭勃為周文育擒送於帝者也侯瑱周鐵  
虎程靈洗則王僧辨故將也魯悉達孫瑒周昺樊毅樊  
猛則王琳故將也或臨陣擒獲或力屈來降帝皆釋而  
用之委以心膂卒得其力以成偏安之業其度量恢廓  
知人善任固自有過人者如侯瑄據豫章自以本事僧  
辨不肯入朝及部眾叛散或勸其投北齊瑄以帝有大  
量必能容人乃詣闕歸罪魯悉達據管熙王琳授以鎮  
北將軍帝亦授以征西將軍悉達兩受之而皆不就帝

使沈泰潛師襲之亦不克後為北齊師所破乃來歸武  
帝謂曰來何遲也對曰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使沈  
泰來襲威亦深矣臣所以自歸者以陛下豁達大度同  
符漢祖故也帝曰卿言得之矣可見帝之度量當時早  
有以見信於人故能驅策羣雄藉以集事魏鄭公史論  
謂帝志度宏遠懷抱豁如或取士於仇讐或擢才於亡  
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吠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  
其死力方諸鼎峙之雄足以無慚權備矣然則雖偏安  
江左固亦有帝王之量哉

齊梁臺使之害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七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宋元嘉中簿書賦稅皆責成郡縣  
孝武帝急遽乃遣臺使自此公私勞擾齊初子良疏曰  
此帝使人既非詳慎或貪險崎嶇營求此役朝辭禁門  
形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若過津吏恐喝郵傳既  
望城郭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知所督先詞官吏却  
攝羣曹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四鄉所召莫辨枉直萬姓  
駭迫爭致餽遺今日酒諧肉飲即許附申明日禮輕貨  
薄復責科筭及其狇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  
近則托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祈緩此齊室臺使之害  
也梁書賀琛傳亦有疏曰今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  
繁數大邦大縣舟船銜命者非惟十數即窮幽之鄉極  
遠之邑亦皆必至騫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柴薪長

吏又因之而為貪殘故細民棄業流冗者多此梁室臺使之弊也以田租丁賦動遣臺使分催本非政體此輩假公營私騷及雞犬固事之所必有也然如子良所云狔蒜鵝粟之類則徵索尙屬微細後世固不至以簿書賦役動遣使徵求然有時以重案特命大官出勘名曰欽差其中未嘗無公正之人能廉潔持身平反定獄然不可多得也不肖者則因為利藉權索賄動至數萬金小民之受累猶少官府之被禍已深前明劉瑾竊柄時科道出使歸例以千金為餽猶覺其細已甚也何况齊梁臺使僅索雞豚粟菜之類固不足數矣夫外吏不可信而遣朝官小官不可信而遣大僚宜其勵官方而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五

達民隱乃滋累更甚則不如不遣之為愈也

後漢桓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尤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送禮謁陳忠上言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伴於人主長吏懼責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徵役無度老幼相隨動以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後代欽差之弊往往類此六朝多以反語作讖

自反切之學興遂有以反語作讖者三國志諸葛恪未被害時民間謠曰諸葛恪蓋草單衣篋鈎落子何相逢成子閣成子閣反語石子岡也後恪為孫峻所殺投尸

於石子岡晉書孝武紀帝為清暑殿識者謂清暑反語為楚聲哀楚之徵也齊書益州向無諸王作鎮宋時有邵碩曰後有王勝熹來作此州及齊武帝以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勝熹反 為始興也碩言果驗又文惠太子啟武帝乞東田作小 田反語為顛童後其子鬱林王即位果以童昏見廢身書武帝創同泰寺後又創大通門以對寺之南取反語以協同泰也遂改年號為大通以符寺及門名昭明太子時有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開鹿子鹿子開者反語謂來子哭時太子之長子歡為南徐州刺史太子薨乃遣人追歡來臨喪故曰來子哭也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未

哀策文

周制飾終之典以謚誄為重漢景帝始增哀策漢書本紀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註謂賜謚及誄文哀策也沿及晉宋猶以謚誄為重魏志郭后傳裴松之注后崩有哀策文晉書文明王皇后傳武帝時后為皇太后既崩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為哀策文及帝楊后崩亦命史官作哀策其文俱載本傳愍懷太子為賈后所害後追復皇太子特為哀策文又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李允卒皇太子命王贊誄之其文甚美王珣傳孝武帝崩哀策謚議皆珣所草宋文帝袁皇后薨詔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帝

自增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孝武殷貴嬪薨命謝莊為誄文都下傳寫紙為之貴至齊則尊重哀策文齊武裴后薨羣臣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今既有哀策不煩石誌乃止可見齊以後專以哀策為重也今見於齊梁書各列傳者梁武丁貴嬪薨張纘為哀策文昭明太子薨王筠為哀策文簡文為侯景所制其后薨蕭子範為哀策文簡文讀之曰今葬禮雖缺此文猶不減於舊是也唐代宗獨孤后薨命宰相常袞為哀策猶沿此制

南朝陳地最小

晉南渡後南北分裂南朝之地惟晉末宋初最大至陳廿二史劄記卷十二宋齊梁陳書并南史七

則極小矣劉裕相晉滅慕容超而復青齊降姚洗而復洛陽滅姚泓而復關中其後關中雖為赫連勃勃所奪而沂河西上時遣王仲德在北岸陸行魏將尉建棄滑臺仲德入據之自後魏屢攻得而復失魏明元帝欲南伐崔浩謂當略地以淮為限則滑臺虎牢反在我軍之北是滑臺虎牢尚為宋地宋將到彥之王仲德攻河南明元帝遣長孫道生等追擊至歷城而還歷城亦宋地也宋元嘉十九年詔闕里往經寇亂應下魯郡修復學舍是魯郡亦宋地也直至魏太武帝遣安頡攻拔洛陽尅虎牢尅滑臺帝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宋餽百牢乃班師於是河南之地多入魏魏孝文帝時宋薛安都以

彭城畢眾收以兗州常珍奇以懸瓠俱屬於魏張永沈攸之與魏戰又大敗於是宋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南地其後齊將裴叔業又以壽春降魏于是淮北之地亦盡入於魏故蕭齊北境已小於宋迨梁武帝使張紹惠取宿豫蕭容取梁城韋叔取合肥以及義陽邵陽之戰浮山堰之築兩國交兵爭沿淮之地者十餘年互有勝負魏孝明帝時元法僧以徐州降梁梁武遣蕭綜守之綜仍以徐州降魏魏末爾朱榮之亂北海王顥奔梁梁立為魏主使陳慶之送之歸國深入千里孝莊帝北走顥遂入洛梁之勢幾振其後顥戰敗被擒魏仍復所失地而梁之地尚無恙也及侯景之亂西魏寇安陸執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宋齊梁陳書并南史大

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沒漢東之地其淮陽山陽淮陰等地俱降東魏鄱陽王範又以合州降東魏東魏遂盡有淮南之地景又攻陷廣陵使郭元建守之景敗元建以廣陵降北齊時東魏孝靜帝已遜位於齊文宣於是江北亦為北齊所有是時蕭繹在江陵乞師於西魏令蕭循以南鄭與西魏西魏遂取漢中釋稱帝於江陵武陵王紀自成都起兵伐之西魏使尉遲迥攻成都以救繹及紀為繹所殺而迥亦取成都于是蜀地盡入於西魏矣是時梁之境自巴陵至建康惟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而岳陽王蕭譽以釋殺其兄譽遂據襄陽降西魏西魏遣于謹等伐江陵克之殺元帝即乃以江陵易襄陽使

晉為梁主而襄陽亦入於西魏矣元帝歿後王僧辨陳  
霸先立其子方智於建業北齊文宣納蕭淵明入為梁  
主陳霸先廢殺之仍奉方智其時徐嗣徽任約降北齊  
方據石頭城文宣又遣蕭軌柳達摩東方老等來鎮石  
頭為霸先所擒殺金陵之地得以不陷計是時江以北  
盡入於北齊西境則蜀中及襄陽俱入西魏江陵又為  
蕭譽所有梁地更小于元帝時矣陳霸先篡位是為陳武帝因  
之以立國其地之入於周者西魏恭帝遜位於周惟湘州在江之南  
周將賀若敦獨孤盛不能守全師北歸地歸於陳其後  
周陳通好陳又賂周以黔中地及魯山郡迨北齊後主  
荒縱陳宣帝乘其國亂使吳明徹取江北大敗齊師于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宋齊梁陳書并周史 九

呂梁又攻殺王琳於壽陽于是淮泗之地俱復而是時  
周已滅齊宣帝欲乘亂爭徐兗又使明徹北伐至彭城  
反為周師所敗明徹被擒於是周章孝寬復取壽陽梁  
士彥復拔廣陵陳仍畫江為界江北之地盡入於周故  
隋承周之地晉王廣由江都至六合韓擒虎自廬州直  
渡采石賀若弼自揚州直造京口遂以亡陳也  
按三國時孫吳之地初只江東六郡漸及閩粵後取  
荊州始有江陵長沙武陵桂陽等地而夔府以西尚  
屬蜀也其江北之地亦只有濡須塢今無其餘則皆屬  
魏陳地略與之相似而荊州舊統內江陵又為後梁  
所占是其地又小於孫吳時

廿二史劄記卷十三

陽湖 趙翼 雲松

魏書多曲筆

魏收仕於北齊修史正在齊文宣時高故凡涉齊神武  
高在魏朝時事必曲為迴護如孝莊紀建義元年書齊  
獻武王高與于暉等大破羊侃於琅邱齊二年書齊獻  
武王與上黨王天穆大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京斬於  
都市齊前廢帝紀普泰元年書齊獻武王以爾朱榮逆  
亂興義於信都齊又爾朱榮傳內書河陰之役榮欲篡  
立齊獻武王及司馬子如勸止之乃仍奉莊帝北史謂劉彧  
不及高此皆深著齊神武之功也考武西遷為西魏神武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十

立孝靜帝為東魏則於西魏之君臣率多貶詞孝武之  
殂則書宇文黑獺即既害出帝齊乃以南陽王寶炬僭  
尊號齊斛斯椿隨入關北史載其死後家無餘貲而魏  
收書則謂其狡獪多事好亂樂禍朝野莫不疾之賀拔  
勝自魏奔梁又自梁歸西魏感梁武之德見鳥之南飛  
者亦不忍射玉璧之戰追逐齊神武幾獲之北史謂其  
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是  
固君子人也魏收書則謂其奸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  
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此皆以其仕於西魏故肆  
為詆訾當時已謂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則其曲筆可  
知也至孝靜帝紀歷敘高澄無禮於帝及帝遜位於齊



文宣時與宮嬪泣別乘一犢車而去後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竟遇醜而崩等語按魏收修書正在文宣時方諂齊之不暇豈敢直書其事此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足之惟后妃傳內孝靜帝后高氏本神武之女文宣妹也而書帝崩後下嫁楊遵彥亦似略無忌諱故叢考前編謂非收原本今細按之正見收之諂附遵彥欲以見其聯姻帝室之榮則此傳實係收書非抄北史之文也遵彥楊愔字也史家書名不書字今獨書其字尤見其諂情而不敢書名也然則收之書趨附避諱是非不公真所謂穢史也

孝武帝與高歡不協而西遷既入關因閹門無禮為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并北史 二

宇文泰所醜魏收在齊修魏書宜乎詳著其醜乃出帝紀即孝並不敘及但云帝為宇文黑獺所害是猶存諱惡之義或收修書時孝武閹門之事尙未聞於齊故耶

魏書紀傳互異處

魏書道武宣穆皇后傳明元帝之母劉貴人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故后以舊法薨然考紀傳道武以前未有此事明元本紀載道武將立明元為太子召而告之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於是劉貴人死明元悲不自勝據此則立子先殺其母之例實自道武始也徧檢魏

書道武以前實無此例而傳何以云魏故事耶北史亦同此誤

爾朱榮傳

北史魏諸臣傳多與魏收書相同惟爾朱榮傳當時謂榮子文暢道收金請為其父作佳傳收論內遂有若修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等語故北史此傳多有改訂今按收書大概著其功而減其惡先敘其討破萬子乞真句番和婆嶮嶮句乞步落堅胡剽阿如句勒北列步若句勒勤斛律洛陽句費也頭牧子等詳悉不遺至葛榮作亂則載其請討一疏明帝之祖則載其請誅徐紇鄭儼一疏立莊帝後載帝加以桂國大將軍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并北史 三

一詔擒葛榮後載帝加以大丞相一詔又進位太師一詔平元順後載帝加以天柱大將軍一詔及榮死後又載廢帝追贈三詔而於榮肆橫無君逞克濫殺及莊帝畏逼憂禍潛謀殺榮之事則不甚詳使閱者但覺功多罪少此收之舞文也北史則於討破萬子乞真等小賊不過舉括數語其疏與詔一切刪除此本北史體例如而河陰之殺朝臣北史謂二千餘人及莊帝殺榮之事詳敘之歷歷如繪自是功罪各不相掩然收書河陰之役榮殺帝兄弟並幽帝於別帳將弑之已使趙元則作禪文因鑄已象不成乃還奉莊帝之處亦終不能稍諱則亦未大失實也惟榮女先為明帝嬪榮欲以為莊帝后帝從祖

瑩言立之此事榮傳中竟絕無一字則以此后後為齊神武所納故諱之然則收非曲徇爾朱乃曲徇高氏耳

### 西魏書

魏自胡太后臨朝孝明帝崩後爾朱榮起兵沈太后少帝於河立長樂王子攸是為孝莊帝帝以榮肆橫手殺之爾朱兆等稱兵害帝立長廣王奕又以奕詔禪位於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魏書謂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廢節閔而立平陽王修是為孝武帝未幾帝與歡不協乃西遷關中依宇文泰歡別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為帝是為東魏而孝武為西魏按歡廢節閔時會朝臣議僉謂孝文不可無後故立孝武天下共以為主已三年始西遷

###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隋書并北史

四

是魏統自應屬孝武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廢帝恭帝繼之皆魏之正統也魏收在北齊修魏書欲以齊繼魏為正統故自孝武後即以東魏孝靜帝繼之而孝武後諸帝不復作紀此收之私見也魏澹作魏書以西魏為正統自是正論惜其書不傳故西魏文帝等紀年紀事轉見於周文帝魏書紀內幸北史增文帝諸紀名分始正而魏書究不得為完書近日謝蘊山藩伯另撰西魏書以次于魏書之後誠得史裁之正也其採掇亦甚詳可稱良史惟列傳尚有遺漏如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趙貴侯莫陳崇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宇文遵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按柱國本爾朱榮

官號榮敗後此官遂廢魏文帝以宇文泰功大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八人秦統百揆元欣皇族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出則征伐是諸臣乃大統十六年以前功臣雖皆宇文泰擢用然是時魏祚未移泰亦尚為魏臣諸人方與泰比肩事魏則皆西魏臣也豈得無傳又蘇綽在魏徬周禮定官制與盧辨同事今綽有傳而辨無傳亦屬掛漏會屬蘊山補之未知增入否

### 附答書

謝啟昆

前過常州快聆塵論得慰積懷昨惠手書過蒙期許拙詩復寵以序文感何如之承示西魏書掛漏處極費清

###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隋書并北史

五

心所有宗室內少元育元贊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等誠屬疎略然斷代為書列傳當有限制嘗怪漢之臧洪陶謙荀彧公孫瓚董卓二袁諸人皆未臣魏陳壽載之魏志殊失史裁范蔚宗收入後漢書是也然黃初諸臣曾仕建安者甚多使俱入漢書則無此義例矣弟為此書之初搜羅周隋兩朝之會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非西魏臣者十無一二勢難廢周書而改為西魏故拙撰列傳以宇文受為斷其下仕周隋者即不立傳雖尉遲迥獨孤信等業爛然亦從刪削然封爵表載其爵秩大事異

列傳互為補苴不致缺漏矣此區區作書之旨不識高明以為然否大抵吾輩著書得失參半一人見識既單精力有限不得良友正之則疑無從改訂向所不吝教言尤荷高誼吾兄近日著述如已脫稿亦望寄示或可效一得之愚也諸惟鑒原是幸

答謝蘊山藩伯書

承示西魏書斷自宇文受禪而以僕所指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有不能盡入西魏者具見斟酌苦心僕深愧考核未精妄參末議矣漢以後數朝皆以禪代為革命其臣多歷仕前後兩朝故作史者必先立限斷晉武時議立晉書限斷荀勗欲以魏正始為斷王瓚欲以嘉平為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木

斷賈謐欲以泰始為斷後因張華謂宜用正始其議遂定徐爰宋書舊本列晉末諸臣及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沈約修宋書以桓元焦縱盧循身為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郁僧施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非宋臣遂一概刪却此皆古人先立限斷之法足下西魏書以宇文受禪為斷可謂扼要矣然亦有未可盡拘者陳壽魏志列入漢末諸臣董卓陶謙呂布二袁劉表等誠有如下所云殊失史裁然壽作三國志時後漢尚未有正史而諸臣事多與曹操相涉不立傳則記載不明故彷彿史記項羽陳涉之例遂列漢臣于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

入後漢書而後漢魏兩朝人物燦若列眉足下西魏書列斛斯椿賈顯度賀拔勝等傳正用范書例也而范書中有荀彧一傳或出仕即參曹操軍事始終為其謀主佐成大業則聽其傳于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漢朝阻魏九錫特入于漢臣內此又作史者于限斷之中寓變通之例今西魏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雖多宇文泰擢用其後又多仕于周者然其先則與泰同官魏朝且泰于魏文帝時尚不失臣節其出師嘗奉魏帝以行所徃周禮六官亦必奏而後著為令非如操之日無漢獻也則與泰同立功于西魏者尚皆魏臣况李弼侯莫陳順當周閔帝受禪之年即卒趙貴獨孤信并以謀殺宇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七

文護而被害似不得盡指為周臣而西魏書不列傳也如以仕周者不終于魏則有新唐書傳趙光允王處直之例在二人皆唐臣後歷仕朱梁後唐而新唐書仍為立傳光允則敘其歷官知制誥而止處直則敘其天復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猶是唐所授以後則不復敘也否則有隋唐二書各傳裴矩之例在矩入唐為民部尚書唐人修隋書以其在隋朝事蹟最多特為立傳後宋祁以其說曹且舉山東之地歸唐又為立傳于唐書是一人兩傳古亦有此例西魏達奚武入周有迎齊將司馬消難拒斛律敦等功而其先戰沙苑戰河橋斬齊將高敖曹敗梁將蕭循皆魏朝事也豆盧寧入周有

討稽胡劉桑德等功然其先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平梁合定討乙鐵忽皆魏朝事也楊忠入周有破齊師于晉陽等功而其先從平潼關破回洛城斬齊將辛纂擒梁將柳仲禮皆魏朝事也宇文貴入周但有討吐谷渾之功而其先從爾朱榮擒葛榮平邢杲拒元顥則尙在孝武以前及從孝武入關援賀若統敗堯雄走任祥降是云寶亦皆魏朝事魏文帝以金卮置候上射中者賜之貴一發而中帝即賜貴且獎諭之則更爲魏帝所寵任者竊意此諸人仍應補傳于西魏但敘其在魏立功之處而入周後事蹟周書本有傳固不妨並存似與隋唐二書傳裴矩趙光允王處直之例相合不必以其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史 八

會仕周遂不入魏書也前後五代之人多歷仕數朝最難位置如後五代時張全義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後唐則入于唐臣傳馮道歷仕數朝居正以其殲于周亦入于周臣傳終覺未妥故歐陽修另立雜傳以處之今以仕周者遂不入魏書意雖嚴而事未備也且前代各史凡手創帝業身未爲帝至其子始禪代者皆聽其入新朝紀內而前朝不復立傳如後漢書不立曹操傳魏志不立司馬懿父子傳後魏書不立高歡傳是也今西魏書以宇文泰爲西魏功臣之首特爲立傳此與後周書立楊忠傳同一卓識泰既立傳於西魏而與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遺之轉不免

爾全書之缺矣承諭著書必資友朋訂正此誠大人先生虛懷集益之雅量故僕敢再進舊說以就正有道焉

北史魏書多以魏收書爲本

李延壽修北史時魏收魏澹二書並存史稱澹書義例極嚴則延壽魏史自應以澹書爲本乃今與魏收書一核對惟道武太武獻文之殂及以西魏爲正統昭成帝爲其子

實若所說魏書但云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至雲中有一日帝崩北史則云皇子實君作亂帝暴崩 道武爲清河王紹所弑魏書但云冬十月戊辰帝崩於天安殿年二十九北史則云清河王紹作亂帝崩 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弑魏書但云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於永安宮年四十五北史則云中常侍宗愛擁衛帝崩 獻文爲文明太后所害魏書但云承明年年二十三帝崩於永安殿北史則書文明太后有憾於帝帝崩 魏書出帝之後即接以東魏孝靜帝而出帝後諸帝不書北史則孝武帝後始有文帝廢帝恭帝三本紀 此蓋用魏澹之例 澹書以西魏恭帝遜位西魏亡始列東魏孝靜帝本紀 爲正統東魏爲僞又以道武諸帝並置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善終義上當君 其他紀傳則莫知名姓則亂臣賊子將何所懼今分明直書不致迴避云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九

多本魏收書但刪繁就簡耳推原其故蓋魏收修史在北齊時凡魏朝記載如鄧淵崔浩高允所作編年書李彪崔光所作紀傳表志邢辯崔鴻王遵業所作高祖起居注溫子昇所作莊帝紀元暉業所作辨宗室錄卷帙具在足資採輯故其書較爲詳備及書成則盡焚崔李等舊書於是收書獨存而魏澹續修亦僅能改其義例之不當者而年月件繁事實則固不能舍收書而別有所取也是知澹書已悉本收書延壽又在澹後自不得不以收書爲本故敘事大略相同也

按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倖臣鄭儼徐紇所爲魏收書及北史本紀皆不見其迹但云武泰元年二月癸

已帝崩於顯陽殿而已是北史例亦不盡一又晉書  
石堅載記堅造俱難鄧羌等討涉翼健即翼健涉翼健  
戰敗遁於陰山其子翼珪縛父以降堅以涉翼健荒  
俗未知禮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珪執父不孝遷於  
蜀此事魏收書本紀既不載北史亦不書

北史改編各傳

北史編次各傳多有與正史異者魏齊隋俱有外戚傳  
北史以魏之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質齊之婁叡爾朱  
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隋之獨孤羅蕭歸各附其家  
傳惟魏之賀訥姚黃眉杜超賀迷閻昆馮熙李惠高肇  
胡國珍齊之趙猛胡長仁入外戚傳周書無外戚傳魏書文苑傳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十一

有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北  
史惟取子昇其餘各附其家傳齊書文苑傳有祖鴻勳  
李廣樊遜劉述荀士遜顏之推北史惟取祖李樊荀其  
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無文苑傳北史取王褒庾信顏  
之推及弟之儀之推本在北齊文苑內後又作別故北史編入周代隋書文學傳有劉臻  
崔儵王類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綽王冑庾自直潘徽  
北史則取劉臻諸葛穎王貞虞綽王冑庾自直潘徽又  
增虞世基許善心柳謩明克讓為文苑傳而崔儵王類  
孫萬壽各從其家傳魏書有孝感傳趙談長孫慮乞伏  
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允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  
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也周書有孝義傳李棠柳檜杜

叔毘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也隋書有孝義傳陸彥師  
田德懋薛濟王頌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儁耶方  
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也北史則以趙談李棠  
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家傳其餘作孝  
行傳魏書藝術傳晁崇張勝殷紹王早耿元劉靈助江  
式周澹李修徐審王顯崔或蔣少游也齊書方技傳由  
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  
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也周書藝術  
傳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也隋書  
藝術傳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胃元許  
智藏萬寶常也北史則以江式崔或冀儁黎景熙趙文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十一

深各編列傳又增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  
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共為藝術傳其餘入別傳及家  
傳魏書酷吏傳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放提羊祉  
崔暹鄒道元谷楷也齊書酷吏傳邱珍宋游道盧斐畢  
義雲也周書酷吏傳王文同也北史則以高遵羊祉鄒  
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各從其家傳其餘入酷  
吏傳

北史全用隋書

北史於魏齊周正史間有改訂之處惟於隋則全用隋  
書略為刪節並無改正且多有迴護之處如隋文帝之  
篡隋書本紀既循照歷代國史舊式敘九錫文禪位詔

并帝三讓乃受絕不見攘奪之跡矣北史亦一一照本抄謄略無一語差異祇刪去九錫文以省繁冗而已文帝殺宇文諸王周書謂諸王皆以謀執政被害而北史則第書誅陳王純誅代王達誅滕王道一似有罪而伏法者帝即位後封靜帝為介國公年方九歲開皇元年祖周書謂隋志也而北史但書介國公薨上舉哀於朝堂謚曰周靜帝一似善終而加以恩禮者其於文帝之崩書帝疾甚與百寮辭訣握手歎歔崩於大寶殿又載遺詔一篇有惡子孫已為百姓除去今嗣位者乃好子孫等語一似憑几末命壽考令終並非遭害者煬帝紀亦但書高祖崩上即位於仁壽宮而煬帝使張衡侍疾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主

南北史兩國交兵不詳載  
南北史以簡淨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刪十之三四如每代革易之際以禪讓為篡奪者必有九錫文三讓表禪位詔冊陳陳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則刪之而僅存一二詔策其他列傳內文詞無關輕重者亦多裁汰如許善心神雀賦隋書全載原文北史但記其事而不載其賦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謂刊落釀詞過舊書遠甚者也其於南北交兵事尤多刪削今即以北史與魏史校對如魏書明元帝泰常七年魏攻滑臺宋將王景度棄城走八年克虎牢獲宋將毛德祖等少帝景平元年宋書魏軍克虎牢執司州刺史毛德祖以去南史却不書太武帝神麤元年宋將王仲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主

致斃及矯詔即位之事絕不見形迹即張衡傳亦不著其弑逆但載其賜死時自言我為人作何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殺之而已惟於宣華夫人傳文帝以太子廣無禮於夫人速召故太子勇楊素急以白太子廣廣遂令張衡入寢殿令夫人及後宮侍疾者皆出俄而帝崩此則略露端倪於隱約之間然亦未嘗直書也隋書書法承歷代相沿舊例尚不足怪李延壽自作私史正當據事直書垂於後世何必有所瞻徇乃忌諱如此豈於隋獨有所黨附耶抑隋書本延壽奉詔所修其書法已如此故不便岐互耶然正史隱諱者賴有私史若依樣胡盧略無別白則亦何貴於自成一家言也

德寇濟陽王元謨竺靈秀寇滎陽魏兵擊破之四年安頡平滑臺擒宋將朱修之李元德等追檀道濟至歷城而還此事在宋元嘉八年宋書書清泰復為索虜所陷檀道濟引兵還太平真君四年皮豹子等破宋兵于濁水七年永昌王仁擒宋將王章于高平十一年仁斬宋將劉坦之于汝東宋將蕭斌之寇濟州王買德棄城走斌之入城遣王元謨寇滑臺帝南伐遣長孫真率騎五千赴之元謨斌之皆遁乃命諸將並進宋將臧盾拒守燕王譚破其援兵胡崇之永昌王又攻拔懸瓠車駕至淮斬宋將唐德祖遂至瓜步宋人大懼獻百牢請進女皇孫以求和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北史俱不書但云帝南征命諸將分道並進所至城

邑皆下起行宮于瓜步宋文帝遣使進百牢並請進女  
 帝許和而不許婚又如孝文帝太和四年齊將崔文仲  
 陷壽春崔慧景寇武興魏詔元嘉等南討破齊將盧紹  
 之于胸山又詔馮熙等出正陽賀羅出鍾離諸將擊破  
 齊將桓康於淮陽俘三萬餘人北史亦不詳載但云元  
 嘉破齊軍俘三萬口十三年齊將陳顯達陷醴陽左僕  
 射穆亮討之十五年齊兵寇淮陽太守王僧儒擊走之  
 二十一年帝畱諸將攻蒲陽自至宛城討其郢至新野  
 築長圍困之大破齊將於河北二十二年齊將蔡道福  
 成公期胡松等各棄地遁走又攻宛城拔之其將房伯  
 玉出降齊將裴叔業寇渦陽詔鄭思明救之二十三年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并北史

齊將陳顯達寇潁州詔元英討之顯達陷馬園車駕南  
 伐顯達遁走北史皆不書宣武帝正始元年梁將姜慶  
 真陷壽春外郭州兵擊走之統軍劉思祖大破梁兵于  
 邵陽擒其將趙景悅等元英又破梁將王僧炳于樊城  
 又破梁將馬仙琕于義陽拔之北史皆不書但書破馬  
 仙琕一事而已二年邢巒擒梁將范始男等王足斬梁  
 將王明達等薛真度又破梁將王超宗等北史俱不書  
 但云頻大破之是年又詔中山王英南討襄河三年梁  
 將王茂先寇州詔楊大眼討之斬其將王花等茂先  
 遁追至漢水拔其王城梁將張惠紹陷宿豫章叙陷合  
 肥詔俞元遙南討奚康生破張惠紹斬其將宋黑中

山王英破其將王伯敖邢巒破其將桓和于孤山諸將  
 別克固城蒙山兖州平邢巒敗梁兵于宿豫張惠紹棄  
 宿豫蕭昉棄淮陽南走徐州平中山王英大破梁軍于  
 淮南梁臨川王宏等棄淮東走遂攻鍾離四年鍾離大  
 水英敗績而回北史皆不書但書命中山王英南討破  
 梁將王伯敖及圍鍾離因大水敗回而已淮陽之役臨  
 川王宏大兵逃回實兩國大事乃亦不書蓋延壽敘事  
 專以簡括為主固不能一一詳書且南北交兵各自誇  
 勝諱敗國史固各記其所記延壽則合南北皆出其  
 手惟恐照本抄謄一經核對則事迹多不相符故也即  
 如齊神武紀神武圍王思政于玉壁欲以致敵西師不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并北史

敢出乃班師而周文紀謂周文聞齊神武至玉壁乃出  
 軍蒲坂神武即退是西師未嘗不敢出也芒山之戰齊  
 紀謂神武大敗周文俘斬六萬會有軍士奔西軍告以  
 神武所在西軍盡銳來攻神武幾為賀拔勝所獲僅而  
 免是東軍先勝而後敗也周紀則云齊神武陣芒山數  
 日不進周文率軍夜登山未明而擊之神武為賀拔勝  
 所逐僅免而趙貴等五軍居右戰不利齊神武合軍再  
 戰周文又不利是西魏軍亦先勝後敗兩紀相校則周  
 紀少敘先為東軍所敗一節齊紀又少敘再戰而敗西  
 軍一節致不相合且齊神武奔脫後合兵再戰周文不  
 利之處應敘于齊紀以誇勝乃反敘于周紀而齊紀不

書此戰之後齊紀謂神武遣劉豐狗地至宏農而還周紀謂齊神武自至陝達奚武禦之乃退亦不相符可見作史之難兩國交涉處一經校對輒多罅隙宜乎延壽之不敢詳書也按北史太略亦有不明處如魏宣武帝景明年齊將陳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書則景明三年齊將陳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書則景明三年齊將陳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書則景明三年齊將陳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

北史與魏齊周隋書岐互處

北史與魏齊周隋各史比對大略相同間有小異處今為摘出魏書神元帝遣子文帝如魏是歲魏景元二年也北史則謂遣文帝如晉是歲晉景元二年也按景元尚是魏陳留王年號魏書以屬魏從其名也是時權廿二史劄記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未

已在晉北史以屬晉從其實也魏書凡宗室皆係以元姓如元觚元儀元題之類是也按拓跋之改姓元乃孝文帝時事道武以來固未嘗有此乃以後來所改之姓追敘于未改之前殊屬倒裝北史則書秦王觚東平公儀襄城公題較為得實爾朱榮河陰之殺朝士魏書謂責百官以明帝被害之故北史謂榮妄言高陽王雍欲反故殺之周書楊忠傳忠從獨孤信破穰城居半年以東魏之逼與信俱奔梁後從梁歸關中周文召居帳下是奔梁後方歸西魏也北史云東魏之逼忠與信俱歸關中周文召居帳下則刪却奔梁一節未免過求簡淨之失其他與正史稍有岐互者魏孝文南伐魏書步騎

百餘萬北史作三十餘萬齊文宣逼魏孝靜帝禪位魏書有襄城王旭入奏請靜帝法堯禪舜北史作襄城王景西魏克南鄭周書謂梁蕭循降北史作蕭修周書文帝紀有沃野賊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瓌宏農之戰周書謂斬東魏將李徽伯北史謂擒李徽伯此皆稍有差異之處延壽自序謂正史外又勘究雜史千餘卷故有此改訂也

北史書法與周隋書不同處

周書文帝紀內魏大統十二年齊神武圍玉壁不克以疾班師十三年春遂殂十五年侯景弑梁武帝十六年齊文宣廢魏孝靜而自立北史周紀皆不書以是時周廿二史劄記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七

文帝尚為魏臣諸事皆書於魏史故也隋書文帝紀專敘文帝事而其父忠立功於周室之處不敘以周書已立忠傳也北史則於周代不立忠傳而以忠事敘於隋文紀內 周書文帝孝閔帝明帝三本紀各為一論北史則三帝合為一論而論詞仍槩括周書三論用之周書武帝宣帝靜帝紀各為一論北史亦槩括其語為一論至如隋文帝煬帝恭帝紀論則全用隋書一字不易惟文帝論開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八字換以樹基立本積德累仁耳然隋文以詭詐攘位有何積德累仁耶

北史紀傳互異處

隋書文帝本紀周五王謀隋文帝帝以酒肴造趙王招



觀其指趣王伏甲於卧內賴元胄以免是文帝知招欲謀害故以酒肴赴之以觀其意也元胄傳則云招欲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則已與紀異矣周書趙王招傳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則又非隋文之以酒肴赴之也周隋書各記所記故不同如此北史則延壽一手所成乃此等處全抄舊文初不檢點遂亦岐互

大業十四年

隋煬帝江都之難在大業十四年而隋書及北史只書十三年者緣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長安奉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而煬帝大業之號已從削除修史者皆唐廿二史劄記卷十三 魏周隋書并北史 大

臣自應遵本朝之制以義寧紀年而煬帝之被弑轉書于義寧二年之內其實天下共主一日尙存終當稱其年號則大業十四年不可沒也

太上皇帝

太上皇本漢高祖有天下後奉其父太公之稱非太公有天下傳於子而有是稱也漢書高祖紀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傳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公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尊號今上太公曰太上皇帝豈曰太上皇不言帝乎天子也顏師古曰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政治故不曰帝也又三國志王肅曰漢高祖上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皇帝者高祖時其父見在而使稱皇則皇是稱也表於之註漢祖尊其父為皇其實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實稍輕也其以天下傳子而稱太上皇帝者各史所載其十四君今記於左按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後鄭史始亦未有太上之稱故不列他如晉司馬倫遷惠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帝高祖立隋代王侑為煬帝為太上皇此皆亂革易時名同而實異不可列入內稱

之丙 呂光即天王位年號龍飛在位十年以老病立子紹為天王自稱太上皇帝魏書

後魏獻文帝即位後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在位七年年十七即內禪使太保陸馥大尉源賀奉皇帝璽綬册命皇太子升帝位是為孝文帝時年僅五歲羣臣奏曰昔三皇之世淡泊無為故漢高祖尊其父曰太上皇不統天下今皇帝幼冲萬幾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帝乃從之遂徙居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國之大事仍以奏聞孝文帝每月一朝崇光宮後改稱寧光宮其後討蠕蠕拾寅等事獻文帝仍躬御戎車承明二

廿二史劄記卷十三 魏周隋書并北史 九 年崩年二十三書 北齊武成帝即位五年年二十以天文有變太史奏當有變易祖珽乃上表言陛下雖貴為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乙酉之歲除革舊政今太歲在乙酉宜傳位東宮應天道乃上魏獻文帝禪子故事帝從之魏書乃傳位於皇太子緯是為齊後主魏書大赦改元百官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仍以奏聞北齊書然是時武成帝仍往來晉陽鄴都凡除拜生殺仍自主之後主天統四年崩凡為太上皇帝四年北齊書

後主緯隆化二年時年十一自晉陽戰敗回鄴以周師日逼乃傳位太子恆時年八歲改隆化二年為承光元年尊後主為

太上皇帝後主先走青州幼主亦東走又禪位於任城王浩以太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守國天王不數日父子俱為周所執書

後周宣帝以大象元年十一傳位於皇太子衍十一詔曰朕以寡薄祇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羣后不二之心興隆國本用宏天歷皇太子行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憑積德之休允叶無疆之慶朕今傳位於衍乃睠四海深合謳歌之望傳子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諒朕意焉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皇帝衍稱正陽宮朝廷政事仍宣帝處分大象二年崩年二十二周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十一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乃立世民為皇太子聽政是歲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書

唐睿宗在武后時已立為帝後中宗歸為帝睿宗仍為相王中宗為韋后及安樂公主所弑韋后臨朝臨淄王隆基睿宗子率兵討亂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於是睿宗即皇帝位立臨淄王為皇太子先天元年立為皇帝聽小事自稱太上皇聽大事明年詔歸政於皇帝是為元宗唐元宗享國既久嘗欲傳位於太子楊國忠等甚懼使楊貴妃銜土祈哀乃不果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帝避

亂至馬嵬太子從行父老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遣壽

王珣及高力士諭太子太子乃治兵於朔方因裴冕杜鴻漸等請遂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尊元宗為上皇天帝遣使奏聞元宗遣韋見素房瑁崔渙奉皇帝冊至靈武肅宗復兩京至德二載迎元宗歸至咸陽備法駕於望賢驛元宗御樓肅宗紫袍望樓拜舞元宗降樓撫肅宗肅宗泣辭黃袍元宗自為衣之肅宗伏地固辭元宗曰天下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殘齡即汝之孝也肅宗乃受元宗居興慶宮乾元元年元宗入御宣政殿授肅宗傳國受命寶及符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肅宗又上元宗尊號曰聖王天帝上元元年肅宗病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十一

李輔國矯詔遷元宗於西內寶應元年元宗崩唐順宗即位病喑乃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命權勾當軍國事明年立為皇帝是為憲宗而順宗稱太上皇元和元年憲宗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

宋徽宗宣和七年以金兵之逼先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尋詔皇太子嗣位自稱道君皇帝太子即位是為欽宗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靖康元年徽宗避金兵至鎮江府金兵退還京師明年金人以二帝北行以下皆宋史宋高宗自元懿太子薨訪太祖子孫伯字行內者育於宮中紹興二年得伯玖賜名彥後封普安郡王三十年

立為皇子更名瑋三十一年金海陵入寇瑋從高宗至金陵已而海陵被弒金兵退高宗自金陵歸三十二年立為皇太子改名脊高宗久有傳位之意至是乃降御札皇太子可即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太子趨避殿側高宗勉諭再三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宰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班殿廷內侍掖太子至御榻前即位是為孝宗孝宗是時猶側立不敢坐內侍扶掖至八九乃略坐宰相率百官稱賀孝宗遽與宰相升殿固請孝宗愀然曰此大位恐不克當高宗即駕往德壽宮孝宗步送出祥曦門冒雨掖輦至宮門不止高宗應謝再三令左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三

右扶還願曰吾付托得人無憾矣自是每五日一朝德壽宮百官月兩朝高宗請每月四朝孝宗上高宗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孝宗終身備極孝養兩宮無纖毫間隔至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年八十一几為太上皇帝者二十四年孝宗行三年之喪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詔自今御內殿令皇太子侍立十六年二月詔傳位皇太子以德壽宮為重華宮是日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百官稱賀畢內侍請太子坐太子固辭內侍扶掖乃即位是為光宗光宗是時徵坐復興丞相率百官賀禮畢樞密院奏事光宗仍立聽班退孝宗反喪服御後殿光宗侍立尋登輦同詣重華

宮光宗還內上尊號曰至尊壽聖皇帝 宋光宗紹熙四年七月以後因疾不能朝重華宮明年孝宗疾甚光宗仍不能朝孝宗崩後亦不能過宮行喪乃立子嘉王為皇太子趙汝愚密請太皇太后於禪祭日命皇太子即位尊光宗為太上皇至日眾官扶太子入素幄披黃袍太子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須臾催仗訖百官班定內侍扶掖乃即位是為寧宗寧宗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自是五日一朝尋詔以秋暑太上皇未須移御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慶元六年崩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三

明英宗土木之變陷於也先皇太后諭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命鄭王泰輔代之總朝政後議者謂時方多難宜立長君皇太后亦遣太監金英傳旨鄭王宜早正大位於是鄭王即帝位是為景帝景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後也先送英宗歸景帝奉迎之禮甚簡將至京始備法駕於安定門外英宗自東安門入景帝迎拜英宗答拜各述已意遷讓良久乃送英宗於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後羣臣請朝英宗萬壽聖節及元旦景帝皆不許已又廢太子見深為沂王而立己子見濟為皇太子又殺侍英宗之太監阮浪等皇太子見濟尋卒御史鍾同等請復儲皆被杖并伐南城中高樹英宗危甚及景帝不豫石亨徐有貞等迎英宗復位明史

以上皆歷代太上皇故事北朝諸君固無足道唐宋則名分典禮各著稱史冊然洪容齋謂唐四君順宗以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兄弟明皇幸蜀太子擅立惟睿宗傳位發於誠心然至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被誅之明日始盡行歸政則猶有不得已者惟宋高孝兩朝為千古所未有云此固確論也然南宋國僅偏安嗣君又非親子究不得為大全惟我高宗純皇帝當大一統之運臨御六十年親傳寶位猶時勤訓政享年至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禪後極尊養之誠無一日不親承色笑視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數焉然則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三 魏齊周隋并北史

兩宮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備真開闢以來所未見豈不盛哉

廿二史劄記卷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皇太孫

禮記有適子無適孫註謂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古未有稱皇太孫者漢宣帝時元帝為太子生成帝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名之曰鶯字曰太孫此以之為字非立為太孫也惟晉惠帝帝立子適為皇太子後為賈號乃立適子臨惟王城為皇太孫未幾倫后所殺趙王倫廢后復適位又害滅乃立弟襄王尚為皇太孫尋被殺帝以皇太子長樂先卒乃立齊武帝帝立子昭業為皇太子昭業其東宮官屬悉改為太孫官屬太孫長樂子昭業為皇太子昭業其東孫即位以無道廢為黔林王魏太武帝帝立子昭業為皇太子昭業其東乃停封號但號世嫡皇孫昭業其東唐高宗帝立子昭業為皇太子昭業其東宗帝立子昭業為皇太子昭業其東天下兵起大元帥帝崩遺詔燕王即位是為天祐帝金世宗帝立子昭業為皇太子昭業其東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并北史

皇太子等皆乃立允恭子昭為原王後立為皇太孫論之曰明德元世祖皇太子等皆乃立允恭子昭為原王後立為皇太孫論之曰明德元世祖皇后嫡孫惟放一人故建立庶孫保子在後後即位是為惠宗明太祖皇太子等皆乃立允恭子昭為原王後立為皇太孫論之曰明德元世祖子珍哉為皇太子珍哉奉命皇孫珍哉皇太子等皆乃立允恭子昭為原王後立為皇太孫論之曰明德元世祖過授以皇太子寶帝崩皇孫入即位是為成宗明太祖皇太子等皆乃立允恭子昭為原王後立為皇太孫論之曰明德元世祖為皇太孫後即明成祖皇太子等皆乃立允恭子昭為原王後立為皇太孫論之曰明德元世祖位是為建文帝明成祖皇太子等皆乃立允恭子昭為原王後立為皇太孫論之曰明德元世祖建立然晉惠帝齊武帝金世宗明太祖皆以皇太子先卒故立皇太孫以繫正統此事之不得已者也魏太武遼道宗元世祖則雖東宮先卒大位已屬嫡孫然尚不設皇太孫之稱如魏太武則號其孫曰世嫡皇孫遼道宗則封其孫曰燕國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元世祖則付其孫以皇太子寶俱未嘗有皇太孫之號乃唐高宗則當中宗在東宮時即立重照為皇太孫明成祖亦當仁宗在東宮時即立宣宗為皇太孫皆非禮也梁武帝當簡文帝太子在東宮時

亦立簡文帝子大器為宜  
城郡王而無皇太孫之稱  
高宗立重照時嘗以問裴敬彥王方  
慶皆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晉立愍懷  
子為皇太孫  
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  
孫古所未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遂立之是唐時猶有  
能據禮以爭者乃明永樂中竟未聞有以此為過舉而  
舉朝寂然無聲可見明臣不讀書不知故事之陋也

皇太弟

皇太孫之稱已非古法晉以後更有所謂皇太弟者晉  
惠帝皇太孫臧及尙俱死因河間王容奏乃詔立成都  
王穎為皇太弟後穎兵敗又廢之而立豫章王熾為  
皇太弟既即位是為懷帝劉淵死其太子和為劉聰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二

所害聰讓位於弟北海王又又因請聰即位乃立又為  
皇太弟後又為聰子粲所害慕容暉為苻堅所擒官於  
長安後暉弟冲起兵高蓋等立冲為皇太弟檄書與堅  
自稱皇太弟致書請奉送家兄皇帝出城苻丕敗死其  
子懿奔於苻登時登已稱帝乃立懿為皇太弟此古來  
所創見也唐文宗崩中尉仇士良等立穎王漚為皇太  
弟即位是為武宗僖宗崩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為皇  
太弟即位是為昭宗此皆倉猝擁立非預建為儲副者  
又南唐元宗李煜立弟齊王  
景遂為皇太弟然未嘗即位  
然兄終弟及名號尙非不經  
馬元贊立光王為皇太叔即位是為宣宗此又古所未  
有安樂公主請中宗以已為皇太女則更不經之甚矣  
元成宗崩無子其  
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懷州人

京監國迎海山即位是為武宗武宗即立愛育黎拔力  
八達為皇太子又泰定帝崩武宗二子在外長日和世  
竦鎮漠北其弟圖帖睦爾在江陵亦先入京稱號迎和  
世竦即位是為明宗明宗亦立圖帖睦爾為皇太子明  
宗諱被害皇太子仍即位是為文宗按武明二帝皆以  
其弟為儲副則皇太弟之號實屬相宜乃反立為皇太  
子是直以弟為子矣蓋元人不知有皇太弟故事但知  
皇太子為繼體之號而不知其為對君父之稱也

帝王行三年之喪

三代後帝王行三年之喪者咸稱晉武帝宋孝宗然尙  
有晉康帝姚興魏孝文帝後周武帝北漢劉承鈞世未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三  
之知也今摘於後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  
除然猶練冠蔬食及謁崇陽陵仍以衰經從行裴秀奏  
既除不宜復服乃止羊祜曰三年之喪漢文除之毀禮  
傷義今主上至孝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羣臣  
異議乃止羣臣又請易服復膳詔曰可試省孔子答宰  
我之言無俟紛紜也遂蔬素終三年後王太后殂帝居  
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服詔曰前代典禮質文不  
同何必援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竟素服以終三年  
康帝紀有司奏成帝崩已一周請改素服進膳如舊詔

曰權制之作出自近代雖曰適事實做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不可矣是康帝亦行三年喪也

姚興母蚩氏死興哀毀過禮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李嵩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令典也宜遵聖性以光孝道既葬之後仍素服臨朝率先天下尹繹駁之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與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其一依嵩議

魏孝文帝遭文明太后之喪欲行三年之喪羣臣固請依遺詔過葬即吉帝不許乃以衰服過期終四節之墓明年正月始聽政於皇信堂又明年遇文明太后再周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四

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

後周武帝皇太后叱奴氏崩帝詔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不易之道朕宜遵前典以申國極百寮以下仍遵遺令公卿固請過葬即吉帝不許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北漢劉承鈞於乾祐七年遭其父世祖之喪承鈞謂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喪至乾祐九年冬始除服宋孝宗遭高宗之喪詔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自是每七日及朔望皆詣德壽宮至大祥帝以白布巾袍御延和殿若詣德壽宮仍經杖如初葬後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

之又下詔曰朕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故以布素視事雖詔俟過耐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于是遂終喪三年將內禪時密諭兩府欲禪位退休以畢高宗三年之喪屆期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畢仍返喪服駕詣重華宮至服闋始除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即位已服期欲大祥畢更服兩月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期矣今欲加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謂嫡孫承重則太上皇聖躬久已康復在宮中自行三年之喪而陛下又行之是二孤也云云是光宗亦行三年之喪

女后之賢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五

洪容齋標三女后之賢謂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稱疾不朝會莽敬而哀之欲嫁之不肯及莽敗后日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楊堅女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為吳太子璉妃昇既篡封為永興公主如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之三后之事略同可畏而仰也然此三后猶人所知容齋所記尚有遺漏漢靈帝崩子辨即位是為少帝董卓廢為宏農王尋進酖弑之臨服酖時與妻唐姬泣別姬還潁川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誓不肯後李傕遣兵鈔關東掠得之催欲妻之不聽而終不自名獻帝聞之詔迎姬拜

為宏農王妃晉愍懷太子通妃王氏名惠風王衍女也  
 太子既廢衍請離婚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  
 屬惠風拔劍拒屬曰我太尉公女皇太子妃豈為汝逆  
 胡所辱屬遂殺之符堅奔五將山為姚萇所擒其張夫  
 人自殺符登妻毛氏壯勇善騎射為姚萇所襲營壘既  
 陷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力屈被執  
 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  
 殺我萇怒殺之呂紹為呂纂所弑妻張氏色美呂隆欲  
 污之張氏自投樓下二脛俱折誦佛經而死以上皆晉書列女傳呂  
 纂既篡為呂超所誅其妻楊氏色美超將娶之使其父  
 語之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求富貴一之已甚其可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使女辱於二氏乎乃自殺北西魏廢帝后宇文泰之女  
 也帝為泰所廢后以忠於魏被禍北史此皆亡國后妃之  
 賢者摘出以補容齊所未及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

南北通好嘗藉使命增國之光必妙選行人擇其容止  
 可觀文學優贍者以充聘使如魏游明根嘗三使於宋  
 李彪嘗六使於齊齊武帝以裴昭明有將命之才特命  
 使魏皆以其能稱使職也其後益以使命為重李諧傳  
 謂南北交聘務以俊又相矜衛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  
 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游子  
 弟盛飾聚觀館門成市魏使至梁亦如之一時風尚如

此凡充使及伴使皆不輕授邢邵在魏為一時文人之  
 冠特以不持威儀遂不令出使北齊李暹與崔暹不  
 協嘗曰雖失貴人意聘梁使不能舍我後果使梁李暹崔  
 瞻曾經熱病面多癍痕然雍容可觀詞韻溫雅遂出使  
 于陳此出使之精于選擇也其出使而增重隣國者  
 魏游明根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游明高  
 推使宋宋稱其才辨李彪使齊將還齊主親至琅邪  
 山命羣臣賦詩送別北齊崔暹將使梁使曰文采與  
 識懷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乃以李諧盧元明  
 李業興出使梁武謂左右曰卿輩嘗言北方無人此等  
 從何處來李業李渾聘梁梁武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七

李人物今實良多李暹魏收與王昕聘梁斯風流文辨收  
 詞藻富逸梁君臣咸敬禮魏收周使崔彥穆聘陳彥穆風  
 韻閑曠器度方雅為江表所稱崔彥穆此皆出使之有  
 光者也其隣國之接待聘使亦必選有才行者充之魏  
 使至齊齊以宗夫與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王融  
 有才辨乃命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以融年少問  
 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已踰其半景高曰在北聞君  
 曲水詩序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弁曰昔觀相如封禪知  
 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到繪以才  
 辨奉敕接魏使事畢當撰記繪曰無論潤色宋易但得  
 我語亦難矣到繪齊永明中魏使至詔選朝士有詞

辨者接使於界乃以范岫往迎魏使劉善明聘梁梁使朱异接之預譙者皆歸化北人善明欲見王錫張績乃使錫績入宴善明遍論經史錫績隨而酬對善明深嘆服之張績傳以齊使劉績至魏文成命李安世接之安世善舉止績嘆曰不有君子豈能國乎李諧盧元明聘梁梁武以蕭瑪詞令可觀令受幣於賓館梁使至魏陸卬每接譙卽席賦詩卬必先成遂以敏速見美劉孝儀聘魏魏詔邢昕迎於境上徐君房庾信聘魏名譽甚高選接待者皆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皆降階攝職更遞司賓梁使至北齊齊每令裴讓攝主客郎接待之陳使傅綽聘北齊齊令薛道衡接對綽贈詩廿二史劄記魏齊周隋書并北史卷十四 人

日之熱當由徐常侍帶來陵曰昔王肅至魏為魏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陳書此等猶不過以言語文學見長無大國係若事涉朝政邊事而能以片言全國體折敵謀則尤有足尚者如魏太武南伐宋太尉江夏王義恭安北將軍武陵王駿守彭城太武使李孝伯至城下勞問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相見宋張暢出對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間精甲十萬恐相凌踐故耳孝伯曰主將令行禁止何待絕橋杜門又何必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可以此相矜乎孝伯應答如流風容廿二史劄記魏齊周隋書并北史卷十四 九



遂以喪服入傳及魏使李彪報謝則入宴辭樂曰我皇  
 孝性自天除綬後尚以素服從事使臣不敢聞樂齊不  
 能屈齊齊明帝廢海陵王自立魏孝文來伐壽春城中  
 道王慶遠出與孝文語遂退兵齊書陳文帝弟安成王  
 項在梁魏克江陵隨例遷長安宇文泰欲歸之道杜果  
 使陳道意陳文帝大喜即賂以黔中及魯山郡後果送  
 項歸陳帝曰家弟得歸實貴朝大惠然不還魯山恐未  
 能如此果曰安成在我朝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  
 弟其貴豈止一城我朝親睦九族推己及人所以送歸  
 今謂以土地易骨肉何以聞之四方陳帝大慚曰前言  
 戲之耳後果又使陳宣帝謂曰若欲合從圖齊當以樊  
 甘二史劄記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十

後魏追謚之濫

有天下追尊其先世禮也然不過兩三代獨後魏則無  
 限制道武帝建國稱帝既追尊其始祖力微為神元皇  
 帝自神元以下沙漠汗曰文帝悉鹿曰章帝綽曰平帝  
 弟曰思帝祿官曰昭帝猗迺曰桓帝猗盧曰穆帝穆  
 曰太祖平文帝賀偁曰惠帝紇那曰煬帝駙槐曰烈帝

什翼犍曰昭成帝凡十三帝又從神元而上追尊極遠  
 之祖毛曰成帝貸曰節帝觀曰莊帝樓曰明帝越曰安  
 帝推寅曰宣帝利曰景帝俟曰元帝肆曰和帝機曰定  
 帝蓋曰倍帝僧曰威帝隣曰獻帝詰汾曰聖武帝又共  
 十四帝則不惟謚號遙加并名諱亦出於追製苟欲崇  
 其祖先而至於濫襲已甚此不經之甚者也 按魏澹  
 謂平文以前本部落之君長道武遠追二十八帝實越  
 典禮今魏書及北史所載止二十七帝殊不合魏澹所  
 云考平文時長孫斤反拔刀向御前太子寶格之傷脇  
 而薨後追謚為獻明帝所云二十八帝者獻明當在內  
 也魏書北史以獻明未登位無事可紀故缺之耳

甘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十一

按漢制開國之君稱祖以下則俱稱宗自曹魏始三  
 代稱祖武帝稱太祖文帝稱高祖明帝稱烈祖明帝廟  
號乃生  
 前所定九屬不  
 經故孫盛謫之  
 晉亦三代稱祖司馬懿追稱高祖昭追稱  
 太祖武帝稱世祖慕容氏亦三代稱祖庾追稱高祖  
 號追稱太祖僞僭號稱烈祖姚秦亦三代稱祖弋仲  
 追稱始祖莫稱太祖與稱高祖至元魏則更有兩太  
 祖道武既追尊平文帝為太祖及道武崩其廟號又  
 稱太祖此列朝所未見也其後太武帝稱世祖獻文  
 帝稱顯祖孝文帝稱高祖北齊則高歡追稱高祖文  
 宣帝稱顯祖武成帝稱世祖亦三代稱祖周宇文泰  
 追稱太祖武帝稱高祖南朝則宋武帝稱高祖文帝

稱太祖孝武帝稱世祖亦三代稱祖齊高帝稱太祖  
武帝稱世祖梁武帝稱高祖元帝稱世祖陳武帝稱  
高祖文帝稱世祖祖以功宗以德原非必一祖之外  
不得再稱祖然亦須揆其功而祖之創業中興有大  
功於世祖之可也如魏明帝宋文帝孝武帝後魏獻  
文帝北齊武成帝諸君不過蒙業繼體在位僅數年  
無功可紀乃亦以祖為廟號僭偽之朝苟為崇奉固  
不可為法也

### 保太后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  
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

###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主

服之有魯昭公少喪母有慈母良及死公欲喪之有司  
以為非禮公乃以練冠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然但練冠以居而孔子已以為非禮按慈母亦有不同  
或子幼母死父命妾長育之者父卒而遭此妾之喪尚  
有三年之服以重父命也若但父使之保抱則不過保  
母而已晉書顧和傳成帝以保母周氏有保育之勞欲  
假以名號和奏謂古無此例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婕為  
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王之令典乃止是古未有  
崇奉保母之制也乃後魏自道武創例立太子則先殺  
其母以防母后預政自是遂著為令而帝即位皆無太  
后於是轉奉保母為太后太武帝保母竇氏本以夫家

坐事沒入宮明元帝命為太武保母太武既立尊為保  
太后後又尊為皇太后太后登崢嶸山謂左右曰吾母養  
帝躬死必不為賤鬼然於先朝無位次不可違禮從葬  
園陵此山之土可以終托故歿後遂葬崢嶸山從其志也  
文成帝乳母常氏亦有劬勞之功文成即位尊為保太  
后再進為皇太后是時文成妃李氏生獻文後將立獻  
文為太子常太后依故事令李氏條記在南兄弟付托  
其宗兄洪之痛哭而死以保母而能主宮闈之政賜死  
太子之母則當日之尊竟同皇太后可知也文成帝又  
極尊奉封太后之兄英為遼西王弟喜帶方公三妹皆  
縣君妹夫皆公侯又追贈太后祖為公父為王母為王

###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主

太妃可謂濫矣親母則必賜死保母轉極尊崇魏法之  
矯枉過正莫不善於此

### 異姓封王之濫自後魏始

太武帝即位封長孫嵩北平王奚斤宜城王長孫翰平  
陽王叔孫建丹陽王司馬楚之琅琊王杜超陽平王穆  
壽宜都王長孫道生上黨王樓伏連廣陵王自是功臣  
無有不王者文成帝封周怛樂陵王杜遺閭若文劉尼  
杜元寶源賀閭武皮常英閭毗閭紇尉眷乙渾李峻俱  
進爵為王又封陸麗為平原王麗乞以讓父帝曰吾豈  
不能以二王封卿父子也乃封其父侯東平王後麗之  
子叡事獻文帝又封東郡王一門之內遂有三王獻文

帝又封慕容白曜濟南王韓頤襄城王孝文帝亦封陳建魏郡王荀頤河東王王叔中山王張祐新平王太和十六年始詔諸遠族非太祖子孫及異姓封王者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其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惟長孫道生以大功特不降自是名器稍重至北齊武成帝時又極猥褻奄人鄧長容韓寶業盧勒又齊紹素子徵陳德信俱封王後主緯時庶姓封王者尤多穆提麥城陽郡王高阿那肱淮陽郡王韓長鸞昌黎郡王皆倖臣也張景仁以侍書封王傳謂倉頡以來八體進爵一人而已又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盛至武平時皆封王其不及武平廿二史劄記

後魏以鑄像卜休咎

北史魏后妃傳序云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否則不得立也道武帝妃慕容氏有之帝令后鑄金人成乃立為后後堯又寵劉氏以鑄金不成不登后位明元帝妃姚氏鑄金不成未升尊位然帝禮之如后堯遂贈為后加謚焉然非特立后用此法也爾朱榮以明帝崩將有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主禮等五王之子孫像成者當立為主惟莊帝獨就乃迎立之及河陰之役榮欲僭位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乃止齊高洋欲僭位羣臣皆意以為不可鑄像卜之一寫而成遂決意僭號蓋當時國俗然也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唐五代 古

按晉書載記冉閔遣常璉使於慕容儁儁使封裕問之曰聞開鑄金為已像壞而不成何得言有天命璉言此非實此又在元魏之前則不始於魏矣蓋本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尚之也

後魏百官無祿

後魏未有官祿之制其賤者貧苦異常如高允草屣數間布被纏袍府中惟鹽菜常令諸子採樵自給是也傳否則必取給于富家如崔寬鎮陝與豪宗盜魁相交結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惟取結于人寬以善于結納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也文成帝詔諸刺史每因調發逼人假貸大商富賈要時射利上下通同分以潤屋自今一切禁絕犯者十疋以上皆死明元帝又詔使

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貲財非自家所資悉簿爲贓是懲貪之法未嘗不嚴然朝廷不制祿以養廉而徒責以不許受賍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至孝文帝太和八年始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久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今宜班祿罷請商人以簡人事戶增調絹二疋穀二斛九升以爲官司之祿均預調爲二疋之賦卽兼商用祿行之後賍滿一疋者死俸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後以軍費用不足又詔百官祿四分減一以充軍用至明帝時于忠當國欲結人心乃悉復所減之數此魏制官俸之大概也按文成詔中所謂商賈邀利刺史分潤孝文詔中所謂罷諸商人以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未

後魏刑殺太過

後魏起北方專以刑殺爲政令自猗盧爲代王卽嚴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舉部戮之或有宗室相攜悉赴死所或問何往曰當就誅戮其威嚴如此道武帝以秦王觚使於燕爲所害及克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鞠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挫殺之其討劉衛辰收其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戮死末年每朝

臣至前迫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以顏色動變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詞失措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有暴禍惟漢清河殺萬人乃可免帝乃減清河一郡書手自殺入獄其數滿萬或乘輦手劍擊殺者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有愛妾名萬人與帝于清河王稱私通俱率帝乃殺帝臨死始太武帝雖詔有司按律令務求厥中然如崔浩之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黨盡夷其族甚至僮吏亦夷五族同修史者亦族誅史臣謂太武果於刑戮後多悔之則亦仍其祖父舊法也至孝文帝始詔一人爲惡殃及合門朕所不忍自今非謀反大逆及外奔者罪止其身尋又詔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門門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七

誅者止其身於是刑戮稍減然自先世以來冤死者已不可數計矣按猗盧爲其子六修所弑道武爲其子紹所弑及身之報已屬顯然其後亡國時北齊文宣帝問元韶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王莽誅諸劉不盡文宣乃誅諸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餘十九家並禁之韶亦入地牢絕食嚼衣袖而死尋又大誅元氏壯者斬東市嬰兒投於空中以粟承之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文宣嘗令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鳶以飛最遠者免死元黃頭獨能至紫階宜得免矣仍付御史獄俄死凡昭成以下並無遺焉然則元魏之後竟無遺種實好殺之

報也高允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藜先亡到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數况凡人乎後周宇文氏之後為隋所誅殺殆盡史臣亦謂清宮制勝闔城孳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周祚不永或由於此是則天道之報施固有昭然不爽者也

按族誅之法本起於秦漢高祖入關所謂父老苦秦苛法誹謗者族是也後漢書楊終疏亦言秦政酷烈

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是族誅本秦酷政漢高約法三章則已除之然韓彭之誅皆夷三

族購季布敢匿者罪三族捕賈高等敢有隨者罪三族是仍未嘗除也故崔實政論謂高祖使蕭何定律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別傳并北史

有夷三族之令至文帝始除之楊終疏所謂文帝至仁除去收孥是也然文帝雖除而其後如李陵王溫舒等仍坐罪族誅則此刑故在至魏晉之際益慘酷無人理司馬懿誅曹爽支黨皆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爽王凌之妹為郭淮妻凌被誅淮五子向淮叩頭流血淮不能忍乃致書懿免之淮母印儉之誅其子向妻荀氏應坐死其兄顛乞其命乃詔離婚而荀氏所生女已嫁劉子元亦當坐死以懷妊在獄荀氏乞為婢以贖女命按荀氏之女則儉孫女也而亦不免是誅及四族矣司馬氏之酷如此程威乃上議曰已出之女父母有罪既須追刑夫黨見誅又須從戮是一人之身內外受

辟男不得罪於他族女獨嬰禍於二門事屬不均請在室者從父母之誅出嫁者從夫家之罰乃改此制晉書刑其後解結被戮其女適裴氏者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

夫以將嫁而夫家來認之即可不死則已稍輕於母印儉之案矣然一人有罪害及無辜秦漢以來以此

法枉殺者不知凡幾又況後魏之誅及五族耶宗曰族

母妻則曰黨是古所謂族者專指宗姓而言故孔安國稱尚書九族謂自高祖至元孫即表服小祀所謂三為五以五為九也後世乃謂以父母妻為三族以致誹謗益多顧聖人謂始於姑與舅而父母兄弟姊妹也如淳謂則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則此誤不自杜預始矣全按司馬氏之誅曹爽王凌母印儉雖極慘毒然尚止及於姑姊妹及女子之適人者至魏太武之誅崔浩并及於庶民郭氏柳氏皆夷其族則於木族之外延及於庶民豈不不可不慎也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別傳并北史

魏以奄人為外吏

後魏多以奄人為外吏楊範傳謂靈太后臨朝中官貴者皆許以方岳故宦寺多為外吏今考魏書不自靈太后始也蓋魏時籍沒之制甚嚴凡官吏有罪者一經籍沒則婦女入掖廷男子小者即為奄寺故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孫知義理有才具者如仇洛齊其祖本殿中侍御史洛齊在太武時為奄人因綾羅戶不屬守宰多隱漏乃奏請悉歸郡縣後出為冀州刺史有能名王瑀先世晉豫州刺史瑀被刑入宮歷事數朝志在公正出為冀州刺史年老致事孝文時隨遷洛以家貧特蒙賜帛趙黑先世本晉平遠將軍黑沒為奄人官選部尚書能

自謹厲當官任舉頗能得人獻文欲傳位京兆王子推  
 黑願以死奉太子孝文以是得立後出為定州刺史克  
 已清儉憂濟公私有欲行賂者黑曰高官厚祿足以自  
 給收賣公營私耶孝文聞之特賜絹段孫小父木姚秦  
 護軍守城殉節小沒入宮刑後出為并州刺史州內四  
 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清約自守當  
 時牧伯無能及他如抱疑以忠謹被擢後因老疾乞外  
 祿乃出為涇州刺史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守法王質  
 解書學出為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奸糾隱  
 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此皆在靈太后之前而闍寺為  
 吏亦有能勤于其官者自靈太后後楊範為白水太守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王溫為鉅鹿太守瀛州刺史然皆無可稱蓋亦視朝政  
 之盛衰為賢否朝政肅則刑餘為吏亦能砥節奉公朝  
 政弛則士大夫亦多貪縱况此輩乎俱見魏書

魏孝文遷洛

魏孝文帝以國俗沿上世之陋欲遷洛以變舊風恐大  
 臣不欲乃發京師步騎百餘萬南伐至洛陽帝戎服執  
 鞭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帝曰今者之舉興  
 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伐便當都洛乃議  
 遷移之計次年至平城宮部分遷甯又臨太極殿喻在  
 代諸臣遷移之略本時舊臣多不欲行帝先與彭城王  
 澄議之謂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與文須光宅中原澄

力贊之乃決帝帝又謂元贊等曰朕為天子何假中原  
 欲令卿等子弟博見多智耳若永居恆北卿等子弟不  
 免而墻也廣陵王又嘗問于烈遷甯孰便烈對曰聖略深  
 遠非愚管所及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  
 曰卿不鳴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烈時穆泰陸叡以畏  
 遷謀反泰欲推陽平王曠為主事敗賜死泰遷洛後太  
 子恂守金墉畏河南暑熱召牧馬欲輕騎奔代元徽勒  
 門阻之乃止帝遂廢恂為庶人尋亦賜死恂帝引見朝  
 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或不可  
 革三十以下見在朝之人語音不許仍舊違者免所居  
 官又詔革衣服之制嘗出行見婦女仍夾領小袖乃責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三

咸陽王禧等傳又詔遷洛人死者葬河南不得還北於  
 是代人南遷者皆為洛陽人又詔改國姓為元氏本蓋  
 帝優於文學惡本俗之陋欲以華風變之故不憚為此  
 舉也然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  
 而鼎祚移矣蓋徒欲興文治以比於古帝王不知武事  
 已漸弛也其先道武帝遣賀狄于至秦為姚興所留因  
 在長安讀書通尚書論語舉止似儒者後歸道武見其  
 類中國人遂殺之魏明元帝時或言國家當遷都鄴崔  
 浩曰非計也今居北方若山東有事則輕騎南出誰知  
 多少百姓望而遠服此國家威制四夷之長策若南徙  
 則種人不滿諸州之地參居榛林之下不服水土疾疫

死傷情見事露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則聲實俱損矣此又開國君臣之深識遠慮也

顧寧人言中國風俗多有不如外蕃者遼史言契丹生計仰給畜牧績毛飲漚以為衣食狃習勞事不見紛華故家給人足戎備完整金史世宗曰女直舊俗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皆出自然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乃長久之計也金史食貨志亦謂金中葉以後鄙遠儉樸襲宋繁縟之文又懲宋寬柔用遠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專用其所廿二史劄記卷十四

短迄金之末國用易竭民心易離實由于此作法不慎變法以救其弊祇益甚焉此又操化權者所當加意也

魏孝文帝文學

古今帝王以才學著者曹魏父子蕭梁父子為最然皆生自中土績學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歲即登帝位此豈有師儒之訓執經請業如經生家所為乃其聰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史稱其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瞻好為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

以後詔冊皆帝文也餘文章尚百餘篇史論亦謂帝欽明稽古煥乎其有文章謚之以經天緯地信不虛也今就各列傳所散見者撮敘之帝宴宗室于皇信堂命任城王澄為七言連韻詩帝往復極歡乃罷帝征懸瓠賜宴與從臣聯句帝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鄧懿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辯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鄧道昭曰皇風一鼓兮九地仰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帝乃命邢辯總集敘記馮熙造寺于北邙山賈元素作碑文帝遊寺見廿二史劄記卷十四

之稱為佳作熙卒帝親為作誌銘帝以馮誕為司徒親為製三讓表并啟將拜又代為謝章誕卒又親為碑文及挽歌皆窮美盡哀又常遊幸憇大松下謂彭城王勰曰汝可作詩比至吾間令就也勰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未至帝所已成帝又嘗御清徽堂與羣臣講喪服李彪曰古未有人君親講喪禮臣得親承音問千載一時劉昶出鎮彭城帝賜以御集曰雖則不文然欲罷不能故以相示聊為一笑帝嘗崔挺至行在帝謂曰別卿以來修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帝深於文學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諱者雖亦才人習氣

然聰睿同不可及已其急于遷洛欲變國俗而習華風  
蓋發于性靈而不自止也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齊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

北朝經學

陽湖 趙翼 雲崧

六朝人雖以詞藻相尚然北朝治經者尙多專門名家  
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  
所被士皆以通經績學爲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  
多於其中取之故雖經劉石諸朝之亂而士習相承未  
盡變壞大概元魏時經學以徐遵明爲大宗周隋間以  
劉炫劉焯爲大宗按北史儒林傳遵明講鄭康成所著  
易以傳盧景裕崔瑾是遵明深於易也尙書之業遵明  
所通者鄭注之今文後以授李周仁等是遵明深於尙  
書也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傳李鉉祖勢熊安生是遵明  
深於禮也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乃晉永嘉舊本  
遵明讀之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河北諸儒能通服氏  
春秋者並出徐生之門謂是遵明又深於春秋也至隋  
劉焯於賈王馬鄭章句多所是非著有五經述議行世  
與劉炫齊名時稱二劉炫尤博學多識韋世康問其所  
能炫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  
王何服杜等註凡十三家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  
功差少在朝知名之士七十餘皆謂炫所陳不謬是炫  
之深於諸經也其時治經者各有師承如李鉉從李周  
仁受毛詩劉子猛受禮記房蚪受周官儀禮鮮于靈馥



受左氏春秋又受業徐遵明者五年楊注受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劉焯亦受詩於劉軌思受左氏傳於郭恂問禮於熊安生又以劉智海家多墳籍就之讀十年此可見諸儒師資有自非同後世神耳取日之學也其業既成則各有所著以開後學如劉芳撰鄭元所註周官儀禮音干寶所註周官音王肅所註尚書音何休所註公羊音范甯所註穀梁音韋昭國語音各一卷衛冀隆精服氏左傳難杜預春秋六十三事賈思同又駁冀隆乖錯者十餘條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劉焯之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畧例三卷毛詩序義一卷李鉉撰孝經論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二

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沈重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毛詩音各二卷樊深撰孝經喪服問各一卷七經異同三卷熊安生撰周禮禮記義疏各三十卷樂遜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劉焯著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三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三卷張仲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者七十餘事及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三卷此又可見當時治經者各有

心得筆之于書非如後世記問掇拾之學也其所以多務實學者固由於士習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典之梁越通經道武帝命授諸皇子經官上大盧醜當太武帝時以通經官中書侍郎張靈暉通經南陽王綽奏以為王師官三品孝文帝尤重儒學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劉芳李彪諸人皆以經書進用董微通經宣武帝徵入璇華宮為諸王師此元魏之崇尚經學也李鉉邢時皆以通經齊文宣帝詔授太子經馮敬德博學武成帝為後主擇師命為侍講其子元熙又以孝經授緯太子此高齊雖荒亂亦尚知以經術訓子也周武帝以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三

沈重經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安生在齊精三禮周武帝滅齊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之安生日周帝崇儒重道必來見我已而果至樂遜通經節閔帝命為小師氏自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禮此宇文周之崇尚經學也以上俱見各本下至僭偽諸國亦有重儒術者姚興時者儒姜龜淳于岐等經明行修教授長安諸生皆自遠而至與每引龜等講論道藝胡辨講授洛陽關中諸生赴之者輿勒關尉勿稽其出入於是學者咸勸儒風振焉劉延明深於經學涼武昭王以為儒林祭酒及沮渠蒙遜平酒泉亦躬往致禮至收犍又尊為國師親自致拜焉蒙遜平酒泉時又以宋繇博通經籍特

擢之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蒙遜又以開明通經甚重之常令在左右訪以政事收徒待之愈重又程駿有文學收徒擢爲東宮侍講皆見晉書載記可見北朝偏安竊據之國亦知以經術爲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爭務於此以應上之求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也

### 南朝經學

南朝經學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爲重故習業益少統計數朝惟蕭齊之初及梁武四十餘年間儒學稍盛齊書劉瓛傳謂晉尙元言宋尙文章故經學不純齊高帝少爲諸生卽位後王儉爲輔又長於經禮是以

### 廿二史劄記

####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四

儒學大振建武以後則日漸衰廢梁書姚察論曰崔伏何嚴等遭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儒親遇之陳書儒林傳序亦謂梁武開五館建國學置博士以五經教授帝每臨幸親自試胄故極一時之盛陳初未遑勸課間有以經學名者亦皆梁之遺儒云益可見經學之盛衰總由於上之輕重也今并敘南朝經學諸儒所著述於此伏曼容著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論語義何休之著禮義百餘篇嚴植之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賀瑒著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其子革亦通三禮又兼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崔靈恩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

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孔子祛著尙書義二十卷集註尙書三十卷續朱昇集註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皇侃撰論語義十卷何允著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王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二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三卷張譏撰周易義三十卷尙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顧越著喪服毛詩孝經等義疏四十卷沈不害著五禮儀一百卷而宋懷方戚衰并自魏入梁以名其家懷方自魏携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臨死謂家人曰戚

### 廿二史劄記

####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五

衰若來以此付之否則殉葬戚衰在梁亦著三禮義記遭亂亡失惟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其時自北來者崔君恩宋懷方戚衰外尙有孫祥蔣顯等並講學而音辭鄙拙惟盧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是可見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諸儒崇習經學而北人之深於經者亦聞風而來此南朝經學之極盛也

### 後魏多家庭之變

穆帝爲其子六脩所弑昭成帝爲其子實君所弑道武帝爲其子清河王紹所弑太武帝爲中常侍宗愛所弑獻文帝爲其母文明太后所害孝明帝亦爲其母胡太后所害統計後魏諸帝不得合終者凡六人而禍皆出

於家庭之間蓋剛戾性成其俗固然也

魏齊諸帝皆早生子

魏道武帝十五歲生明元帝景穆太子十三歲生文成帝文成十五歲生獻文帝獻文十三歲生孝文帝北齊後主緯十四歲生子恒緯弟儼被誅時年十四已有遺腹子四人 按高澄年十二尙魏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蓋魏齊之間皇子皆早娶故生子亦早

魏諸帝多幼年即位

魏道武帝年六歲即位太武帝十六歲即位文成帝十三歲即位獻文帝十一歲即位孝文帝五歲即位宣武帝十七歲即位孝明帝六歲即位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六

元魏時人多以神將爲名

北朝時人多有以神將爲名者魏北地王世子名鍾葵元義本名夜叉其弟羅本名羅利孝文時又有奄人高菩薩爾朱榮子一名義羅一名文殊梁蕭淵藻小名迦葉隋時漢王諒反其將有喬鍾葵隋末有賊帥宋金剛唐武后時嶺南討擊使上二閣兒一曰金剛一曰力士卽高力士也

財婚

魏齊之時婚嫁多以財幣相尙蓋其始高門與卑族爲婚利其所有財賄紛遺其後遂成風俗凡婚嫁無不以財幣爲事爭多競少恬不爲怪也魏文成帝嘗詔曰貴

族之門多不奉法或貪利財賄無所選擇令盛賤不分虧損人倫何以示後此可見財婚由來久矣封述傳述爲子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像對士元打碎爲誓士元笑曰封翁何處常得此應急像須誓便用述又爲次子娶盧莊女述訴府云送驪乃嫌脚踏評田則云械簿詞器又嫌古廢皆爲財聘以致紛紜可以見是時習尙也

高門士女

北齊書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齊神武以賜陳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人以爲殊賞孫奉爲神武所寵賜妻韋氏既士人女兼有色貌時人榮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七

之傳魏太常劉芳女中書郎崔華師女其夫家皆坐事齊文宣並以賜魏收爲妻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

魏齊斗秤

漢書匈奴傳嚴尤諫王莽伐匈奴曰調兵出塞計一八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晉書傅元傳魏初課田功白田收十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宋書劉劭傳每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此非古人所食之多田之所收者廣也乃古之斗斛小耳又晉摯虞傳陳總掘地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尺爲準是古時尺度亦短其大斗長尺及重秤則起於魏齊周隋之間孔穎達正義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

顧寧人所謂古今斗尺權量之一大變局也然即以魏而論其制亦先後不同魏初斗秤亦大自孝文帝遷洛後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本是斗秤全以古制為準並無所謂以二爲一也孝文之後又日漸加增按張普惠傳孝明帝時尙書欲復綿麻之征普惠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本以愛民而軍國需綿麻之用故絹上加稅綿八兩布上加稅麻十五斤其時百姓免長尺大斗重秤之苦故樂於供輸其後尺漸長濶而綿麻又微以致百姓嗟怨自後大臣不知去其幅廣度長及秤重斗大而特免綿麻之征以苟悅天下之心所謂悅之不以其道也然則魏斗秤自孝文改從

廿二史劄記

卷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八

周制後仍未久而變穎達所謂二而爲一者蓋宣武孝明時已變之制也餘見陔餘叢考

假官

後魏孝靜帝時吏部令史張永和崔潤等僞假人官事覺乳檢首者六萬餘人本此在荒亂之朝吏弊官邪固無足怪至隋文帝以綜核爲政宜無敢有作僞者矣乃有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薛胄遇諸途疑之使主簿按問有徐俱羅者先爲海陵郡守已爲道力所代秩滿而公私未悟俱羅亦曰道力已代我一任使君豈容疑之胄不聽遽收道力道力果引服傳郡守非卑秩任滿非暫時乃作僞而莫之悟亦可見法網之疎矣

然亦有不可信者彼既爲僞守則真守何在豈肯聽人之假冒數年而不出理者恐作史者之謾問也

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兩間王氣流轉不常有時厚集其力於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有所聚晉之亡則劉裕生於京口蕭道成蕭衍生於武進之南蘭陵陳霸先生於吳興其地皆在數百里內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爲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素家於武川元素生惠徽惠徽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爲隋文帝李淵三世祖熙家於武川熙生天賜天賜生虎虎生昺昺生淵是爲唐高祖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尙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三百餘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九

北齊以廝役爲縣令

後魏光宅中原頗以吏治爲意本九帝神瑞元年詔使者巡行諸州閭守令資財非自家所資悉簿爲贓二年又詔刺史守令情通今年租調者罰出家財以充不得征發於民末武帝行幸中山免守宰貪汚者數十人神慶元年以天下守宰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太延三年又詔天下吏民得告守令之不法者是皆能整飭官吏不至猥濫及其末造國亂政消權移於下遂至宰

縣者多斯役士流皆耻為之入北齊其風更甚僕射元文遙深見其弊奏縣令乃治民之官請革其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乃召集神武門外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遣之士人為縣自此始元文遙傳自是李仲舉盧昌衡等八人以門資並見徵用仲舉為脩武令人號曰寬明昌衡為平恩令人號曰恩明時稱盧李之政李仲舉傳以親民之官而寄之斯役衰亂之朝何事蔑有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按晉書趙王倫篡位時奴卒斯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滿座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會稽王道子傳孝武不親萬機與道子酣飲妯娌尼僧尤為親昵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竊弄其權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凡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賊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用為郡守縣令云云嬖人趙牙出自倡優道子以為魏郡太守茹千秋本捕賊吏為諮議參軍是又在北齊以前故事也

齊文宣帝能預知

齊文宣帝沉湎於酒昏醉如癡沉酣既久遂虧本性然時或發言屢中故時人謂之神靈嘗問泰山道士曰吾得為幾年天子答曰得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吾甚畏之果以天保十年十月十日崩先是帝令邢邵為太子制名殷字正道文宣尤之

曰殷家兄終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名帝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後殷即位未一年為孝昭所廢尋又害之定州城西門久閉不開文宣過之或請開門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啟之後隋文帝從周武平齊除定州總管至定州開此門入人莫不驚異後果登大位隋書

北齊宮闈之醜

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神武以草竊起事本不知有倫理魏莊帝后爾朱氏榮之女也建明帝后小爾朱氏兆之女也以及魏廣平王妃鄭氏名大車任城王妃馮氏城陽王妃李氏皆魏宗室之妃魏亡後神武一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一納之是開國之初已肆情蕩檢長子文襄高澄踵其淫風以薛寘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詞哭拒文襄使崔季舒送付廷尉罪之陸操曰廷尉守法須知罪狀文襄怒以刀環築操又高慎妻美文襄挑之不從衣盡破裂奔以告慎慎遂降西魏慎妻不及從入逆口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又納孫騰妓元玉儀封琅琊公主玉儀姊靜儀黃門郎崔括妻也文襄奪之亦封公主括由是見擢文襄又與神武妃鄭氏鄭氏私通為婢所告賴司馬子如掩覆而事寢文襄又蒸於神武之妻蠕蠕公主生一女此文襄之所為也文宣高洋篡位後文襄后元氏居靜德宮文宣曰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

后崔修妻王氏文宣幸之納為嬪女薛氏舊為清河王岳所好尋入宮為嬪又納其姊後帝知其曾與岳通姊妹俱被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帝親弟也使蒼頭劉郁捷殺浚即以浚妃妻之馮文洛殺渙即以渙妃妻之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令左右亂交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羣下此文宣之所為也武成帝高賤詐以文宣后李氏有容德逼與淫亂曰若不許我當殺爾兒紹德后懼從之後有娠紹德至問不得見紹德曰姊姊腹大故不見我高后慚由是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我女我何為不殺爾兒遂對后築殺紹德并裸后而撻之送妙勝寺為尼武成又納魏靜帝嬪李氏攻首嬪王氏及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主

文宣所幸彭樂女任祥女皆為夫人此武成之所為也一門之中父子兄弟俱荒於色如此何以垂法宜乎官闈相習成風如神武在時鄭妃已通於文襄及後後蠕公主亦為文襄所烝而文襄后又為文宣所污文宣后又為武成所污甚至武成后胡氏當武成時已與闍人襄狎又與和士開握槊遂通士開武成崩后數詣佛寺與沙門曇獻通僧徒至戲曇獻為太上後主問太后不謹而未之信見太后有二尼侍召之則男子也於是尼及曇獻俱正法齊亡後胡后八周恣行奸穢孝昭帝高在位時尚無穢行其后王氏齊亡後亦入周宮中隋文帝作相始放還山東後主緯於宗族中尚無帷薄

之說史謂其稍優於武成然國亡後其后斛律氏先廢為尼者改嫁元仁為妻繼后胡氏亦改嫁所寵官婢馮小憐曾立為后後主向周武帝乞之武帝仍以賜後主後主遇害以小憐賜代王達譖達妃幾死隋文帝以賜達妃兄李詢令着布裙配春詢母逼令自殺此妃后之辱也又後主庶兄南陽王綽妃鄭氏入周宮為武帝所幸後主母弟儼妃李氏曾進封楚帝后至是亦改嫁焉他如浚渙之妃為蒼頭所辱神武又有子華山王疑最孱弱其妃王氏亦與蒼頭姦疑知而不能禁後事發王氏賜死可見北齊中葺之醜本習為故常恬不知怪而天道之報施所謂淫人妻女妻女淫人者亦昭然可見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主

也觀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孝閔帝后元氏出居里第武帝后阿史那氏至開皇中殂又后李氏出家為尼改名常慈宣帝楊后隋文帝女也帝欲奪其志不許又有四后朱氏陳氏元氏尉遲氏皆出家為尼朱名法淨陳名華光尉遲氏名華首皆完節待死絕無醜聲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尊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然則整飭人物之主可不納身於軌物哉

北齊百官無妾

元孝友傳疏言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率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舉朝畧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父母嫁女

必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劫制為婦德能  
妬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人笑我可見是時風俗如此  
教西漢時王吉上疏言漢家故事列侯尚公主諸侯  
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拙於婦逆陰陽之位故  
多女亂是漢時已有此陋習

北齊有賢閹

北齊有宦者田敬宣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為閹寺得暇  
便至文林館問書之外無他語見古人節義事未嘗不  
感激沉吟後主繼懼周師之逼奔於青州使之偵伺為  
周軍所獲問後主所在給曰已去捶之每折一肢辭色  
逾厲竟斷四體而卒宦寺之賢世所傳不過呂強張承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古  
業而不知向有此人故特表而出之

誦經獲報

佛教在六朝時最為人所信習各史所載雖似近於怪  
妄然其教一入中國即能使天下靡然從風是必實有  
聳人觀聽者非徒恃談空說寂也今略撮於左徐義為  
慕容永所獲埋其足於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  
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於楊佺期魏書宋王元  
謨棄滑臺將為蕭斌所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  
免既覺誦之明日將就戮忽傳旨停刑宋書王元謨傳後魏崔浩  
非毀佛法其妻郭氏敬好釋典浩怒焚而投灰於廁中  
後浩以史事族誅人以為誇佛之報魏書浩傳漢明帝時西

域以白馬狀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形製古模  
世以為古物歷代寶之韓賢故所破之未幾因破為敗  
兵斫脛而死論者謂因破經函致禍魏書魏孝文囚道  
人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脫南齊書盧景裕繫獄至  
心誦經枷鎖自脫時又有文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  
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  
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北齊書盧景裕傳張元以祖喪明誦藥  
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乃請七僧燃七燈轉藥師經誓  
以燈光普施法界如此七日夜夢老翁以金鏡療其祖  
目三日後左目果明北史孝行傳盧光從周文帝狩於檀臺帝  
遙指山上謂羣公曰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古

一沙門帝曰是也令光於沙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  
得瓦鉢錫杖各一帝因立寺焉周書盧光傳後梁甄元成有罪  
當誅蕭譽誓不殺誦法華經人元成素誦此經遂得免  
誓後見之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魏書此皆載於正史未  
必盡誣蓋一教之興能聳動天下後世者其始亦必有  
異人異術神奇靈驗如佛圖澄鳩摩羅什之類能使人  
主信之士大夫亦趨之是以震耀遍天下而流布於無  
窮不然則何以起人皈依也然則史所記誦經獲報諸  
事或當時實有之非盡誣也今錄鳩摩羅什及佛圖澄  
二傳於後

鳩摩羅什在胎時其母慧解異常年七歲母遂與同

出家羅什日誦千偈三十二言凡三萬二千言母亦自通後專以大乘為化學者皆師之年二十龜茲王迎之其母辭去謂羅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持堅聞羅什名密有迎之之意太史奏有星見外國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遣呂光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驂送之光軍破龜茲城獲羅什俱還涼州光攻龜茲夜出城外光曰此所謂佛也胡神出則城必破矣遂克之光父子不信其道姚興迎之入秦羅什覽中土舊經多有紕繆興乃使沙門僧叡等翻譯傳寫羅什好大乘志在敷演每歎深識者寡惟為興著實相二論興贈以宮女一交而生二子諸僧多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末

欲效之取妻羅什聚針盈鉢謂諸僧曰若能效我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食針盡諸僧愧服乃止呂敬言與羅什同其後為呂超所殺胡奴超小字也事見晉書載記佛圖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夜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一室又常至流水則從腹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仍納腹中又能聽鈴音占吉凶無不驗石勒召試以道術即取鉢盛水咒之鉢中出青蓮花光色耀目勒以此信之勒嘗有意害澄澄輒避去語弟子曰若將軍來召則答云不知所在使者果然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澄輒知之因悔思見澄澄明日造勒勒問昨夜何避澄曰昨公有惡心故避今有善意故

來襄國城外水源竭勒問何以取水澄曰今當救龍取水乃至故泉源燒香祝數百言水泫然微流有小龍隨水而來有頃水大至隍壘皆滿段末波來攻兵勢甚盛勒頗懼澄曰鈴音云明日當擒末波已而果然劉岳來攻石虎拒之岳保石梁塢澄在襄國忽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已而果然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同僕谷劬禿當謂此行捉得曜也勒果擒曜勒愛子斌暴死勒告澄澄取楊枝沾水洒之執斌手曰可以起矣斌遂活澄在鄴常遣弟子法常至襄國途過其弟子法佐夜談言及和尚法佐歸澄即笑曰昨夜與法常共說汝師耶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七

佐愕然愧懣也是國人相語莫起惡心和尙知汝澄之所在莫敢向其方面涕唾者澄將死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起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遂卒後有人見澄入關石虎掘其塚視之惟一石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遇疾而死果大亂

後周詔語用尙書體

漢武冊封三王詔本彷彿尙書體見褚少孫所補史記及漢書武五王子傳王莽好彷彿尙書作詔語今見于漢書翟義傳者居攝時莽因翟義等起兵匡復漢室莽大懼乃依周書作大誥曰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



大諾爾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  
 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  
 大歷服事予未遭其明慈能道民于安况其能往知天  
 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  
 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于前人天降威  
 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  
 紹天明意詔予即命若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反虜翟義  
 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于是動  
 嚴鄉侯信誕敢犯亂祖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我國有昔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右我漢國也粵其聞日  
 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于此謀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六

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  
 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汝于伐東郡嚴鄉通  
 播臣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  
 宮諸侯宗室于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爲  
 冲人長思厥難曰嗚呼義信所犯誠動緣寡哀哉予遭  
 天役遣大解難予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  
 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  
 六年期諸侯于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  
 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  
 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  
 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熙爲我孺子之故予

惟趙傅丁董之亂迨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  
 三厄隊極厥命嗚呼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  
 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克級受茲  
 命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  
 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以祐我帝室以安  
 我大業以紹我後嗣以維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  
 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是以廣立  
 王侯並建曾元仰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天慈勞我成功  
 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  
 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曷  
 敢不于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九

害敢不于祖宗所受休輔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  
 父蒞厥子播而獲之予害敢不于身撫祖宗所受大命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裔夫予害敢不終予晦  
 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敢不卜從率寧人有旨  
 顯土况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  
 若此云云文句全用尙書此蓋劉歆等爲之弄筆也字  
 文泰在西魏當國時從蘇綽之言官制仿周禮詔誥亦  
 仿尙書其官制至魏恭帝時始奏行之而詔誥則大統  
 中已大變駢麗之習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命蘇綽作  
 大諾頒行之自後文筆皆依此體其詞曰惟中興十有  
 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六月丁巳皇帝朝格

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  
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  
王之典訓以大誥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帝肇膺明  
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  
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  
用興大難於彼東邱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  
我下武風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川稽於帝典  
接於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  
罔克自又上帝降鑒啟聖植元后以又之惟時元后弗  
克獨又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  
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別隋書并北史

三

惟屬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彛訓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又今台一人膺天之  
命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  
職嗚呼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于政何弗教嗚呼艱  
哉凡爾在位其敬聽朕命討高歡時誓師曰與爾有  
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士無貪財  
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  
衆士其勉之其黜廢帝而立恭帝也又命盧辨作誥諭  
羣臣曰嗚呼我羣后暨爾衆士維文皇帝以禮祿之爾  
託于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變厥心庸暨乎  
廢隆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若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

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  
口實俱載本紀及宇文泰歿後魏恭帝禪位於周孝閔帝詔  
曰予聞皇天之命不於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舜授禹  
時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予罔弗知予雖不明  
敢弗龔天命格有德我今踵唐虞舊典禪位於周肅布  
告爾焉又使大宗伯趙貴奉冊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  
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於唐虞之  
遺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封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亢  
佛於天道而不歸於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考  
文公格勲德於天地丕濟黔黎洎公又躬宣重光故元  
象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厯數用實在焉予安敢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別隋書并北史

三

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茲天命保有萬  
國可不慎與本紀是時宇文泰已歿而詔諭如此蓋朝廷  
之上用尚書作誥久已相習爲常故也當六朝時駢體  
盛行而綽等獨能復古可謂轉移風氣者矣然時會所  
趨積而難返及宣帝卽位修洛陽之詔傳位太子之詔  
已用當時文體迨隋文時去周不過一二十年而李諤  
奏文體卑靡云競一字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  
朝廷據茲擢士至於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  
復關心何嘗入耳則周時雖暫用古體而世之爲文者  
駢麗自如風會所開聰明日啟爭新闢巧遂成世運固

非功令所能禁也

魏末周初無年號

自漢武帝創置年號便於記事誠萬世不易之良法然後世有不用年號者周書崔宣猷傳明帝即位依別禮稱天王不建年號宣猷請仍用以紀事乃從之是周明帝即位之初無年號也然不始於此按西魏廢帝及恭帝皆無年號其時宇文泰當國專用周禮故不設年號但稱元年二年周孝閔帝禪代亦因之直至明帝三年因宣猷奏乃復用年號耳

隋書志

隋書本無志今之志乃合記梁陳齊周隋之事舊名五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五

代史志別自單行其後附入隋書然究不可謂隋志也

自開皇仁壽時王劼為隋書八十卷以類相從至編年

紀傳尚闕唐武德五年今狐德棻奏修五代史

封德彝顏師古修隋書歷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又詔

魏徵修之房元齡為監修徵又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

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凡帝紀五列傳五十年正月

上之此隋書也十五年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

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長孫

无忌等上之此五代史志也說見劉攽校刊時所記

一帝數后

一帝一后禮也至荒亂之朝則漫無法紀有同時立數

后者孫皓之夫人滕氏無寵長秋宮僚備員而已而內

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多劉聰借位立其妻呼延氏

為皇后后死納劉殷女為皇后后死又納新準女為皇

后未幾進為上皇后而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貴嬪劉

氏為右皇后又立樊氏為上皇后四后之外佩皇后璽

綬者又七人後又以宦者王沉養女為左皇后宣懷養

女為中皇后後周宣帝初即位立妃楊氏為皇后其

後自稱天元皇帝又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妃元氏為

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尋進楊氏為天元大皇后

朱氏為天大皇后元氏為天右大皇后陳氏為天左大

皇后陳氏又改為天中大皇后而以妃尉遲氏為天左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五

大皇后

後周書

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

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婦翁之親值周

宣帝早殂結鄭譯等矯詔入輔政遂安坐而據帝位其

時雖有尉遲迥宇文胄石悉席毗王謙司馬消難等起

兵匡復隋文猶假周之國力不半載殄滅之于是大權

在手宇文氏子孫以次誅殺殆無遺種今以周書考之

周文帝子除宋公震譙王儉莫公通先卒衛王直先以

罪誅外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迥皆被殺

而并殺招子員貫乾統乾鈴乾鑑等純子謙讓讓等盛

子沈棕恢愜忻等達子執轉等迥子祐裕禮禧等而震

之子實儉之子乾憚通子絢亦皆被殺于是周文帝子孫盡矣節閔帝一子康先死其子湜亦被殺于是節閔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鄧王貞皆被殺并殺賢子宏文恭道樹孃等貞子德文等于是明帝子孫亦盡矣武帝子漢王贊秦王贊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元皆被殺并殺贊子道德道智道義等贊子忠誠靖智靖仁等餘本無子于是武帝子孫盡矣宣帝子靜帝既為隋文所害餘子鄴王衍郢王術皆幼而被殺于是宣帝子孫又盡矣其宗室內宇文冑以起兵應尉遲迥被殺又宇文洽宇文椿及子道宗本仁麟武子禮獻等宇文眾及子仲和孰倫等皆被殺惟宇文洛以疎屬幼年得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書

封介國公以為隋賓未幾又斃之於是宇文之宗族亦無在者竊人之國而戕其子孫至無遺類此其殘忍慘毒豈復稍有人心其後隋文帝五子長太子勇被廢後賜死次煬帝為宇文化及所弑次秦王俊先卒次越王秀廢銅死江都之難次漢王諒以反誅計五子中除秦王俊外無一非不得其死者而勇子十儼以酖死裕筠疑恪該嬰孝實孝範皆貶嶺外杖死俊子浩湛及秀諒之子皆為化及所害煬帝三子長太子昭先卒次齊王暕次趙王杲皆死江都之難無子而昭子代王侑為唐所立未幾禪位封鄴國公不數月而殂次燕王倓亦遇害于江都次越王侗稱號東都為王世充所弑于是煬

帝之子孫亦無遺種矣惟齊王暕有一遺腹子愍隨蕭太后入襄厥後歸于唐官尚衣奉御楊氏之種僅延此一綫而煬帝之死又巧借一姓宇文者之手以斃之與周同姓而非同宗此豈非天道好還之顯然可據者哉

按隋文滅陳不惟陳後主得善終凡陳氏子孫自岳陽王叔慎以抗拒被殺外其餘無一被害者皆配往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同一滅國也於宇文氏則盡殄之於陳氏則悉保全之蓋隋之篡周本不以道與宇文有不兩立之勢且恐有尉遲迥等之起兵匡復者不得不盡絕其根芽至取陳則隋之基業已固陳之子孫又皆孱弱不足慮故不復肆毒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書

也至煬帝以後主第六女為貴人最寵因召陳氏子孫盡還京隨才敘用由是並為守宰遍天下此則陳氏開國之初本未甚殺戮故子孫亦少誅夷亦天道之不爽者且劫運將終殺氣漸滅也

隋獨孤后妬及臣子

古來宮闈之妬莫有過於隋獨孤后者不惟妬在己并子與臣之有妾者亦代為妬之后傳謂後宮罕得進御尉遲迥女没入宮帝私幸之后伺帝聽朝即陰殺之凡諸王及朝臣有妾孕者必勅帝斥之皇太子勇多內寵其妃元氏暴崩疑太子寵妾雲氏而害之由是諷帝廢太子高顛妻死后欲為娶繼室煬辭以老後嬪妾生子

后惡之譖類于帝遂黜死隋書后妃傳按太子勇傳勇多內寵

昭訓雲氏尤嬖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

日而卒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後聽晉王廣之譖后

忿然曰覲地伐字彙漸不可耐我為娶得元氏女竟不聞

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新婦本無病忽爾暴

亡我亦不能窮治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萬歲後使

汝等向阿雲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乃日媒孽

勇之短於帝前遂廢之又高穎傳穎妻死后謂文帝曰

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宜為之娶帝以告穎穎謝曰臣

今已老惟齋居誦佛經納室實非所願帝乃止後穎妾

生男帝甚為之喜后謂帝曰陛下尚信穎耶陛下欲為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晉周隋書并北史 美

娶婦傾心愛妾故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可信之帝

由是疎穎以至賜死子之厚妾薄妻而母惡之此猶是

家庭之恒情至于臣下之有妾亦何與后事乃亦因此

而憾之豈非奇妬哉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陽湖 趙翼 雲

舊唐書源委

晉出帝開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後

避劉昫諱但名昭遠史有傳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

上之賜器幣有差晉紀此舊唐書所以首列劉昫名也然

薛歐二史劉昫傳俱不載其有功於唐書之處但書其

官銜監修國史而已蓋昫為相時唐書適訖功遂由昫

表上其實非昫所修也唐末播遷載籍散失自高祖至

代宗尚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以後六代惟武宗

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五代梁龍德元年史館奏請令天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新舊唐書

下有記得會昌以後公私事迹者抄錄送官皆須直書

不用詞藻凡內外臣僚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沿革有可

採者並送官梁紀唐長興中史館又奏宣宗以下四朝未

有實錄請下兩浙荆湖等處購募野史及除日朝報逐

朝日歷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簿籍上進若民間收

得或隱士撰成野史亦令各列姓名請賞從之後唐紀及五代會要

聞成都有本朝實錄即命郎中庾傳美往訪及歸僅得

九朝實錄而已後唐可見唐書因載籍散佚歷梁唐數十

年未潰於成直至晉始成書則纂修諸臣搜剔補綴之

功不可沒也今據薛歐二史及五代會要諸書考之晉

天福五年詔張昭遠賈緯趙鼎鄭受益李為光同修唐

一第丁丁升 庚參日在合書第 4 反E句

史宰臣趙瑩監修晉紀瑩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

纂補實錄及正史傳瑩賈緯丁憂歸瑩又奏以刑部員外

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修紀瑩又奏請據史館所缺唐

書實錄下勅購求况唐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薛仲皇

甫煥換武宗宣宗實錄皆因多事並未流傳今保衡裴

贇現有子孫居職或其門生故吏亦有紀述者請下三

京諸道凡有此數朝實錄令其進納量除官賞之會具

至天祐垂六十年李德裕平上黨有武宗伐叛之書康

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凡此之類令中外臣僚

有撰述者不論年月多少並許進納從之表是此事趙

瑩為監修綜理獨周密故瑩本傳謂唐書二百卷瑩首

廿二史劄記卷六新舊唐書

有力焉昭宗一朝全無紀注天福中張昭遠重修唐史

始有昭宗本紀表是張昭遠於此事搜輯亦最勤故劉

昫上唐書時與昭遠同署名昭遠尋加爵邑酬修史之

勞也紀賈緯長於史學以武宗之後無實錄採次傳聞

為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入史館與修唐書傳今舊唐書

會昌以後紀傳蓋緯所纂補又趙熙修唐書成授諫議

大夫賞其筆削之功傳是則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

之功居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功居多而劉昫

傳並不載經畫修書之事今人但知舊唐書為昫所撰

而不知成之者乃趙瑩張昭遠賈緯趙熙等也故特標

出之

新唐書

宋仁宗以劉昫等所撰唐書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

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曾公亮提舉其事十七年

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修撰紀志表祁撰列傳故事每

書首只用官尊者一人修以祁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

各署以進傳祁奉詔修唐書十餘年出入卧內嘗以稿

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傳論者謂新書事增於前文省

於舊此固歐宋二公之老於文學然難易有不同者舊

書當五代亂離載籍無稽之際掇拾補苴其事較難至

宋時文治大興殘編故冊次第出見觀新唐書藝文志

所載唐代史事無慮數十百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

廿二史劄記卷六新舊唐書

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精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

見間別有撰述如孫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

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歷其間人謂終日讀史

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又趙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趙鄰幾

追補唐實錄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陳彭年著唐紀

四十卷以上見宋史各本傳諸人皆博聞勤采勒成一書必多精核

歐宋得藉為筆削之地又呂夏卿熟於唐事博采傳記

雜說數百家又通譜學創為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

功宋史夏卿傳宋敏求嘗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卷

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熟於唐事奏為編修官宋史敏求傳是

修新書時又得諸名手仗助宜其稱良史也

唐實錄國史凡兩次散失

唐時修實錄國史者皆當代名手今可考而知者高祖實錄二十卷太宗實錄二十卷

十卷 令狐德棻撰貞觀十三年以後事長孫無忌監修其時同修者又有敬播顏元

其後許敬宗又奏改正 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敬播等所修頗詳山

臣刊正 見郝處 高宗實錄三十卷 許敬宗等撰 後修實錄三十

述所撰高宗實錄三十卷 則天后皇后實錄二十卷 魏元

元忠傳接到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武三思不聽而吳兢書張易之歷元忠有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新舊唐書 四

宗實錄二十卷 見藝文志謂吳兢撰而岑義傳又謂魏元忠撰其書節略太子之

二十卷 睿宗實錄五卷 亦吳兢撰到知幾又有太上皇實錄 元宗實錄

宗時又修成一百卷 令狐德棻撰時起居注散亡頗哀擬纂成之前開元

肅宗實錄三十卷 代宗實錄四十卷 亦令狐德棻撰受詔纂

在外成齊元和 建中實錄十卷 沈既濟撰時稱 德宗實錄五十卷

等撰凡五年書成裝璜監修 順宗實錄五卷 韓愈沈既濟撰字文籍撰李吉

實錄國史者 肅宗實錄四十卷 許敬宗撰時同修者又有敬播顏元

更日入直書未成且免帝參傳等 肅宗實錄四十卷 許敬宗撰時同修者又有敬播顏元

國欲掩其父吉甫不善之迹奏請重修詔允之并令德棻等撰 肅宗實錄四十卷

方得紀述從之 肅宗實錄四十卷 許敬宗撰時同修者又有敬播顏元

相李吉甫事不相假借德棻等乃坐以李宗閔黨貶逐此命自中重修也及宣宗

周與亦奏德棻等事以廣父功乃詔從德棻等 肅宗實錄四十卷

等刊著此大中再定本也俱見本紀及各本傳內 穆宗實錄二十卷 許

肅宗實錄四十卷 許敬宗撰時同修者又有敬播顏元

大願中詔修實錄而日歷記注上缺史官表廷裕因進宣宗政

實錄見於各本紀列傳及藝文志者也其總輯各實錄

事迹勒成一家言則又別有國史先是吳兢在長安景

龍問任史事武三思張易之等監修事多不實兢不得

志乃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後出為荊州司馬以史草

自隨會蕭嵩領國史奏遣使就兢取其書凡六十餘篇

傳此第一次國史也然尚未完備開寶間韋述總撰一

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傳此第二次國史也肅宗又命柳芳與韋述綴輯吳兢

所次國史述死芳緒成之起高祖訖乾元凡一百三十 篇而敘天寶後事去取不倫史官病之傳此第三次國

史也後芳謫巫州會高力士亦貶在巫因從力士質問 而國史已送官不可改乃倣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以 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頗有異同然芳所作止於

大歷宣宗乃詔崔龜從華漢李荀張彥遠及蔣偕分年撰次至元和為續唐歷三十卷蔣偕崔龜從等傳此第四次國史也是唐之實錄國史本極詳備然中葉遭安祿山之亂未造又遭黃巢李茂貞王行瑜朱溫等之亂乃盡行散失據于休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興慶宮京城陷賊後皆被焚休烈奏請降勅招訪有人收得者送官重賞數月內僅收得一兩卷惟史官韋述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是天寶後所存僅韋述之本也廣明亂後書籍散亡五代修唐書時因會昌以後事迹無存屢詔購訪據舊唐書宣宗紀論云宣宗賢主雖漢文景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新舊唐書

六

不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二三又五代會要所云有紀傳者惟代宗以前德宗亦祇存實錄武宗并祇實錄一卷則雖有詔購訪而所得無幾此五代時修唐書之難也新唐書韋述等傳贊云唐三百年業鉅事叢其間巨盜再興國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然則不惟舊唐書多所闕漏即新唐書搜採極博亦尚歉然於文獻之無徵也

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紀傳而唐傳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實錄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凡史修於易

代之後考覆既確未有不據事直書若實錄國史修於本朝必多迴護觀舊書迴護之多可知其全用實錄國史而不暇訂正也以本紀而論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宏之死由武后醜之也而書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宮之綺雲殿新舊唐書武后殺太子宏章懷太子之死於巴邱亦武后令邱神勣迫令自殺也而書庶人賢死於巴邱新舊唐書武后殺庶人賢薛懷義承辟陽之寵至命為行軍大總管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為其幕僚後以恣橫殺之而后紀絕無一字及懷義新舊唐書薛懷義為行軍大總管擊突厥顯聖元年書殺薛懷義張易之兄弟被誅本張東之等建謀舉事而書張易之與弟昌宗反皇太子率左羽林軍桓彥範等誅之新舊唐書張易之崔元暉等以羽林兵討亂張易之等伏誅帝復於位其後張東之等五王為武三思誣搆至死亦全不書楊貴妃本壽王瑁妃度為女道士號太真召入宮此開元二十八年事也本紀亦不書直至天寶四載始書冊太真楊氏為貴妃而絕不見其來自壽邸之迹新舊唐書以壽王瑁為道士號太真後書冊太真至如穆宗以下諸帝皆宦官所立而本紀絕不書凡故君紀內必先書遺詔以其嗣位而於新君紀內即書某月日柩前即位一似授受得其正皆先帝彌留時所定而宦官無與者此本紀之迴護也其列傳如皇后傳內憲宗郭后歷穆敬文武四朝皆居重闈之尊諸帝孝養備至迨宣宗即位其母鄭本后侍兒有宿怨宣宗奉養遂薄后辭辭登樓將自殞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其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新舊唐書

七



後議葬景陵外國太常王皞請合葬景陵帝令宰相白  
敏中責之皞曰后乃憲宗元妃事順宗為子婦歷五朝  
母天下豈容有異議皞遂貶是郭后在宣宗時不得其  
死自是實事見新書及通鑑而舊書后本傳乃云諸帝既極孝養

宣宗繼統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崩於  
興慶宮一似全福令終並無嫌隙之處又宣宗母鄭本

丹陽人有相者云當生天子李錡聞之納為妾後錡反  
沒入宮憲宗幸之遂生宣宗見新書及通鑑是后之由李錡沒入

掖廷自有原委而舊書但云憲宗時在內職御女之列  
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亦是諱其所出也

曹王明之母本齊王元吉妃太宗納之而生明後即以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新舊唐書 八

明為元吉後見新書曹明王傳而舊書不載楊宏武為吏部高宗  
責其授官多非才宏武對曰臣妻悍此其所囑故不敢

違蓋以諷帝也見新書宏武傳舊書宏武傳不載蘇良嗣為相遇  
薛懷義於朝頗偃蹇良嗣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謂

懷義曰師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勿犯之見新書其嗣傳  
而舊書良嗣傳不載甚至褚遂良傳不載其傾陷劉洎

之事李世勣傳不載其瞻狗立武后之事辛雲京傳不  
載其激變僕固懷恩之事懷恩引同姓可汗兵討賊過太原幸雲京以

從討賊還過城下亦不出於是懷恩怒遂殺通田神功傳不載其先為  
賊將之事神功先為安祿山兵馬使歸朝後守陳與賊戰不勝又降史思明思

使破賊於鄆州似未嘗失身於賊李勉傳不載其逃棄汴城之事  
者蓋以其既節忠概而代為諱耶

李希烈攻襄州陷勉出兵救之勉以賊兵攻襄則許下必虛攻許則襄固守不支乃潰圍出舊書不載其狀但  
解文許未至為賊兵所敗希烈自來攻汴勉固守不支乃潰圍出舊書不載其狀但  
云若與賊戰多殺無辜遂南奔而傳論并謂與 郝玘傳不載馬璘不城  
其生受其敗不如避還全師是更為沈寔矣 郝玘傳不載馬璘不城  
臨涇之事玘為臨涇將請於其帥馬璘城臨涇以控戎騎或謂玘曰如此則璘  
璘玘氏似李輔國傳不載代宗遣人夜刺殺之事但云夜  
盜入其家殺之魚朝恩傳不載帝使人擒縊之事但云

自縊死蓋當時朝旨本以為益殺及自縊故國史從而  
書之此又列傳之迴護也實錄國史書法既有迴護易

代後修史時考其非實自應改正而直筆書之乃舊書  
書法仍復如此知其全用舊史之文不復刊正也今按

唐紹傳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儀注不合坐斬  
今上指元宗也此元宗實錄原文也劉仁軌傳後引韋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新舊唐書 九  
述論云仁軌好以甘言悅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

下推善於君故身後毀譽各異此引用韋述國史舊文  
也而劉仁軌裴行儉郝處俊傳論并稱仁軌曰劉藥城

行儉曰裴聞喜處俊曰甌山不稱名而稱爵邑史家無  
此法更可見韋述當日尊呼前輩之稱而非易代後史

官之詞也崔元翰傳謂李沂公鎮滑臺辟元翰為從事  
沂公李勉也薛任傳謂尚父汾陽王召置麾下汾陽王

郭子儀也此并是元翰任家狀送入史館者國史即用  
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時亦即用之不復改也惟全錄舊

文而舊時史官本皆名手故各傳有極工者如高仙芝  
封常清二傳似分似合常清傳內載其臨死謝表辭勃

勃

悲涼而繼之以仙芝之死嘆息數語覺千載下猶有生  
氣又如郭子儀傳乃裴瑒所修首尾整潔無一釀詞因  
此可知唐史官之老於文學也至會昌以後無復底本  
雜取朝報吏牘補綴成之故本紀書吳湘獄案至千餘  
字咸通八年并將延資庫計帳貫匹之數瑣屑開入絕  
似民間記簿其除官必先具舊銜再入新銜如以某官  
某人爲某官下至刺史亦書於本紀是以動輒累幅雖  
邱抄除目無此繁蕪也然亦有未可輕訾者凡本紀祇  
略具事由而其事則詳於列傳此書如龐勛之亂黃巢  
之亂李茂貞王行瑜等之劫遷朱溫之篡弑卽於本紀  
詳之不待翻閱各傳已一覽瞭如遷固本有此體非必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新舊唐書 十

紀內只摘事目也其餘列傳雖事迹稍略而文筆極爲  
簡淨以新書比較轉遜其老成則五代修史諸人如張  
昭遠賈緯等亦皆精於史學當缺漏支離中仍能補綴  
完善具見揆次之艱文字之老今人動謂新書過舊書  
遠甚此耳食之論也新書謂舊史之文淺則人俚簡則  
及漏或有所諱而不得逞耶或因淺仍俗而不足於文  
也此亦偶摘舊書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處終不  
可沒也

新唐書本紀書法

新唐書書法多可議者武德元年唐帝追諡隋太上皇  
爲高祖貞觀四年李靖破突厥獲隋蕭后及煬帝孫正

道此大事也而本紀不書舊唐書薛舉寇涇州雖因秦王卧  
病劉文静出戰而敗然主兵者秦王也乃但書劉文静  
及薛舉戰敗績舊唐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獻  
俘於朝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本紀但書建德伏誅  
而世充放流之事不書則世充如何决遣乎突利頡利  
兩可汗也乃李靖擒頡利則書突利來奔則不書侯君  
集擒高昌王麴智盛則書李靖擒吐谷渾慕容伏允則  
不書體例亦不盡一凡書伏誅者以其有罪而正法也  
元宗講武驪山以儀注有失斬唐紹紹死後元宗追悔  
之是其罪本不至死而書唐紹伏誅舊唐書唐紹斬於下封常清與  
祿山戰敗奔陝郡勸高仙芝速守潼關仙芝至關繕守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新舊唐書 十一

備賊至不得入乃去是二人皆無死罪也而書封常清  
高仙芝伏誅舊唐書高仙芝仙芝於潼關是不亦太刻乎此數人皆書伏誅  
矣宦官陳宏志弑憲宗倖逃其罪文宗始賜死於青泥  
驛新書於憲宗紀既書陳宏志反帝暴崩矣又於文宗  
紀論謂帝能誅宏志亦足伸其志矣則青泥驛之賜死  
自必應書伏誅乃反書殺陳宏志一似無罪而枉殺者  
此更兩失之也奉天之圍朱泚來攻二十餘日皆渾瑊  
晝夜拒戰得保危城而本紀但書甲子瑊與泚戰城下  
敗之似瑊之戰只此一次矣宣宗大中元年積慶太后  
崩此文宗母也本紀但書皇太后則竟似宣宗母矣宰  
相王鐸赴滄帥任路經魏博爲節度使樂彥禎所害新

書但書盜殺義昌軍節度使王鐸似為彥禎諱者此皆歐公過求簡淨之失也新唐書本紀及五代史皆歐公重修然五代史係歐公私自撰述從容訂正故無遺議新唐書則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不暇檢校入細試平心論之宋景文於列傳之功實費數十年心力歐公本紀則不免草率從事不能為之諱也當日進呈時宋仁宗即有旨舊唐書不可廢其早有所見歟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亂

歐公本紀書法凡反逆者雖遣其將拒戰亦必書逆首姓名不書賊將也然亦有不可通者如秦宗權董昌等部將不多舉事又小書其逆首自不至混淆至安祿山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新舊唐書 主

史思明等地廣英雄遣將四出其將又皆借大官擁大眾分路專征各當一面此豈得概以逆首之名書之乃常山之陷本賊將蔡希德也而書祿山陷恒山郡渥水之戰本魯吳與賊將武令珣戰而敗也而書魯吳與祿山戰渥水敗績靈寶西原之戰本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而敗也而書哥舒翰與祿山戰靈寶西原敗績頰川之陷本賊將阿史那承慶也而書祿山陷頰川郡執太守薛愿且祿山既入東京即在東京借號及潼關不守天子幸蜀祿山遣張通儒為西京留守田乾真為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祿山未嘗親至長安也據苗晉卿傳是時衣冠多為賊脅自陳希烈以下皆送洛陽又

崔光遠傳光遠為京尹偽遣其子東見祿山祿山仍以光遠為京尹光遠赴武祿山乃遣其子東見祿山是祿山未至長安之明証而書祿山陷京師即新書祿山傳亦云祿山未至長安聚不逞爭取大盈庫及百司帑藏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貨財盡掠之是宋景文亦其以祿山為親至長安矣祿山為其子慶緒所弑慶緒亦在東京未嘗出洛陽一步如廣平王收東京慶緒自東京至長安大兵使慶緒率是慶緒通儒等往戰及長安之而至德二載二月書郭英又及慶緒戰於武功敗績又書郭子儀及慶緒戰於潼關敗之又書子儀及慶緒戰於永豐倉敗之又書崔光遠及慶緒戰於潞谷敗之廣平王收京時又書廣平王及慶緒戰於澧水敗之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六 新舊唐書 主

遂復京師并書慶緒奔於陝郡是時以慶緒自長安東奔矣又書廣平王及慶緒戰於新店敗之遂復東都據此書法一似慶緒處處身在行間者其實香積寺之戰即澧水之戰乃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拒戰而敗張通儒在長安即出奔也新店之戰賊將嚴莊自東京來助戰而敗也而新書概書慶緒不幾使觀者回惑乎代宗紀內却明書東京城後代宗率大軍以東安慶緒之未至長安也既處處書逆首姓名矣乃河曲之戰又書郭子儀敗祿山將高秀巖陳留之戰又書嗣吳王祗敗祿山將謝元同常山之復書郭子儀李光弼敗祿山將史思明雍邱之戰書張巡敗祿山將令狐潮堂邑之戰書顏真卿敗祿山將袁知泰白沙場之戰書張巡敗祿

山將翟伯玉劉橋之戰書子儀敗慶緒將李歸仁清渠之戰書子儀及慶緒將安守忠戰敗績是又各書賊將之姓名而不書祿山慶緒此又自亂其例也

新書改編各傳

舊書武后有本紀遂不列后妃傳新書以其稱制後政事編作本紀而猥褻諸迹仍立傳於皇后傳內 舊書帝子傳各隸於諸帝之朝新書總編於后妃傳後 舊書無帝女傳故平陽公主附於其夫柴紹傳後太平公主附於其夫武攸暨傳後新書另立公主傳 舊書無姦臣傳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盧杞崔允柳燦等皆在列傳新書另立姦臣傳而義府子湛能與李多祚等同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新舊唐書

古

誅張易之兄弟遂不附其父傳後而入多祚傳 舊書無叛臣逆臣傳但以安祿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及高尙孫孝哲朱泚黃巢秦宗權列在末卷稍示區別然高尙孫孝哲皆祿山將校則附於祿山傳可矣何必另立專傳此二人既有專傳則賊將尙有崔乾祐張通儒安守忠尹子奇等皆賊將之劇者何以又不立傳乎朱泚既在末卷而從泚叛臣如源休姚令言等反在列傳豈不輕重倒置新書則分叛逆二項以李希烈安祿山父子史朝義父子及朱泚黃巢秦宗權董昌等 舊書無稱尊者入逆臣傳而賊黨即附其傳後以僕固懷恩周智光梁崇義李懷光等背國自置者入叛臣傳分類殊

有差等惟黃巢未仕於唐而列於逆臣殊覺名實不稱此明史所以有流賊傳也 舊書杜伏威羅藝苑君璋李子和俱列羣雄內與李子通朱粲等相次然伏威等皆降唐者伏威入朝後不復出長安後以輔公祏誣累太宗登極曾爲之昭雪李子和降唐後歷官數十年以善終此豈得尙與羣雄同卷乎羅藝苑君璋雖降而再叛然既爲唐臣則唐之新書另編爲卷不復與羣雄同列惟李密蕭銑亦曾降唐而仍入羣雄則以此二人地大兵衆唐初已隱然如敵國與竇建德王世充相等未便入之降臣內耳又舊書輔公祏次於伏威後以二人同起事也闕稜王雄誕又次公祏後以其爲伏威部將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新舊唐書

五

也然伏威降唐後公祏反而稜與雄誕皆爲唐効力此豈得與公祏相次乎新書稜雄誕附伏威傳後而公祏另入羣雄內 舊書孔穎達顏師古馬懷素褚克彙皆在列傳新書改入儒林以其深於經學也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善李賀皆在列傳新書改入文苑以其優於詞學也孫思邈在方伎改入隱逸以其人品高不僅以醫見也李淳風改入方伎以其明天文也武士彠改入外戚以武后之父尊崇極盛三思等皆其子孫寵倖冠一時故皆附其傳後也楊國忠亦改入外戚以楊貴妃之兄也邱神勣本附其父和傳後改入酷吏以其與周興來俊臣等同肆毒也馬三寶本柴紹家

奴附紹傳後改入功臣傳以其為國立功則紹不得而有之也祖孝孫傳仁均無傳以孝孫明樂律事已入禮樂志仁均明歷術事已入歷志也楊元炎薛季景本在循吏傳改與桓彥範等同卷以誅二張時同事也李齊運本蔣王憚之孫若論新書子孫附於祖父傳之例應入憚傳乃另立專傳以其與裴延齡等同惡故與之同卷也王宰舊附其父智興傳後乃另立專傳以其討劉稹之功大也獨孤及舊附其子朗傳內新書則傳及而以朗附之文行相等自宜以子從父也滄州程日華舊附義武張孝忠傳內以滄州本屬義武也新書另立橫海專傳是時日華能守滄州朝命以滄州為橫海鎮特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新舊唐書

未

授日華為節度橫海一鎮自此始故也甘露之變舊書詳於宦官王守澄傳內以仇士良繼其職故合為一傳也然甘露之事究與守澄無涉新書故另立士良傳而詳其事於傳內也他如立宗室宰相傳見皇族之有人也立蕃將傳見外夷亦効用也唐末諸鎮周寶鄧處訥劉巨容顧彥朗李罕之王敬武孟方立楊行密趙犖等舊書以諸人皆涉五代不復立傳新書傳之以其事尚多係唐末造也然趙光允王處直後皆歷仕梁及後唐新書光允傳但至知制誥而止處直傳但書天復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爵尚唐所授其後則不復敘也韋應物鄭谷等皆有詩名而無事蹟可傳則於文苑序

內見其姓名謂史家逸其事故不能立傳亦可見新書之周密也惟中宗少子溫王重茂中宗崩韋后立為帝睿宗即位退封襄王開元中薨追謚殤帝舊書有傳新書既不列於帝紀而皇子傳內亦無傳殊為缺略長孫順德舊在功臣傳內新書改附於長孫无忌傳後按高祖手定功臣首秦王次裴寂劉文静次即順德今反不立專傳而附於无忌後蘇瓌張說舊不同卷新書既以當時燕許並稱而改編作一卷矣長慶中詩人元白並稱舊書同在一卷新書何以又不同卷而以白居易與李又等同卷列在中宗朝桓彥範等之前不且顛倒時代乎晚唐詩人溫李並稱新書何以文苑中只有李商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新舊唐書

七

隱而溫庭筠則附其遠祖大雅傳後乎陽城裂麻一事不愧真諫官入之列傳可矣司空圖避亂晦迹入之隱逸可矣乃又創立卓行一門以位置之張易之兄弟舊書附在名臣張行成傳後本屬不倫新書別無可位置遂亦附行成傳後薛懷義舊附外戚武氏傳後固屬非類新書以其無可附遂并不立傳夫卓行一門既可創為之矣此等獨不可立倖臣傳乎李忠臣喬琳舊在列傳新書以其晚節受朱泚偽命遂改入叛臣傳夫叛臣必如高駢朱玫等首倡叛亂者方專立一傳喬李等不過從賊耳從賊中如源休姚令言等皆盡力助逆僅附泚傳中而喬李曾有功於國晚節一蹉跌轉列為叛首

而并以附訛之蔣鎮等附其傳後更覺失當豈以二人  
曾為將相故責之獨重耶又舊書無藩鎮傳殊覺淆混  
新書則魏博鎮冀滄青橫海宣武彰義澤潞各為一卷  
便覺一覽瞭如然既分鎮立傳則此一鎮之主帥更替  
承襲但依次直書其人之賢否自見新書則以田宏正  
張孝忠等之純心為國始終一節者又提出另入列傳  
遂使一鎮之序次中斷此亦過於分別之病至僧元奘  
為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豈得無傳舊書列於方伎  
是矣新書以其無他藝術遂并不立傳抑思方者方外  
也伎者藝術也無藝術獨不可以方外處之乎余嘗謂  
新唐書一部獨缺兩僧一高行之元奘一邪倖之懷素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新舊唐書 大

究屬史家缺事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七

新書增舊書處

陽湖 趙翼 雲崧

五代紛亂之時唐之遺聞往事既無人記述殘編故籍  
亦無人收藏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舊唐書援據  
較少至宋仁宗時則太平已久文事正興人間舊時記  
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採取轉多今第觀新書藝文志  
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書典蔣乂大唐宰相  
錄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瑋唐書錄政要  
南卓唐朝綱領薛蕃唐書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  
國史補林思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  
無者知新書之文省於前而事增於舊有由然也試取  
舊書各傳相比較新書之增於舊書者有二種一則有  
關於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所不可  
不載者一則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今分別於左而  
新書刪舊書之處亦附見焉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代宗沈后傳附賊後不知所在 新書增 高力士女冒為

后迎還上陽宮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詔貸之

李密傳 增 密為魏公設壇印位改元永平 又增 密與宇

文化及隔水語責其弑逆 又增 賈潤甫勸其稍節興

密倉米勿致食盡人散

王世充傳增 煬帝至江都世充請以江淮女進宮

徐圓則傳增 圓則迎彭城劉世徹欲以為主會盛彥師被

執在圓則所恐二克合則禍不解乃說曰公不見翟

讓用李密而見殺乎圓則乃忌世徹而殺之

房元齡傳增 帝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謂創業難徵謂

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徵與我安天下故所

見各異然創業之事往矣守成之難當與公等共之

此正見太宗之圖治也

許敬宗傳增 高宗欲立武后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

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何不可此正見

惡之

廿二史劄記增 卷七新舊唐書 二

劉仁軌傳增 仁軌平百濟後高宗遣劉仁愿代還仁軌

以百濟新定恐新兵不得力願再留鎮守此正見其忠

書但書仁愿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仁軌乃西還

褚遂良傳增 遂良諫立武氏謂武氏昔事先帝武后從

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魏元忠傳增 元忠再相稍憚權倖不能守正如往時袁

楚客以書規之全載其文

來濟傳增 諫立武后引漢成帝以婢為后故事

韓瑗傳增 諫立武后引宗周褒姒為言

陸象先傳增 元宗初即位太平公主欲廢之召宰相議

曰寧王長當立象先日帝何以得立日有一時之功

象先日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有罪安得廢

其類傳增 吐蕃盜邊元宗欲自將討之類極諫以為不

可乃止

李景伯傳增 時有建言設都督者景伯議都督專生殺

權太重授非其人則曩易生宜罷都督留御史按察

秩與增 直可制姦宄由是停都督

姚崇傳增 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此為相業之始

又崇在帝前序進郎吏帝不顧後謂高力士曰我任

崇以大政此小事何必責耶此見元宗

宋璟傳增 璟不賞郝靈佺斬默啜之功恐啟天子倖邊

功此見大 又增 張嘉貞為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論不

廿二史劄記增 卷七新舊唐書 三

覺失聲嘆息

韓休傳增 帝嘗獵苑中或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帝嘗引鏡不樂左右謂自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帝

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張九齡傳增 武惠妃謀陷太子瑛私使人言於九齡九

齡即奏之帝為動色故終九齡為相太子得無患

裴耀卿傳增 元宗封禪後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誠

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張

不用錦繡示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言撥

民即不足告成功此其愛人也

吳兢傳增 兢撰則天實錄書張昌宗誣構魏元忠有不

順之言引張說為証說已許之賴宋璟再三勸阻說始明元忠無此語後說為相私乞改之兢曰狗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馬懷素傳增同時修書者數十人姓名類敘於傳末

楊慎矜傳增慎矜得罪之由因其家所出婢得入宮以其與術士史敬宗相往來之事奏聞元宗發怒楊國忠密知之乃語王鉞使告發其罪

楊國忠傳增國忠主議征雲南募兵之慘酷州縣吏至召貧弱者縛置室中械而送軍前亡者即以送吏代之又增國忠請以安祿山為平章事迫入輔政已草詔而帝遣輔珍琳規之珍琳得賂還言祿山不反帝

廿二史劄記增卷七新舊唐書四

送焚前詔

郭子儀傳增復陝郡時其子旰與賊戰死

劉晏傳增晏在襄陽辭永王璘之官為採訪使李希言守杭州璘聞有備乃西走又增晏所用管計帳者皆

士人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又增傳末附韓洞元瑒裴臆李衡包佶盧徵李

若初等皆晏所擢用後多任轉運等使循晏舊法以利國者

崔海傳增真劾奏元載怙權樹黨之疏正見其疾惡

馮盎傳增貞觀中或告盎反帝將討之魏徵力保其不反乃遣使諭盎盎果遣子入侍帝曰徵一言強於十

萬兵矣

阿史那社爾傳增同出征者有郭孝恪其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貽社爾社爾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劣不必問人矣

崔光遠傳增元宗出奔光遠為京兆尹偽遣子東見祿山時祿山已令張休為京兆尹及得光遠投順即命休還洛

王思禮傳增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賊兵來攻甚危適崔光遠遣王伯倫李椿以兵至聞賊攻鳳翔欲乘虛襲長安賊聞之乃引還伯倫戰死椿被執

李光弼傳增野水渡之役光弼以計降賊將高暉李日

廿二史劄記增卷七新舊唐書五

越二人又增邱山之敗由魚朝恩不聽光弼言去山險就平地故敗又增代郭子儀營壘屢幟無所更一經光弼號令氣色乃益精明又於郝庭玉傳記朝恩使庭玉布陣坐作進退如一朝恩嘆賞庭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姜公輔傳增德宗出避涇師之亂欲往鳳翔倚張鎰公輔謂鎰文臣而其下皆朱泚舊部曲軍且有變帝乃往奉天不數日鳳翔大將李楚琳果殺鎰應泚又增帝初至奉天聞泚欲來迎乃詔止諸道援兵公輔力言不可無備乃納兵不數日泚兵來犯

臣承嗣傳增承嗣先為安史偽將後背史朝義降於僕



固瑒

田悅傳增 朱泚僭據長安其弟滔自幽州起兵應之約

悅同舉兵悅許之而王武俊遣人阻悅悅兵遂不出

滔怒攻其貝州於是武俊與李抱真同出兵救悅

田季安傳增 憲宗命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季安欲救之

有諫忠者為畫策陽出兵助王師而陰約承宗以堂

邑見與若為攻得者遂邀朝命寵獎

李維岳傳增 維岳敗於東鹿欲上表歸朝田悅遣人來

責維岳遂復抗

劉濟傳增 譚忠激濟進兵討王承宗

劉總傳增 譚忠勸其以地歸朝

廿二史劄記增 卷七新舊唐書 六

段秀實傳增 郭晞在邠不戢軍士邠帥白孝德不能制

秀實殺十七人自請於晞晞不能難

韓游瓌傳增 李懷光誘游瓌叛游瓌白發其書帝嘉之

後又有書來誘為渾瑊所獲稍伺察之游瓌怒罵瑊

帝懼有變遂幸梁州此事大有關係舊書乃無之又

吐蕃人寇游瓌破之於合水吐蕃攻陷鹽州游瓌

收復之及吐蕃請盟游瓌奏不可信帝不從及平涼

之盟游瓌以勁騎赴柳泉會盟使渾瑊被劫逃出頓

游瓌兵乃得歸舊書亦無

董晉傳增 晉與李涵使回紇回紇責償馬價涵不能對

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賜爾不已多乎爾之馬

多疲斃天子勅勿屑屑較爾反以為不足乎回紇語

塞

李希烈傳增 寶良女為希烈所得女謂父母曰勿戚戚

吾能殺賊果為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醜死希

烈舊書但云仙奇醜死希烈而寶良女不載

鮑防傳增 策賢良方正防閱策得穆質柳公綽等皆各

士質對策最切直獨孤而欲照之防曰使上得聞所

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第

楊暹傳增 暹為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

徐晦獨送至藍田夷簡特薦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

臨賀肯負國耶舊書至以此另立徐晦傳新書刪晦

廿二史劄記增 卷七新舊唐書 七

傳而以此附暹傳內

杜黃裳傳增 黃裳與憲宗論致治之道在修己任賢操

執綱領至簿書訟獄本非人主所自在

李吉甫傳增 罷冗員一疏奏伐蜀之師宜增三峽一路

以分賊勢勅中書吏滑渙勾結樞密使竊權李錡將

反吉甫建議使韓宏進兵因田宏正歸順請撤河陽

之兵成汝州以逼吳元濟按武宗時吉甫子德裕里

修憲宗實錄虛張其父之美宣宗時特命刊正今此

等事舊書皆無而新書增之豈舊書據大中刊正之

本而新書尚據會昌重修之本耶

德輿傳增 德輿建議王承宗可起復盧從史不可起

復

張薦傳增顏真卿使於李希烈為所拘繫薦上疏請以希烈之母妻妹三人之拘於京師者移置境上以贖真卿

蔣父傳增李錡以反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召父問一房自大功乎父曰其祖神通開國時有功可因孫而累其祖乎曰自期可乎父曰其父若幽死社稷可令其絕祀乎乃止坐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王鏐傳增西域朝貢酋長在京因隴右陷蕃不得歸皆食鴻臚凡四千餘人鏐奏請停其廩給李泌請以隸神策軍皆成勁旅而歲省五十萬緡

廿二史劄記

卷七

新舊唐書

八

孔戣傳增番舶至粵向有下稅稅有闕貨宴錢戣帥粵悉禁絕之海商死官籍其貲滿一月無妻子至則没入戣不為限悉推與之

韋澳傳增宣宗召澳屏人問近日奄宦如何對曰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曰未也澳曰不若就其中可用者計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至緋猶可衣紫則合為一矣

鄭綱傳增宦官竇文瑒新為中尉欲以白麻制下中書綱力諫止又增盧從史懷不軌李吉甫譖綱漏言於從史憲宗怒召李絳告之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為陛下言者帝曰吉甫絳曰安知非吉甫誣陷之帝

乃悟

崔宏禮傳增討李同捷時大將李萬瑀劉宋擁兵自固宏禮奪其兵破賊李祐以鄭滑兵入齊而潰宏禮悉斬其兵以鄆兵二千付祐敗賊

王起傳增武宗即位起為山陵使樞密劉宏逸薛稷欲因山陵兵謀廢立起密奏乃皆伏誅

王式傳增式為安南都護退蠻兵捕斬反者及移浙東討殺草賊仇甫移徐州殺銀刀都之為亂者數千人錢徽傳增徽為掌書記時大寒先發冬衣以靖兵亂在宣歙募帥崔衍病亟徽請池州刺史李遜至以安軍士及為學士奏憲宗弗納貢獻帝密戒有獻者入銀

廿二史劄記

卷七

新舊唐書

九

臺門勿令學士知

裴度傳增度與帝言君子無黨小人有黨

牛僧孺傳增初對策切直得罪時宰之處此為牛李黨事之始又增劉稹誅後石雄軍吏得劉從諫與僧孺

李宗閔交結書

此蓋因李德裕當國希旨者附會為之

李石傳增石與文宗論為治之要惟登拔才良及論貞

觀開元之治石欲強帝意謂漢文景不足法當上法堯舜又增討劉稹時石奉使督戰責石雄王宰等取

破賊期後果如期奏績

蕭傲傳增宣宗以李璣為嶺南節度已賜節因傲封還詔帝方作樂不暇遣使即令樂工追節還

李珣傳增 文宗嘗欲以陳王成美為嗣既崩中人引宰相商議所當立珣曰帝已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危之珣曰臣下知奉上命而已安與禁中事後終以此被貶

李德裕傳增 德裕帥蜀時築籌邊樓仗義城禦侮城柔遠城等事又增 宰相閣百官非公事不入自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至設宴其中德裕為相奏文宗禁止

又增 帝欲官李訓德裕以為僉人不當授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之適為帝所見帝不悅 武宗欲殺楊嗣復李珣皆宗閔黨也德裕三叩求乃免死對武宗論任宰相一事又極論朋黨之害傳末又附

廿二史劄記 卷七 新舊唐書 十

載崔縱魏劍丁柔立等皆為德裕訟寃者

馬植傳增 植與中尉馬元贊善元贊以上所賜帶遺之他日對使嚴帝識其帶知其通近侍遂出之

崔安潛傳增 安潛之將張自勉討王仙芝有功宋威忌之欲令隸麾下宰相鄭畋謂如此則自勉以功而受辱也何以勸立功者

朱宣傳增 朱全忠攻宣凡十與師四敗績

李輔國傳增 輔國通徒上皇高力士叱令為上皇控馬之事

魚朝恩傳增 吐番入寇朝恩欲遷都洛陽郭子儀疏諫以為不可增 朝恩譏諍宰相温造面折其議增 朝恩

為其子請進官左右已以紫衣進增 元載密謀擒縛朝恩

田令孜傳增 令孜尊僖宗荒樂賞賜及強奪商旅財貨之事令孜討王重榮戰敗逼帝幸興元以致朱玫立嗣襄王熅為帝皆令孜召禍也帝幸蜀後令孜激黃帽軍亂孟昭圖上疏諫令孜矯詔貶而害之增 中人曹知慈與破賊有功因大言帝還時當在大散關閱羣臣可歸者歸之令孜恐其圖已密令王行瑜殺之此等舊書皆無之但云令孜從幸梁州求為監軍以去而已按此等事皆令孜之醜禍肆惡不敘於令孜傳而誰傳耶

廿二史劄記 卷七 新舊唐書 十一

黃巢傳增 王仙芝為朱威敗於沂州仙芝亡去威因奏

仙芝已死散遣諸道兵已而仙芝復出諸道兵始休又徵於是皆怨又增 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王仙芝黃巢皆詣渥飲渥詔至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仙芝喜巢以官不及已詢曰君獨得官此五千眾安歸乎因擊仙芝之仙芝憚眾怒亦不受官分其眾各路剽掠又增 賊將朱温為王重榮所敗遂降於重榮

以上七十一傳新書所增事蹟章疏皆有關於時事政術者

新書增舊書瑣言碎事

建德傳增 建德微時盜夜劫其家建德殺三人餘不

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縊使盜曳出又殺數人

李靖傳增太宗手書二則一日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中制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遺來吾欲知公起居狀後權德輿見之流涕曰君臣之際一至此耶

杜正倫傳增正倫初欲與城南諸杜敘同族不許相傳城南杜固有壯氣正倫既執政奏鑿杜固以通水利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不振

太子承乾傳增承乾學蕃人設穹廬自作可汗死令其下奔馬哭之誓有天下後委身思摩作一設又言有諫者輒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

廿二史劄記增卷十七增新舊唐書增李傑傳增斷獄有婦人與道士捨其子不孝傑究得其實殺道士

許敬宗傳增敬宗辨漢陽之帝邱及濟源斷流見其博雅

張錫傳增錫與蘇味道俱坐罪繫獄錫口膳豐侈不少

賤味道席地菜食武后遣人說之乃憐味道而惡錫

裴炎傳增炎子仙先以諫武后流瀼州逃入北庭致富數千萬能調朝廷陰事後遣使殺流人仙先預知之與追者格鬥會后又赦流人遂得免後官至工部侍郎

裴寬傳增寬為潤州參軍人有餽鹿肉者不可卻則受

而埋之於後園為刺史常說樓上所見問知其故遂以女妻之寬衣碧瘡而長人呼為碧鶴雀

哥舒翰傳增潼關之戰賊將崔乾祐用兵十伍伍官兵阨於隘道遂大敗

嚴武傳增武八歲時擊死父之寵妾及節度劔南最厚杜甫亦屢欲殺之李白作蜀道難為甫危之也

劉晏傳增晏八歲時元宗令張說試之曰國瑞也王嶼傳增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寫錢為鬼事嶼為祠祭使乃用之祠廟

關播傳增李元平築汝州城李希烈潛使人應募遂為內應縛元平去以元平本播所薦也舊書以李元平

廿二史劄記增卷十七增新舊唐書增傳後附播傳故此事載元平傳新書則以此事附播傳而不復立元平傳

邵說傳增說面奏德宗自解失身陷賊之處甚詳

李賀傳增每日出遊使童奴背古錦囊有得即投入其母探知之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

韋臯傳增臯沒後有議其箭有定秦二字以為蓄異謀者陸暢為辯云定秦者匠名也事乃白又增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暢反之為蜀道易以美臯

田悅傳增張仞固守待救放紙鸞至馬燧軍謂三日不救士且盡為悅食燧乃進軍破悅

劉元佐傳增元佐母數教元佐盡臣節見縣令白事者

甚畏懼即戒元佐汝父吏於縣時亦當爾汝可侷受  
耶又增 汴州相國寺佛軀出汗元佐大施金帛人皆  
效之輸納無算元佐籍之以充軍賞

盧坦傳 增 杜黃裳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將破產盡  
戒之坦曰凡官廉者必不積財積財者皆刺下以致  
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聽其不道  
以散人

韋綬傳 增 綬讓楊疑為舉首及為學士德宗嘗與韋妃  
幸其院值其寢以妃蜀襪覆之

胡証傳 增 裴度未顯時飲酒店為武士所窘証突入座  
上豪飲取鐵燈檠手合其跗謂諸人曰我欲為令不

廿二史劄記 卷七 新舊唐書 古  
爾者以此擊之眾叩頭請去度乃得免

羅立言傳 增 立言在河陰築城所當者多富豪乃令自  
築其處貧民得免

畢誠傳 增 誠三徙鎮不得入朝乃求麗妹結宰相令狐  
綯綯不受有太醫李元伯聘之進於帝極嬖之

崔彥昭傳 增 彥昭與王疑外兄弟也疑先貴不禮彥昭  
及彥昭為相其母恐彥昭報怨勸家人多置履鞭日

王氏妹將與子偕逐吾將同行彥昭遂不敢報怨

黃巢傳 增 巢入杭州董昌所屯地名八百里賊問老嫗  
答曰官兵屯八百里矣賊驚遂去又劉巨容使沙陀  
五百騎餌賊棄馬而遁明日賊乘其馬出戰而馬識

沙陀語呼之盡奔還遂多擒賊

新書立傳獨詳處

新書諸傳較舊書多大同小異不過刪其蕪詞而補其  
未備無有大相逕庭者惟劉晏李沁陸贄李絳高駢高

力士六傳所增於舊書幾至倍蓰蓋劉晏傳則本於陳  
諫所論晏之功有二害二利也

李泌傳則本於李繁所作鄴侯家傳也

陸贄傳則本於  
宣公奏議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七 新舊唐書 古  
贄宗在東宮時因妃母得國公主之累儲位甚危必百端奏說上意方得善

傳則本於蔣偕所撰遺事七篇也

高駢傳則本於郭廷誨廣陵妖亂志也

高力士傳則本之巫山記也

林甫以武惠妃方寵故易其子壽王力士勸帝推長而立山是宗宗位遂定時

楊國忠主用兵雲南喪師數十萬莫敢奏者力士密奏之後力士此巫山記也

亦可見景文採輯之勤矣至唐宋諸臣各傳俱比舊書詳數倍則舊書本太略耳

新書刪舊書處

新書事增於舊書非特於舊書各傳內增事並有舊書無傳而新書增傳者如穆宗宣懿章后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皇后舊書有目無傳新書補傳之懿宗恭獻王后并無其目新書亦為補傳可見搜考之博也然於舊書事迹反有刪之者長孫無忌傳帝自製威鳳賦賜无忌李百藥傳有封建論一篇豆彥威傳議僕射上事儀注宜遵開元禮受冊官與百僚各拜不得坐受劉沔傳沔嘗戰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夢有人以雙燭

廿二史劄記

卷七 新舊書

去

引之遂起果有光前導自後破敵危難時常有此光及罷鎮光遂息沔亦尋卒李德裕傳有自著窮愁志及論冥數一篇舒元興傳有諫記九宮貴神不宜稱臣署御名此皆舊書所有而新書刪之以其無大關係也李嗣業傳舊書記其新店之戰郭子儀已為賊兵所包嗣業引回紇兵衝之轉敗為勝之功甚詳新書刪之以其香積寺之戰功已冠軍也王武俊傳舊書李寶臣與朱滔破田承嗣代宗使中貴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為承倩所詢寶臣慚武俊遂勸寶臣劫滔兵反與承嗣合新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武俊傳也劉忬傳舊書忬本朱滔部將先勸滔勿反及滔舉兵敗歸疑忬有異志不敢

入忬乃具卒伍郊迎二十里入之人以為忠於所事新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忬傳也呂元膺傳舊書元膺為

東都留守李師道遣門察嘗嘉珍至東都結僧團靜糾約山棚民為變新書亦刪之以此事已見李師道傳也韋諤傳舊書楊國忠貴妃既死於馬嵬元宗將發從駕軍士猶懷去就陳元禮不能制適益州貢春綵十萬至帝召六軍散之令各自擇便軍士乃俯伏流涕曰死生從陛下按此事應入元禮傳與諤何涉新書於諤傳刪之亦見其去取得當也張茂宗傳德宗以公主字茂宗茂宗丁母憂詔起復成禮諫官蔣又疏言非軍中不宜墨纓從事舊書載其疏於茂宗傳新書刪之改入又傳

廿二史劄記

卷七 新舊書

去

亦見其移置得宜也渾瑊傳舊書記平涼之盟瑊為吐蕃所劫單騎脫歸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為尚結贊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瑊得免陸贄傳舊書謂贄惡寶參之死贄有力焉新書刪此數語轉於參傳載贄救免之疏似為瑊贄諱者以二人皆名臣也李義府傳舊書御史王義泰其年少時以貌美為劉洎馬周所嬖此正見義府之無耻魏少遊傳舊書少遊觀察江西有京吏賈明觀恃魚朝恩勢肆惡事敗元載受其賂判往江西効力少遊以載故優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日即杖殺明觀人以是賢路而醜魏此正見少遊附勢之無品裴延齡傳舊書載陸贄劾延齡一疏甚詳此正見延齡之

好贊之正而新書皆不載亦似為之諱者然義府延齡  
等人本卑劣何必為之掩飾也至如田悅傳朱滔方圍  
悅之貝州田緒殺悅即以兵與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滔  
於涇城此事有關於三鎮離合之故而新書刪之王處  
存傳黃巢據長安處存以兵五千白福為號夜入京賊  
驚遁去而京師少年亦做其白號劫掠坊市咸見知復  
入京召兩市丁壯七八萬殺之此事見巢禍之慘新書  
亦刪之此皆不當刪而刪者而尤甚者戴嵩義倉為千  
古積貯之良法舊書傳載其疏甚詳而新書刪之張  
宏靖傳舊書劉總以函鎮歸朝欲盡革河朔承襲之弊  
請以已鎮分為三道仍籍軍中宿將送於朝欲朝廷官  
廿二史劄記 卷七 新舊唐書 大

之使兩節之人知慕朝廷官爵及跪上而宰臣崔植杜  
元穎不知遠計時已命張宏靖節度兩節但欲崇重宏  
靖以總所鎮全界之其將校在京者悉令隨歸故宏靖  
至鎮不數日復亂自是再失河朔此事大有關繫而新  
書亦刪之此則景文之率意裁汰不及酌其輕重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河間王孝恭傳舊書孝恭破降蕭銑高祖大悅使畫工  
圖其貌而視之按孝恭乃高祖從子豈不相識而欲圖  
其貌乎新書則云詔圖破銑之狀以進

長孫順德傳舊書順德坐事免發疾太宗鄙之曰順德  
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疾何足問也語殊無來  
歷新書謂順德因喪女感疾帝謂其無剛氣以兒女辜  
愛

許敬宗傳舊書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十一

高士廉其知機要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檢校中書  
侍郎太宗破高麗於駐蹕山敬宗立馬於御前受旨草  
詔書是敬宗忽隨太子在定州忽隨太宗草詔語殊不  
明新書改文本卒驛召敬宗至行所

韋陟傳舊書陟卒太常謚為忠孝顏真卿駁之曰忠則  
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  
行殊難以成忠孝新書改真卿云許國養親不兩立不  
當合二行為謚

元載傳舊書載父景昇任員外官居岐州載母携載道  
景昇冒姓元氏語不可解然則載本何姓耶新書云父  
昇本姓景為曹王妃元氏主田租請於她冒為元氏

崔光遠傳舊書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以千人渡河  
援之及光遠在魏州使李處崧拒賊子儀怒不救處崧  
遂敗此事殊不明晰光遠會救子儀子儀何以反怒而  
不救光遠耶新書謂子儀戰汲郡光遠僅以千人援之  
戰不甚力故魏州之戰子儀怒而不救

唐儉傳舊書儉勸高祖起兵高祖曰天下已亂言私則  
圖存言公則拯溺吾將思之新書改云喪亂方劇私當  
圖存公欲拯溺者吾當爲公思之是竟以公指儉矣  
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伏威之將其擒李子通降汪華及  
聞人遂安皆伏威降唐後爲唐宣力也舊書先叙明高  
祖詔伏威使雄誕討之故下文戰功俱是爲唐盡力新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二

書不先叙明則此等攻討全是爲伏威矣雄誕造遂安  
墨論以國家威靈所謂國家者唐耶伏威耶  
魏徵對太宗忠臣良臣之論舊書云良臣身獲美名君  
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  
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新書改云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  
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身嬰誅夷君陷昏惡喪國  
夷家祇取空名不過竄改數字無他意義  
傳奕請除釋教疏舊書有云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  
尼寺塔糜損國家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依  
托妃主潛行誘誦遂死西市言因諫佛事爲僧尼傾陷  
也語已不甚明新書改云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

毀宰臣內見嫉妃嬪尤不可解并失本意  
李光弼傳舊書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  
拒賊新書謂道元禮戰羊馬賊大潰羊馬城去城字但  
云戰羊馬成何語耶

盧汝弼傳舊書太原使府有龍泉亭汝弼父商求節制  
時手書一詩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宴集  
未嘗居賓位但西嚮俯首而已新書改云太原府子亭  
其父商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汝弼未嘗居賓位轉不  
明晰

甘露之變舊書本紀書仇士良率兵誅王涯買餽舒元  
與李訓王璠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十餘家按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三

是時李訓見事敗即出奔鄭注亦尚在鳳翔非同日被  
殺也新書先書王戊李訓謀誅宦官不克出奔戊辰鳳  
翔監軍殺鄭注較明然李訓出奔後仍被殺又不書又  
涯等被殺朝中無宰相乃以鄭覃李石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而新書覃石入相反叙於士良殺朝臣之前亦誤  
蓋舊書以甘露之變係之王戊新書則係之乙丑故有  
此誤也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歐宋二公不喜駢體故凡遇詔誥章疏四六行文者必  
盡刪之如德宗奉天之詔山東武夫悍卒無不感涕討  
李懷光之詔功罪不相掩亦曲盡事情而本紀皆不載



并陸贄傳亦無之其列傳內如李密討隋帝檄文祖君彥之詞也徐敬業討武后檄文駱賓王之詞也太宗徐賢妃諫伐高麗及與土木一疏封常清臨死謝表代宗獨孤后崩帝命常袞為哀冊文情詞悽惋時稱絕作李克用收復京城後楊復光所上露布列諸將功伐最詳贄此皆傳誦至今者而各傳皆不載惟徐賢妃疏則節數語存之至如舊書畢構傳有詔歷數貪吏之弊最為切中詔云臣聞之則憂憤難堪地有餘孽時時家自貪穢則即被驅逐並從取奪者有餘則因事以起相杖大加動削性命懷抱無所訴陳亦以其四六而刪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體六朝以來詔疏尚駢麗皆載入紀傳本國史舊法今以其駢體而盡刪之遂使有唐一代館閣臺省之文不見於世究未免偏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四

見也惟凌烟閣續圖功成一詔係駢體獨全載於李晟傳則以事本嚴重非四六之詔不足相稱此正宋子京相題之巧其他駢體中有新語不忍棄者則寧代為改削存之如姜皎當元宗為臨淄王時即傾心擁戴幾得重禱帝登極賜之詔云不當其聘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新書改云否當其聘則必滅乃宗泰至其亨則所酬未補又王志諫論太寬不可為政疏有云人慢吏濁偽積深若以寬理之何異命王良御界捨街策於奔蹏請命耐攻疾停藥石於膚腠新書改云捨街策於奔蹏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命耐不能攻疾語自較勝又如昭

宗為劉季述所廢幽於宮中反正後罪狀季述之詔有云幽辱之時要紙筆則恐作詔書索錐刀則慮為凶器朕所御之衣晝服夜浣嬪嬙公主衾綉皆闕緡錢則貫陌不入繪帛則尺寸難求新書不載此詔卻即用詔中語叙帝幽辱之狀謂帝衣晝服夜浣食自竄進下至紙筆銅錢亦疑作詔書凶器而不與時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此可見子京于四六不欲存又不忍棄委曲斡旋之苦心矣又郭虔瓘傳獨存駢體一詔乃元宗以虔瓘與阿史那獻不協特為和解者此無甚關係而獨存之則以舊書虔瓘傳無此詔故轉補之以見其採掇之博也其他如章疏之類有闕政體治道者或就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五

新書好用韓柳文

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採摭不遺張巡傳則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文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一疏而於宗元傳載其貽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做賦一篇可見其於韓柳二公有癖嗜也又於劉禹錫傳載其所自作子劉子一篇以見其處培之志杜牧傳載其罪言一篇以見其經世之才此皆文

人氣類相惜有不期然而然者白居易傳舊書載其與元稹書極叙作詩之功及得名之處後移忠州與稹相遇於夷陵流連文酒寫木蓮枝圖以寄朝士晚歸東都作池上篇寄與樊素小蠻及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等事新書則一切刪之專叙其疏諫吐突承瓘不可將兵獻虞人箴以儆穆宗好獵并措置河朔請令李光顏將兵裴度鎮太原等疏與舊書命意迥別蓋舊書專表其詩才之高襟懷之曠置之恬淡一流而新書則欲著其立朝丰采議論以見文人中自有名臣此又景文深意也

新書詳載章疏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六

新書於舊書內奏疏當存者或駢體或雖非駢體而蕪詞過多則皆節而存之以文雖蕪而言則可採也其節存者徐賢妃諫興師動土木一疏李大亮諫賑突厥一疏房元齡諫伐高麗一疏褚亮論九廟七廟一疏諫獵一疏于志寧諫太子承乾書及緩刑等疏許敬宗薦張元素令狐德棻等一疏劉仁軌奏戰士不被恩賞難於用命一疏高季輔應詔陳時政損益五篇韋承慶諫太子賢一疏明堂災一疏韋嗣立修學校止刑殺禁封戶等疏徐彥伯樞機論薛登選舉過濫一疏韋湊議駁改葬節愍太子一疏張廷珪諫造大像一疏楊綰請復古孝廉一疏及公卿大臣核議一疏郭子儀辭尚書令一

疏王嶼傳內梁鎮諫祠祭一疏皇甫鎛傳內裴度諫其入相一疏竇參傳內參既貶德宗欲殺之陸贄諫以爲殺之太重一疏陸贄傳內諫設瓊林大盈庫一疏蕭燧諫作佛事一疏此皆因舊疏繁蕪而刪存其要語者也他如魏徵傳徵與封德彝在太宗前論大亂之後易爲治及戒土木論刑賞君子小人不宜參用十漸十思等疏馬周傳論大安宮宜崇奉太廟宜親祀刺史不可世襲樂工不可賜官太子宜預教守令須慎選等疏魏元忠傳論文武二途一疏凡舊書所有者仍一字不刪并有舊書所無而新書補出者張九齡傳載其重守令一疏見當時重內輕外之弊也宗楚客傳載其陳符命一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七

疏以見其求媚也張廷珪傳載其諫襲回鶻及買蕃馬二疏以其有關於邊備也崔渙傳載其劾元載一疏所以著載之惡渙之直節也李晟傳收京後李懷光尙據河中載晟所奏懷光有不可赦者五見晟之公忠體國也至如高郢傳載其諫營章敬寺一疏杜佑傳載其省官節用一疏程元振傳載柳伉劾元振一疏亦皆有關於國計利害民生休戚未嘗不一一著于篇此正宋子京作史之深意非徒貴簡淨而一切刪汰也

新舊書互異處

本紀儀鳳二年劉審禮與吐蕃戰於青海敗績舊書書審禮被俘新書云審禮死之

開元四年突厥可汗默啜之死舊書為拔曳固所殺傳首京師新書子將郝靈佺斬默啜

二十年敗奚契丹獻俘闕下舊書信安王禕獻俘新書謂忠王浚獻俘是時浚為元帥未行禕為副元帥敗敵新書以主帥為主舊書則從實也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死舊書李林甫薨於行在所新書李林甫罷按是時林甫從駕驪山死於邸生前未嘗先罷官也其後削奪官爵則死後事乃先書罷殊無據

承泰元年郭英乂之死舊書劍南節度使郭英乂為兵馬使崔旰所殺新書崔旰反節度使郭英乂奔于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之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八

成汭之死舊書汭以舟師援鄂而雷彥恭乘虛襲陷江陵軍士聞之皆潰汭投水死新書汭與楊行密戰於君山死之

哀帝之立舊書蔣元暉矯宣遺詔立輝王祚為皇太子即位新書朱全忠已殺昭宗矯詔立輝王為太子即位

列傳邵王重潤之死新書本傳中宗子重潤與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婚武延基竊議張易之兄弟出入宮禁后怒杖殺之武延基傳云與重潤等竊議皆得罪殺死二傳杖與益稍不符合舊書張易之傳則云重潤等竊議

二張后付太子自鞠問中宗時太子太子並益殺之武延基傳又云武后威令自殺是二傳一以為中宗所殺死一

以為后令自殺又不符合蓋中宗之殺之或令自殺皆起於武后之威也新書竟書武后殺之較為直截

史朝義之死舊書朝義敗投幽州偽范陽節度李懷仙於莫州擒之送款來降新書朝義走莫州欲決死戰田承嗣請身守莫州勸朝義至幽州以懷仙之師來戰朝

義乃以老母幼子為托而自往幽州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不納朝義謀走入蕃懷仙招之至幽州縊死是朝義被擒在幽州非莫州也

楊思訓之死舊書謂慕容寶節置妾于別室邀思訓飲思訓責以不宜背妻寵妾妾怒密置毒酒中思訓飲盡便死新書則謂寶節邀思訓謀亂思訓不敢答寶節懼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九

其洩毒之死 裴馬舊書裴行儉與李敬元同典選有能名時稱裴李新書行儉與馬載同典選時稱裴馬按新唐書盧從愿

傳謂高宗時吏部稱職者裴行儉馬載至是從愿與李朝隱典選亦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王仙芝之死舊書謂仙芝敗宋威朝廷以王鐸代威討賊斬仙芝首獻闕下是斬仙芝首者鐸也新書謂仙芝攻洪州宋威往救敗仙芝于黃梅斬賊五萬獲仙芝傳首京師則斬仙芝者乃威也

上官儀之死舊書謂儀為許敬宗誣其與梁王忠通謀遂賜死新書謂武后既得志帝為所制欲廢之召儀使

章詔左右奔告后后自訴帝羞縮曰儼教我由是敬宗誣構之死

盧奐治廣州有清節舊書謂開元以來廣府清白者惟宋璟裴奐先李朝隱及奐四人新書謂朝隱璟及奐三人

哥舒翰之死舊書謂火拔歸仁執翰送安祿山降之祿山閉翰于苑中潛殺之新書謂廣平王收東京時安慶緒挾翰渡河而北及敗乃殺之

第五琦之爲租庸使舊書賀蘭進明令琦入蜀奏事元宗卽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是元宗所授也新書謂肅宗在彭原琦爲進明來奏事帝卽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是

廿二史劄記卷十八 新舊唐書 十一

肅宗所授官也

李揆之死舊書謂揆奉命爲入蕃會盟使行至鳳州卒新書謂揆至蕃其酋問曰聞唐有第一李揆公是耶揆恐被留乃曰彼揆豈肯來耶歸至鳳州卒是揆入蕃後始卒於歸途也

見素傳舊書載其爲楊國忠所引在相位無所是非但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順不措一詞新書則謂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見素謂難將作矣明日與國忠入見極陳反狀是見素未嘗無言者蓋其奏祿山必反亦附合國忠意耳然舊書傳論又謂見素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時論謂其取容于國忠不知

其時勢之不能匡救也則又與本傳異豈本傳乃國史原本而傳論則修史者之平心持論耶

呂渭傳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洋回柳再榮時以爲瑞柳渭試進士以之命題舊書謂上聞而嘉之新書云上聞之不以爲喜

姜公輔傳舊書謂不知何許人新書謂愛州日南人陽惠元傳惠元爲李懷光所襲出奔懷光遣冉宗追之

舊書謂惠元計窮父子三人並投井中冉宗俱出而害之新書謂惠元被髮袒而戰死二子晟嵩匿井中遇害

遊瓊傳舊書謂德宗避京師之亂倉猝出幸奉天遊瓊率兵赴難自乾陵北向醴泉拒朱泚會有人自京來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新舊唐書 十一

言泚兵旦夕當至上遠令追遊瓊來奉天遊瓊甫至泚兵亦至遂拒戰是遊瓊之至由德宗召之也新書謂遊瓊趨醴泉有詔赴便橋而途過泚兵遊瓊欲還護奉天中使翟文秀曰吾兵至奉天賊兵亦隨至是引賊逼君也不如壁于此拒之遊瓊曰賊兵多抗我于此猶能分兵至奉天不如先入衛遂還奉天泚兵果至遂與戰是

詔令赴便橋而遊瓊以救駕爲急自赴奉天也

劉楨傳舊書謂楨拒命時其從父故節度使從諫妻裴氏召諸將妻入宴裴泣謂諸將妻歸各語汝夫勿忘先相公之拔擢吾今以子母爲托諸婦皆泣下故諸將爲楨盡力後楨伏誅裴氏亦以此極刑新書則謂從諫妾

張氏素有憾于裴誣奏裴語如此陷之極刑

李師道傳師道死舊書謂其妻魏氏出家為尼新書謂

魏氏沒入掖廷王鐸傳舊書謂黃巢之亂官兵收京城

封鐸晉國公加中書令以收京諸將功伐令鐸量其高

下承制爵賞下又云巢出關時溥請身討之乃以溥為

都統罷鐸都統之任是收京時鐸正為都統也新書則

謂巢戰數敗官田令孜知賊必破欲使功歸于已乃

罷鐸罷為檢校司徒鐸功將就而以讒見奪然卒因其

勢不數月遂平京師是鐸于未收京之前已罷都統矣

按收京露布係宦者楊復光所上而無鐸名則鐸早罷

都統矣舊書應誤

廿二史劄記 卷六十八 新舊唐書 十一

王龜傳舊書龜觀察浙東江淮盜起攻郡為賊所害是

龜被賊殺也新書但云徙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

則似未被害者

元稹傳舊書謂稹宿數水驛與內官劉士元爭廳為士

元擊傷面新書謂中人仇士良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

傷面按白居易救稹疏亦謂與劉士元爭廳而新書云

仇士良者蓋士元隨士良至而擊稹耳

李紳傳舊書謂李紳為掌書記紳不就紳怒將殺

之遁而免新書謂紳中使奏雷已召紳作疏紳陽懼

至不能成一字下筆輒塗去紳注白刃合易紙終不成

乃召許縱為之而囚紳獄中紳敗乃免

路巖傳巖為相委親吏邊誠與郭勣相倚為奸舊書云

事敗出為成都尹改荆南尋罷之新書謂事敗貶新州

賜死別取其喉先是巖奏賜死者當別喉以驗至是自

及云

憲宗之弑舊書謂宦者陳宏慶新書作陳宏志舊書宏

慶等弑逆不言王守澄新書謂守澄與宏志等弑帝

楊復光傳舊書謂復光監軍討賊遣吳彥宏論降黃巢

巢即令尚君長等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

忽復作別新書謂復光論降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出

降宋威密誅君長故仙芝復叛按是時仙芝為賊首

與其將校也復光論降是仙芝明甚

廿二史劄記 卷六十八 新舊唐書 十二

張巡傳舊書謂蒲州河東人新書謂鄧州南陽人

鄭畋傳舊書畋鎮鳳翔病乃妻薦李昌言詔可之召畋

赴行在新書黃巢據京城畋移檄討之遣大將李昌言

率兵向京昌言反兵襲畋畋登城謂曰吾方入朝公能

為國討賊則可矣乃委軍而去通鑑與新書同

王重榮傳新書宦官田令孜以重榮不肯歸鹽池供禁

軍使朱玫討之重榮率李克用以兵來戰于沙苑禁軍

大敗

天子幸寶雞李克用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一似沙

苑之戰克用不與其事及帝出奔後始起兵勤王者此

或後唐修史時為克用諱耶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舊書本紀幽州軍亂逐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為副後雄武軍使張絳奏行泰不可為帥請以本鎮軍討之許之遂許行泰詔以絳主留後務仍賜名仲武是絳即仲武也而新書則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又殺行泰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討絳朝廷因命仲武為節度是絳與仲武判然兩人及考舊書張仲武傳史元忠為行泰所逐行泰又為絳所逐適仲武遣吏吳仲舒奉表至京宰相李德裕問故仲舒謂行泰絳皆客將故人心不附仲武本舊將素抱忠義可為帥德裕乃奏以仲武為節度使是舊書列傳內亦未嘗以絳與仲武為一人而本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古

紀乃謂絳賜名仲武此紀傳互異之顯然者合新書列傳及通鑑核之此舊書之誤在紀不在傳也新書本紀紀吳仲舒李孝逸接新書孝逸傳討徐敬業有功後為吳仲舒所置之死后念其舊功免死流儋州舊書孝逸傳亦然是孝逸未被殺也此新書之誤亦在紀而不在傳也

新舊書誤處

嚴武傳 舊書肅宗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因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按長安即京兆也既收長安何以不能赴京尹之任史思明並未據長安何以因其阻兵遂不赴任京兆此必誤也蓋是東都少尹耳是時

史朝義尚據東都如劉晏亦除河南尹以盜據都城乃寄治於長水然則武所除少尹當是河南也新書則云已拜京兆少尹坐房瑄事貶巴州刺史然則舊書所云以賊阻不之官者誤

魯炆傳 炆守南陽一年與賊將田承嗣等日夜拒戰力不支乃率眾突圍出投襄陽新舊二書皆同是炆已走襄陽矣而號王巨傳巨奉命節度河南詔貶炆為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曰若炆能守孤城功足補過則何以處之元宗曰卿隨宜處置巨至內鄉賊解圍走巨乃至南陽宣敕炆炆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其暮以恩命仍令炆復位據此則炆尚在南陽也來瑱傳亦謂炆守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圭

南陽詔以瑱代之號王巨奏炆能守南陽乃詔各復本位下又云賊攻南陽累月瑱救之為賊所敗是炆亦尚未失南陽數傳核對俱不符合當是巨至南陽時炆尚守城賊暫退去其後又來攻瑱救之又為賊所敗炆于是走襄陽耳

郭子儀傳 新書代宗即位子儀懼程元振讒乃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按舊書子儀表代宗云陛下貽臣詔書一千餘篇自靈武河北河南臣所經行蒙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是代宗為廣平王與子儀同收復兩京時軍中往來手札也代宗既即位敕即謂之詔敕新書以為肅宗詔敕殊誤

舊書與元元年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于京城東南擒其僞相朱良祐李俊等滔遁歸幽州按朱泚朱滔武俊抱真田悅田緒等傳是時泚因涇師之變僭據京城其弟滔及武俊田悅等方連衡抗朝命泚遣人冊滔為皇太弟使發兵越洛陽與已合勢滔率兵而南悅託詞不助兵滔怒遂攻其貝州武俊抱真以滔強橫難其事遂合兵襲滔大敗之朱良祐等被執滔遁歸幽州是滔至貝州即敗去未嘗近京城也新書武俊等傳則謂敗滔于經城田緒傳又謂與武俊等敗滔于涇城然則舊書所云京城東南者蓋經城涇城之訛也其地當在貝州耳而新書本紀此戰之前又書渾瑊及朱滔戰于武川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六

亭敗之朱滔自貝州敗後即歸幽州而武川亭武功地也滔既未到京西何得有與瑊戰武川之事據瑊二傳是時德宗在梁洋瑊為行營副元帥李晟方圍泚於京城城自行在來援泚遣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來寇武功瑊與吐蕃兵敗之武川亭斬首萬計是城武川亭所敗乃泚將而非滔也而云瑊與滔戰武川亭此又新書之誤也或書云與泚戰而訛刻為滔耳

將即書

為泚

歐書瑊將必書敗

首名或以此所造

新舊書刻本各有脫誤處

舊書張巡傳安祿山陷河洛許遠守睢陽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邱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

乃引卒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元宗聞而壯之授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按巡方詐降何以元宗聞而壯之蓋巡以雍邱難守故詐降以出而併兵于睢陽與遠同守故帝聞而嘉之耳新書巡在雍邱餉路絕乃拔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閏等合兵遣雷萬春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殺賊萬人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正此事也而舊書云云此必有行墨脫落之處 新書李光顏傳末忽叙宋威會元裕討王仙芝一事大將張自勉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威忌自勉請以隸麾下欲以事殺之宰相知其謀不聽乃以自勉代元裕按仙芝之亂距李光顏已將百年與光顏何涉而

廿二史劄記

卷十八

新舊唐書

七

係其事于光顏傳後此亦必錯誤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

湯湖 趙翼 雲崧

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

貞觀中直諫者首推魏徵太宗嘗謂徵曰卿前後諫二百餘事非至誠何能若是又謂朝臣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徵以疾辭位帝曰金必鍛鍊而成器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豈可去乎至今所傳十思十漸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聽納之此貞觀君臣間直可追都俞吁咈之盛也然其時直諫者不止魏徵也今按新舊唐書各傳薛收諫獵帝即賜金四十鎰以獎之孫伏伽諫元師律罪不當死帝即賜以蘭陵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一

公主圍直百萬或以為太厚帝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是以前賞之溫彥博諫長安令楊纂失察罪不當死帝即赦之虞世南諫田獵諫山陵之制不宜過厚諫宮體詩不宜作恐天下從風而靡諫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帝嘗曰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馬周諫大安宮宜崇奉宗廟宜親祀樂工王長通等不宜賜官帝購大宅直二百萬者賜之盧江王瑗姬侍側王珪曰陛下知瑗殺其夫而取之以為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即出之諫祖孝孫雅士不宜令教女樂帝雖責之明日悔語房元齡令羣臣勿因此不言姚思廉諫幸九成宮賜帛五十疋高季輔指陳時政得失帝賜以鍾乳一兩曰卿

以藥石之言進故以藥石相報戴胄諫修洛陽宮帝嘉之張元素亦諫修洛陽宮至以為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卒與同歸於亂耳帝嘆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命罷役賜帛二十疋稽遂良諫寵魏王泰太過帝納之諫告成東岳即罷封禪張元素令史出身帝問其履歷元素慚不能對遂良謂元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對羣臣窮其門戶帝亦悔之帝常論山東人物張行成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宜以東西為限帝善之賜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裴仁軌私役門夫帝欲斬之李乾祐奏罪不應死帝即免之權萬紀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誅之柳範曰房元齡尚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二

不能止陛下獵豈可獨罪萬紀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獨召範慰諭之帝好與羣臣論難劉洎力諫帝詔答曰輕物驕人恐由于此敬當虛懷改之洎又言近來上書人或而加窮詰恐致阻進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改之此皆見于各傳者也魏徵嘗言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犯龍鱗帝嘗宴韋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謂曰龍有逆鱗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觸犯常如此朕豈慮危亡哉是諸臣之敢諫寔由于帝之能受諫也獨是仁善之君則能納諫英睿之主每難進言以太宗之天錫智勇手定天下制事決機動無遺策宜其俯視一切臣下無足當意者乃虛懷翕受惟恐人



之不言非徒博納諫之名寔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蓋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子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歿為世大慘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餘非拒諫徒自召禍也煬帝惡諫曰有諫者當時不殺終不令生於地上蘇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獻古文尚書煬帝曰訕我也即除名蕭瑀諫伐遼即出為郡守董純諫幸江都即賜死由是人皆鉗口至喪國亡身而不悟此太宗所親見也惟見之切故懼之深正張廷珪所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也魏徵之諫亦動以隋為戒謂隋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三

社稷之長久哉特恃其富強不慮後患驅天下以從欲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陛下當鑒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所親見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猶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馬周亦言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此當時君臣動色相戒皆由殷鑒不遠警於目而惕於心故臣以進言為忠君以聽言為急其後勳業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無稍厭魏徵謂貞觀之初導人以言三年後見諫者悅而從之近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是可知貞

觀中年功成志滿已不復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則懼生子有所懲息生于無所做人主大抵皆然若後世蒙業之君運當清泰外無覆車之戒而內有轉圜之美豈不比太宗更難哉

時政記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對由宰相撰錄者謂之時政記按舊書唐初記注最詳備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註記政事極詳高宗時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奏事恐史官書之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姚璿乃表請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專知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四

撰錄是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此始也據舊書云璿罷後其事遂寢賈耽齊抗貞元時為相又修之耽抗罷而事又寢然憲宗嘗問李吉甫時政記記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館之實錄也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承徽中姚璿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外間或不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館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書付史官有謀議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付史官故也素又裴休嘗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時政記或多載已言而略他人之言史官莫得知請自今宰相各自為記令付史館

從之傳可見歷朝仍皆有時政記未嘗廢也其後又稍變其例穆宗時宰臣崔植等奏請坐日所有君臣獻替事宜應隨日撰錄號為聖政記歲終付史館則不必每月送史館至歲終始送矣文宗又詔時政記因循日久廢墜日多自後宰臣奏事及臨時處分委中書門下丞一人隨時撰錄每季送館則又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書門下丞撰錄矣然皆於紀錄政事致其詳慎可為後世法也

天子不觀起居注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歷代皆重其職唐太宗嘗欲觀起居注朱子奢曰恐開後世史官之禍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傳後至文宗益重其事每入閣日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証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最詳傳帝嘗與宰相議事適見鄭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引朱子奢事對曰史不隱善諱惡人主或餘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即不敢直筆昔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也帝曰朗可謂善守職者朕恐平日之言不合治體庶一見得以改之耳朗乃上之傳後帝又欲觀魏謩起居注謩曰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帝曰我嘗取觀之謩曰此史官失職也陛下若一見之自此執筆者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五

唐諸帝多餌丹藥

須有迴避後世何以示信乎乃止論者咎朗而是傳古詩云服食金石之誤人矣及唐諸帝又惑于其說而以身試之貞觀二十二年使方士那羅邇婆娑于金殿門造延年之藥傳高士廉卒太宗將臨其喪房元齡以帝餌藥石不宜臨喪抗疏切諫傳是太宗實餌其藥也其後高宗將餌胡僧盧伽阿逸多之藥郝處俊諫曰先帝令胡僧那羅邇婆娑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徵求靈草異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無效大漸之際高醫束手議者歸罪于胡僧將申顯戮恐取笑外夷遂不果傳李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六

太宗亦謂憲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傳是太宗之崩實由于服丹藥也乃憲宗又惑長生之說皇甫鎛與李道古等遂薦山人柳泌僧大通待詔翰林尋以泌為人刺史令其採天台藥以合金丹帝服之日加燥渴裴潏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燒煉則火毒難制不聽帝燥益甚數暴怒責左右以致暴崩傳是又憲宗之以藥自誤也穆宗即位詔泌大通付京兆府決杖處死是固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乃未幾聽僧惟賢道士趙歸真之說亦餌金石有處士張臯上書切諫詔求之臯已去不可得尋而上崩是穆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敬宗即位詔惟賢歸真流嶺南是更明知金石

之不可服矣尋有道士劉從政說以長生久視之術請求異人冀獲異藥帝惑之乃以從政為光祿卿號昇元先生又遣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採藥是敬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武宗在藩邸早好道術修攝之事及即位又召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禁中修符錄鍊丹藥蔡所幸王賢妃私謂左右曰陛下日服丹言可不死然膚澤日消稿吾甚憂之後藥發燥甚喜怒不常疾既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請見不得未幾崩是武宗又為藥所誤也宣宗親見武宗之誤然即位後遣中使至魏州諭章澳曰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令來使口奏澳附奏曰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帝竟餌太廿二史劄記 卷九 新舊唐書 七

醫李元伯所治長年藥病渴且中燥疽發背而崩懿宗立杖殺元伯是宣宗又為藥所誤也統計唐代服丹藥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英主何為甘以身殉之實由貪生之心太甚而轉以速其死耳李德裕諫穆宗服道士藥疏云高宗朝有劉道合元宗朝有孫甌生皆能以藥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然則二帝可謂知養生矣其臣下之餌金石者如杜伏威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李道古既薦柳泌後道古貶循州終以服藥歐血而卒李抱真好方術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云服此當仙去抱真信之謂人曰秦漢君不遇此我乃遇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餌丹

至二萬九不能食且死道士牛洞元以豬肪敷漆下之病少間季長來曰將得仙何自棄也乃益服三千九而卒斯真愚而可憫矣惟武后時張昌宗兄弟亦曾為之合丹藥蕭至忠謂其有功於聖體則武后之餌之可知然壽至八十一豈女體本陰可服燥烈之藥男體則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

元宗五代一堂

肅宗為太子時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元宗臨澡嫡孫體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進元宗觀之不樂姆即頭言非是元宗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元宗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願力士曰一日見三廿二史劄記 卷九 新舊唐書 八

天子樂哉此已屬盛事又按舊書順宗紀順宗生於肅宗上元二年時元宗尚為太上皇是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凡五代共一堂則不惟一日見三天子且一堂有五代天子也

唐有兩上元年號

年號重襲已見叢考前編皆異代之君不知詳考致有誤襲前代年號者至唐則高宗有上元年號而肅宗亦以上元紀年高之與肅相去不過六七年耳目相接朝臣豈無記憶乃以子孫複其祖宗之號此何謂耶元順帝慕元世祖創業致治而用其至元紀年故當時有重紀至元之稱衰亂之朝不知典故固無論矣

德宗好為詩

唐諸帝能詩者甚多如太宗元宗文宗宣宗皆有御製  
流傳于後而尤以德宗為最劉太真傳謂帝文思俊拔  
每有御製輒命朝臣畢和今按本紀貞元二年宴羣臣  
於麟德殿賦詩一章令羣臣和四年賜百寮宴曲江亭  
賦重陽賜宴詩六韻六年又宴曲江亭賦中和節賜宴  
詩七韻上巳節又宴賦上巳詩一章九年正月朝罷賦  
退朝觀仗歸營詩十年曲江九日賜宴又賦詩十一年  
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曲江賦詩六韻十二年御製刑  
政箴一首又製中和樂武曲於御殿奏之是年仲春賜  
宴麟德殿九日賜宴曲江皆賦詩十七年仲春及重陽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九

賜宴曲江亦皆賦詩十八年九月宴馬嶼山池亦賦詩  
皆命羣臣屬和此見於本紀者也貞元四年九日之宴  
帝親為詩序令朝官和進帝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  
等四人為上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張濛殷亮等二十  
三人為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  
紆在內直帝作黃菊歌顧左右曰不可不示羣綬即遣  
人持往綬即附和進綬又嘗製宸辰台衡二銘賜馬燧  
傳杜希全赴鎮天德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諷帝製君臣  
箴賜之希全張建封入朝將還鎮帝賦詩餞之此皆  
見於列傳者也今載其數首貞元四年曲江賜宴詩曰  
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機暇適與佳節并曲

池深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  
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戒良士同斯情其賜建  
封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投鉞膺  
緝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清  
詞報國爾所當恤人子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  
叙兩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知

褒貶前代忠奸

式問表墓為新朝激揚首務所以表是非之公新天下  
之耳目也唐武德元年詔隋高頴賀若弼薛道衡宇文  
弼黃純等並抗節懷忠陷於極刑特贈官加諡貞觀元  
年詔齊崔季舒郭遵封孝琰以極言蒙難褒叙其子孫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十

則不惟贈卹死者且官其後人矣麟德元年又詔訪周  
宇文孝伯子孫授以官此皆褒忠令典也貞觀元年追  
論隋臣裴虔通手弒煬帝之罪削爵流驪州七年又詔  
宇文化及及弟智及司馬德載裴虔通孟景元禮楊覽  
唐奉義牛方裕元敏薛良馬舉元武達李孝本孝哲張  
愷許宏仁令狐行達席德方李覆等弒煬帝者其子孫  
並禁錮勿得尚叙此亦足昭瘴惡之公然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化及等已死錮其子孫是矣裴虔通尚在  
而徒以前代之事不復正以誅誣僅配流遐裔尚不免  
失刑也武后聖歷元年又追貶隋楊素子孫不許任京  
官及侍衛

謚兼美惡

唐制三品以上皆得請謚而其人賢否不同則必核其生平以定之蓋猶存古道也皇甫無逸官於蜀其母卒於京無逸奔喪歸在途而死太常謚曰孝王珪駁之謂無逸赴官不與母偕不可稱孝乃更謚曰蕭瑀卒太常謚曰肅太宗以其多忌改謚貞觀裴矩卒初謚曰恭劉洎以其侈肆駁之乃改謚縱封儉卒後奸邪事發改謚曰繆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嫁女裴落謚曰繆敬宗孫彥伯請改謚博士王福時執不可詔尚書省更議以既過能改為恭乃請謚曰恭新舊唐書巨源卒太常謚曰昭李邕以其附武韋為相不當得美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十一

謚雖不聽而議者是之楊炎卒謚肅愍孔戣駁之改謚平厲高璩卒博士曹鄴議其為相時交游醜雜請謚為刺從之皆見各本傳是俱能存彰瘴之公不專以美惡阿人者然其時已多請賜失實之弊李虞仲奏言古者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或數十年方請人歿已久採諸傳聞不可考信取諸諫狀亦多浮詞請自今凡應得謚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太常定謚在京者不得過半期在外者不得過一期若不請者許考功即察行謚之蓋唐猶詳慎謚法如此後世惟賜謚者始得謚既邀恩賜自必其人履行無虧故謚皆有美而無惡也唐追贈太子之謚

子帝而追帝其父禮也弟而追帝其兄兄而追帝其弟已屬適當如元宗追冊中宗于襄王重茂為帝以重茂本韋后所立為帝後退封襄王故薨而仍以帝號還之尚不失為厚元宗又以兄憲讓已為太子得立憲薨追贈讓皇帝肅宗以長兄琮早薨追贈奉天皇帝代宗以弟俊有功被讒死追贈承天皇帝皆禮之過者然猶有說以處此至太子而追崇為帝必其子即位而追帝之如金世宗太子允恭以子章宗即位而謚為顯宗元世祖太子珍戩以子成宗即位而謚裕宗是也乃唐高宗之太子宏農而贈孝敬皇帝則以父而追帝其子不經之甚矣若追贈太子必其曾為太子或早薨或不得其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十一

死則仍復其舊稱如中宗子重潤在高宗時已立為皇太子孫後為武后杖死神龍初贈懿德太子憲宗立子寧為太子繼贈惠昭太子文宗立子承為太子後廢死贈莊恪太子此父之追贈其子也太宗立子承為太子後廢死不追封宗立子德上為太子後劉季述廢宗立子德上為太子後劉季述廢兵誅武三思敗死肅宗追贈節愍太子此以叔而贈其姪亦以其曾為太子也高祖立子建成為太子太宗殺之即位後仍贈隱太子高宗立子賢為太子為武后廢死肅宗追贈章懷太子元宗立子瑛為太子以讒死肅宗仍贈太子此以弟而贈兄亦以其曾為太子還其舊物也敬宗子普文宗時薨贈悼懷太子懿宗子倚為劉

季述所殺昭宗贈恭哀太子此以叔而贈其姪亦以普  
倚本應為太子特以年幼未得立而還其舊物尚不失  
為厚也至未為太子而死後追贈者如元宗子琬薨贈  
靖恭太子代宗子邈薨贈昭靖太子宣宗子漢薨贈靖  
懷太子此則其人本不應為太子而歿以太子之號榮  
之已不免素於禮然此猶父之贈其子於名分尚順也  
若元宗贈弟申王為惠莊太子岐王範為惠文太子  
薛王業為惠宣太子此三王者將以為睿宗之太子耶  
睿宗自有太子意睿宗在武后時為先立憲後  
元宗平內難憲讓宗為太子繼又以元宗為太  
子此三王初未身為太子則加以大國榮封可矣太子  
之稱究屬以子繼父而言非同官爵之可加贈也而以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圭

施於未為太子之弟轉似下儕於己子之列此則苟欲  
以追崇見其友愛而不知轉失禮甚矣後穆宗子湊文  
宗時以讒死文宗贈懷懿太子穆宗已有太子敬宗為  
帝湊未為太子也而文宗以從兄贈之為太子亦同此  
穆宗人日知錄內但舉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為諱公及  
代宗追諡承天皇帝二事尚未備

帝號標后諡

以帝號標后諡乃范蔚宗後漢書追書之例非當日本  
制也光武陰后本諡烈以光武諡合之故曰光烈明帝  
馬后本諡德以明帝諡合之故曰明德章帝竇后之稱  
章德和帝鄧后之稱和熹安帝閻后之稱安思桓帝竇  
后之稱桓思靈帝何后之稱靈思獻帝曹后之稱獻穆

皆彷彿此其桓帝梁后諡懿獻二字不便合帝諡并稱則  
曰桓帝懿獻梁皇后此可以見范史牽合之書法也後  
世不察乃遂於皇后定諡時即係以帝號如唐高祖崩  
合帝諡曰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崩始諡文德及太宗  
崩合諡曰文德聖皇后是反以夫從婦矣睿宗竇后之  
諡太常初諡曰大昭成或援范史例謂宜引聖真冠諡  
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或睿成以雙言配之應曰大聖  
昭成或聖真昭成以睿宗諡真大聖  
大興孝皇帝故也謂此後漢光烈等諡例且  
本朝太穆文德故事也太常駁之曰蔚宗以帝號標后  
諡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義繫  
於夫在廟稱太義繫於子文母生號也文王諡也周公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西

豈以夫從婦乎後漢書不可為據詔曰可俱見皇  
后傳  
後漢書皇后紀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為  
稱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定以德配故馬竇  
二后俱稱德焉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  
以下皆依而加焉 按蔡邕諡議曰漢世母氏無諡  
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自是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  
下優劣混為一體殊非禮制諡法有功安人曰同帝  
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諡宜為和熹據此則  
后之有專諡始於明帝之諡陰后繼成於蔡邕之諡  
鄧后又按魏道武追諡先世皇后皆無本諡北史后  
如傳序云皆從帝諡為皇后諡今按如神元皇后竇

氏桓皇后惟氏平文皇后王氏之類是也神元桓平  
文皆帝諡也其皇后無本諡故即從帝之諡也至道  
武以後則后自有諡如道武宣穆皇后劉氏明元昭  
哀皇后姚氏是也道武明元帝諡也宣穆昭哀后諡  
也其曰道武宣穆及明元昭哀者亦史家追書之例  
以帝號標后諡也

皇后哀冊尊稱

德宗昭德皇后薨侍郎李紆撰冊文曰大行皇后帝以  
為不典命學士吳通元為之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  
為非宜如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冊曰皇后長  
孫氏舊唐書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主

附葬變禮

招魂而葬本起於東漢光武姊元為鄧晨妻起兵時元  
被害後晨封侯卒帝追尊姊為公主招其魂與晨合葬  
此招魂葬之始也唐中宗和思趙皇后先為武后幽死  
莫知瘞所中宗崩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附葬乃追諡  
趙為皇后欲行招魂附葬之禮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  
招魂之禮不可備棺槨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  
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禭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于窀  
槨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覆以夷衾而附葬焉從之  
唐宗劉后寶后亦皆為武后所殺莫知瘞所後亦招魂  
葬之蓋亦仿趙后例也然古不墓祭惟以立主於廟為

重蓋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招魂而葬是欲以歸天  
之魂使之入地理難強通即葬衣冠而必先招魂於衣  
冠然後葬之是仍欲使魂入地也既莫知瘞所似不必  
復設附葬之虛禮但奉主附廟可耳按晉東海王越歿  
於項其喪柩為石勒所焚如裴氏渡江歸於元帝欲招  
魂葬越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設冢槨以藏形事之以  
凶主廟祧以安神事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  
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室廟寢廟祭非一處所以廣  
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非神之所處也迷詔不許是  
晉人已有定議矣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主

代宗沈后舊唐書陷賊不知存亡德宗即位屢求不獲至憲  
宗時羣臣請訪晉庚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侯中壽  
而服之乃以是年九月發哀先令造禭衣一副擇日附  
代宗陵此亦無於禮者之禮也按晉書李允傳允祖敏  
遊公孫度之命浮海不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不獲  
欲行喪又恐父尚存有鄰人與父同歲者死乃以是時  
行喪後因徐逸勸娶妻既生子遂絕房室此亦一故事  
南史沈洙傳建康令沈孝執門生暎稱主人父靈柩  
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返今月晦即是  
再替主人弟息應以是月末除靈柩或應待主人還除  
靈江德藻云禮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  
數而除此家內有事未得葬者耳孝執既在異域雖迎

喪而無還期諸弟若遂不除則永絕婚嫁宜咨沈洙洙議曰禮有正有從宜禮小記之文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失亡屍骨葬禮無期議者以爲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北庭無從迎柩故又申明其制今孝軌喪還未有定期在此者應除服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禮記云改葬之禮服總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 諡后於廟

順宗王皇后崩太常進諡公卿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曰按禮會子問古者天子稱天以諱之皇后之諱則請於廟江都集禮亦曰諡皇后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廿二史劄記卷十九新舊唐書七

### 兩太后並稱

文宗卽位時敬宗母王太后尙在而文宗自有母蕭太后乃號敬宗母曰寶歷太后又以兩太后難於分別乃詔以宮名別之寶歷太后居義安宮稱義安太后後武宗卽位文宗母蕭太后尙在徙居積慶殿乃稱積慶太后

### 皇太后不附葬

穆宗久葬其妃韋氏生武宗亦已久亡武宗立欲以母附葬于穆宗之光陵宰臣奏神道安於靜光陵葬已二

十年不可更穿太后所葬之福陵亦崇築已久不宜徙請但奉主附廟穆宗從之

又明世宗有三后孝源元配也繼張后被廢繼孝烈方氏堯帝欲先以其神主附太廟羣臣請設位於皇妣廢皇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以從附於祖姑之義帝曰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可祧仁宗而以后主卽列於朕之位次羣臣言后雖宜附享但遷及廟次非臣子所敢言帝怒乃附主於第九室隆慶中從羣臣議仍以元配孝源后合葬永陵孝烈主移於宏孝殿

按明憲宗生母周已尊爲皇太后孝宗時始崩孝宗

###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七

問劉德等附廟禮律曰漢以前一帝一后附二后自唐始也附三后自宋始也三后者一正后一繼后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祖宗來一帝一后今並附則壞禮自朕始矣遂不附廟嘉靖中移祀陵殿題主曰皇后不繫帝諡以別嫡庶自後穆宗母神宗母光宗熹宗莊烈帝母咸用此制

### 建成元吉之子被誅

謀反者族誅秦漢六朝以來皆用此法見崔仁師傳太宗爲秦王時殺建成元吉不過兄弟間互相屠害其時太宗尙未爲帝不可以反論也乃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



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晉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俱坐誅除其屬籍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

没入掖廷

族誅者既誅其壯丁而妻妾子婦及子孫之幼者皆没入掖廷為奴婢如樊興錢九隴俱以父犯罪配没為皇家隸人武后殺唐宗室壯者皆被戮幼者皆没入為官奴李師道既誅其小男没入掖廷此子孫之幼者也齊王元吉被誅其妃没入宮為太宗妃盧江王瑗既誅其姬入侍太宗上官儀及子庭芝既被誅庭芝妻鄭及女婉兒配入掖廷吳元濟之妻沈氏李師

道之妻魏氏敗誅後皆没入元濟師道既誅憲宗謂宰相曰李師古之妻於師道叔嫂也雖云逆族亦宜等降

李宗與妻亦士族也今俱在掖廷於法似稍深崔羣奏此聖主仁惻之心也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宗與妻

韋氏及男女皆釋御史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事誅其女没入宮魏謩諫出之又元載女真一少為尼載

敗没入宮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泣投地則女之出家者亦不免也韓混過汴語劉元佐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太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

如此然其中亦有生貴子者肅宗為太子時元宗命高力士選良家子侍之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藉口不如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九

掖廷衣冠女會有吳令珪坐事死女没入宮力士選以進後生代宗即章敬皇后也李錡反被誅其妾鄭氏没入宮憲宗幸之後生宣宗即孝明皇后也

按北史崔昂傳律文籍没者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

唐女禍

報應之說本屬渺茫然亦有不得信者唐高祖初為晉陽留守時宮監裴寂私以宮人入侍後太宗起兵使寂以此事脅高祖謂二郎舉義旗正為寂以宮人侍公

恐事發族誅耳高祖意乃決寂是高祖之舉兵實以女色起也及太宗殺弟元吉即以元吉妻為妃盧江王瑗

以反誅而其姬又入侍左右是兩代開創之君皆以女色縱慾孰知貞觀之末武后已在宮中其後稱制命殺

唐子孫幾盡中葦之醜千載指為笑端韋后繼之穢聲流聞并為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醜行於天津橋以傾

陷張柬之等尋又與安樂公主毒弒中宗宮闈女禍至此而極及元宗平內難開元之治幾於家給人足而一

楊貴妃足以敗之雖安史之變不盡由於女寵然色荒志怠惟耽樂之從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釀成大禍而

不知以致漁陽鼙鼓陷沒兩京而河朔三鎮從此遂失

唐室因以不競追原禍始未嘗非色荒之貽害也然則

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敗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十

得不謂非天道好還之昭然可見者哉

### 武后之忍

古來無道之君好殺者有石虎苻生齊明帝北齊文宣

帝金海陵楊王其英主好殺者有明太祖然皆未有如

唐武后之忍者也自其初搃死親女以誣王皇后后為昭儀時生

女皇后至極弄而去昭儀皆歸女子于下何帝至陽歡笑發委女死矣

左右曰皇后適至昭儀悲啼帝怒曰后殺吾女后無以自解尋被廢

絕毛裏之愛奪燕昵之私固已非復人理及正位後王后蕭良

婦被廢各杖二百反接投醜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

死猶殊其屍并竄長孫无忌褚遂良等至死又殺上官

儀其出手行事即凶殘絕人然此猶曰妬者常情不得

不害人以利己也稱制後欲立威以制天下開告密之

###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五

門縱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等起大獄指將相俾相

連染一切按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為能于是誅戮無虛

日大臣則裴炎劉禕之鄧元挺間溫古張光輔魏元同

劉齊賢王本立范履冰裴居道張行廉史務滋傅游藝

岑長倩格輔元歐陽通樂思晦蘇幹李昭德李元素孫

元亨石抱忠劉奇等數十人大將則程務挺李光誼黑

齒常之趙懷節張虔勗泉獻誠阿史那元慶等亦數十

人庶僚則周思茂郝象賢薛顛裴承光弓嗣業弓嗣明

弓嗣古郭正一弓志元弓彭祖王令基崔駮劉昌從劉

延景柳明肅蘇踐言白令言喬知之阿史那惠杜儒童

張楚金元萬頃苗神客裴望裴璉章方質劉行實劉日

瑜劉行感張虔通雲宏嗣李安靜裴匪范雲仙薛大

信來同敏劉順之宇文全志柳瑋聞知微等數十百人

皆駢首就戮如刳羊豕甚至邱神勣來俊臣向為后出

死力以害朝臣者亦殺之其流徙在外者又遣萬國俊

至嶺南殺三百餘人又分遣六御史至劔南黔中等郡

盡殺流人皆惟恐殺人之少劉光業所殺九百餘人其

餘少者亦不減五百雖明祖之誅胡藍二黨不是過也

然此猶曰中外官僚非戚屬也越王貞瑒瑯王冲起兵

謀復王室事敗被誅于是殺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

王靄黃公譔東莞公融霍王元軌江都王緒舒王元名

汝南王瑋鄱陽公譔廣漢公謚汶山公秦廣都王瑋恒

###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五

山王厥江王知祥及其子岐嗣鄭王瓊豫章王賈蔣王

煒安南郡王穎鄆國公昭滕王元嬰子六人紀王慎之

子義陽王琮楚國公瑋襄陽公秀廣化公獻建平公欽

曹王明及諸宗室李直李儼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黯

李元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元貞鉅鹿公晃等數十百

人除其屬籍幼者流嶺表又為六道使所殺雖蕭鸞之

殺高武子孫完顏亮之殺太祖太宗子孫亦不是過也

然此猶曰李氏宗室非武族也武元慶元爽則后兄也

惟良懷運則后兄子也元慶元爽尋坐事死后姊之女

為高宗所私封魏國夫人后私毒之死又歸罪於惟良

懷運殺之然此猶曰異母兄姪本不相睦也若高宗子

則后之諸子也後宮所生患已立為皇太子因武后有子宏甘讓儲位改封梁王乃廢流黔州賜死澤王上金後宮楊氏所生許王素節蕭淑妃所生武三思周興誣以謀反殺素節于驛亭上金聞之亦自縊上金七子素節九子並誅幼者悉囚雷州然此猶曰非已所生也太子宏則后親子立為儲貳賢德聞天下以其請蕭淑妃女之幽于掖廷者出嫁遂惡之又以其聰睿不便於已竟酖之死宏既死立其弟賢為太子亦后親子也又以觸忌而使人發其陰事高宗欲薄其罪后曰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為庶人流巴州後又遣邱神勣逼殺之并殺其子光順僅一子守禮亦幽于宮中屢被杖元宗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毒

時岐王嘗奏其能知兩陽帝問之對曰臣無他天后時被杖創痕兩則沉憊壽則佳故耳又中宗于邵王重潤則后孫也永泰公主則后女孫也主婿武延基則女孫婿也三人嘗私言張易之等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后問之咸令自殺太平公主夫駙馬薛紹則親女婿也亦以私怒殺之此則因縱慾而殺親子孫天理滅矣然此猶不便於縱慾而害之也薛懷義入侍床第寵冠一時至命為行軍大總管率十八將軍擊默啜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為其長史司馬可謂愛之極矣後以嫌即令太平公主伏有力婦人數十縛而殺之番車載其屍還白馬寺斯又情之最篤者亦割愛而絕其命矣新唐書謂

其當忍斷雖甚變不少隱也真千古未有之忍人也哉按古來太后以縱慾而殺子者後魏文明馮太后行不正有內寵李奕獻文帝因事誅之馮太后遂害帝然帝非馮后親子也明帝母靈后胡氏親生明帝帝幼登極太后恣行凶穢後帝長母子間起嫌隙太后乃毒死明帝後為尔朱榮沉於河是徒有武后之失德而無武后之雄才更不足道也

武后納諫知人

武后之淫惡極矣然其納諫知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初稱制劉仁軌上疏以呂后為戒后即使武承嗣賫慰諭之仁軌大石因獻獅子姚璹奏不貴異物后即詔止其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毒

來使九鼎成欲以黃金塗之亦為璹諫而罷璹后欲以季冬講武有司遷延至孟春王方慶諫孟春不可習武即從之武季秋梨花開后出以示宰相皆以為仁及草木杜景儉獨以為陰陽不和所致后曰真宰相也景儉河北民陷契丹者武懿宗將奏殺之景儉以為皆迫脅所致宜原之王求禮并謂懿宗遇賊退縮反加罪被脅之民請斬懿宗以謝河北后即為赦河北景儉張庭珪諫造大像即允之并召見面慰庭珪朱敬則請改嚴刑從寬政亦從之敬則李嶠請雪舊為酷吏破家者后未聽桓彥範等又上十疏卒從之彥範蘇安恒奏請歸政太子后亦不怒然此猶論列朝政也至其所最寵倖而諱之者宜

其印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然蘇良嗣遇懷義於朝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后后第戒其出入北門毋走南牙觸宰相而未聞罪良嗣也傳懷義度白丁為僧御史周矩劾之后曰朕即令赴臺懷義至坦腹於床矩召吏將按之懷義遂乘馬去矩以聞后曰此道人病風不可苦問其所度僧聽卿勘矩悉配流之後矩為懷義所譖免官亦未聞加以罪也傳后晚年尤愛張易之昌宗兄弟易之誣奏魏元忠欲挾太子為耐久朋引張說為証及廷詰說言元忠無此語雖貶元忠為高要尉流說欽州然未聞致之死也易之賊賂事發為御史臺所劾詔桓彥範袁恕已等鞠之彥範等奏罪當族昌宗自陳為廿二史劄記卷十九 新舊唐書 美

付獄彥範亦奏云陛下以管履恩久不忍加刑此皆直揭后之燕昵嬖倖可羞可恥故以下所難堪而后不惟不罪之反賜敬則綵百段曰非卿不聞此言而於彥範亦終保護倚任夫以懷義易之等床第之間何言不可中傷善類而后迄不為所動搖則其能別白人才主持國是有大過人者其視懷義易之等不過如面首之類人主富有四海妃嬪動至千百后既身為女主而所寵倖不過數人固亦無足深怪故后初不以為諱并若不必諱也至用人行政之大端則獨握其綱至老不可撓據陸贄謂后收人心擢才俊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李絳亦言后命官很多而開元中名臣多廿二史劄記卷十九 新舊唐書 美

出其選舊書本紀贊謂后不惜官爵籠豪傑以自助有一言合輒不次用不稱職亦廢誅不少假務取實才真賢然則區區帷薄不修固其末節而知人善任權不下移不可謂非女中英主也

按魏文明馮后雖毒死獻文帝然能慈愛獻文之子孝文帝迄於成立孝文雖御極而性謙謹事皆決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殺戮賞罰決於儀項王獻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李冲以才見任亦由幃幄之寵錫資不可勝計然后性嚴明左右有過動加捶楚尋又待之如初或更加富貴故人人懷于利至死而不思退太后又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每至獎美王

赦等輒引不等參之以示無私

改惡人姓名

惡其人而改其姓名蓋本於左傳所云檇杻饗養潭池窮奇之類然此但加以惡稱非易其氏名且非朝制也其改爲惡姓惡名者王莽以單于囊知牙斯不順命改

匈奴單于爲降奴單于此已開其端後漢桓帝誅梁冀惡梁姓時鄧后猶冒梁姓乃改后姓爲薄此改姓也吳

孫皓殺何定以其惡似張布乃改定名爲布此改名也

孫皓孫吳太子孫休劉 晉成帝時南頓王司馬宗有

罪誅貶其族爲馬氏宋竟陵王劉誕反伏誅孝武帝改

其姓爲雷氏雷與劉同音也又改晉熙王母謝氏爲射氏齊明帝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殺魚腹侯子審改其姓爲鮪氏鮪與審同音也梁武帝弟子正德

奔魏尋又亡歸帝改其姓爲背氏豫章王綜奔魏帝惡

其悖逆改其子直爲悖氏武陵王紀起兵被誅元帝改

其姓爲饗養氏隋楊元感反伏誅煬帝改其姓爲臬氏

唐高宗王皇后蕭良娣爲武后所殺武后改王皇后姓

爲麟氏蕭良娣姓爲臬氏武后又殺其姪武惟良武懷

運皆改姓虬氏革命後琅玕王沖越王貞起兵復唐事

敗被殺皆改姓虬氏連坐之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

王雷黃公譟東莞公融常樂公主亦改爲虬氏契丹首

領李盡忠及孫萬榮反后遣兵討之改李盡忠爲李盡

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突厥默啜入寇改其名曰斬啜又

骨咄祿入寇改其名曰不卒祿中宗時成王千里欲誅武三思黨宗楚客等不克被誅改姓虬氏元宗初太平公主謀逆竇懷真懼罪投水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宗室李晉亦與太平之謀被誅改姓厲氏皆亂世不經之陋例也

朝賀近臣先行禮

朝賀時近御諸臣須于殿陛侍班故先于內殿行禮然後隨至正殿此制蓋自唐武宗始會昌元年中書省奏元日御舍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于未開扇之前立欄檻內及扇開即侍立於御前是宰相近臣轉不得行禮請御殿日宰相兩省官在香案前侍立俟

廿二史劄記 卷十九 新舊唐書

大臣搜檢

漢制大臣劔履止殿者例帶木劔不得有兵刃蓋防微杜漸之意魏晉以來遂著令進見者必先搜檢雖宰相不免焉唐文宗始命停之詔曰任則不疑疑則不任乃自魏晉以來虛儀檢索舊習尙存朕方推大信況吾台宰又何問焉自後紫宸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意可知此詔以前大臣搜檢久成故事君臣一體何至猜防若此文宗可謂知政體矣然如金熙宗時海陵爲相與十餘人帶刀入宮侍衛等見以爲常遂成弒逆是亦不可過於濶畧也

度牒

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所利而買之及觀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與奏准在淮泗置墾度人為僧每人納二絹即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為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即當失却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 新舊唐書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

唐代宦官之禍

陽湖 趙翼 雲崑

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大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君察相亦無如之何矣身在禁闈社鼠城狐本易竊弄威福此即不典兵不承旨而燕閒深密之地單詞片語偶能移動主意軒輊事端天下已靡然趨之如高力士貴幸時徵伴者願一見如天人肅宗在東宮亦以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 新舊唐書

兄事之諸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翁將相大臣皆由之以進嘗建佛寺道觀各一所鐘成宴公卿一扣者納禮錢十萬有至二十扣者李輔國貴幸時人不敢斥其官直呼為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嘗矯詔遷上皇於西內至憂鬱以崩他如魚朝恩忌郭子儀功高譖罷其兵柄程元振譖來瑱賜死李光弼遂不敢入朝又譖裴冕罷相貶施州以致方鎮解體吐蕃入寇代宗倉黃出奔徵諸道兵無一至者此猶是未掌兵權未究樞要以前事也 按代宗欲除輔國而懼其握兵是代宗時宦官已與兵然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繼之朝恩亦為數 軍容使在樞密時管攝未得常主兵柄 自德宗懲涇師之變禁軍倉卒不及徵集還京後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

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以內官贊文場霍仙  
 鳴等主之於是禁軍全歸官寺其後又有樞密之職凡  
 承受詔旨出納王命多委之於是機務之重又為所參  
 預按本古制初有中書小吏滑渙與樞密使劉光琦頗相親睦又裴洎傳  
 李德裕嘗言翰林有中書守書命是樞密之職蓋始於德宗之末當宗之  
 初又嘗言樞密使無事惟三樞合職是二者皆極要重之地  
 有一已足抗權樹威挾制中外况二者盡為其所操乎  
 其始猶假寵竊據挾主勢以制下其後積重難返居肘  
 腋之地為腹心之患即人主廢置亦在掌握中僖宗紀  
 紀憲宗時太子寧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暉而暉  
 母賤不當立乃立遂王宥為皇太子憲宗崩宦官陳宏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一

士良魚宏志矯詔廢成美立穎王暉為皇太弟即位是  
 為武宗是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此則廢光帝  
 所立之太子而擅易之其惡更非陳宏志王守澄等比  
 矣武宗崩中尉馬元贊立光王怡為皇太叔即位是為  
 宣宗時武宗有太子是宣宗之立由馬元贊之力也宣宗疾大漸  
 以夔王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孫等而中尉王宗實  
 及丁元實矯詔立郗王為皇太子即位是為懿宗是懿  
 宗之立由王宗實等之力也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轉  
 文約立普王為皇太子即位是為僖宗是僖宗之立由  
 劉行深等之力也僖宗大漸羣臣以吉王保最賢且長  
 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為皇太弟即位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三

志殺承璀及暉以皇太子即位是為穆宗書唐王守澄傳  
 宗崩守澄與馬道  
 崇首謀廢憲宗者是穆宗之立由陳宏志等之力也然穆  
 宗猶是憲宗時已立為皇太子而宏志等翊戴之尚非  
 擅立敬宗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軍  
 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飲帝醉入室更  
 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害帝蘇佐明等矯制立絳  
 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  
 江王即位是為文宗是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  
 然此猶敬宗未有太子故討賊立君亦尚出于正至文  
 宗在時已立敬宗子成美為皇太子矣及大漸宰相李  
 珣樞密使劉宏逸等又奉密旨以成美監國乃中尉仇

是為昭宗是昭宗之立由楊復恭之力也統計此六七  
 代中援立之權盡歸宦寺宰相亦不得與知且不特此  
 也憲敬二帝至為陳宏志劉克明等所弒昭宗又為劉  
 季述所幽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極其間非無賢哲之主  
 有志整飭如憲宗無所寵假已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  
 獄自殺郭旻醉觸夜禁即杖殺之凶醜稍戢然其後竟  
 遭弒害文宗欲倚李訓鄭注誅宦官甘露之變反為仇  
 士良等肆逆橫殺朝士橫屍闕下帝亦惴惴不保僅而  
 獲免宣宗始稍黜其權初延英奏事帝與宰相可否樞密使在旁得與  
 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于殿西候宰相及山或稱上旨有所改易帝始命延英對  
 相奏事畢宰相受事稍防矯詐之弊至懿僖又如故矣文宗嘗以  
 周赧漢獻受制強臣而已受制家奴謂不如赧獻對周

墜泣下學士崔慎由夜直忽仇士良召至秘殿令草詔更立嗣君慎由以死拒之士良引至小殿見帝士良等歷數帝過帝俯首而已劉季述錮昭帝於少陽院亦以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不止楊復恭之反也既令其養子守信爲神策軍使又令守貞守忠及姪守亮爲節度使以樹內外之援與守亮書曰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兒但積粟訓兵不必進奉吾於荆榛中立壽王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此可見下凌上替之極也卒之朝廷綱紀爲所敗裂國勢日弱方鎮日強宦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外藩爲助於是韓全誨等劫天子遷鳳翔倚李茂貞致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朱全忠攻闢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誨等四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繼瑛等十人城門既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與百餘既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號之聲聞於路諸道監軍亦卽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髮而誤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結而國亦亡矣宋景文謂灼木攻蠹蠹盡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實由于假之以權掌禁兵筭樞要遂致積重難返以至此極也哉

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中官出使及監軍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

甚者小則索賄賂大則釀禍端今就新舊唐書按之高力士傳是時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鳥獸使還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名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七此猶不過藉禁近之勢以黷財也安祿山將反楊國忠等力言於帝前帝使宦官輔璆琳覘之得厚賂歸言祿山不反於是祿山益得征繕稱兵矣封常清在東都戰敗奔陝勸高仙芝退守潼關中人邊令誠奏其敗退狀而二大將同日受戮矣僕固懷恩負氣訴寃代宗使中人賂奉先諭之奉先不受寃竊馬馳歸而懷恩以疑懼而決反矣李寶臣方奉命討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承倩詢而擲於途寶臣顧左右有慚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色於是轉與承嗣連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鎮每帥守物故必先遣中使往覘軍情其副貳有物望者輒厚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節度使之除拜亦出其口矣武宗討澤潞時太原將楊弁激衆叛武宗使中人馬元貫往諭得其所歸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可討賴李德裕折之始語塞是轉爲叛者脅授旄節矣此中官出使徒縱其納賄而無益于國事且反以釀禍者也又有中使監軍之弊自開元天寶間討吐蕃諸國已有宦者監大將之軍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邠山之戰李光弼欲據險而陣朝恩令陣於平地遂致大敗此篇傳據裴度韋臯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監軍者先取銳兵



自衛儒者出戰戰勝則先報捷偶則凌挫百端侵擾軍政將帥不得專主每督戰輒建旗自表小不勝則捲旗去大軍往往隨之奔北故劉闢之叛杜黃裳請不用監軍專委高崇文討之然白居易疏謂韓全義討淮西賈國良監之高崇文討劉貞亮監之是黃裳雖奏而監軍仍未撤也傳裴度討吳元濟始奏去監軍主將得專兵柄法令既一戰皆有功遂平淮蔡傳其後會昌中討劉稹李德裕亦奏監軍不得干軍事每兵百人聽以一人為衛由是號令精整遂平澤潞傳觀此則中使監軍有害無利昭然可見此猶是臨戰時用以監察尙有說也其尋常無事時各藩鎮亦必有中使監軍如陸長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六

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入汴以靖其亂傳王承宗死諸將請王承元主留務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當與議監軍以衆意贊之承元乃受傳是亦未嘗無靖難解紛之益然其中賢者百不一而恃勢生事之徒躡相接也在河朔諸鎮者既不能制其叛亂徒為之請封請襲而在中州各鎮者則肆暴作威或侵擾事權或誣構罪戾姚南仲帥鄭滑為監軍薛盈珍誣奏有裨將曹文治不平殺其奏事者而自刻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在有之雖羊杜復生不能治軍理人也傳洪州監軍誣奏刺史李位謀逆追赴京付仗內訊賴薛存誠力

請付外始得白傳楊於陵帥嶺南為監軍許遂傳憲宗卽令貶於陵官賴裴珀諫始改吏部侍郎傳此舉掣藩臣之弊也監軍王定遠有德於節度使李詵軍政皆專次將吏悉自補授以田宏代彭合苗不伏定遠卽斬之埋屍馬糞中家人請屍不得說奏之定遠抽刀刺說說走而免傳劉承偕監澤潞軍侮節度使劉悟三軍憤噪欲殺承偕悟救而免穆宗問裴度何以處之度奏惟有斬承偕耳傳此激變軍士之弊也嚴綬在太原軍政一出監軍李勣光綬但拱手而已後入朝適賜食廊下有中使馬江朝來賜櫻桃綬在鎮時曾識江朝至是不覺屈膝傳可見監軍之積威肆橫非一朝一夕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七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記宦官掌兵承旨之禍而并及出使監軍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閹廣人

唐時諸道進閹兒號私白閹嶺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馮蓋之後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之後吐突承璀及楊復光皆閹人時號閹為中官區數咸通中杜宣猷為閹中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為教使墓戶傳

唐節度使之禍

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惡者有都督後以其權重改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中或加採訪觀察處置黜陟等號此文官之統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

有事出征則設大總管無事時鎮守邊要者曰大都督  
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  
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  
度使節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猶第統兵而州郡自有按  
察等使司其殿最至開元中朔方隴右河東西諸鎮  
皆置節度使每以數州為一鎮節度使即統此數州州  
刺史盡為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  
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  
財賦於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  
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為侯王者皆  
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八

消患於未萌苟非外有強敵內有流寇則民得安耕牧  
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隱然之功何可輕議也

方鎮兵出境即仰度支供餽

諸方鎮各擅土地賦稅足以養軍乃朝廷用之討叛則  
一出本境即須朝廷給以衣糧此國力所以困于用兵  
也討王廷湊時諸鎮兵十五萬纔出境即仰度支乃置  
南北供軍院由度支轉運往往多為賊所截不得至院  
遂多請帥每有小捷輒張其數以邀賞實欲困朝廷而  
緩賊也給帛征馬賜之無算劉總出軍討王承宗取  
其武強縣遂持兩端以利朝廷賞賜其實心為國者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九

惟李鄴以淮南兵二千討李師道糧餉未嘗仰給于有  
司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亦自備五月糧朝廷皆特  
褒之伐叛討逆國家固不可惜費而如唐之驕藩鎮則  
國力為之敝而賊勢亦益以張故討李師道時魏博田  
宏正請自黎陽渡河裴度以為不可曰黎陽渡河既難  
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饋不如且在河北養威侯  
霜降後於揚劉渡河即可直抵鄆州賊境也時李德裕亦奏言向來朝廷伐叛兵纔出界便費度支  
供餉故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通取一縣一柵以為  
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當令王元逵何宏敬只取州勿  
取縣未幾果平賊此亦伐謀之術也

方鎮騎兵

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此而是蓋藩帥既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逐帥殺帥視爲常事爲之帥者既慮其變而爲肘腋之患又欲結其心以爲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騎兵之所以益橫也今就新舊書各傳觀之劉元佐傳汴軍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甚至元佐益厚賞賜故百姓重困其後殺大帥肆抄劫皆徃於利而然也李質傳汴軍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爲之屈郗士美傳澤潞自盧從史以來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王式傳徐州自王智興召募兇豪之卒二

廿二史劄記

卷千 新舊唐書

十

千號銀刀鵬旗門槍挾馬等軍後漸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鎮徐州與之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爲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飲以酒食祁寒暑兩厄酒盈前然猶誼噪動謀逐帥溫璋來爲節度士卒素聞其嚴皆發疑璋開誠撫諭終不釋給以酒食未嘗盡口不期月遂逐璋適王式以義成忠武軍破浙東賊仇甫而歸上卽以式來鎮徐徐卒頗懼居三日式勞兩鎮兵使還旣擐甲執兵卽令圍騎卒盡殺之凡三千餘人由是兇徒盡殄又溫造傳興元軍殺節度使李絳詔造爲節度使遂遇征蜀兵回造諭以自從至則大宴問興元軍殺絳狀卽令征蜀兵盡殺之凡八百餘人以百級祭

絳三十級祭死事官餘投之漢江蓋驕之極至於肆無忌憚則亦不得不草薶而禽獨之矣然主帥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殺戮而能靖之者李質爲汴軍兵馬使以日給二千人食爲多費會新帥韓充將至質曰若俟韓公至頓去二千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郗士美以澤潞日給牙兵三百人食爲非法曰兵衛牙職也安得廣費遂罷之而二軍亦未有敢鼓噪者此又在乎主將之足以服人也

盜殺宰相有二事

唐代盜殺宰相有二事一元和十年盜殺武元衡刺裴度傷而免一開成三年盜射傷李石以馬逸得脫按元

廿二史劄記

卷千 新舊唐書

七

和中朝廷討吳元濟而王承宗請赦之使人白事中書頗不恭元衡叱去未幾元衡早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又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顛骨持去邏司傳噪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未知主名少頃馬逸歸乃審知裴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度初斷韉帶次中背繼絕單衣復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韉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持賊連呼甚急賊斷義手而逸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是日憲宗駭悼罷朝哀憫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許孟容言於帝曰

國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神策將王士則王士平等捕得張宴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者皆斬之元稱時王承宗李師道皆遣人在京竊發斷陵廟之戟焚芻藜之積未幾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李師道留邸賊門察皆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宴先發故籍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令密誅之元膺而李師道傳則謂察嘉珍即害元衡者後田宏正誅李師道閱其簿書果有賞殺元衡之款元膺此元和中事也文宗遣甘露之變宰相王涯等皆為宦官仇士良所殺遂以李石為相石持正立朝不少貶朝廷賴之石居親仁里將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十一

驟入朝盜發於尚父郭子儀宅引弓追及矢纔及虜馬逸而回盜已伏坊門斷石馬尾石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駭愕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已而知仇士良遣人所為也帝亦知之而無可如何石遂乞罷相去此開成中事也而開成之賊終不得蓋元和係藩鎮遣人竊發故神策將士得捕誅之開成則宦者所為而神策軍即宦官所掌故不能得賊也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

安祿山之變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垆皆甘心從賊靦顏為之臣此即處以極刑豈得為過乃廣平王收東京後希烈等數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

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於含元殿前令扈從官視之并概請誅死李峴爭之謂非維新之典偽官內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概處極法恐乖仁恕况殘寇未平尚多陷賊者若盡行誅是益堅其從賊之心乃議六等定罪元稱舊書謂峴此奏全活無算新書亦謂因此衣冠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皆峴力也是皆以器為過當峴為持平按是時蕭華自賊中歸奏云仕賊官有為安慶緒驅至河北者聞廣平王宣恩命釋放皆相顧悔恨及聞崔器議刑太重眾心又搖元稱李勉亦奏肅宗曰元惡未除黜汚者眾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凶盜也由是全活者眾蓋當日時勢或有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十一

不得不從輕典者然一時權宜用以離携賊黨則可若竟以靦所奏為正論則非也堂堂大一統之朝食祿受官一旦賊至即甘心從賊此而不誅國法安在乃當時無不是李峴而非崔器何也又如代宗崩遺詔吏民三日釋服常袞以為吏者府史之類固當與庶民同例至朝臣則宜以二十七日為準崔祐甫謂吏即指官僚而言百官皆當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殯過密方深雖有遠詔臣子何忍遽行即吉常袞之議自是正論而當時又無不是祐甫而非常袞者蓋自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其視貪生利已背國忘君已為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餘年而見聞習尚猶未盡改顏常山盧中丞

張睢陽輩激於義憤者不一數也至宋以後始知以忠義為重雖力所不及者猶勉以赴之豈非正學昌明之效哉

問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德宗初用楊炎為相定兩稅之法天下受其利初唐制租庸調法自開元以來不為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成邊者獨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戎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王鉞為戶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民遂大困至德後天下兵起科歛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古

百姓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為奸富人丁多者以官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托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天下盡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乃請為兩稅法凡百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民秋夏兩入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歷十四年為準而均收之天下果便之是帝頗能用人理財稍紓民患矣乃後因用兵河南北月費百餘萬繕聽盧杞趙贊等計令商賈本錢過千萬者貸其餘以濟軍軍罷取債於官乃令京兆暴責大搜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自經者相望然僅得八十萬又質庫及儲粟者四貸其一亦僅至二百萬而市已皆閉肆於是設問

架除陌之令屋二架為問上者二千中干下五百吏議入室計之隱不盡者二架即抵罪告者以錢五萬賞之其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乃請加至五十主僧註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賞之由是主僧得操其權告訐紛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爾商人僦質矣不稅爾問架除陌矣于是帝奔奉天長安失守李晟收京始歸宮闕是亦可稍鑒前車以求民莫乃又用裴延齡李實等橫征百出延齡詭言左藏乾隱二千萬請置別庫為羨餘以充天子私費乃大搜市廛奪所入進獻以實其言逮捕匠徒迫脅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五

就功號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李實為京兆尹暴斂苛索民不聊生優人成輔端戲作誹語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謂民皆賣田屋以輸賦也實奏劾以賤工誘國殺之此朝官之以括克為事也又聽宦官主宮市置數十百人問物厚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闕闕所奉及脚直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民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官民願納薪辭帛而去不許民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熱宦者賜民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

章論皆不納京兆吳湊奏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差  
宮使亦不報會張建封入朝言之始稍戢且不特此  
也又聽宦官縱五坊小使肆毒於外每歲秋按鷹犬於  
畿甸所至邀索供饋小不如意至張羅網于民家門及  
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酒食  
家肆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蛇供鳥雀可  
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重賂之乃肯携蛇去鄂縣令  
崔發開門外喧鬧聲吏白五坊小使擊百姓發命吏捕  
之時已懸黑天子聞之怒收發繫獄御樓之日囚發雞  
竿下有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發破面折齒詔囚皆釋  
而發不放李渤具疏極論之德宗非甚暗乃縱其下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六

虐民至此蓋由於天資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  
於此也  
蒙宴  
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代宗詔賜軟脚局宰臣元載王  
維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二十萬宴於子儀  
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并請置宴於是魚朝恩及  
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於席者百人一宴  
費至十萬貫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名父之子多敗德  
房杜為唐一代名臣而元齡子遺愛如晦子荷皆以謀  
反誅上官儀贊高宗廢武后事不成被誅而其孫女婉

兒沒入宮附武后為所寵又助章后為逆狄仁傑子景  
暉官魏州以貪暴為民所惡并毀仁傑生祠宋璟直聲  
震天下而其子渾等流蕩無行為物議所薄李泌為賢  
相而其子繁乃黨於裴延齡陽城劫延齡屬繁書疏稿  
繁即默識以告延齡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  
墜其家聲不可解也惟李義府附武后而其子湛乃與  
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可謂能幹蠱者李世勣將死  
謂其弟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  
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痴兒破家蕩盡我子如有操行  
不倫者急即打殺然後奏聞其望子保家之心可謂切  
矣然世勣附武后以固位保門戶而其子敬業起兵討  
武后被族雖不能保家亦可謂能雪先人之恥者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七

李勣子孫  
李勣子孫舊書本傳謂勣子敬業起兵討武后既敗死  
坐夷族而其子孫有逃入吐蕃者貞元中有蕃將徐舍  
人掠延州謂僧延素曰我本英公五代孫也遭武后之  
變吾祖舉義不成子孫流落如此三世矣雖代居職任  
而思本之心未嘗忘是世勣子孫無復有在中國者然  
衛次公傳次公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  
功之孫皆有累不得謂次公日子之祖勣在王室寧限  
常格乎即優補之是勣之後人仍有仕於唐者

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

張九齡傳范陽節度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  
 敗嗣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判云稜直出軍必誅莊  
 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  
 上特捨之九齡奏祿山面有反相請因罪誅之上曰卿  
 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是祿山以  
 罪送京實有其事然考張守珪傳並無此事新書祿山  
 傳亦但云祿山敗當斬祿山呼曰公不欲滅兩蕃耶奈  
 何殺壯士守珪遂宥之後以其捉生多獲拔為裨將并  
 養之為子新書是亦無執送京師之事也是時大將生  
 殺在手欲殺則殺既不殺而宥之何又送京請行朝典  
 疑此乃傳聞之訛非實事也然祿山反後元宗在蜀思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九  
 九齡之先見下詔褒贈詔詞有云先覺合于著策即指  
 此事也又劉禹錫貶逐在外以逐臣不得與善地之例  
 係九齡為相時所奏故追怨之謂曲江能議胡維有反  
 相足為名臣然迄無後豈非建言禁錮逐臣之報耶是  
 祿山送京當斬被赦又係當時共見其聞之實事矣  
 睢陽殉節尚有姚閻  
 睢陽之難張巡許遠固千古共知其次則南霽雲雷萬  
 春尚在人口而不知殉難者尚有姚閻也閻本姚崇之  
 從孫與巡遠同守據舊書本紀云尹子奇陷睢寧張巡  
 姚閻許遠是閻尚叙在遠之上新書本紀亦云安慶緒  
 陷睢陽太守許遠張巡鄆州刺史姚閻左金吾衛將軍

南霽雲皆死之是本紀皆有閻也即新舊書巡傳內亦  
 稱與閻同被執見殺遠傳內又稱與閻同守經年巡遠  
 傳後又皆有閻傳未死之前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  
 史閻吏部郎中既死之後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  
 大都督閻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難同加  
 官同贈卹無一不同而今但傳巡遠二人閻則莫有舉  
 其姓氏者豈所謂幸不幸耶按巡遠並傳本始于韓愈  
 而新書巡遠傳未謂睢陽人至今祠享號雙廟云則稱  
 巡遠為雙忠而不及閻者自唐已然或守城之功稍遜  
 故耶然既同死於守城而身後名迥異未免向隅故特  
 表而出之按巡遠南雷二將敗賊寧陵時尚有別將二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九  
 十五人石承平李儼陸元鎮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  
 馬日升張維清廉坦張重孫景超趙連城王森喬紹俊  
 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峻馮頴見新書巡遠傳後  
 四人失其名後  
 皆死巡之難則巡死時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  
 等亦皆在內今既尚有姓名在巡傳則巡遠廟內應增  
 祀閻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從祀班也  
 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  
 六朝人最重三禮之學唐初猶然張士衡從劉軌思授  
 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當時  
 受其業者推賈公彥志公彥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  
 義疏四十卷公彥子大隱亦傳其業又有李元植從公

8 頁之句

彥授禮學撰三禮音義行於世王恭精三禮別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世大儒每講必稱先儒義而暢恭所說王元成嘗撰禮記繩愆徐堅劉知幾等深嘆賞之王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必究其微門人次為雜禮答問他如褚无量韋迥高仲舒唐休璟蘇安恒皆精三禮見各本傳今諸儒論著見於新舊書者如王方慶張齊賢論每月皆告朔之說王元成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張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鄭康成說一本王肅說也史元燦議禘祫三年五年之別朱子奢議七廟九廟之制韋萬石沈伯儀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郊丘明堂之配皆各有据依廿二史劄記卷二十 新舊唐書 手

心三禮考古義以斷時政務為有用之學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自隋時蕭該精漢書嘗撰漢書音義為當時所貴包愷亦精漢書世之為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為宗劉臻精於兩漢書人稱為漢聖又有張冲撰漢書音義十二卷于仲文撰漢書刊繁三十卷是漢書之學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為業顏師古為太子承乾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秘閣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邱明班孟堅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漢書決疑師古多取其義此類注漢書至今奉為準的者也房元齡以其文繁難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當時漢書廿二史劄記卷二十 新舊唐書 手

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暉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為無法又有劉納言亦以漢書名家姚思廉少受漢書學於其父察思廉之孫班以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其姓氏撰為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其家學又顧允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李善撰漢書辨惑三十卷王方慶嘗就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官方慶仍隨之卒業他如郝處俊好讀漢書能暗誦裴炎亦好左氏傳漢書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喜承舊說不敢以意為穿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選之學亦自蕭該撰音義



始入唐則曹憲撰文選音義最為世所重江淮間為選學者悉本之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行淹羅各撰文選音義行世善撰文選註解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選者以善本為定杜甫詩亦有熟精文選理之句蓋此固詞學之祖也

唐古文不始于韓柳

新書文苑傳序唐興百餘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搢搢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為一代法此其極也是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不然按舊廿二史劄記

卷十 新舊唐書

至

書韓愈傳大歷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尚行於世已變駢體為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又如陸宣公奏議雖亦不脫駢偶之習而指切事情纖微畢到其氣又渾灑流轉行乎其間不得不行此豈可以駢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閱風氣者矣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

貞觀時斗米三錢傳元宗東封泰山之歲東郡米斗十

錢青齊米斗五錢紀本自安史之亂兵役不息田土荒蕪兼有攤戶之弊如李渤疏所言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百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千戶由於均攤逃戶十家之內五家逃亡即令未逃之五家均攤其稅如石投井不到底不止傳是以逃亡愈多耕種愈少代宗永泰元年京師米斗一千四百本畿甸按穗以供

宮府製至麥熟後市有醉人已詫為祥瑞較貞觀開元時幾至數十倍讀史者於此可以觀世變也至如攻戰之地城圍糧絕尤有不可以常理論者魯炁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等攻之累月米斗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一鼠值四百篇安慶緒被圍于相州斗米錢七廿二史劄記

卷十 新舊唐書

至

萬篇黃巢據長安百姓遁入山岩累年廢耕耘賊坐守空城穀價涌貴斗米三十千官軍皆執山岩民賣於賊為食一人直數十萬篇楊行密圍揚州城中草根木實皮囊革帶俱盡外軍掠人來賣人五十千張雄有軍糧相約交市金一斤通犀帶一條得米五升傳

長安地氣

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秦中自古為帝王州周秦西漢遷都之符秦姚秦西魏後周相間割據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山下距故城僅二十餘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統唐因之至開元天寶而長安之盛極矣盛極必

衰理固然也是時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後河朔三鎮名雖屬唐僅同化外羈縻不復能臂指相使蓋東北之氣將興而西方之氣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東北之氣始興而未盛故雖不爲西所制尚不能制西之氣漸衰而未竭故雖不能制東北尚不爲東北所制而無如氣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於是元宗避祿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陝州之行德宗避涇師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輒輓不安知氣之消耗漸散迫僖宗走成都走興元走鳳翔昭宗走莎城走華州又被劫於鳳翔被遷於洛而長安自此夷爲郡縣矣當長安夷爲郡縣之時契丹安巴堅已起于遼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五

此正地氣自西趨東北之真消息特以氣雖東北趨而尚未盡結故僅有幽薊而不能統一中原而氣之東北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爲之迤邐潛引如堪輿家所謂過峽者至一二百年而東北之氣積而益固於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擴西北塞外數萬里皆控制于東北此王氣全結于東北之明証也而抑知轉移關鍵乃在開元天寶時哉今就唐書所載開寶以後長安景象日漸衰耗之慮撮而叙之可以驗地氣之變也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闈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瑤異錦華清宮之香

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

收京時戰於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即還

未暇焚剽惟大廟久爲賊所焚故肅宗入京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安殿都會之雄麗如故也

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衙衛廡舍而宮殿仍舊朱泚之

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晨

曰若收坊市地隘人鬪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

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自光泰門入泚果遁

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并坊市亦無恙矣

故晟表有云鐘簷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尚有百餘

年故不至一旦盡掃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尙

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五

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闕闕鞠爲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葺構之功至是又掃地而盡於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黃巢等傳

黃巢李自成

流賊有適相肖者黃巢初從王仙芝爲盜仙芝被戮巢

始為盜魁李自成亦先從高迎祥為盜迎祥被擒自成始為盜魁相似一也巢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闈號改元自成亦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闈號改元相似二也巢未入京以前其鋒不可當入京僭位後逆運已滿未幾遂一敗塗地自成自襄陝向京因威亦無敵入京僭位後逆運亦滿未幾亦一敗塗地相似三也巢因民謠有逢儒則內師必覆之語遂戒軍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稱儒者輒捨之至福州殺人如麻過校書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滅火弗焚自成所用牛金星乃舉人不第者每肆毒於進士官而戒軍中勿害舉人至河南賊將誤殺一縣令或告曰此舉人也羣駭而去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一 新舊唐書 三

其相似四也巢入長安令唐官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俱復舊任自成入京亦令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仍舊其相似五也豈賊中有人知巢之故事而仿之耶又巢敗奔狼虎谷為林言所斬事見唐書及通鑑而小說家謂巢實未死後為僧於嵩洛間自題其像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自成竄九宮山為村民擊死事見明史而論者謂其部兵尚有數十萬何至斃于村民之手遂亦有傳其為僧於武當者此二賊先後事迹何適相肖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崑

薛居正五代史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脩梁唐晉漢周書其目五代史者乃後人總括之名也七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五卷目錄二卷監修者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為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見宋史及吳公武讀書志玉海所引中興書目皆本各朝實錄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後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後熙寧五年詔求其書刊行於是薛歐二史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止用歐史於是薛史漸湮惟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一 五代史 一

前明永樂大典多載其遺文然已割裂淆亂非薛史篇第之舊恭逢我

皇上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其缺逸者則採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於是薛史復為完書仍得列於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數今覆而按之雖文筆迥不逮歐史然事實較詳蓋歐史專重書法薛史專重敘事本不可相無以四五百年久晦之書一旦復出俾考古者得參互核訂所以嘉惠後學誠非淺鮮也

薛史全採各朝實錄

五代雖亂離而各朝俱有實錄宋貞明中詔李琪張洎

邵殿象馮錫嘉修太祖實錄共成三十卷尋以事多漏  
略又詔敬翔補緝翔乃別成三十卷名曰大梁綱遺錄

與實錄並行是薛史亦非此梁祖實錄貞明中所成也其庶人友珪及

修武皇以上及莊宗實錄即張昭進後年有史才

嘗私撰同光實錄又欲撰三祖志并藏唐昭宗賜武皇

制詔九十餘請以昭為修撰并其所撰送史館從之昭

以懿獻及武皇不踐帝位乃為紀年錄二十卷莊宗實

錄三十卷上之見薛史唐紀及五代此唐武皇以上載紀及莊

宗實錄乃天成中所成也薛史李學傳明宗時纂修國史與補修

實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亦不載何物到胸跡胸德之是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二

錄次年監修國史姚頌史官張昭李祥吳承範等修成

三十卷上之見薛史唐紀及吳承此明宗實錄清泰中所成也

廣順元年七月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

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此晉二帝實錄皆周廣順中

所成也漢乾祐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賈緯等修高

祖實錄是年十月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等修成

二十卷上之此漢祖實錄乾祐中所成也其隱帝實錄亦

周顯德三年詔兵部尚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錄五年

昭等修成二十卷上之六年世宗崩王溥請修世宗實

錄以扈蒙張澹王格董淳為纂修官見周紀及宋此周太祖

實錄皆顯德中所成而世宗實錄亦是時所修也其梁

庶人友珪及末帝等實錄亦皆周代所修顯德三年詔

張昭補修梁末帝及唐清泰帝兩朝實錄昭奏本朝太

祖歷試之事在漢隱帝時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

之事又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珪弒逆數月未有紀錄

請仿宋書元鹵劾之例書為元鹵友珪唐清泰帝前尚

有閔帝在位四月亦未有編紀并請修閔帝實錄其清

泰帝請書為廢帝從之見周紀及五代合此梁庶人友珪及末

帝唐閔帝廢帝漢隱帝實錄皆周顯德中所補修也可

見五代諸帝本各有實錄薛居正即本之以成書故一

年之內即能告成今按其紀載不詳可見其採取實錄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三

之跡而各朝實錄之書法亦并可概見焉

薛史書法翹護處

梁太祖紀朱瑄朱瑾救汴後帝即梁以其有力於已厚禮

而歸之瑄瑾以帝軍士勇悍懸金帛誘之軍士利其賞

赴之者衆帝乃移檄讓之瑾等來使不遜乃命朱珍侵

曹伐濮 按通鑑考異及五代史補朱溫常患兵力不

足敬翔說令麾下士詐為叛逃即奏於唐帝并告四鄰

以追叛為名可以拓地廣眾溫大喜從之是充鄰本無

誘兵之事特溫托詞以為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謂

瑄瑾以誘兵啟歟矣歐史則直書宣歐史瑄瑾助汴已破

攻之

天祐元年七月帝發東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弒於大內遺制以輝王祝為嗣十月帝至洛陽臨於梓宮祇見於嗣君 按李彥威即朱友恭氏叔琮等傳溫既遷唐昭宗於洛陰遣敬翔至洛令彥威叔琮行弒以龍武兵夜入叩宮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殺之直趨椒蘭殿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而弒之是昭宗之被弒實溫使彥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溫在河中昭宗遇弒於大內一若昭宗之弒無與於溫者下又云溫至洛臨於梓宮祇見於嗣君一似能曲盡臣節者歐史則直書溫遣朱友恭氏叔琮蔣元暉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四

行弒昭宗崩

二年十一月天子

唐昭宣

命帝

即朱

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

等二十一道為魏國進封帝為魏王兼備九錫之命帝即昭封溫魏王備九錫拒不受蔣元暉柳璨馳謂溫曰自古革易之際必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位溫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是溫急於篡國非讓殊禮也而薛史云云則似溫真能辭讓矣歐史則云溫怒不受 是歲唐昭宣帝卜祀天於南郊溫怒以為蔣元暉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懼遂改卜郊薛史不書 又是歲溫遣人告蔣元暉私侍何太后遂殺元暉弒太后薛史亦不書 昭宣帝禪位後

梁封為濟陰王開平二年正月弒之薛史亦不書 乾化二年溫為其子友珪所弒薛史亦不書但書友珪葬太祖於伊闕號宣陵

唐明宗紀帝奉莊宗命討趙在禮至鄴城夜有軍士張破敗等鼓噪逼營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與城中約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帝力拒之亂兵益振甲露刃環帝左右安重誨霍彥威蹕帝足請詭許之因為亂兵擁入城夕乃得出帝欲歸藩上章國再舉重誨等謂元行欽已棄甲而去行欽亦以兵攻不知其所奏如何正當赴闕自陳以杜讒口帝從之至相州獲官馬二千匹元行欽已以蜚語入奏及至汴有姚彥溫來投謂主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五

上已感行欽之言事勢已離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恃也莊宗尋為郭從謙所弒帝急入洛時魏王繼哀征蜀未還帝謂朱守殷曰公善巡撫以待魏王吾奉大行梓宮禮畢即歸藩矣而羣臣上箋勸進至再三請監國帝始從之據此則明宗遇軍變後率兵向京師並無反心祇欲自訴迨莊宗被弒猶欲俟其子繼岌至而奉之可謂純臣矣然考當日情事有不盡然者明宗性本淳實兵變之初固不肯因以為利即兵變後欲歸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屬實情然是時惟有隻身歸朝庶明心跡而明宗武夫豈能知此方外怵於元行欽之奏其反內惑於石敬瑭安重誨等之勸其反勢當騎虎難

下之時不得不為挺鹿走險之計則當其率兵而南固已變計決反非真欲面訴於莊宗之前也天下豈有欲自訴不反而轉舉兵向闕者本紀所云赴關自陳不可辨而知其飾說也且是時甫一舉足反形已露康義誠曰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義誠非決計反則何以納其言也鄭琮在營中安重誨欲徵四方兵琮歷數諸道屯兵之數附口傳檄相次而至琮王晏球率兵戍瓦橋關明宗招之即以兵來會晏球非決計反則何以徵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馬以益軍矣至河上則劫上供船絹帛以犒軍矣既先以三百騎付敬瑭使速入汴敬瑭又養子從珂自橫水率兵與王建立倍道馳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六

至由是軍聲大振其其抗逆之跡已不待言而本紀猶謂其入汴入洛猶懷退讓蓋當時實錄例有隱諱修史者但照本抄錄不復改訂耳歐史則書軍變後嗣源入於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嗣源至鉅鹿掠馬三千以益軍是明著其反逆之跡可謂直筆而其先本無欲反之意則於石晉紀及霍彥威傳內見之是又不沒其初念以見其倉卒被逼不同於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漢隱帝紀帝密詔李洪義誅王殷又詔郭崇誅郭威王峻而洪義不敢發反以詔示威威即召王峻郭崇及諸將校至曰君等當奉行詔書斷予首以報天子崇等曰

此必李業等所誣搆事可陳論何須自棄於是爭勸威入朝乃率衆南行周太祖紀亦云帝郭途次又謂將校曰吾此來萬不得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是郭威本志似尚能守臣節者按魏仁浦傳郭威得洪義所示密詔即召仁浦於卧內仁浦致威倒用雷守印更爲詔書令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遂舉兵渡河是威方更詔書以欺衆詎肯以天子誅已之詔出示諸將使奉詔殺已乎本紀所云誣飾顯然歐史帝紀則直書郭威反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七

周太祖紀漢隱帝遣慕容彥超拒郭威於到子坡王師敗威謂宋延暉曰兩國親可速往衛主上明日望見帝旗在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即免胄而前左右勸止之威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則隱帝已去矣按到子坡之戰隱帝親在陣中威果欲自訴何不於是時釋甲趨謁乃方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既敗王師豈有明日又欲束身見主之理且明日清晨隱帝已爲郭允明所弑又安得有旌旗在高坡之上其爲飾說亦不待辨也

隱帝既崩郭威遣人迎湘陰公贊來即位已而威至澶州兵變入京王峻間贊已至宋州慮左右變生遣郭崇以七百騎往衛之按十國春秋崇至宋州贊召見於

樓上判官董奇說贊曰崇瞻視舉措必有異謀不如殺之贊猶豫不決崇遂幽贊於外館是峻之遺崇本欲害贊於途也而本紀反云衛之尤屬矛盾歐史則直書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騎逆贊於宋州殺之

薛史失檢處

唐莊宗之被弑也弟存勗自河中奔太原存渥亦自洛與劉后奔太原薛史符彥超傳謂存勗至太原與呂鄭二內官謀殺留守張憲及其部將符彥超彥超覺之下大噪憲出奔軍士殺存勗及呂鄭而張憲傳則謂存渥奔太原左右見其馬已斷飾必戰敗而逃者因欲殺呂鄭繫存渥以觀變憲不可而彥超已誅呂鄭軍士大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人

亂是一事也彥超傳則以為存勗憲傳則以為存渥殊屬兩岐按存渥出奔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惟存勗剪髮為僧求彥超庇護而軍士殺之是與呂鄭同被殺者乃存勗非存渥也歐史則憲彥超二傳皆書存勗又南唐劉仁贍死守壽州薛史則列在周書蓋以其有降表至周世宗加以官秩既沒又贈卹極隆故列之於周臣也然仁贍固守無二志其子崇諫勸之降即斬以徇及病甚不知人事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降且昇至周營世宗嘉其忠於所事加爵進官詔出而仁贍已卒是仁贍實未嘗降也薛史周紀既書劉仁贍上表乞降令其子崇諫請罪仁贍傳亦云仁贍病急翻然納款未又

云先斬其子崇諫其後出降乃欲保其後嗣抑有由焉是真謂仁贍之初抗節而終改節矣若非歐史辨明豈不受誣千載耶符彥饒斬白奉進之兵奉進來責彥饒麾下兵噪而殺奉進已而軍將馬萬等作亂縛彥饒送京誣其通范延光謀反晉祖遂使人殺之於途薛史竟稱彥饒通延光反伏誅歐史則直書其事謂以反誅非其罪也可見薛史全據各朝實錄而不復參考事之真偽此歐史之所以作也

薛史亦有直筆

薛史雖多迴護處然是非亦有不廢公道者列傳諸臣多與居正同仕前朝否則其子孫亦有與居正同官於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九

宋者趙廷壽子廷贊仕宋為廬延等州節度使而廷壽壽不諱其背晉附遠求為遠太子之事崔協子頌仕宋為諫議大夫而協傳直書任圖譏其沒字碑符存審子彥卿仕宋封魏王而存審傳不諱其少時犯罪將就戮以善歌得赦者救免之事王繼宏子永昌仕宋為內諸司使而繼宏傳載其曾為高唐英將唐英待之甚厚後竟殺唐英自為留後曰吾儕小人若不因利乘便何以得志尹暉子勳仕宋為防禦使而暉傳不諱其反戈推戴唐廢帝之事傳贊并謂因倒戈而杖鉞豈義士之所為趙在禮孫廷勳仕宋歷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禮傳載其在宋州貪暴及移鎮民相賀曰拔去眼中釘矣在禮

聞之怒又乞雷宋一年每戶徵錢一千號拔釘錢後笑  
丹入汴索在禮貨財在禮不勝憤以衣帶就馬樞自縊  
死安審琦三子皆仕宋爲顯官而審琦妾通於隸人遂  
與之通謀殺死審琦之事傳中亦不諱此足見其直筆  
不以同官而稍有瞻徇也他如高漢筠子貞文仕宋爲  
開封尹而漢筠傳歷敘其潔已愛民則以漢筠本良二  
千石也高行周子懷德仕宋爲駙馬都尉而行周傳敘  
其歷官政績則以行周本能以慎重自處者也此薛史  
之終不可沒也

薛歐二史體例不同

薛史梁祖紀開首卽以帝稱之歐史則先稱朱溫賜名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五代史 十

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僭位後始稱帝蓋薛則仿宋齊  
梁陳書之例歐則仿史記之例也薛史於各國僭大號  
者立僭僞傳其不僭號而自傳子孫者立世襲傳歐則  
概列爲世家亦仿史記也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於刺  
史皆書於本紀幾同腐爛朝報歐史則但書除拜宰相  
及樞密使其餘不書以省繁冗也五代革易頻仍惟梁  
唐創業各三十餘年故其臣有始終在一朝者其他未  
有不歷仕數朝薛史則以死於某朝者卽入於某朝傳  
內如張全義朱友謙袁象先等事蹟多在梁朝而編入  
唐書楊思權佐唐廢帝篡位而編入晉書馮道歷唐晉  
漢周皆爲相而編入周書歐史則以專仕一朝者係於

某朝其歷仕數朝者則另爲雜傳以敘其歷宦之蹟此  
又創例之最得者

歐史不專據薛史舊本

歐史雖多據薛史舊本然承証極博不專恃薛本也宋  
初薛史雖成而各朝實錄具在觀通鑑考異尙引梁太  
祖唐莊宗實錄則歐公時尚在可知也歐史郭崇韜傳  
贊云余讀梁宣底則實錄之外又有宣底等故籍皆不  
遺也劉昫之舊唐書修成亦未久其所援据底本方藉  
以修新唐書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又足資考訂至宋  
初諸臣記五代事者尤多按宋史范質嘗述朱梁至周  
爲通鑑六十五卷傳王溥亦采朱梁至周爲五代會要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五代史 十一

共三十卷傳王子融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傳路  
振孫五代九國君臣事跡作世家列傳傳鄭向以五代  
亂亡史多缺漏著開皇紀三十卷傳此外又有孫光憲  
北夢瑣言陶岳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  
國春秋龔穎運歷圖見於宋藝文志及晁公武讀書志  
者皆在歐公之前足資考訂其出自各國之書如錢儼  
之吳越備史備史遺事湯悅之江南錄徐鉉之吳錄王  
保衡之晉陽見聞要錄又皆流布而徐無黨注中所引  
証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國志五代春秋鑑戒錄紀年錄  
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又皆歐所參用者  
蓋薛史第據各朝實錄故成之易而記載或有沿襲失



實之處歐史博採羣言旁參互証則真偽見而是非得其真故所書事實所紀月日多有與舊史不合者悉扶雖不及薛史之半而訂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稱良史也

歐史書法謹嚴

不閱舊唐書不知新唐書之綜核也不閱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也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其用兵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如梁紀孫儒攻楊行密於揚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紀遣劉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討如唐紀命李嗣源討趙在禮是也天子自往曰征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三

如周紀東征慕容彥超是也攻戰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如張全義取河陽是也難得曰克如龐師古克徐州是也以身歸曰降如馮霸殺潞將李克恭來降是也以地歸曰附如劉知俊叛附於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為皇后如唐明宗紀立淑妃曹氏為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為皇后如唐莊宗紀立劉氏為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從之褒貶自見其他書法亦各有用意之處如梁紀書弒濟陰王王即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濟陰王者遜位後梁所封之王書之以著其實又書弒以著梁罪也襄州軍亂殺其刺史王班不書王班死之而以被殺為

文者智不足以衛身而被殺不可以死節予之也殺王師範不曰伏誅而曰殺者有罪當殺曰伏誅不當殺則以兩相殺為文也郢王友珪反反與叛不同叛者背此附彼反則自下謀上惡逆更大也反不書日者反其一朝一夕難得其日也梁太祖唐莊宗皆被弒故不書葬唐明宗考終宜書葬矣以賊子從珂所葬故亦不書也梁紀天雄軍亂節度使賀德倫叛附於晉亂首係張彥而書德倫者責在貴者也而德倫究不可加以首惡而可責以不死故書叛附於晉也唐滅梁敬翔自殺翔回梁亡而自殺可謂忠矣不書死之而但書自殺以梁祖之惡皆翔所為故不以死節予之也除官非宰相樞密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三

使不書而唐紀書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為憲州刺史者著其授官之太濫也明宗紀先書皇帝即位於魏前繼書魏王繼岌薨見其即位時若之子尚在則其反不待辨而自明也又書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而殺之從謙弒莊宗乃不討而反官之見明宗之無君也其罪本宜誅乃不書伏誅而書殺者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誅故以兩相殺為文也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從榮本明宗子以明宗病恐不得立以兵自助故不書反而擅以兵入宮其罪當誅故其死書伏誅也漢紀隱帝崩即書漢亡隱帝被殺後尚有李太后臨朝及迎湘陰公贊嗣位之事漢猶未亡

也而卽書漢亡見太后臨朝等事皆周所假托非漢尚有統也周太祖紀書漢人來討周祖篡漢得位崇之於周義所當討故書討也世宗紀書帝如滌川攻漢不日伐而曰攻者曲在周也此可見歐史本紀書法一字不苟也其列傳亦有折衷至當者死節分明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既列之死節傳矣尙有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等皆一意矢節以死殉國而傳無之則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傳故也然於本紀特書死之以表其忠固不在傳之有無矣張憲畱守太原莊宗被弑後皇弟存勗來奔或勸憲拘存勗以俟朝命張昭又勸其奉表明宗憲皆涕泣拒之已而存勗爲符彥超軍士所殺憲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十四

出奔滑州薛史書憲坐棄城賜死歐獨明其不然然以其不死於太原故亦不入於死事傳但書憲出奔沂州見殺而已葉彥稠王思同皆以兵討潞王從珂爲從珂所執而死乃思同入死事傳而彥稠不入則以思同詞義不屈係甘心殉國者彥稠弟被執見殺不可竟以死節予之也於此可見歐史之斟酌至當矣

歐史傳贊不苟作

歐史紀傳各贊皆有深意於張承業傳則極論宦官之禍而推明郭崇韜之死由於宦官之譖使崇韜不死其所將征蜀之兵皆在麾下明宗能取莊宗之天下而代之哉追原禍本歸獄貂璫可謂深切著明矣唐六臣張

友蔚等抑傳國寶遜位於梁此事與朋黨何涉而傳贊忽謂此時君子盡去小人滿朝故其視亡國易朝恬不知怪而所以使君子盡去者皆朋黨之說中之也蓋宋仁宗時朝右黨論大興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發端警切時事不覺其大聲疾呼也至晉出帝紀贊深明以姪爲子而沒其本生父爲非謂出帝本高祖兄敬儒之子當時以爲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譁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以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古雖出繼爲人後未有絕其本生而不稱父母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也於晉家人傳贊又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十五

反覆申明之則以當時濮議紛呶朝臣皆以英宗當考仁宗而以本生濮王爲伯歐公與韓琦等獨非之故因是以深斥其非禮也可見歐史無一字苟作

歐史失檢處

歐史亦有失檢處唐昭宗之被弑也李彥威傳則云梁祖遣敬翔至洛與彥威等謀弑之李振傳又云梁祖遣振至洛與彥威等謀弑之此必有一誤梁本紀書朱友謙叛殺同州節度使程全暉而全暉傳則云全暉奔京師是紀傳兩不符合薛史則紀傳皆稱奔京師當不誤也羅紹威傳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按承嗣至紹威實止百五十年歐史所

云亦行文之誤鄭邀傳邀與李振善方振貴顯邀不一願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視之按振仕梁為樞密使並無遠謫之事及唐滅梁振即被誅又未嘗貶竄也而邀傳何以云耶唐莊宗被弑後其弟存勗奔太原據符彥超傳則云彥超欲留之軍士大噪遂殺之張憲傳又云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勗乃見殺亦不盡一旦歐史例以歷仕數朝者入雜傳專仕一朝者入某朝傳氏叔琮李彥威李振韋震皆只仕梁一朝何以不入梁傳而入雜傳元行欽先事劉守光繼降唐何以反不入雜傳而列於唐臣傳此不免自亂其例也至如宋太祖奮跡全在周朝建立戰功勳望由此大著薛史於周紀一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其

一敘之如高平之戰則書今上先犯其鋒清流關之戰書今上破淮賊萬五千人擒皇甫暉姚鳳六合之戰書今上大破江南軍於六合楚州之役書今上在城北親冒矢石登城拔之迎鑿江口之捷書今上率戰權直抵南岸焚柵而還此皆宋太祖歷試之迹也歐史一概不書但云周師擊敗之而已豈以宋祖仕周為諱耶然宋祖由周臣為軍士擁立周不能諱亦不必諱也居正在太祖時修史必進御覽並不隱諱歐史修於仁宗時乃轉諱之耶蓋第欲取其行文之簡淨耳

一產三男入史 一產三男四男入史自舊唐書始高宗紀嘉祥幸蓮讓

妻一產四男高苑縣吳文威妻魏氏一產四男哀帝紀湖州汝陰縣彭文妻一產三男歐陽五代史衍之亦載於本紀如同光二年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是也或以為瑞而記之不知此乃記異耳徐無黨註云此因變異而書重人事故謹之後世以此為善祥故於亂世書之以見其不然也今按唐高宗後即有武氏之禍哀帝正當失國時尙有此事又宋史哲宗紹聖四年宣州民妻一產四男元符二年河中猗氏縣民妻一產四男徽宗重和元年黃巖民妻一產四男未幾即有金人之禍可知一產三男四男皆是變異非吉祥也

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七

宋太祖由陳橋兵變遂登帝位查初白詩云千秋疑案陳橋驛一着黃袍便罷兵蓋以為世所稀有之異事也不知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相沿為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廢帝王從珂從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轍也趙在禮為軍士皇甫暉等所逼據鄴城叛莊宗遣嗣源討之方下令攻城軍吏張破敗忽縱火噪呼嗣源叱之對曰城中之人何罪但思歸不得耳今宜與城中合勢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論之亂兵呼曰令公不欲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安重誨霍彥威等勸嗣源許之乃擁嗣源入城與在禮合率兵而南遂

得為帝見卷五此唐明宗之由軍士擁立也潞王從珂為

鳳翔節度使因朝命移鎮心懷疑懼遂據城拒命愍帝

命王恩同等討之張虔釗會諸鎮兵皆集楊思權攻城

西尹暉攻城東從珂登城呼外兵曰吾從先帝二十年

大小數百戰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我實

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外兵聞者皆哀之思權呼其眾

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暉聞之亦解甲降從

珂由是率眾而東遂得為帝見王恩同楊思權等傳此廢帝之由軍士

擁立也郭威以漢隱帝欲誅已遂起兵犯闕隱帝遇弒

威請太后臨朝又迎立湘陰公會契丹兵入滑州威率

兵北伐至澶州軍校何福進等與軍士大呼越屋而入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六

請威為天子或有裂黃旗以加其身者山呼震地擁威

南還遂得為帝見漢周各本紀此周祖之由軍士擁立也尚有擁

立而未成者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時因出獵軍中忽

有擁之呼萬歲者敬瑭惶惑不知所為段希堯勸其斬

亂者李暉等三十餘人乃止見魏敬瑭為帝後命楊光

遠討范延光至滑州軍士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

汝等販弄之物乃止見魏符彥饒率兵戍瓦橋關將張

諫等迎彥饒為帥彥饒偽許之約明日以軍禮見於南

衙遂伏甲盡殺亂者見魏郭威自澶州入京有步軍校因

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今我步軍亦欲扶策威聞急

擒其人斬之令步軍皆納甲仗始不為亂見魏此皆擁立

未成故其事未甚著然亦可見是時軍士策立天子竟

習以為常推原其始蓋由唐中葉以後河朔諸鎮各自

分據每一節度使奉朝廷必遣中使往察軍情所欲立

者即授以旄節見新舊唐書至五代其風益甚由是軍士擅

廢立之權往往害一帥立一帥有同兒戲今就唐末及

五代計之黃巢之亂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時溥率兵赴

難兵大呼反逐支詳推溥為節後見溥青州王敬武卒三

軍推其子師範為節後見魏義武王處存卒軍中推其子

部為節後李克用之起也康君立等推為大同軍防禦

使朱瑄本鄆州指揮使軍中推為本州節後天雄軍亂

因其節度使樂彥貞并殺其子從訓聚而呼曰孰願為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九

節度使者羅宏信出應之牙軍遂推為節後見唐夏州李

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節後趙在禮之被逼而反

也軍士皇甫暉因戍兵思歸劫軍將楊仁晟為帥仁晟

不從暉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亦殺之乃攜二首

詣在禮曰不從者視此在禮不得已從之遂為其帥如

此類者不一而足計諸鎮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

軍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鎮既由兵士擁立其勢遂及

於帝王亦風會所必至也乃其所以好為擁立者亦自

有故擁立藩鎮則主帥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驕子

雖有犯法亦不敢問如魏博牙兵是也見魏擁立天子則

將校皆得超遷軍士又得賞賜剽掠如明宗之立趙在

禮即授滄州節度使皇甫暉亦擢陳州刺史楊思權叛  
 降廢帝於鳳翔時先謂廢帝曰望殿下定京師後與臣  
 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之列乃懷中出一紙廢帝即書  
 可邠寧節度使後果與尹暉皆授節鎮同時立功之相  
 里金王建立亦擢節度使周祖即位亦以佐命之王峻  
 為樞密使郭崇為節度使此將校之所以利於擁立也  
 至軍士之得重賞恣劫奪更無紀極明宗之入洛也京  
 師大亂焚剽不息明宗亟命止焚掠百官皆敝衣來見  
 本廢帝之反愍帝遣兵討之幸左藏庫賞軍人各絹二  
 十匹錢五千軍士負物揚言於路日到鳳翔更請一分  
 王師既降廢帝許以事成重賞軍士皆過望及入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手  
 有司獻庫籍甚少廢帝大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  
 助賞猶不足乃率民財佐用囚繫滿獄又借民屋課五  
 月諸軍猶不滿欲相與謠曰去邠生菩薩扶起  
 一條鐵紀本先是帝在鳳翔許入洛後人各賞百緡至是  
 以禁軍在鳳翔降者楊思權等各賞馬二駝一錢七十  
 緡軍士二十緡在京者十緡通鑑周太祖初至滑州時王  
 峻諭軍士曰我得公處分俟入京許爾等旬日剽掠衆  
 皆踴躍紀本及至汴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烟火四發明  
 日王峻郭崇曰若不禁止比夜化為空城矣由是命諸  
 將斬其尤甚者晡時乃定紀本而前滑州節度使白再榮  
 已為亂軍所害侍郎張允墜屋死紀本安叔千家皆已掠

盡軍士猶意其有所藏篋掠不已傷重歸於洛陽時  
 有趙童子者善射憤軍士剽掠乃大呼曰太尉志除君  
 側之惡鼠輩敢爾乃賊也持弓矢據巷口來犯者輒殺  
 由是保全者數十家後周祖聞民間有趙氏當有天下  
 之謠疑此童子遂使人誣告殺之又趙風見居民無  
 不剽之室亦獨守里門軍不敢犯傳是周祖犯闕時居  
 民得免劫奪者惟此二趙之里其他自公卿以下無不  
 被害也此軍士之利於擁立也王政不綱權反在天下  
 凌上替禍亂相尋藩鎮既殘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  
 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開闢以來一大劫也

一萬二千冊 丹黃多日 卷之三 8 文三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

陽湖 趙翼 雲松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唐中葉以後始有樞密院乃宦官在內廷出納詔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溫大誅唐宦官始以心腹蔣元暉為唐樞密使此樞密移於朝士之始溫篡位改為崇政院敬翔李振為使凡承上之旨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見時而事當上決者則因崇政使以問得旨則復宣而出之然是時止叅謀議於中尚未專行事於外至後唐復樞密使之名郭崇韜安重誨等為使樞密之任重於宰相宰相自此失職見史郭崇韜傳今按唐莊宗時崇韜為使明宗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時安重誨為使晉高祖時桑維翰為使漢隱帝時郭威為使當崇韜為使時宰相豆盧革以下皆傾附之以崇父諱宏遂奏改宏文館為崇文館重誨為使時過御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即臺門斬延悞而後奏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重誨與任圜不協則因朱守殷反即誣圜通謀而先殺之忌滌王從珂則嫉其部將楊彥溫逐出之明宗遣藥彥儔致討命生致彥溫欲親訊其由而彥稠希重誨旨即殺彥溫以滅口宰相馮道等亦希重誨意數言從珂失守宜坐罪明宗不聽而止郭威為使時率兵平三叛歸西京畱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守恩官已使相肩輿出迎威怒之

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在客次待見而吏已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遂罷可見當時樞密之權等於人主不待詔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後出鎮魏州史宏肇又令帶樞密使以往蘇逢吉力爭之不得於是權勢益重遂至稱兵犯闕莫不響應也

五代姑息藩鎮

唐自失河北後河朔三鎮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焉廢至末季天子益弱諸侯益強朝廷尤以姑息為事卒至尾大不掉區宇分裂鼎祚遽移梁祖以梟桀之資驅策羣下動以誅戮從事如氏叔琮朱友恭王重師朱珍鄧季筠胡規黃文靜李讓李重允范居實等皆披堅執銳為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開國功臣一有疑忌輒斬艾隨之固未嘗稍事含忍也及末帝即位漸不能制其下楊師厚在魏博朝廷常有隱憂而不敢過問師厚死乃私賀於宮中華溫琪為定昌節度使奪人妻為其夫所告帝下詔曰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予不念黎庶為人君者不亦難乎乃召溫琪入為金吾大將軍此可以見其曲事調停略無威斷矣莊宗登極歷年未久明宗嘗因諸侯邸吏驕恣杖遣示懲可謂能整飭紀綱者自唐末諸藩之御史上事皆至客次通名勢以茶酒而不相見至是盧文紀為中丞邸吏入見文紀據林端發案吏通名贊拜而出皆愧怒明宗聞之問趙鳳邸吏何官曰知縣遂通知後之流也明宗曰然則吏率耳安得然姑息之弊實起於是時高季興擅竊夔州帝遣西方鄴討之以霖涼班師李彝超據

夏州不受代帝遣安從進討之以勅糧不繼班師安重  
 誨慮孟知祥據蜀遣李嚴往監軍知祥即斬嚴以叛嚴  
 董璋與知祥分據兩川攻陷遂闕二州帝遣石敬瑭討  
 之又以饋餉不給引還帝遣人往諭璋改過璋不聽璋  
 知祥抗命既久范延光奏曰陛下若不屈意招撫彼亦  
 無由自新帝曰知祥吾故人也撫之何屈意之有乃以  
 詔賜知祥知祥始上表謝明宗紀及知祥傳是明宗之於強藩已  
 多所包容不能制馭矣至石晉尤甚幾有冠履倒置之  
 勢楊光遠奉命討范延光兵柄在手以為晉祖畏已輒  
 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晉祖亦曲意從之張彥澤為  
 節度使所為不法從事張式諫不聽出奔彥澤使人面  
 十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三  
 奏謂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祖亦不得已與之彥澤  
 朝廷之尊反為臣下所脅制然此猶事之小者也安重  
 榮在鎮州以晉祖厚事契丹數加非笑謂諸中國以事  
 外蕃上表欲興兵攻契丹并執契丹使者馳書各鎮謂  
 契丹貪傲無饜將與之決戰帝諭止之不從重榮謂帝  
 無如之何遂與襄州安從進謀反彥澤從進在襄州南方  
 貢輸道襄者輒留之帝欲徙之青州使人告以虛青州  
 以待從進曰移青州在漢江南即赴任帝亦優容之彥澤  
 威令不行武夫悍將桀傲至此固由於兵力不足以相  
 制然周世宗登極後諸鎮咸惕息受驅策則又不繫乎  
 兵力之強弱而制馭天下自有道矣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諸鎮節度使未有不用勳臣武將者遍檢薛歐二  
 史文臣為節度使者惟馮道哲鎮同州桑維翰暫鎮相  
 州及秦寧而已兜整積功恃勳驕恣酷刑暴斂荼毒生  
 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隸藩鎮之州郡自朝廷除刺  
 史者亦多以武人為之歐史郭延魯傳謂刺史皆以軍  
 功拜論者謂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  
 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薛史安重榮傳亦云自梁唐  
 以來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為左右羣小所惑賣  
 官鬻獄割剝烝民誠有慨乎其言之也故雖以唐明宗  
 之留心吏治懲貪獎廉吏有犯贓輒置之死曰貪吏者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四  
 民之蠹也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又嘗下  
 詔褒廉吏石敬瑭安從阮張萬進孫岳等以風厲天下  
 然出身軍伍本不知撫循風氣已成淪胥莫挽相里金  
 傳云是時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  
 公私以利自入金為沂州刺史獨禁部曲不與民事厚  
 加給養使主家務而已此亦非有循績可紀而當時已  
 以金為治行之最則民之罹於塗炭可知也自宋太祖  
 易以文臣收民而後天下漸得甦息歷代因之皆享國  
 久長民不思亂豈非設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  
 之衽席哉  
 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五代之亂朝廷威令不行藩帥劫財之風甚於盜賊強奪枉殺無復人理李匡儻爲晉軍所敗遁滄州隨行韓重妓妾奴僕甚衆滄帥盧彥威殺之於景州盡取其貲晉張筠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卽掠其家貲有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多得珍寶筠又殺威而取之筠弟筠守京兆值魏王繼岌滅蜀歸而明宗兵起筠卽斷咸陽橋繼岌不得還自縊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於途延嗣盡得行貨至是明宗卽位誅宦者延嗣亡命錢又盡得其貲由是筠錢兄弟皆擁貲鉅萬傳馬全節敗南唐將史承裕擒以獻闕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廿二史劄記卷三 五代史 五

李守貞蓋歐史謂瓊殺溫其取其貲延光殺瓊而取之延光又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有也可見天道報施雖亂世亦不爽且多財爲害亂世尤易召禍白再榮在鎮州劫奪從契丹之官吏鎮人謂之白麻苔及歸京師遇周祖兵入軍士至其家悉取其財已而前啟曰我輩嘗事公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見公乎乃斬之而去傳則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財更殺身之道也

五代幕僚之禍

五代之初各方鎮猶重掌書記之官蓋羣雄割據各務爭勝雖書檄往來亦耻居人下視國者并於此觀其國之能得士與否一時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如李襲吉爲李克用書記克用討王行瑜而不得入觀襲吉爲作表云穴禽有羽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大嘆賞之又爲克用修好於朱溫中有句云壽年尊奉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躪於明時溫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乃得此名士若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由是襲吉之名大著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傳其後馮道由書記入相桑維翰由書記爲樞密使固華要之極選也然藩鎮皆武夫恃權任氣又往往凌襲文人或至非理戕害鄭準爲荆南成汭書記以語不合解職去汭怒潛使

廿二史劄記卷三 五代史 六



人殺之於途是時諸侯方重書記已肆虐如此此外副使判官之類更何論矣今見於薛歐二史者西方鄴為節度使所為非法判官譚善達數諫之鄴怒詎以事下獄死鄴傳襄州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副使胡裴詎以欲謀亂也人士寃之訓房知溫為節度使多縱其左右排辱賓僚高行珪為節度使性貪鄙副使范延策諫之乃誣奏延策謀叛并其子殺之延策高行周鎮鄴城其副使張鵬一言不合為行周所奏詔即處斬行周王繼宏鎮相州殺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藩郡凡表刑殺皆順其命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跡專之猶不能免禍延策而尤慘者張彥澤鎮彰義為政苛暴掌書記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七

張式諫之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遂出奔彥澤使二十騎追之曰不來即取其頭來式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為奏謂之詔流式商州彥澤奏以必得式為期晉祖不得已與之彥澤乃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此幕僚之禍最酷者也惟史匡翰鎮義成好讀書按以下禮幕客有關徹者使酒怒目謂匡翰曰近聞張彥澤殺張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之時稱其寬厚由是觀之士之生於是時者繫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

五代鹽麪之禁

而得天下士雖苦戰民則樂輸末帝與唐莊宗對壘於河上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由賦斂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唐莊宗任吏人孔謙為三司使峻法以利下厚斂以奉上於是賦斂日重而歷代因之今即據鹽麪二事可見其大概也凡鹽鑛戶應納鹽利每斗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晉初始令折錢收納憲戶所納如此鹽價之貴可知也海鹽界分每年收錢一千七萬貫以區區數十州之地而收價如此其價更可知也每賦坊官自賣鹽鄉村則按戶配食依田稅輸錢其私販之禁十斤以上即處死刑嚴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賞錢二千五百斤以上三十千五百斤以上五十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八

千其法令之嚴可知也晉高祖知鹽貴之病民乃詔計戶徵稅每戶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聽商人販鹽民自買食一時頗以為便出帝時又令諸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蓋已按戶徵鹽錢不便改法乃又加徵商稅使利歸於官也漢乾祐中青鹽一石抽稅一千文鹽一斗是又加重於出帝時矣周廣順中始詔青鹽一石抽八百文鹽一斗白鹽一石抽五百文鹽五升然鹽價既因抽稅增貴而按戶所徵之鹽稅又不放免是一鹽而二稅民益苦之此鹽法之大概也其酒麪之禁孔循曾以麪法殺一家於洛陽私麪五斤以上皆死明宗乃詔鄉村人戶於秋田苗上每畝納錢五文聽民自造麪釀酒

其城坊亦聽自造而權其稅長興中又減五文爲三文  
尋仍詔官自造麴減舊價之半賣民釀酒漢乾祐中私  
麴之禁不論斤兩皆死周廣順中仍改爲五斤以上然  
五斤私麴卽處極刑亦可見法令之酷矣此麴法之大  
概也以上俱見薛史及五代會要卽此二事後法專利民已不堪命况賦  
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斂如趙在禮之拔釘  
錢每戶一千劉銖之加派秋苗每畝率錢三千夏苗畝  
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

### 五代濫刑

五代亂世本無刑章視人命如草芥動以族誅爲事梁  
祖以舊怨使人族王師範於洛師範設席與宗族飲謂  
廿二史劄記卷三 五代史 九

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然恐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  
命少長以次就戮唐莊宗既滅梁詔梁臣趙巖等並  
族於市除妻兒骨肉外其疎屬僕隸並釋紀又命夏魯  
奇族誅宋友謙於河中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  
口見魯奇曰請別骨肉無致他人橫死魯奇汴州控鶴指  
揮使張諫謀叛既伏誅又集其黨三千人並族之并誅  
滑州長鯨等軍士數百人夷其族漢三司使王章被  
殺有女適張貽肅病已踰年扶病就戮是族誅之法  
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孫并女之出嫁者無一得免非  
法之刑於茲極矣而尤莫如漢代之濫史宏肇爲將磨  
下稍忤意卽搥殺之故漢祖起義之初宏肇統兵先行

所過秋毫無犯兩京帖然未嘗非其嚴刑之效隱帝時  
李守貞等反京師多流言宏肇督兵巡察罪無大小皆  
死有白晝仰觀天者亦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宏肇但以  
三指示吏吏卽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於  
是無賴之輩望風逃匿路有遺物人不敢取亦未嘗非  
靖亂之法然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卽處  
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吏因之爲奸嫁禍裔人不  
可勝數故相李崧之弟嶼有僕葛延遇乾沒嶼貲嶼責  
之延遇遂告崧嶼通李守貞謀反坐是族誅何福進有  
玉枕遺奴賣之江南奴隱其價福進管之奴卽誣告福  
進通吳宏肇輒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

### 廿二史劄記

### 卷三 五代史

十

家財於是前資故將之家姑息僮奴無復主僕之分案  
此京師之濫刑也蘇逢吉爲相以天下多盜自草詔凡  
盜所居木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盜無族誅法况鄰保  
乎乃但去族字由是邠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  
十七村人皆盡衛州刺史葉仁魯帥兵捕盜有村民十  
數方逐盜入山仁魯并疑其爲盜斷其脚筋宛轉號呼  
而死劉銖立法深峻左右有忤意卽令人倒曳而出  
數百步體無完膚每仗人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  
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此又藩郡之濫刑也毒痛  
四海殃及萬方劉氏父子二帝享國不及四年楊史蘇  
劉諸人亦皆被橫禍無一善終者此固天道之報施昭

然而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五代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用兵之世武備是亟故五代藩鎮貢獻多以鞍馬器械為先梁紀開平二年大明節內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為獻者殆千萬千日獻者巨萬馬三千蹄已又詔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亦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可見是時貢獻專以戎備為重也歐史云自唐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計其來朝奉使買宴贖罪無不出於貢獻云今按莊宗甫滅梁河南尹張全義即進暖殿物後遂寵冠羣臣命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十一

皇后拜之為父自是貢獻貲財之風大起明宗南郊詔兩川進助郊禮物五十萬則并有明下詔徵者矣梁開成中任國奏故事貢獻雖以進馬為名卻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今乞從之則并明令折價矣晉天福三年諸鎮皆進物以助國及高祖崩節度使景延廣李守貞郭謹等皆進錢粟助作山陵晉紀蓋後唐以後又無不用財物也然進戎備之例亦未停止周太祖詔諸州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課造軍器逐季搬送入京既畱上供錢帛應用又於部內廣配土產物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多私造以進貢為名悉取之於民至是始罷之原貢獻專以戎器馬

匹似亦適於時用而非無名乃其害已如此何況唐晉之竭民財以充進奉也

按是時又有以進獻而免禍得官者袁象先在梁時鎮宋州積貲千萬人唐瑩其貲賂將相奉宮闈遂有寵其卒也長子正辭當唐廢帝時進其父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祖時又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乃拜雄州雄州在靈武西正辭不欲行復獻數萬緡乃得免出帝時又獻三萬緡帝欲與內郡未授而卒梁先李嗣昭鎮昭義妻楊氏善積財嗣昭夾城之圍多賴以濟嗣昭歿子繼韜謀反遇赦入朝楊氏以銀數十萬隨之行厚賂皇后及伶人宦官遂得解莊宗轉寵繼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十三

韜又一子繼忠家於晉陽貨尚鉅萬晉祖起兵時貨以充用既入立甚德之以繼忠為沂棣單三州刺史楊氏平生積財嗣昭父子三人皆賴之房知溫歷諸鎮節度積貲鉅萬其卒也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遂拜沂州刺史歐史所謂功臣大將死子孫率以家財求刺史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是時風氣如此

魏博牙兵凡兩次誅戮

魏博六州號天雄軍自田承嗣盜據後召募牙兵皆豐給厚賜年代既久父子相襲姻黨膠固變易主帥如兒戲自田氏後百五十年主帥廢置出於其手如史憲誠

何全皞韓君雄樂彥禎皆其所立小不如意則舉族被  
誅唐天德元年樂彥禎為牙兵所囚彥禎子從訓乞兵  
于梁以攻之彥禎遂被殺從訓亦戰死牙兵因立羅宏  
信宏信雖為主帥而兵愈驕橫迨其子紹威嗣襲心益  
懼欲盡誅之而畏其強不敢發乃遣親吏臧延範密告  
梁祖會梁女之適羅氏者死梁祖乃遣馬嗣勳以千人  
入魏聲言助誅實仗於彙中肩橐而入夜半與紹威  
親軍攻牙兵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嬰孺亦不問此魏  
兵第一次誅戮也其後梁祖令楊師厚屯魏州梁祖崩  
師厚逐節度使羅周翰羅威子而據其地梁主友珪即命  
為天雄軍節度使師厚復置銀槍勁節軍皆選驍銳恣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三

養復故時牙兵之態又將為梁患會師厚死趙巖與  
邵贊為末帝畫策分相魏為兩鎮以相道衛為昭德軍  
張筠為節度使魏博貝仍為天雄軍賀德倫為節度使  
分魏兵之半入昭德德倫促之就道親戚相訣別効節  
軍將張彥日朝廷以我軍府強盛設法殘破之乃與眾  
執德倫置之樓上末帝遣使宣諭彥不聽使者再往彥  
裂詔書於地曰梁主聽人穿鼻遂逼德倫降於唐莊宗  
時方為晉王梁由是失河北德倫既降陰遣人訴彥於  
莊宗莊宗斬彥而後入即以魏軍自衛號帳前銀槍軍  
自是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胡柳之役逐梁兵下土山皆  
其力也許滅梁而重賞及梁亡雖數賜予猶懷怨望莊

宗合楊仁晟率之戍瓦橋關同光四年代歸又有詔令  
駐貝州軍士以貝魏相去一舍而不得歸咸怨皇甫暉  
因倡亂殺楊仁晟等而逼趙在禮為帥入魏州莊宗遣  
李嗣源討之會軍變與魏軍合嗣源犯關莊宗遂至鞏  
亡皆此軍肇禍也明宗即既即位在禮懼禍求解去明  
宗乃遣房知溫率魏勁節九指揮使成盧臺不給兵甲  
惟長竿繫帳以束隊伍明年遣烏震往代知溫戍軍夾  
水東西為兩寨震至與知溫會東寨效節軍為變知溫  
至乘馬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給以馬兵皆  
在西今獨步軍何能為也即登舟渡入西寨以騎兵盡  
殺亂者明宗詔悉誅其家屬於魏州凡三千餘家驅至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四

漳河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騎兵至是而盡此第  
二次誅戮也見梁唐各本紀及羅紹威符道昭馬嗣勳楊師厚賀德倫趙在禮等傳  
一軍中有五帝  
唐莊宗為晉王時與梁軍拒於河上垂十年時李嗣源  
明為大將莊宗與之謀取鄆州嗣源請獨當之乃以騎  
五千襲取鄆梁軍破德勝南柵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為  
先鋒擊破梁軍是明宗在軍中也嗣源子從珂唐嘗  
從戰於河上屢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獨與  
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德勝之戰從珂以十數騎雜梁  
軍奔入梁壘斧其眺樓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  
敗胡柳之戰又從莊宗奪土山軍勢復振是廢帝亦

在軍中也是時嗣源婿石敬瑭晉常在嗣源帳下號左射軍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為鄩所圍敬瑭以十數騎橫槊馳取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又從莊宗擊敗梁將戴思遠於德勝渡又從戰胡盧套肩覆嗣源而退從戰楊村寨解嗣源之危從取鄆以五十騎突入東門晉是晉祖亦在軍中也而劉知遠漢時方為敬瑭裨校德勝對柵時敬瑭為梁人所襲馬甲斷知遠輟騎以授之自跨斷甲者殿而歸漢是漢祖亦在軍中也計是時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漢高祖皆在行間一軍共有五帝此古來未有之奇也

五代諸帝皆無後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五

梁祖朱溫子彬王友裕早卒郢王友珪以弑逆被誅養子博王友文為友珪矯殺均王友貞嗣位是為末帝唐兵入自後於建國樓康王友孜末帝時先以謀反誅賀正友雍福王友璋建王友徽歐史謂此三人不知所終薛史亦不載其卒而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謂唐莊宗入孟誅朱氏則友璋等皆被殺也通鑑則謂唐師將至末帝疑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是梁祖後無子孫也唐武皇李克用有子落落及廷鸞洹水晉州二戰皆為梁所擒殺見於梁本紀而薛史宗室傳歐史家人傳俱不載其見於二史者長子莊宗存勗為郭從謙所弑睦王存義以郭崇韜婿先為莊宗所殺永王存霸申王存渥國

變後俱逃太原為軍士所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為霍彥威所殺惟邕王存美薛王存禮薛史謂皆不知所終通鑑則謂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是武皇後僅存一廢疾之子也莊宗子魏王繼岌聞莊宗之變自縊死繼道繼嵩繼蟾繼曉薛史謂並不知所終惟清異錄謂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莊宗諸子削髮為僧間道走蜀知祥以公主之姪厚待之則莊宗子有延於蜀者明宗長子從審莊宗改為繼璟為元行欽所殺次秦王從榮以率兵入宮為安從益所殺宋王從厚即位是為愍帝失國後以醜死從璨先以戲登御榻為安重誨陷死許王從益廢居於洛契丹主北歸蕭翰令知南朝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六

軍國事漢祖入洛賜死愍帝有子重哲見明宗紀而薛歐二史皆無傳蓋亦不知所終是明宗後無子孫也廢帝長子重吉為愍帝所殺次雍王重美同廢帝自焚死是廢帝後無子孫也晉高祖子剗王重允本高祖弟養為子號王重英皆高祖起兵時為唐廢帝所誅楚王重信壽王重義皆為張從賓所殺齊王重貴本高祖兄敬儒子是為出帝後降契丹北遷夔王重進陳王重杲早卒少子重睿從出帝北遷重信有二子及出帝子延寶延煦皆隨北遷不知所終是晉帝後亦無子孫在中國也漢祖長子魏王承訓先卒次承祐嗣位是為隱帝為郭允明所弑次陳王承勳以廢疾不得立廣順初卒是漢祖後無子孫

也周祖起兵於鄴漢以兵圍其京邸子青哥意哥皆被誅是周祖後無子孫也世宗以養子嗣位其子宜哥喜哥三哥先在京邸同為漢所誅次恭帝遜位於宋次熙謹宋乾德二年卒次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而恭帝遜位後又十四年而祖周子孫封崇義公歷宋三百餘年世襲不替此於諸帝獨幸矣

周祖四娶皆再醮婦

周祖初為軍校會唐莊宗崩明宗出其宮人各歸家有宋氏者莊宗嬪也住逆旅有一丈夫過氏問逆旅此何人曰郭雀兒也氏識其非常人遂以所攜貲半與父母雷其半嫁周祖資其進身見東都事略而薛歐二史皆不載其出自唐宮即世宗之姑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七

世宗娶周祖即位追謚為聖穆皇后有楊氏者已嫁石光祿光祿卒周祖之柴夫人適棄世遂聘之氏初不肯從其弟廷璋見周祖廷璋歸為言周祖姿貌異常不可拒乃嫁之後卒追冊為淑妃周祖又娶張氏張氏亦先嫁武從諫之子而寡適周祖之楊夫人歿乃納為繼室周祖起兵於鄴張氏與兒女俱在京邸為漢所誅後追冊為貴妃周祖既為帝有董氏者舊與楊夫人為鄉親楊常譽其賢已嫁劉進超適廢居周祖憶楊之言又娶焉是為德妃統計前後四娶皆再醮婦亦不可解也

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新唐書朱滔將叛劉怱諫之曰司徒兄弟恩遇極矣今

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云云是唐時寵待功臣本有賜鄉里名號之例按劉子元等好著述封居學子兄弟八人俱有才名人號其鄉曰昌平里曰居業里曰居學里曰居德里曰居孝里曰居義里曰居禮里曰居智里曰居信里曰居仁里曰居忠里曰居孝里曰居義里曰居禮里曰居智里曰居信里曰居仁里曰居忠里及唐末而益濫唐昭宗以朱溫有功封

沛郡王詔改其鄉錦衣里為沛王里梁開平中錢鏐奏改其所居臨安縣之廣義鄉為衣錦鄉此皆出於特恩也唐長興元年詔羣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

者並與改鄉里名號則并著為成例矣晉天福三年詔帶使相節度使者自楊光遠以下七人並改鄉里名號又詔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亦改鄉里名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坊詔改為

擁旌鄉浴風里晉馮道長樂老傳自敘因官貴勅以其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六

所生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後於河南置宅又勅其所居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台里及官益進又改上相鄉為太尉鄉中台里為侍

中里此隨官而屢改也天福四年中書奏以太原潛龍莊改為慶長宮使相鄉改為龍飛鄉都尉里改為神光

里使相都尉名號蓋皆未即位前所賜至是又改焉馮道之隨官改鄉名則帝王潛邸自亦宜改稱矣

張全義馮道

張全義媚事朱溫甚至妻妾子女為其所亂不以為愧

及唐滅梁又賄賂唐莊宗劉后伶人宦官等以保祿位

馮道歷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稱長

樂老敘已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二人皆可謂不知人  
 間有羞耻事者矣然當時萬口同聲皆以二人為名臣  
 為元老者天福中全義子繼祚同張從賓等謀反當族  
 誅李濤上言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通鑑詔繼  
 祚顯從飯亂難貸刑章乃睦先臣實有遺德遠茲乏祀  
 深所軫懷所有祖父墳墓祠堂可交付其骨肉此全  
 義之宥及後嗣也耶律德光入汴責劉繼勳為晉出帝  
 謀絕兩國之好繼勳諉之馮道德光曰此老子不是好  
 關人毋相引郭忠恕亦謂道曰公累朝大臣誠信著  
 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長道死年七  
 十三論者至謂與孔子同壽傳此道之望重一世也以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九

朝秦暮楚之人而皆得此美譽至身後尚繫追思外番  
 亦知敬信其故何哉蓋五代之亂民命倒懸而二人獨  
 能以救時拯物為念除本傳所載不必再述外其見於  
 他書及別傳者全義事朱梁以免兵革招復流亡使得  
 仰文備子每出行見新麥新雨輒喜民竊言王不好聲  
 役惟見好蠶麥則笑耳洛陽雜紳楊凝式贈全義詩曰洛  
 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暮理至  
 今猶是一堆灰蘇軾觀此亦可見其勞來安集之功也馮  
 道在唐明宗時以年歲頗稔勸帝居安思危以春雨過  
 多勸帝廣敷恩宥唐對耶律德光則言此時百姓佛出  
 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論者謂一言而免中國之人夷滅

在漢祖時牛皮禁甚嚴匿者死有二十餘人當坐道  
 力爭得免洛陽雜紳且秦王從榮敗時其僚屬俱應坐罪  
 道獨以任贊王居敏等素以正直為從榮所惡力言出  
 之唐史圭以銓事與道不協道反薦圭為刑部侍郎圭  
 韓惲性謹厚道為相嘗左右之惲是道之為人亦實能  
 以救濟為心公正處事非貌為長厚者統核二人之素  
 行則其德望為遐邇所傾服固亦有由至於歷事數姓  
 有玷臣節則五代之仕宦者皆習見以為固然無足怪  
 鄭韜傳謂自襁褓迄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無官  
 謗無私過士無賢不肖皆頌之以歷事十一君之人而  
 尚謂無官謗可見當時風氣絕無有以更事數姓為非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十

五代人多以彥為名  
 彥本美名故人多以之為名然未有如五代時之多者  
 唐末本有宰相徐彥若左拾遺徐彥樞供奉官史彥瓊  
 宦官支彥勳魏博凡吉州鎮者樂彥頤東川顧彥朋及弟彥  
 暉彥瑤其著於梁者鐵槍王彥章人所共知也然同時  
 統兵大將又有謝彥章此外則滄州盧廷彥同州寇彥  
 卿鄜州李彥容靜勝軍李彥翰本名溫宣義軍霍彥威又  
 滄州盧彥威左龍武統軍李彥威黎都指揮使楊彥洪  
 蔡州刺史王彥溫大將李彥柔左天武使劉彥圭左僕  
 射押牙王彥洪楊劉守將安彥之幽州騎將高彥章蔡

9 史部

州軍校張彥珂雷滿之子彥恭彥雄彥威唐晉間有中  
書焦彥賓供奉官劉彥瑤宦官馬彥珪伶官史彥瓊右  
監門衛上將軍王彥璘兵馬都監夏彥朗皇城使李彥  
紳宮苑使史彥容遊奕將李彥暉龍驤指揮使姚彥溫  
馬步軍使馬彥超樞密李皮徽之客邊彥溫步軍指揮  
使藥彥稠戶部尚書韓彥暉薛史作暉河歐史作輝中安彥威義成  
李彥舜安國楊彥珣彰義張彥澤昭順姚彥章鎮州副  
使李彥珂興元副使符彥琳鄭州刺史白彥球天平軍  
副使李彥贊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靈州將王彥忠西  
川董璋有將李彥釗安重榮有將趙彥之杜重威之子  
名彥超晉漢間有秦寧慕容彥超保大軍張彥超徐州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三

水部員外郎韓彥卿鎮州副使趙彥鐸此皆見於薛歐  
二史者此外則劉守光有將史彥璋楊行密有壽州將  
王彥威軍使彭彥章南唐有壽州大將劉彥貞楚州將  
張彥卿袁州刺史袁彥章徐知訓有行酒吏刁彥能南  
漢有大將伍彥儔指揮使暨彥贊宦者許彥貞北漢有  
遼州刺史傅延彥石州刺史安彥進蜀有先鋒使尚彥  
暉招討使高彥儔副使呂彥珂使价趙彥韜客將王彥  
球袁彥超閩有學士廖彥若楚馬殷有左相姚彥章大  
將姚彥暉劉彥韜朗州帥雷彥恭彥雄虔州將李彥圖  
甚而遼有鄭州刺史王彥徽寰州刺史趙彥辛武州刺  
史王彥符牙校許彥欽党項亦有拓跋彥昭威州有拓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代史 三



原何也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specific format.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三 五代史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遼金三史

元順帝時命托克托舊史名脫等修遼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許卷帙成之不  
及三年其時日較明初修元史更為迫促然三史實皆  
有舊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舊史元  
世祖時又已編纂成書至托克托等已屬第二三次修  
輯故易於告成耳遼史在遼時已有耶律儼本在金時  
又有陳大任本說見卷此遼史舊本也金亡後累朝實錄  
在順天張萬戶家後據以修史見金史條內此金史舊本也宋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三 宋史 一

亡後董文炳在臨安主留事日國可滅史不可滅遂以

宋史館諸記注盡歸於元都財國史院見元史董文炳傳此宋史

舊本也元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詔左丞

耶律鐫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尋又詔史天澤亦監

修其金朝衛紹王記注已亡失則王鶚采當時詔令及

楊雲翼等所記足成之亦見金史條內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

史事見元史托克托傳此元世祖時纂修三史之本也故至正中阿

魯圖托克托等進遼史表云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

詞乏精詳世祖皇帝勅詞臣換次三史首及於遼進金

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采金事於後進宋史表

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

裁定之勲尋奉纂修之旨可見元世祖時三史俱已修訂而元史托克托傳并謂延祐天歷間又屢詔修之則不惟修之於世祖時而世祖後又頻有修輯矣蓋宋金雖各有國史然其末年正當國亡時豈復尙有記載是必元朝命史官采摭而史官以耳目所接睹記較親故金宋亡國時紀傳更覺詳悉大概金宣宗以前宋度宗以前之史皆金宋舊史也金哀宗及宋德祐景炎祥興之史則元代中統至元及延祐天歷所輯也其所以未有成書者托克托傳云以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在宋先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各持論不決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二

宋遼金三史重修

宋史繁蕪遼金二史又多缺畧昔人多有欲重修者元末周以立因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而未能明正統中其孫敘思繼先志乃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及成而卒明史周以立嘉靖中廷議更修宋史以嚴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然亦未有成書也其修成者惟柯維騏合三史爲一史以宋爲主而遼金附之并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頗嚴閱二十年始成各日

宋史新編又祥符王維儉字損仲嘗苦宋史蕪穢手自刪定爲一書是二人者皆嘗修成矣然維騏本未及梓行維儉之書據列朝詩序謂損仲家圖籍已沉於汴梁之水其本稿吳興潘昭度曾鈔得副本而曹學佺傳謂潘曾紘巡撫南嶺得惟儉所修宋史邀晉江曾異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罷則此副本雖未遭汴水之厄亦終歸散失也今時代愈遠宋金書籍可資考訂者流傳益少雖有志纂輯亦無從下手矣

宋史事最詳

唐宋金三朝史官記載其職頗重五代李穀奏言起居注創於累朝時政記興於近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三

書宋汪藻亦疏云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或謂之實錄此近代國史底本之大概也自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階牆頭之下以紀政事見李穀及宋史家疏後唐明宗因史館趙鼎等奏亦令以詔書及處分公事令端明殿學士韓昭允錄送史館其內廷之事詔書奏對不到中書者令樞密院直學士李專美錄送史館見薛史晉天福中宰臣趙瑩周顯德中宰臣李穀皆援例奏請行之薛史故實錄之前皆有口歷宋初因扈蒙奏請凡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抄以備史臣撰集乃詔

盧多遜典其事宋史見自是宋代史事較為詳慎有一帝必有一帝日歷日歷之外又有實錄實錄之外又有正史足見其記載之備也今按宋史本紀太平興國三年命修太祖實錄史官為李昉趙鼎李穆郭贊白等沈倫為監修共成五十卷見倫昉等傳又詔軍國政要令參知政事李昉等錄送史館真宗初命錢若水等修太宗實錄若水未嘗修其事凡八十卷見倫昉等傳又詔呂端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錄仁宗詔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為提舉天聖八年書成夷簡上之英宗命韓琦修仁宗實錄神宗熙寧二年修成琦上之是年神宗命學士呂公著修英宗實錄修成後曾公亮上之十年又詔修仁宗英宗史惟神宗實錄凡數次改修哲宗元祐元年命呂大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四

防等纂修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為本六年修成七年又修神宗史此第一次所修也紹聖元年章惇用事請重修神宗史蔡卞亦言先帝盛德大業實錄所記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詔以蔡卞為修撰卞專取王安石日錄遂盡改元祐所修貶原修官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三年書成惇上之此第二次所修也徽宗時又詔修神哲二朝實錄及二朝史皆蔡京蔡卞司其事欽宗初已命改修宣仁后謗史未及成迨高宗時隆祐太后為帝言宣仁后之賢古今未有因姦臣誣謗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恐無以慰在天之靈帝棟然即諭朱勝非曰神哲兩朝史多失實宜召范冲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五

刊定冲乃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哲宗實錄又別為一書名辨誣錄徐勣傳神宗正史五載未成勣初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實錄本元祐所修已成書宋本出蔡卞手多所附哲宗實錄則蔡京提舉編修變亂是非難以為據冲既修成趙鼎上之此第三次所修也徽宗實錄則紹興八年始修十一年書成秦檜上之其後又有真欽宗實錄則隆興中蔣芾等所修而高宗和議成先命史館編修靖康建炎忠義錄後又有魏杞等所上神哲徽三朝正史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哲徽欽四朝會要趙雄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志王淮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列傳則皆孝光兩朝所續成也高宗實錄直至淳熙十五年始修時高宗已崩故也寧宗慶

元三年書成京鏗等上之嘉泰二年陳自强等又上高宗實錄及正史然高宗時自有日歷紹興二十六年以秦檜所修日歷未當詔重修之孝宗隆興元年詔修太上皇帝聖政記二年書成命進德壽宮時高宗為太上皇其孝光

寧三朝實錄皆成於理宗時然光宗受禪即詔修壽皇聖政日歷紹興元年書成進於重華宮時孝宗為太上皇寧宗受

禪亦詔修太上皇聖政日歷慶元三年書成進於壽康宮時光宗為太上皇其後又有李心傳所修高孝光寧四朝國史

史嵩之所上中興四朝國史謝方叔所上中興四朝志

傳亦皆理宗時成書也理宗實錄成於度宗咸淳四年

賈似道上之度宗亦有時政記七十八冊此可見宋朝

重史事之大概也其士大夫所著尚有不勝數者高宗時汪藻嘗編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迹恭崇禮會奏取其書入史館孝宗時李燾著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十卷後又續成六百八十七卷洪邁入史館修四朝帝紀又修一祖八宗一百七十八年爲一書理宗端平二年又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淳祐十一年又詔龍圖閣學士樓昉所著中興小傳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二書付史館磨寫又王偁有東都事略李丙有丁未錄徐夢莘有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共三百五十卷此皆收入史館以資纂訂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六

者其他各臣傳言行錄家傳遺事之類未上史館者汗牛充棟更無論矣故宋一代史事本極詳備而是非善惡迥謬諱飾處亦坐此

宋史多國史原本

宋代國史國亡時皆入於元元人修史時大概祇就宋舊本稍爲排次今其跡有可推見者道學傳序云舊史以商雍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方技傳序云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及方技傳今去二志獨存方技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傳贊云今史所載謚號廟號陵名兼採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抵牾者則闕疑以俟此可見元人就

宋舊史另爲編訂之述也然有另爲編訂而反失當者如張憲傳開首卽云飛愛將也蓋舊史憲傳本附於岳飛傳之後故從飛敘入今憲另爲一卷不附飛後則此語殊無來歷又牛皐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穎陳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董先捷於穎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李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衛二州金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按此乃總敘飛功非敘皐功也而在皐傳末可見舊史亦以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七

皐傳附飛傳之後故皐傳末又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皐傳亦另爲一卷不附於飛而皐傳末總敘飛功之處卻未移在飛傳後遂覺皐傳反多此贅詞此徒以意爲割裂而未及訂正之失也葉夢得既入文苑傳則其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自應敘入乃通篇但述吏績無一語涉文字此必舊史本在列傳元人非次時以其素有文名遂將原傳撥入文苑又未增其能文之處也其有不全據舊史而另纂增入者如唐恪傳後謂當時蔡京王黼用事援引者多如余深薛昂矣敬王安中趙野等國史皆逸其事今附著於此是余深等五傳舊史所本無也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

張疑李重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疑加殿前都虞侯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史疑與重貴二人不另立傳故附於保裔傳也又王翊傳後附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歸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

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血城垂陷汝歸猶提刀入陣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史銳與汝歸不另立傳故附見翊傳也今張疑李重貴各有專傳劉銳趙汝歸兩人合為一傳可見此四人傳亦舊史所本無而元人增之者也既增此四人傳則康保裔王翊傳內附書之處應刪節以免繁複乃仍舊文而不刪此又元人未及

八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密訂之失也其有全用舊史而是非刺謬處則於傳贊內著論以別之如謝深甫傳通首敘述居然一代名臣無可訾議而編次時則入於胡紘陳自強卷內傳贊謂其當韓侂胄嚴禁偽學善類為之一空深甫秉政與之同時且管劾陳傅良趙汝愚等顯與正士為難是傳則君子而贊則小人矣趙雄傳謂孝宗意嚮張斌雄與虞允文沮抑之傳贊則謂雄與允文協謀用兵與張斌持論相同而以舊史沮抑張斌之說為誣是傳則小人而贊則君子矣可見各傳皆宋舊史原本修史時悉仍其舊特於贊內另別其是非此又見修史者雖不及改正而尚存褒貶之公也第此等增傳及辨正之處其為世

祖時抑係順帝時則無從推考大約王翊傳附見劉銳趙汝歸此世祖時所修也銳汝歸之另立傳則順帝時所修也又如陳宜中傳記其往占城而不返馬廷鸞傳記其國亡後七年而始沒此亦必順帝時所修若世祖時則宜中廷鸞存歿尙未知何由預書耶

宋史各傳迴護處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國史而宋國史又多據各家事狀碑銘編綴成篇故是非有不可盡信者大奸大惡如章惇呂惠卿蔡確蔡京秦檜等固不能諱飾其餘則有過必深諱之即事蹟散見於他人傳者而本傳亦不載有功必詳著之即功績未必果出於是人而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九

苟有相涉者亦必曲為牽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為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善而諱其惡遇有功處輒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宋時修國史者即據以立傳元人修史又不暇參互考証而悉仍其舊母怪乎是非失當也昔吳縝作新唐書料諍不旁採他書即新唐書中自為低倍者抉摘以資辨証今亦彷彿此例摘出數十條於後觀者可以覽焉

李綱 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欲劫營以士卒不得遂

戰為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聽平仲節度遂及於  
敗據此則劫營之計李綱實與其謀而綱傳則謂平  
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似綱初不知者  
蓋因平仲之敗以見失策不在綱此事本載綱所著靖  
康傳信錄史館即據以立傳也

呂好問 靖康之變朝臣多汚張邦昌偽命高宗以鄧  
肅在圍城中目擊其事令肅陳奏肅請分三等定罪以  
待制而為偽朝執政者置一等乃王時雍徐秉哲吳升  
呂好問莫儔李同共六人是是好問罪在一等其欲為  
偽朝佐命可知也乃好問傳不載其從逆之事反備書  
諫阻張邦昌母干大位及趣邦昌遣使迎高宗等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十

韓世忠 世忠固一代名將然少年時意氣用事亦多  
有可議者王明清避亂錄杭妓呂小小以罪繫獄會錢  
塘守遣世忠飯世忠為言而出之連飲巨觥攜妓以去  
又明清揮塵錄王淵有妓周氏為趙叔近所得陳通之  
亂叔近招降之淵遣張俊韓世忠討通并斬叔近以效  
歸淵淵以賜俊俊不敢受乃于世忠按此二事皆出於  
明清所記或因其以京口娼梁氏為妻遂附會之呂小  
小事不見他書周氏事見宋史趙叔近傳但言以周歸  
淵不言歸世忠也則明清所記或近於誣至於宋史各  
傳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常同勃  
其驕狠無忌憚是是時光世部將王德擅殺世忠部將

會詔殺屯世忠遂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解  
移屯時光世懼世忠扼其路乃趨白鷺世忠果遣人襲  
之見劉光張浚以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因劾奏奪  
其觀察使張浚康亦劾世忠奪御器械逼死諫臣乃止  
罰金何以懲後世忠又飲於內侍李廙之家及傷弓  
匠此皆世忠少年粗豪之過亦不必諱而世忠傳不  
載

張浚 浚一生不主和議以復讐雪耻為志固屬正人  
然李綱入相時宋齊愈以附逆伏誅浚為御史劾綱以  
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見高宗紀浚又嘗薦  
秦檜可在大事陳東伏闕上書已被誅浚又奏胡瑄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十一

筆削東書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  
乃黃潛善各理則李綱客也見黃潛善浚又嘗與岳飛論呂  
社王德鄭瑄兵事不合飛因解兵奔喪歸浚奏其意在  
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王伯彥既貶  
浚以伯彥舊嘗引已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伯彥知宣  
州見伯彥今浚傳皆不載惟殺曲端一事略見傳中而又  
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端於獄似非枉殺者  
葉夢得 夢得初為蔡京客京倚為腹心嘗為京立元  
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京黨落職見葉夢得  
建炎元年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夢得被執今  
夢得傳不載

胡安國 安國本秦檜所薦用呂頤浩引朱勝非以頤  
秦檜胡安國即劾勝非不當復用安國求去檜三疏留  
之頤浩欲去檜益曰胡安國在講筵宜先去之蓋安  
國力言檜之賢於張浚也以蔡今安國傳不載

劉一止 一止秦檜黨也檜置修政局或有言局當廢  
者一止與林待聘力言不可廢檜今一止傳不載

何鑄 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見羅汝楫又嘗為秦檜劾王

居正為趙鼎之黨遂奪職奉祠見王居又劾張九成黨趙

鼎見張九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為朋比見今何鑄傳皆不

載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似

能主持公道者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三

李顯忠 宿州之敗因破宿州時顯忠欲私其金帛不

以犒軍與邵宏淵忿爭遂致師潰見今顯忠傳乃謂宏

淵欲發倉庫犒軍顯忠不可祇以現錢充賞士皆不悅

遂致潰一似顯忠之慎重倉庫並無私意者然論罪時

顯忠之謫獨重則其激變非無因也孝宗紀亦云顯忠

戰於宿州宏淵不援顯忠失利諸將以顯忠宏淵二將

不協遂大潰是亦為顯忠諱

岳珂 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歛百出商旅

不行國計反詘於初又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罔民

而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載見袁甫

劾珂貪黷無檢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見今珂傳俱不

載

史彌遠 韓侂胄用兵將危及社稷楊皇后本與侂胄

有隙使榮王職入奏寧宗不答后乃使其弟楊次山陰

結史彌遠錢象祖等謀之侂胄方早朝彌遠使中軍統

制夏震率兵擁至玉津園擊殺之彌遠等方以其事入

奏帝猶不信既知其已死乃下詔罷其官然後再下詔

誅之見楊皇是時彌遠欲誅侂胄皇后皇子從中主之彌

遠以告象祖李壁謂有御筆行事象祖欲奏審壁恐遲

則事泄彌遠乃使震亟殺之見合數傳參觀是當

日先誅侂胄後奏帝帝始降旨罷其官再加誅也而彌

遠傳則謂兵端既開人皆畏侂胄不敢言彌遠力陳危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三

迫之勢皇子詢入奏乃罷侂胄既而臺諫給舍交章

論侂胄乃就誅召彌遠對成和殿似乎先奏請得旨而

後行誅者此固諱其擅殺之迹而寧宗本紀亦書開禧

三年十一月甲戌詔韓侂胄輕啟兵端可罷平章事乙

亥禮部侍郎史彌遠以密命令殿前統制夏震誅侂胄

於玉津園一如彌遠傳所敘此蓋實錄書法本如是不

欲以大臣擅殺見朝廷之威柄下移也則彌遠傳諱其

擅殺一節猶似有說至其擁立理宗一事則隱諱更甚

寧宗自皇子詢薨後即養宗室子貴和為皇子賜名玠

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何皇子動靜玠之一日

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嘗書几

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乃陰謀立沂王子貴誠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遠在禁中宣貴誠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封為濟王出居湖州見濟王傳夫以先帝預立之儲君擅敢廢罷而所立者並非先帝所識之人雖以唐宦官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尚不至如此之恣橫則彌遠之罪上通於天無可諱飾者乃寧宗本紀並不著其廢立之罪但云帝崩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封皇子竑為濟陽王出居湖州一似倉猝之際寧宗別有遺命而彌遠奉行者蓋其時彌遠正柄政史館實錄皆所監修故書法本是如此而彌遠傳則後人所修應無所忌乃亦只以寧宗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四

崩擁立理宗七字了此公案而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益可見宋舊史皆本各家表誌行狀據以立傳而元人修史又悉仍其舊略無訂正也

賈涉 李全既降於宋與金兵戰涉為制置使以朝命許殺太子者賞節度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以所得金牌上於涉謂殺四駙馬所得者涉遂奏授觀察使其實四駙馬不死也季先死全欲併將其軍詭稱其軍有三千虛籍覆之可省費涉遂付以兵將遣人覆實全忽報昨聞邳州有警已遣七千人往赴矣遂不得覆全往山東涉勸農山郊募歸全軍在楚州者遮道不得入涉使人語全妻楊氏楊氏揮之退涉始入城今賈涉傳

皆不載反謂李全得玉璽以獻朝廷賞以節度使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豈知驕則至於不可勸耶是并能駕馭羣盜矣此傳亦必其子似道當國目史館所立而元人因之不改者也

鄭清之趙范趙葵 端平初宋遣將孟珙與蒙古兵共滅金其時宋與蒙古本敦鄰好並無嫌隙忽焉與師入洛規復中原兵端遂由此起據賈似道傳滅金時珙與蒙古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趙范謀發兵據殺面復中原地元兵擊敗之是開釁者范實為禍首也然是時朝命已令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其弟葵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則廟堂已有主此謀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五

者據王萬傳鄭清之當國謀乘虛取河洛又真德秀傳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是此事實趙范兄弟任之於外鄭清之主之於內也乃趙范傳不載其主謀用兵事反云滅金後范言於理宗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美遂以取禍不可不鑑趙葵傳亦載其所奏云國家兵力未賙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恢復中原據此則二人又似能審度時勢不肯輕舉生事者鄭清之傳亦不載其主謀開邊事反載理宗因邊警甚懼清之密疏謂陛下憂悔太過恐累剛大之志則并似能持危定傾補救於事後者矣蓋皆因兵端既起之後國家之禍日深作家傳者各自諱其始謀之失國史因之故



也至如李宗勉傳謂端平中出師汴洛宗勉言不可崔與之傳謂朝廷取三京與之頓足浩嘆喬行簡傳謂收復三京行簡憂事力之不繼趙汝談傳謂朝議出師汝談力言不可及三京收復汝談有憂色未幾洛師果敗此又因用兵後禍敗相等作傳者各為著其先見之明也

各傳附會處

李繼隆傳徐河之捷遼將裕悅官名舊史作于越率騎八萬來戰繼隆與尹繼倫列陳以待敵眾方食繼倫出不意擊走之按繼倫傳是時繼倫領兵巡路遼裕悅邪律休格舊史名休哥數萬騎遇之不顧而南繼倫曰是蔑視我也彼捷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六

則將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矣乃銜枚夜蹶其後天未明至徐河休格方會食將戰繼倫從陣後出其不意突擊之休格大敗走是繼倫之突擊並未與繼隆同列陣也而繼隆傳云與繼倫列陣以待此不過欲著繼隆之同功耳

余靖傳狄青破儂知高後即班師靖留廣西遣人入特磨道獲智高母子弟三人獻闕下按蕭注傳智高走大理其母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偵得之悉擒送闕下是獲智高母子者乃注之功余靖特以鎮廣西為其長官耳而靖傳則以此功全屬之於靖并略不及蕭注李綱傳徽宗以金兵日逼命皇太子為開封牧綱謂吳

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為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按敏傳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遂并薦綱入見則內禪之意本出於徽宗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定議又李熙靖傳道君皇帝日外人以內禪為吳敏功不知乃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合數傳觀之是內禪本出於徽宗而綱傳所云或非實事也或綱議適與帝合遂贊決耶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七

按張端義貴耳錄徽宗聞金人破燕即命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已并傳位太子明日詔出淵聖登極又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要做他功勞此亦見內禪出自帝意之一証

李綱傳出為湖廣宣撫使荆湖江湘之間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又張浚傳浚至潭州楊么賊眾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按是時長沙有劉忠擁眾數萬韓世忠誅之曹成躡湖湘道賀等州岳飛平之楊么又飛所擊斬者也今悉歸功於綱與浚而諸將之攻討略不及焉雖綱為宣撫浚為督視諸將之功即其功然竟抹煞諸將全以蕩平諸賊為綱與浚

之功且綱傳則功屬綱并不及後後傳則功屬後又不  
及綱

岳飛傳軍中得烏珠舊史名謀者飛伴認爲已所遺之謀

作蠟書約豫同誅烏珠封其股納之令致豫謀者歸以

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又張浚傳鄜瓊

叛奔劉豫浚亟遣蠟書貽瓊金人果疑豫奪廢之按

劉豫先賂金元帥達蘭舊史名得立爲帝後出師侵宋

敗屢請金兵爲援金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

豫開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

守兵連禍結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受其弊奈何許之

於是始有廢豫意會豫又請兵金乃令達蘭烏珠僞稱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六

南侵至汴宜詔廢之是豫之廢因其進不能取且屢請

兵也今乃以歸功於張浚岳飛之兩封蠟書真所謂牽

連附會者也王倫傳紹興七年倫使金至難陽劉豫欲索觀國書倫力拒之

李顯忠傳金主亮南侵將濟江王權自和州遁歸詔以

顯忠代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顯

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

按虞允文傳允文奉命往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

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

念坐待顯忠則候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

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揚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

捷無與於顯忠也而顯忠傳謂因趣顯忠交軍故有此

捷遂若功出於顯忠者亮因采石之敗即趨瓜洲尅日

渡江未渡而被弑亦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

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卽至瓜洲其間時日有幾顯忠豈

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弑後乘金兵之退而復之耳

乃必謂海陵因顯忠復淮西切責諸將遂被弑此又曲

說也

賈涉傳李全取海州及密濰收登萊二州又結青州張

林以濱棣淄濟沂等州來降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洛十

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

朝廷爵土無所吝按是時金國衰亂盜賊各分據李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宋史 六

全乘此北行金元帥張林據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

海濟南等州全往招之遂來降其表云舉七十城之全

齊歸三百年之舊主是時實李全功也而係之涉傳竟

似涉發蹤指示者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鑑文彥博也而鄭驥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驥一人之功矣又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閱傳又謂閱從攻貝州穿地道間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度師遲明師罕八貝州平功第一則即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卒賜謚文正司馬光劉敞俱駁之光傳曰光謂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謚文莊略不及敞之同謚則似光一人所駁矣敞傳又曰敞疏三士乃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宋史

改謚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改矣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過宮成服趙汝愚擁立寧宗一事據汝愚及趙彥逾傳是時宰相留正去位中外洵汝愚謀立寧宗也微倚殿帥郭杲為用以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杲遂奉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寧宗即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而彥逾共成之厥後汝愚因此擁立之功為侂冑所忌得禍最烈正以此也而彥適傳則謂是時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閣門事蔡必勝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胄關禮以內禪事奏太后明日因禪祭遂立嘉王即位則此謀又

係葉適與蔡必勝等定議後以告汝愚者矣按紹興

愚計無所出宗室適責以同性之嫌不得坐視汝愚曰奈何事急向承天門上皇帝使使門共成其事據此則首謀又屬彥適然宋史彥適傳不載其首謀葉適或紹熙行禮記所云非當日實事

宋史各傳錯謬處

袁彥博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有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之語薛居正五代史周顯德四年世宗親征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是薛史原有此語然薛史僅抄實錄而未及詳考事實至歐史則已辨明仁贍之不降實副使孫羽以仁贍病篤詐為其書以降者所以特列仁贍於死節傳今宋史袁彥博等傳尚云然豈元人修史時并歐史亦不檢對耶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烏珠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宋史

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馳者訪之即烏珠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又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記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作傳者於此等處亦不訂正曹友聞傳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蒙古兵戰時已六七十安得尚統軍耶或另有一李顯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直中傳遺張全合尹玉麻士龍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之宜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

枚敗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斬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歸是張全並未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將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莫此爲甚又劉師勇與姚崇守常州數月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即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者此又一史中自相矛盾之處也呂蒙正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呂蒙正然蒙正之後又有張士遜呂夷簡文彥博皆三次入相蔡京并四次入相蒙正傳

廿二史劄記

卷西

宋史

三

贊所云亦未深考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載然有必宜載而反遺漏者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助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粘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事忠節凜然史傳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即與趙范趙葵破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後因李全亂楚州制置使許國走死義斌斬全使大罵誓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即出戰敗之全求制置使徐晞稷書與

義斌速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陽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趙范亦謂善湘曰義斌感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朝廷雖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義斌俟朝命不至拓地而北進攻東平嚴實潛求救於蒙古將博羅罕而與義斌速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不奪其兵而留青崖峒所掠實之家屬不還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既下真定道西山而北博羅罕兵始至義斌分兵與實陽助而陰伺之實危急即赴博羅罕軍與之合與義

廿二史劄記

卷西

宋史

四

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敗被執史天澤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也肯爲他人屬耶遂死之見其墓後朝廷討李全詔有云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已加典追封是義斌之忠義勲績比趙立李寶魏勝等更有過之則宋史何得無傳乃僅散見於李全等傳而不另立專傳豈非闕漏耶又吳縝作新唐書糾謬至今尚傳其書而宋史無傳劉克莊詩集文集爲宋末一大家今亦無傳此皆史家之疎也

宋史排次失當處

宋史又有不必立傳者歐公五代史不立韓通傳爲本朝諱也宋史補之而以李筠李重進並列爲周三原是

矣他如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藥元福皆五代時人從  
恩入宋改封許國公其入宋史可也彥珂懷讓元福當  
宋初即府歿趙昂李穀寶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緯  
邊歸謙劉濤等并未官於宋則傳之何為或以五代史  
無傳不得不於宋史存之然李穀李濤在五代尚有事  
蹟可紀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概入之列傳仍不過敘其  
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策宋臣中宜  
繙別之傑郭應龍金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炳等傳亦但  
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則傳之何為其他編次之失更  
有當改定者張憲牛皋楊再興皆岳飛部將舊史本附  
飛傳後元人修史另編為卷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五

兄弟在蜀同功共事應與玠玠相次今亦各為卷此猶  
曰官有文武之別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宜附世  
忠後郭浩楊政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宜附  
世忠後今皆另編為卷蓋亦元人改舊史而排次耳王  
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既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  
鄜延起事開闢數國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勝起兵連  
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此數人者應彙列為一卷以  
顯忠為首勝寶友直次之而今皆各為卷秦檜擅國十  
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為  
檜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後陳自強之附韓侂胄與次  
翁之附秦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胄後乃皆編入列

傳不著奸黨何也權邦彥徽欽時人卒於高宗紹興三  
年乃則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皆欽高  
時人而則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高孝時  
人并則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人之列不幾顛倒時代  
乎南唐世家既立韓熙載傳矣劉仁贍皇甫暉姚鳳皆  
完節於南唐者何以不為立傳以附於熙載後南唐徐  
鉉北漢楊業後仕於宋既入之宋臣傳矣南唐之周惟  
簡西蜀之歐陽迥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  
臣傳而仍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  
想見元人修史草率從事徒以意為排次不復詳細審  
訂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六

史家一人兩傳  
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  
人而重出者如顧寧人指出元史列傳中第八卷之速  
不白即第九卷之雪不台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  
之完者拔第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  
抹阿辛皆是一人兩傳可見修史者之草率從事然蒙  
古以國語為名譯作漢字但取其音之同而字不必盡  
一致有此誤猶有說也若舊唐書列傳之七十二既有  
楊朝晟九十四又有楊朝晟五十一既有王求禮一百  
三十七又有王求禮宋史列傳之一百十六既有李熙  
靜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蹟實係一人並非偶

同姓名者是修史之草率更甚於明修元史時至如

史有三耶律托卜嘉舊史名耶律德不也一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

第二十九一在第四十一又有兩蕭罕嘉努舊史名蕭罕家奴一

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第三十三又有兩蕭塔喇喇舊史名蕭塔喇

一在列傳第十五又名古嘉務一在第二十金史又有兩達蘭舊史名達蘭

一在列傳第十又名古嘉務一在第十五又有四羅索舊史名羅索

一在列傳第十其三在五十七同為一傳當時已以大

婁室中婁室小婁室別之又有兩額爾克舊史名額爾克亦同為

一傳當時亦有草火訛可板子訛可之別此則名雖同

而人各別蓋遼金元皆以國語為名諸人國語之名本

同故耳至如金史之碎不斛即元史之兀良合台即元將之兀良合台

廿二史劄記 卷西 宋史 七

后及族朱史之兀良哈斛即元史之兀良合台即從交趾由此

又修史時各據所譯漢字入傳不暇彼此訂正也

監板宋史脫誤處

余家所有宋史二本係前明南北監板各一其中誤字

落句不一而足如尤袤傳高宗崩靈駕將發引忽議配

享洪邁請用呂願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袁言祖宗典故

既耐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之前不加詳議

恐無以服勳臣子孫之心乃詔更議後卒用四人者時

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表轉禮部侍

郎云云按萬里所著誠齋揮塵錄謂洪景廬以浚殺曲

端一事輟其配享是邁乃輟浚者今傳反云邁請用浚

又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願

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與是邁本未以

浚入配享尤袤傳所云張浚當是張俊之誤也配享兼

用文武邁既請用呂願浩趙鼎兩文臣則武臣必是韓

世忠張俊耳又曹助傳紹興二十九年助副王倫為稱

謝使至金金王將侵淮助與倫歸言和好無他按倫自

建炎元年即為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

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借張通古來九年再充使奉

迎梓宮太后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不從乃縊

死是倫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與曹

助同使之事及聞王綸傳二十八年金將淪盟邊報查

廿二史劄記 卷西 宋史 八

至二十九年朝論欲遣泛使覘之綸請行曹助副之至

金館禮甚隆歸言鄰國恭順皆陛下威德所致然是時

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耳據此始知助所副者乃

王綸非王倫也又張邵傳邵初使金遇秦檜於濰州及

歸上書言檜忠節後其弟祁下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

免此數語上下不貫邵既有德於檜檜自黨護之檜死

則不能免株連矣乃反云檜死得免此必有脫落字句

處皆刊刻時校讐不精之故也當別求善本改之

趙良嗣不應入奸臣傳

馬植燕人以取燕策于童貫入奏徽宗寵之賜姓名李

良嗣又賜以國姓圖燕之議由此起斯因召禍首謀然

良嗣但建此策聽不聽則在乎廟堂之持議也及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與金太祖約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中析津府自是凡數往返會金太祖祖金人欲變元約但予以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如此信義安在金人不從良嗣又奉使往日本朝狗大國多矣豈平濼一事不能相從耶金又不從俟良嗣又至以荅書稿示良嗣曰燕京係我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我朝良嗣曰租隨地出豈有予地而不予租稅者金人曰燕租六百萬今只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良嗣曰我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是良嗣銜命往來能以口舌抗強鄰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九

故宋史本傳亦謂往返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使無收納張覺之事金人亦難遽起兵端而中華疆土復歸版圖良嗣方且當入功臣傳中乃張覺之叛金來降王國計者貪近利而昧遠計輒輕為招納良嗣方苦口爭之以為失歡強鄰後不可悔而舉朝醉夢卒不聽從果致金兵得以藉口不惟新得之地盡失之并至鑿興北狩神州陸沉此則王輔輩之貪功喜事謀國不臧於良嗣無與也乃事後追論禍始坐以重辟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傳中與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論也

王倫

王倫使金問關百死緒成和議世徒以胡銓疏斥其邪小人市井無賴張蕤疏斥其虛誕許忻疏斥其賈遂眾口一詞以為非善類甚至史傳亦有家貧無行數犯法幸免之語不知此特出於一時儒生不主和議者之詆譏而論世者則當諒其心記其功而憫其節也倫本王旦弟勗之後初非市僧里魁其奉使在建炎元年是時金人方擄二帝北去凶醜正熾誰敢身入虎口倫獨慷慨請行其胆勇已絕出流輩及至金被留久之尼瑪哈韃靼使烏陵思謀至倫即以和議動之欲使其還兩官歸故地尼瑪哈雖不答然和議實肇端於此即洪皓之以畏天保天語悟室猶在後也已而尼瑪哈有許和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十

意紹興二年先遣倫歸次年即遣李永壽王翊來值劉豫內犯議遂中格七年徽宗鄭后計至復遣倫充使奉迎并乞河南陝西地是冬豫既廢倫入見金主金遂以烏陵思謀石慶偕倫來議八年再使金金即遣張通古等來許歸梓宮母后及河南陝西地九年倫充使再往金竟以河南陝西地先付之設使金不渝盟則存歿俱歸境土得復倫之功豈南渡文武諸臣所可及哉祇以金人自悔失策旋毀前議倫遂被拘於河間其後和議再成遂不得身預其事然創議於敵勢方張之時其收功於兩國將平之日其難易既不同且倫之議和帝后疆土全歸而未議及歲幣迨秦檜主和則寸土不

歸反茂倫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徒得一母后二族極而  
已其難易更不可以道里計而况李永壽等之來賴倫  
以雲中舊識稍損其驕倨張通古等之來又賴倫委曲  
調護使秦檜就館受書以免屈萬乘之尊是其周旋於  
事勢難處之會即朱弁洪皓輩有不能及者蓋弁皓僅  
完臣節倫則兼濟國事其所任爲獨難故皓歸亦極言  
倫以身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實深服其心力  
供殫也及被拘六年金人欲用爲平濼三路都轉運使  
其時兩國和議久成化警爲好即受金官職亦非反顏  
事仇况家本莘縣鄉土已屬於金於私計亦甚便乃力  
拒不受甘被其縊死金史謂倫已受官又辭乃縊死宋史則謂不答官而  
被殺按倫如果受官豈復抗辭是必未受官也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十一

可不急爲別白也

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角力而滅其國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  
於殺戮者獨宋初不然周保權被擒授千牛衛上將軍  
葺京城舊邸院居之湖高繼冲納土但令王仁贍知軍  
府事而仍令繼冲鎮其地迨繼冲入朝改授武寧軍節  
度使徐宿觀察使鎮彭門凡十年其叔高保衡歷知宿

懷同汝四州及光化軍其臣孫光憲亦官黃州刺史梁  
延嗣亦官復州防禦使荆南劉銀戰敗被擒仍封恩赦侯  
賜第居京師後封隴西郡公其子弟多授大將軍衛將軍  
等官從善爲通許監軍從誦歷知隨復成三州季操歷  
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仲寓官鄂州刺史十餘年  
其臣徐鉉等皆官於京師更無論也南孟昶既降賜第  
京師封秦國公尋卒子元喆歷知貝定二州又爲鎮州  
兵馬鈐轄移滑州以病求小州乃移滁州而卒元珪歷  
官宋曹兗鄆都巡檢出知滑州其臣伊審徵官靜難軍  
節度使移鎮延安趙彥韜授興州刺史移澧州毋守素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十一

歷知趙州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蜀陳洪進納  
土後封杞國公賜第居京師子文顯仍知泉州移知青  
齊廬三州文顯歷知房康同耀徐衡六州文顯歷知海  
濱沂黃五州文項歷知登舒二州漳錢俶納土後封  
淮海國王賜禮賢宅居京師後出爲武勝軍節度使改  
封南陽國王子惟濬屢加諸鎮節度使常居京師惟治  
知其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惟濟歷知絳潞二州又爲  
永州團練使改爲德軍惟演仕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出判許州俶弟儼判和州吳歷知宋壽泗宿四州其臣  
僚孫承祐知大名府改知滑州沈承禮知密州吳劉繼  
元降封彭城郡公賜京城甲第一區授保康軍節度使



其臣李憚歷知廣許孟三州馬峰分司西京北統計諸降王及諸降臣無一不保全者此等僭偽竊據之徒歸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國勢易搖豈能一無顧慮乃其主皆賜第京師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職州郡掌兵民之權而廟堂之上不聞操切預防人仕新朝者亦帖然各効其勤無反側不靖之意於此見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詐力從事者所可及也後之論者往往謂宋開國之初即失於弱豈知不恃詐力以為強者其強更甚也哉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貯

宋諸帝御集各建閣藏貯自真宗始真宗晚年以所著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三

詩文示丁謂等曰朕聽覽之下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遊心於此也謂等請鑲板宣布共七百二十二卷并作天章閣貯之自後諸帝御集皆倣此例而閣名各不相襲英宗建寶文閣藏仁宗御集神宗以英宗御書亦附於內哲宗建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元祐二年已詔蘇軾對放等編徽宗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高宗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孝宗建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寧宗建華文閣藏孝宗御集又建寶謨閣藏光宗御集理宗建寶章閣藏寧宗御集度宗建顯文閣藏理宗御集每帝各建一閣雖煩繁費然亦足昭敬謹且見諸帝文治之盛也又每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俾專職

掌以上晉如神宗以章衡為寶文閣待制謂之曰卿為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處卿是也

錄名臣後

真宗錄唐白居易後利用為河南府教授元稹七世孫為台州司馬裴度孫坦為鄭州助教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等孫皆教官仁宗錄唐狄仁傑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後神宗錄唐魏徵狄仁傑段秀實後皆見本紀按舊唐書段秀實傳自貞元後凡赦書褒忠必以秀實為首又貞元六年赦書授顏真卿一子五品官文宗時又以真卿曾孫宏式為同州參軍五代史劉遂清傳唐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古

朝潭郭顏段之後每一赦出一子出身率為常制是唐及五代時已有此制宋蓋仿而行之也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真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賢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宸妃也神宗之為皇太子其母本高皇后然生帝時尚在英宗潛邸未為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惟欽宗生時其母王氏已册為后故欽宗以嫡長為皇太子後即位竟北遷於金南渡後光宗母係郭皇后寧宗母係李皇后然誕育時亦皆在潛邸未為后也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宮後生德祐帝咸淳三年壬午甫登極即國亡統計有宋一代皇后

正位後所生太子祗靖康德祐二帝而二帝皆爲失國之君此理之不可解者。又有已立爲太子而不得繼統者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真宗之悼獻太子祐哲宗之獻愍太子茂猶皆死後追贈未嘗及身爲儲君也其生而立爲太子者欽宗嫡子謙未后所生生時雖尚未爲后然正妃也故謀爲嫡皇孫當時已稱祖宗以來所未有欽宗登極後立爲皇太子後竟隨北去高宗之元懿太子勇潘賢妃所生苗劉之變爲所擁立改元明受高宗復辟後立爲皇太子未幾殤孝宗之莊文太子愔郭后所生嫡長子乾道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二十四薨寧宗之景獻太子詢本宗室子開禧初立爲皇太子年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宋史

五

宋初考古之學

考古之學至南宋最精博如鄭樵李燾王應麟馬貴與等是也然宋初制誥之臣已多博雅乾德三年范質等三相俱罷將獨相趙普而無宰相書敕帝以問陶穀穀曰古來宰相未嘗虛位惟唐文宗甘露之變數日無相左僕射令狐楚奉行今尚書亦南省官可以書敕寶儀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也可

書敕從之儀之論固是然古來偶有朝無宰相之故事穀獨能記之又普獨相後太祖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問穀下宰相一等有何官穀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遂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倉猝一問卽能援引故事可見熟於典故腹笥中無不有也太祖改年號乾德以爲古所未有後於宮中得乾德錢以問寶儀儀對以僞蜀曾有此號詢知果自蜀中來者始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太宗時皇子元傑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洎謂六朝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內史等佐王爲治或王子不之國則內史行郡事唐改爲長史凡親王授大都督不之鎮而朝命大臣臨郡者

廿二史劄記

卷四 宋史

六

卽有長史之號謂親王之上佐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出鎮幽州云盧龍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是也今王旣爲大都督又爲長史則是王自爲上佐矣卽此數條可見諸臣於朝章國典無不究心有素倉猝問卽有據依足資朝廷制作之討論也又錢俶薨謚忠懿張洎爲覆狀有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語張似駁之謂亢龍無悔非臣子所宜言洎對狀曰易之九三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因時而惕故愈於上九之亢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其能免亢龍之咎者以慎守免禍也是人臣能免亢

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作許由碑云鑄錄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作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張說作祁國公碑云一無日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皆就人臣而言也乃詔洎援引故實歷歷有據罰必一月俸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辯博如此其學可知神宗有殿名宣光哲宗問林希古有此名否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名顯承此又諸臣熟於經史之學原原本本非以口給也自朝章國故之不講則有如蔡京誤以唐太宗為宋太宗而廢尚書令者矣蔡京詔太宗曾為之今不須復置者謂宋太宗未嘗為尚書令惟唐太宗曾為之今誤以唐太宗為宋太宗以蔡京當國不學無術之故也見京傳自經義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七

史學之不講則有如章惇謂北郊祀地只可謂之社而欲廢北郊大禮者矣惇以北郊止可謂之社實屬曰天子祭天地皆稱社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社則土神也豈有祭大焉亦謂之社也然則北宋文學之臣稽典故援經史俱確有據依豈後代所可及哉

宋初嚴懲賍吏

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賍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按本紀太祖建隆二年大名府主簿郭顛坐賍棄市乾德三年員外郎李岳陳偃殿直成德鈞皆坐賍棄市蔡河綱官王訓等以據土維軍糧磔於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賍殺人棄市開寶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七

三年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史為姦賍棄市四年將軍桑進興洗馬王元吉侍御史張穆左拾遺張恂皆坐賍棄市劉祺賍輕杖流海島六年中允郭恩齊觀察判官崔絢錄事參軍馬德林俱坐賍棄市此太祖時法令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泗州錄事參軍徐璧坐監倉受賄出虛券棄市侍御史趙承嗣隱官錢棄市又詔諸職官以賍論罪雖過赦不得敘永為定制中書令史李知古坐受賍改法杖殺之詹事丞徐選坐賍杖殺之御史張白以官錢糶賣棄市汴河主糧吏奪漕軍糧斷其腕狗河干三日斬之是太宗法令猶未弛然寇準謂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賍吉賍少乃伏誅淮以參政王沔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豈非不平耶則是時已有執法曲縱者至真宗時棄市之法不復見惟杖流海島如員外郎盛梁受賍流崖州著作郎高濤以賍杖脊配沙門島蓋比國初已弛縱矣仁宗本紀則并杖流之例亦不復見蘇頌傳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賍應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配海島頌奏仲宣賍少應減神宗曰免杖而黜之可乎頌引刑不上大夫為對遂免黜永為定制自是宋代命官犯賍抵死者例不加刑當時論者謂頌一言而除黜刺以為仁人之言其利溥頌益可見姑息成風反以庇奸養貪為善政其於不肖官吏之非法橫取益已不甚深求繼以青苗免役之措克花石綱之擄

奪遂致民怨沸騰盜賊競起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  
朔官軍萬人不敢捕方臘之亂凡得官吏必恣行殺戮  
斷截肢體採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  
毒以泄其憤陳遯疏所謂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  
知紀極怨痛結於民心故至此也見陳遯及方臘傳南渡後高宗  
雖有詔按察官歲上所發摘賊吏姓名以為殿最然本  
紀未見治罪之人惟孝宗時上元縣李允升犯賊貸死  
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失察上司俱降黜廣東  
提刑石敦義犯賊刺面配柳州籍其家知潮州曾造犯  
賊貸死南雄編管籍其家叅知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賊  
吏奪三官是時法令雖比國初稍輕而從積玩之後有  
廿二史劄記 卷西 宋史 九

此整飭風氣亦為之一變真德秀所謂乾道淳熙間有  
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為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  
為耻皆孝宗之遺烈也理宗雖亦詔監司以半歲將劾  
去駐吏之數來上視多寡為殿最守臣助監司所不及  
則以一歲為殿最是亦頗能留意綜核者然是時湯  
燾疏言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民罹昔所未有之害  
廟堂之詔已為具文而官吏之賡削如故也賈似道亦  
疏言裕財之道莫急於去駐吏藝祖杖殺朝堂孝宗真  
決刺面今當仿而行之最以似道之狂謬尚知駐吏之  
不可不重懲而追思藝祖孝宗之遺法然則是二帝者

可謂知所務者哉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封王之制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審琦卒封琅琊郡王高懷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傾心典朝宣力藩鎮故榮之以茅土也其佐命功臣惟趙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濟陽郡王而已普後加封韓王至徽宗時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確汝南郡王封爵始濫時宰相何執中卒封清源郡王鄭居中卒封華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貫亦生封廣陽郡王名器猥褻莫此為甚南渡後武臣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封王者韓世忠生封威安郡王後追封斬王張俊生封清河郡王後追封循王楊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後追封和玉吳玠生封新安郡王後追封信王其死後追封者吳玠治王岳飛鄂王霖劉光世安成郡王霖又加封鄭王文臣封王者秦檜生封建康郡王後追封申王史浩追封會稽郡王又加衛王韓侂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彌遠生封會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鄭清之亦追封魏郡王諸武臣多戰功疏封尚有說文臣以權寵得之亦太猥褻矣此外則后族有封王者其始皆子孫尊崇母后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審進為京兆郡王真宗追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

鄭王郭后弟守文燕王是也章獻明肅劉后父通追封魏王則以后垂簾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隴西郡王亦以仁宗生母故惟仁宗張貴妃追封父堯封封清河郡王此為人主自封后族之始仁宗慈聖光獻曾后乃曾彬女孫神宗時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韓王父玘吳王后弟份亦封濟陽郡王則并及四代矣英宗宣仁聖烈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繼勳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封后弟士遜士林姪公紀公繪皆為王神宗欽聖向后弟宗圓承陽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時封哲宗孟后父彥弼咸寧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則高宗時封徽宗王后鄭后無封韋賢妃為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淵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平樂郡王欽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則欽宗所封也高宗吳后父近吳王弟益大寧郡王蓋新興郡王孝宗郭后父斌榮王弟師瑀承寧郡王皆子為帝後所封光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則光宗時封寧宗楊后弟次山承陽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寧宗時封理宗謝后三代皆王則度宗時封

宋待周後之厚

宋太祖為軍士擁戴既登極遷周恭帝及符太后於西宮易其帝號曰鄭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廟於西京遣官遷其神王命周宗正郭玘以時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穎拜嵩陵太祖陵世建隆三年鄭王出居房州

寶六年鄭王始祖距禪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發哀  
輟朝十日謚曰恭帝命遷墓慶陵之側陵曰順陵仁宗  
嘉祐四年詔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入歲時  
奉周祀尋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先是加恩  
柴氏至是又詔周世宗後每郊祀錄其子孫一人至和四年  
遂封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並給西京周  
廟祭享器服神宗又錄周世宗從曾孫思恭等爲三班  
奉職熙寧四年崇義公柴詠致仕子若訥襲封徽宗詔  
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再官恭帝後爲宣教郎監周陵廟  
世爲三恪南渡後高宗又令柴叔夜襲封崇義公理宗  
又詔周世宗八世孫承務郎柴彥頊襲封崇義公此皆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三

宋郊祀之費

宋制每三歲一親郊大小各官皆得蔭子趙思誠疏言  
寒士在部須待數年之闕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  
十年之後須萬二千員則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選者是  
郊祀恩蔭已極冗濫此外又有賞資計每次緡錢五百  
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絹純紬平其直給之景德郊祀至  
七百餘萬東封又八百餘萬祀汾上又百二十萬丁謂  
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自後歷代郊祀常以爲準仁  
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萬後以西夏用兵國計日

絀乃詔裁減郊祀所賜銀絹舊三四千者減一千一  
者減三百百減二十特者爲令然寶元元年會計京師  
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萬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  
萬是歲以郊祀故出入之數視常歲過多云則亦未爲  
大減也得見食  
貨志神宗時司馬光曾疏請聽百官辭南郊賞  
資不許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貴於恩澤之多乃浮費  
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爲百官侍恩之端真屬無謂  
且歲一親郊古今大禮今反以浮費之多不得不改爲  
三歲一舉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  
之大者也按范鎮疏云賦役繁重轉運使又於常賦外  
進羨錢以助南郊無名歛率不可勝數然則南郊之費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四

宋制祿之厚

宋史職官志載俸祿之制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月三百  
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四匹絹三十四匹綿百兩參知政事樞  
密副使月二百千綾十四匹絹三十四匹綿五十兩其下以  
是爲差節度使月四百千節度觀察留後三百千觀察  
二百千綾絹隨品分給其下亦以是爲差凡俸錢並支  
一分見錢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祿粟則宰相樞密使  
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權三司使七十石其  
下以是爲差節度使一百五十石觀察防禦使一百石

其下以是為差凡一石給六斗米麥各半熙寧中又詔縣令錄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兩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錢祿米之外又有職錢御史大夫六曹尚書六十千翰林學士五十千其下以是為差職錢惟給京朝官外任者不給元豐官制行俸錢稍有增減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如大夫為郎官者既請大夫俸又給郎官職錢視國初之數已優至崇寧間蔡京當國復增供給食料等錢如京僕射俸外又請司空俸視元豐祿制更倍增矣俸錢職錢之外又有元隨僉人衣糧在京任宰相樞密使各七十人參知政事至尚書左右丞各五十人節度使百人留後及觀察使五十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五

人其下以是為差衣糧之外又有僉人餐錢中書樞密及正卿以上僉人皆衣糧外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麵羊口之給其官於外者別有公用錢自節度使兼使相以下二萬貫至七千貫凡四等節度使自萬貫至三千貫凡四等觀察防團以下以是為差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之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團以下各按品級為差選人使臣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建炎南渡以兵興宰執請俸錢祿米權支三分之一開禧用兵朝臣亦請損半支給皆一時權宜後仍復舊制此宋

一代制祿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祐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然給賜過優究於國計易耗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

宋祠祿之制

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自真宗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後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領玉清昭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六

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也在京有五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等以宰相充使王曾以宰相曾利用以樞密使領景靈宮班在曾上後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為玉清昭應宮使班利用上見王曾傳充使者俸錢玉清昭應宮月百千景靈宮七十千祥源觀五十千見職官志丞郎學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監提舉提點等各食其祿初設時員數甚少後以優禮大臣之老而罷職者日漸增多熙寧中王安石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著令宮觀毋限員數以三十月為一任又詔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仙靈觀置管幹提舉等名以此食祿仍聽從便居住又詔除宮觀者毋過兩任其

兼用執政恩例者毋過三任紹興以來士大夫之從駕南來者未有闕以處之乃許承務郎以上權差宮觀一次月得供給各依其序降二等支不限員數後以陳乞者多又定令稍復祖宗條法之舊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紹興五年慶壽赦令官者今因慶壽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許更陳一次京官二年選人三年皆於優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見職官志

### 宋恩蔭之濫

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文臣自太師及開府儀同三司可蔭子若孫及期親大功以下親并異姓親及門客太子太師至保和殿大學士蔭至異姓親無門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蔭至小功以下親廿二史劄記卷五 宋史 七

無異姓親武臣亦以是為差凡遇南郊大禮及誕聖節俱有蔭補宰相執政蔭本宗異姓及門客醫士各一人太子太師至諫議大夫蔭本宗一人寺長貳監以下至左右司諫蔭子或孫一人餘以是為差此外又有致仕蔭補曾任宰執及見任三少使相者蔭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蔭一人餘以是為差此外又有遺表蔭補曾任宰相及現任三少使相蔭五人曾任執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蔭一人諸衛上將軍四人觀察使三人餘以是為差由斯以觀一人入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於門客醫士可謂濫矣俱見職官志然此舊屬定例非出於特恩也天聖中詔五代時三品以上告身存

者子孫聽用蔭則并及於前代矣明道中錄故宰臣及員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孫授官有差則并及於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監司郡守道親屬入賀亦得授官則更出於常蔭之外矣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二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蔭者也李沆卒錄其子宗簡為大理評事婿蘇昂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王旦卒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數十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向敏中卒子婿並遷官又官親校數人王欽若卒錄其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此以優眷加蔭者也郭遵戰歿官其四子并女之為尼者亦賜廿二史劄記卷五 宋史 八

紫袍任福戰歿官其子及從子凡六人石珪戰歿官其子三子徐禧戰歿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優恤者也范仲淹疏請乾元節恩澤須在職滿三年者始得蔭子則仲淹未奏以前甫蒞任即得蔭矣閻日新疏言羣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離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給職官志凡蔭嫡子孫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弟姪須過二十此舊屬定之制龔茂良亦疏言慶壽禮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幾何是甫蔭即給俸矣朱勝非疏述宣和中諫官之論曰尚從竹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則甫蔭得服章服矣熙寧初詔齊魯等十八州及慶渭等四州並從中書選授毋以恩例奏補則他州通判皆可以蔭官奏補矣金安節疏言



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貴為市則恩蔭  
并聽其鬻賣矣以上俱見各本傳其間雖有稍為限制者神宗詔  
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孫又詔  
任子自一歲一人者改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者改  
為六歲一人孝宗詔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不得蔭補  
又詔終身任官觀人毋得奏子此雖略為樽節然所減  
損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優恤乃至如此猥濫非  
惟開侍進之門亦徒耗無窮之經費竭民力以養冗員  
豈國家長計哉

宋恩賞之厚

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九

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此以宰執大臣也雷  
有終平蜀有功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既歿宿負  
千萬官為償之此以功臣也戴興為定國軍節度使賜  
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  
給錢二百萬此以藩鎮大臣也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  
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為右補闕即各賜錢三  
百萬湜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  
御史賜錢三十萬魏廷式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搏  
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班僅庶僚非有殊績亦被橫  
賜甚至魏震因温州進瑞木作賦以獻遂賜銀二千兩  
毋亦太濫矣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

同列上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宜用乾興故事若遺  
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助山陵費不許此可見宋  
代恩賞之大概也南渡後吳玠卒賜錢三十萬蜀將郭  
浩楊政各賜田五十頃魏勝戰死賜銀千兩絹千匹宅  
一區田百頃吳璘卒高宗已為太上皇賜銀千兩蓋南  
宋幅員狹而賦稅少匪頒亦稍減矣

宋冗官冗費

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  
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真宗  
咸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  
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王禹偁言臣籍濟州先時止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十

一刺史一司戶未嘗廢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增  
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監酒榷稅又增四人曹官之  
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楊億疏言員外加  
置無有限數今員外郎至三百餘人郎中亦百數自餘  
太常國子博士等又不下數百人率為常參不知職業  
之所守祇以恩澤而序遷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  
下官無定員一冗也州縣不廣於前而官倍於舊請立  
限員以為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俟闕官時計員  
補吏又曰使相節度為費最多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  
臨師屯公用之錢所以勞眾享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  
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非邊要無師屯者不

得兼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范坦亦言戶部歲入有限今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至刺史又數千人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俸按向經傳方鎮有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多優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故祁坦皆欲減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費也徽宗時盧策疏言皇祐所入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終日矣此猶北宋全盛之時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員既少而耗費更多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十一

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供川陝一軍而不足川陝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內官員萬一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官不在兵此軍官之冗費也汪應辰疏言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緡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望羅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兩正此堂吏之冗費也舉此類推國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無藝

宋初國用雖濫然王皆恭儉吏治亦淳尚無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時又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利錢有無賴上供錢

見蔡幼學傳然猶為富國強兵起見也至徽宗時蔡京嘗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為詞遂至取民無藝是時賦稅之外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哀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禮進奉銀絹有瞻學羅本錢亦切蔡幼學傳字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給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綱之擾運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緡而東南又大困南渡後因軍需繁急取民益無紀極有所謂經制錢者本宣和末陳亨伯為經制使創雜征之法因為名建炎中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常設此制宜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十二

衍行之以濟緩急於是課添酒錢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各路憲臣領之通判掌之紹興五年孟庾提點財用又請以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州縣所收頭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彷彿此其征收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外餘悉入總制乾道中又詔諸路出納貫添收十三文充經總制錢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項遞謂之經總制錢又有所謂月椿錢者紹興二年韓世忠軍駐康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供

億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縣橫征江東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謂板帳錢者輸米則收耗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賍而謀其入索盜賊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為消除而抑納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帳錢太重不能不橫征也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紹興九年詔財賦十分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額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緡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舊額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民力凋敝實無從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時已極腹削之害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三

也以上皆見食貨志此外又有和買折帛錢先是咸平中馬元方建言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後支錢而後輸絹民本便之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絹令納折帛錢於是以兩練折一練之直吳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趙開總四川財賦盡征權之利至大變酒法剋與釀具官悉自置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不限以數惟錢是視時張浚駐兵興元期得士死力以圖克復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於食貨莫無遺策供億常有餘而遺法訖為蜀中百年之害吳至賈似道創議買公田平

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令民以私家之租為輸官之額最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

宋軍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過軍律久弛喪師蹙地一切不問周世宗鑒其失高平之戰斬先逃之樊愛能何徽及將校七十餘人於是驕將惰兵無不知懼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關所至必勝也宋太祖以忠厚開國未嘗戮一大將然正當興王之運所至成功固無事誅殺乃太宗真宗以後遂相沿為固然不復有馭將紀律如太宗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四

雍熙四年劉廷讓與契丹戰於君子館廷讓先約李繼隆為援及戰而繼隆不發一兵退保樂壽致廷讓一軍盡沒廷讓僅以數騎脫歸是繼隆之罪必宜以軍法從事而太宗反下詔自悔而釋繼隆不問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將傅潛擁步騎八萬不敢戰閉城自守部將范廷召求戰不得已分兵八千與之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又乞援於康保裔保裔援之力盡而死而潛之援兵不至帝僅流潛於房州是時錢若水謂潛既不能制勝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請斬之不聽仁宗時夏人寇塞門若若中兵纔千人趙振在延安有眾八千若被圍已五月告急者數至振僅遣百人往若遂陷若王高遵德

監押王繼元皆沒於賊龐籍奏劾振乃僅貶白州團練使俱見各本傳兵凶戰危非重賞誘於前嚴誅迫於後誰肯奮死決勝乃繼隆等擁重兵坐視裨將之覆軍喪命而不顧軍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宋科場處分之輕

唐時有通榜例陸贄知貢舉以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凡肅元翰所薦皆取之贄傳如崔羣以梁肅薦為公輔器贄遂取中是也羣傳韓愈負文名遇舉子之有才者輒為延譽并言於知貢舉之人往往得售故士爭趨之愈傳然通榜必視其才時尚無糊名之例見名甄拔果當其才人亦服其公而無異議其以徇私得中者唐錢徽知貢舉二史劄記卷五宋史

廿二史劄記

卷五

五

舉段文昌屬以楊渾之李紳亦托以周漢賓及榜發皆不中選而取中有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舉子多不知出處被黜者孔溫業趙存約等十人遂貶徽江州刺史李宗閔劔州刺史楊汝士開江令舊唐書錢徽傳是唐時科場之處分本輕至五代時鄭珪舉進士數不中張全義為之屬有司乃及第見宋史桑維翰應舉亦張全義言於有司得第舊唐書鄭珪傳崔悅將知貢舉有舉子孔英者素有醜行宰相桑維翰調悅曰孔英來矣悅不喻其意反疑維翰囑之乃考英及第見宋史此以勢利舞弊者後唐清泰中盧導知貢舉

將鎖院劉濤薦薛居正必至台輔尋取之後果為相宋史

正李度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樞密使王樸錄其句薦之知貢舉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李度傳

此亦通榜之餘風雖非以勢利起見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

薛與趙都同赴舉都納賂於鄭珪報明日當登第與聞不捷乃大詬來人以恐之珪懼俾俱成名

是竟以賄賂得第矣五代亂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習以為常固無足怪其有稍示懲罰者同光三年禮部侍郎裴皞知貢舉所取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于物議

特詔翰林學士盧質覆試王澈改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無黜落裴皞免議周廣順中趙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五

上交知貢舉有新進士李觀不當策名物議喧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遂黜之并謫上交官由侍郎

降詹事聖德顯德中劉濤考試不精楊樸劾之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黜者七人濤坐降謫見宋史又劉溫叟考進士得十六人有諾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溫叟左遷見宋史

是五代時雖有科場處分不過降秩宋初因之開寶中李昉知貢舉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帝怒特命覆試多黜落者昉責授太常卿見宋史真宗時三司使劉師道以弟幾道舉進士囑考官陳堯咨時已糊名考校乃於卷中為識號遂擢第已而事泄詔幾道落籍承不預舉師道責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責單州團練使

此五代及宋科場處分大概也惟王欽若知貢舉有任  
懿者托素識欽若之僧惠素賂以白金二百五十兩會  
欽若已入院僧囑其門客達於欽若妻李李遣奴邢膺  
入院書懿名於其臂及白金之數以告欽若遂得中後  
事泄欽若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湛湛遂遠貶及洪傳以  
有贓賄故處分較重然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  
亦太弛縱矣

定罪歸刑部

宋太祖嘗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  
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  
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遂著為令此建隆三年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七

所定也案自有此制天下重獄皆須候部覆覈宜無有  
擅殺者矣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  
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詰問得實即命斬之觀書如故  
張詠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枷  
不符脫詠即命斬之詠范正辭奉詔料州兵送京有王  
興者憚行以刃傷其足正辭斬之與妻請登聞鼓院上  
訴太宗以正辭有威斷特擢之是王濟知睦州有狂僧  
突入州廡出妖言濟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實斬之堯呂  
公弼知成都管卒犯法扞不受杖曰寧以劍死公弼曰  
杖者國法劍汝自請乃杖而斬之是文彥博知益州方  
宴擊毬聞外喧甚乃率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

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是舒直為臨海  
尉有民晉逐後毋至直前命殺之不服直起手斬之投  
劾去是定罪既歸刑部乃尚有擅殺如數公者按鄭毅  
疏謂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餘當奏制廷然則  
軍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條如張詠在益州正當王均李  
順等叛亂之後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頑其餘亦皆軍士  
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處之歟舒直以小吏而擅  
殺逆子雖不悖於律而事非軍政官非憲府生殺專之  
亦可見宋政之太弛也

宋遼金夏交際儀

金史有交聘表凡與宋夏高麗和戰慶弔之事開卷瞭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六

如然宋之與為鄰者比金較多則宋史益宜有交聘表  
乃反無之此修史者之疎也大概兩國交際每重在儀  
節之間澶淵之盟宋為兄遼為弟故遼使常稍屈宋史  
程瑗傳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坐位圖示琳曰中國  
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  
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則真宗初定和議時宋使至遼燕  
享之禮較尊於遼使之至宋矣然遼人亦往往故自尊  
大不肯稍屈程師孟使遼至涿州契丹來迓者正席南  
面涿州官西向而設宋使席東向師孟不肯就坐叱僮  
者易之乃與迓者東西相向是吳奎使契丹歸遇契丹  
使於途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舊時兩使相見必

重輕適均至是契丹使服紗冠奎乃亦殺其儀以見  
沈立使契丹適其國行册禮欲令從其國服否則見於  
門立曰北使來南未嘗令其變服况門見耶乃止  
宗崩遣使來弔祭胡宗炎迺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  
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見宗炎道宗遣使以已像來求  
徽宗畫像未報而道宗歿天祚帝立復以為請宋使張  
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諭之曰昔文成弟為兄屈尚  
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已像先來昇此宋遼  
兄弟之國使命往來故事也至宋與金交際之儀則前  
後不同據金史使張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  
北面通古不肯索馬欲北歸宋主乃設東西位使者東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九

面宋主西面受書詔拜起皆如儀見金史張通古傳然宋史本紀  
通古至帝以方居諒閣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書  
以進又檜傳及王倫李彌遜勾龍如淵等傳皆言金使  
來朝議洵洵檜迫於公議屬王倫力言於通古等聽檜  
就館受書以省吏朝服導引納其書禁中自是當日實  
事而通古傳所云拜詔如儀者或通古歸自詡之詞也  
至宋孝宗與金世宗重定和議則改奉表為國書稱臣  
為姪凡報聘皆用敵國禮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  
立受書之儀金完顏仲初為報問使仲奏請與宋主相  
見儀世宗曰宋主起立接書則授之及至宋如禮金史完顏仲初傳  
孝宗嘗欲改受書儀遣范成大至金陳奏世宗不允後

金遣完顏璋賀宋正旦宋使人就館取書而去璋還杖  
一百除名金遣梁肅來詰問宋仍以書謝見金史完顏璋傳次年  
劉仲誨來賀正旦宋仍欲變接書儀仲誨不可乃仍用  
舊儀按此事宋史有錯處孝宗紀云璋來賀正旦以讓受書儀不合仲誨曰  
則則在宋則禮之禮自是實事宋史所云以皇上皇詔若仍  
而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會慶節要孝宗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  
天錫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請帝還內令使者明日隨班  
上壽見宋史孝宗紀及允文傳蓋又因宋就璋館取書之事故欲宋加禮  
以為報復而孝宗遽起入內亦一時機變也又金黃久  
約為賀宋生日副使適宋館伴正使病欲以館伴副使  
代正使行事久約曰倘副使亦病則將以都轄掌儀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十

行禮乎竟令正使獨前行已與館伴副使聯騎見金史劉仲誨傳  
蓋兩國交際儀節有關國體故各不肯自屈耳至兩國  
使臣朝賀時則皆有山呼舞蹈之禮金海陵愛宋使山  
呼見金史蔡松年傳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張  
驥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殯受賜不舞蹈見金史張驥傳是金使至  
宋非國喪亦舞蹈也又兩國彼此有避諱之法金海陵  
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軍為通化軍光州為蔣州金章  
宗以完顏匡為賀宋正旦使命權易名弼以避宋諱見金史章宗本紀  
此又彼此避諱故事也至西夏之於宋初李繼遷德明  
父子本臣屬於宋自元昊自立為帝不復稱臣後議和  
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者譯言吾祖也宋以詞不

順未之許後再定和議宋册爲夏國王約稱臣奉正朔  
改所賜勅首爲詔而不名使至其國用賓客禮然使至  
常館於賓州不令至興靈而元昊自帝其國中自若也  
宋史曰昔嘗言爲西夏使元昊專席自  
尊若徒然置元昊不能屈此蓋初册封時之事其於遼金二朝亦稱  
臣而交際之儀稍異金世宗問張汝弼曰夏高麗皆稱  
臣我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則立受使者拜何也  
左丞完顏襄曰遼夏本甥舅國夏以遼公主故受使者  
拜本朝與夏約遵用遼禮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數十年  
不可改也世宗從之具金史張汝弼傳此可見西夏之於遼金雖  
稱臣而受其使拜與宋所定與使臣賓主相見之禮不  
同矣及金哀宗時重與夏國議和則夏并不復稱臣但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主

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書稱弟而已見金史  
本紀劉豫受金册爲齊帝時金宗翰等議既爲藩輔奉表  
稱臣則朝廷詔至當避正殿與使者抗禮金太宗詔曰  
既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問起居  
及歸時有奏則起立餘並行帝禮此又劉豫爲子皇帝  
之儀注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

陽湖 趙翼 雲崧

歲幣

宋真宗與遼聖宗澶淵之盟定歲幣之數銀十萬兩絹  
二十萬匹仁宗時遼興宗以求地爲兵端再與定盟加  
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夏主元昊既納款賜歲幣銀絹  
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兩渡後高宗與金熙宗和議成  
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孝宗再與金世宗議和改爲  
銀絹二十萬兩匹開禧用兵既敗寧宗再與金章宗議  
和增爲銀絹三十萬兩匹至金哀宗時宋停其歲幣後  
數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機來徵歲幣銀絹二十萬兩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一

匹宋不與

按宋之於金歲幣外每金使至又有餽贈大使金二  
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稱是此例廟堂之上  
亦知之故路伯達使宋回上所得金銀以助邊費見金史  
伯達梁肅使宋回以所得禮物多至推排物力時自增  
六十貫金史梁肅傳金使至夏國者夏國餽贈視詔書幾道  
爲多寡完顏綱爲賜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賫三詔  
以厚之金史完顏綱傳金史路伯達傳贊曰受歲幣禮也使者  
至燕享亦禮也納其賄可乎乃習以爲常莫有知其  
非者出則云酬勞效歸則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視  
此何理耶

和議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宋遺金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為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讐雪耻為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南牧諸將得以勦撫寇賊措設軍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即長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和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二

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誓無通使之理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未可遽絕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陳與義云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已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謂非和之效也白胡銓一疏以屈已求和為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羣相附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

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斯二人者雖亦踵檜之故智然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統宋一代論之燕雲十六州淪於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粱河岐溝關兩敗之後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瀆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三

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况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時宜可乘機進取乃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及與蒙古共滅金兩國方敦鄰好使早定和議堅守信誓當不至起釁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復三京兵端遂開然元太宗猶使王檉來議歲幣其時蒙古尚未有意於混一可以財帛餌也而舉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統兵在鄂賈似道



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歸又以援鄂為已功深諱議和不復踐夙約世祖猶遣郝經來修好更錮之真州不答一書不遣一使於是遂至亡國是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與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為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為辱妄肆詆譏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後亦未嘗無可乘之機其一在金廢劉豫以地予宋而烏珠舊史名兀末又興兵來取之時宋則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圍淮陽有泖口鎮潭城千秋湖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四

之捷且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岳飛有郾城之捷穎昌之捷已進軍至朱仙鎮遣將經畧京東西汝穎陳蔡諸郡且曰直擣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吳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刘家灣臘家城之捷使乘此勢策勵諸將進兵河以北雖不可知而陝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當時君相方急於求成遽令班師遂成畫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後軍潰而歸中原鼎沸南有魏勝李寶之起義北有移刺窩幹之叛亂金世宗雖賢登極未久國勢易搖宋則孝宗為君張浚為相皆銳意恢復者使有韓岳諸人以訓練之兵討難攜之眾自當大有克捷而諸宿

將已無在者僅一劉錡老病垂死吳璘亦暮氣不振所恃李顯忠邵宏淵輩望輕才薄纔得靈虹至宿州輒大潰於是三京終不可復此又一失也統前後觀之前則有將帥而無君相後則有君相而無將帥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

明邱濬曾有宋南渡後不得相之論蓋世儒所訕笑今此論毋乃鑿其鑿乎亦謂見及此也

西夏番鹽

鄭文寶傳諸羌少樹藝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後餽運為李繼遷所鈔文寶乃建議請禁番鹽入邊令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以給陝西民食則戎人困而繼遷可不戰而屈詔從之乃設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數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五

月犯者益眾戎人乏食屢入寇掠而商人販解鹽者多出唐邵襄汝問得善價關隴民轉至無鹽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錢若水視之遂弛其禁此宋初聽番鹽入邊故事也其後因元昊強肆則又禁番鹽以困之孫甫傳元昊稱臣乞歲貢青鹽十萬石甫疏言自德明時已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再請乃追其弟入質而許之蓋鹽乃中國之利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所隄防梁鼎亦疏云議者多謂邊民舊食西夏青鹽其價甚賤及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邊其價與番鹽不相遠故番鹽不能售今若令解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自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糧

也是二說者皆以禁斷番鹽為邊界要策按夏國傳元昊既納款宋許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是未自西夏用兵後不復許番鹽入境也然當中外分界之時固不可不嚴其禁若中外一統之世則又不妨聽其入邊在番人既可藉以資生而邊民又得免於食貴亦良法也所慮番鹽與中國鹽價貴賤太懸則日久不能無弊耳

###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宰相之任初無定員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及監修國史各除國初范質為昭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六

文學士王溥監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是也其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則為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書令而尚書令不設即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復改為左右僕射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為左右丞相刪去侍郎中書令尚書令之職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後各稱不同之故事也恐閱史者易於淆惑故錄出之 平章

事之稱本始於唐按舊唐書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元同為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即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後遂以平章事為宰相之職宋因之有特特置平章軍國重事或稱同平章軍國重事則以處老成碩德如文彥博呂公著是也開禧元年韓侂胄為丞相乃又加平章軍國事之名說者謂省重字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時陳自強為右丞相請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於是平章軍國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後賈似道亦為之德祐中王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七

煥進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為左丞相留夢炎為右丞相是又於兩相之上特設此官蓋沿侂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變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則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書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為之以授漢人漢人惟為平章政事亦稱宰執如王文統許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証也

### 宋節度使

節度使本唐藩鎮官名宋初猶存此官然無所職掌專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罷政者或宰相樞密使出判大府亦繫此銜謂之使相元豐新官制始改為開府儀同三司其後仍復此官如文彥博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

西道節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時則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僕射蔡京兼安遠軍節度使是也南渡以後則功臣為大帥者為之并有兼兩鎮三鎮者如韓世忠兼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張俊兼靜江寧武靜海節度使是也

繼世為相

再世為相漢推韋平唐推蘇李已屬僅事宋則有三世為相者呂蒙正相太宗其姓夷簡相仁宗夷簡子公著哲宗時亦為相傳贊謂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則史浩相孝宗其子彌遠相寧宗理宗浩孫嵩之理宗時亦為相其再世為相者韓琦歷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八  
彥徽宗時亦為相按琦固名相忠彥亦不失父風史氏則彌遠擅廢立為無君嵩之謀起復為無父家門雖盛而名節有虧若呂氏奕世勲猷輝映史冊可謂極盛矣而公著於重圭龔組之後不以門閥自高益能守正不撓為時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人相

宋史呂蒙正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然蒙正後又有王欽若張士遜呂夷簡文彥博陳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錄於左

趙普

乾德三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後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衛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師兼侍中

呂蒙正 太平興國中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淳化初罷為吏部尚書

王欽若 大中祥符中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與馬知節爭論罷尋又拜左僕射

張士遜 仁宗初由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江寧明道初再入相進中書侍郎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後元初又入為門下侍郎封鄆郡公

呂夷簡 由尚書拜中書同平章事後出判陳州未幾復相封申國公再出判許州未幾又以右僕射入相進位司空

文彥博 平貝州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唐介劾罷出知許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書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召平章事復拜左僕射

陳康伯 紹興三十一拜尚書右僕射出判信州隆興初又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淳熙九年拜右丞相時宗以僕射名不正改為丞相

蔡京 崇寧二年以右僕射入相尋免為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又拜左僕射元祐初召平章事復拜左僕射

張齊賢 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 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向敏中 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尋出知永興軍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陳堯叟 大中祥符初以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陳執中 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降給事中

馮拯 先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為武勝軍節度使

賈昌朝 慶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

李迪 崇寧時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曾 在宗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富弼 至和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青州

范純仁 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趙鼎 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紹興

張浚 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江淮軍事以益禮事罷孝宗初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兩為首相

朱勝非 建炎三年拜尚書右僕射

呂頤浩 建炎四年守尚書右僕射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江東安撫使紹興元年又拜少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秦檜 自金歸紹興元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罷八年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湯思退 紹興二十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罷隆興六年又拜左僕射

史浩 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罷淳熙五年又為右丞相時孝宗改僕射為丞相

梁克家 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後出知建康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鄭清之 淳熙初為右丞相尋乞罷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吳潛 淳熙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成州尋又拜特選左丞相

程元鳳 寶祐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陳宜中 德祐元年拜特選右丞相後劫去召之入朝仍為右丞相元兵入官遷益王立於福州又以為左丞相

文天祥 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軍脫歸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帝自命大有為之才嘗欲克復燕雲恢張先烈當其為穎王時已與韓維論功名及即位富弼因奏對即曰願陛下二十年不談兵蓋已窺見意旨矣帝又與王安禮論漢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蘇頌使契丹歸帝問以山川人情頌曰彼講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漢武久勤征討匈奴終不服至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稽首稱藩唐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欲復之而不能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來歸蓋外國之叛服

不常不繫乎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云初藝

祖嘗欲積緣帛二百萬以取幽薊別儲於景福殿後神

宗題此庫云五季失圖獯豸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

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又詩曰每虔

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是帝

久有取燕雲之志後帝與大臣定議將遂舉兵朝慈聖

光獻太后自共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遇

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生靈所係可勝言哉苟可取

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見慈聖光

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而環顧朝

臣皆習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為流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俗別思創建非常突邁前代帝遂適如所願不覺如魚

得水如膠投漆而傾心納之欲用兵必先聚財於是青

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人於是呂惠卿章惇之

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而慈聖光獻太后外而韓琦

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

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謂神

宗以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

能止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

也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

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見高

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倖成也已晚矣善乎韓維

之論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識治道之論也哉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韋光奇為使得錢四百九十萬貫其冬詔減青苗地頭錢三分取一送為常制每歲特設使者如崔渙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主

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緡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曠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歛當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按唐時長安萬年一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宋之青苗錢則始於長吏之自為之本以利民宋史李參傳參為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令民自度麥粟之贏餘先貸以錢俟麥粟熟輸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此安石青苗錢之所本也在參行之固為善

政然仁宗天聖五年已特詔罷之當亦以行之久則弊生耳至安石則初知鄆縣時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潔親施之於一縣民自有利而無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於一縣遂欲行之天下然猶未敢遽行使蘇轍議之轍歷陳其弊乃不復言會河北轉運使王廣廉奏乞度牒為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參術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決然行之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於安石而不知李參先私行於下廣廉又奏請於上也然使聽賢吏自行於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參已先有成績即廣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為功令則干進者以多借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主

為能而不顧民之願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頭會其斂之術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見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為利天下行之則又為害者况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約中熟為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則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即如常平社倉何嘗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後世常平春借秋還出則剋扣入則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漁利社倉聽民自為經理宜更無弊矣然州縣慮司其事者之乾沒必歲發殷戶承充於是得有得錢賣放之弊又必歲遣小官稽覈於是需索饋送之弊

古來未嘗無良法一經不肖官吏輒百弊叢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孟子謂有仁心而無仁政則民不被其澤豈知有仁政而無仁心非惟不被其澤且轉受其害也哉

### 車蓋亭詩

哲宗卽位蔡確播浮言謂由已擁護既失勢遂怨望至安陸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有用郝旣山事旣山者唐郝處俊封旣山公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而止確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滄海揚塵等語尤悖逆知漢陽軍吳處厚得其詩箋釋上之於是左右諫議張燾范祖禹左右司諫王巖叟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連劾之遂

###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古

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宣仁后日帝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規爲異時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訕上爲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識遠慮若論確設心之奸險措詞之凶悖雖誅戮尚不足蔽辜確從遠竄已屬寬典乃當時萬口同聲以爲太過卽號爲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謂聖朝務宜寬厚力言於宣仁后簾前并言於哲宗者范純仁及王存也謂註釋詩語近於摭摭不可以開告訐之風者盛陶也謂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者李常也謂恐啓羅織之漸上疏論列及聞確謫命又封還除目者彭汝礪也謂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

仁政爲小累皇帝宜勅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全者蘇軾也甚而范祖禹先旣劾確及聞新州之命又謂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已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節局外評論亦謂確不足惜然爲宰相當以宰相處之而以范純仁爲知國體可見是時朝野內外無不以譴確爲過當此則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縱有罪惡止從黜謫絕少嶺海之行久已習見以爲當然一旦有此遠謫便羣相驚怪不論其得罪之深反以爲用刑之濫政令縱弛人無畏懼實由於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 同文館之獄

###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五

神宗不豫時邢恕與蔡確密謀援立譔宣仁后姪公繪曰延安幼冲宗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趨出恕計不行反揚言太后屬意雍王使首相王珪知之確乃約珪同入問疾陽以語勾致珪使開封府蔡京伏劔士於外俟珪語小異卽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恕計無所施而語稍聞於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隨州恕與確則又揚言太后有廢立意給司馬光子康手書謂其父光曾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宣訓者北齊婁太后宮名婁太后嘗廢孫濟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廢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馬光爲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語爲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給其子康

手書而後可使人信其設心可謂黠矣會確貶新州總亦遠謫事不果行紹聖初章惇蔡卞當國欲甘心元祐諸賢引恕入為御史中丞於是恕追理前說并休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知王珪謀立雍王以實其言總欲以此為題陷害諸正人并誣宣仁后以見已與確有擁護哲宗之功也先是劉摯呂大防為相時文潞公之子及甫居喪恐服除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為甘心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本指呂大防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時韓忠彥執政其弟嘉彥尚主故以忠彥為粉昆也至是恕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六

以此書示蔡確之子劉摯傳謂蔡確子也使上其書訟當時宰相劉摯呂大防等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此書為証惇下遂欲因是誣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有廢立意置獄於同文館用蔡京安惇雜治之及甫乃變詞托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兒也將鍛成廢立之事以殺摯等并以惇逆坐司馬光呂公著甚至欲進廢宣仁后会無實據及甫但云疑其事勢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誣於哲宗乃止章惇又疏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變神宗成法懼陛下新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為傾搖之計帝曰元祐諸臣果如是乎惇

京曰誠有是心但反形未具耳帝乃錮摯燾等子孫摯燾等傳嗚呼固一己之權位而欲以惇逆誣正人以圖一網打盡甚至誣及母后奸人之處心設計真可畏哉

秦檜文字之禍

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為功惟恐人議已遂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因而附勢干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諱者無不爭先告許於是流毒遍天下今見於高宗本紀者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謫訕停官辰州編管曹詠言李孟堅誦其父光所撰私史語涉謗訕詔送大理寺獄成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七

各峽州編管光傳謂陳升計胡寅程瑀潘良貴張燾等八人絳坐黜降有差胡寅責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又詔大理寺鞠太常主簿吳元美謗詩獄右迪功郎安誠坐文字謗訕惠州編管副尉劉允中坐指斥謗訕棄市葉三省王遠通書趙鼎王庶三省落職筠州居住遠除名高州編管黃巖縣令楊煒誹謗除名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彥輝謗訕除名荆門軍編管從政郎楊炬坐其弟煜嘗上書誹謗邕州編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檜措斃命大理寺鞠之貸死循州安置王超以交通李光下獄除名辰州編管故學士程瑀知饒州洪興祖轉運使魏安行以論語講解被猜

興祖昭州安行欽州俱編管瑀子孫并論罪通判沈長卿縣尉蒨奕作詩譏訕除名長卿化州奕武岡軍俱編管知泉州宗室令裕坐交結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鞠張析附麗胡寅獄此皆本紀所書也其散見於各傳者胡銓先以上書抵和議謫監廣州鹽羅汝楫劾其橫議除名編管新州守臣張棣又訐其與客唱酬怨謗再移吉陽軍李光以忤和議謫藤州守臣言其作詩風刺再移瓊海呂愿中又告光與銓作詩譏訕乃又移昌化軍趙鼎竄潮州又移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檜必殺已遂不食而死張浚竄連州又徙永州蓋此數人者名愈高檜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竄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大

謫屢瀕於死而凡與之交際者亦必被禍不少貸王庭珪既以作詩贈銓得禍而銓先謫廣州時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謫知安遠軍又有宜興吳師古鑄銓疏以傳流袁州通判方疇亦以通書於銓除名永州編管此以銓而連及者也葉三省王遠王超既以通書趙鼎李光而連及者元美之下獄也以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爲人首告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所謂黨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連及者也江西運判張常先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書上之連逮數十家將誣以不軌此因浚而連及者也檜嘗書銓鼎光浚等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趙汾之獄其父鼎已死

檜令大理寺鞠之欲汾自誣與銓光浚等謀大逆所連及一時名士至五十三人會檜死始得免設檜不死則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瑀等之以論語得罪則以瑀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謂孔子不欲陰中人洪興祖序之魏安行錄之故皆及禍趙令裕之得罪也則因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檜姪婿汪召錫所告故安置汀州後再牽入趙汾獄幾死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黃龜年以論檜貶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閩浙大水白諤有變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高登亦以考試策問閩浙大水之由郡守以達檜坐以事編管容州進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九

士黃友龍坐謫黜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邕州徑山僧清言以謗訕被黜何兌誦其師馬伸在靖康圍城中乞存趙氏書檜以爲分已功編管英州鄭杞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圮竄容州子展竄德慶此則不必與銓等相涉第語言文字稍觸其忌卽橫遭誣害更不可數計矣檜又疏禁野史許人首告并禁民間結集經社甚至司馬伋自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舉光藏書萬卷悉焚之其威燄之酷真可畏哉

秦檜史彌遠之攬權

蔡京章惇之奸惡猶第諧臣媚子伎倆長君逢君竊弄



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罷之若秦檜史彌遠之柄國則誅賞予奪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於上不能稍有可否幾如曹操之於漢獻帝矣姑不必一一實指其事但觀宋史各列傳可見也李浩傳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威權浩與王十朋等始相繼言事王綸傳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謂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此語直奏於高宗之前則檜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權可知也洪咨夔傳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崔與之傳端平初帝始親政鄭清之傳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真德秀傳彌遠卒上親政魏了翁傳彌遠卒上親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手

庶政則彌遠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權可知也統觀古今來權臣當國未有如二人之專者然檜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傳至今唾罵未已彌遠相寧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權既久於檜檜僅殺岳飛竄趙鼎等彌遠則擅廢寧宗所建皇子而別立嗣君其無君之罪更甚於檜乃及身既少詬詈死後又不列奸邪則以檜譬視正人剪除異己為眾怨所叢而彌遠則肆毒於善類者較輕遂無訾之者然則彌遠之黠豈不更勝於檜哉至如賈似道專國威權震主至度宗為之下拜其權更甚於檜與彌遠斯則亡國之運主既昏庸臣亦狂謬實無大奸大惡之才固無足論矣

宋兩渡諸將皆北人

宋南渡諸將立功雖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張俊鳳翔府成紀人韓世忠張宗顏皆延安人岳飛湯陰人劉光世保安軍人劉錡德順軍人吳玠吳玠郭浩皆德順軍隴干人楊存中代州崞縣人王德通遠軍熟羊砦人王彥上黨人楊政原州臨涇人牛皋汝州魯山人曲端鎮戎人成閔邢州人解元保安軍德清砦人王淵熙河人趙密太原清和州人李寶河北人魏勝宿遷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統計諸名將無一非出自山陝者是南宋之偏安猶是北宋之餘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節者亦多係北人如守建寧死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手

者楊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張確邠州宜祿人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濟源人守永興死者郭忠孝河南人其後德祐國亡時能戰之將尤推張世傑世傑亦范陽人從張柔成杞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師

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興三年 宋元太宗六年與蒙古共滅金時蒙古乏糧宋助以三十萬石張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兩國方敦鄰好初無嫌隙宋果欲復三京八陵宜先令孟珙等即在軍前定議乃計不出此兵退之後鄭清之趙范趙葵等忽欲乘虛復中原以致兵連禍結當時議者皆歸咎入洛之師

趙葵趙葵子才雖道備師復西京趙范趙子隆參贊大計帥退無津致後陣敗覆又言楊美之敗皆由徐敏子

范用吉息於赴援致不能支此即所謂入洛之師也

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則宋師先入汴而入洛猶在後也是年正月滅金三月即遣朱揚相林拓詣洛陽謁陵寢此不過遣官省視未即為召爨之端然宋史孟琪傳是時淮閩刻日進師蒙古聞宋來爭河南已設哨至孟津并增戍潼關謁陵使諜知此信疑畏不前琪曰淮師汴汴非旬餘不達吾以輕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乃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成禮而歸此雖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發可知也又金史崔立傳天興二年正月哀宗走歸德立在汴以汴降蒙古立恃勢恣橫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惡之明年正月金亡六月伯淵等聞近境有宋兵陽與立謀備禦借立

廿二史劄記 卷天 宋史

主

巡城遂殺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其後趙范守襄陽與伯淵等酣狎以致襄陽失守可見伯淵殺崔立後即投入宋軍宋軍於是年六月到汴無可疑者宋史趙范傳亦謂是時續通鑑綱目謂全子才既至汴趙葵自滁州以淮兵五萬來會謂子才曰本謀據關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敏子為監軍到洛陽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殘民三百餘家登城投降是宋師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証到洛之次日所賞糧已盡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敗而歸此事宋金二史紀傳俱不明析惟續通鑑綱目較詳再証之元史劉亨安傳歲甲午平蔡既而宋師二十萬攻汴將趨

洛元帥塔察兒使亨安拒之宋師奔潰此又可了然於當日宋師先汴而後洛也而宋史紀傳但謂入洛之師起爨則以宋兵之敗在洛而不在汴耳

宋史缺傳

宋史各列傳自理宗以後大概又詳於文臣而略於武臣不特缺漏彭義斌諸人也王堅守合州最有功其見於理宗本紀者詔敘堅合州功與官兩轉及合州圍解又詔擢堅寧遠節度使駐興元兼知合州封清水縣伯其見於各傳者張珪傳謂珪與堅協力拒元兵攻九月不能下王安石傳謂安節堅之子也其父守合州有功為賈似道所忌移知和州鬱鬱以死及安節守常州城

廿二史劄記 卷天 宋史

主

破被執元人問其姓名曰我節度使王堅子也遂遇害此見於宋史者也其見於元史者憲宗紀帝攻合州遣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堅堅不應國寶去堅又追還殺之帝悉率諸軍戰城下攻一字城攻鎮西門攻東新門攻奇勝門攻護國門皆不克汪田哥又選兵登其外城堅率眾來拒遇雨元兵梯折後軍不克進乃止趙阿哥潘傳亦謂憲宗駐釣魚山守將王堅夜來斫營阿哥潘拒之汪德臣傳王堅負險五月不下德臣至城下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速降語未既為飛矢所中此見於元史者也是堅之守合州幾不滅張巡之守睢陽乃竟無專傳王佐守利州父子皆死難理宗紀謂佐

堅守孤壘元使降將南永忠來說降佐罵之永忠流涕而去王翊張珏傳亦俱謂元兵拔長寧佐父子俱死元史憲宗紀帝圍長寧守將王佐及裨將徐昕等出戰敗之帝又督軍力戰於望喜門破其城王佐死焉又誅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是王佐之守長寧亦必宜有專傳而宋史無之元史伯顏傳伯顏自鄂順流下斬鄂將趙文義范興師至沙洋遣人持黃榜及文義首入城招降守將王虎臣王大用焚榜斬使有私謀出降者虎臣殺之伯顏又命呂文煥來招亦不應遂攻破其城擒虎臣大用殺之是王虎臣王大用皆力守孤城抗節不屈宋史皆無傳并不附見其姓名於他傳中又尹玉麻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五

張世傑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張世傑以水師碇焦山下力戰而敗宋自是不復能軍柯維騏謂世傑何不據鎮江瓜洲以拒敵衝及觀元史而後知其勢不然也是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賈似道兵敗後伯顏直趨建康其時鎮江府馬軍總管石祖忠先以城降行樞密院使阿塔海即來駐京口立木柵以護民居又分兵屯瓜洲以絕揚州之援阿木剌奉命攻揚州亦以兵先駐瓜洲宋淮東制置使盡焚瓜洲

城中廬舍徙其民而去阿木剌創樓櫓以守之於是瓜洲有阿木鎮江有阿塔海世傑無地可據不得不泊焦山以決死戰也至李庭芝姜才守揚州宋亡後猶能支撐半年則亦有故其時臨安雖亡而揚州所屬之高郵寶應通泰真州尚俱拒守故可藉其糧援觀宋史文天祥傳天祥由鎮江脫走至真州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天祥乃托辭遣之出又元史阿木傳真州馮都統來襲瓜州阿木遣阿塔赤敗之是真州尚為揚守也又阿木及苦徹傳寶應餽糧揚州姜才率軍士迎糧苦徹奪其馬并糧粟二萬是高寶亦尚為揚守也博羅歡傳宋亡後淮東諸城尚堅守博羅歡自西小河入漕河斷通泰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五

援兵法世里傳亦同是通泰亦尚為揚守也其時蒙古兵兩大營一駐揚州北之灣頭一駐揚州南之揚子橋固已扼其要害然文天祥指南錄蒙古南北兩營每日早晚必會哨哨既過仍有村民買販者往來故天祥等得乞販者之餘糝羹以救饑而逃至通州入海宋史姜才傳亦云才每出兵運糧高郵真州以給兵馬家渡與元將史弼徹夜苦戰亦為護糧也可見揚城南北雖有敵兵圍守而資糧尚可入城故阿木曰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援尚多也乃又柵揚州北之丁村以扼高寶之餽阿木新城即伯以斷泰州即於是庭芝等大困走入泰州城陷遂為所執論古者不參觀於宋元二史無由得當日情

事也

又美才傳德祐帝北遷至瓜洲才以兵四萬直持瓜洲欲奪駕職三時衆擁帝北去按帝既北行應過揚州城下何以美才不於城下截之此亦即在才傳可意揣也是時元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橫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是揚城北皆有長圍防護蓋瓜州戰後元兵即擁帝從圍牆外北去故無從邀奪也

夏貴

宋夏貴於國亡後降元故宋史不立傳然究是宋末勞臣觀於元史紀傳可見也中統元年夏貴軍於淮南新

廿二史劄記

卷天

宋史

美

城元將隋世昌乘戰艦抵城下戰退宋兵世昌二年元將張庭瑞築城於蜀之虎嘯山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砲皆穿護以木柵柵又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砲貴以城中人飲於澗外絕其水庭瑞取人畜糞溺沸煮澗土中以洩臭人飲數合唇皆瘡裂堅守逾月伺宋兵少懈奮出擊之世昌元將焦德裕來援夜薄貴營令士卒人持三炬貴驚走世昌三年李璣反於濟南宋夏貴乘虛襲取蘄州宿州等城本萬戶李義戰死貴又攻邳州守將李杲哥出降貴去杲哥入城詭言有保城功已而事露本扶誅本貴焚廬舍去杲哥之弟復與貴以兵三萬來援元將郭振敗之本時夏貴已陷毫滕徐宿邳滄濱七

州及利津等四縣張宏略過之於渦口貴始去乃盡復所失地寶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蜀中虎嘯山寨元將趙

匣刺往禦走之世昌至元元年元將劉元禮為潼川路漢軍元帥宋夏貴率軍五萬來犯諸將以衆寡不敵有懼

色元禮持長刀大呼突陣遂退貴兵世昌二年宋夏貴欲

攻虎嘯山詔以石抹紇扎一軍戍之本六年攻宋襄陽

宋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來援時漢水暴漲貴乘夜潛上元將趙璧發伏兵奪其五舟明旦阿木

追貴騎兵壁以舟師追貴水兵合戰於龍尾洲貴敗去

貴又泊鹿門山西岸相持七日元將李庭與水軍萬戶

解汝楫擊之斬其將王玘元勝世昌七年元將史權駐

荆子口宋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薄江面權破之既

而轉糧於隨貴又扼前路權又破之世昌九年元築正陽

兩城宋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元將董文炳登城禦之

一矢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著脇拔矢授左右四

十餘矢矢盡力亦困遂悶絕明日水入外郭文炳移營

避水貴乘之壓軍而陣文炳創甚以其子士選代戰貴

敗去世昌十一年宋夏貴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

城城幾陷元將塔出突圍入城復出與賊遂解正陽之

圍世昌劉整又追敗之於大人洲世昌孟義亦奪舟數艘

夏貴知毫無備引兵襲毫元將賈文備破之世昌是年伯

顏大軍已自邳東下至漢口夏貴以戰船萬艘分據諸

廿二史劄記

卷天

宋史

美

隘伯顏乃開場由沙蕪口入江夏貴迎戰於陽邏汴元

將謁只里奮勇衝貴軍獲戰艦百貴東走本紀及伯顏李廷謁只里等傳

二年伯顏大兵自鄂東下至丁家洲貴與賈似道以舟

師橫亘於江伯顏以大砲擊之宋兵陣動似道走揚州

貴走廬州本紀及伯顏等傳貴又欲由太湖入衛臨安元將李庭

薛塔刺海截戰於峪溪口敗之李庭薛制塔刺海傳高開兒又敗夏

貴於焦湖高開兒傳由是觀之貴崎嶇戎馬東奔西走補救於

未造者幾二十年固宋末一勞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撐

半壁固當與南渡韓岳諸公比烈即不然而以身殉國

亦當與邊居諒李芾李庭芝等同以忠義傳乃自峪溪

口焦湖之敗伯顏阿木大兵分駐建康鎮江貴欲入衛

廿二史劄記宋史卷五 天

而無由遂不能守其初志伯顏遣人往攻即致書曰殺

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費國力攻此邊城若行在歸降

邊城焉往宋史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貴遂以淮西入獻其

意以為國亡始降猶勝於劉整旣萬壽呂文煥范文虎

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為立傳元史

又以其在元朝無績可紀亦不立傳徒使數十年勞悴

付之子虛計其時年已大耋即苟活亦祇數年故歿後

有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

代名不朽宋史真可惜也

按貴降後入觀上都授參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江准行中書省左丞以江南盜賊竊發命貴招撫十七年貴請老從之詔官其子孫未幾卒俱見元史各傳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劉克莊詩多用本朝事說見叢考然不特詩也其所撰

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賀謝司諫啟云既寢了翁

之諫疏孰敢授老蔡之鋒使行狀可之彈文世豈受金

陵之禍質肅論燈籠錦或訊後遂無文道鄉諫瑤華宮

有云事不止此賀劉察院啟云永叔責高司諫猶在館

中了翁忤張雷州方為博士寧作夷陵之役不登紹聖

之舟賀李制置啟云寇萊公之鎮北門契丹服共望重

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胆寒賀傅侍郎掛冠啟云

永叔避關弓之害泝公懲一網之危上王師侍啟云中

年勇退有君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彫負元城了翁之望

廿二史劄記宋史卷五 天

其授秘撰謝丞相啟云詞臣援棊叔厚請暴揚老憎之

奸言者疑曾子開有忿嫉新州之意溫公除吏莫榮子

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才不奪大年陽翟之志除雲臺觀

謝丞相啟云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陸游米芾之擬

除宗簿謝丞相啟云范歐與慶歷之文治莫引用於聖

俞馬呂致元祐之諸賢獨見遺於無已是克莊四六亦

多以時事為典故然此體實不自克莊始南渡以來已

多有人為之者李劉賀虞大參帥蜀啟云小范有胸中

百萬兵西賊聞之胆驚破維弼上河朔十三策北邊皆

其手撫摩賀董司諫啟云尚欲作石守道紀德之誦幸

勿還李師中落韻之詩賀衛叅政除江西帥啟云夷狄

之問寇公兒童之誦君實謝會舍人啟云說戰場文人  
方迷於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於一頭上史丞相啟云  
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來闕下願作石  
徂徠之頌而難言上衛叅帥啟云夷狄問路公之年幸  
其未老兒童誦君實之字持此安歸周必大賀汪叅政  
啟云資戒甘寧彥博人登於宰席使來西夏仲淹歸贊  
於樞庭楊萬里回韓安撫啟云穎濱上太尉之書承叔  
記武康之節熊克賀湯丞相啟云考本朝宰府之故事  
若先正沂公之迭爲天聖初來既踐昭文首台之位景  
祐再入乃屈集賢次輔之居王十朋除館職謝啟云魏  
國公奮自甲科猶薦而後召蘇內相擢由制舉亦試而

廿二史劄記

卷五六

三

後除洪适賀王憲啟云東坡六君子之游慶歷三諫官  
之列此皆在劉克莊前而已用本朝事者也其與克莊  
同時及在克莊後者亦多用此體王邁上留經略啟惟  
元城之在宋開業有徒與了翁之居淮及門者衆上應  
經略啟云筆下無一點塵埃富大蘇之文采胸中有百  
萬兵甲負小范之經綸賀曾憲啟云餘慶歷元祐之典  
刑有玉局宛邱之標致賀李倉曹啟云舞彩袖於春輿  
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  
盟賀鄭樞密云昔中書未有寇忠愍若得爲辭今吾國  
已相司馬公豈容生事李廷忠賀婁同知啟云遼人相  
戒慎勿開邊隙爲司馬之秉鈞衡瀆淵一舉足以定處

盟本寇公之籌帷幄方岳賀李制置啟云維弼畫河朔  
十三策小范有胸中百萬兵謝李尚書啟云介爲時論  
所喧雅見推於永叔軾潛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洪  
杏藁到運使任謝政府啟云念司馬公用解于以福齊  
魯之區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寬江淮之力賀鄭丞相啟  
云慶歷之進杜正獻盡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馬公力正  
倫紀賀蔡侍郎陞侍讀啟云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間與  
吾坡仙處元祐之始賀李叅政啟云獨樂園之自逸難  
淹君實之留天章閣之一閑卽俟鄭公之用林鑑賀曾  
叅政啟云措置西事莫如此廟堂固已契呂申公之精  
議戒飭疆吏勿更開邊隙行當踵司馬相之清名真德

廿二史劄記

卷五六

三

秀宣召入院謝表云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年軾侍  
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方蒙賀徐樞密啟云文富人望  
行大播於雄麻韓呂世家定增光於汗竹謝王丞相啟  
云狂若仲淹真負晏公之薦翫如蘇軾幾貽安道之危  
致福建安撫李尚書啟云晦叔雖介甫所厚安可屬以  
私淳夫受溫公之知豈不言其過回泉守趙侍郎啟云  
善神誰護於熙寧惟鬼已瘖於慶歷姚勉謝應判縣送  
酒啟云誠齋作汝飲吾讎之詩美過於味東坡謂我眠  
君去之語若未爲賢回胡主簿啟云昔明道先生之在  
鄆縣以德化人至紫陽夫子之仕同安以學造士文天  
祥賀江左相啟云路公平章軍國司馬實位昭文正獻

議論廟堂徵仲書仲左轄賀馬右相啟云簡淡獨用於事物晦叔所以有立於潞國司馬之間忠恕不離於須夷堯夫所以無愧於正獻徵仲之際謝江樞密啟云稱彥博於都堂幸借郇公之與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公致章簽書啟云永叔之參兵柄在魏國位平章之時堯夫之贊樞庭當潞公重判事之日傳江西宗派之圖敢云入社誦徂徠聖德之句請繼作歌致胡丞相啟云試韓范之規模溯趙張之事業是亦皆以本朝人用本朝事者蓋宋朝國史記載本散布於民間如李燾作通鑑長編徐夢莘作北盟會編之類若非得國史原本憑何撰述可知日歷實錄士大夫家有其書也他如名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三

臣錄筆談遺事家傳文集又隨時刊布人皆得知本朝故事故便於引用耳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七

遼史

陽湖 趙翼 雲崧

遼史太簡略蓋契丹之俗記載本少太宗會同元年雖詔有司編始祖奇善善可汗事迹然遼史所載僅記其生於都菴山徙於潢河之濱而已蓋已荒渺無可稽也歷朝亦有監修國史之官如劉慎行邢抱樸室昉劉辰馬保忠耶律隆運邪律玦蕭罕嘉努嘉努耶律阿蘇阿蘇王師儒等皆以此繫銜繫然聖宗詔修日歷官毋書紀事道宗并罷史官預聞朝議俾問宰相書之惟蕭罕嘉努修國史以聖宗獵秋山熊鹿傷數十人直書其事帝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見而命去之既出又書其事以為史筆當如是也其他則隱諱苟簡可知矣其編為史冊至興宗時耶律孟簡上言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律噶噶烏烏折折魯魯休休格格三傳以進興宗始命置局編修其時有耶律古裕古裕耶律庶成及蕭罕嘉努實任編纂之事乃錄約尼氏尼氏以來事迹及諸帝實錄共二十卷上之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則又本邪律古裕等所編而審訂之其時劉輝謂道宗自宋歐陽修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我朝國史據輝所言則不惟諸帝有實錄且漸有全

史矣至天祚帝乾統三年又詔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錄共成七十卷於是遼世事迹粗備遼史傳贊謂其具一代治亂之迹亦云勤矣當遼之世國史惟此本號為完書金熙宗嘗于宮中閱遼史即此本也熙宗皇統中又詔耶律固伊喇因舊名伊喇子敬等舊作續修遼史而卒業於蕭永琪共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皇統七年上之此金時第一次所修也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遼史克懷英郝侯充刊修官伊喇益趙鳳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誌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賈鉉蕭貢陳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後詔大任繼成之見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二

此金時第二次所修也至元修遼史時耶律儼及陳大任二本俱在后妃傳序云儼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以著於篇而歷象閏考中并注明儼本某年有閏大任本某年無閏尤可見其纂修時悉本儼大任二書也

遼史二

遼金二代之興皆經祖宗數世開創始成帝業金史於太祖本紀前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最為明晰遼史則開卷即作太祖本紀而其祖宗通傳之處反附見於本紀贊內故所敘太簡肅祖懿祖元祖德宗四代其妻已立傳於后妃內其夫反無專紀而附於贊內豈不詳略

兩失乎且贊中所敘又不甚明了謂自奇善可汗生都塔山傳至聶呼聶護蘇爾威而不肯自立聶呼生必塔塔必塔生海蘭海蘭生努爾蘇里是為肅祖肅祖生薩喇達是為懿祖是為德祖德祖生伊德實是為元祖元祖生色勒迪是為顯祖是為德祖即太祖安巴堅之禪遂建國云太祖本紀又謂哈陶津汗善可汗殂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三讓乃許之按新唐書謂契丹王錫里濟善可汗死族人沁丹善可汗嗣嘗入寇為劉仁恭所敗乃以重賂乞盟故沁丹晚節不競而歐陽五代史謂約尼以次代為劉仁恭所攻八部之人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三

以約尼為不任事選於眾得安巴堅代之蓋此即遼史所謂受可汗之禪者也欽定四庫全書其聶呼讓蘇爾威而不自立之處按耶律曷魯傳哈陶津汗殁羣臣奉遺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聶呼嘗以不當立而辭位吾可受乎曷魯曰昔聶呼之辭以未有遺命也今先君言猶在耳君命不可違太祖乃即位據此則所謂聶呼讓蘇爾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禪歐史雖不載要是實事又曷魯云自蘇爾威後十餘世國衰民困今正當興王之運不可失也此亦與唐書歐史所謂被劉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約尼為不任事而立安巴堅者略相合然遼史謂羣臣奉遺命立安巴堅歐史則謂八部人公議立安巴



堅又屬岐互至新唐書謂八部迭相更代獨安巴堅自爲一部不肯代自號爲王歐史又謂安巴堅既立後值中國多故漢人歸之者衆告以中國之主無代立者安巴堅於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諸部共責請之安巴堅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諸部許之遂率漢人於深河上築城種田而以計誘八部大人來會盡殺之然後并八部爲一此與新唐書相合當是安巴堅實事而遼史並無一字及之蓋邪律儼修實錄時爲其先世隱諱陳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復勘對唐書及歐史也且遼史隱諱之處亦不止此歐史載李克用先約安巴堅共攻梁已而安巴堅背約反遣梅老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四

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克用大恨臨歿以一矢屬莊宗報仇後果爲莊宗擊於望都大敗而去而遼史則以克用結好之事爲約其共攻劉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約之迹此其諱飾一也歐史德光滅晉後歸歿於灤城契丹人剖其腹實以鹽載之北歸晉人謂之帝妃遼史並不載但載其自悔之語謂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私財二也不遣諸節度歸鎮三也而贊其如秦穆之能悔過又記其遷晉主母子於黃龍府時仍以其官女宦官東西班官醫官控鶴官及庖人茶酒司等從行又以晉舊臣趙瑩馬王李彥韜等護送以見其加惠於亡國之處凡此有善則書有惡則諱可見皆邪

律儼在遼時所修原本而陳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時修史之草率并唐書歐史亦不復校勘概可見矣宋史宋琪傳琪本幽薊人故知遼事最詳其疏云契丹自阿保機始強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子長東丹次德光季曰自在太子德光南侵還死於遼東丹之子永康代立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子述律代立號曰睡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纂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番將守與之女卽今幼主之母也云云其敘安巴堅以後世次繼立之處俱與遼史同惟名字不合蓋契丹以國語爲各本無正字耳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五

遼史最簡略二百年人物列傳僅百餘篇其脫漏必多矣然其體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類有功罪大者自當另爲列傳其餘則傳之不勝傳若必一一傳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於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書焉實足省無限筆墨又如內而各部族外而各屬國亦列之於表凡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之事皆附書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國等傳故遼史列傳雖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備惟與宋和戰交際之事則書於本紀而不復立表蓋以夏高麗女直之類皆入於屬國表宋則隣國不便

列入也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與宋交涉之事一覽瞭如遼史雖舊無底本而元人修史時既於金史立此表獨不可於遼史亦立此表乎且遼史與宋交涉之事書於本紀者前後亦不盡一瀆淵既盟之後凡兩國遣使生辰正旦以及慶弔等事不特逐年詳書即使臣姓名亦一一不遺及興宗再定和議加增歲幣之後則惟書弔大喪賀即位之事其餘生辰正旦等使一概不書何其前詳後略也若亦立交聘表則此等皆可於表內見之前既免於繁冗後亦不至簡略矣而遼史無之此又修史諸人之失也

遼史疎漏處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六

遼史又有太疎漏者東都事略記遼太宗建國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為大遼改號復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聖宗統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紐舊名徒爾未於懷州囚夫人伊蘭舊名於南京餘黨皆生瘞之明年賜皇太妃死於幽所按統和十二年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爾古訛等及永熙宮軍撫定西邊以蕭達林舊名徒爾未督其軍事此即皇太妃呼紐也達林傳亦稱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總烏爾古部及永熙宮軍討之凡軍行號令太妃悉委達林其後蕭罕嘉努舊名亦多自後一部或叛隣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禦遠

之道則此皇太妃不惟有關土之大功且有靖邊之長策其幽死也又以何事后妃傳內當專立一傳乃並無其人何也又聖宗統和四年納皇后蕭氏皇太妃進衣物駝馬以助會親頒賜內外命婦亦進會親禮物此乃聖宗元配也統和十九年以罪降為惠妃后雖降而其為聖宗原配終不可沒后係何人之女以何事得罪后妃傳內亦宜有專傳乃但以統和十九年另立之齊天皇后特立一傳而此初娶之后絕無一字及之何耶且既為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威城之戰云遼軍圍管別將於威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七

之戰云慕容彥超遇遼軍數萬至榆林建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為遼軍者此亦修史者之疎也

遼帝皆有簡便徽號

遼帝皆有一二字簡便徽號當時為臣下所稱後世亦即以此別之為某帝初不稱廟謚也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聖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順皇帝景宗曰天贊皇帝聖宗曰天輔皇帝道宗曰天祐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於初即位時羣臣上尊號即有此二字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稱如太祖后曰地皇后聖宗后曰齊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其後邪律淳

僭位亦號天錫皇帝邪律達實舊名亦號天祐皇帝達實  
殺其后塔布布延舊名稱制亦號威天皇后其女布沙  
堪舊名稱制亦號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按元制  
每帝亦有國語徽稱如太祖曰成吉斯舊名皇帝世祖  
曰色辰舊名皇帝成宗曰鄂勒哲圖舊名皇帝武宗曰庫  
魯克舊名皇帝仁宗曰布延圖舊名皇帝英宗曰格根舊名  
皇帝文宗曰濟雅圖舊名皇帝是也但元制係以國語  
為尊奉之稱遼制則不用契丹語而以漢字尊稱故不  
同耳

遼后族皆姓蕭氏

遼后族皆姓蕭氏后妃傳引邪律儼所修實錄謂其先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八

本伊蘇巴里氏舊作乙室 按里氏太祖慕漢高祖故稱劉氏以伊  
蘇巴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又謂太祖舒魯后舊作述 律后兄  
子名蕭翰妹復為太宗皇后故后族皆以蕭為姓云是  
實錄以后族姓蕭為太祖所賜而國語解謂其說不合  
故陳大任不取又外戚表序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  
敏氏舊作二 舊氏曰巴里舊作 舊氏曰伊蘇濟勒舊作乙 室已太祖娶舒魯氏  
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歸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  
賜姓名蕭翰由是巴里舒魯伊蘇濟勒三族皆為蕭姓  
是賜姓又自太宗始按薛居正五代史蕭翰傳翰父阿  
巴有妹為安巴堅后翰妹又為德光后德光入汴將命  
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本無漢名乃賜姓名蕭翰自

是翰族皆姓蕭歐史亦謂德光欲留蕭翰於汴使李松  
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云是后族姓蕭實太宗  
所賜也既為太宗所賜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  
已俱稱蕭蓋皆後人所追氏也而諸外戚之姓蕭者可  
類推矣蕭氏於遼最貴世與宰相之選統遼一代任國  
事者惟耶律與蕭二族而已

遼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遼太祖三子皆舒魯后所生長名貝舊名已立為太子後  
得東丹國冊為人皇王主之太祖崩讓位於其弟太宗  
光身自歸東丹尋浮海適唐賜姓名李贊華為唐末帝  
所害後以子世宗登 恒是謚義宗 太宗崩世宗 見子時為 承康王以從子入嗣世宗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九

崩穆宗素以從弟入嗣穆宗崩景宗素又以從子入嗣  
皆未先為皇太子也惟景宗后蕭燕燕正位中宮後始  
生聖宗聖宗以冢嫡嗣位享國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  
稱賢主此為古今來正后所生儲君繼體者之第一然  
未即位以前年尚幼却未立為皇太子與宗素則由皇  
太子嗣位而其母稱斤本宮人也道宗母係仁懿蕭后  
然道宗生於興宗蕭耶仁懿尚未為后道宗宣懿蕭后  
則既冊為后始生子濬尊立為皇太子後被伊遜舊名所  
誣母子皆不得其死天祚帝係濬為太子時元妃蕭氏  
所生亦尚未為后也

遼官世選之例

遼初功臣無世襲而有世選之例蓋世襲則聽其子孫自為承襲世選則於其子孫內量才授之興宗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材能者用之是也其高下亦有等差外戚表序云后族蕭氏世預北宰相之選按遼本紀太祖四年以后兄蕭達魯舊名阿為北府宰相后族為相自此始然蕭塔喇舊名塔傳其祖當安祿山來攻時戰敗之為北府宰相世預其選則世選官本契丹舊制不自遼太祖始也蕭思溫傳為北府宰相上命世預其選蕭和斯舊名傳官北院樞密使仍命世預宰相選辭曰臣子孫賢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又道宗詔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舊名同母兄弟世預北南院樞密使之選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七 遼史 十

異母兄弟世預額爾奇木舊名之選太保查刺世預突呂不部節度使之選耶律轄哩舊名征宋有功世預節度使之選蕭達魯舊名善醫世預大醫選此可見遼代世選官之制功大者世選大官功小者世選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

按遼之世選官與元時四集舊名相同如穆呼哩舊名子孫安圖舊名哈喇哈斯舊名累世皆為宰相阿舊名自言我博爾濟舊名後裔豈以丞相為難得耶是元時丞相多取於四集舊名之家與遼之世選宰相大略相同也

遼族多好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王貝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闔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為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而浮海道唐也刻詩海上曰小山歷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情詞悽惋言短意長已深有合於風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學能詩有闡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內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留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留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富魯舊名為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七 遼史 十一

富魯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留工詩重熙中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辰嘉舊名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辰嘉舊名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賦清寧中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上亦命良詩為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後以太子濬無辜被害以詩傷之無意仕進作放懷詩二十首耶律古裕舊名工文章與宗命為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紐幹舊名工畫坐事犯罪寫聖宗御容以獻得戒死後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餞者駭其神

妙此又宗室之以畫著名者也

遼燕京

京師本唐范陽節度使治府曰幽州軍曰盧龍遼太宗會同元年晉主石敬瑭遣趙瑩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來獻乃詔以幽州為南京三年三月至南京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閣禮又御昭慶殿宴南京羣臣按石晉繼以地來歸太宗駕至即有拱辰元和昭慶等名則非遼所建之官殿可知也是年冬始詔燕京建涼殿於西南堞建一涼殿向特書於本紀更可知太宗初入時並未別有改築蓋幽州自安史叛亂已稱大燕後歷為強藩所據唐末劉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十一

仁恭僭大號於此必久有官殿名遼但仍其舊耳聖宗統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宣教門為元和門外三門一為南端左掖為萬春右掖為千齡開泰元年又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幽都縣為宛平縣太平五年駐蹕南京幸內果園宴時值千齡節燕民以年穀豐熟車駕適至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蓋遼以巡幸為主有東西南北四樓曰捺鉢又有春水秋水山歲時遊獵從未有久駐燕京者是年偶度歲於此故以為僅事也今其基址亦有可約略者遼史地里志謂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

日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其所改之

元和門及南端萬春千齡等門則大內之門也憫忠寺

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內東南隅有憫忠寺是

唐藩鎮牙城本在憫忠寺之西遼志云大內在西南隅

宋王曾記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是

遼之南京即唐幽州鎮之舊治確有明証金初因之宋

欽宗至金館于燕山東南憫忠寺此寺猶在東南也海

陵始擴東南二面而大之詳見金史元世祖又廣其西北

而截其東南詳見元史明徐達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則

又廣之於東詳見明史蓋至是凡數改矣惟王曾記自盧

溝河至幽州六十里今盧溝橋至京不過三十里遼金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十一

之燕京尚在西北而其去盧溝宜近乃較遠於今何也

蓋今盧溝橋乃金章宗時始建遼時盧溝河尚未有橋

其渡河之處或尚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

金廣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嘗至燕也熙

宗始詔盧彥倫營造燕京宮室傳海陵欲遷都於燕天

德三年乃詔廣燕城建宮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張浩

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修築有司以圖來上并陰陽五

姓所宜海陵曰吉甯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善地

何益堯舜居之何以卜為本紀是時張浩舉蘇保衡分督

工役又景州刺史李石護役皇城見浩石各本傳運一木之費至

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官殿皆飾以黃金五彩一殿之成以億萬計見通鑑貞元元年來都之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以京城隙地賜朝官等又徵其錢賜營建夫匠帛本紀今按蔡珪傳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墓在城內相傳為燕王及太子丹之墓珪獨考其非是乃漢劉建及劉嘉之墓也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又劉頰傳南苑有唐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忬葬世宗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劉頰家本忬後詔賜忬錢二百貫令頰改葬於城外據此二傳可見海陵築城時於遼故城之東南二面皆大為增廣故兩燕王及劉忬墓舊時皆在城外者悉闕入城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古

中至大定始遷出也

元築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嘗駐蹕世祖即位尚在開平中統二年始命修燕京舊城蓋自金宣宗遷汴後燕京入于蒙古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至是已四十餘年班朝出治之所無復存者故中統元年車駕來燕只駐近郊本紀王磐傳所謂官闕未定凡遇朝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喧擾不能禁也至元元年詔改燕京為中都始建宗廟官室劉乘忠傳八年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漢民二萬八千人築宮城又敕修築之費悉從官給并免伐木夫役稅賦是年創建東西華及左右掖門十年

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兩翼室十一年正月官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賀此俱見本紀時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貨高及有官者為先仍定制以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築室者皆不得冒據聽他人營築此元時遷築燕京之明據朱竹垞所謂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東大遷民以實之燕城以廢是也二十年以侍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二十六年又修宮城乃立武衛繕理以留守段天祐兼指揮使治之大概元之遷築先宮城而後及于都城事皆散見紀傳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德勝門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門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勝門外八里也郭守敬引白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五

明南北京營建

明祖創造南京規制雄壯今四百餘年城郭之崇街衢之濶一一可想見締造之迹蓋盡舉前代官民房舍掃除而更張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水東日記云洪武門外至中和橋六七里長街乃富民沈萬三家絡繹石所

初以此類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間也明史嚴震直傳時  
 方事營造集天下工匠二十萬戶於京師震直請戶役  
 一人各書其姓名術業按籍更番役之是工匠悉取之  
 民間也朱煦傳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  
 害者赴京師築城葉伯巨傳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苟免  
 誅戮則必在屯田工築之科是工築并及于官吏也當  
 開國之初勞民動衆固非得已至成祖遷都北京自可  
 仍元都之舊乃官殿多移在元舊城東三四里蓋自徐  
 武寧平燕廢元都已縮其地為北平府今德勝門外八  
 里有土城向是元健德門故址可見武寧已割舊都西  
 北一帶於城外也蕭雲龍鎮北平建燕邸改築北平城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天

劉侗帝京景物略亦謂徐達命雲龍新築城垣南北  
 取徑直是城郭已另築也姚廣孝傳成祖初封于燕其  
 邸即元故宮景物略亦謂燕邸即元故宮即今之西苑  
 開朝門於前永樂登極後即故宮受朝至十五年改建  
 皇城于東去舊宮里許悉如金陵之制云云是官殿亦  
 另建也今以明史各列傳參考之當時大工大役亦不  
 減洪武之創南京矣自永樂五年實始營建九年譚廣  
 以大寧都指揮使董建北京廣十五年薛祿以後軍都  
 督董北京營造祿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  
 官殿及百司府舍目量意揣悉中規制工部受成而已  
 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鄭埜以北京執役者鉅萬奉

命稽省病者葉宗人為錢唐令督工匠往營北京葉宗  
 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鄒緝疏言建造北京幾二十年  
 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  
 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托威勢逼民移徙甫定又  
 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者葉宗永樂十九年詔云賴天下臣  
 民殫竭心力冒寒暑涉風霜趨事赴功勤勞匪懈葉宗是  
 可見當時城池宮闕皆非因元之舊其擾民肆害有記  
 載所不能盡者 本朝定鼎明宮殿已為流賊李自成  
 所燬葉宗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僅在武英殿朝賀後  
 次第修葺不肯興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  
 太和殿乾清宮始告成則 開國之初固已仁及天下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遼史 七

朱竹垞日下舊聞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葉宗  
 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徐達定北平毀故都城  
 縮而小之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  
 外及嘉靖築新城此數寺又圍入城內梁園以東至  
 於神木廠亦舊時郊外地也元之官闕當在今安定  
 門北明初即南城故宮為燕邸而非因大內之舊云  
 此可以參証

金史

金史敘事最詳核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  
 說者謂多取劉祁歸潛志元好問壬辰雜編以成書故

稱良史然好問傳金亡後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  
好問言於張欲據以撰述後為樂藝所沮而止是好問  
未嘗得實錄底本也今金史本紀即本張萬戶家之實  
錄而成按完顏勗及宗翰傳女直初無文字祖宗時並  
無紀錄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先世遺事太宗天  
會六年令勗與邪律迪延掌國史勗等自始祖以下十  
帝綜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水某鄉某村以  
識別之至與契丹往來及征戰之事中多詐謀詭計悉  
無所隱故所紀咸得其實云今按世紀初臣遼而事之  
繼叛遼而滅之一切以詐力從事皆直書不諱及錫鑿  
和諾克遼書薩克達遼書烏春拉必遼書都遼書伊克遼書等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六

傳地名部各村名悉瞭如指掌應即勗等所修之載在  
實錄者皇統八年勗等又進太祖實錄二十卷大定中  
修睿宗實錄成世宗曰當時舊人惟古雲遼書存遼書史官  
持往就問之多所更定是是金代實錄本自詳慎衛紹  
王被弑記注無存元初王鶚修金史采當時詔令及金  
令史實詳所記二十餘條楊雲翼日錄四十卷陳老日  
錄二十餘條及女官所記資明夫人授璽事以補之可  
見金史舊底固已確覈宜纂修諸人之易藉手也然於  
舊史亦有別擇處如李石傳謂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  
周之不受及中年以冒支倉粟見譏貪鄙如出兩人史  
又稱其未貴時人有慢之者及為相其人見石惶恐石

乃待之彌厚又與其平日正色斥徒單子溫氣岸迴殊  
是纂修諸臣於舊史亦多參互校訂以求得實非全恃  
抄錄舊文者其宣哀以後諸將列傳則多本之元劉二  
書蓋二人身歷南渡後或遊於京或仕於朝凡廟謀疆  
事一一皆耳聞目見其筆力老勁又足卓然成家修史  
者本之以成書故能使當日情事歷歷如見然謂其全  
取元劉之作則又不然如王若虛傳崔立以汴城降蒙  
古朝臣欲為樹碑紀功以屬祁祁屬草後好問又加點  
竄此事元劉二人方且深諱見好問外家別業上而若虛傳竟  
直書之更可見修史諸人臨文不苟非全事抄撮者也  
又金初滅遼取宋中間與宋和戰不一末年又為蒙古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九

所滅故用兵之事較他朝獨多其勝敗之迹若人人鋪  
叙徒滋繁冗金史則每一大事即於主其事之一人詳  
叙之而諸將之同功一體者可以旁見側出故有綱有  
紀條理井然如珠赫店遼史作出店河之戰太祖自將則書  
於本紀獲遼主取宋帝則詳於宗翰宗望傳渡江追宋  
高宗則詳於宗弼傳富平之戰則詳於宗弼及持嘉暉  
傳舊名和尙原之戰則詳於宗弼及古雲傳涇州西原  
之戰則詳於古雲及薩里罕舊名傳正隆用兵則詳於  
海陵本紀及李通傳大定中復取淮泗則詳於布薩忠  
義舊名赫舍哩志寧傳舊名石泰和中宋兵來侵則詳  
於布薩揆舊名宗浩完顏綱傳與定中發兵侵宋則詳



於約赫德舊名牙吾格傳肇昌之戰則詳於博索舊名傳馬山之戰則詳於伊刺布哈舊名傳三峯山之戰則詳於完顏哈達舊名傳汴城括粟之慘則詳於錫默愛實舊名傳汴城之攻圍則詳於博索及完顏納申舊名崔立傳歸德之竄則詳於白華傳蔡州之亡則詳於完顏仲德傳各就當局一二人敘其顛末而同事諸將自可以類相從最得史法又如遼將和尚道溫二人之忠於遼宋將徐徽言之忠於宋則但書其殉節而死事之詳聽其入遼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沒其臨危不屈之烈特用古人夾敘法附書道溫二人於宗望傳徐徽言於羅索舊名傳使諸人千載下猶有生氣而文法亦不至枝蔓尤見修史者

廿二史劄記 卷五 金史 三

斟酌裁剪之苦心也  
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劉祁元好問二傳皆不載王若虛傳則謂崔立殺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黨翟奕欲為作功德碑以屬若虛若虛謂奕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奕不能奪乃召太學生為之此本於好問所作若虛墓誌而傳因之是碑文之作與祁好問二人無涉也而若虛傳又謂若虛辭免後召太學生劉祁麻革到省好問時為郎中謂祁等曰眾議屬二君其無辭祁不得已為草定以示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據此則功德碑竟出祁好

問二人之手矣然却經有辨磨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自為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源南先生付一死舉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為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流涕數尊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吹堯極口無視顏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據此則作文另有林希本借以影喻宋人蓋并非祁革而好問改作之誣更不待辨矣然經詩末句云且莫獨罪元遺山則好問於此事究有干涉經詩謂林希所作極口吹堯斥金源盜據中國而金史謂好問所改直敘其事豈初次原稿專媚

廿二史劄記 卷五 金史 三

崔立且指斥國家好問見而憤之特改其肆逆之語後人遂以為出祁好問之手耶  
金史失當處  
金史體例亦有可議者本紀之前先列世紀敘世祖以下世次及締造功業而本紀後又有世紀補則敘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輔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極追尊為帝者也宗峻世宗父宗輔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極追尊為帝者也此等追尊之帝本宜各為一傳冠於列傳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史與宗睿宗之例最合體裁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係追謚之帝已入世紀此三人亦係追謚之帝不便入列傳故又為世紀補附於本紀之後亦創例之

得者也然海陵篡立亦追尊其父宗幹為睿明皇帝廟號德宗後因海陵廢為庶人遂并其父追尊之帝號亦從削奪而列於宗本等傳此固當時國史記載如是及異代修史時則海陵一十三年御宇既不能不編作本紀其追尊之父亦何妨附於世紀補以從畫一况宗幹開國元勳其功烈迥在宗峻宗輔上即世宗登極亦嘗改謚明肅皇帝後因允恭之奏始降封遼王若以其降封遂不入世紀則海陵登極時亦嘗降封宗峻為豐王乃一升一降岐互若此崔立殺宰相叔妃后寺以汴京降蒙古乃不入叛逆臣中而仍在列傳與完顏奴申同卷此編次之可議者一也劉豫為金子皇帝則屬國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三

天會十年豫徙都汴十二年金齊合兵侵宋皆金國大事而金史一槩不書此記載之可議者二也張邦昌劉豫俱受金封冊宇文虛中亦仕金官至特進金史固宜立傳吳曦叛宋降金已冊封為蜀王其死也又贈以太師招魂葬之雖曦事多在宋然既已臣金金史亦宜立傳乃邦昌等三人皆有傳而曦獨無之時青雖陰受金官而身在宋屢為金侵宋是宜傳全而以青附乃反傳青樞密院事屢為金侵宋是宜傳全而以青附乃反傳青而以全附亦屬倒置宗弼用兵處處與韓常俱富平之戰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以土塞創奮呼博戰遂解圍出宗弼仙人關之戰宗弼陳於東韓常

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鞭責柘皋之戰王德先敗韓常於昭關宗弼傳內屢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懼罪乃盡殺之以滅口後行慶宮圖畫功臣韓常以驃騎大將軍亦得繪像是韓常固金初一大將累有戰功金史必宜有傳乃竟無之亦屬掛漏此纂輯之可議者三也至如詔誥之類既載於本紀則不必復載於列傳乃天輔五年使都統杲伐遼詔書三道既詳於紀而杲傳又備載之不異一字完顏蘇呼蘇呼在宣宗前面劾珠格高琪高琪之奸惡既詳於蘇呼傳而高琪傳又備載之累幅不盡此又敘述繁複之可議者也又如遼史敘本國之兵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三

不日我兵而日遼兵金史宣宗以後敘蒙古兵曰大元兵曰北兵曰大兵而敘本國之兵亦直曰金兵見能單兀蓋異代修史不必內本國而外敵國直書金兵亦自明析至金太祖本紀拒遼兵於鴨子河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戰大勝遼人常謂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上既云三千七百至者三之一下即云滿萬殊屬語病衛紹王紀大安二年九月忽書京師戒嚴蓋因蒙古兵入也然上文從未見蒙古起兵之事使閱者茫然不知何處之兵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書大元太祖來征一似上年之戒嚴別有兵禍而非蒙古者又紀石烈牙吾塔傳今作赫舍太昌原戰勝既

解慶陽之圍時元使幹骨樂來行省蒲阿等因此一勝志氣驕滿乃謂幹骨樂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爾來是此召覺之語乃出自蒲阿也其下又云內族垂慶使北還始知牙吾塔不遜激怒之語是此語又是牙吾塔所言矣此又一傳中自相岐互移刺蒲阿傳三峯山之戰元兵圍鈞州路從金兵走而以生軍夾擊之楊沃衍元使人招之沃衍不從乃自縊死兩傳亦不合

遼金二史各有疎漏處

按金史金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於次年正月稱帝建國號曰金年號曰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遼史珠赫店之敗在天慶四年則金之建國應在天慶五年乃遼史本紀是年並不載金建國之事直至天慶七年始云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五

是歲女直阿固達舊名阿骨打即金太祖也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輔國號金則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稱尊而收國兩年俱抹煞矣此遼史之疎漏也金史太祖初以烏奇舊名吳乞買遼金太宗也薩哈舊名等之請始建國稱帝其改元天輔也亦以烏奇適等上大聖皇帝之號而改元並無楊朴定策之事遼史又載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以求冊封是楊朴者固金初一策士而金史亦不載此事并列傳亦無楊朴其人

金史避諱處

遼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上臨軒命諸酋起舞獨阿固

達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上密諭樞密使蕭奉先以事誅之奉先以為粗人釋之其弟烏奇邁尼瑪哈舊名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上喜輒加官賞阿固達歸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等拒之阿固達虜其家屬趙三走訴咸州詳衮司詳衮司數召阿固達不至一日阿固達率騎五百突至詳衮司與趙三面折庭下阿固達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復至此事載遼史而金史不書及天祚帝親征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剪除之語女直主聚眾務面仰天慟哭以激勵其眾謂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轉禍為福諸軍皆日事已至此惟有戰耳又天祚帝遣蕭實訥呼舊名蕭等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五

冊金主為東懷皇帝金以冊文無兄事之語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遂不受以書復之事皆載遼史而金史亦不書又如宋劉錡順昌之捷金葛王烏祿從烏珠舊名來攻亦大敗而去宋史本紀及錡傳載之甚詳葛王即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紀不敘其事宣宗即位乃赫舍哩呼沙呼舊名弒衛紹王後圖克坦鑑舊名勸其迎立也見鑑及胡而紹宣二紀皆不載薩里罕舊名被李世輔舊名劫執將挾以歸宋追兵至世輔乃與折箭為誓推下山而薩里罕傳不載見完顏珠格高琪舊名為相專寵作威與高汝礪相倚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見珠格而汝礪傳絕不見附

和高琪之處反戰其諫阻遣兵護麥及闕田征租權油等事皆與高琪異議者其與高琪意合祇諫阻遣使與宋議和一事而已傳贊稍示貶謂其循默避事貪戀不去士論頗以為譏然終未著其黨附之迹也至張邦昌傳亦但云金立邦昌為大楚皇帝時二帝已出汴京邦昌出質始同康王入歸德邦昌勸進於歸德後以隱事誅之傳中並不見僭位稱號之事一若金冊立後即向康王勸進而康王之殺之不免冤抑者則并邦昌亦為之迴護矣

金史誤處

遼史天祚帝命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邪律淳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美

守燕帝遁入夾山命令不通奚和勒博遼史名邪律達實及李處溫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立淳為帝改元建福未幾淳死眾又立其妻德妃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將迎天祚次子秦王定為帝皇太后稱制改元德興是淳年號建福蕭氏年號德興也而金史左企弓傳乃云遼天祚帝亡保陰山秦晉國王邪律淳自立於燕改元德興則以其妻之年號為淳之年號矣又遼史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降金後過平州張遼史名數以十罪皆縊殺之而金史惟企弓傳記其為張覺所殺仲文傳則云為翰林侍講學士卒諡文正勇義傳云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諡文莊公弼

傳云權乾州節度使卒諡忠肅俱不見被害之迹一似考終於官者况企弓傳已敘明降金後金授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此諸人所受金官也既受金官則臨死時應以金官書之乃仲文等傳所云翰林侍講學士宣政殿大學士權乾州節度使之類仍是仕於遼之官尤覺兩無所據此金史之失也

金史紀傳不相符處

金史有紀傳不相符處元光元年用兵侵宋主兵者完顏訛可也本紀既書遣元帥訛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下又書訛可時全軍大敗訛可當死面責而釋之時全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毛

傳亦載五月師還全令軍雷淮收麥訛可恐雨至水漲不得善歸力爭之全不聽是夜暴雨水大至為橋以濟遂為宋兵所襲乃訛可本傳絕無與宋交兵一字亦可見記載之疎矣宋本紀嘉定十二年書金帥訛可攻襄陽孟宗政傳亦書訛可襄陽敗歸之事金史本傳轉不載何耶

金史氏名不畫一

金史紀石烈牙吾塔傳末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女直語本無正字也故流傳於宋往往記載互異至金史一朝之書則纂修者應各傳彼此校訂以歸畫一乃一撤離喝也今作幹熙宗紀作撤離合睿宗紀作撤離喝宋

易一合達蒲阿也今作哈本傳作合達蒲阿訛可傳又作

合打蒲阿一阿忽帶也馮璧傳作阿虎帶訛可傳又作

阿祿帶其下又云阿魯帶一撒合輦也今作薩一傳中忽

作撒合輦忽作撒曷輦訖石烈執中今作赫台即胡沙虎

也今作呼乃紀傳忽而訖石烈執中忽而胡沙虎忽而訖

石烈胡沙虎內族承立即慶山奴也乃本傳忽而慶山

奴忽而承立即蒲察琦即仁卿也乃本傳忽而蒲察琦忽

而仁卿此皆修史時倉猝成書不暇刊正故多歧誤也

宋史金人名多與金史不符

金史書本國人名已多彼此互異流傳於宋益多訛誤

故宋史所記金人名考之金史相同者不過十之一二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其餘竟無一可核對者如李若水宗澤等傳之粘罕今作

幹離不今改幹韓世忠傳之撻辣金史作撻懶岳飛等傳之

兀朮今作吳玠傳之撒離喝今作薩婁宿今作張浚傳之僕散

忠義今作吳璘傳之合喜即金史徒單合喜湯思退傳之紇

石烈志寧今改志寧李寶傳之完顏鄭家奴今作鄭趙方扈

再與傳之高琪烏古論慶壽今作烏庫完顏賽不今作完

顏訛可今作完顏孟珙傳之移刺瑗今作伊尚二史名字相

同然撻辣金史作撻懶婁宿金史作婁室其字已不畫

一此外尚有可以意會者如兀朮為韓世忠扼於黃天

蕩世忠傳謂撻辣在濰州遣李董太一來援金史宗弼

傳則謂遣移刺古今作伊來援蓋即一人也畢再遇傳有

紇石烈都統按金史是時統兵者為紇石烈志寧則都

統乃志寧也而宋史但記其姓其他如悟室見洪皓及

兒孛董牙合孛董訛里也見拓跋耶烏烏陵思謀忙查

粘罕索孛董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夏金吾見沒立烏魯

折合見胡蓋習不祝完顏悉列耶律九斤見室撻見耶

律温見蒙恬鎮國五斤太師見萬戶撒八見完顏蒲辣

都千戶尼龐古見阿海完顏小驢合答奇哥見從義納

撻達見巴士魯見温端兀陵達等見考之金史絕無其  
人即按其事以求其人亦無一相合者宋史李顯忠之  
取靈壁也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內應已而琦背約來拒  
顯忠屢敗之遂復靈壁而虹縣未下顯忠又使人說金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和見降遂復虹縣又進克宿州  
金帥字撒率十萬眾來戰顯忠敗走按金史紇石烈志  
寧傳是時窩斡叛黨括里扎八逃入宋顯忠用其謀攻  
取靈壁而無所謂蕭琦者虹縣叛降之將則都統奚撻  
不也又非周仁徒穆惟張子蓋傳有招降金將蕭鷓巴  
及耶律造哩之語鷓巴或扎八之訛而顯忠傳又無鷓  
巴其人李宗本紀蕭琦至所謂金帥字撒者蓋即僕散之訛  
然是時僕散忠義駐汴梁未嘗統兵來統兵者乃志寧  
也宋史稱孛撒又異總之金人名本無正字但以音相  
呼流傳鄰國益至以訛傳訛故二史各記所記兩不符  
合惟尾再與傳之從義有可以意揣者當時金遣使至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各行省措置兵事者曰宜差曰從宜從義蓋從宜之說乃出使之官號而非人名也宋史邢恕傳恕之子倬館伴金使趙倫是時肅王使金未回朝議亦欲留金使以相當倫懼留乃謂倬曰金有余親者本遼大臣隆金今尙領契丹精銳而心貳於金可結以圖金倬以聞帝遂賜余親詔書納倫衣領中厚資遣還倫歸獻其書金主怒遂再發兵滅宋是詭詞誘宋結余賭歸而獻其書者趙倫也而金史蕭仲恭傳則此乃仲恭所爲並無所謂趙倫者豈仲恭使宋時改易姓名耶倫親在宋宋人記其姓名又非傳聞可比乃一事也而二史姓名互異更不可解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宋金二史不符處

宋金二國交涉之事二史本紀所載事之大者大槩相同其小者多不符合如天會六年宋建炎二年金徙宋二帝於韓州金紀在十月宋紀在八月七年拔離速襲宋主於揚州金紀在五月宋紀在二月按是年三月帝已在杭趙鼎劉八年立劉豫爲子皇帝金紀在九月宋紀在七月天眷二年宋紹興九年拘王倫於河間金紀在九月宋紀在十月皇統元年宋紹興十二年宋和議成兀朮畫淮水中流爲界金紀在九月宋紀在十一月皇統三年遼朱弁洪皓等南歸金紀在八月宋紀在次年六月如此類者不一蓋或得之傳聞或據起事之日或據訖事之日故有先後不同也又

如欽宗之北遷金紀謂天會四年十一月宋主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是日歸於汴城宋紀但書帝如青城又書帝至自青城而奉表乞降之事則不書皇統二年金紀使劉筈以衣冕圭冊冊宋康王爲帝宋紀但書金使劉筈等九人入見藏金國書於內侍省而不及冊立之事蓋皆爲本朝諱國史書法固如是也惟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金紀但書五月兀朮趨汴撒離合趨陝是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按是年宋劉錡有順昌之捷岳飛有復蔡州潁昌淮寧等州及鄆城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有淮陽泃口潭城之捷張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吳玠有扶風石壁砦之捷王彥有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三

青谿嶺之捷田晟有涇州之捷戰爭方始何得云河陝盡平而金紀一槩不書蓋當金兵初入東京留守孟庚卽以城降其餘州郡亦望風而靡或降或走兀朮卽奏河陝盡平其後韓岳張劉吳之交兵則在六月以後雖各有克捷未幾諸將奉詔班師所得州郡復爲金存故金紀一槩不書而於是年十二月總書宗弼奏宋將岳飛韓世忠張俊等率兵渡江一語以括之也皇統元年金紀書四月宗弼請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水中流爲界按宋史是年正月金人陷廬州二月王德敗金人於含山楊沂中劉錡等敗金人於柘阜三月金兵退至濠州王德等

遇伏敗還是用兵在二三月至四月則金兵已還矣金紀所云四月宗弼請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則記載之誤其後正隆南侵大定議和及泰和交兵之事宋金二史大槩相符惟興定以後兩史本紀各有詳畧不同興定元年未嘉定十年金紀但書用兵淮南之事而不及入蜀之師二年亦多詳於淮南而入蜀師祇書皂郊堡一事三年金紀亦但書淮南之役而陝西進兵興洋則不書宋紀又專詳興洋之戰而淮南交兵則總叙於春夏之交至元光元年金紀書淮南之戰甚詳而宋紀並無一字正大二年金紀書光州之戰三年金紀書壽州之戰而宋紀亦並無一字金史最簡而轉詳宋史最詳而反畧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三

此不可解也

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異

宗弼渡江追宋高宗據本傳宗弼自和州渡江既降江寧即由江寧取廣德路至杭州初未嘗由鎮江過兵也而宋史韓世忠傳是時世忠由鎮江退保江陰不知何故及閱赤蓋暉今作持傳暉從渡淮為先鋒遇重敵於蘇州秀州皆敗之遂至杭州則知是時金兵下江南本非一路蓋宗弼自和州渡世忠傳亦謂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散故世忠退保江陰也至黃天蕩之戰宋金二史亦頗互異宋史世忠傳謂兀朮自杭北歸至鎮江世忠已屯焦山兀朮不得渡撻辣在濰州遣李堇太一來援李堇

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與二酋相持於黃天蕩四十八日有獻謀於兀朮者曰鑿土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乃一夕鑿渠三十里次日無風我軍帆弱不得動金人以小舟縱火得絕江而去是金軍鑿渠出江即在黃天蕩渡江北去也金史宗弼傳則謂宗弼自杭遣軍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遂自鎮江派流西上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將至黃天蕩宗弼因老鵝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乃得至江寧會移刺古蓋即世忠傳所來援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宗弼軍以火箭射其五繡舟皆焚遂敗世忠而去是宗弼既至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三

江寧又從江寧出江而後敗世忠則其絕江北去當在江寧府城之北非復黃天蕩矣叅觀岳飛傳謂兀朮自杭州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待之夜令人黑衣入金軍擾之金兵驚亂兀朮次龍灣飛又破之則兀朮乃歸至建康再渡江而北也若即從黃天蕩北去而不至江寧則何必鑿老鵝河以通秦淮耶金紀天會八年三月宗弼及韓世忠戰於鎮江不利四月又戰於江寧敗之諸軍渡江云云是亦明言兩地也

宋金二史傳聞之誤

金史拔離速今作也傳天會四年與秦欲馬五襲宋康王於揚州康王渡江入於建康按是時宋高宗聞警即至鎮江往杭州未嘗至建康也又奔睹傳天眷二年宋將

岳飛以兵十萬攻東平奔踏倉猝出禦時桑柘方茂奔  
隨多張旗幟於林間為疑兵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去  
飛又以十萬眾圍邳州守將告急奔踏語使者城西南  
有塹深丈餘急窒之飛果從此穴地入以有備而止按  
是年金方以河南地與宋竝無交戰之事即次年兀朮  
再取河南宋諸將拒之飛在京西復蔡頴淮寧等州未  
嘗至東平邳州也宋高宗紀及劉錡傳紹興三十一年  
金主亮南侵遣兵趨揚州劉錡使員琦拒於皂角林大  
敗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按金史烏延蒲轄奴傳大定二  
年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領兵與宋兵戰於慶陽又  
世宗紀大定四年十二月尚書省奏都統高景山取商  
州亦見徒單合喜傳是大定四年高景山尚著戰功何  
得於三年之前已被殺金宣宗興定中南侵統兵者為  
完顏賽不據宋史趙方傳謂擒賽不妻弟正醜漢金人  
遂誅賽不按金史賽不傳賽不自侵宋歸屢用兵於河  
北河東及京兆直至哀宗天興二年行省徐州遭郭野  
驢之亂自經死距興定用兵已十餘年且無被誅之事  
也又宋史孟珙傳珙與元兵同破蔡州降其丞相烏古  
論栲栳按金史栲栳即烏古論鑄也今作鑄蔡城破被執  
以招息州不下乃殺之是鑄未嘗降也以上各條兩史  
參校始見其歧互蓋皆傳聞之誤

宋金用兵須參觀二史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五

兩國交兵國史所載大抵各誇勝而諱敗故紀傳多不  
可盡信宋南渡自紹興七八年後與金交兵互有勝負  
如宋史李顯忠傳顯忠既克宿州金李撤步騎十萬來  
攻顯忠親戰於城南李撤大敗明日復益兵至顯忠又  
戰百餘合殺其左翼都統及千戶百戶斬首五千是夜  
統制周宏等遁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斬首二千餘  
積屍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城顯  
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會邵宏淵不肯助戰顯忠  
不能孤立乃退軍是顯忠軍雖退而未嘗敗也而金史  
赫舍哩志寧傳志寧來復宿州先令諸軍多張旗幟於  
州西為疑兵自以大軍駐東南世輔果先出兵州西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五

步騎數萬背城而陣外以行馬捍之別出兵向東門攻  
志寧為蒲查所敗志寧使夾谷清臣撤毀行馬短兵接  
戰世輔兵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欲斬敗  
將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其虛實明日乃再戰世  
輔大敗遂乘夜脫走是志寧之戰又屢勝而未嘗一敗  
也又如金史烏古論慶壽赫舍哩約赫德舊作統石等傳  
叙其南侵淮泗之功竝無一敗而宋史趙方扈再興  
孟宗政趙葵等傳叙其破金兵之功亦無一敗又金  
史武仙傳宋孟珙來襲仙於順陽仙倉猝率百餘人出  
拒珙不敢前俄而軍稍集遂大敗珙而宋史孟珙傳仙  
屯順陽為宋軍所撓乃退屯馬蹬珙破其九砦降其衆



七萬仙易服遁而並無為仙所敗之事仙傳蔡州破後將士皆散仙渡河北走為澤州戍兵所殺亦不言為其所敗而遁走是各史紀載互異若徒據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惟此國自述其敗而後見彼國之真勝否則別見於他傳者其勝敗亦差得實又或此國叙戰勝之難亦可見彼國拒戰之力如宋張浚富平之敗五路喪師固人所共知然金史宗弼傳是役也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左目自拔矢以土塞創更戰乃拔宗弼出又婁室傳富平之戰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兵力戰勢復振遂敗張浚兵是浚此戰先勝而後敗也宋史張浚傳浚先勝而後敗宋吳玠和尚原之戰據金史宗弼傳宗弼劉錡先力戰敗金兵而錡傳不載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美

攻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遇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於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是吳玠之勝乃真勝也又如金天眷三年宋紀吳玠宗弼再取河南金紀但書五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宗弼傳亦不書戰敗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後宋劉錡有順昌之捷岳飛有郾城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有淮陽之捷張俊有承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書或疑宋史各傳特自為誇大之詞而非實事然金史宗弼傳謂是時宋將岳飛韓世忠等分據河南州郡復出兵涉河東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又阿魯頡傳謂宋將岳飛等乘間襲取許穎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則宋史岳飛

傳所云克復京西州郡并遣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累戰皆捷者必非虛語又宋史仇念奏高宗謂我軍已習戰非昔時比故劉錡能以少擊眾敵大挫衄宋汝為上丞相書亦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諸將人人知奮故順昌孤壘力挫敵鋒使之狼狽逃遁仇念宋汝又仇念奏高宗謂去夏諸將各舉兵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木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計此紹興十一年所奏是劉錡順昌之捷及諸將戰勝之績皆是實事又如金大定三年宋隆興元年金人攻復宋將吳玠所取商鞅等一十六州吳玠之敗固屬顯然然金史徒單合喜傳是時吳玠在陝蜀據散關和尚原神又口玉女潭大蟲嶺寶雞縣兵十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三

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合喜合赤蓋胡速魯改守德順吳玠以二十萬眾圍之合喜使諸將來援玠自將大軍蔽關阜而出烏也及蒲离黑等併力與戰日已暮乃解已而玠又來犯據德順陷鞏州臨洮等合喜遣將連戰玠又恃其眾不去分兵守秦州合喜乃軍於德順鎮戎之間斷其餽道玠始引去是玠雖退師而其先與金人力戰之處可因合喜傳而見也又金史木虎高琪傳泰和五年吳曦奉表以蜀地來降章宗命高琪往冊為蜀王已而宋將安丙誅曦遣李孝義宋史安丙率兵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郊堡高琪禦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為左右翼伏弩其下戰既合宋兵佯却高琪見有伏乃退整

軍而宋兵又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琪分騎  
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如  
此數次孝義始解圍去是宋兵之悉力拒戰又因高琪  
傳而見也至如紇石烈牙吾塔今作赫舍侵宋本傳叙其  
功幾於橫行無敵然馮璧傳謂牙吾塔所至宋人皆堅  
壁不戰絕無所資故無功而歸又紇石烈胡失門傳牙  
吾塔不奉行省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  
軍士疲乏俄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是牙吾塔之侵宋  
觀於馮璧胡失門二傳始知本傳所侈功績多屬鋪張  
故國史必參觀各傳彼此校核始得其真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七 金史

牙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史記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蓋開天立極之君天  
竄聰明自有不可思議者即後世草昧開創之主亦必  
有異稟與神爲謀如北齊文宣帝雖滯醜顛昏而謬語  
詰言輒預知來事已屬神奇見北齊文宣預知條內至如遼太祖金  
世祖二君紀傳所載尤可徵也遼本紀太祖生三月能  
行辟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時伯  
父當國有疑輒咨之既即位征討無不如意遂成帝業  
天贊三年忽下詔云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升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八 金史

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  
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詔下  
聞者皆驚懼莫識其意是年大舉征托歡詳前項準布  
等部明年盡取西南諸國乃詔曰所謂兩事者一事  
已畢惟渤海世誓未雪乃又大舉兵親征天顯元年拔  
扶餘城攻輝罕詳前降其王大譴讓以其地爲東丹國封  
皇太子爲人皇王以主之此又畢一事也是年秋太祖  
崩所謂丙戌秋必有歸處者至是亦驗云又金世紀世  
祖嘗能以夢占候戰陣之勝負如與博諾詳前戰世祖曰  
予嘗有異夢今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則大功成  
矣會其弟頗拉淑詳前力戰果大勝及疾作妻納喇氏

善作李 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年耳頗拉淑  
頗氏 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二年耳頗拉淑出謂人曰吾兄至  
此亦不與我好言及明年納喇氏卒又明年頗拉淑卒  
臨卒時嘆曰我兄真多智哉初寢疾時子阿固達以事  
如遼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  
及見汝也阿固達果前歿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撫之  
謂弟穆宗格曰烏雅舒雅名烏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  
後果滅遼稱帝云又世祖討烏春歸紇石函部長阿海  
迎謁世祖謂之曰烏春肯恩叛我我故誅之吾大數亦  
將終我死汝等當竭力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  
如烏春矣後其子阿疎果叛而致亡滅是二君者豈非  
廿二史劄記 卷六 金史 十一

金制追謚帝后之濫

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舊制皆四代惟後魏追尊至  
二十八代最為褻濫金之追謚亦無限制金之先本甚  
微始祖兩普始居完顏部第四世綏赫穆始定居阿勒  
喀水舊作安有室廬之制第五世舒嚕穆始官特里亥穆  
第六世烏古龍穆始為女直節度使穆第七世和哩布穆及弟頗拉淑弟英格穆英  
格又傳和哩布長子烏雅舒皆相繼襲節度使至烏雅  
舒傳其弟阿固達始建號稱帝蓋至是已八世十二君  
矣乃天會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謚而普曰始祖景元

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烏嚕曰德帝妣曰思皇后  
德帝子巴哈穆曰安帝妣曰節皇后安帝子綏赫曰獻  
祖妣曰恭靖皇后獻祖子舒嚕曰昭祖妣曰威順皇后  
昭祖子烏古龍曰景祖妣曰昭肅皇后景祖子和哩布  
曰世祖妣曰簡襲皇后世祖弟頗拉淑曰肅宗妣曰靖  
宣皇后肅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貞惠皇后穆宗從子  
烏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為帝者  
而追謚尊稱至十一君可謂濫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  
太祖太宗四廟皆百世不祧事俱見本紀

按松漠紀聞金九代祖名堪布號始祖八代祖名額  
嚕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蘇赫五代祖名舒嚕高

廿二史劄記 卷六 金史 十一

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師名富勒敏  
曾季祖太師名措格伯祖太師名烏嚕斯諸名皆與  
金史不同蓋當時國語本無漢字惟以音相傳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風氣淳實祖父一言子孫終身奉之弗敢違女直  
俗生子長即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穆生和卓  
嚕次和哩布次嚕順穆次頗拉淑次英格及當異居景  
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嚕  
順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與和哩布同居嚕順與頗拉  
淑同居其後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繼之世祖卒肅宗頗  
拉淑繼之肅宗卒穆宗英格繼之兄弟間自相傳襲毫

無爭端薩哈傳所謂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襲節度使和卓無異言世祖越鳴順而傳肅宗噶順亦無異言皆景祖志也世祖臨歿呼穆宗謂曰長子烏雅舒柔善若辦契丹事阿固達能之穆宗後遂以位傳烏雅舒以及於太祖兄弟間行之自如無所勉強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傳其弟烏奇邁是為太宗及太宗本無立熙宗意名實太祖長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孫當立與宗幹希尹等定議入奏太宗以義不可奪亦遂授熙宗為安班貝勒舊作諸班勃極烈金最尊官也諸帝皆由此繼大統而繼體焉可見開國之初家庭間同心協力皆以大門戶啓土宇為念絕無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奮起一方遂有天下也熙宗即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四

位亦敬禮諸叔未幾宗磐宗傳達蘭舊作達蘭等相繼以謀反誅帝亦酗酒以疑忌殺其弟常勝札拉舊作札拉海陵又手弑帝而奪其位遂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宗弼子孫三十餘人舍音舊作舍音子孫百餘人諸內族又五十餘人草雉株連幾無噍類其去世祖肅宗之世曾未三四十一年而骨肉變為仇讐蕭牆之內橫屍喋血祖宗淳篤之風一旦漸滅而國脉亦幾斬絕幸世宗登極以太祖子孫無幾曲為保全從弟京謀逆當誅猶貸其死臨御三十年絕少誅夷宗族之事章宗時又以鄭王永蹈錫王永中之亂遂疑忌宗室凡親王皆置之傳及府尉官名為其屬實以監之馴至宣哀之世錫厲王子孫禁錮已四

十餘年衛紹王子孫亦禁錮二十餘年至大中始釋而國已亡矣自古家門之興未有不由於父子兄弟同心協力以大其基業及其衰也私心小見疑妬攘奪恩誼絕而門祚亦隨之家國一理應若鼓桴此可為炯鑒也按晉書載記禿髮利鹿孤臨死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遂傳其弟利鹿孤嗣位利鹿孤將死亦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傳檀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傳檀有才略其父嘗謂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是以諸兄不授子而欲傳於傳檀云此可見小部落之興亦由於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五

金初未有文字而開國以後典章誥命皆彬彬可觀文藝傳序云金用武得國無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列於唐宋之間有非遼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蓋自太祖起事即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致遣赴闕本紀又以女直無字令希尹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國語製女直字頒行之是太祖已留心於文事及破遼獲契丹漢人通漢語於是諸王子皆學之最少時即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能以契丹字為詩文凡游宴輒作詩以見意勅宗翰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勅宗雄從獵為流矢所傷養疾兩月習契丹大小字通之勅按勅為都統宗翰宗雄為元帥

時尚未減遼而已好學如是蓋王氣所鍾生皆異稟故  
 文藝之末不學以能熙宗謁孔子廟追悔少年游佚自  
 是讀尚書論語五代史及遼史或夜以繼日海陵嘗使  
 畫工密圖杭州湖山親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  
 之句其其中秋待月賦鵲橋仙詞尤奇橫可喜又嘗  
 令鄭子聃楊伯仁張汝霖等與進士雜試親閱卷子聃  
 第一是是并能較文藝之工拙計熙宗登極時年僅二  
 十餘海陵當宗弼行省時已在其軍前則其習為詩文  
 尚在用兵開國時也其兄允皆從之學事在天眷之前世宗嘗自  
 撰本曲道祖宗創業之艱難幸上京時為宗室父老歌  
 之其在燕京亦嘗修賞牡丹故事晉王允猷賦詩和者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六

十五人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與諸儒講論乙夜忘倦  
 今所傳賜右相石琚生日詩可略見一斑迨章宗以詩  
 文著稱密國公以書畫傳世則濡染已深固無足異  
 矣惟帝王宗親性皆與文事相浹是以朝野習尚遂成  
 風會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滅遼以前其名皆本其國語及入中原通漢文義  
 遂又用漢字製名如太祖本名阿固達而又名曷也太  
 宗本名烏奇邁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而而又名  
 直也海陵本名都古魯訥而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  
 烏祿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瑪達格而而又名璟也

宣宗本名烏達布而又名珣也哀宗本名寧嘉蘇而  
 而又名守緒也此帝王之二名也他如烏頁而之名  
 劫也舍音而之名果也薩哈而之名思敬也尼堪而之名  
 之名宗翰也幹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額爾袞而之名  
 名宗峻也鄂爾多而之名宗輔也幹布而之名宗幹  
 也烏珠而之名宗弼也摩羅而之名宗雄也阿里  
 布而之名宗敏也托卜而之名宗亨也此皇族  
 之一人二名也又如布薩忠義之本名烏者也赫舍哩  
 志寧之本名撒馬而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羅素也  
 唐括安禮之本名魯智古也伊喇而之本名移敵  
 列也富察世傑之本名阿散也赫舍哩執中之本名呼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七

沙呼也而阿勒根彥忠之本名依合山也此又庶姓  
 之一人二名也蓋國語之名便於彼此相呼漢名則用  
 之詔令章奏亦各有所當也其避諱之法則專避漢名  
 而國語之名不避蓋國語本有音而無正字也章宗避  
 睿宗而諱凡太祖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為崇民  
 間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謂孫即康日宗改崇字其下尚  
 有本字全體應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即康奏曰  
 唐太宗世民偏傍之犯如葉字作葉泯字作泯正是如  
 此乃擬熙宗廟諱直字從而從且世宗廟諱雍字從系  
 自此不勝曲避矣  
 金記注官最得職

金本紀所載世宗嘉謨懿訓最詳較貞觀政要更多數倍推其故蓋當時記注官之得其職也大定中伊刺傑言每屏人奏事雖史官亦不得與聞無山紀錄世宗以問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於是朝奏屏人議事者記注官獨不避自此始本紀黃久約為諫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將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為常約則不惟記注官不避即諫臣亦不避矣載筆者在旁則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於正記注官聽睹切近據實書之宜其所記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八

之詳且密也章宗時完顏守貞修起居注與同官張暉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欲其與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視朝則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今臣等迴避并香閣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上從之又補關楊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歷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守貞及庭秀故章宗本紀所載帝訓亦多皆記注官之得其職故也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賢大定七年大興府曾奏獄空賞錢

三百貫以為宴樂之費其政簡刑清可知也然二十餘年中謀反者偏多大定六年秦州民和卓等謀反伏誅九年契丹愛實喇等等冀州張和等俱以謀反伏誅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兒謀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資等西北路納哈塔齊錫等等鄭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瓊等俱以謀反伏誅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十九年密州民許通等濟南民劉溪忠等俱以謀反伏誅二十年布沙堪等羣牧所羅和等謀反伏誅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二十三年潞州民陳圓亂言伏誅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反伏誅此皆載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九

於本紀者有道之世偏多亂民何也豈世宗綜覈吏治凡有姦宄有司俱不敢隱故奏議獨多耶抑有司爭欲以發摘邀功遂以輕作重以見其勤於吏事耶

金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傳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溫都思忠等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等二十一人皆罷之本紀又命秉德廉察河東路太原尹圖克坦恭等與九縣令皆罷去惟楊邦基以廉為河東第一召為禮部郎中中又宗賢為永定軍節度使秉德訪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曰我使君廉明類此秉

德器之遂超遷兩階此皆熙宗時初設此制上下皆以吏治為重故舉劾足以示勸懲也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間官吏奉法如伊喇道舊名刺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邪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所家奴等各進兩階貪汙官濟州防禦使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階舊名刺道後以廉問使者或以愛憎為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何察之未及行章宗即位乃置九路提刑司舊名提刑司尋又以言者謂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設按察使其所舉劾又差官嚴察之於是權削望輕官吏無所畏憚賈鉉奏差監察時即別遣官借往更不嚴察從之

廿二史劄記 卷之六 金史

十

乃詔監察御史分按諸路者女直人以漢人借往漢人以女直人借往此金代考覈官吏之大概也蓋創設之始上下奉法甄別必公及其久則弊漸生如元季亦嘗遣使而情賄轉甚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舊名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於故常之時或偶一行之遺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嘗無補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三年則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貧富而籍之以應科差謂之推排物力亦謂之通檢大定四年梁肅奉使通檢東平大名兩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

刻增損為能肅所檢獨稱平允朝廷勅諸路以肅為法肅大定十四年又詔議推排法朝臣謂宜止驗現在產業富察通言必須通檢各移見舊名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自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則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矣通章宗時屢遣使與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戶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嘗論推排使賈益謙曰如有新強及銷乏戶雖集眾推唱然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獨減二百五十貫或尚有不能者新強者勿添盡如一戶應添三百貫而只添二百貫之類卿等當盡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也舊名是朝廷於推排物力未嘗不意存輕

廿二史劄記 卷之六 金史

十一

減然高汝礪疏云推排止懲一時小民之語以為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者扶同而幸免貧弱者抑屈而無訴難望物力均矣舊名張萬公亦言適足長告訐之風增猾吏之弊舊名張宏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物力為功督責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乃妄加農民田產笞擊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盈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至與商賈同應上役豈立法本意哉舊名是通檢之法雖欲均徭役而實滋抑勒告訐詐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與宋呂惠卿所創手實法正相似手實法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貨貨畜產隨價自占凡

十 日 反 內

居錢五當息錢一隱匿者許告有實則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鄧綰極論其害謂民間養生之具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且民之生計羸縮不時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徒使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於王呂所創新法不改而獨此手實之法特詔罷之以宋暫行即罷之敝政而金代數十年行之不變故雖以世宗之求治而無救於民病也

廿二史劄記 卷六 金史

明安穆昆散處中原

金初本俗管軍民者有穆昆百夫長也有明安千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瑯舊作備正軍之奴僕曰阿里喜無事則課其所屬耕牧用兵則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後慮中原士民懷遠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使自耕種春秋給衣若遇出兵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皆有之築壘於村落間如山東路有把古魯明安中都路有胡士滿哥明安山西路有益買必刺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請明安於中都等處安置大定中又摘徙山東明安八穆昆於河北東路之

酬幹青狗兩明安舊地初入中原時所受田多散處州縣世宗不欲其與民雜處完顏思敬與圖克坦克寧議令明安穆昆之眾自為保聚其土田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為永制嚴然諸明安穆昆恃其世襲多不法或請同流官考轉宗憲以為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襲此職今不可改其有不職者當擇其子弟中賢者代之遂著為令憲章宗時又詔明安穆昆既不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其臧否按開國時移明安穆昆於中原給地使之屯種本欲贍其身家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意至深也而諸軍戶不能屯種往往賃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棗以為薪且私賣其田日益貧乏

廿二史劄記 卷六 金史

太祖時以三百戶為一穆昆十穆昆為一明安至宣宗時則三十人為一穆昆五穆昆為一明安哀宗時又二十五人為一穆昆四穆昆為一明安蓋末年益耗滅矣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為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為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為漢人繼取南宋人為南人金史完顏勗傳女直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此以遼地為漢人也賀揚庭傳世宗謂揚庭曰南人曠直敢為漢人性姦臨事多避異時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此以河南山東人



為南人也元史百官志序諸官職皆以蒙古人為之長而漢人南人貳焉文宗詔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鉅夫傳世祖命鉅夫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按鉅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稱南人此以南宋人為南人也

宋金齊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為屬

宋金齊分畫地界前後不同守土官亦隨地為所仕之朝如張孝純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劉豫廢仍為金行臺丞相鄺瓊李成孔彥舟徐文皆自宋降豫廢皆

廿二史劄記

卷六

金史

古

仕金瓊為博州防禦使成為安武軍節度使彥舟為鄭州防禦使文為南京都虞候是也豫本金所冊立豫官即金官豫廢仍仕於金固無足怪至金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後仍取之其時守土官吏並不遷改地在金則官屬金地入宋則官屬宋及再入金則官又屬金如鄭建充先為金知延安軍事齊國建累遷刺史齊廢以地與宋為宋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金再取陝西仍以為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張中孚仕宋知鎮戎軍以原州叛降於金為涇原路安撫使齊國建即屬齊為陝西諸路節度使金以陝西與宋又仕宋官開府儀同三司後金人來索又歸金為行臺兵部尚書李上達為金東平府司戶

齊國建為豫吏部員外郎齊廢以地與宋上達隨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達又入金為同知大名尹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一似邊外番部之類換朝而不換官蓋金以地歸宋時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慮新復州縣官吏不自安降詔開諭又命檢詳劉豫偽官換給告身未幾金又取舊地故其官亦隨地歸金也然亦可見是時仕宦之傳遞矣亦有宋所補放而隨地歸金者宋史柳約傳金人歸侵疆約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獨約遣使武昌得報而返是約之外多降金也

衍慶宮圖畫功臣

廿二史劄記

卷六

金史

五

圖畫功臣漢有雲臺唐有凌烟宋有景靈宮顯謨閣昭勳崇德閣金世宗思國初創業之艱難亦嘗圖諸功臣於衍慶宮金史實錄傳所載凡二十一人遼王舍音金源郡王薩哈遜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蘇舊名者不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羅索舊名者楚王宗雄魯王棟摩舊名者金源郡王尼楚赫舊名者隋國公鄂蘭哈瑪爾舊名者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普嘉努舊名者金源郡王薩爾罕舊名者充國公劉彥宗特進烏楞古舊名者齊國公韓企先并特進實皆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舊名者又載代國公罕都舊名者金源郡王贊圖美舊名者徐國公璋楚舊名者鄭國公們圖

瑋舊名漢國公實古訥舊名濟國公芬微舊名韓國公錫

默阿里舊名元帥左監軍巴爾斯舊名魯國公富察實

嘉勞舊名光祿大夫蒙克舊名隋國公和尼舊名特進托

克索舊名齊國公博勒舊名儀同三司烏雅富埒瑋

儀同三司阿里布舊名鎮國上將軍烏凌阿托雲

太司領三省事勛太傅大興大興尹持嘉暉

金吾衛上將軍馬武舊名驃騎衛上將軍韓常譚國公

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開國時立功最

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圖嚇舍哩志寧嚇舍哩良弼秦

和元年續圖石塔此一胡策勲典故也

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去

金之初起天下莫強焉蓋王氣所鍾人皆鸞悍完顏氏

父子兄弟代以戰鬥為事每出兵必躬當矢石為士卒

先故能以少擊衆十餘年間滅遼取宋橫行無敵觀鄙

瓊之論宗弼曰江南諸帥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

持重召軍旅易裨校則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諭之謂之

調發今元帥親臨督戰矢石交集而指麾三軍意氣自

若將士視之孰敢愛其死乎宋吳璘亦謂金人用兵

更進迭退忍耐堅久合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勝宋史

風嶺之戰金人重鎧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

既死後者代攻吳玠觀此可以知當日兵力之雄悍矣

正隆用兵去國初未遠故大定之初尚能攻擊江淮取

成於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將相既不知兵而

猛安謀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則習於晏安繼則困於饑

乏至泰和之末與宋交兵雖尚能擾淮楚持環慶然此

乃宋韓侂胄之孟浪生事易於摧敗而非金人之不可

敵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戰輒敗去燕遷汴棄

河北於不問二十餘年間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

谷二戰差強人意其餘則望風奔潰與遼天祚宋靖康

時之奔降如出一轍當時劉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

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托持重

之名內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衛委疲懦以出戰陣

勢稍動望塵先奔可想見是時兵力之積弱矣與定南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去

侵雖據完顏賽不訛可烏古論慶壽紇石烈牙吾塔等

傳屢後戰功然宋史趙方孟宗政扈再興等傳亦言屢

敗金兵則賽不傳所云克捷者蓋亦非實事也完顏

合達傳贊謂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而地不加

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蓋已見國史後功之不足信至

如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宋史匿之而以捷聞為

御史納蘭所劾宣宗但獎御史敢言而訛論置不問此

尤掩敗為勝之明據也由是相習成風肆為欺飾如正

大四年蒙古入商鞅移刺蒲阿今作阿遇其游騎獲一人

輒以捷聞八年禹山之戰蒙古兵稍却合達輒以大

捷奏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琮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

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是時民間避兵者方欲保險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動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殺皆為捷書所誤云金是不惟遇敵輒敗而并諱敗報捷習以為常統前後觀之其始也以數千人取天下而有餘其後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則承平之世安不忘危蒐練軍實振作士氣豈非國家急務哉按馬山之戰捷元史極稱是日大務速道為金人所殺殺傷相當是合遠之奏捷亦尚非全虛也

金初漢人宰相

韓企先傳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傳贊謂仿遼代南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大

中書省樞密院於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於燕凡漢地選授官職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自時立愛劉彥宗韓企先官為宰相其職皆如此故規為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惟治官政民事內供京師外給轉餉而已後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從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置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漢人為真相自此始按通山作張萬公碑云金制自尚書省而左右丞相為宰相尚書省人又次則奉用漢進士不逾以示公道而已無相權也

金俗重馬

金初以戰爭開國故最重馬景祖方為部長時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曰難未息也

馬不可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人乃弗取時兵力尚微桓被散達方強欲得盈哥之火赤馬及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亦不許遂戰敗之世祖康宗薨太祖即位遣使阿息保來弔阿息保徑至殯所閱馬欲取之太祖大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世祖阿高合懣將死太祖往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當禁止之世祖觀此可見金源氏之重馬也軍旅之事全恃馬力此固有國家者所當留意耳

金以壞和議而亡

宋南渡後至紹興七八年間盜賊盡平韓岳諸將兵力亦漸強盛可以有克復中原之勢故時有以和議為非者然卒以和議而得偏安其後正隆南侵開禧北伐亦皆以議和罷兵息事迨賈似道諱和主戰而國亡矣蓋事勢當危急之時不得不謹畏睦鄰圖存於亡若猶仗虛橋之氣必誤國事也金宣宗當蒙古兵圍燕京時遣完顏承暉等往軍前行成已解圍矣後以遷汴之舉致蒙古藉口再起兵端殘破河北蹂躪關陝至哀宗即位羣臣言可因國喪遣人報哀嗣以遺留物因而與之講解哀宗下省院議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勢謂朝廷先遣使則於國體有虧遂止世宗正大六年蒙古兵圍慶陽哀宗命陝省犒以羊酒為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尤

來議和先遣小使幹骨樂至行省時適有太昌原之捷  
移刺蒲阿等志氣驕滿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來  
夾戰幹骨樂歸以其語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統大兵  
入陝善是時金兵不復南侵宋人亦有繼好之意正大  
八年行省忽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  
軍餉劄付者上行下之檄也於是宋制置使陳該遂怒  
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絕蒙古圍汴哀宗遣曹王訛可  
出質乞和已退兵矣而飛虎軍申福蔡元又擅殺北使  
唐慶等於是蒙古之和議又絕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  
時勢徒恃虛氣以速滅亡也金之先以和誤人而其後  
轉以不和白誤亦豈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遷於汴河朔殘民往往自相圍  
結各保一方朝議擇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權能復一  
道即授以本道觀察使能捍州郡即授以兵佐於是封  
建之議起興定四年封滄海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河  
間路招撫使移刺家奴為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  
為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中都西路  
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為晉陽公  
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  
為上黨公山東安撫使燕寧為東莒公是為九公府其  
中武仙最富強張開次之餘皆各保一方其後日漸摧

敗如郭文振徙衛州至不能軍但寓於衛張開不能守  
潞州閒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舊公實與匹夫無異此  
九人外又有史詠亦為平陽公乃胡天作死後詠繼之  
而封者傳贊謂他書所載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  
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蓋正大間續封如史  
詠之繼胡天作者金史惟王福等九人有傳餘皆無之  
其後又有十郡王之封見國用安傳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張  
瑀張左卓翼康琮杜政吳至頭王德全劉安國也九公  
各有傳十郡王無傳惟德全安國封仙杜政略見國用  
安傳中蓋此十郡王本哀宗發空名宣勅聽用安於同  
盟中有功者賜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無大功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三

續可紀故無傳也

金末賜姓之例

賜姓本始於漢初北史李宏傳所謂項伯不同項羽漢  
高賜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是也其後  
罕有行之者惟西魏宇文泰當國時因魏初統國二十  
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絕滅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  
國後其次為九十九姓後賜姓之廣自此始如楊忠賜  
姓普六茹氏趙貴賜姓乙弗氏寇和賜姓若引氏耿豪  
賜姓和稽氏辛威賜姓普屯氏樊深賜姓萬紐于氏周  
搖賜姓車非氏李楷賜姓獨孤氏郭衍賜姓羅氏侯瑱  
魏賜姓侯伏氏周又賜姓賀屯氏是也謂帝時諸各復本姓其有倚

為腹心者則賜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羅協皆賜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宏修皇室譜分為帝系疎屬及賜姓三篇隋因之如楊義臣本姓尉遲文帝因其父戰死乃賜姓楊編之屬籍唐初亦用其制如羅藝高開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賜姓李氏是也唐末賜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貞李順節等皆附於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金末亦多有賜姓者財力既殫爵賞又濫不足以繫人心故設此以勸功然其制亦不同有賜本國大姓者如東永昌賜姓溫都氏包世顯包長壽包疙疸賜姓烏庫哩氏舊作烏古論多隆烏舊作烏合賜姓哈薩喇氏舊作哈連何定賜姓必喇氏舊作馬福德馬柏壽賜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三

姓瓜爾嘉氏舊作楊沃衍賜姓烏凌阿氏舊作林資祿賜姓女奚烈氏李辛賜姓溫撒氏是也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為援者則竟賜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憐李霆梁佐李咬住國用安張甫皆賜姓完顏氏是也其附入屬籍之處又有差等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總麻以上敗二千人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者賜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京師至通州庸河本元時郭守敬所開守敬傳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灘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牓比至通州凡

為牓七置斗門互為提關以過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親操香鑪工既成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船艦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創至今為永利者也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韓玉傳泰和中玉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工既成玉陞兩階是此河實自玉始守敬傳所云不用一畝泉者蓋玉所開河本用一畝泉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廟往往得舊時磚石故址當即玉遺蹟也蓋燕都自金宣宗遷汴後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來都之其間荒廢者已四五十年舊時河道久已湮沒守敬得其遺址而開濬之遂獨擅其名耳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三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為醜穢身為帝王採取美艷何求不得乃專於宗族親戚中恣為姦亂甚至殺其父殺其夫而納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載除一后三妃外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餘人凡宗室被殺者皆納其婦女曹王宗敏妻阿蘭舊作阿蘭海陵叔母也宗磐子阿固岱舊作阿固妻阿里庫舊作阿里庫從嫂也其女重節則從侄女也宗本子薩爾拉舊作薩爾拉妻宗固子呼喇勒舊作呼喇勒妻和色哩舊作和色哩妻秉德弟嘉里舊作嘉里妻皆從嫂也壽寧縣主質庫舊作質庫宗望女也靜樂縣主布拉舊作布拉及錫納舊作錫納宗弼女也實古爾舊作實古爾宗倩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蘇呼舊作蘇呼和卓舊作和卓及其妹伊

都督宗本女也皆再從姊妹蘇喇古皇太后表兄張定安妻也富爾和卓蘇喇古麗妃妹也海陵皆私之其納之宮中者則封為妃嬪在外則分屬於諸妃位下出入蘇喇古出入元妃位富爾和卓出入麗妃位蘇喇古卓伊都出入貴妃位實庫重節出入昭妃位布拉實古爾出入淑妃位錫納夫素赫蘇喇古和卓夫蘇色蘇喇古為近侍每值宿海陵謂之日爾妻年少遇爾值宿不可令宿於家每召入海陵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侍婢高實古蘇喇古膝上高實古曰天子何勞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為易得耳此等期會乃難得也蘇喇古和卓在外淫佚海陵責之日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如我者乎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五

然亦不之罪也此外如沈璋妻為太子光英保母及邢律微妻侯氏皆以入宮侍皇后而姦之者也節度使烏達舊名烏之妻定格舊名與海陵有私海陵即位使定格殺其夫而納之者也秘書監文之妻實格舊名海陵使文出之而納於宮中者也蕭拱妻色特爾舊名之妹日密呼舊名海陵使拱迎之於汴既入宮非處女遂以疑殺拱而以拱妻支既又以密呼之命召拱妻入宮而亂之者也亦有先寵幸而後殺之者阿里庫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節阿里庫責重節遂殺阿里庫又蕭唐古特舊名妻扎巴舊名既入宮封昭媛時唐古特為護衛札巴使侍女遺以雜佩海陵遂手及札巴以狎於宮每幸婦人

則教坊奏樂撤帷帳或妃嬪列坐率意亂之以為笑樂幸室女不得遂則使元妃以手左右之女使闖拉舊名有娠欲幸之則以麝香水擦腹而墮其胎甚至徒單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與淫亂使伺太后動靜福娘增飾語言遂成弒逆之禍此皆載在后妃傳後者海陵之惡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醜亦瑣瑣書之母乃穢史乎按本紀世宗嘗曰海陵以近習掌記注故當時行事實錄不載當訪求書之又賈益謙傳當時禁近能暴海陵蠶惡者輒得美遷故史官修實錄不免附會云然則金史所載皆世宗時編訂者也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五

海陵在位蓋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而更過之北齊書稱文宣狂暴昏姦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彭城王湫母爾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蒸之不從則手刃之皇后李氏之妹嫁元昂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則以鳴鏑射殺昂斯固已滅絕倫理然以海陵視之奚啻十倍隋煬帝弒父殺兄弟海陵則弒君弒母殺伯叔兄弟及宗室數百人煬帝若不若是之慘也然以其權謫剛斷之資足以飾非威足以馭下其時國運方強使僅守其故業雖淫恣亂倫或尚不至隕路正如齊顯祖彌記威斷羣下不敢為非所謂主昏於上政清於下者乃又大舉伐宋空其國以爭

人之國與隋煬之征高麗如出一轍此所以土崩瓦解自速滅亡也隋書記煬帝征高麗總徵天下兵皆會涿郡又發江淮水手一萬弩手三萬嶺南排鐵手三萬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兩送高陽載衣甲又發江淮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倉米至涿其陸路夫往來者亦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耕稼失時民不聊生於是天下大亂帝亦被害於揚州而海陵之伐宋也盡起諸路招討司及明安穆昆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雖親老丁多亦不得留侍所造軍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

廿二史劄記 卷六 金史

五

生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累籍民馬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死者不絕於道所至芻粟無給有司以為請海陵曰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可就牧田中共調馬五十六萬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以上是為差富民有調至五六十匹者仍令養飼以俟由是盜賊並起大者逆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海陵又惡聞盜賊言者輒罪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東海張旺徐元等反於南契丹伊喇幹等反於北葛蘇館明安福壽東京穆昆金佳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公言於路曰我輩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海陵自將三十二總管

兵至瓜州為其下所執與隋煬之被害亦如出一轍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騰喪國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築燕京次營汴京工役甫畢又興此大眾以極無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豈有不自速其斃者金史一一書之所以垂戒千載也

按石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之石無大小輒隨流去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性好獵體重不能跨鞍造獵車千乘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以大辟論御

廿二史劄記 卷六 金史

五

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死者百餘家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官十二等諸侯王九等發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以充之郡縣乘此奪人婦女九千餘人其子石宣又私令採亦及萬縊死者三千餘人又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於鄴北命子宣出獵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金門門石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復何憂宣校獵既遍又令石緡出獵亦如之後宣殺緡虎又殺宣極慘酷其子石世石坤石遵石

鑿等皆不得其死再閱乘亂誅諸羯於是趙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閣下令趙人斬一羯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羯人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死凡二十餘萬亦有高鼻多鬚而濫死者虎十三子五人為再閱所殺八人皆自相殘害晉書載記此又隋煬帝金海陵以前之最無道者也

金中葉以後宰相不與兵事

金初創業皆兄弟子侄出則領兵入則議國事為相者多兼元帥其時樞密院雖主兵柄而節制仍屬尚書省如宗翰為固倫貝勒舊作國論兼都元帥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汴京初置行臺宗弼領行臺尚書省都元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天

帥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民訟錢穀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統其事後入朝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如故可見兵事皆宰相參決也及明昌以後則兵事惟樞密院主之而尚書省初不與聞蓋是時蒙古勃興北鄙騷動惟恐漏洩傳播故惟合樞密主之其後遂為樞密院之專職而宰相皆不得預貞祐四年陳規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靈所係近詔軍旅之事專委樞密而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為貴不在己也伏望戰守大計須省院同議楊雲翼亦奏尚書出政之地今軍旅大事宰相不得與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時軍事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為將相權不當分

天興元年始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國旋亡矣按宋制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國旋亡矣奏請令宰相兼樞密乃從之見魏傳

憫忠寺故事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憫忠寺也朱竹垞謂此寺典故有遼時開宋真宗詔建道場於此及金大定間策試女直進士於此二事按道場建醮事具遼史金策試女直進士係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論試女直進士於憫忠寺寺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有音樂聲西入官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捏等曰文路初開而有此兆得賢之徵也中選者圖克坦益舊名等二十七人後多為顯官此載在金史選舉志今又得數事遼史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天

興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獻后忌辰帝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憫忠寺宋王曾記契丹事云燕京有憫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宋使至遼遣館伴導以遊觀又北狩錄宋徽宗至燕山館於大延壽寺欽宗館於憫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顏綱至囚於憫忠寺明日殺之宋史謝枋得至燕寓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此皆憫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

額爾古訥舊名善馳驛日能行千里天會八年從宗翰在燕聞余睹反宗翰令馳驛往探額爾古訥黎明走天



德及至日未曠也本傳

避孔聖諱

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為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金末種人被害之慘

一代敝政有不盡載於正史而散見於他書者金制以種人設明安穆昆舊名猛安謀克分領之使散處中原世宗慮種人為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為保聚其土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種人與漢民各有界址意至深遠也其後蒙古兵起種人往戰輒敗承安中主兵者謂種人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三

所給田少不足黍身家故無鬪志請括民田之冒稅者給之於是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重有耕之數世者亦以日占奪之及宣宗貞祐間南渡盜賊羣起向之恃勢奪田者人視之為血讐骨怨一顧盼之頃皆死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亦不免事見元遺山所作張萬公碑文又完顏懷德碑亦云民間警撥地之怨睚毗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甚至掘墳墓棄骸骨惟懷德令臨淄有惠政民不忍殺得全其生可見種人之安插河北諸郡者盡殲於貞祐時蓋由種人與平民雜處初則種人倚勢虐平民後則平民報怨殺種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絕不載此事僅於張

萬公傳中畧見之則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僉軍之弊見劉祁歸潛志金制每有征伐輒下令僉軍民家有數丁者盡揀取無遺貞祐初有任子為監當者正赴吏部選亦僉監官軍其人訴於宰相僕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備黃河修潼關又下令僉軍祈之父劉元規曾官戶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監察御史劉從益亦家居俱選為千戶既立部曲當以次相鈴束後亦罷之此可見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

廿二史劄記 卷天 金史

三

陽湖 趙翼 雲松

元史

元起朔漢本無文字開國以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蹟是以記載寥寥本紀贊所謂太祖奇勳偉績甚多惜當時史官不備失於記述也直至世祖中統三年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鶚請以先朝事付史館鶚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採集累朝事蹟以備纂輯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府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因日不暇給憲宗事獨不能記憶耶尙當詢之故老又成宗時兀都帶等進太宗實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九 元史

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迷失非昭府順聖皇后所生何為亦稱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記月日亦先後差悞此此可見事後追述之外漏也其時內廷記載又有所謂脫必赤顏者仁宗常命譯出名曰聖武開天記其後虞集總裁遠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即脫必赤顏所修太祖以來事蹟付出參訂或謂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止是此本并未嘗傳出矣今按金史世紀敘先世事至盈一卷而元史敘字端又見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可見國史院已無可徵世祖以來始有實錄至元二年補修國史院翰林院御前起居注以記事未及後諸作年全平未錄及諸國臣職傳命亦未錄修成宗即位詔完澤監修世祖實錄元貞七年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實錄

宗憲宗五朝實錄武宗時國史院修成宗實錄仁宗時修武宗實錄及黑朝后妃功臣傳傳百工各上事蹟美宗時修仁宗實錄及后妃功臣傳等定帝詔修成宗實錄武宗時又修美宗實錄并具實錄則明初得元史十三朝實錄即據以修輯此元史底本也然是時徐一

義致書王韓曰史莫過於日歷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歷不設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遺一文學採掇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即據以修實錄而已元史姦臣傳序亦云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惡惡蓋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放直書故也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為信史修元史者即據以成書毋怪乎不協公論史成後即有宋右作拾遺解縉作正誤而稍致董倫書并有元史外誤承命更修之語則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而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九 元史

有改修之命今拾遺正誤及稍所改修者皆不傳其可惜也然元史大概亦尚完整則以傳時纂修無書多有熟於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國史於祖宗功德近成將相家世勳伐皆記憶貫串史館有所考究悉應之無遺又又拜住監修國史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哈刺哈孫定策功但書越王禿剌擒阿忽台事拜住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立命書之傳可見實錄亦自矜慎其執筆撰述者又多老於文學如姚燧為一代宗工當時子孫欲敘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傳信不得者每以為恥燧表楠在詞林凡勳臣碑銘多出其手燧歐陽元振古文凡王公

大臣纂錄之碑得元文以為榮片言隻字人皆寶重元

而皆與纂修實錄之列世宗實錄李之格馬格李謙吳承恩九思張昇

諸列傳尚多老筆而無醜詞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有郭

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集等

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

陽元河防記以為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帝一

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觀記較切

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李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更為

廿二史劄記元史

分明末造殉節諸人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資記

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疎

略議之也惟中葉以後大都詳於文人而略於種人則

以文人各有傳誌之類存於世而種人無之故無從搜

括耳

幾於前後倒置蓋三十二卷以前係初次進呈三十

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

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時日迫促

外漏自多如孟珙蒙達備錄請先有蒙古斯國雄於

北邊後絕衰滅逆史有蒙古斯國即所稱蒙古斯國也

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併不載又顧寧人指出元史列

傳第八之速不台即第九之雪不台第十八之完者

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之石抹也先即三十

九之石抹阿辛益可見修史諸臣但據各家誌錄家

傳之類隨得隨抄不復彼此互對則當日之草率致

廿二史劄記元史

誤可知矣至賈良伯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死而

元史闕傳作邪律卜氏據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

之妾則元史竟以其妾當其妻又剪勝野闕謂元江

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張士誠留於平江數年士誠

敗明太祖以伯琦身為大臣而仕於張氏遂誅之今

元史伯琦傳則謂士誠既滅伯琦歸鄱陽卒又與野

史互異此則未可據野史以駁正史者蓋一代修史

時凡稗官叢說無不搜集其所棄而不取者必其無

所據依今反拾其所棄者以駁正史之說多見其不

知量也濂等修史必進呈御覽如果周伯琦為明祖

所殺豈敢諱之以為善終哉閱元史者不得概以外

誤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符處

金史蒙古使唐慶至汴飛虎軍中福蔡元擅殺之是唐慶之死山軍士擅殺如宋獨松關守將張濬之殺廉希賢也元史則謂太宗命慶往諭金主顯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慶夜半令人入館殺之則慶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按是時哀宗方以曹王訛可出質求退兵豈復敢殺使招毀此必元人藉口以爲兵端也元史李宗賢傳攻河南其渠魁強元帥者以衆出奔宗賢追及降之按金史洛陽既破強仲復立軍府與元兵力戰此卽所謂強元帥也然仲力戰被擒後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五

北兵語之曰汝能一屈膝卽貸汝命仲不從持使北向伸仍拘頭南向受刃事見忠義傳是其殉節最烈而元史謂追及降之實屬曲筆又元史石抹阿辛傳阿辛將黑軍長驅擄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歸按金史完顏賽不等傳汴京之圍哀宗以訛可出質蒙古主卽遣使碎不斛等選圍守未嘗攻破汴城塔察兒與金人戰南薰門亦未嘗破門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兵始入其先未嘗有攻破城門之事也阿辛傳亦誤又元史塔察兒傳與金合達戰三峯山敗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師命借速不台傳又作唆伯台圍汴按金史合達蒲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傳三峯山

之戰在壬辰正月今敘於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之事塔察兒傳亦誤金本紀蔡州破哀宗傳位於宗室承麟自繼於幽蘭堂承麟爲亂兵所殺宋史亦同元本紀則謂獲承麟殺之所謂亂兵者蓋卽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處

元史本紀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淮西諸郡降惟鎮巢軍復叛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木斬之按宋史洪福附姜才傳後福本夏貴家傭積功爲鎮巢軍統制貴招之降不聽元兵攻城貴親往語福欲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遂執福福大罵貴不忠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殉節凜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六

稟有生氣而元史謂其降而又斬實屬曲筆又本紀至元十四年攻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制置使張珪走涪州張德潤以舟師邀之珪遂降按宋史珪傳重慶陷珪欲赴水死家人挽持不得死爲鐵木兒追及執送京至西安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今縱得不死欲何爲哉珪乃解弓絃自經死是珪亦未嘗降也而元史竟書曰降亦屬曲筆按元史本紀傳應春本宋重慶制置使爲張珪所殺到時在宋未聞之自在此此另是一說然亦可見珪之未降也如已降則已爲元臣矣按宋史張德潤傳趙安後涪州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蓋本宋將珪守涪州而爲珪所殺者

金史當恭觀元史

金史雖簡淨然亦有不明析處其敘蒙古兵或曰大元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將帥則曰北帥或曰大帥或曰北大帥皆不著何人蓋元人修金史不便屢以本朝祖宗及將相行文故多槩括其詞然亦有不可通者如訛可傳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所云大兵者謂蒙古兵也所云自將者指何人耶及觀元史始知即太宗自將也其自南而北來會者則睿宗圖類也太宗弟魯蘇是時圖類先入蜀由宋武休關繞出唐鄧以趨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從白坡渡河會之故有禹山三峯山等戰金史亦不著地名既勝遂趨汴金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及圖類北歸爾大將廿二史劄記元史卷五 七

速不台塔察兒等圍守金史謂速不台等不是冬哀宗出走明年正月至歸德旋有蒲察官奴所營之捷金史官奴傳謂官奴偽與蒙古將忒木得相約欲劫帝出降因知其大將在王家寺乃乘夜斫營北軍大潰溺死者三千人所謂大將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槩直庸魯華傳証之則大將乃撒吉思卜華也撒吉思卜華追金主於歸德駐營城北左右皆水金將官奴來斫營腹背受敵一軍皆沒史天澤傳亦云撒吉思卜華背水而營天澤謂非駐兵之地撒吉思卜華不聽果全軍皆沒是金史不明析處必參觀於元史也

元史自相歧互處

史天澤傳謂太宗三峯山戰勝後即北還爾睿宗圖類兵圍汴按塔察兒傳太宗圍汴金主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睿宗傳亦云太宗北還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圖類薦於天地太宗疾愈圖類從之北還是圖類與太宗同北歸未嘗謂汴京也天澤傳誤 鄭鼎傳鼎從憲宗征大理由六盤山起行山路險惡嘗負憲宗以行既至大理擒其主遂平之按本紀憲宗二年命皇弟呼必賚即世祖弟征大理三年平之四年還朝是征大理者世祖而非憲宗親行也八年憲宗自將伐宋由西蜀入九年崩於釣魚山是憲宗親征者蜀地而非大理也鼎傳何以云從憲宗征大理耶按鼎傳廿二史劄記元史卷五 八

憲宗征大理在庚戌歲是時尚未登極而世祖征大理在壬子癸丑甲寅三年豈世祖未征之前憲宗先已征之即位後又命世祖征耶然憲宗本紀所敘未即位之前如征欽察征俄羅斯魯蘇等戰功甚多如果征大理擒其主豈不敘及乃憲紀竝無一字而定宗紀後庚戌之歲亦無遣奔賚叩即世祖舊名征大理之事則鼎傳所云或是從世祖征大理而以爲憲宗者誤 薛塔刺海傳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嶺明年憲宗崩於釣魚山按憲宗親攻釣魚山時世祖以皇弟別將兵攻鄂未嘗在釣魚山也薛塔刺海傳誤 按塔哈傳塔哈名宋殿帥張彥與都統劉師勇襲呂城按塔哈輝圖塔哈名

之斬彥按輝圖傳謂殺帥張彥安撫劉師勇攻呂城輝  
圖與張擒張殿帥呼喇珠傳呼喇珠傳亦謂張殿帥攻呂城  
呼喇珠與輝圖生擒之宋史張彥被擒後元人令其至  
常州城下招降是張彥未嘗被殺也按塔哈傳誤 托  
歡傳進兵蘇州與宋軍戰擒柳奉使按伯顏傳托  
克常州師至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書乞班師請  
修歲幣是岳本奉使來也且兵至平江都統王邦傑通  
判王矩之即以城降並無交戰之事托歡傳誤 董文  
炳傳宋將張世傑焦山戰敗走入海文炳舟小不能入  
海乃還按世傑戰敗奔據岡山後由海道追二王於浙  
東事見世傑及劉國傑等傳非由焦山即入海也文炳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九  
戰勝率舟師由江陰沿海趨澈浦華亭亦未因舟小而  
罷行董文炳傳誤 唆都傳至元十二年建康降唆都  
爲建康安撫使攻平江嘉興皆下之帥舟師會伯顏於  
皋亭山按伯顏傳是時兵分三道阿剌罕由廣德進董  
文炳以舟師沿海進伯顏爲中道由鎮江進先屠常州  
以次下平江嘉興方至杭州今乃云唆都先攻下平江  
嘉興再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亦誤 又唆都傳至  
元二十三年征交趾唆都力戰死之而亦里迷失傳云  
從阿爾哈雅雅各阿唆都征占城戰失利唆都死焉則唆  
都又似死於占城者考之占城傳二十一年三月唆都  
已自占城領兵回則其死在交趾無疑亦里迷失傳誤

襄加友傳伯顏大軍至建康帝召襄加友赴闕面陳  
形勢遣還諭旨於伯顏謂北邊未靖勿輕入敵境而大  
軍已入平江矣按伯顏傳軍至建康有詔時方暑且緩  
進兵伯顏以機不可失親赴闕而陳八月還軍十一月  
進兵屠常州十二月次平江都統王邦傑等出降乃遣  
襄加友回宋使柳岳至臨安諭降是伯顏赴闕而奏已  
定進兵之計南還即率兵直進襄加友久在軍中何得  
至平江時尚有旨遣之來止兵耶襄加友傳誤  
又圖類傳圖類攻金欲假道於宋由蜀渡漢江繞出  
唐鄧以趨汴先遣擄不罕使宋宋人殺之圖類怒乃  
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陷閬州過南鄭遂由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十  
金人房乘騎浮渡漢水而北是圖類之經宋境由力  
戰而入也而按圖類傳圖類由山南入金境按圖類  
爲先鋒趨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宋制置使桂如淵  
守興元按圖類假道於如淵曰宋金世讐今欲假道  
南鄭由唐鄧以滅金豈獨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淵  
度我兵壓境勢不徒遂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  
抵鄧州而去是蒙古假道宋即使人導之未嘗戰也  
二傳殊不相合今按金史內族訛可傳元兵謀取宋  
武休關先破鳳翔圖類分兵入散關屠洋州開生山  
截焦嶮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分軍而西西軍由別  
路入沔州開魚鼈山作筏渡嘉陵江趨葭萌至西水

縣而運東軍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據此則圖類兵原分兩路其力戰於沔州等處者西軍也其過關徑入不事爭鬪者東軍也兩傳各記所記所以不同歟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以事繁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此本紀體也至列傳則往往視其事之大小繁簡以為詳略不必拘拘於時日之細惟元史則不然中統以前未有年號則以甲乙紀歲如張榮傳乙未金亡戊戌授懷遠將軍之類是也中統以後則以年號紀歲如阿八赤傳至元十八年開運河二十一年調征東招討使二十二年授征東宣慰使

廿二史劄記

卷无 元史

十一

之類是也他如阿剌罕傳土土哈傳皆微八都魯傳忽蘭吉傳賈塔刺渾傳也蒲卜紺傳趙阿哥播傳純只海傳塔不已而傳直脫而傳忽刺赤傳達理麻達識傳那律錫傳暢師文傳張紹傳莫不皆然并有以月記者如張榮傳癸卯三月陞輔國大將軍甲辰二月領蒙古漢軍戊申九月拒宋師於均州阿塔海傳至元九年五月霖雨宋夏貴乘淮漲來爭正陽十二年十二月師次建康之類是也更有以日記者如伯顏即也傳敘至元十一年取鄂州之事十月戊午斬鄂將趙文義擒范興甲子次沙洋乙丑遣官招降守將王虎臣等不應遂攻獲之丙寅次新城丁丑呂文煥至城下招降中飛矢奔還戊辰

黃順降已巳任軍降十一月丙戌次復州乙未次蔡店丁酉往漢口觀形勢十二月丙戌次漢口辛亥自漢口開壩入淪河壬子戰艦畢至癸丑遣人招陽邏堡不應乙卯遣阿里海牙攻之潛令阿木從上流渡江丙辰阿木遣人報捷丁巳登武磯山己未次鄂州庚申張晏然等降是也敘十三年取臨安降宋主之事正月己巳次嘉興癸酉宋以宰臣陳宜中書來乙亥宜中又遣使來辛巳軍至崇德壬午次長安鎮癸未進軍臨平甲申次皋亭山乙酉至臨安聞二王南走遣兵邀之丙戌禁軍士毋入城丁亥遣人慰諭謝太后戊子文天祥等來見已北駐湖州市庚寅觀潮於浙江辛卯張宏範等以宋

廿二史劄記

卷无 元史

十二

降表至二月丁酉遣人徇未下州郡辛丑宋主率百官拜表降是也又燕鐵木兒傳敘其拒戰上都兵之事亦以日記此雖近於記功簿籍如李孟所謂磨寫史牘者李孟見於元史所撰功臣傳曰是方謂其史也他人直於寫史前耳然記事詳贗使後世有所考究屬史裁之正固不必以文筆馳騁見長也

元史又有不以甲乙記日而但以一二數記者如日本傳至元十八年征日本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遁歸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七日日本人來盡殺之不殺者虜為奴占城傳至元二十年征占城正月十五日夜發舟十七日整兵進十九日國主遣使來降二十

日兵至大洲二十一日入其城二十二日國主爲歸  
款而遁以及瓜哇等傳皆然此雖非古法亦較直捷  
此傳人名俱照舊史錄四  
唐書新改亦不易借觀也

元史迴護處

元史亦多迴護處非明初修史諸人爲之著其善而諱  
其惡也蓋元時所纂功臣等傳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  
抄錄成篇耳如阿爾哈雅傳舊名阿  
里海牙歷敘其戡定湖廣之  
功而占降民爲私戶及征占城失利等事則概不敘入  
其破潭州也則曰諸將請屠之阿爾哈雅以數百萬生  
靈若殺之非主上諭以曹彬不妄殺人之意乃止及其  
破海江則曰阿爾哈雅以靜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廣西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圭

諸州不服乃悉坑之是不屑既見其好生之德坑之又  
見其止殺之威真所謂曲爲之說者又崔或奏阿爾哈  
雅掌兵民之機子孫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  
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舊名阿  
合馬宜罷職阿爾哈雅  
傳亦不載博果密傳舊名不  
知來土土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  
增其軍而多取良民中書僉省王遇改正之土土哈遂  
誣奏遇幾得罪賴博果密救之而土土哈傳但云欽察  
之自叛所來歸者及散處安西郡王部下者俱令土土  
哈統之而不言擾及平民之事張乘從攻金蔡州中流  
矢宋將孟洪救之挾乘以出事見宋史孟洪傳而乘傳  
不載嚴實自請攻衛州與金伊喇富阿舊名不  
知來遇於南門

適合達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史天倪率壯士伏  
於延津截其歸路實乃得脫歸事見史天倪傳而嚴實  
傳竟不載奉定帝既崩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  
不兒之力  
入京卽位仿武宗仁宗故事遣使迎兄明宗於漠北來  
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宗爲皇太子皇太子  
出迎明宗於翁果察圖舊名王  
察爾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此固  
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弒逆也魏初引胡中曰開之故老雅  
克特穆爾奉上帝命而明宗左右  
不爲雅克特穆爾且懼而帝崩雅克特穆爾聞  
哭聲奔入帳中取寶璽文宗上馬南馳此蓋當時實事乃明宗文宗本  
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并稱皇太子入哭  
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皇太子登極  
竟似授受得其正者直至雅克特穆爾傳寧宗崩後皇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西

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即順帝舊名  
安歡特穆爾於廣西雅克  
特穆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故遲留  
數月不立於是明宗被害之實至此始一見全部元史  
只此一二語此外紀傳並無有錯見其事者順帝至元  
六年追廢文宗廟主之詔謂文宗躬遜之際與伊魯布  
哈舊名月  
魯不花阿哩雅舊名也  
里牙呼棟阿舊名明  
里謀爲不軌使我皇考  
飲恨上實是雖著明宗被害之迹又不以坐雅克特穆  
爾之罪非本傳中實與謀逆一語雅克特穆爾不且漏  
網乎北魏書體例凡弒逆之事雖本紀只書暴崩二字  
而散見於各傳者必詳茲何以諱之太深乎許有壬因  
詔罷科舉力爭以爲不當罷不聽明日宣詔特令有壬



為班首以折之侍御史普化謂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矣有壬以為大恥此事詳於徹里帖木兒傳而有壬傳不載蘇天爵傳後至元二年朝廷庶務多所更張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按順帝在位惟耽樂之從何曾有求治之意亦謂語也凡此蓋皆舊史原文所謂詳於紀善略於懲惡者惟葉李傳敘其立朝建白居然一代正人而傳末特載李淦劫其黨附承哥一疏謂人皆知承哥用小人之罪而不知葉李薦用承哥之罪此則善惡兩不相掩所謂存是非之公者又舒穆魯宜孫傳舊名石抹宜孫以儒學副提舉劉基為經歷又辟胡深葉珠章溢參其軍謀按宋濂等修史時劉基等方向在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五

朝而其先仕於元之處直書不諱此亦為直筆

又金與蒙古拒戰二十餘年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諸戰以大捷著其餘則每戰輒敗哀宗正大八年蒙古拖雷入饒風關渡漢江而北金完顏合達與移剌蒲阿禦之於鄧州之禹山金史合達傳謂北兵小却二相合達輒以大捷告其實虛張捷報並非實事云然據蒲阿傳敘此事謂戰三交北兵少退向蒲阿後突之為蒲察定住所卻北兵又擁高英軍軍動合達欲斬英英復督兵力戰北兵卻又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卻之北兵即回陣南向來路是此戰亦實有却敵之功不得謂全虛也元史

拖雷傳亦謂十二月及金人戰禹山祥北以誘之祥北者蓋即金史所謂北兵小卻也拖雷傳又云攻鄧州不下遂引而北別以三千騎命扎刺率之為殿大霧迷失道為金人所襲殺傷相當拖雷以扎刺失律罷之是蒙古軍亦未嘗無敗處而金史反謂合達等虛張捷報此則元人修金史為本朝迴護也及明修元史則記載具在是以據實書之耳

元史附傳有得失

按竺邇傳先世居雲中父烈公為金群牧使驅馬歸太祖終其官按竺邇幼孤育於外祖木要甲家訛言為趙因姓趙氏是既詳其家世矣則其孫趙世延傳可不必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六

再敘乃又云曾祖烈公為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烈公死之是烈公之死係殉節又與按竺邇傳異按竺邇幼育於外大父木要甲訛為趙家因氏為趙焉蓋祖孫二人本各有一傳修史者竝收之而不及刪其複處也月乃合傳其曾祖仕金為馬步軍指揮以官為氏因姓馬氏其傳末云曾孫祖常博學能文鄉會試皆舉首由翰林拜監察御史直言忤上官去數年起為翰林待制遷御史中丞卒謚文貞是祖常全傳已附於其祖傳內乃馬祖常又另有傳則月乃合傳後此段文字即應刪却而又仍之又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剌出而忽剌出又有傳杭忽思傳既詳載其子阿塔出矣而阿塔出又有傳牀兀兒封

句容郡王武宗紀既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仁宗紀延祐三年又載此事可見修史者之不暇彼此訂正也惟兀良台台傳詳載其子阿木從征雲南交趾等功而阿木又另有傳則專敘其滅宋勲績一則代父立功一則爲國出力固不嫌其兩傳也又察罕帖木兒傳後附其子孛麻帖木兒傳孛麻在明史入群雄中而其人究爲元季一大關係之人不得因其應入明史遂不爲立傳而係察罕之子又不必另立一傳故以其元季事迹附傳於父之後而他日與明爭戰之事則不書此最爲位置得宜也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臣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七

夏金宋皆滅於蒙古夏無史金宋二史皆有忠義傳未造抗節死事之臣然以元史核對尙有未備者今爲摘出觀者可以覽焉

李恒傳元太祖攻西夏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死

李恒即其弟

郭寶玉傳從攻西夏斬夏將佐里

穆呼哩傳

穆呼哩

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至穆呼

哩欲降之張厲聲曰我受金朝恩二十餘年事至此有死而已穆呼哩義之請將怒其不屈竟殺之

名實

黑馬傳金武仙據真定黑馬從李魯討之金將忽察

虎以兵來援爲黑馬所殺

德海傳攻金鄭州殺金將左崇

按竺遁傳金亡後金將郭斌尙保金蘭定會四州按

竺遁圍之食盡城陷兵入城斌手劍驅妻子聚一室

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

將軍止此一兒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

史天倪傳金完顏合達陷於蒙古遂降之已而與監

軍王守約連謀越海歸金天倪來追殺守約

張榮傳榮攻金浦縣將唆峨侯來搆營榮追殺之

趙宏偉傳金亡有總管王昌張雲又起兵宏偉夜襲

雲斬其首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六

紐璘傳宋將蒲擇之來攻成都紐璘敗之於靈泉山

擒宋將韓師勇斬之

亦見石抹按只傳

憲宗本紀帝攻蜀苦竹隘守將楊立出戰兵敗被殺

先渡馬湖獲宋將張實實遁既克苦竹隘獲實支解

之進攻鵝頂堡守將王佐死之并誅佐子及徐昕等

四十餘人張德淵攻拔禮義城殺宋宣撫使張資

楊大淵楊文安二傳記擒殺宋將尤多大淵傳攻禮

義城獲總管黃文才路鈞高坦之攻通州獲統制白

繼源賊巴渠獲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黃勉節幹

陳子潤後謀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來乃率兵

襲之擒祁昌

楊文安傳得漢城之戰擒宋將陳亮攻開達擒統制張剛總管伏林方富攻金川擒路鈴趙貴等略開州獲統制陳德副將劉安仁掠蓬州擒其將蒲德范仲王德解明周德新王遷王仁袁宜何世賢楊普時仲陳俊滿桂王順王道張俊楊桂蔡雲龍李佺李德孫聰張順李貴雍德吳金王元閻國寶張應庚壽興祖譚友孫葉勝郎桂莊俊嚴貴寶世忠趙興孫德柳榮趙成趙章韓明王慶攻梁山擒部轄景福攻小江口擒總管李畢花茂寶薛忠攻紹慶擒守將鮮龍以上諸被擒者其生死尚無明文至如文安之攻奪金州殺其將梁富襲開州宋將龐彥海投雌死宋兵來救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九

又殺其將張德攻梁山殺守將王智攻萬州殺守將何威又萬州守將上官蕤拒守甚力文安諭降不聽諭月拔其外城蕤猶不屈文安盡銳攻城破之蕤巷戰而死宋六郡鎮撫使馬堃守咸淳文安與之同鄉諭降不從乃力攻斬關入堃巷戰死此十數將則皆顯然盡力戰守被殺者宋史無傳以上皆屬將

按竺邇傳攻支州守將劉祿數月不下謀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攻陷其城祿死之按宋史忠義傳有支州守劉祿當即是此人傳闕而誤其名耳

張庭瑞傳宋兵圍虎嘯山庭瑞出擊殺其統制樂俊雍貴胡世雄等

伯顏傳元兵自鄂順流而下鄂將趙文義范興來追伯顏手殺文義又擒興殺之至沙洋以文義首招降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攻獲之并殺二將又破陽邏堡斬其將王達既克臨安以獨松關張潘殺奉使廉希賢斬之

李恒傳攻陽邏堡宋夏貴遣其子松來拒恒射殺松阿塔赤傳宋馮都統白真州率兵二千船百艘來襲瓜洲為阿塔赤所敗馮都統赴水死

阿剌罕傳追襲宋嗣秀王趙興樺斬其步帥觀察使高世達生擒興樺斬之宋史與樺有傳餘缺

阿里海牙傳破瓊州執安撫使趙與珞冉安國黃之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十

紀皆裂殺之宋史與珞有傳餘缺

唆都傳攻興化獲宋將陳瓚支解之

懷都傳攻樊城斬宋將韓撥發蔡路鈴不著其名

昂吉兒傳文天祥起兵舒民張德興應之昂吉兒討殺德興又趙孟深亦同起兵兵敗被殺

烏古孫澤傳文天祥開府南劍守臣張清同起事澤八戰殺清

趙宏偉傳天祥使羅開禮葉良臣謀復臨江宏偉斬良臣俘開禮

高興傳取婺州擒宋將章炳斬之

朱國寶傳宋亡惟辰沅靖州未下宋將李信李發據

險固守國寶擊擒之張世傑挾二王入廣南恩新州人何華張翼起兵興復國寶擊殺二將

世祖紀至元十五年禿滿答兒等攻克瀘州斬宋將王世昌李都統東川副元帥張德潤攻涪州斬宋將王明及其子忠訓總轄韓文廣張過春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與周隆賀十二起兵行省調兵往討周隆賀十二被殺烈良等逃入蠻洞元兵襲之二人皆戰死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忙哥撒兒傳憲宗以其生前多所殺及卒人多謗諺言特降詔於其子今載傳中乃全用尙書體竟與宇文周廿二史劄記卷五元史

詔書相似此當時翻譯者之有意潤色以爲典冊高文也及泰定帝登極一詔則所譯全是俗語無異村婦里老之言而元史亦遂不加改潤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政體之陋耶

元史人名不畫一

宋史兀良合解元史本紀作兀良合帶本傳作兀良合台阿海傳又作兀良合友金史完顏合達元史雪不台傳作合韃韃郭德海傳作哈達李治傳又作合答金史移刺蒲阿元史塔思傳作蒲老德海傳又作蒲兀金史完顏訛可獲賊輒以火燒之人呼爲草火訛可元史塔思傳作完顏火燎金史白撒元史郭侃傳作伯撒金史

完顏承暉元史本紀作完顏福興以承暉本名福興也邪律楚材及石林明安傳又作復興此以金宋二史核對而不相符者也修元史時宋遼金三史已行世竟不一互訂已見草率而元史中又自有歧互者速不台已

作雪不台分爲兩傳而按扎兒傳又作峻伯台帝師八思巴有本傳而本紀及阿尼哥傳作八合思八薩理傳又作八哈思巴和禮霍孫有本傳而劉正傳作火魯霍孫昂吉兒傳又作和魯火孫塔察兒有本傳而苦徹傳作塔塔兒肖乃台有本傳而史天澤傳作笑乃解王王傳又作笑乃帶宗王拔都罕見本紀而忙哥撒兒傳作八都罕一班珠尼河也元史雪不台傳作班朱泥河速哥廿二史劄記卷五元史

傳又作班木居河麥里傳又作班真河邪律阿海傳又作辨屯河一篇列河也見雪不台傳速不台傳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勇士之稱卽今所謂巴圖魯也而史天澤趙阿哥潘傳作拔都拜延傳作八都魯苦徹及阿木魯傳作拔都兒劉國傑傳又作霸都又羅鬼女子蛇節反見劉國傑傳而楊賽因不花傳又作折節雖蒙古語本無正字亦何至一書之中岐互若此蓋當時各家碑志之類各譯漢字入文爲國史院所收錄明初修史時卽據其成文編入不復彼此互訂以歸畫一亦可見其草率從事也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真語令人易解元史無之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者茲難識別今就紀傳所載可以註釋者列之

達魯花赤

此官太皇太后時授八兒黃河以北戰門以前天下都魯花赤亦世祖以別的路為屯田府達魯花赤又帖木兒補化為都魯花赤人為之漢人亦有官此者劉好禮為水磨路達魯花赤張瑄為鎮江路達魯花赤張君任為黃州達魯花赤張瑄為黃州達魯花赤

赤

軍名謂兵之煇者太祖命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為五部各置將一人見開闢不花傳 扎魯忽赤 本紀太祖置此官位在百司三公上猶漢之大將軍也亦名斷事官得專生殺故嚴見有也司撥兒及布魯海牙傳亦作扎魯忽赤及唐仁祖傳宗人府又都行天下也可扎魯忽赤亦作扎魯花赤見昔班傳 火兒赤 佩帶綬侍左右徽聖傳又宗宰傳謂昔班御 寶兒赤 者燕不花在美宗時為進酒寶兒事者何則宰傳作火而赤 寶兒赤 亦見本傳而何則宰傳作傳而赤 寶兒赤 亦見本傳而何則宰傳作傳而赤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壹

秃魯花

太祖立誓子軍號 哈刺赤 世祖以哈刺赤為

合必赤

伯都魯合必赤亦名 溫都赤 伯都魯合必赤亦名 溫都赤

舍兒別赤

伯都魯合必赤亦名 溫都赤 伯都魯合必赤亦名 溫都赤

馬赤

伯都魯合必赤亦名 溫都赤 伯都魯合必赤亦名 溫都赤

怯里

伯都魯合必赤亦名 溫都赤 伯都魯合必赤亦名 溫都赤

金主守緒在蔡州城破自縊群臣哭臨畢即諡曰哀宗

是日金亡並未別加諡號而元史雪不台傳大兵攻汴金義宗走衛州又走歸德走蔡州又粟直脂魯華傳金義宗在汴勢力窮蹙出奔栗吉思魯華追蹙之遂據衛州金義宗自黃陵岡謀復衛不克義宗奔歸德又開闢不花傳攻壽州以書喻城中城中人感其意以縲與昇金公主送款公主者義宗之姑也云云是金哀宗又有義宗之諡矣考宋史亦無此說豈金亡後元初追贈耶

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號成家亦以據成都起事也賈人李雄建號大成蓋亦襲述舊稱也金太祖始

廿二史劄記

卷九 元史

壹

取義於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為號

然猶未用文義也金末宜無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始有以文義為號者元太祖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其言有曰誕膺景命必有美名唐之為言蕩也虞之為言樂也嗣至禹典而錫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稱秦稱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即因所封之爵邑是皆狗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今特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云命世之君創制顯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

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然如唐之為蕩虞之為樂則五帝以來原以文義建號其說見尚書傳注及史記正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世祖立皇太子珍戡詔曰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能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為帝自後因不顯立冢嫡遂啓爭端今以爾為皇太子特賜冊命是太宗以嫡子嗣服本太祖有命故太祖崩後太宗雖統兵在萬里外而母弟圖類監國幾及一年俟太宗歸即位宗親將相皆無異言及太宗崩皇后尼瑪察氏稱制立己子庫裕克為帝是為定宗定宗崩無君者且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三

三年大臣烏蘭哈達等定議立太宗從子弄齊扣為帝是為憲宗是憲宗之立由烏蘭哈達等之力也本紀諸王巴圖魯格等議立弄齊扣定宗後人來言曰昔太宗欲以皇孫寶勒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欲成他圖則諸王何地格曰太宗崩尼瑪察氏立定宗已違太宗命矣今向誰歸曰巴圖魯之言是也弄齊扣聰明賢直為君誠遠定又孟克爾博先是大宗在帳殿弄齊扣侍側太宗無之日是為君又一日以符按約皇孫寶勒門自將安後太宗以為有仁心亦曰是為君是諸王議立憲宗或以寶勒門為言孟克爾博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崩立定宗時何以不言今諸王等亦違先帝遺言也由是憲宗之位遂定按巴圖魯格言名按都木哥寶勒門舊名火剌門孟克爾博舊名甘哥撒兒此已啓大臣擁立之端世祖有鑒於此故預立珍戡為皇太子其後珍戡早薨未及即位世祖崩後成宗參孫子特穆爾軍北邊以長幼而論則母兄晉王噶瑪拉當立而伊實特穆爾以成宗在軍時世祖曾以皇太子舊重付之遂告晉王曰昔儲闈之璽既有所歸王為宗

盟長奚俛而不言晉王乃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成宗遂即位是成宗之立由伊實特穆爾之力也成宗崩太子德壽先卒丞相阿固岱等欲奉皇后稱制以諸王阿南達輔之丞相哈刺哈斯則以武宗仁宗皆珍戡之孫理宜繼統而武宗方撫軍北邊仁宗亦在懷州乃先迎仁宗入京誅阿固岱等而越武宗入即位是武宗仁宗之相繼御極皆哈刺哈斯之力也仁宗既為帝立子英宗為皇太子故英宗繼立之際朝臣亦無異言迨英宗為特克實所弑特克實即遣使迎泰定帝入即位是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實之力也泰定帝崩於上都丞相都爾蘇立其皇太子喇實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三

晉巴為皇帝固亦父子相傳之正理而樞密使雅克特穆爾私念武宗舊恩欲立其子明宗文宗時明宗遠在沙漠文宗亦在江陵乃先迎文宗入即位其時上都諸王方舉兵入討雅克特穆爾力戰勝之而文宗之立遂定及明宗歸雅克特穆爾又害之於途文宗旋復為帝是文宗之立由雅克特穆爾之力也厥後文宗寧宗相繼崩皇后布達實哩已遣人迎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入京欲付以位而雅克特穆爾不願遂不得立迨雅克特穆爾死始立焉倘不死則順帝之立不立尚未可知也是則憲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皆大臣所立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按太祖

崩後無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後無君者且三年成宗崩後武宗仁宗皆在遠方亦年餘始得立凡此新舊絕續之際未嘗無踈屬庶孽如額呼布格舊名阿里不哥阿南達等從旁窺伺然一二大臣定議卒歸於應立之人蓋開國之初風氣淳古宗親將帥推戴咸出於至公故無悖常亂紀之事迨特克寶之弒立雅克特穆爾之廢立則全是權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誰何遂任意易置此可為後世鑒也昔唐代宦官權重故穆宗以後立君多由宦寺元則大臣權重故立君多由權臣元史宦官傳序謂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左右故宦官不能竊權此固一代良法而豈知大臣權力過甚又足為亂階其禍較廿二史劄記元史卷九元史 三

宦官更烈哉

元宮中稱皇后者不一西峰談話謂歷朝止一后元時始有三宮之制正后必稱曰太祖時以其佐命功多約世世為婚姻猶進代之於蕭氏也其餘兩宮則采之他族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明朝仿之雖不並稱皇后而選一后必並立三宮異日雖或別立皇貴妃而初選之東西二宮其尊如故云按元代每朝稱皇后者實不止三宮有至七八人數十人者今據元史后妃表太祖朝稱皇后者共二十三人日布爾特格勒津舊名索兒台加真日和拉交舊名德日果勒濟雅坦舊名滿里日托果斯舊名脫忽思日特默倫舊名德木倫日

額琳沁巴勒舊名亦魯日巴延呼圖克舊名不此七位為大鄂爾多舊作幹耳察言大行帳所在也選制天子所居置宮衛制則從后允官帳以奉陵寢曰幹察察元之幹耳察察即選之遺制也日呼爾舊名日哈勒巴津舊名哈兒八真日伊實琳沁舊名亦日托歡徹爾舊名脫忽思此四位為第二鄂爾多日伊蘇舊名日和拉哈刺舊名日阿齊爾舊名阿日圖勒古爾舊名完日微爾舊名日阿實克默色舊名阿日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完此七位為第三鄂爾多日伊蘇舊名日連塔噶舊名忽日哈達舊名日鄂勒哲和斯舊名日雅爾舊名此五位為第四鄂爾多金宣宗請和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太祖是為公主皇后史此又一后也太宗朝稱皇后者有巴喇噶沁皇后舊名昂輝二皇后舊名克勒奇庫塔納三皇后舊名又有塔納奇廿二史劄記元史卷九元史 天

納六皇后舊名定宗皇后惟烏拉海額實舊名一八舊名憲宗朝稱皇后者五人日呼爾察舊名日呼圖克舊名日約素爾舊名日楚巴舊名日莽賽呼圖克舊名世祖朝稱皇后者八人日圖古哩克大皇后舊名為大鄂爾多次日徹伯爾舊名日諾爾布舊名為第二鄂爾多日塔喇海舊名日諾木歡舊名為第三鄂爾多日巴延烏真舊名日庫庫倫舊名為第四鄂爾多又有蘇哈達實皇后舊名後常世守世祖之鄂爾多者成宗朝稱皇后者日布爾罕舊名日克勒奇庫塔納舊名其元妃實里達噶舊名以早薨故不稱后至大中始追謚武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日珍格舊名日蘇喀實哩舊名日鄂勒哲舊名其明宗

母伊奇哩氏舊名方之烈氏文宗母唐古氏舊名兀氏本皆妃子不稱

后後因于為帝始追謚仁宗朝稱皇后者二人曰阿南

達實哩曰達爾瑪實哩舊名答里麻失里英宗朝稱皇后者二人

曰蘇喀巴拉舊名達曰雅本呼圖克魯舊名牙八忽都魯曰多爾濟

巴勒舊名珠泰定帝朝稱皇后者十人曰巴拜哈斯舊名牙八

曰額琳沁巴勒舊名赤蘇曰呼喇舊名曰伊蘇舊名曰薩都巴

拉舊名曰布延庫哩舊名曰實喇特穆爾舊名

木兒舊名曰塔納舊名曰巴罕舊名曰蘇喀達喇舊名明宗朝稱

皇后者七人曰溫緯舊名曰伊埒實克舊名曰布顏

呼圖舊名曰班布爾實舊名曰伊蘇舊名曰托果斯舊名

文宗朝皇后惟布達實哩舊名一人寧宗皇后惟塔哩

廿二史劄記元史卷五 元史 三

雅圖默色舊名順帝朝稱皇后者曰喇特納實哩舊名

里曰巴延呼圖克舊名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可

見元代每帝皇后本無定數西峰所云三宮之制猶未

為得實也然細考元史及經世大典諸書則並稱皇后

中嫡庶仍自有別如太祖之布爾特格勒津則稱大皇

后太宗之巴喇噶沁則稱正宮皇后世祖之圖古哩克

亦稱大皇后順帝之巴顏呼圖克皇后死奇皇后見其

衣服敝陋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御如此又至正二十

五年詔立次皇后奇氏為皇后改奇氏為肅良合氏又

別的因傳幼從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宮是同稱皇后

又有正宮及大皇后次皇后三皇后之分也正宮皇后

必有冊寶其餘則無元史表志后妃傳可証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古來儲君始稱太子元制則帝子多以太子稱不必繼

體也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六子長卓沁太子舊名次察

罕台太子舊名次太宗皇帝次圖類舊名次五烏拉齊舊名

無嗣次六科爾散太子舊名太宗七子長定宗次庫

騰太子舊名次庫春太子舊名其餘俱稱大王定宗三子惟

諾果舊名稱太子餘稱大王世祖立珍馥舊名為皇太子餘

俱稱王泰定帝四子皇太子阿爾濟雅巴舊名之外又

有錫錫太子舊名允丹藏布太子舊名文宗三子皇太子

喇特納達喇之外舊名餘為雅克特古斯太子舊名

廿二史劄記元史卷五 元史 三

太平訥太子更以諸傳考之艾穆傳從四太子南伐謂

圖類也按扎兒傳帝率皇弟四太子征潞州亦謂圖類

也高諾爾傳舊名從庫春太子出征其子元長又從

太子托歡舊名征交趾蘇克舊名傳其子長罕玉呂從兀魯

赤太子出征脫忽憐傳從噶瑪拉太子舊名征海都諸

所謂太子者皆非儲君也可見是時皇子通稱太子更

以表傳參証之大概國初時正宮皇后所生雖非家嫡

亦稱太子其餘則稱王中葉以後則非正宮所生亦稱

太子而命為繼體者則稱皇太子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代帝后生前皆無徽稱臣下得直呼其名蓋國俗淳



樸無中國繁文也莽齊扣祖於揚舊郝經上世祖書謂  
蒙哥罕無故進兵於蜀今已崩逝大王宜迎蒙哥罕靈  
輿收皇帝璽蒙哥即憲宗也其時尚未有謚號故臣下  
皆以名呼曹元用傳累朝皇后既崩者未有謚號猶各  
以名呼之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名呼又遼魯曾傳  
時以武宗皇后珍格舊無子欲以明宗母文宗母配享  
魯曾日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安得不為立主  
配食是臣下稱皇后亦呼其名也又世祖太子珍舊  
順帝忽都皇后生子亦名珍舊尤覺太無忌諱按北齊本  
列遼與宗時蕭罕壽等疏言太祖之考夷尫至今猶以  
名呼於是始追尊元德二祖蓋北齊漢本不諱名也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三

元太祖太宗征討諸國得一地即封子弟一人鎮之亦  
有封及駙馬者如太祖子卓沁赤分封西北其地極遠  
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至又賜按陳以  
可木兒温都兒等地賜火忽以哈老温等地憲宗之立  
諸王來會者西方有伯爾克托噶特穆爾兒哥脫哈帖  
木兒等舊作別兒哥  
脫哈帖木兒東方有伊克托歡伊穆克阿齊台塔  
齊爾伯勒格台等舊作也古脫忽亦孫哥波  
只塔察兒別里古特皆太祖太宗子孫  
分封於外者也憲宗又分遷諸王於各部如格丹舊作  
格丹於巴質伯里舊名別  
石八里茂里舊名  
石八里分於雅爾達實河舊作葉兒  
的實河海  
都分於哈里雅爾舊作海  
押立伯爾克舊名別  
兒哥分於庫爾哲舊作西  
兒只  
托克托舊名  
托克托分於額密塔舊名  
密塔此皆見於元史者而明史外

國傳又記哈密則威武王納忽里封地也西寧則駙馬  
章古封地也哈梅里則諸王納失里封地也撒馬兒罕  
則駙馬帖木兒封地也別失八里則諸王合丹封地也  
蓋其宗親已徧於朔漠矣及取中原後諸王之分封於  
外者又各予以內地分邑如漢唐食邑之制所收之賦  
日五戶絲每五戶出絲一斤以供其俸先是太祖欲以  
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即律楚材以為不便乃命各  
位下止設達魯噶齊舊作達魯花赤  
謂安撫官也而朝廷置官吏收其租  
稅以給之其後世祖平宋後亦仿此例以給諸王如安  
遠王分邑隸建寧者七縣隸汀州者三縣聽其自置達  
魯噶齊是也成宗賜首王也孫鐵木兒前賜六萬五千戶則諸王子也  
毛鐵木兒前賜安撫職之子不齊失里寧德忽都魯之子南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三

安撫受牙赤之子光澤縣各一萬三千六百有餘戶又賜諸王王選里等見  
海都  
封於哈里雅爾而內地亦有食邑海都叛後不復給海  
都死其子察八兒窮蹙來降世祖先有旨諸王皆太祖  
子孫其分地應得之五戶絲藏之俟彼來降賜之至是  
仍以賜察八兒元之待宗親可謂厚矣明史謂元太祖  
平西域封子弟為王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然其子  
孫散布於西北者甚多故中原雖失而塞外苗裔仍不  
絕此一代封建之制所以為後嗣計者至深遠也  
元代叛王  
元封諸王於西北固收宗支蕃衍之效然多有據地叛  
亂者其見於本紀者世祖時諸王乃顏反帝自將討擒

之已而其黨哈丹禿魯又叛再出師敗之而諸王中有  
海部者尤強盛屢稱兵內犯詔以安童佐皇子北平王  
那不鎮北邊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拘安童晉宗王以  
叛帝命伯顏討之雖敗其兵而海都仍逸去故常命皇  
子鎮北邊以備之成宗及晉王武宗為皇子時皆守邊  
十餘年未嘗帖服也此外見於各列傳者土土哈傳有  
叛王脫脫木失烈吉及鐵哥皆為土土哈所敗又擒叛  
王哈兒魯誅叛王兀塔海又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  
灰之地夜渡貴烈河敗叛王哈丹又阿沙不花傳有叛  
王納牙等為阿沙不花所敗伯顏傳有諸王明里鐵木  
兒從海都叛伯顏以書喻之明里鐵木兒感泣來歸阿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三

本傳有叛王昔刺木為阿木所敗阿刺罕傳有世祖母  
弟阿里不哥擄兵塔出傳有叛王曲迭兒為塔出所敗  
暗伯傳有叛王哈魯為暗伯所擒昔班傳有火和大王  
叛為昔班所敗玉哇失傳有諸王和林及失刺等叛麥  
里傳有諸王霍忽叛掠河西麥里擊敗之忽林出傳有  
叛王幹羅斯等為忽林出所敗失刺拔都兒傳有叛王  
脫脫為失刺拔都兒所擒洪重喜傳有叛王八刺哈赤  
為重喜所敗劉國傑傳有諸王脫脫木反國傑襲敗之  
孔元傳有叛王失里木等元出兵敗之於兀速洋劉哈  
刺八都魯傳有叛王昔里吉及脫忽皆戰敗被擒北平王  
汪惟正傳有叛王土魯據六盤山為惟正所擒北平王

哥撒兒傳有叛王察哈台為忙哥撒兒所誅鐵哥傳有  
叛王塔不台月赤察傳有叛王滅里鐵木兒屯於金山  
武宗為皇子鎮北邊時出其不意以師壓之滅里乃降  
成宗元貞二年猶有諸王都哇徹徹禿濟師襲火兒哈  
禿之地又叛王禿魯幹魯思等犯邊直至元貞九年海  
都子察八兒及都哇明里帖木兒等相聚謀曰昔我大  
祖艱難以成帝業我子孫乃自相殘殺是隳祖宗之業  
也今鎮邊者皆吾世祖之孫吾與誰爭哉不若遣使請  
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乃遣使來帝許之於是諸王皆罷  
兵八朝元諸王八朝大宴時脫脫即席陳西北諸王始  
終離合之迹去逆效順之義聽者傾服此元一代分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三

封諸王得失之林也王思廉傳帝親征乃顏時思廉謂  
段貞曰諸王反由地大故也漢龜錯削地之議實為良  
圖貞以聞帝嘉之其時博羅亦謂太祖分封諸王其  
地與戶以二十分為率忙兀兀魯扎刺兒宏吉利亦其  
列思五部共得十一乃顏獨得其九故最強烈則衆建  
而分其勢又析圭分土時所當早計歟

各朝國書

後魏太武帝造新書千餘詔曰在昔帝軒轅初造物  
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  
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非  
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

近永為楷式天興四年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是皆因書籍文字傳寫訛謬特為刊正以昭畫一使天下通行而非另創一體以便其國俗所用也自遼太祖始造契丹字而夏金元以來遂仿之各有國書今摘敘於後 遼史神冊五年春始製契丹大字按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遼太祖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又永樂大典引紀異錄云渤海既平乃製契丹大字三千餘言則製字應在天顯元年也 趙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書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又釋孝經爾雅四言雜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元史

壹

字為蕃語 完顏希尹傳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古神舊史名 依倣漢人楷字古神 曰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後又製女直小字謂古神所製為大字云補遺傳是時女直字設學校命諸難判等教之其後納合格年乾石烈長刺皆由此改而通 元史世祖始命西僧帕克斯巴舊史名 製蒙古新字詔曰我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輝和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號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主世祖以國師西番人言不通命迦魯納答思從國師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此蓋未製蒙古字以前舊借用畏吾字也 廿二史劄記卷廿九終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陽湖 趙翼 雲松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太宗時使皇子蒙哥今名奔賚 征斡察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蒙哥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甚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道也進擒八赤蠻囚之八赤蠻曰水迴期且至宜早還蒙哥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見 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關渡漢江而北至禹山金完顏合達等拒戰北兵襲之金恒山公武仙一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合達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則前有一大澗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

廿二史劄記

卷三 元史

十一

馬滿中矣金史完顏合達傳 憲宗即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師次於河適河水合以土覆之遂渡世祖時遣伯顏 伐宋軍至錢塘江觀潮遂駐沙岨杭人方以為潮至當盡溺乃潮不至者二日伯顏 可見興王之運山川効靈也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紀綱兼能聽劉秉忠姚樞許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然其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稍變元史紀傳所載可見也中統三年即以財賦之任委阿合馬與鐵冶增鹽稅小有成效拜平章中書政事又立制國用司以阿合馬領使事已復罷制國用司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

尙書省事奏括天下戶口下至藥材權茶亦纖屑不遺其所設施專以培克斂財爲事史天澤安童等爭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勝以理冀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鐵木兒於死有秦長卿者欲發其奸反爲所噬斃於獄擢用私人不由部選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據財賦重地竝援引奸黨郝禎耿仁等驟陞同列陰與交通專事蒙蔽遺賦不獨征斂愈急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天下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戶王著發義憤擊殺之阿合馬之奸始上聞雖命剖棺戮屍而流毒海內已二十年矣阿合馬既死又用盧世榮亦以增多歲入爲能鹽鐵權酷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益務搜括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二

奏用阿合馬之黨皆列要職凡肆惡二年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盡發其奸始詔誅之未幾又用桑哥再立尙書省改行中書爲行尙書省六部爲尙書六部恃其得君嘗拳殿參政楊寬郭佑及臺吏王良弼皆誣奏至死遂以丞相領尙書兼統制使以沙不丁爲江淮左丞烏馬兒爲參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佞諛者方爲之請立碑記功桑哥又奏答監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入省部掾令史皆與抗禮臺綱盡廢銓調內外官宣勅亦付尙書由是以刑爵爲販賣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爲也先帖木兒所劫始伏誅統計帝在位三十餘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爲終始

此其嗜利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自高麗臣服卽招諭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羅繼而有事於南宋攻襄樊攻涪渝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於闕廣先後凡十餘年甫訖事又議征日本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萬出海颶風破舟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先歸盡棄其兵於山島日本兵來凡蒙古高麗人盡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其得脫歸僅于闐等三人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積翁先往招諭爲舟人殺於途始終不得要領乃止而其時又興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緬國之役瓜哇之役安南凡三征其國王陳日烜父子終逃匿不獲最後師還幾爲所邀截從問道始得歸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三

緬國凡兩征亦喪師七千僅取其成其征占城也舟爲風濤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忻者攻克其木城而國主已逃官軍深入亦爲所截力戰得歸其征瓜哇也初至戰屢捷爲所紿遣使入諭其國主殺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領遂旋師統計中統至元三十餘年無歲不用兵當其初視宋爲敵國恐不能必克尙有慎重之意遣使議和及既平宋遂視戰勝攻取爲常事幾欲盡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稱雄於千古甫定域中卽規海外初以驍兵圍勝繼以憤兵致敗猶不覺悟思再奮天威迄崩而後止此其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由是二者觀之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土苴外興無名之師戕

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論有一於此即足以喪國亡身  
乃是時雖民不聊生反者數十百起而終能以次平定  
蓋興王之運所謂氣盛而物之小大畢浮故恣其所為  
而不至傾覆始知三代以下國之興亡全繫天命非必  
有道者得天下無道者失天下也

按元自太祖起兵滅國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  
西域至東印度國遇角端始還太宗繼之滅金侵宋  
西征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迨憲宗又命世祖征大  
理兀良合台征交趾至世祖時用兵已四十餘年世  
祖即位又攻討三十餘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四

元起朔方本有語無字太祖以來但借用畏吾字以通  
文後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於漢文則未  
習也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蠻言國  
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先以畏吾字繕譯進讀再  
付纂定元貞二年兀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  
錄是皆以國書進呈也其散見於他傳者世祖問徐世  
隆以克舜禹湯為君之道世隆取書傳以對帝喜曰汝  
為朕直解進讀書成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曹元  
用奉旨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元明善奉武宗詔節尚  
書經文譯其關於政事者乃舉文陸同譯每進一篇帝  
必稱善虞集在經筵取經史中有益於治道者用國語

漢文兩進讀譯潤之際務為明白數日乃成一篇馬祖  
常亦譯皇圖大訓以進皆見各本是凡進呈文字必皆譯以  
國書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惟裕宗為太子時早從  
姚樞實默受孝經及長則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李謙  
宋道等皆長在東宮備諮訪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  
赤入見太子諭令人學伯必即令人蒙古學逾年再見  
問所讀何書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  
耳此可見裕宗之留心學問然未即位薨以後如仁宗  
最能親儒重道然有人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  
節而譯之則其於漢文蓋亦不甚深貫至朝廷大臣亦  
多用蒙古勳舊罕有習儒學者世祖時尚書留夢炎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五

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或為江淮行  
省左丞或傳李元禮諫太后不當幸五臺帝大怒令丞相  
完澤不忽木等鞠問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  
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  
者亦少也如小雲石海牙字木魯訶嚩嚩薩都刺等固  
當為翹楚矣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太祖以來無郊廟親祀之禮惟割牲奠馬湏以蒙古  
巫祝致詞而已世祖始設神主於中書省用樂遣官致  
祭已從中書省遷神主於聖安寺中統四年始詔建太  
廟於燕京遷神主奉之而規制未備至元十四年太廟

成然成宗初有司遣世祖皇后玉冊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舉行其以冊來朕躬祝之本紀是成宗以前無此禮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號始躬謝太廟而時享尚未親祀至大二年尚書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請以世祖配從之本紀然考是年初未有親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事於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今四十年來未嘗親享帝悅曰朕能行之乃勅有司定儀制是冬始有事於太廟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崇天門行事至仁宗太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六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為之長元世祖定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內者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臺宣慰司使廉訪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皆以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史百官志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為正官者中書省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時以契丹人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宏州人楊惟中繼之楚材子鑄亦為左丞相此在宋定制以前至世祖時惟史天澤以元勳宿望為中書右丞相仁宗時欲以回回人哈散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舊故力辭帝乃以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七

室即流涕左右咸動詔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見本紀及拜珠傳此親祀太廟之始也而南郊仍未親享泰定帝時趙師魯疏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親享即太廟亦仍不親祭矣本紀及拜珠傳文宗至順元年始服大裘袞冕親祀天於南郊順帝至元五年親禩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袞冕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魯閔公為君時僖公尚為臣僖公即位未聞不拜帝乃拜是月亦親祀上帝於南郊本紀統有元一代親祀太廟親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順帝四君而已

伯荅沙為右丞相哈散為左丞相太平本姓賀名惟一順帝欲以為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惟一固辭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後仕至中書省左丞相終元之世非蒙古而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係回回人其漢人止史天澤賀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先有右丞二員而無左後以崔彥言始設左丞故漢人亦得居之如趙世延本雅古族延祐元年省臣奏參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雅古氏非漢人其習宜居右可見漢人不得居右有參知政事則漢人亦得為之如王文舉為平章許衡為參知政事其時亦稱宰相如王文舉為平章許衡為參知政事然中葉後漢人為之者亦少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始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

心然亦可見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詔也

韓元善傳順帝時丞相托克托奏事內庭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知政事韓公孫不使退避勿與俱則難移用人而機密仍不得與也

鄭鼎傳鼎子制宜為樞密院判官車駕幸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

人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力辭帝

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可見樞密屬僚掌權之處漢

人亦不得與也御史大夫非國姓不授既見太平傳而

世祖初命程鉅夫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

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

院必參用南人集可見未下詔以前御史中丞之職漢

人亦不得居也中書省分設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設

丞相後以和林等處多勳戚行省官輕不足以鎮之乃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八

設丞相而他處行省遂皆設焉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

貴同列莫敢仰視晚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

侃侃與論可見行省中蒙古人之為長官者雖同列不

敢與講鈞禮也成宗本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

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

漢人文宗本紀詔御史臺凡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

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則於

廉訪司者僅五之一也其各路達魯噶齊舊名達魯花赤亦以蒙

古人為之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噶齊漢

人充總管回回人為同知丞為定制其諸王駙馬分地

并令自用達魯噶齊仁宗始命以流官為之而諸王駙

馬所用者為副未幾仍復舊制文宗詔諸王封邑所用達魯噶齊擇本部識治體者為之或有冒濫罪及王相然亦未聞有以漢人為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國姓之制也

元初州縣多世襲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屬來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襲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襲如石天祿為征行千戶既卒子與祖襲千戶劉敏為郎中年老憲宗命其子世亨襲其職譚澄父資為元帥因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又襲職蔡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舊名台襲萬戶趙黑梓以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九

門功襲元帥職段直以所屬鄉社來降命為潞州長官世襲洪茶邱為高麗軍民總管其子萬小襲職仍佩其父虎符是也然此法可行於朔漠而中原則必用流官故世祖時廉希憲疏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上古所無宋子貞亦疏言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歛民不堪命姚樞亦疏言今當慎銓選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於是始議行遷轉法至元二年遂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侯置牧守先是祁州河南陝西乃世祖為皇太弟時所封地因姚樞等言置安撫經略宜撫三司選人以居職始有吏治固已行

之有效故至是因希憲等言遂改世襲舊制也又元初百官皆無俸祿陳祐傳中統時百官未給俸多貪暴祐獨能以清慎稱至是姚樞又疏奏當班爵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宋子貞亦疏請給俸祿定職田乃從之後崔彥又奏乞將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於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職田之收此又百官給祿之始也

###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遺宋子貞耶律鐸至山東遷調所部官子貞及平宋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就便銓注等又詔雲南省所轄州縣官依福建兩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 元史

廣例省臺委官銓選以各姓聞隨給授宜勅此各行省自選之制也立法之始省選公明量才授職多得其人故李稷謂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李稷蓋是時中簡之缺仍歸部選而繁劇者聽外省遷調故部選轉不如省選之量能而授也其後以省選多弊乃有遣使監選之例成宗初命中書省遣使監雲南四川海北海南廣西兩江廣東福建六品以下選文宗時敕中書省御史臺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諸行省遷調三品以下官則并及于三品大員矣順帝時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缺官宜遣人與各行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

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福建等處亦依此例從之則併隣省通融遷調亦委之監選者矣

### 元代專用交鈔

交鈔之起本南宋紹興初造此以召募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較銅錢易賈民頗便之稍有滯碍仍用現錢尙存子母相權之意元史金章宗時亦以交鈔與錢並行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而國用亦窮邪律此鈔之極弊也按金章宗時用鈔宗先用貞祐寶券未幾積弊又製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千貫元宗時更造貞祐通寶每貫當通寶四百貫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鈔世祖中統元年又造中統元寶交鈔據食貨志其法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 元史

並從絲例鈔之文以十計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以貫計者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二貫準白銀一兩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抵中統鈔五貫武宗時又造至大銀鈔後廢不行終元之世常用中統至元二鈔每年印造之數自數十萬至數百萬不等亦見食貨志鈔雖以錢為文而元代實未嘗鑄錢也武宗時會行錢法立泉貨監領之仁宗以鼓鑄弗給仍廢故有元一代專用鈔其所以能行用者各路立平準行用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



貫五分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是民  
 之有金銀者可赴庫換鈔有鈔者亦可赴庫換金銀也  
 又立回易庫凡鈔之昏爛者許就庫倒換新鈔增工墨  
 費每貫三分換存之昏鈔則解部焚燒隸行省者行省  
 委官監燒之是鈔之敝壞者可赴庫易新鈔也至元四  
 年世祖詔諸路民間包銀聽以鈔輸納惟絲料入本色  
 非產絲之地亦以鈔輸中書省臣又奏流通鈔法凡賞  
 賜宜多常帛課程宜多收鈔制曰可是丁錢田賦皆  
 可以鈔納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鈔虛而物實虛者  
 積輕勢所必然故趙孟頫言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  
 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已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十一

元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矣今就元史各傳參核  
 之盧世榮以鈔虛閉回易庫鈔有出無入民間昏鈔遂  
 不可行其後監燒昏鈔者欲取名率以應燒昏鈔指  
 為偽鈔使管庫官吏誣服是時由是回易庫不敢以新  
 鈔易昏鈔張養浩傳民持昏鈔赴庫倒換者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而民間所存昏鈔又不  
 能納賦稅易貨物於是遂成廢紙矣且板紙印造尤易  
 滋偽鉛山多造偽鈔者有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達至江  
 淮燕薊莫不行使遂致大富是利權且歸於奸民矣黃  
 又奸民以偽鈔鉤結黨與脅人財物官吏聽其謀株連  
 者數千百家黃是刑罰亦由此日繁矣古者以米絹為  
 民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銀錢

已謂之虛乃又欲以紙鈔代之虛中之虛其能行之無  
 弊哉然有元之代民間究以何市易按至元中江淮頒  
 行鈔法廢宋銅錢後又敢拘歷代錢餘銅聽民自用然  
 胡長孺傳台州歲飢宜慰司脫歡斂富民錢一百五十  
 萬備賑是朝廷雖禁錢而民間自用錢也盧世榮傳立  
 平準庫禁民間以金銀私相買賣世祖詔金銀乃民間  
 通用之物今後聽民從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銀也  
 既造交鈔欲其流通則賦稅不得不收鈔而民間自用  
 金銀則實者常在下而虛者常在上於國計亦何補哉  
明太祖亦造寶鈔其不行禁民間以金銀銅錢交易犯者罪至死首告  
 者即以所告之物賞之而鈔仍不行永樂中又詔計戶口食鹽稅課課鹽  
 等物悉輸鈔管稅等項輸鈔納鹽市肆門攤收鈔果則及舟車等稅納鈔皆欲  
 以重鈔而鈔卒不行則又為阻礙鈔法之弊至全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元年黃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十三

按宋史蔣偕傳朝廷募民入粟於邊增直給券俾赴  
 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是北宋已有交子之法而  
 范鎮疏言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推貨不即與  
 鈔久而嚮之十纔六七則是時已有雷難之弊高宗  
 南渡後置行在交子務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  
 同見錢行用已而日益賤隆興二年陳良祐疏言其  
 弊請發內帑以舒民病孝宗乃出白金收換交子卷  
 并收銅板勿印造未幾戶部又請造五百萬自後歲  
 有加增黃疇若疏言民所得會子折閱日甚州縣科  
 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不得一錢時因鈔

法告訐繁興真德秀疏言或一夫坐罪而并籍兄弟之財或將陌四錢而沒入千萬之貨至於科富室之錢視產高下分配民藏楮鬻田宅以受券雖大家不得免是南宋交子之弊亦不減於金也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金史宗翰等破汴京宋徽欽二帝出降金太宗即詔廢二帝爲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餘人及宗族三千餘人北去既至上京令二帝以素服見太廟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遷之於韓州給田十五頃俾耕以自食未幾又遷鴨里改路趙氏疎族亦多徙上京徽宗薨後金熙宗皇統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欽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丙

宗封天水郡公欽宗又秦乞本品俸乃詔賜濟之尋又給天水郡王子姪婚及天水郡公子俸是皇統以前俸亦不給也海陵篡立又殺趙氏子男百三十餘人世宗始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又葬天水郡王被害子孫於河南祖墓其親族在中都被害者葬於城北咸平被害者葬於本處梁肅奏天水郡公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能其養濟按二帝徙韓州副漢王仲理等尙在燕京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多此卽所謂遠族也是二帝之子孫近族皆已被殺無遺也昏庸失國寄命讐邦其僇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過矣元世祖之平宋也按塔哈塔哈等入宋宮宣詔至免繫頸牽

羊之禮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活汝當謝恩宋主拜畢母子皆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至病愈始北行宋主至上都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國公此元史本紀所載也而說郭及汪元量所記宋主至通州世祖命賜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後赴上都又全太后及宮嬪等在大都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他物稱是宋遺民錄又載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而學佛於土蕃此已見世祖之寬厚然猶曰野史所載未可盡信也元史后妃傳宋全太后至京不習風土世祖后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壬

爲奏請回江南帝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愛之特加存卹可耳后乃益厚待之是帝之所以保護者更深矣至元十九年有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播匿名書言某日燒蕘城羣率兩翼兵爲亂帝疑之然僅遷瀛國及宋宗室於上都而未嘗加害也謝太后薨以其貲產隸中宮可見未薨以前猶未收其貲產也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免征其租張珪亦奏亡宋舊業勿征賦役從之是全后母子私產聽其永爲世業也文宗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又

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言不必  
 子直帝不許可見全后母子田產常留給其子孫至是  
 始收之而猶必給以價不強奪也順帝時始因脫脫之  
 請以瀛國公子和尙趙完普田產賜樞密使僧格失里  
舊史名桑 哥失里 文宗已市全后母子田而完普尙別有田產至  
 是始奪之至正十二年御史言羣盜多引亡宋爲口實  
 宜以和尙趙完普及親族徙沙州從之是雖奪其田產  
 而猶終保全之也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趙和尙自  
 稱福王子廣王作亂伏誅亦未嘗罪及宋宗室也至於  
 宋之親族亦待以優禮福王與芮隨宋主來歸授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詔與芮家貴之在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六

江南者葢至京給之旋以與芮子孟桂襲封平原郡公  
 趙與黑在鄂州降伯顏薦於世祖以幅巾深衣入見帝  
 卽賜翰林待制賜鈔萬貫歲給其妻子衣糧與黑既老  
 成宗猶官其子孟質以終養是不惟待瀛國公有終始  
 卽待宋之宗室亦多存卹也報應之說固屬渺茫然宋  
 太祖削平諸國未嘗殺一降王其後以天下授太宗約  
 兄弟相傳仍及於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傳其子孫厥  
 後汴京之亡遺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孫也高宗南渡  
 以太祖之後爲嗣及臨安之亡則獨免屠戮之慘冥冥  
 中似有司其契者金之待宋既酷其後蒙古興而金亦  
 遷汴崔立之變劫后妃宗族降元官車三十七兩促赴

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餘口在道艱苦更甚於徽欽之  
 時金自海陵篡後 太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孫已無  
 噍類其隨宣宗入汴者惟太祖世宗子孫又遭此播遷  
 元太宗詔除完顏一族外餘皆赦免則不赦者完顏氏  
 也然則金源後裔存者有幾而元順帝遷歸沙漠後子  
 孫猶雄長於邊外數百年君子觀於此不能不信天道  
 之有徵也

元時選秀女之制

後漢書皇后紀序云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  
 掖廷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相法者載入後宮擇視可否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七

乃用登御晉武帝博選良家女充後宮使楊后揀選名  
 家盛族之女多敗衣瘁貌以避此選胡貴嬪名芳初入  
 選號泣左右止之日陛下聞聲芳日死且不畏何畏陛  
 下是選女之制漢晉常有之較耕錄載後至元丁丑民  
 間言採秀女一時童男女婚嫁殆盡此雖是訛言然  
 必非無因蓋元初本有此制邪律楚材傳太宗時托歡  
 請選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日向擇美女二  
 十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恐擾民乃止邪律楚材 世祖時邪  
 律楚材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時害民請令大郡歲取三人  
 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從之邪律  
 又以御史中丞崔彥言并各路選室女較耕錄所記

後至元則順帝時事也或世祖雖罷而累朝尙間行之耳元時并有選高麗女之例文宗以宮中高麗女不願帖你賜丞相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高麗王請割國中田以爲資查順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麗女選入宮有寵遂進爲后而其時選擇未已臺臣言國初高麗首先效順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媵妾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明永樂中高麗猶有貢女之例成祖有妃權氏卽高麗人也後封賢妃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江蘇田糧之重明史周忱傳謂明祖平張士誠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又惡富民豪井亦沒入其田皆謂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六

之官田按其租簿征之故蘇賦比他處獨重官田糧至二百六十萬石民田糧僅十五萬石今檢宋元二史究其由來大概明祖所籍僞吳勳戚之田卽元代所賜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賜田卽南宋之入官田內府莊田及買似道創議所買之公田也宋史朱勳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黃時若奏以其萬畝庄等田并及其他權倖沒入之田皆隸焉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後理宗又詔華亭奉宸庄亦助邊費景定四年陳堯道曹孝慶等倡議買公田買似道主之平江江陰安吉常州鎮江六郡共買

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德祐元年又以闕貴妃集慶寺田

賈貴妃演福寺田皆入安邊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

皆別領於官其賞賜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鄭溫常州田

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於

途賜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瑒阿不刺平江

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丑璽荅刺罕平江田百頃英宗

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

百頃又以故平章黑驢平江田三百頃賜西安王阿刺

忒納失里又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又賜魯

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雅克特穆爾又奏

松江殿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臣願增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九

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贖臣弟薩敦舊名順帝以完者鐵木兒蘇州田二百頃賜鄭王徹徹禿又賜公主不荅昔你平江田五十頃此皆見於元史本紀及各本傳者使本非官田而欲奪民產以賜元政雖不綱亦未必至此可見皆宋末官田平宋後仍入於官故得任意賞賜觀文宗所賜雅克特穆爾者曰平江官地賜魯國大長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益知田已在官也元時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浙財賦府又籍朱國珍管明等田以賜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領所又有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并白雲宗僧田

皆不隸州縣此又元時所增官田也及張士誠據吳其  
平章太尉等皆負販小人以殖產為務凡元朝官田自  
必盡取而估為莊田明祖破平江後遂盡籍之又以姑  
蘇民為士誠守凡諸豪族之田亦籍之并及富民沈萬  
三等皆以其租簿為糧額其後又有撥賜公侯駙馬莊  
田因事故還官者又按其租簿征之是以官田益多而  
糧亦益重也然則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來出重  
賦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時已知糧額太重洪武七年詔  
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詔減十之二  
建文二年詔蘇松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為定  
則今悉與減免畝毋過一斗然雖有此詔永樂登極仍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二十

革除之又遵太祖遺法也宣德五年又詔每畝納糧斗  
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十之三正  
統元年又詔四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  
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減作一斗  
本朝又屢有恩減每畝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按元  
史雅克特穆爾所奏五百頃出應入官糧七千七百石  
則當時官糧正額每畝亦祇一斗五升其以所得餘米  
贈薩敦則官賦外之私租也以今糧額較之與元時一  
斗五升之正額約略相同而此外無橫征之賦民之生  
於今者何其幸也

按元史張珪疏言累朝以官田手賜諸王公主駙馬

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  
為庄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  
縣閉債通賄至倉之日變賣以歸官司交憤農民造  
竄今請用租令民輸之有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  
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帝不從可見元時賜田之  
害民不堪命矣

色日人隨便居住

塔喇齊塔喇齊本康里人其父從太祖南征至洛陽得白  
樂天故址遂家焉沙全世居沙漠其父從太祖平金成  
河南遂家於柳泉徹爾徹爾本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從  
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察罕西域人其父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三

官河東副總管因居河中荷氏縣後徙解州脫里海牙  
世居別失八里其祖八刺赤始徙真定抄思奈曼抄思奈曼部  
人後家于大名虎都鐵木祿本合魯氏後家于南陽襄  
加友乃蠻人仁宗以其家河南授河南行省平章事察  
罕特穆爾特穆爾系出北庭其先隨元軍收河南遂家類  
州之沈邱其父阿魯溫其甥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猶仍其  
本俗名哈台布哈哈台布哈本伯牙吾氏父仕台州錄事遂  
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父官廬州遂家于廬皆見各本  
傳又有與漢人為姻者成宗時御史臺言行省官久任  
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本南昌富民伍真父  
娶諸王女為妻充本位下郡總管見虞集傳已延布哈

德濟不花之母鮮于氏乃太常典簿鮮于仇之女也見忠義傳又蒙古色目人居外省者即可在外省鄉試如台哈布哈中江浙鄉試第一伊魯布哈魯不花試江浙鄉關右榜第一是也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賈塔爾塔爾本冀州人張巴圖拔都本平昌人劉哈喇布哈哈喇本江西人楊朶爾濟朶兒只及邁里古思皆寧夏人崔或宏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兒賈塔爾朶兒只之孫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習蒙古俗也蓋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張榮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兀速赤劉敏太祖賜名玉出于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元史

其子世亨憲宗賜名塔塔兒次子世濟又賜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賜名蒙古台耶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常亦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以大興人賈實喇賈實多贊而黃遂賜今名其後實喇孫亦名虎林赤蓋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賜名尤多劉思敬賜名哈八兒哈八兒保州土官楊漢英賜名楊賽音布哈賽音王寶喇寶喇保定人賜名寶喇巴圖寶喇張惠新繁人賜名兀魯忽訥特許辰曲沃人賜名忽魯火孫燕公楠賜名囊家囊家并有一賜再賜者劉哈喇巴圖哈喇本河東人初賜名哈刺幹脫赤後以功又賜名察罕幹脫赤最後又賜今名自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爲榮故

雖非賜者亦多仿之且元制本聽漢人學蒙古語本紀至元九年和禮霍孫奏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用畏吾字詔自今凡詔令皆用蒙古字仍遣百官子弟入學又趙璧傳帝命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又勅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奏之奏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請詔書用漢字帝命以蒙古語詔河南漢語詔福建詔又程鉅夫傳時詔令皆用蒙古字帝遣鉅夫求賢於江浙獨用漢字書詔可見是時詔令多用蒙古語若非民間多通習豈可以此詔之也至元六年以帝師帕克斯巴帕克斯巴所創蒙古新字凡降詔皆用之而各以其國字副之副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元史

起宗傳會立蒙古學起宗學之輒成順帝至元中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字書書許有壬力爭止之有壬此尤是漢人通習國語之明証惟其通習漢漢人多有以蒙古語爲名者亦一時風會使然也金則國族人多有漢名元則漢人多有蒙古名兩代習尚各不同蓋金自太祖開國其與遼往復書詞即募有才學者爲之已重漢文至熙宗以後無有不通漢文者熙宗嘗讀尚書及夜觀遼史自悔少時失學海陵才思雄橫章宗詞藻綿麗至今猶傳播人口有元一代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爲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然後便於奏對故人多學之既學之則即以爲名耳

元初諸將多掠人為私戶

元初起兵朔漠備以畜牧為業故諸將多掠人戶為奴課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為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為牧場者邪律楚材當國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寓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為民匿占者死立法未嘗不嚴然諸將恃功牟利迄不衰止而尤莫甚於阿爾哈雅舊阿爾哈雅豪占之多張雄飛傳阿爾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收其租賦有司莫敢問雄飛為宣撫司奏之乃詔還籍為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為民十九年御史臺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又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為奴而以為征討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宋子貞又以阿爾哈雅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見其所佔之戶以千萬計蓋自破襄樊後巴延領大兵趨杭州雷阿爾哈雅平湖廣之未附者兵權在握乘勢營私故恣行俘掠且庇逃民占降民無不據為已有遂至如此之多也他如宋子貞傳東平將校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腳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言於嚴實乃罷歸州縣張德輝傳兵後孱民依庇豪右歲久掩為家奴德輝為河南宣撫使悉遣為民雷膺傳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強籍新民為奴隸雷膺為湖北提刑按察使出合還為民者數千王

利用傳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民數百口為奴利用為提刑按察出之袁裕傳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裕出之為民此皆散見于各傳者也兵火之餘遍地塗炭民之生於是時者何以為生耶

元杖罪以七為斷

元時笞杖之罪多以七為數至元中史弼征瓜哇坐失亡多杖一十七成宗時臺臣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監支官錢計五千三百緡准律杖一百七不叙文宗初以稽山民引王禪為鄉黨誅其為首者餘皆杖一百七籍其家妻子分賜守關將士又以阿乞刺等拒命杖一百七流遠方囊嘉特以妄言惑眾杖一百七禁錮之也先捏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五

兵興時俘掠子女貨財杖一百七累朝舊邸妻人有詔汰去私蓄者怯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中書平章速速專肆貪淫兩經杖斷一百七徹里帖木兒坐出怨言杖一百七宦者拜住侍皇太子疹疾飲食不時以酥拭其眼鼻杖一百七撒里不花巫蠱案內當死者杖一百七御史大夫脫脫告病未奉旨輒去職杖六十七御史臺言官吏合家人受財罪止杖四十七緣此犯法者愈多又王克敬傳吏部有履歷當陞吏故抑之者為其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何得不陞蓋其時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見

刑法志又按至元三十九年令省臺定贓罪十三等枉法者五自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起至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不枉法者八自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起至三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元制笞杖以七為一

元季風雅相尚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譙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賂饒介為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白金一益見明史然此猶仕宦者之提倡也賈駿詩王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美

其壁交生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舉羽為考君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為首見懷慶松江呂瑛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見西文又顧仲瑛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咏聲光映蔽江表見吳此皆林下之人揚風托雅而聲氣所屆希風附響者如恐不及其他以名聞別墅書畫古玩相尚者更不一而足如倪元鎮之清閨閣楊竹西之不得雲山樓花木竹石圖書製鼎擅名江南至今猶有豔稱之者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

弁髦乃摛紳之徒風流相尚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歎于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歟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元代不重儒術延祐中始設科取士順帝時又停二科始復其時所謂進士者已屬積輕之勢矣然末年仗節死義者乃多在進士出身之人如余闕元統元年進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齊元統元年進士為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江死於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於賊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濟州死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美

於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被害孫搆至正二年進士討張士誠戰死周鏗泰定四年進士歸泗陽遇賊被殺聶炳元統元年進士守荆門與賊俞君正戰死劉耕孫至順元年進士守寧國與賊瑣南班戰死綽羅音元統元年進士守安陸與賊會法興戰死彭庭堅至正四年進士鎮建寧部下岳煥反被害布廷布哈音至正五年進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嚕布哈音元統元年進士浮海北歸遇倭船不屈死穆爾古蘇音至正十四年進士官紹興欲討方國珍為拜住哥殺死皆見元史各本傳諸人可謂不負科名者哉而國家設科取士亦不徒矣



一母生數帝

前代有一母生數帝者陔餘叢考所載尙未備今更詳錄於此晉庾后生成帝康帝章太妃生哀帝廢帝陳后生安帝恭帝北齊婁后生文襄文宣孝昭武成十追諡之帝三及身為帝唐武后生中宗睿宗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史太祖后述律氏生長子背負封東丹國為人皇王後追諡義宗次子德光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幼子魯呼魯呼後亦追諡章肅皇帝是一母生三帝一及身為帝二追尊之帝也金史景祖后唐古氏唐古氏生和哩布是為世祖頗拉淑是為肅宗英格是為穆宗此猶是追尊之帝而世祖后納喇氏納喇氏生烏雅舒是為康宗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天

阿固達是為太祖烏奇邁是為太宗烏雅舒猶是追尊之帝太祖太宗則創業之君及身有天下是一母生三帝一追尊之帝二創業之帝也又檢元史此事尤多太祖第兩子圖類圖類是為憲宗次呼必賚呼必賚是為世祖又世祖太子之第二子達爾瑪巴拉達爾瑪巴拉其如答吉生二子長日哈尙日哈尙是為武宗次阿裕爾巴里巴特刺特刺是為仁宗是皆一母生二帝也他如太祖光獻后生烏格台烏格台是為太宗又生圖類雖未為帝後以子莽齊押登極追尊日睿宗是亦一母生二帝又珍識之妃鴻吉哩氏生特穆爾特穆爾是為宗而其長

子鳴瑪拉鳴瑪拉雖未為帝後以子伊蘇特穆爾繼大統是為泰定帝追尊鳴瑪拉為顯宗又次子達爾瑪巴拉亦未為帝後以子武宗仁宗登極亦追尊達爾瑪巴拉為順宗是鴻吉哩氏生三子及身為帝者一死

後諡帝者二且一母生三帝矣至如明宗文宗雖皆武宗子而明宗母伊奇哩氏伊奇哩氏文宗母唐古氏不同母寧宗順帝雖皆明宗子而寧宗母班布爾實班布爾實亦不同母

沙順帝母瑪勒岱瑪勒岱亦不同母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金初制度未立其襲位也多兄弟叔姪互相傳襲太宗熙宗亦以安班貝勒安班貝勒者最尊官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天

然太宗以弟繼兄熙宗以從孫繼叔祖皆未嘗立為皇太子也熙宗始立子濟安為皇太子未幾薨海陵立子光英為皇太子海陵被弒光英亦遇害世宗先立允恭為皇太子未即位允恭世祖曰朕子雖多皇后一有太子一人乃立其子理為皇太子衛紹王立子從恪為皇太子紹王被弒從恪亦禁錮二十餘年汴京之變從恪立為梁王降元被殺於青城宣宗立子守忠為皇太子三年薨後又立子守緒為皇太子是為哀宗

竟亡國統計金源所立皇太子竟無一享國者元自太祖以下皆未立皇太子至世祖始立珍識為皇太子未即位薨仁宗立英宗為皇太子即位後被弒於南坡泰定帝立子喇實晉巴喇實晉巴為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

定帝立子喇實晉巴喇實晉巴為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

定帝立子喇實晉巴喇實晉巴為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

定帝立子喇實晉巴喇實晉巴為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

定帝立子喇實晉巴喇實晉巴為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

定帝立子喇實晉巴喇實晉巴為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

定帝立子喇實晉巴喇實晉巴為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

宗立子喇特訥達喇喇特訥達喇為皇太子未幾禪順帝立愛  
裕實哩達喇裕實哩達喇為皇太子未即位國亡有元一代所  
立皇太子亦無一享國者皆事之不可解者也惟元武  
宗立弟仁宗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為皇太子後俱  
為帝以弟稱子轉得享國尤屬異聞

弟為皇太子叔母為太皇太后

武宗立弟仁宗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為皇太子蓋  
以皇太子為繼體儲君之名號不論輩行也然以弟稱  
子名之不正莫此為甚順帝以從母文宗后弟達實哩援立之  
恩極欲尊奉先尊為皇太后繼又尊為太皇太后以叔  
母而奉以祖母之稱尤可笑也當時許有壬力諫不聽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三

後又追究明宗被害之故遷怒於后安置東安州以死  
始則尊之以非禮後則生之以非罪衰朝荒主顛倒妄  
行固無足責矣

庚申帝

世傳元順帝為宋德祐帝之子其見于記載者程克勤  
宋遺民錄謂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  
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  
處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  
大師權衡庚申帝大事記謂瀛公降後為僧白塔寺中  
後徙甘州有趙王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  
六日夜生男明宗周王和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

訪知其故因求為子並載其母歸袁忠徹符臺外集謂  
瀛國學佛於土番娶適來的為妻元史作有娠適明宗逃  
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適來的為妻遂生順帝西湖志餘  
謂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謂非其  
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以馬尾縫眼既  
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時有人作十七字詩嘲集曰

庚申外史謂順帝時尚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  
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二  
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托克托舊史名在旁曰彼負天下  
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余應撰合尊大師  
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君尚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三

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瓜驚  
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  
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  
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簫乞歸行營養  
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  
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呼嗟宋德何其隆以上皆野史  
所載未必可盡信然元史本紀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  
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  
於史館明年復詔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  
帝登極以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  
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

是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皇后布達實哩在契丹寧立明宗次子寧宗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天而順帝始立則遺民錄等書所載未必無因也按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公年佛於土番年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計其年歲亦不懸殊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何妨畧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

守節絕域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元史伊勒默色在契丹使宋被囚於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使於海都亦被雷二十八八年乃歸俱見各本傳

郝經昔班帖木兒

奇聞駭見之事流傳已久在古未必真而後人仿之竟有實有其事者蘇武雁書事本烏有特常惠教漢使者謂天子射上林得武繫帛書於雁足使匈奴不得匿武耳而元時郝經使宋被拘於真州日久買一雁題帛書繫其足放去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進世祖其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繫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獲者

弗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後經竟得歸國卒於途是蘇武雁書之事虛而郝經雁書之事實也程嬰公孫杵臼存趙氏孤之事本史記采無稽之談以新聽聞未必實有其事也而元順帝時有昔班帖木兒者在趙王位下其妻嘗保育趙王後部落滅里賊叛欲殺趙王昔班帖木兒與妻謀以已子觀音奴服王服居宮內夜半夫妻二人衛趙王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奴而趙王得免事聞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其妻刺入哈敦雲中郡夫人觀音奴亦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其門是嬰杵臼存趙氏孤之事猶虛而昔班帖木兒夫妻存趙王之事實也元史各有傳郝經事入猶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或知之昔班帖木兒事則鮮知者故摘書於此按宋史後時趙王宗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已子代延廣死劉氏行可抱延廣至京師還其屍於此又與嬰杵臼之事相類而出於一婦人尤為甚元初用兩國狀元

王鶚本金正大元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仕至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元將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家後薦於世祖擢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宋雷夢炎本淳祐四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成淳中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又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國亡遁去入元亦為翰林學士承旨是兩國狀元俱為元所用也

縱囚

縱囚事已見該餘叢考今又得數事後漢書載封傳封  
 爲西華令有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期  
 期日皆無違者三國志賈逵傳曹操征蜀先遣逵至斜  
 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究重  
 者一人餘皆放之此則竟行縱遣不復治罪者晉書范  
 廣傳廣爲堂邑令劉榮坐劾當死家有老母廣聽歸省  
 榮如期而返縣堂失火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又喬  
 智明傳智明爲隆慮令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而身  
 無子智明憫之令其妻入獄并陰縱之或勸之逃兌曰  
 有君如此何忍累之宋史戚綸傳綸知太和縣每歲時  
 必與獄囚約放歸祀其先皆如期返元史本紀世祖至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元史

元十年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踈放限  
 八月內至大都者赦之至期凡赦死罪二十二人亦見王  
 陳天祥知壽昌府冬至口放囚還家約三日來歸獄囚  
 如期至乃白宣慰司盡縱之贊

元封乳母及其夫

乳母之貴無有過於元魏者蓋魏制子爲皇太子其母  
 必先賜死故登極後反以乳母爲保太后其崇奉與皇  
 太后無二也唐哀帝封如婆楊氏號昭儀王氏郡夫人  
 中書奏乳母古無封夫人及內職之例漢順帝以乳母  
 宋氏爲山陽君安帝以乳母王氏爲野王君當時朝議  
 已非之今宜賜楊氏號安聖君王氏號福聖君第二王

氏號康聖君是唐制乳母之封尙有有限制元代則不惟  
 乳母封夫人并其夫亦得封世祖封皇子燕王乳母趙  
 氏爲幽國夫人其夫鞏德祿封德育公成宗封乳母楊  
 氏爲趙國安翼夫人武宗封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家奴  
 開府儀同三司仁宗封乳母夫楊德榮爲雲國公英宗  
 封乳母忽秃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來定襄郡王諡忠  
 愍以上皆見本紀文宗封乳母夫爲營郡王嚴哈嗎爾母爲寧  
 宗乳母故其父圖魯嚴封冀國公加太尉嚴

安南王居漢陽

至元二十八年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遁日烜弟陳益稷  
 率其本宗與妻子來降詔封爲安南國王賜符印居於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元史

漢陽二十七年入覲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仁宗  
 初益稷又入朝謂臣自世祖時來歸賜漢陽田五百頃  
 俾終餘年今臣年垂七十而有司拘臣田就食無所帝  
 亟命還其田天歷二年卒文宗賜諡忠懿

老爺同寅泉司

世呼官長曰老爺稱同僚曰同寅按察使曰泉司其來  
 已久然不見於記載惟元史董博霄傳博霄嘗於南皮  
 毛貴兵猝至問博霄曰汝爲誰答曰我董老爺也遂被  
 殺此老爺之見於正史者也宋元祐中除呂公著右僕  
 射制詞云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子汝人遂同寅  
 於政路南宋慶元中余端禮除右丞相制詞云迄子嗣

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政云爾非以稱同官也及黃震謝黃提舉啓有云托故老以旁詢賴同寅而再葺又宋史趙希樸傳樸佐肅敗後同寅有坐侂胄黨者諸司莫敢舉希樸獨舉之此則以同寅屬同官而宋時已有此稱元史商挺傳帝謂挺曰卿在關中有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中有阻卿者耶又拜降傳同寅有貪穢者拜降抗章劾之此同寅之見于正史者也宋史李韶傳韶父文饒爲司理參軍嘗曰吾司臬多陰德後當有與者孫子秀傳提點浙西刑獄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司臬事是刑官稱司臬亦起於南宋又元史伊克白伊爾丹傳伊爾丹爲建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美

康道廉訪使始視事有獄具陳庭下皆前官創制者感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何用此也此臬司之見於正史者也元史臬司只傳采兒只年少爲臬士同實如郭黃等諸老皆器重之

牛腹療重傷

布扎爾舊名布智兒從征回回身中數矢悶絕太祖命剖一牛納布扎爾于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郭寶玉從討契丹遺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納其中少頃乃蘇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砲墜城下矢又貫胸氣垂絕巴延命剖水牛腹納其中乃活俱見各本傳謝陸欽從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拔其矢剝牛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見謝仲溫傳此蒙古治重傷法蓋借生氣

以續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長生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開肉鑿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歐五代史袁從簡中流矢鏃入骨工無良藥欲鑿其骨出之從簡便令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趣之左右皆若不勝其苦而從簡自若元史張榮爲流矢貫背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額而拔出之神色自若趙寶喇舊名趙寶喇與宋兵戰鏃入右肩不出主將取死囚封其肩視骨節知淺深可出卽爲鑿其創拔鏃出之寶喇神色不動俱見各本傳

牛皮船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美

元史石抹按只攻宋叙州江不得渡乃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奪其渡口又宋兵屯萬州汪世顯從上流鼓革舟襲破之俱見各本傳

彌勒佛謠言

順帝至正十一年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賊起遂至國亡然此謠不自至正中起也順帝至元三年汝寧獻所獲棒胡有彌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而泰定帝時又先有息州民趙尹斯郭菩薩等倡妖言謂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河南行省鞠治之是彌勒佛之謠已久皆民間矣蓋亂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旨法合玩

弛之所致也

賈魯治河

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後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於河間為患者凡七八年會脫脫為相專任賈魯治之十一年四月詔發民夫十五萬軍二萬以是月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復故道其勞績具見歐陽元所著河平碑凡疏濬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杖用繩之法至今治河者猶莫不遵用其心力之專精可謂至矣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為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既潰決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也河之所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天

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於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為之障束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令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消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河並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連河之塞兩役並興則暨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啓民之亂所謂開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濬南河屆期

驅黃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

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即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藉土方堵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歲歲修防年年堵築正如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病終不去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即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修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莫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於橫流何如為此經久無患之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天

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豈南方之地從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通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又或謂挽使北流將不利於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宿遷草場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

果移黃水北去南莊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沙溝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碍於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於濱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於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道行此北路之無碍漕運也區區之見願自謂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當有一勞永逸之利耳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元史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明史

陽湖 趙翼 撰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叙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濬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為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尙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他不具論自魏收李延壽以子孫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譜一傳中有數百年事閱一傳即須檢數朝之史宋于京以為

簡要其實轉滋昏惑明史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即附本傳此彷彿史記漢書之例以叙功臣世次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世為將此又是一例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而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為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暉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淵先叙於其子何喬新傳首列仁宅先叙於其子劉大夏傳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傳後附其子誥誥誦等此以子附父也否則如楊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戰功則御蕃可附肇基傳矣而其功在登萊則寧附於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通者徐壽輝僭號稱帝應列羣雄傳而以其不久為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壽輝不另傳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為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應入方技傳而以其藉此邀寵則另入佞倖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自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為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即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

一事不復詳叙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叙同事者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并人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烏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并入崇煥傳內此又編纂之得當也而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儒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則篇幅太冗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肇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各為立傳而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統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諸人各姓仍得見於



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龍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維垣獨缺則以此二人本闕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為之附傳此則附傳中又自有區別益以見修史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雖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盡其曲折執筆者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此明史一書實為近代諸史所不及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李仕魯疏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何韓信此二疏係奏帝御覽必係當日實情則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嫌猜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復稍著微詞也又如草木子載宋訥以元臣降為國子祭酒應章嚴

四

刻以稱上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驗視乃敘其酷甚於周興來俊臣云而明史訥傳絕不及之但謂其次子復祖為司業誠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又如張輔之死據庚巳編謂輔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難逃歸與家人訣而縊死於先墓今輔本傳則但謂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絕不及逃歸自縊之事蓋訥以嚴重立教最有師法輔四朝勲德白首無間言故各著其所優而小疵在所略也又如楊廷和之入閣雙岐雜記謂由劉瑾之力而本傳絕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小誤奪其俸二級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與瑾忤矣于謙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謙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五

傳但謂曹石之誣而事之真偽傳中不暇縷析則於襄王贖塔傳見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王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置閣中然後知非謙等當景帝不豫時取符也則謙之冤自不辨而自矣嘉宗懿安張后國變時生死傳聞未確故本朝定鼎但為崇禎帝及周后發喪成禮而張后獨缺蓋其時有傳張后未死者時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為李贖朝臣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體面后遂縊死本朝前錄順治五年間有天津女子自縊後后家疑張后未死後高木等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嘉宗妃任氏出宮為少年所得其後其後任氏怒自縊後張后也則為至此聞者不敢隱遂送官承審其後任氏怒自縊後張后不及至修史時則本紀據陳玉璫所傳大書國變時張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嚴保護懿安皇后令自

盡使賢后不遺傳聞之評讖尤見書法之不苟矣又胡世寧從勦江西賊王浩八等招降東鄉賊爲新兵已而復叛事見陳金傳而世寧傳不載徐階當國爲講學會張岳疏詆之謂講學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事見岳傳而階傳不載隴川用兵鄧子龍不能馭軍因餉稍緩大譟作亂鼓行至永昌大理過會城巡撫蕭彥調土漢兵夾擊之亂始定事見彥傳而子龍傳不載蓋爲各臣立傳其人偶有失誤不妨散見於他人傳中而本傳不復瑣屑叙入此又善善欲長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體也

大禮之議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六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爲世宗世宗卽位詔議追崇所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授尙書毛澄曰是可爲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却進士張璠獨疏謂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帝大喜於是連駁禮官議廷臣不得已請尊孝宗爲皇考興獻王爲本生皇考興獻帝與國太妃爲本生皇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與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張璠又

疏繼之并謂宜去本生之稱帝是之而廷臣伏闕哭爭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於是席書等議孝宗皇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今按諸臣之疏固各有說謂宜考孝宗者楊廷和毛澄汪俊及滿朝諸臣也廷和疏曰禮謂所後者爲父而以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其王後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師丹以爲恩義備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七

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二案爲據舉朝宗之者也張璠桂萼等則謂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與預養在宮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繼統非繼嗣也統與嗣非必父子繼也漢文帝則以弟繼宣帝則以兄孫繼何必奪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號也已而璠萼又疏言今日之禮

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而方獻夫席書等亦宗其說疏言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嘗為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之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舛矣此考與獻帝之說恐葛獻夫書等之所執也究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說然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為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為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八

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稔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明史於毛澄等列傳既詳其援引古義之疏張璠等傳又詳載其繼統非繼嗣之疏使閱者各見其是自有折衷而於澄等傳贊謂諸臣徒見先儒成說可據而忘乎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屬平允至當之論可為萬世法矣

李福達之獄

李福達之獄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問罪者至四十餘人為嘉靖年間一大事御史馬錄巡按山西以白蓮教妖人張寅為宏治間謀反之李福達坐以大辟武定侯

郭勛以書來為寅囑免錄遂并以劾勛已奉旨福達父子處死又詰責勛助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勛由議大禮得幸共惡之遂羣起攻勛欲正其黨逆之罪勛乃力圖反噬以議禮犯眾怒為言帝心動特命張璠桂萼方獻夫署三法司覆訊三人故與勛同以大禮得幸為朝臣所嫉者遂盡反其獄謂寅非福達特諸臣欲借此以陷勛重罪於是觸帝怒而盡逐諸臣此張桂等之恃寵竊權庇奸報怨罪不容誅者也於是時寅福達名姓不同亦有致疑於馬錄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菴漫筆載項喬之論曰寅以白蓮教惑人自有本罪而錄指為李福達云云是固謂寅非福達矣法傳錄亦云福達五臺人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九

寅徐溝人張為縣中若姓講牒甚明馬錄悉誣為偽一筆抹去是亦謂寅非福達矣惟從信錄及林居漫錄則實指為寅即福達王穉登竹塹席上談亦記福達脫罪後遊於江南蘇州寓元妙觀常州寓楊七郎家松江寓朱思尚書家所試奇術甚眾而惜其自投法網改名張寅幾得重禍則以為寅即福達諸說紛紛如此作史者宜何從今試平心論之張寅被薛良首告指為李福達此事在郭勛未屬之先馬錄即據以定獄非逆知有助之來屬而預坐福達以謀反重罪也則寅之為福達不待辯也及勛屬書至錄據以劾勛公侯大臣為妖人游說其挾權撓政固已罪無可追原不必論福達之真偽

也迫張桂欲藉此為助報復則不得不反此獄而以寅非福達為詞謂朝臣欲陷助而故坐寅以謀反重罪然後助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於是公案盡翻至頌刻欽明大獄錄以示天下而寅非福達遂成鐵案矣修史者於此中推透當日情事故於馬錄傳既叙明福達之改名張寅而於傳末又言寅福達姓名錯悞人亦疑之迨其孫李同復以妖術事發跟究由來而福達之獄益信又於唐樞傳載其全疏確指寅即福達之處歷歷有據而此獄更無疑義於是馬錄諸臣之枉張桂等之誣皆了然其見可見修史時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煥之死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袁崇煥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當時不惟崇禎帝恨其引我朝兵務和時有疑其欲謀以何如臣及京城內外無不訾其賣國者楊士驥平心而論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禍之由其所撰玉堂書記云己巳之變當時士馬物力足以相當袁崇煥初至一戰人心甫定而袁於大瑞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乃京師小民亦羣以為奸臣賣國至有啖其肉者其畫語皆出自內閣云可見是時引敵脅和之說已萬口一詞士驥雖略知謗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說也直至我朝修史時參校太宗實錄始知此事乃我朝設問謂崇煥密有成約

令所獲宦官楊姓者知之陰縱使去楊監奔還大內告於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煥於市於是崇煥傳內有所據依直書其事而崇煥之冤始白使修史時不加詳考則賣國之說久已併為一談誰復能辨其誣者於此可見明史立傳之詳慎是非功罪銖黍不淆真可傳信千古也

周延儒之人奸臣傳

周延儒不過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傳未免稍過其始入閣未見有敗檢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謗議紛然其再出也獨通賦起廢籍撤中使罷內操救黃道周頗多可稱故王鴻緒明史傳稿在列傳中而今列之奸臣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者崇禎十六年我大清兵深入畿內延儒出視師身駐通州不敢一戰坐待我兵之蹂躪而歸一時物議沸騰謂延儒得賄縱敵錦衣駱養性司禮監王德化密以不欲食其肉民間至演為賣國傳奇遂傳徧天下故數十年中延儒受人唾罵較他相為尤甚諸臣修史尙是延儒詭言未息之時自不得不列之奸臣究之傳中所載不過信用吳昌時致其招權納賄及與吳姓相軋而已無論嚴嵩之險惡溫體仁之陰賊非延儒所能及即嗜進無恥之萬安傾陷善類之張璠尙覺罪浮於延儒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惡轉為延儒增

其身分也縱敵之說本屬無稽楊士驥之論曰縱敵者必我能為敵所畏方肯以賄免當北兵深入所過如破竹雖禮拜求其去尚不可得及其出塞也大書邊牆曰文武官員免送當時兵力為敵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得賄縱敵之名是何高視延儒輕視敵兵也此論載玉堂書記可謂得當日情事而縱敵之說可不辯自明矣或云延儒因邊警先斂貨遣家人送歸中途為人耳目家人姑大言以欺眾謂北兵所賄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語遂以為實云亦見玉堂書記

按雷續祥傳延儒招權納賄凡起廢清獄獨租皆自居為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十一

其幕客董廷獻又吳姓傳延儒再相馮銓力為多延儒欲起之懼眾議乃引姓入閣將共為銓地延儒又欲起奄黨張捷為都御史乃為姓所扼又傅朝佐劾延儒引用袁宏勛張道藩為腹心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休眾往時糾其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既入奸臣傳而傳中却又不載蓋王鴻緒傳稿本不列延儒於奸臣中後來修史者始改編然但列之奸臣卷而傳仍未改故傳中不見其奸邪之迹也

劉基廖永忠等傳

太祖本紀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師在陳友諒戊戌克安慶壬寅次湖口敗友諒於九江克其城友諒奔武昌友諒傳亦云友諒陷安慶太祖自將征之復安慶長驅至江州友諒戰敗奔武昌廖永忠傳亦云從伐友諒至安慶破其水寨遂克安慶從攻江州造橋於船尾倒行其船橋傳於城遂克之是皆叙明先克安慶乘勝克江州走友諒也而劉基傳則云基贊太祖出師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基請徑趨江州擣友諒巢穴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是又未克安慶徑擣江州矣與本紀及友諒諸傳不合按趙德勝傳從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十一

太祖西征破安慶水寨乘風沂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遂克江州仇成傳云廖永忠張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降兵乘之遂克安慶蓋戊戌但克安慶水寨即徑趨九江仍畱成等攻安慶迨克江州而安慶亦已克復作史者不便瑣屑分別故以克安慶即係于戊戌耳又張玉傳靖難兵攻東昌與盛庸遇成祖被圍數重力戰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陣中力戰而死是玉死時成祖已潰圍出也而未能傳云盛庸圍成祖數重張玉戰死能帥周長等力戰拔成祖出則似玉死時成祖尚在圍中賴朱能救免矣或玉戰死後成祖又被圍而能救出之乃兩事耶方孝儒傳謂成祖起兵姚

廣孝以孝儒爲托日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是  
廣孝未嘗從帝軍同至南都也而卓敬傳則云帝登極  
敬被執下獄帝欲活之廣孝與敬有隙謂建文若從敬  
言豈有今日遂殺之則似帝入都時廣孝已在側矣按  
廣孝傳靖難兵起並未從行及帝登極後廣孝南來出  
振長洲爲其姊及友詬詈之事當是帝既即位廣孝後  
至敬尙在獄中而一言殺之也又周忱傳土木之變議  
者欲焚通州糧絕寇資忱適議事在京謂不如令京軍  
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是此議本創自忱也而  
于謙傳又云謙奏郕王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  
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則又似出于謙之策蓋忱先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古

衣冠之禍僑聽之獄詞遂無所引而魏忠賢傳則謂僑  
受宰相葉向高教止坐文言蓋向高與尊素各有此議  
使僑知之也惟洪鍾傳四川賊廖麻子與其黨曹甫掠  
營山蓬州鍾招撫之曹甫聽命麻子忿甫背已乃殺之  
是甫爲廖麻子所殺也而林俊傳則云擊瀘州賊曹甫  
指揮李蔭以元日破其四營遂擒甫則甫係李蔭擒獲  
非廖麻子殺之也此不免歧誤又祖大壽一人凡兩次  
降於我 朝據孫承宗何可綱等傳崇禎四年大壽築  
城大凌河爲我 朝兵所圍糧盡力屈大壽與諸將欲  
降可綱不從大壽殺可綱遂出降是大壽於是時已降  
矣其後大壽仍爲明守錦州至崇禎十四年爲我 朝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圭

兵所困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將救之大壽尙傳語云當  
逼以車營勿輕戰承疇進兵大敗被圍於松山明年二  
月城破承疇降三月大壽以錦州降事見邱民仰楊國  
柱曹變蛟等傳是大壽先於崇禎四年已降後仍爲明  
守錦州至十五年再降也而其先降後仍復反正固守  
錦州之故則無明文惟邱不嘉傳謂四年大凌之役大  
壽生降請僞逃入錦誘降其城不嘉在錦聞礮聲謂大  
壽已潰剛出也遣兵迎之大壽入錦未得問不嘉尋知  
其納款狀乃密奏於朝而帝於大壽欲購廉之弗罪也  
只此一語略見其仍守錦州之故然究不明晰他傳又  
不錯見其事又張國維傳崇禎十年以安慶池州太平

三府別設一巡撫以史可法任之而可法傳則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蕪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是安撫所轄較國維傳稍廣蓋國維傳不過謂添設巡撫原不必詳叙其地耳惟陳奇瑜傳先已叙明遣劉明善擊斬金翅鵬及勦永寧之役又云分兵擊斬金翅鵬一傳中似重複而楊嗣昌傳則又云嗣昌出督師金翅鵬等來降按嗣昌督師在奇瑜之後或賊中號金翅鵬者有數人如高迎祥稱闖王李自成亦稱闖王也

喬允升劉之鳳二傳

喬允升傳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末

真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載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劉之鳳坐議獄論絞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源卒於位鄭三俊再為尚書改吏部去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其子庶吉士士端並降云而劉之鳳傳末亦有一段文字並一字不改此二傳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相隔只兩卷不及訂正蓋卷帙繁多纂修諸臣不暇彼此參訂故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

陽湖 趙翼 撰

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與漢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漢高事陳說於前明祖亦遂有一漢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時問李善長平天下之策善長曰漢高起布衣裕達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業公濠產距沛不遠法漢高所為天下不足定也漢高起布衣裕達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業公濠產距沛不遠法漢高所為天下不足定也孔克仁傳亦謂帝嘗以漢高自期謂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以寬大馭羣雄遂有天下今羣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無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漢高為法今觀其初定都金陵方四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一

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宮闈極壯麗即蕭何造未央宮之例也何治宮殿極壯麗帝怒以為天下新定何重勞吾民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帝悅乃從之徙江南富人十四萬戶於中都即漢初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以實關中之例也徙齊楚大族以實關中漢高從之徙者十餘萬戶分封子弟於各省以建屏藩即漢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從弟賈王荆從子游王吳子肥王齊如意王趙文帝王代之例也詔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即漢初賜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藍之獄誅戮功臣亦仿蒞臨韓彭之例此則學之而過甚者矣

明祖文義

明祖以遊丐起事目不知書然其後文學明達博通古今所傳御製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至如鳳陽皇陵碑粗枝大葉通篇用韻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聰明天直然亦勤于學問所致下金華後聘劉基宋濂在軍中朝夕討論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謁見即留置幕下有疑輒問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平即召陶安蔡蕃府十五克集慶即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取鎮江聞秦從龍宿學即令從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幣聘致常書漆簡問答甚密又以從龍薦聘陳遇侍帷幄呼為先生而不名其取婺州即辟范祖幹葉儀吳沆許幹葉瑣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人會食省中分直講經史七計其時距起兵幾數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義已早通貫其見於諸臣傳者如范常在幕下帝晏閒輒命儒臣列坐賦詩常每先成帝笑曰老范詩質樸似其為人也見明史各本傳初下徽州朱允升請開御書即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與陶安論學術賜之門帖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蘇軾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見胡閩所題詩大愛之鄧陽戰勝與夏煜等草檄賦詩宋濂不能飲帝強醉之御製楚詞以賜又以良馬賜濂親製白馬歌此皆未稱帝以前事也其後親為文賜臣下者毛驥安然陶安之卒皆親為文祭之桂彥良遷晉王傅親為文賜之宋

誦讀書火燎其衣及脅親為文戒之張九韶致仕親為文餞之俱見各本傳帝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開會曾文大悅曰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又如此文建其昌乎以劉三吾主會試疑其有弊親撰策問覆試是是帝之能為散文也帝嘗作詩命三吾和韻賜以朝鮮玳瑁筆李質振飢山東帝親作詩餞之以舊韻出江左命樂韶鳳參考中原正音訂之名洪武正韻解縉疏言韻府出自元末陰氏本無足採陛下以其便於檢閱故好之帝嘗出御製詩桂彥良朗誦殿陛皆驚是是帝之親風雅也帝建大本堂徵名儒教太子於其中帝往講論置酒歡宴自作時雪賦徐達初封信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國公帝親製詩文云從子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宏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立諸侯之上劉仲質改華蓋殿學士帝親製誥文封十王時帝親草冊文召唐之淳潤色之是是帝之兼習駢體也帝嘗問太子漢七國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此七國所由反也論內官則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昏晨而已白漢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以闈人為常侍等官自是權傾人主閤內藏則以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瑣林大盈庫為戒諭翰林張信等以論思為職則引唐陸



贊崔羣李絳等為訓諭戴德彙等亦然教官吳從權不知民事則諭以胡瑗教諸生皆兼時務見本紀命劉基子璟為閩門使諭之日考宋制閩門使即儀禮司欲汝以宣達為職也著是帝之熟於史事也宋徽宗左右嘗召講春秋左氏傳陳南賓進講洪範九疇後御註洪範多採其說又嘗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書傳相悖徵諸儒訂正之傳則帝并留意經學矣古來帝王深通文義者代不數人况帝自幼未嘗讀書長於戎馬間又未暇從事佔畢乃勤於學業遂能貫通如此固命世雄才之一端哉

明初文字之禍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為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古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

屏誅祥符縣學教諭賈壽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屏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間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蓬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天下又僧來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五

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按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日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鶴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國也他如楊維禎以纂禮樂書徵至京師留百餘日

乞骸骨去未濂送之詩所謂白衣宜至白衣還也胡翰  
應修元史之聘書成受資歸趙壘陳基亦修元史不受  
官賜金歸張昱徵至以老不仕陶宗儀被薦不赴王達  
以文學徵其子掖爲通事司叩頭以父年高乞免乃命  
吏部符止之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  
人多不樂仕進解縉疏云陛下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  
日無過之人出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刑部者無枉直  
之判練子寧疏云陛下以區區小過縱無窮之誅何以  
爲治葉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網羅無遺一有蹉跌苟免  
誅戮則必在屯田築城之科不少顧惜此可見當時用  
法之嚴也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論卽文人學士一授官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六

職亦罕有善終者宋濂以儒者侍帷闥十餘年重以皇  
太子師傅尙不免茂州之行何況疎逖素無恩眷者如  
蘇伯衡兩被徵皆辭疾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死郭  
奎參朱文正軍事張孟兼修史成仕至僉事傅恕修史  
畢授博野令後俱坐事死高啓爲戶部侍郎已放歸以  
魏觀上梁文腰斬張羽爲太常丞投江死徐賁仕布政  
下獄死孫賁仕經歷王蒙知泰安州皆坐黨死其不死  
者張宣修史成受官謫驛丞楊基仕按察謫輸作烏斯  
道授石龍令謫役定遠此皆在文苑傳中當時以文學  
授官而卒不免於禍宜維禎等之不敢受職也

胡藍之獄

漢高誅戮功臣固屬殘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韓彭至  
樂布則因其反而誅之盧縮韓王信亦以謀反有端而  
後征討其餘蕭曹絳灌等方且倚爲心膂欲以托孤寄  
命未嘗概加猜忌也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  
天下既定卽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  
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如胡大海方宜力浙  
東其子在都犯酒禁卽手刃之曰寧使大海叛我不可  
使我法不行趙仲中守安慶陳友諒陷其城仲中走還  
常遇春請原之帝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之可見其  
剛決之性矣又漢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時方年少計身  
老則諸功臣已皆衰歿宋太祖年雖長而特有弟可以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七

馭諸臣故皆務保全至明祖則起事雖早而天下大定  
則年已六十餘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孫更孱弱遂  
不得不爲身後之慮是以兩典大獄一網打盡此可以  
推見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誅者不  
過陳寧涂節數人至胡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  
死時已十餘年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餘年始  
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爲題使獄詞牽連諸人爲草薶  
禽網之計耳胡黨旣誅猶以爲未盡則二十六年又與  
藍黨之獄于是諸功臣宿將始盡惟庸死時反狀未盡洪武十  
九年林資政成謂惟庸會造之  
入海通倭其事始著二十一年征虜後惟庸所遣往故元通事之封積二十  
二年被誅通謀乃大將云見李善長傳藍王恃功相恭二十六年錦衣衛將藍  
王反下史訊獄詞云王同胡黨謀逆將  
何者出類稀時事乃疑其見藍王傳 今按坐胡黨而死者李善長

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昇毛騏李伯昇丁玉鄧愈之子鎮及宋濂之孫慎濂亦失置於州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顧時其子敬楊璟火禎薛顯郭興陳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華雲龍其子中坐監黨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張翼朱壽何榮詹徽傅友文察罕綱略出張溫陳桓曹興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薛緯王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桑世傑其子敬孫興祖其子恪何榮其子榮韓政其子敷濮英其子興曹良臣其子泰此皆見於列傳者胡獄有昭示奸黨錄族誅至三萬餘人藍獄有逆臣錄族誅至萬五千餘人今二錄不可考而胡藍二傳備載其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一 明史 八

數此外又有非二黨而別以事誅者廖承恩功天以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汪廣洋雖不入胡黨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遂賜死周德興年最高以其子亂宮并德興賜死王弼已還鄉又召入賜死胡美因女為貴如借子增亂宮并美賜死李新謝成別以事誅死文臣以事誅者又有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仕魯以諫帝惑僧言命武士摔死於階下王樸張衡俱以言事死孔克仁陶凱朱同俱坐事死於是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明史於諸臣傳惟藍玉畧見其粗暴取禍之由他如馮勝傅友德等但叙其戰功而未即結之以賜死明見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長

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誅戮傳中既附著其鍛鍊之爰書又載王國用為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冤湯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則傳末謂當時公侯坐姦黨無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而深為之幸皆以見明祖之猜忌好殺可知立傳之用意也

涂節汪廣洋之死

胡維庸傳惟庸與陳寧涂節謀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涂節上變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訊惟庸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是節本與惟庸同謀逆者也然汪廣洋傳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節言劉基為惟庸毒死是節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一 明史 九

於未告變之前已劾惟庸則非素與惟庸同謀者矣蓋維庸恨其告變而反誣以陷之耳又廣洋傳帝問維庸毒劉基事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南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乃賜救誅之是廣洋之死以朱文正楊憲二事也而維庸傳則云占城貢使至維庸廣洋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責維庸廣洋未幾賜廣洋死是廣洋又因匿貢使而死矣二傳殊不盡一匿貢使之事維庸廣洋同罪不應獨罪廣洋則廣洋之死究以文正楊憲二案也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祖愆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

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爲  
又活一日李法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縱肆蓋  
亦整頓一代之作用也然其合李善長劉基等定律則  
又斟酌輕重務求至當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罪囚刑部  
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然後奏決二十年焚錦衣衛  
刑具以繫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詔曰朕起兵懲創奸  
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典不許用黥刺  
刑則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實重典又嘗與懿文太  
子出郊親指道旁荆楚謂太子曰古人用此爲橫刑以  
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念之  
是帝未嘗不慎重刑獄蓋初以重典爲整頓之術繼以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十

忠厚立久遠之規固帝之深識遠慮也

明祖多養異姓爲子

養異姓爲子始於唐之宦官其後朱全忠李克用李茂  
貞王建等亦用以創國蓋羣雄角立時部下多易於去  
就惟撫之爲家人父子則有名分以相維恩誼以相浹  
久之亦遂成骨肉之親以之守邊禦敵較諸將帥尤可  
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舉事除一姪正一甥委外更無  
期功強近之親故亦多養異姓子幼而撫之長卽命偕  
諸將分守往往得其力何文輝傳云周舍守鎮江道舍  
守寧國馬兒守婺州柴舍眞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  
皆養子也按周舍卽沐英少孤從母避兵母又死太祖

與高后憐之撫爲子軍中亦呼沐舍後以功復姓道舍  
卽何文輝太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撫爲子馬兒卽  
徐司馬揚州人年九歲無所依太祖養爲子後立功亦  
復姓柴舍卽朱文剛與耿再成同守處州苗帥之亂文  
剛欲聚兵殺賊不及而死金剛奴無考又有朱文遜史  
不傳其小字亦以養子死太平之難又平安傳安亦太  
祖養子少驍勇力舉數百斤沐英傳又言太祖養子凡  
二十餘人今皆無考

明初徙民之介

明祖初定鼎嘗遷蘇松杭嘉湖民之無田者往耕臨濠  
官給牛種免賦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丁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十一

多田少及無田之家以實北平用開民耕曠土固善政  
也然明祖又嘗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於中都又命戶  
部籍浙江等九省及應天十八府富民萬四千三百餘  
戶以次召見徙其家於京師謂之富戶成祖因之亦徙  
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腳夫又徙應天浙江  
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仍應本  
籍徭役日久貧乏逃亡輒遷其本籍殷戶補之俱見食  
貨志謂明祖初意本效漢時徙民實關中之制其後遂  
爲厲階云按黃潤玉以父在徙中請以身代官少之對  
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壯乃使之旋舉順天鄉試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諸子於各省各府蓋仿漢晉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參酌之外以壯藩衛而實無事權其有才者如燕晉諸王或統兵以鎮邊塞然不為例其分封內地者不過設三護衛不至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亦深遠也然其後日久而弊日甚一在以王府之尊而居于外郡則勢力足以病民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給縣官不使之出仕及別營生理以至宗藩既困而國力亦不支考唐初亦封諸王於外迨武后廢殺諸王後開元以來諸王皆居京師而支庶得自奮於功名如宗室為宰相者至有十餘人共出任於外如嗣虢王巨嗣吳王祗當國家寇亂時俱能守郡掌兵為國宣力此法之最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三

善者也今觀明制藩王之體統極尊以極尊之體統處於外郡則有如谷王德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綱諫則誣以罪而磔之又如伊王世子典模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旨必構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模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率紆道疾過猶使人追入責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禮宮牆壞奏請修築則奪附近民居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屋不肯則使數十人從大壯臥起奪其飲食大壯遂餓死閩河南府城女子選七百餘人留尤麗者九十餘人勒其家以金賂宸濠未反時亦強奪民間田宅子女養羣盜閩廿四陵十一等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甚至楚宗華越許楚

王華奎之案以巡撫趙可懷庇華奎楚宗人遂擊死可懷此其恣橫無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于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而國家之所以防閑宗藩者則又禁例太密蓋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繼以高煦竄鋒宸濠先後謀不軌遂設為厲禁所以箝制之者無不至明史諸王傳贊謂出城省墓亦須奏請二王俱不得相見今按襄王瞻塏自長沙徙封過安陸見其弟梁王瞻垵相見之制也天順中瞻塏奉旨入朝英宗以其尊屬特命歲時得與諸子出城遊獵可見非特旨則不得出城也宏治中周太后思見其次子崇王見澤特召之倪岳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三

奏自宣德以來除襄王一入朝外無親王朝見之事乃不果召萬歷中鄭貴妃不欲其子福王之國以雷過李太后壽節為詞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以壽節來乎潞王李親弟此可見一受封即入朝亦不得也甚至土木之變韓王子冲焮勤王赴京亦以教止之寇入河套冲焮願率子婿擊賊亦不許崇禎中京師戒嚴唐王聿鍵倡義勤王反被詔切責削為庶人錮之鳳陽是雖赴國家之急亦不得也而法之尤不善者在乎支庶日蕃徒仰歲祿而別無出仕及謀生之路宗支既多窮迫而國力亦以坐困明史表序謂親王或可自存郡王至中尉空乏尤甚蓋親王歲祿既多世武九年初定親王歲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緡布鹽茶馬草各有支給二十八年更定親王

將軍以下以二百石百石其護衛軍及儀衛司人役并樂戶

之類俸餉皆支於官 楚王孟孫請納兩護衛以資國力是護衛創始

自官也德王祐落以儀衛司缺額勾除丁補之

居者假賦吹丁有司與親王同城者假樂戶于長史司是親王獨有樂戶也

親王之分例木屬豐厚且初封時歲祿外又有草場灘

地之賜如英宗子見濤就藩德州請齊漢二庶人所遺

東昌兗州開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憲宗悉與之

神宗子潞王就封請得京藩故籍田產多至四萬頃福

王之國亦援例以請而版籍已定尺寸皆奪之民間不

得已減半中州田不足則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又奏乞

張居正入官田及江蘇至太平沿江扶州四川鹽井權

茶銀又請准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售賣至為禁食河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古

東鹽以聽督賣此親王富厚之大概也蓋親王初封爵

出藩皆帝王愛子故歲祿外有此別給其後嫡子孫襲

親王爵者即世其產是以富厚如此至親王之支子孫

封為郡王及鎮國奉國將軍中尉者不能分此私產惟

恃歲祿為衣食而生齒日繁國力不給嘉靖中御史林

潤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藩祿米至

八百五十三萬石即無災傷獨免亦不足供祿米之半

年復一年將何以支此可見國家養給各藩之竭蹶也

于是議者有減歲祿限宮嫔限支子之請明史諸王世

表序謂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

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明禁本折互支無常

期嘉靖四十四年乃定郡王將軍七分折鈔中尉以下

六分折鈔郡縣主儀賓等八分折鈔而宗藩之貧困極

矣此皆由宗藩支庶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

別營生計以致坐做如此轉學顏疏所謂唐宋宗親或

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

膏髓是也程紹傳宗室為盜窟穴紹列上其狀則更入

不肖嘉靖中宗室祐樞請除宗人祿聽其以四民業自

為生賢者應科目試不許直至萬歷中宗室戴堉請宗

室皆得備服就試中式者視其才器中外職兼用始允

行之 按陳子壯傳崇禎帝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兼

任用者得考驗投職是祖訓原有宗室出仕之例 其後崇禎中

部知縣名新堞者守城死流賊之難雲南通判壽鏞當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五

孫可望兵至知不免乃張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

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欲降之不從遂遇害章昌通判

廷璋著秦州城陷為賊所執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

也今日惟求一死賊遂殺之 宗室 又寶豐知縣朱由械

密縣知縣朱敏汀亦皆以宗貢生出仕死流賊之難 矣

此皆萬歷以後許宗人應試得官者也向使早如唐制

宗人各有進身之路則平時既無坐食廩祿之費一旦

有事或亦有如號王吳王之為國立功未嘗不可收藩

維之助乃直至末造始開入仕之途而已無及矣豈非

立法之最不善者哉 何如龍傳宗藩婚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為部所

骨朽而尚未命名者如龍為部尚書 特為奏請宗得祿者六百餘人

明官俸最薄

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給於江南官田其後合還田給祿  
 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米俸鈔之數二十五年更  
 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  
 十三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  
 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  
 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  
 為永制洪武時官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  
 貫抵一石其時鈔尚貴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  
 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後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  
 十貫抵一石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  
 十貫抵一石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一 明史

孔友諒每歲言大小官自折鈔外月米不過二石此直屬中朝也又李賢傳正統  
 以前北京清運少各官月支米一石李賢言言人居家者貴支十七石五斗  
 指使月俸二十五石者貴支一石是二階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

成化七年戶部鈔少乃以布  
 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  
 而米一石折鈔十貫是一石米僅值二三十錢也布一  
 匹亦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僅值十  
 四五錢也明史食貨志謂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顧寧人謂其弊在折鈔折米又以布折鈔以致如此  
 其後又定有折銀之例成化後都北京以漕運不便官俸米皆合社  
 南京關支惟英國公張輔以功大許北京支額  
 其有官俸米額後與商人赴領每十石止值銀一二兩兩以江  
 南正若糧重議折銀每石銀四錢以充官俸折銀之始也凡官俸  
 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又有三日月米曰折絹米  
 曰折銀米月米不同官大小皆一石折絹者絹一匹當

銀六錢折銀者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比從前以布折  
 鈔之例稍優矣其折色亦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  
 本色鈔二十貫折米一石絹布折鈔絹一匹折米二十  
 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  
 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此有明一代官俸之大畧也按李長  
 會與國初金花銀解南京也武正統初始改  
 解內庫除武俸外皆御用是武官俸早已給銀

**明宮殿凡數次被灾**

永樂五年始建北京宮殿八年北征還即受朝於奉天  
 殿是奉天殿先成十八年各宮殿皆落成詔改京師為  
 南京北京為京師十九年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灾  
 二十年乾清宮亦燬自後未嘗營葺故仁宗即位將還  
 南京詔改北京諸司悉稱行在直至正統四年始修建  
 北京宮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坤寧二宮及三殿俱告成  
 乃定都北京詔文武諸司不得稱行在正德九年正月  
 乾清宮灾遣使採木於湖廣因工作大加天下賦一百  
 萬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宮始造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  
 又灾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極華蓋曰  
 中極謹身曰建極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灾二  
 十五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灾三十年重建乾清坤寧  
 二宮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宮成天啓六年九月皇極殿  
 成七年八月中極建極殿成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九  
 日宮殿又為流賊李自成所燬統計明代北京三殿兩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一 明史

宮各四次被灾

本紀及綱目和喬字沈一貫陳子監張位等傳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諸帝惟成祖景帝世宗莊烈帝由藩邸入繼大統未嘗身為皇太子世宗晚年以忌諱未立儲光宗甫登極卽病亦未立儲其餘則無有不立太子者太祖立馬后長子為皇太子未卽位薨是為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妃呂氏所生子為皇太孫是為建文帝靖難兵至崩于火建文登極時亦立查后長子文奎為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終此正后正妃所生太子皆不吉也仁宗母係仁孝徐后宣宗母係誠孝張后此則正后所生太子獲享國者然二帝生時在藩邸母尚未立后英宗由太子卽位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七

則本宮人子而孫后養為己子者也憲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周貴妃也孝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淑妃也惟孝宗登極後冊妃張氏為皇后宏治四年生武宗立為皇太子此乃既為后後所生之太子為有明一代盛事世宗以後穆宗母則杜康妃也神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貴妃也光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王恭妃也熹宗母則王選侍也莊烈帝母則劉賢妃也至莊烈帝登極冊周妃為后明年生慈煥立為皇太子此亦既為后後所生之太子武宗後僅此而已統計有明一代正位中宮後所生儲貳惟武宗及慈煥一人然武宗雖為帝而無游無度幾亂天下身後又無子慈煥遇國變不知

所終是正后所生太子更不吉也他如景帝立子見濟為皇太子憲宗先立祐極為皇太子世宗先立載王賢妃所生皆早薨此則雖非正后所生亦皆不吉矣立嫡建儲古今合典乃時會遷流有不可以常理論者明代諸臣嗷嗷以爭國本為第一大事其亦未博觀於歷代繼述興亡之故也哉

明宮人殉葬之制

明史后妃傳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卹如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寶諸家皆世襲錦衣衛千百戶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其見於后妃傳者宣宗崩嬪何氏趙氏吳氏焦氏曹氏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九

徐氏袁氏諸氏李氏何氏皆從死正統元年皆追加贈諡冊文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寶宜薦徽稱用彰節行此可見當時宮嬪殉葬之例也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英宗遺詔始罷之按周王有燬傳有燬死英宗賜有燬書曰王在日嘗奏身後務從儉約如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云云帝之除殉葬蓋本於有燬之奏也然有燬死妃輩氏夫人施氏歐氏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死殉詔諡如貞烈夫人貞順蓋帝賜書未到已先死矣又可見當時宮人殉葬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否泰錄載英宗臨崩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為遂為



定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明史載明祖之制凡天子親王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

女為之進者弗受故妃后多採之民間國初惟成祖仁

孝皇后為徐中山女其時法制未定也明祖初為懿文太子冊

冊以木女為太子妃又初為太子孫納王保保嗣後則多出民間故每

新君登極有選秀女之語明稱類抄成化中命婦入朝

尚書施純妻甚端麗皇太后諸視久之顧左右曰曩選

妃時何不及此人又湧幢小品憲宗選妃江南嘉興姚

善女在選中髮不盈尺過吳江二十里一夕髮頓長八

尺故其地遂名八尺後入宮生皇第九子壽王冊封端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干

懿安妃又四友齋叢說武宗南巡至揚州知府蔣瑤力

拒宴行江彬等彬傳旨要選秀女瑤曰止知府有三女

民間並無彬遂語塞又趙爾沂劉大姑傳大姑京師人

尤廟在青宮時詔選元妃大姑與郭后及后女弟同入

選郭后選中后女弟及大姑賜金幣還凡落選女子貴

家爭聘致為重后女弟遂為成山伯夫人大姑獨不肯

嫁貴戚納聘悉却之謂母日被選後與今元妃同鳳起

三月外問何等子乃議婚即遂守貞以歿此皆前明選

秀女故事也于慎行筆塵云此事祖宗自有深意漢宣

帝許后起徵時故為后從官與服甚儉及霍后立賞賜

動以千萬計且不特此也來自民間則習見閭閻生計

可以佐人君節儉之治若必出於勲舊則勲而兼戚戚

而兼勲王氏禍漢賈氏禍晉可為前鑒本朝選駙馬亦

然非但不由勲舊并不由仕宦其意深遠矣云今按

明代選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師附近

之處初兩京並重故妃后尚有南人如宣宗胡后濟寧

人孫后鄒平人吳妃丹徒人郭嬪鳳陽人英宗錢后海

州人憲宗王后武宗夏后皆上元人世宗方后江寧人

是也然地近則易採選故英宗周妃昌平人景帝汪后

及憲宗吳后皆順天人世宗杜妃穆大興人穆宗李后

昌平人陳后通州人李妃神宗鄆縣人神宗王后餘姚人

而生於京師鄭貴妃大興人光宗郭后順天人王妃熹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三

順天人劉妃神宗海州人而籍宛平莊烈帝周后蘇州

人而家於大興蓋有明中葉以後選妃多在京師不及

遠方恐滋擾也陳子龍傳周王立於南都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額印

持之手關里驛然字龍上疏力諫可見選秀女之騷擾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初吏治

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闕右稔墨吏為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良以示勸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賜平陽令張礎建陽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請留良吏輒進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狀上聞亦復其官且轉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節易操則又重法繩之所以激勸者甚至故一時吏治多可紀今循吏傳可考也天下府州縣官來朝帝諭之日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三 明史

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又嘗論戶部國家賦稅已定撙節用度自有餘饒使民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何事聚斂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憲孝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績卓著往往特敕獎之如成祖之於史誠祖仁宗之于劉綱是也諸良吏秩滿當遷或呈誤罷黜亦多因部民之請俾進秩視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寧稅課使劉迪結耆老請留漢中同知王聚求屬吏保奏則又斥詭隨之皆真宗時事閱數年輒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嚴其黜陟而繁望之地則特詔大臣各舉所知以為守令如宣德中先

擇京官九人為郡守繼擇二十五人為郡守正統中擇京官十一人為郡守後多為良吏為名臣蓋朝廷既以吏治為重中外大臣亦無不留意人才仁宗詔各舉所知郎中况鍾以張宗璉薦帝問楊士奇士奇曰宗璉實賢臣與王直將舉之不意為鍾所先耳其後况鍾之出守則蹇義胡濙所薦也翟溥則魏源所薦也李湘則胡濙所薦也李信圭之知蘄州則張敞所薦後守處州則金濂所薦也吉水合錢一本罷官郡人胡廣在朝力保之遂復職楊榮當國時其家人犯法邑令曾穆嚴懲之榮反以為賢而薦於朝其時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吏亦多持心公正如葉宗人為錢塘令人呼為一葉清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三 明史

其死也按察使用新哭之田鐸知蓬州巡按御史過其境無一訟者知其下無冤民遂薦之擢廣東僉事此又外省舉劾之大概也且是時吏部考察之權最重蹇義王直馬文升先後長部事尤以獎廉黜貪為要史稱蹇義慎擇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舉天下廉吏以范震為第一翟溥秩滿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趙新舊嘗為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賢守也遂不聽其去旬容令徐九思為巡撫所劾吏部尚書熊浹知其賢特留之此又吏部之能擇人而任也以上俱見各本傳一時風氣如此故為守令者無不潔已愛民耻于清議循吏傳序云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當英宗武宗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

無土崩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為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俯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國亦遂以亡矣後人徒見中葉以來官方糜裂吏治窳敝動謂衰朝稅政而豈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哉今就明史各列傳及循良傳關於勸懲者條摘於左

因部民乞雷而雷任且加擢者

漢書循吏傳贊宣帝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公卿缺則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三

選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斯為盛是古來重吏治者多以久任為效明太祖亦嘗仿之興化丞周舟已擢吏部主事民乞雷乃遣還丹徒令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歸安丞高彬曹縣簿劉郁衡山簿紀惟正皆坐事當逮民詣闕言多善政帝竝復其官惟正并擢參議永州守余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者民列政績以聞皆復官并賜耆民道里費縣令沈昌周榮等四人并擢郡守此太祖時事也洪宣正統間秩滿奏雷者又有邵陽令孫浩長清令薛慎吳橋令吳原博野令陳哲泰安令暢宣陽山令劉伯吉會寧令郭完貴溪令徐士宗常熟令郭南平山令張環棗城令徐榮安福令何

澄桐鄉令田玉以上皆循吏傳況鍾守蘇州丁母憂郡民詣闕乞雷詔起復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乞雷巡按奏聞詔進三品仍視府事陳本深守吉安滿秩當遷亦因部民請進三品秩視事後聞衙前民家嫁女鼓樂聲笑曰此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雷此乎乃請老去凡在吉安十六年羅以禮守西安丁憂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亦進秩雷任莫愚守常州秩滿亦進秩雷任陳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右叅政仍視州事在州二十餘年秩既高諸監司郡守反在其下項忠為陝西按察使九載滿當入都軍民乞雷詔還任張瑄為廣東左布政使考滿軍民乞雷巡撫陳濂奏聞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四

乃仍故任于謙撫河南山西左遷大理寺少卿兩省吏民千餘人乞雷英宗命仍撫兩省以上見各本傳陳復知杭州遭喪部民乞雷詔起復見歐九其後有乞雷不允者郭璣為吏部尚書慮其中有妄者請覆實從之自是遂為例郭登守衢州坐累徵者老數百人伏闕乞雷不聽吳訥巡按貴州將代選部民詣闕乞雷詔不許亦見各本傳宜宗因劉廸王聚之邀吏民保雷自後部民乞雷者率下所司核實蓋久則弊生不得不隨時變法也

特簡廷臣出守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餞之御書十韻詩以賜此特簡

廷臣出守故事也明宣德五年五月擇廷臣九人為知府趙豫松江况鍾蘇州羅以禮西安莫愚常州邵旻武昌馬儀杭州陳本深吉安陳鼎建昌何文淵温州皆賜勅乘傳行皆見補史是年十一月又擇廷臣二十五人為知府李驥河南王榮肇慶徐鑑瓊州許敬軒汀州鄭恪寧波王昇撫州英宗正統元年亦擇廷臣十一人為知府王源湖州李湘懷慶翟溥南康皆見補史

遣大臣考察官吏

明初以十五布政使分治天下永樂初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有司奸貪者逮治其後又遣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按撫軍民還朝不為例尋又遣郭敦以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三 明史

五

禮部侍郎備給事中陶衍巡撫順天時未有巡撫官此係特設考察官吏吾紳以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忝政者黜之正統初又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劉辰往四川雲貴悉奏罷其不職者徐琦奉命與工部侍郎鄭辰考察南畿官吏黜不法者三十人段民為左叅政奉命與巡按考州縣吏廉舉以聞景泰中亦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黜布政使以下五十餘人巡撫朱鑑請召幹還幹并勅鑑時已設巡撫又遣大臣考察重吏治也

按遣大臣考察官吏本漢唐故事後漢書周舉傳時以吏治多弊詔遣八使巡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周

舉杜喬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賊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使即收舉清忠宜表異者以狀上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天下號為八俊唐太宗亦遣大理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自臨決牧守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死罪七人流以下及黜免者數百人已又頻遣使考察元宗亦命尙書席豫等分道黜陟金源亦有此制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一遣使故大定之間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已見金史條內劉球所謂考察久不舉行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蓋承平日久吏治玩弛遣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三 明史

六

大臣嚴考核以黜陟之固亦整飭吏治之一法也然亦視乎所遣之人何如如元順帝時亦嘗遣使巡行官吏有罪者四品以下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處決民間一切利害聽舉行如成遵奉使山東淮北擢廉吏九人黜貪儒者二十一人蘇天爵奉使京畿糾劾者九百四十餘人當時有包韓之譽見元史各本傳固亦皆能奏劾然據陶宗儀輟耕錄當時奉使者多挾勢取賄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又永樂中鄒緝上言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賄賂其後梁廷棟亦言巡按御史之

弊盤查訪緝愧遺謝薦有司所出多者二三萬金國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萬是則察弊適以滋弊又在乎簡川之得人矣

重懲貪吏

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赴京師築城李善傳宋帝初即位懲元政弛縱用法太嚴奉行重足而立以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請鳳陽屯田至萬餘人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罪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七

後海瑞疏亦舉太監剝皮實草洪武中所定廷法也法令森嚴百職肅

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也按元世祖籍阿合馬家有人皮一張後誅阿合馬之子阿散亦剝其皮是元代已有此非法之刑

明大臣久任者

永樂以後數十年中大臣多有久於其位者楊士奇在內閣四十二年雖其始不過為學士然已預機務後加至公孤始終在樞地不出內閣一步古交新采有也同時直內閣者金幼孜三十年楊榮三十七年楊溥二十年六卿中蹇義為吏部尚書三十四年夏原吉為戶部尚書二十九年胡濙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耆艾滿

朝老成接迹蓋劫運之後必有一番太和元氣周浹宇宙諸臣適當其隆故履康強身名俱泰當時朝廷之上優老養賢固可想見而諸臣履眉白首輝映朝列中外翕然稱名臣無異詞其必有以乎器業耆耄專寵利而竊威權如萬安為相十九年劉吉為相十八年已叢物議至嚴嵩為相二十一年遂入奸臣傳為千載唾罵則三楊蹇夏諸人宿德重望始終無玷固不可及也按三楊同時在內閣者又有黃淮胡廣皆十六年其後李東陽十八年徐階十七年而蹇夏後又有呂震為禮部尚書十九年馬文升歷各部尚書二十二年王直王翱為吏部尚書各十五年亦皆久於其位名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八

實相稱至明之末造揆席如傳舍臺省如踐更崇禎帝十七年中易相五十餘人刑部尚書十七人兵部尚書十四人蹇總督被誅者七人蹇蓋國運將傾時事孔棘人材薄劣動輒羅殃固亦時勢之無可如何者矣

大臣薦舉

吏治條內所載况鍾程溥等出守皆由大臣薦然洪宣正統間大臣所薦不特外吏也如顧佐以楊士奇楊榮薦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陳勉以士奇薦由副使擢副都御史高穀以士奇薦由侍講進工部侍郎入內閣曹鼐亦以楊榮楊士奇薦由侍講入內閣王來以士奇薦由

巡按擢左叅政彭昂以上奇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孫則以楊溥薦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金純以蹇義薦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陳壽以夏原吉薦由參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濙薦由副使擢禮部侍郎劉球以胡濙薦由主事改翰林侍講周瑄以王直薦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楊信民以王直薦由刑科擢左叅議後又以于謙薦巡撫廣東羅綺以于謙金濂薦由請戍復大理右寺丞羅通以于謙陳循薦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員外郎李賢謫官叅政以王翱奏賢可大用遂留為吏部侍郎復尚書入內閣如故崔恭以李賢王翱薦由巡撫進吏部侍郎李紹亦以賢翱薦由學士擢禮部侍郎王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九

越以李賢薦由按察使擢巡撫大同羅璟方請官以王恕薦擢福建提學秦紘以王恕薦由布政使擢副都御史總督漕運余子俊以林聰薦由知府擢陝西叅政韓雍被劾方待吏議會廣西徭肆亂王竑曰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兩廣以上見各本史又稱李賢為相所薦引年富軒輊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皆為名臣蓋洪宣以來大臣薦士之風如此其時薦賢者皆採人望核才品而後上聞蘇州一郡通糶八百萬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周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撫江南果興利除弊為名臣楊士奇初不識陳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示士奇士

奇才之即薦為博士改翰林而于謙之為河南山西巡撫也三楊在政府皆重謙所奏請無不允謙每議事至京空橐以入諸權貴不能無望及三楊卒謙遂左遷大理少卿可見三楊等之薦人皆出於至公非如後世市恩植黨之為也其時人主亦傾心信用如永樂中擇耆儒侍皇太孫楊士奇蹇義薦儀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謂智明理守正帝聞即用之虞謙降謫楊士奇力白其誣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宜宗即令復職宜宗嘗論朝士貪縱士奇曰無踰劉觀帝問誰可代者士奇以顧佐對即以爲左都御史年富爲人所中傷英宗知其先由楊溥薦遂不聽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十

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

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章奏兼司平駁雖設有殿閣大學士官僅五品特以備顧問而已於政事無與也永樂中始命解縉胡廣等入文淵閣預機務然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終永樂之世未嘗改秩迨洪宣間三楊在內閣人所兼官屢加

至師傅於是官階益尊雖無相之名而已有鈞衡之重然同在內閣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接以下不敢與較宣德正統間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及陳循曹訥等入閣士奇榮相繼歿禮部援故事請旨帝以楊溥老始命循等預議循傳可見尋常人閣者不得輒與裁決也嗣後首輔之與次輔雖同在禁地而權勢迥然不侔夏言為首揆嚴嵩至不敢與分席欲置酒邀歡多不許既許至前一日又辭則所徵紅羊棧鹿之類已付之烏有一日許赴其宴溥暮始至三勺一湯賓主不交一言而去溥傳故嵩銜之次骨及嵩為首揆徐階所以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因吳中有倭寇即伴為避倭之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十一

計買宅讓章與嵩子世蕃結姻并與江右士大夫講鄉曲之誼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不為也筆其後亦傾嵩而代之至張居正當國次輔呂調陽恂恂如屬吏居正以母喪三日不出閣吏封章奏就第票擬調陽坐閣候票至乃出筆及居正歸葬大事必馳驛江陵聽處分此更禮絕班行幾與賈似道休沐葛嶺吏抱文書就第呈署無異矣韓爌為首輔魏廣徵入閣欲分其權而故事閣中秉筆惟首輔一人廣徵乃屬魏忠賢傳旨論廣同寅協恭而責廣微母伴食由是廣徵分票擬之權此可見明代首輔次輔之別也

按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王

振竊柄時票擬尙在內閣然涂紫疏言英宗時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則已有不盡出內閣者至劉瑾則專攬益甚劉健疏云近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後凡有章奏瑾皆持歸私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李東陽俯首而已瑾傳瑾敗後東陽疏言內閣與瑾職掌相闕凡訓旨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徑自竄改或持歸私室假手他人臣雖委曲匡持而因循隱忍所損已多此固東陽自為掩飾之詞然劉健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閣臣不得與聞可見當時實事也自瑾以後司禮監遂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十二

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神宗不豫召閣臣沈一貫入諭礦稅事可與江南織造江西窯器並停其內監皆撤回建言諸臣繫獄者皆復官一貫出中使捧諭至一如帝言明日帝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取前諭仍繳進一貫傳可見帝降旨即有司禮監在旁寫出事目然後付閣臣繕擬故其地尤為要近至魏忠賢時王體乾為司禮避忠賢退處其下凡章奏入體乾與秉筆李永貞先摘竅要以白忠賢議行忠賢傳許崇卿劾忠賢疏謂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其後楊漣劾忠賢忠賢矯旨敕已功百餘言大學士葉向高駭曰此非

奪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可可見是時詔敕悉出司禮并不藉內閣潤色矣文震孟傳大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是司禮之尊久已習為故事雖首輔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論之總由於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尚以票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由吏部

明大學士本無屬員楊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設中書舍人取能書者為之不由吏部銓選霍韜疏謂自三楊等植黨專權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擢不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明史

三

由吏部而中書內直既久有進秩至尚書者潘長等或加大林等按明史選舉志中書舍人原有兩途由進士選者得選科道部曹其兩殿兩房舍人則不必由部選自甲科監生及儒士布衣能書者皆得為之如呂原子黨以蔭補國子生選為中書舍人趙榮亦以能書由布衣授中書舍人後遷太常卿仍供事內閣葉向高為首輔用已革監生汪文言為中書舍人此則大學士自行選用之成例也又我朝順治十一年大學士范文程請以詹事翰林等官陞補俱歸吏部又可見明制翰詹等官陞降亦由內閣

明吏部權重

明初六部屬中書省權輕多仰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中書省革部權乃專而銓部尤要其後制度屢創令入覲官各舉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覲官各造事蹟圖畫土地民人自崑山余煥始做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諸司各編集所職為書曰請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為首領官選監生為州縣官兼除教職自泰典翟善始三年一入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中銓政大畧也明史陳然雖有此等規制而量能授職核功過以定黜陟則惟吏部主之永樂中郭龜為吏部尚書請自布政使至知府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既又請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論者謂其畏怯不敢任事轉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明史

四

黃紱之漸是是繼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選用也宣德中南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鄭辰以義薦得南京工部尚書傳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順中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李賢傳故事方面官數三品京官保舉賢其書書委任郎曹抑奔競凡巡方御史歸即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直崔恭為吏部侍郎置勸懲簿有所聞皆識之尚書王翱甚倚之恭成化中選郎黃孔昭留心延訪人材以冊書之除官以才高下配地繁簡山是銓敘平允尚書尹旻欲推其鄉人為巡撫孔昭不可其人暮夜來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選汝不能



得也傳可見巡撫等官皆吏部所用公正則選用得人否則可以高下在心予奪任意故嚴嵩當國吏兵二部選郎各持簿任其填發時稱文選郎萬宗為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祁祥為武管家于慎行至萬歷中孫丕揚長吏部不得已用掣籤法以謝諸賄囑者一時稱為至公亦亦以吏部注授官職可以上下其手故設此法以防弊也趙南星長吏部搜舉遺佚布列庶位高攀龍等皆其所推用山西巡撫缺人郭尚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獨推謝應祥可見其時雖有會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延儒謂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熊開元疏亦云督撫官缺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中諸臣唯唯而已合而觀之可見有明一代用人之權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所用皆正人如王恕為吏部尚書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維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首領宏治二十年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力也其後天啟初年周嘉謨張問達趙南星先後掌吏部起廢籍諸正人用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子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案等悉置卿貳萬歷廢弛之後賴此數年稍支傾頽未幾易以閹黨而官方不可問矣此有明代吏部之大概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五

按王恕之能用正人亦由司禮監懷恩以忠義勸孝宗用之故得行其志天啟初起用鄒元標王德完諸賢亦由司禮監王安驥汪文言之言是以博采人望布列庶位是吏部亦恃宦官之力其權在吏部上更知矣

揚州同時四知府

靖難師至揚州江都令張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唐成率先歸附命與本並為揚州知府與現任知府譚友德同蒞府事揚州一時遂有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明史外國傳永樂三年浮呢國王麻那惹那率其妃及弟妹子女泛海來朝王卒於會同館葬之安德門外六年馮嘉施蘭國酋玳瑁里欲二人俱來朝九年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喇率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十年浮呢王子遐旺又偕其母來朝十五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八哈喇西王麻哈喇叱葛喇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喇卜俱率其家屬頭目三百四十餘人泛海來朝東王回至德州卒是年又有古麻喇國國王幹喇義亦奔率其妻子陪臣來朝還至福建卒十七年滿刺加王母幹撒子的兒沙來朝二十二年滿刺加王西里麻哈喇率妻子來朝宣德六年又來朝蓋皆海外小國貪利而來是時內監鄭和奉命出海訪建文踪跡以重利誘諸番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其

故相率而來宣德以後遂無復至者當時稱三保太監  
下西洋為永樂朝盛事云

舊唐書順宗紀日本國王并妻暹羅可  
見海外番王入朝與妻皆行其故俗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四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

有明中葉戰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異者大率用  
兵於南則易於蕩掃用兵於北則僅足支禦如山雲討  
廣西蠻斬首二萬二百六十方瑛討貴州苗俘斬四萬  
餘陶魯破廣東賊斬二萬一千四百餘其他斬馘以千  
計者指不勝屈也至用兵於北自宣德以後瓦剌俺答  
小王子諸寇先後擾邊中國宿重兵以禦之僅僅自保  
間有戰勝亦無可紀如王越紅鹽池之捷禽斬三百五  
十威寧海之捷斬首四百三十餘石彪與楊信斬鬼力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四

明史

赤生擒四十餘人斬五百餘論者俱以為西北戰功第  
一彪又擊斬把禿王殺一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  
七十二人以是封定遠伯劉聚等擊阿羅出斬首一百  
六十朱永開荒山敗敵斬一百六級邊人亦以為數十  
年所未有此皆當時所謂大捷者越彪至以之封侯伯  
他如郭登柞柘山之戰則二百餘級也姜輿昔水鋪之  
戰則百餘級也姜應熊破套寇則百四十級也安國偏  
頭關之戰則八十餘級也甚至仇鉞擊寇于萬全斬三  
級朱暉搗河套亦斬三級追寇慶陽斬十二級

以上俱見  
各本傳

較之黔粵用兵何啻千伯之十一而乃以之入功冊遷  
官秩可知北強南弱風土使然固非南勦者皆良將北

拒者盡庸將也

明邊省攻剿兵數最多

明邊省凡有攻剿兵數最多蓋皆就近調用民兵土兵故餉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樂中征安南用兵八十萬明正統中征麓川用兵十五萬明景泰中討都勻苗也富架用兵八萬明成化中韓雍討大藤峽先以兵十六萬破修仁荔浦賊巢明王越奏起兵搜套須兵十五萬明宏治中閔珪討永安徭用兵六萬明正德中思恩府岑濬與田州岑猛相讐殺總督潘蕃討之用兵十萬明嘉靖中岑猛謀亂總督姚鏌討之用兵八萬明是時欲征安南議用兵十三萬二千餘人明元江土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明史

二

今那鑑亂巡撫鮑象賢討之用兵七萬明吳桂芳令俞大猷討翁源賊李亞元用兵十萬殷正茂令大猷討章銀豹用兵十四萬明曾省吾令劉顯討都掌蠻用兵十四萬明李錫討府江獠用兵六萬討古田獠用兵十萬明殷正茂討藍一清用兵四萬明張嶺討新寧恩平賊以三萬人破賊巢二百餘斬一萬四千餘明史稱嶺南用兵從未有以少勝多如此者明可見邊地用兵動以十數萬計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許兵數且費亦不啻則調用民兵土兵之法不可廢也元末已調苗帥楊完者入內地勦寇明洪鍾之勦川賊調永順土兵陳金之勦江西賊調田州土兵王守仁之勦大藤峽張經之禦

倭殷正茂之征古田獠李化龍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無一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土兵且調往朝鮮遼東萬里攻戰當時徵調既慣土兵皆習見以為當然無敢有後期者而守仁之勦潯頭桶岡及擒宸濠則并不用土兵而專用民兵承平日久無復有征調民兵土兵之事一旦欲用之且將駭怪而莫肯應命是又當於無事時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練以備調遣而前明民壯之例僉其丁者免其糧明按季肄習以防不虞其法亦當講求於平素也

用兵有御史核奏

明內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監軍紀功御史等官從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明史

三

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趙輔從韓雍討大藤峽賊封武靖伯留鎮廣西已而蠻又入潯州巡按端宏劾其妄言賊盡不罪輔無以示戒明左都督劉聚鎮陝西李羅滿都督亂加思蘭等入寇殺掠數千里聚與王越反以捷聞紀功員外郎張謹劾之謂其報首功百五十級實止十九級明許寧鎮大同小王子入寇寧等戰敗反以捷聞巡按程壽震發之明廣寧失事巡撫陳瑤反以捷聞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明洪鍾討川東賊不能擊賊良民為功巡按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共劾之綸又奏鐘樂飲縱遊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明陳金討王浩八聽其偽降得逸去紀功給事中黎奭劾之明

亦不刺等入寇甘肅掠陷堡砦五十三處巡撫張翼鎮守太監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發其奸此皆見於各列傳者用兵固當責成領兵官勿使人從旁掣其手足然徒聽領兵者奏報其誰肯自言畏慙自言敗與勢必粉飾遷就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從旁奏報則諸將稍知做畏不敢避賊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隱寓伺察催督之法也

### 將帥家丁

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將勇則兵亦作氣隨之然將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并力始氣壯而敢進將既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貴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四

家丁親兵也前代如韓岳之背嵬軍之類固有明效即明史所載如景泰中楊洪家蒼頭得官者十六人成化中王越多盪跳士為腹心與寇搏戰數有功嘉靖中倭寇海上詔故將何卿沈希儀率家眾赴蘇松軍卿馬承為將蓄家丁百餘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帝問將於李時時以承對且曰其家眾可用也承傳馬芳蓄健兒嘗令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芳梁震蓄健兒五百人鎮大同大同卒驕連殺巡撫總兵及震至衆憚其家眾皆帖然不敢動震歿後健兒無所歸詔編之軍伍後將猶得其力傳萬歷中李成梁帥遼東收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為軍鋒所至有功健兒中如李平胡李寧等後

皆至將帥案遼事急詔廢將蓄家丁者赴軍前立功寧遠軍變副袁崇煥署時滿桂亦在城中諸叛卒悍桂家卒勇猛不敢肆結隊而去傳天啟末寧遠告警詔廢將侯世祿率家丁赴關聽世祿都司張神武用袁應泰薦率親丁二百四十餘人馳至廣寧世祿副總兵祁秉忠亦以應泰薦率私丁守蒲河世祿趙率教收復前屯亦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世祿寧遠之戰總兵金國鳳憤將士恒怯率親丁數十出據北山力戰世祿崇禎中總兵侯良柱戰死其子天錫疏請率父舊人自當一隊詔赴楊嗣昌軍立功嗣昌奏天錫所將親丁二百六十人皆敢戰世祿此將帥親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將領皆雍容裘帶豈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五

復招練壯勇以為家丁即其所選用親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給使令一旦臨戎將無左右可倚之士既縮胸而不敢前兵無統率向前之將自畏怯而不敢進毋怪乎不能立功也然蓄養壯丁豈易有此費力惟有選拔兵丁練以技勇結以恩信庶緩急尚有可恃古名將如韓岳等既有背嵬軍吳璘亦以迭陣法教士伍成繼先謂兵不練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練兵為急初官浙江參將見衛所軍不習戰乃請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擊刺短長互用由是軍獨精又因地形制陣法一切戰船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後移鎮薊門又徵浙兵三千來訓練兵初至陣於城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

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變譚綸在浙亦重練兵立束伍法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皆成精銳傳南京初設振武營兵部尚書張鏊請以劉顯為指揮僉事專訓練顯亦為當時名將所至有功故知訓練有素則一兵得一兵之用即不能蓄家丁尙可藉此為爪牙也論言三萬兵歲需餉五十四萬兩則每兵歲餉十六兩

景泰帝欲仍立沂王

景泰帝初惑黃竑之言廢英宗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己子見濟為太子後太子薨未嘗不欲仍立沂王也六年七月有給事中徐正請問言沂王當遷於所封地以絕人望別選王子育之宮中上皇所居南城宜增高墻垣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四 明史

六

伐去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帝大駭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眾遂請之鐵嶺衛是帝固未肯聽小人之言也迨英宗復辟徐有貞輩誣王文于謙謀立外藩帝心事遂不白云事見廖莊傳世罕有論及者故特表出之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濫

憲宗好方技初即位即以道士孫道玉為真人其後李致省以符籙進官至禮部侍郎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珏亦皆以方術得幸官至太常卿其他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尙寶者不可勝計每令中官傳旨一傳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王璠疏所謂一日而數十人得

官一堂而數百人寄俸也是時致省尤寵倖朝臣毀譽多出其口士大夫遂多附之又有僧繼曉以秘術進賜號通元朔教廣善國師其後西番僧剏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端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剏寶巴鎖南堅參巴竹也失皆為國師已而剏寶巴進封法王班卓兒藏卜封國師又封領占竹為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普慧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剏失藏卜剏失堅參乳奴班丹鎖南堅參法領占五人為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亦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四 明史

七

出則金吾仗呵導錦衣玉食者幾千人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國師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珪銀章而繼曉尤奸黠竊權所奏請無不允迨孝宗即位始盡汰傳奉官千百人又詔禮官議汰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刺麻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為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可見成化中授官之濫也致省下獄死常恩等以成案棄市其後嘉靖中又有方技濫官之稅政道士邵元節以禱祠有驗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疑元演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明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

帶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掃尋又賜闈教輔國王印進禮部尚書給一品服檢其孫啟南爲太常丞進少卿曾孫時雍爲太常博士其徒陳善道亦封清微闈教崇真衛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進禮部尚書少保少傅少師明代一人兼三孤者惟仲文一人而已尋又封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廕其子世同爲太常丞世恩爲尚寶丞婿吳濬從孫良輔爲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羅萬象之屬亦皆以符呪燒鍊扶鸞之術競致榮顯甚至顧可學官浙江參議亦以煉秋石得幸超拜工禮二部尚書盛端明官副都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八

御史亦以通曉藥術拜工禮二部尚書朱隆禧官順天府丞亦以長生秘術加禮部侍郎以上諸官皆係而不治事則不惟方士藉以干進卽士大夫亦以之希榮邀寵矣是嘉靖時之優待方技較成化更甚其故何也蓋憲宗徒侈心好異兼留意房中秘術故所昵多而尚非誠心崇奉世宗則專求長生是以信之篤而護之深與漢武之寵文成藥大遂同一轍臣下有諫者必坐以重罪後遂從風而靡獻白兔白鹿白雁五色龜靈芝仙桃者幾遍天下貽譏有識取笑後世皆貪生之一念中之也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兩次

成化中慈懿錢太后崩憲宗以生母周太后意不欲慈

懿耐葬英宗陵乃議別葬羣臣咸疏諫帝重違太后意皆不允給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疏爭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疏爭未得俞旨給事中毛宏倡言大小臣工當伏闕爭衆許諾有退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乃共伏哭文華門周太后亦心動竟得如禮魏元毛宏等世宗由藩邸入繼大統廷臣欲帝以孝宗爲父本生父興獻王爲皇叔父帝不許駁詰再三舉朝爭之疏不下皆洶洶會朝罷何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故事也修撰楊慎曰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羣臣於金水橋謂今日有不爭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九

者共擊之孟春等又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金獻民等侍郎孟春等都御史王時中等寺卿汪舉等凡二十三人翰林則賈詠等二十二入給事中則張翀等二十一人御史則王時柯等三十一人諸郎官吏部則余寬等十二人戶部則黃待顯等三十六人禮部則余才等十二人兵部則陶鑑等二十人刑部則相世芳等二十七人工部則趙儒等十五人大理之屬則毋德純等十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中官諭退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官先執爲首者豐熙等八人繫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四品以下官明日編修

王相等十八人杖死熙慎元正俱諱成諱而帝本生父與獻帝卒稱皇考同一伏闕而從違各異固由憲宗仁厚世宗剛決性各不同然亦以所爭典禮有當有不當也慈懿本英宗正后禮宜祔葬憲宗特以生母故欲別葬其事本不順於理故羣臣爭而周太后亦心折遂得如禮世宗生於孝宗崩後二年孝宗初未立為子而欲使之考孝宗而抹其本生之親情理皆不協故愈爭而愈激成事變也說見大禮之議條內

正德中諫南巡受杖百官

成化嘉靖兩次伏闕固屬大案而正德中百官諫南巡被杖之多亦不減此二案也武宗南巡詔下員外郎夏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 明史 十

良勝主事萬潮博士陳九川連疏諫而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先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一人刑部郎中陸倕等五十三人疏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疏又繼之帝與諸倖臣大怒遂令良勝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人行入司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略等疏又上帝益怒並下詔獄跪午門者晚亦繫獄晨出暮入纍纍若重囚僉事張英且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當踴道跪哭即自刺血流出血士奪其刃送獄問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耳詔杖八十死舒芬等百七人跪既畢各杖三十良勝等六人及敘廷瓚大略各杖五十餘三

十人各杖四十有死者屬然是時南巡之行究因羣臣之諫而止其後南巡則又自宸豪之變侍為詞耳

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唐宋以來翰林尚多書畫醫卜雜流其清華者惟學士耳至前明則專以處文學之臣宜乎一代文人盡出於是乃今歷數翰林中以詩文著者惟程敏政李東陽吳寬王鏊康海王九思陸深楊慎魚竑陳仁錫董其昌錢福錢謙益張溥金聲吳偉業耳其次則夏景張泰羅紀王維禎王淮晏鐸王廷陳王韋陳沂袁表黃輝袁宗道雖列文苑傳中姓氏已不甚著而一代中赫然以詩文名者乃皆非詞館如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世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 明史 十一

所稱四大家皆部郎及中書舍人也其次如徐禎卿邊貢楊循吉柯維騏王慎中唐順之田汝成皇甫汭兄弟王世懋袁中道曹學佺鍾惺李日華陳際泰亦皆部曹及行人博士也其名稱稍次而亦列文苑傳者儲璫鄭善夫陸師道高叔嗣蔡汝楠陳東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王志堅亦皆部曹及中書行人也顧璘王圻李濂茅坤歸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儉則并非部曹而皆知縣矣然此猶進士出身也若祝允明唐寅黃省曾翟九思李流芳譚元春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則并非進士而舉人矣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傾一時者王叔沈度沈粲劉溥文徵明蔡羽王寵陳淳周天球錢

敦謝榛盧柎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穉登俞允文王叔承  
沈周陳繼儒婁堅程嘉燧或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詩  
文書畫表見於時并傳及後世迴視詞館諸公或轉不  
及焉其有愧於翰林之官多矣

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明史文苑傳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詭傾動流  
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虹山  
學士家婢詭身為僕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  
為姻好朝野異文徵明書畫冠一時周徵諸王爭以重寶  
為贈明史文王宸濠慕寅及徵明厚幣延致徵明不赴寅  
徯狂脫歸明史文又桑悅為訓導學使者召之吏屢促悅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四 明史

十一

怒曰天下乃有無耳者期以三日始見僅長揖而已王  
廷陳知裕州有分巡過其地稍凌挫之廷陳怒即散遣  
吏卒禁不得祇應分巡者窘而去於是監司相戒勿入  
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為百年會各書小  
令付之使送諸王府皆厚獲謝榛為趙穆王所禮王命  
賈姬獨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詞歌罷即飾姬送於榛  
大河南北無不稱謝榛先生者傳見此等恃才傲物跡  
跡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  
貴人傾接恐後即諸王亦以得交為幸若惟恐失之可  
見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蕩於詞場  
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

明仕宦僭越之甚

鄧懋卿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  
按部嘗與妻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昇之張居  
正奉旨歸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為之前驅真  
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軒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  
給使令凡用昇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  
猶以為無下箸處普無錫人能為吳饌居正甘之曰吾  
至此始得一飽於是吳人之能庖者召募殆盡居正

擅撻品官

唐時大吏有擅杖官吏之弊明制已革除然權勢在手  
亦竟有違例肆威者王來為參政以公事杖死驛令不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四 明史

十一

職者十餘人陳懷鎮四川管僉事柴震雍泰為山  
西按察使太原府尹珍不避道奏責之不服泰竟笞之  
珍訴於朝下泰獄釋之泰巡撫宣府參將李稽坐事畏  
勅乞受杖泰以大杖決之稽奏泰凌虐泰黃澤為浙江  
布政使運使丁鑑不避道澤撻之為所奏下獄澤  
都御史周銓以私憾撻御史請御史共劾之遂下銓獄  
銓巡鹽御史祝徵巡按御史畢佐周皆擅撻指揮使崇  
禎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可撻下部稽典制御史無撻  
指揮例都御史陳子廷引巡撫提問四品武職敕書對  
帝以比擬不倫斥之是是故事本無擅撻品官之例而  
威柄在手輒肆行之亦可見是時仕宦之橫也



明鄉官虐民之害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緝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今按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嘗侵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傷其意降詔慰免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時士奇方為首相而其子至為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則其肆虐已極可知也又梁儲傳儲子次據為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據遂滅端家二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朝野異聞錄又載次據最好束人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明史

西

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血縷高數尺則大呼稱快此尤可見其恣虐之大概矣焦芳傳芳治第宏麗治作勞數郡是數郡之民皆為所役又姬文允傳文允宰滕縣白蓮賊反民皆從亂文允問故咸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居鄉暴橫民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從賊則其肆毒更可知也又琅琊漫抄載松江錢尙書治第多役鄉人磚甃亦取給於役者有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潯墳路遠故遲耳錢益怒答曰黃家墳亦吾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勿怪也此又鄉官役民故事也其後崑山顧秉謙附魏忠賢得入閣忠賢敗秉謙家居崑民焚掠其家秉謙竄漁舟以

免時秉謙已失勢其受侮或不足為異至如宜興周延儒方為相陳于泰方為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興民至發延儒祖墓又焚于泰子鼎廬王應熊方為相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莊一百七十餘萬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溫體仁當國唐世濟為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者以兩家為與主兵備馮元慶捕得其魁則世濟族子也是鄉官之族且庇盜矣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天順中曾鞏為山東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奸民指為間田獻諸戚畹鞏斷還民河南瀕黃河淤地民就墾奸民指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明史

五

為周王府屯場獻王邀賞王輒據而有之原傑請罪獻者并罪受者又戒庵漫筆萬曆中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素豪俠一寡婦薄有貲產子方幼有姪陰獻其產於勢家勢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閩莊星卿不平糾強有力者突至索鬪乃懼而去訴於官會新令韓某頗以扶抑為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此一家因胡星卿及韓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佔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幾矣由斯以觀民之生于我 朝者何其幸也

按鄧茂七之亂其俗佃人送租至田主家茂七偪其儕毋送令田主自往受租田主訴於縣官官遣巡檢

往攝茂七殺弓兵數人遂反陷二十餘州縣後大舉  
勦之始滅事具于此亦可見激變之由然惡佃恃極輒  
敢拒官倡亂此風亦不可開是在長民者禁勢家之  
欺凌又懲奸民之凶悍則兩得其平不至滋事矣

吏役至大官

梁璟傳天順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尙  
寶卿任道遜等以書碑亦進秩王詔上疏切諫工匠授  
官已濫觴於此正德初劉健等疏中有書史工匠濫授  
官職多至數百人豈可不罷健劉瑾擅權通鑑纂要成  
誣諸翰林纂修官謄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  
張駿等改謄駿擢至禮部尙書他授京卿者又數人裝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明史

七

黃匠役亦授官秩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擢官工  
部尙書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  
又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請悉授職世宗

海外諸番多內地人為通事

明史外國傳洪熙時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逃  
入日本為之鄉導犯樂清成化四年日本貢使至其通  
事三人自言本寧波人為賊所掠賣與日本今請便道  
省祭許之五年琉球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  
為琉球通事擢長史乞封贈其父母不許十四年禮部  
奏言琉球所遣使多閩中逋逃罪人專貿中國之貨以  
擅外番之利時有閩人胡文彬入暹羅國仕至坤岳翁

天朝學士也充貢使來朝下之吏正德三年滿刺加入  
貢其通事亞劉本江西人蕭明舉負罪逃入其國隨貢  
使來尋伏誅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本鄞縣朱氏子名  
縞幼習歌唱倭使悅之縞叔澄因鬻焉至是充使至蘇  
州與澄相見又琉球王左長史朱輔本江西饒州人仕  
其國多年年八十餘彼國貢使借來奏明許其致仕還  
鄉又佛郎機貢使內有火者亞三貢緣江彬得侍帝側  
自言本華人為番所使殺伏誅萬歷中有漳州人王姓  
者為淳呢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又有海澄人李錦及奸  
商潘秀郭震勾荷蘭人賄稅使高案求借澎湖為互市  
之地此皆內地民闖入外番之明據然猶未至結隊聚

廿二史劄記

卷十四

明史

七

黨也三佛齊國為爪哇所占改名舊港閩粵人多據之  
至數千家有廣東人陳祖義為頭目群奉之又嘉靖末  
廣東大盜張璉為官軍所逐後商人至舊港見璉為市  
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又呂宋地近閩  
閩人商販其國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  
後佛郎機奪其國多逐歸留者悉被侵辱以上俱見明是內  
地民人且有千百為群家於外番者矣及嘉靖中倭寇  
之亂先有閩人林汝美李七許二誘日本倭劫海上上  
繼有汪直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煽諸倭入寇  
又有徐海陳東麻葉等偕倭人巢柘林乍浦等處劫掠  
內地亡命者附之如蕭瀨池南山葉明等實繁有徒

凡十年而亂始定是奸民不惟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為內地害矣  
明祖定片板不許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私來互市閩人李光頭欵人許棟路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勢家又護持之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將吏捕之故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負如初倭大怨益剽掠朱統為浙撫訪知其弊乃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閩人驟失重利雖士大夫亦不便也騰謗於朝嗾御史劾統落職時統已遣盧鏗擊

嘉靖中倭寇之亂

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私來互市閩人李光頭欵人許棟路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勢家又護持之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將吏捕之故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負如初倭大怨益剽掠朱統為浙撫訪知其弊乃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閩人驟失重利雖士大夫亦不便也騰謗於朝嗾御史劾統落職時統已遣盧鏗擊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明史

六

擒光頭棟等築寨雙嶼以絕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設備矣會被劫遂自經死統死而沿海備盡弛棟之黨汪直遂勾倭肆毒明史朱統傳按鄭曉今言謂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行者獲倍徒之利居者得牙儉之息故常相安後因禁絕海市遂使勢豪得專其利始則欺官府而通海賊繼又藉官府以欺海賊并其貨價乾沒之以至於亂即瑛七修類稿亦謂汪直私通番舶往來寧波有日矣自朱統嚴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關索負突入定海劫掠云鄭曉即瑛皆嘉靖時人其所記勢家私與市易負直不償致啟寇亂實屬釀禍之由然明祖初制片板不許入海而曉謂國初設官市舶相安已

久迫禁絕海市而勢豪得射利致變瑛并謂統嚴海禁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謂倭亂由海禁所致矣此猶是閩浙人騰謗之語曉等亦隨而附和衆口一詞不復加察也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絕然當定一貿易之所若閩浙各海口俱聽其交易則沿海州縣處處為所熟悉一旦有事豈能盡防耶

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諸番與中國市易必欲得一屯駐之所以便收泊明初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浣泥諸國皆在廣州互市正德中移於高州電白縣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即今澳門也佛郎機人因得混入其中後佛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明史

九

即機併呂宋滿刺加二國勢力獨強諸國人之在壕鏡者皆畏之遂為其所專據築城建寺焉大西洋人來亦樂居此故市易益廣今番人皆立家室長子孫不下數千家從無不軌之謀蓋其志在市易取利無別意也然海外諸番不一壕鏡所居大約只數國之人而他國不與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為永業如嘉靖中林道乾遁於臺灣後去而荷蘭人即據之萬歷中荷蘭人又賄稅使高宗求築城於澎湖都司沈有容在諭之始去其在臺灣者亦為鄭芝龍所逐芝龍降後荷蘭又據之鄭成功又奪其地 本朝取臺灣後始不復為外番所佔可見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國遣

使入貢乞於寧波之珠山及天津等處僦地築室永為互市之地

皇上以廣東既有澳門聽諸番屯泊不得更設市於他處所以防微銷萌者至深遠矣

按珠山即舟山也四面皆海昔勾踐欲棲夫差於甬東即此地宋為昌國城明屬寧波之定海縣倭亂時

據為巢穴汪直約降於胡宗憲曾遣其子澈破倭於舟山徐海死餘黨亦竄舟山為俞大猷所殲及汪直

既降被誅澈又柵於舟山入寇見胡宗憲傳明末總兵黃斌卿據之魯王以海監國紹興兵敗來投斌卿不納先是舟山田皆屬內地大戶至是斌卿盡籍為官田使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明史

年

民佃田納租蓋欲佔為世業也順治六年斌卿為張名振等所殺魯王復來駐順治八年 大兵攻之三

閱月始遁去我 朝使巴臣與鎮守十二年鄭成功遣洪旭來寇臣與降之明年我兵復其地始入版籍

可見此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據為巢穴固不可輕授也

明史張可大傳舟山宋昌國城居海中有七十二嶼為浙東要害可大為參將條八議守皆預畫

天主教

意大理亞國在大西洋中萬歷中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

曰亞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蠟泥洲而域中大地盡矣

大抵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教天主耶穌生於女德亞即古大秦國也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

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

山澳其教漸行二十九年入京師以方物獻并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禮部以會典不載大西洋名目駁之帝嘉

其遠來假館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交接利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歷官推算日食

多謬五官正周子思言大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歷法其書有中國所不及者當令採擇遂令迪我等

廿二史劄記

卷四 明史

年

同測驗自利瑪竇來後其徒來者益眾有王豐肅陽瑪諸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從之禮部郎中徐如

珂惡之奏請逐回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與利瑪竇等泛海九萬里觀光土國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豈有

邪謀敢墮惡業乞賜寬假帝亦不報而其居中國如故崇禎時歷法益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名

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書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歷為歷元其法視大統歷為密焉其人東來者大都

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向之其徒又有龍華民畢方濟

艾如畧鄒玉函諸人皆歐巴羅國之人也統而論之天

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亞細亞洲而佛教最廣亞細亞洲內如前後藏準噶爾喀爾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亞細亞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國錫蘭國榜葛刺國沼納朴兒國南洋之白葛達國占城國寶童龍國暹羅國真臘國東洋之日本國琉球國皆奉佛教俱見明史又增迦刺國馬八兒國俱有佛鉢舍利見元史亦黑迷失傳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矣回教亞細亞洲內惟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郭耐巴達克山控噶爾克食米爾退木爾沙等國奉之見格爾丹外洋則祖法兒國阿丹國忽魯謨斯諸國奉之亦見明史孔教僅中國之地南至交趾東至琉球日本朝鮮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廣天主教次之孔教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極凡三綱五常之道無不該備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廣蓋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區始能行習粗者則殊俗異性皆得而範圍之故教之所被尤遠也試觀古帝王所制禮樂刑政亦只就倫常大端導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學原不以概責之庸衆然則天道之包舉無遺固在人人共見之粗迹而不必深求也哉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四

明史

三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  
陽湖 趙翼 雲松

萬歷中礦稅之害

萬歷中有房山民史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礦砂請遣官開採以大學士申時行言而止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即命申時行其人偕往蓋自二十四年始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設稅監故礦稅兩監遍天下兩淮又有鹽監廣東又有珠監或專或兼大瑞小監縱橫蹂躪吸髓飲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橫者有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增開採山東兼徵東昌稅縱其黨程守訓等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五 明史 一

誣劾知縣韋國賢吳宗堯等皆下詔獄凡肆惡山東者十年堂天津稅監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鐺奪人財抗者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昇以十之三破家者大半遠近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焚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以身任之臨刑神色不變州民立祠祀之陳奉徵荊州店稅兼採興國州礦砂鞭笞官吏剝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其出數千人競擲瓦石擊之至武昌其黨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始免已而漢

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處民變者凡十起奉又  
誣劾兵備僉事馮應京等數十員帝皆為降革逮問武  
昌民恨切齒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索乃投奉黨耿  
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支可大護奉焚其轅門而  
奉倖免高淮採礦徵稅遼東搜括士民財數十萬招納  
亡命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誣繫諸生數十人打死  
指揮張汝立又誣劾總兵馬林等皆謫戍半家丁三百  
人張飛虎旗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遂潛住廣渠門  
外御史袁九臯等劾之帝不問淮益募死士出塞發黃  
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又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衛  
軍甲而譟誓食其肉錦州松山軍相繼變淮始內奔梁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二

杭織造太監孫隆激民變逼焚諸委官家隆走杭州以  
免福建稅監高宗在閩肆毒十餘年萬眾洶洶欲殺宗  
宗率甲士二百人突入巡撫袁一驥署劫之令諭眾始  
退此外如江西李道山西孫朝張忠廣東李鳳李敬山  
東張粵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為民害猶其次焉  
者也是時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諸稅監有所奏朝上夕  
報可所劾無不曲護之以故諸稅監益驕所至肆虐民  
不聊生隨地激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痛已遍  
天下矣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云  
萬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補舊制給事中五十餘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三

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又言今六卿止趙煥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補孫偉為又孫偉為戶部尚書時大僚多缺肆兼署戎政及兵部又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外計期近始命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璋御史孫居相一人兼攝七差署諸道印孫居相觀此可見是時廢弛之大概也

三案

萬歷中鄭貴妃專寵光宗雖為皇長子而儲位未定朝臣多疑貴妃欲立己子福王故請建儲及爭三王並封之議者無慮數十百疏迨光宗既立為太子猶孤危無依故朝臣請福王之國者又數十百疏福王已之國矣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四

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棗木棍入慈慶宮慈慶宮在紫雲殿北擊傷門者至前殿為內侍所執皇太子奏聞巡城御史劉廷元訊其人名張差語無倫次狀似瘋癲移刑部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瘋癲具獄提牢主事王之案密訊其人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一老公至一大宅亦係老公家教以遇人輒打死之案錄其語明日刑部又覆訊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係龐保大宅老公係劉成保成皆鄭貴妃宮內奄人也中外籍籍皆疑貴妃弟鄭國泰主謀欲弑太子為福王地帝亦心動貴妃寤自乞哀於皇太子帝御慈寧宮皇太子及三皇孫侍召閣臣方從哲吳道南及朝臣入極言

我父子慈愛以釋羣疑命磔差保成三人無他及羣臣出帝意中變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會同司禮監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以無左証遂輾轉不承刑部尚書張問達請移入法司刑訊帝以事連貴妃恐付外益滋口實乃斃保成於內三道守才遠流其事遂止張問達王此梃擊一案也光宗即位甫數日即病痢中官崔文昇進利劑益劇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稱仙丹帝召閣臣方從哲韓爌等入受顧命因問李可灼有藥即傳入診視言病源甚悉帝命速進藥諸臣皆不敢次可灼遂進一丸帝稍覺舒暢諸臣退帝又命進一丸明日天未明帝崩此紅丸一案也光宗初即位時鄭貴妃尚在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五

乾清宮李選侍為貴妃請封皇太后帝已允太后之封諭司禮監矣時外廷傳言貴妃以美女進帝以致病御史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并請帝慎起居因及鄭貴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并及漣數目視漣毋聽外間流言遂逐文昇且停太后命漣自以小臣受顧命誓以死報帝崩漣急催閣部大臣同入臨畢閣臣劉一燝問羣奄皇長子何在東宮伴讀王安曰為李選侍所匿耳一燝大呼誰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選侍乃令皇長子出一燝等即呼萬歲掖升輦至文華殿先正太子位時選侍在乾清宮一燝謂太子不可與同居乃奉太子暫居慈慶宮明日周嘉謨左光斗等疏請令選侍

移宮光斗疏中有武氏語選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  
譴連正色謂諸奄太子今已爲天子選侍何得召明日  
又合疏上選侍不得已即日移職鸞宮帝乃還乾清  
此移宮一案也挺擊自雁保劉成死後浮議已息明  
年之案爲徐紹吉劾去天啟中之案復官乃追理前事  
上復鸞疏謂挺擊一事何等變乃劉廷元以瘋癲蔽  
狀胡士相亦朦朧具詞實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廷元謀  
爲大逆耳此又挺擊一案爭端之始也光宗崩閣臣方  
從哲票擬賞李可灼銀幣御史王舜等劾可灼乃改令  
可灼引疾歸已而孫慎行入朝追劾從哲謂可灼非太  
醫紅丸是何藥從哲乃敢使進御從哲應坐弑逆之罪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六

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雁保劉成而下可問雁保劉成而  
上不可問此亦善爲調停之說也紅丸之案據韓爌具  
述進藥始末謂可灼進藥時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  
慎行獨責從哲以弑逆本屬深文故疏出舉朝共覺其  
過當特以其援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例其論自不  
可沒至移宮一事光宗在位日淺李選侍素無權勢不  
比鄭貴妃之在萬歷中與十年薰灼也即暫居乾清亦  
豈遂能垂簾稱制特熹宗年尙幼不可不慮其久而挾  
制此楊漣等趣移宮之深意也既移宮後自當待以恩  
禮乃忽有薄待先朝嬪御之流言則賈繼春之請安選  
侍亦未爲過故倪元璐之論此三案謂主挺擊者力護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七



一燬等同心輔政復起用東林及趙南星長吏部又盡斥攻東林者於是被斥者謀報復盡附魏奄借其力求勝向高等相繼去國連光斗等又被誣害凡南星所斥者無不拔擢所推者無不遭禍迭勝迭負三案遂為戰場倪元璐所謂三案在逆奄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垣筦逆奄得志後逆奄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進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東宮時有棍擊之變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萬歷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為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訊中官馮保欲緣此害高拱令家人辛儒教以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八

為高拱所使行刺者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鞠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敢訊廷臣楊博葛守禮等力言於張居正居正諷馮保保乃以生漆酒瘡大臣移送法司處斬是宮禁之變先已有之但李希孔疏謂王大臣徒手闖宮門則非張差之持棍肆擊者可比究不知有主使否也紅丸亦有故事孝宗崩時中官張瑜等以誤用藥下獄楊守隨會訊杖之御史任惠又請明正張瑜及劉文泰用藥失宜之罪世宗晚年服方士藥及崩法官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是用藥致殞亦有故事然高拱謂世宗臨御四十五年抱病經歲壽考令終乃謂為王金等

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帝為何如主此又一說也蓋世宗之服方士藥誤在平日故無迹可尋孝宗光宗之服藥遂崩誤在臨時其迹易見使崔文昇李可灼之案閣臣或彷彿楊守隨杖責之例則諸臣當亦無異言矣而反賚以銀幣所以招物議也至移宮之例即光宗初登極時鄭貴妃亦尚在乾清宮為李選侍請封皇后選侍亦為貴妃請封皇太后尚書周嘉謨等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即日移慈寧去是移宮亦已有故事也第光宗係長君故鄭貴妃不能不移熹宗則冲主選侍或以保護為詞同處日久易敢挾制之漸故連等早慮之耳然選侍去而客氏入卒至與魏闖亂政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九

蓋國運將傾固非人所能預料也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禱之多

明天啟中魏闖生祠遍天下人皆知之而萬歷中張居正卧病京朝官建醮禱祀延及外省靡然從風則已開其端蓋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趨權附勢久已相習成風黠者獻媚次亦迫於避禍而不敢獨立崖岸此亦可以觀風會也按明史居正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而明朝小史所載更詳萬歷十年居正病久帝大出金帛為醫藥資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醮已而翰林科道繼之部屬中行又繼之諸雜職又繼之仲夏赤日中舍職

業而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三舉者可香大僚執爐日中當拜表章則長跪弗起至有賄道士數更端以息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本賂其家人送之相公或見而領之取筆點其一二麗語自是爭募詞客爲之冀其一啟顏不旬日而南京徂之山陝楚閩淮漕撫按藩臬無不醮者于慎行筆塵又記建醮時有朱御史於馬上首頂香盒詣醮所已而奉使出都畿輔官例致牢饌則大罵曰爾不知吾爲相公齋耶奈何以肉食餽我此等情狀其去魏閣之生祠亦豈有異耶

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

明制凡百官布衣皆得上書言事鄒緝等傳贊謂太祖廿二史劄記 卷三五 明史 十

開基廣闢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職掌草野微賤亦得上書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縱掖布衣刀筆掾吏朝陳封事夕達帝聞所以廣聰明防壅蔽也各列傳如練綱以監生言事范濟以諸成人言事聊以備司除言事張昭以前衛吏言事賀陽以布衣老人言事其有職官自如守講劉球徵征龍川讓切王振郎中章倫大理即察莊清復沂王儲位翰林輩論事不賢修德修德等諫南巡楊慎等爭大臣員外郎楊繼盛歷沈鍊等明史列傳不可數計而科道之以言爲職者其責尤專其權尤重職官志序謂御史天子之耳目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者劾凡百官狼狽貪冒者劾凡上書亂成憲者劾遇考察則同吏部司黜陟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則同刑部大理平讞之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隱又有六科給事中凡制敕有失則封駁至廷議大事廷推

大臣廷鞠大獄皆得預此可見言官之職掌也然統觀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後風氣亦不同自洪武以至成化宏治間朝廷風氣淳實建言者多出好惡之公辨是非之正不盡以矯激相尚也如劉球章倫等所奏固屬計民生之大學士萬安劉吉而薦王恕王竑李東等可大用御史毛宏以錢大升將別葬遺官官以哭文華門卒得附葬英宗陵之類張璠等皆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恩旨於政府動物嗚呼如木造所爲者故其言雖有當否而其心則公上者愛正德嘉靖之間漸多以意氣用事如正德中諫南巡國次亦愛民

正德嘉靖之間漸多以意氣用事如正德中諫南巡國次亦愛民張璠所謂言官徒結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此固臺諫惡習然亦有未可概論者如劉瑾亂政御史蔣欽疏劾之廷杖三十再劾又杖三十越三日又草疏燈

廿二史劄記 卷三五 明史 十一

下聞鬼聲欽知是先靈勸阻奮筆曰業已委身不得復顧死即死此疏不可易也遂上之又杖三十而死許天錫欲劾瑾知必得禍乃以尸諫夜擊登聞鼓繼死而以疏預囑家人於身後上之世宗時楊最等既以諫齋醮杖死嚴嵩當國又殺楊繼盛沈鍊等而御史桑喬謝瑜何維柏喻時童漢臣陳紹葉經鄒應龍林潤等給事中王韜孟陳瓊沈良才厲汝選等猶先後疏劾廷杖謫戍至死而不悔俱見各本傳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過其言乃長繫以困之如沈束在獄凡十八年傳贊謂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可見諸臣雖不免過激而出死力以爭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萬歷中張居正攬權久操

下如東濕異已者輒斥去之科道皆望風而靡奪情一事疏劾者轉出於翰林部曹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外郎文而科道曾士楚陳三謨等且交章請留及居正歸葬又請起

其還朝迨居正病科道并為之建醮祈禱此言路之一變也繼以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先後入相務反居正所為以和厚接物於是言路之勢又張張文典丁此呂等

即抗章劾閣臣而閣臣與言路遂成水火萬歷末年帝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以自

標異於是部黨角立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葉向高傳帝不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李三才之案黨勢遂成此言路之又一變也如能廷弼王化貞一案謂今日之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不合也滿朝傳亦謂是時廷臣盡失國事方殷而廷臣方植黨遂浮議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主

全不以國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多附之事為急既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紛如聚訟與東林忤者眾共指為邪黨天啟初趙南星等柄政廢斥殆盡及魏忠賢

勢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傾東林於是如蛾赴火如蟻集道而科道轉為其鷹犬魏周忠建謂汪直劉瑾時言路清明故不久即敗今則權璫反藉言官為報復言官

又借權璫為聲勢此言路之又一變而風斯下矣諸君者條內崇禎帝登極閣黨雖盡除而各立門戶互攻爭勝之習則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喚嗚呼以至於亡

袁繼咸云三十年來徒以三案其誅血戰不已呂大器等傳論謂自萬歷以後國是紛囂朝端水火學坐視社稷之淪胥而不能除門戶之角立故至佳林播越且夕不支而吳楚之樹黨相傾猶仍南京翻案之故態也熊廷弼言朝堂議論全不知兵敵緩則則然健戰及敗始秋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則秋然者又聞然矣又疏言

臣以東西南北所徵之人皆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盧象昇亦疏云發諫諸臣不同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實屬難有長材從何處布此數疏可見明末言路之惡習也

明末書生悞國

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悞人家國者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顏

事仇為檜罪而後之力主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胄再出而又敗卒之仍以和議保疆迨賈似道始

求和而旋諱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國謝疊山所以痛惜於兵交數年無一介之使也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

朝之兵內有流賊之擾南討則慮北北拒則慮南使早與我 朝通和得以全力辦賊尚可掃除且是時我

太宗文皇帝未嘗必欲取中原崇禎帝亦未嘗不欲與我 朝通好大凌河之役祖大壽降於我 朝後雖反

正而其子姪已仕於我 朝是宜按以通敵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壽為講和地矣見邱承道大兵入精

于嶺盧象昇入援楊嗣昌陰主互市策象昇見帝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欵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議見盧傳

是和議之策帝已與嗣昌謀之何楷傳嗣昌方主欵議歷引建武欵案故事借與御史林蘭友

及陳新甲為兵部尚書以南北交困遣使與我 朝議和傅宗龍奏之大學士謝陞在帝前曰倘肯議和

亦可侍帝遂以和事諭新甲密圖之而戒其勿洩是帝更明知時勢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禎朱徽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主

等謁陞陞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籤和意已決諸君幸勿  
多言士亮等輒羣起劾陞去見謝陞及新甲所遣求和之  
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新甲家人誤發抄二臣傳如此明史  
宋人誤於是言者大譁交章劾奏帝迫於羣議且惡新甲  
之彰主過遂棄新甲於市謂自是帝不復敢言和且亦  
無人能辦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統當日事勢觀之我  
太宗既有許和意崇禎帝亦未嘗不願議和徒以朝論  
紛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國力困極宗社淪亡  
豈非書生紙上空談誤人家國之明驗哉

按明季書生誤國不獨議和一事也如萬元吉疏言  
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謂不宜輕出而已有議其逗撓  
廿二史劄記明史卷五十五

者矣賊既渡河諸臣請撤關寧吳三桂兵迎擊而已  
有議其蹙地者矣及賊勢燎原羣臣或請南幸或請  
皇儲監國南京皆權宜善策而已有議其邪妄者矣  
卽此一疏觀之可見諸臣不度時勢徒逞臆見誤人  
家國而不顧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禍視唐雖稍輕然至劉瑾魏忠賢亦  
不減東漢末造矣初明祖著令內官不得與政事秩不  
得過四品永樂中遣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番馬騏鎮  
交趾且以西北諸將多洪武舊人不能無疑慮乃設鎮  
守之官以中人叅之京師內又設東廠偵事宦官始進

用宣宗時中使四出取花鳥及諸珍異亦多然袁琦裴  
可烈等有犯輒誅故不敢肆正統以後則邊方鎮守京  
營掌兵經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造無處  
無之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內官語朱象元云昔日張先  
生理進朝我們要打恭後夏先生言我們平眼看他今  
嚴先生言與我們拱手始進去按世宗馭內侍最嚴四  
十餘年間未嘗任以事故嘉靖中內官最歛戢然已先  
後不同如此何況正德天啟等朝乎稗史載永樂中差  
內官到五府六部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駙  
馬皆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屬吏公侯駙馬途  
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以翁父至大臣則并叩頭跪拜  
廿二史劄記明史卷五十五

矣此可見有明一代宦官權勢之大概也總而論之明  
代宦官擅權自王振始然其時廷臣附之者惟王驥王  
蔚等數人其他尙不肯俯首故薛瑄李時勉皆被誣害  
及汪直擅權附之者漸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馬  
首巡撫亦戎裝謁路王越陳鉞等結爲與援然閣臣商  
賈劉翊尙連章劾奏尙書項忠馬文升等亦薄之而爲  
所陷則士大夫之氣猶不盡屈也至劉瑾則焦芳劉宇  
張綏等爲之腹心戕賊善類徵責賄賂流毒幾遍天下  
然瑾惡翰林不屈而以通鑑纂要賸寫不謹譴諸纂  
修官可見是時廷臣尙未靡然從風且王振汪直好延  
攬名士振募薛瑄陳繼忠之名特物色之直募楊繼忠

之名親往弔之蓮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夢陽一言而立出之獄是亦尚不敢奴隸朝臣也迨魏忠賢竊權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誦諸人欲借其力以傾正人遂群起附之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號五彪又尚書周應秋卿寺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五孫之號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督撫無非逆黨駸駸乎可成篡弒之禍矣明史載太祖制內官不許讀書識字宣宗始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之遂為定制用是多通文義四友齋說謂承業中已令吏部教職人內教書王振始以教職人內送口官以進至司禮監數傳之後勢成積重云然考其致禍之由亦不盡由於通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六

文義也王振汪直劉瑾固稱知文墨魏忠賢則目不識丁而禍更烈大概總由於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輩得以愚弄而竊威權如憲宗稍能自主則汪直始雖肆恣後終一斥不用武宗之於瑾亦能擒而戮之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齡嗣位故振忠賢得肆行無忌然正統之初三楊當國振向心憚之未敢逞迨三楊相繼歿而後跋扈不可制天啟之初眾正盈朝忠賢亦未大橫四年以後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相繼去而後肆其毒痛計振忠賢之擅權多不過六七年少僅三四年而禍敗已如是設令正統天啟之初二豎即大權在握其禍更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廣樹正人以端政本

而防亂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務哉

按明代宦官擅權其富亦駭人聽聞今見於記載者王振時每朝觀官來見者以百金為率千金者始得醉飽而出是時是時賄賂初開千金已為厚禮然振籍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其則其富已不啻矣李廣歿後孝宗得其賂籍文武大臣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廣則視振已更甚劉瑾時天下三司官入覲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科道出使歸例有重賄給事中周燦勘事歸淮安知府趙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燦計無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七

所出至桃源自刎死許天偶一出使即需重賂其他可知也稗史又記布政使須納二萬金則更不止四五千金矣瑾敗後籍沒之數據王鏊筆記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十萬餘兩他珍寶無算計瑾竊柄不過六七年而所積已如此其後錢寧籍沒時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寧亦幾及瑾之半至魏忠賢竊柄史雖不載其籍沒之數然其權勝於瑾則其富更勝於瑾可知也顧納賄亦不必奄寺凡勢之所在利即隨之如錢寧敗後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沒時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三百櫃彬非宦官也世宗時宦官無擅權者而嚴嵩為

相二十年明史所記籍沒之數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不可數計此已屬可駭而稗史所載嚴世蕃與其妻窖金於地每百萬為一窖凡十數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見之及嵩至亦大駭以多藏厚亡為慮則史傳所載尚非實數今按沈鍊劾嵩謂其斃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以貨取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民財日削楊繼盛劾嵩疏謂

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問賄之多寡將弁賄嵩不得不賤削士卒有司賄嵩不得不招克百姓徐學詩劾嵩疏謂都城有警嵩密運財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王宗茂劾嵩謂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割

廿二史劄記 卷三五 明史

民之財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冠軍之餉陛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積可支數年與其開賣官爵之令何如籍其家以紓患周冕劾嵩謂邊臣失事納賂於嵩無功可受賞有罪可不誅文武大臣之賄諛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張紳劾嵩謂文武將吏率由賄進戶部發邊餉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嵩之府輸邊者四餽嵩者六邊鎮使人伺嵩門下未饋其父先饋其子未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已踰數十萬董傳策劾嵩謂邊軍歲餉數百萬半入嵩家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填註文選郎萬宗職方郎方祥人稱為文武管家嵩貨多水陸舟車載還其鄉

月無虛日鄒應龍劾嵩謂嵩籍本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合諸疏觀之可見嵩之納賄實自古權奸所未有其後陳演罷相以貨多不能行國變後為闖賊所得亦皆非宦官也是可知賄隨權集權在宦官則賄亦在宦官權在大臣則賄亦在大臣此權門賄賂之往鑒也

魏闢生祠

魏忠賢生祠之建始於浙撫潘汝禎汝禎因機戶之請建祠西湖疏聞於朝詔賜名普德此天啟六年六月事也自是諸方效尤遂遍天下其年十月孝陵衛指揮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總督張樸宣府巡撫秦

廿二史劄記 卷三五 明史

士文宣大巡按張素養建之宣府大同應天巡撫毛一鷺巡按王珙建之虎邱二月薊遼總督閻鳴泰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之景忠山宣大總督樸大同巡撫王黠巡按養素又建之大同三月鳴泰與文煥巡按御史梁夢環又建之西協密雲丫髻山又建之昌平通州太僕寺卿何宗聖建之房山四月鳴泰與巡撫袁崇煥又建之寧前鳴泰共建七所宣大總督樸山西巡撫曹爾禎巡按劉宏光又建之五臺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國禎建之盧溝橋五月通政司經歷孫如河順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門外巡撫朱童蒙建之延綏巡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銓等建

之順天戶部主事張化愚建之崇文門武清侯李誠銘  
 建之藥王廟保定侯梁世勳建之五軍營大教場登萊  
 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建之蓬萊閣寧海縣督餉  
 尚書黃運泰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順天巡  
 按文煥建之河間天津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  
 建之開封上林監丞張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  
 傅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錦衣衛六月總漕尚書  
 郭尙友建之淮安是月順天巡按盧承欽山東巡按黃  
 憲卿順天巡按卓邁七月長蘆巡鹽龔萃肅淮揚巡鹽  
 許其孝應天巡按宋禎漢陝西巡按莊謙各建之所部  
 八月總河李從心總漕尙友東撫精白巡按憲卿巡漕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三

何可及又建之濟寧湖撫姚宗文鄆陽撫治梁應舉湖  
 廣巡按溫臯謨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邊總督史永安  
 陝撫胡廷晏巡按莊謙袁鯨建之固原太白山楚王華  
 奎建之高觀山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李燦然劉宏光  
 建之河東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剽民財  
 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開封之建祠毀民舍二千餘間創  
 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參政周銷祥符縣季萬庸恣爲之  
 巡撫俯首而已銷與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猶致書  
 良卿爲忠賢設滲金像而都城數十里間祠宇相望有  
 建之內城東街者工部郎葉憲祖竊嘆忠賢聞之立削  
 其籍上林一苑至建四祠章蒙建祠延綬用琉璃瓦詔

建祠薊州金像用冕旒凡疏詞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  
 德至聖至神而閣臣輒以駢語褒答運泰迎忠賢像五  
 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如初已又許像前  
 祝稱某事賴九千歲扶植稽首謝還就班復稽首如初  
 禮運泰請以遊擊一人守祠後建祠者必有官守其孝  
 等方建祠上梁而熹宗哀詔至既哭臨釋服易吉拜監  
 生陸萬齡至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  
 卯忠賢誅東林黨人宜建祠國學與先聖並尊並以忠  
 賢父配啟聖公祠司業朱之俊輒爲舉行最後巡撫楊  
 邦憲建祠南昌毀周程朱三賢祠益其地鬻澹臺滅明  
 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莊烈帝已卽位且閱且笑後建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三

祠者皆入逆案云閩鳴 泰傳

閩黨

崇禎時定逆案凡附魏忠賢者分五六等首逆凌遲者  
 二人忠賢及客氏也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  
 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太監李文貞李朝欽劉  
 若愚也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  
 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許志吉  
 孫如洌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  
 雲鶴張體乾也結交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徵  
 周應秋閩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  
 張訥郭欽李之才也又次等論徒三年贖爲民者大學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 版反內

上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尙書王紹徽郭允寬張我續曹爾禎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昇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揚夢寰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尙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尙書黃運泰郭尙友李從心巡撫尙書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也減等革職閒住者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本族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案既定其黨日夜謀翻賴帝持之堅不能動福王時阮大鍼起用其案始翻云卷五福王時楊維垣翻逆案追賜卹典者霍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紹吉徐景濂六人贈廕祭葬諡俱全也贈蔭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范濟世二人贈官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宜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岳駿聲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陸澄源雖不入逆案而爲清議所抑者亦賜卹有差卷五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六

陽湖 趙翼 雲松

汪文言之獄

欽人汪文言有智術負俠氣入京輸資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依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方爲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革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未減益游公卿間輿馬常填溢戶外大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皆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左光斗魏大中有隙遂與給事中章允儒定計屬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同官傅懋勅文言并劾大中通文言爲奸利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喬曰文言不足惜不可使縉紳禍由此起喬是之獄詞無所連文言廷杖襁職牽及者獲免已而魏忠賢勢益張盡逐諸正人趙南星等梁夢環遂再劾文言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蓮夏之令王之宗顧大章周朝瑞李三才惠世揚等無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鶴熊廷弼賄賂時顯純逼令文言牽引諸人文言五毒備至終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爾面質顯純遂



即日斃之於獄魏大中傳

時坐受賍者大中三千金周朝瑞萬金袁化中六千顧大章四萬周起元懸坐十萬繆昌期三千周順昌三千周宗建萬三千黃尊素二千八百李應昇三千熊明遇千三百而趙南星亦以江文言獄詞懸坐賍萬五千楊一內左光斗二萬光斗等之被誣受賄也初不肯承而恐為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遂俱自誣服忠賢乃矯旨五日一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見各本傳

明末遼餉勦餉練餉

嘉靖中以俺答入寇戶部侍郎孫應奎已議加派自北廿二史劄記明史 卷之六

方諸府及廣西貴州外增銀一百十五萬崇禎二年萬歷末年遼左用兵又加賦五百二十萬崇禎二年又以兵餉不足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於是戶部尚書甲白嚴議於每畝加九釐之外此即舊歷中所加再增三釐崇禎二年十年楊嗣昌又請增二百八十萬舊額之糧每畝加六合計石折銀八錢帝乃下詔不集兵無以平賊不增賦無以餉兵其累吾民一年當時謂之勦餉勦餉期一年而止十二年餉盡而賊未平於是又從嗣昌及督餉侍郎張伯鯨議勦餉外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先後共增千六百七十餘萬崇禎十五年蔣德璟對帝曰既有舊餉五百餘萬新餉九百餘萬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臣

部實難辭咎今兵馬仍未練徒為民累耳崇禎未幾遂罷練餉崇禎蓋帝亦知民窮財盡困於催科益起而為盜賊故罷之也

明末督撫之多

明中葉以後陝西已有三巡撫陝西一也延綏二也甘肅三也山西亦有二巡撫山西一也大同二也直隸之宣化亦另設一撫至崇禎十四年山海關內外設二督昌平保定又設二督於是千里之內有四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布無地不防見范志

廿二史劄記明史 卷之六

明末巡撫多由邊道擢用

宣德中于謙由御史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此尚沿國初用人不拘資格之例迨資格既定則巡撫或用僉都御史或由布政使陞用至末季兵事急凡邊道以才見者輒擢為巡撫熊汝霖疏云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濫躐巡撫曹于汴疏亦云邊道超擢當於秩滿時閱實其績毋濫取建牙開府熊開元疏亦云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吏部出諸袖中諸臣唯唯而已此三疏各見本傳內可見是時巡撫多出監司擢用也今按洪承疇由督糧參政擢延綏巡撫范志完由關內僉事擢山西巡撫楊

嗣昌由山海兵備擢永平巡撫梁廷棟由口北道擢遼東巡撫薛國用由遼海道擢遼東巡撫邱民仰由寧前兵備擢遼東巡撫宋一鶴由副使擢湖廣巡撫馮師孔由副使擢陝西巡撫朱之馮由副使擢宣府巡撫龍文光由叅政擢四川巡撫李化熙由兵備擢四川巡撫邱祖德由副使擢保定巡撫史可法由副使擢安慶巡撫甚至余應桂由巡按擢湖廣巡撫高名衛由巡按擢河南巡撫王漢由知縣行取御史即擢河南巡撫楊繩武亦由御史擢順天巡撫迨嗣昌為兵部尚書建四正六隅之策奏巡撫不用命者立解其兵柄以一監司代之可見是時用巡撫之大概也蓋兵事孔亟倉猝用人固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四

有難拘以資格者矣

明季遼左陣亡諸將之多

明史羅一貫傳白遼左軍興總兵官陣亡者十四人撫順則張承慶四路出師則杜松劉綎王宣趙夢麟關原則馬林潘陽則賀世延尤世功渾河則童仲揆陳策遼陽則楊宗業中寧西平則劉渠祁秉忠而副總兵以下戰歿如一一有更不可數計云然此尙是萬歷天啟間事也崇禎中遵化則趙率教波羅灣則官維賢永定門則滿桂孫祖壽旅順則黃龍皮島則沈世魁金日觀寧遠則李輔明螺山則張登科和應薦其他則

將以下亦不可數計且不特此也如盧象昇洪承疇勤流賊最有功而一遇大清兵非死即被執蓋與朝之運所向如摧枯拉朽彼亡國之帥自必當之立碎明史所謂天命有歸莫之爲而爲者矣

明末督撫誅戮之多

鄭崇儉傳崇禎中凡誅總督七人崇儉及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忭也崇禎二年王元雅以大清兵中四路兵師之經界楊錫五年誅天啟中廣興師之趙撫正化貞九年總督梁廷棟以失事誅先服毒死四人尙不在七人數內顏繼祖傳崇禎中巡撫被戮者十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冲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中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五

濟寧圖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縊不與焉又崇禎十七年中兵尙書凡十四人亦罕有善全者二年王洽下獄死九年張鳳翼服毒死十三年楊嗣昌自縊死十四年陳新甲柔中其餘如王在晉削籍歸高第被劾去其得致仕者惟張鶴鳴熊明遇馮元慶等數人而已時事周章人材脆薄刑章又顛覆固國運使然矣

四正六隅

韓雍征兩廣叛播或請以番騎趨廣東而大軍趨廣西分路撲滅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敵也不如直搗大藤峽傾其巢穴餘自迎刃而解後果以此成功及崇禎中流賊充斥楊嗣昌則建四正六隅之

說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勦而專防  
 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  
 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  
 討其後竟不能滅賊或咎其備多力分不如雍之扼要  
 不知獍獠雖四出流劫而終戀巢穴故雍專攻其腹心  
 即可制之流賊則朝秦暮楚本無定居若不四圍堵截  
 而聽其東西奔突官軍從後追之此適以自耗其力而  
 賊終不得滅嗣昌之策固未為失也其先崇禎七年陳  
 奇瑜以賊在蜀中亦先檄四巡撫會勦陝西練國事駐  
 商南遊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遊其西河南元默  
 駐盧氏遊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遊其東南而已與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一 明史 六

加痛勦亦豈易言哉

明末僭號者多疎屬

明末自福王失國後諸僭號者多係疎屬魯王以海則  
 太祖子魯王檀之裔孫也崇禎末轉徙台州張國維等  
 奉之監國于紹興後遁入海泊舟山又竄閩之金門為  
 鄭成功所沉唐王聿鍵亦太祖子定王桎之裔孫也崇  
 禎末以擅舉兵勤王廢銅高墻福王立赦出南都不守  
 蘇觀生鄭鴻遠奉之入閩監國年號隆武為我朝兵  
 所執其弟聿錡復立于廣州年號紹武亦為我朝兵  
 所執又唐王監國時先有靖江王亨嘉自立于廣西則  
 太祖從孫守謙朱文正之子之裔孫也為巡撫瞿式耜所誅又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一 明史 七

流賊偽官號

明史流賊傳李自成既據襄陽擬官爵各號有上相左  
 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要地設防禦使府

曰尹州曰牧縣曰令武官則有權將軍制將軍威武將軍果毅將軍等名及至陝西稱偽號又設天佑殿大學士六政府尚書鴻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使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書寫房等官復五等封爵後破京師又益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曰宏文館太僕曰驗馬寺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今按路振飛傳有闖賊節度使呂弼周防禦使武愨皆為振飛所擒又曾亨應傳亨應先為御史張懋爵所劾後亨應死難而懋爵降賊為直指使此偽官名號見於各列傳者也張獻忠僭號武昌亦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既得成都又設左右丞相及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八

六部五軍都督府亦曰院後孫可望據黔中凡諸軍悉曰行營設護衛曰駕前官可望設六部等官悉人議其制乃以范繼馬光義任既而年家為吏戶禮兵刑書並加以行營之號後遂自設內閣六部等官欲以文安李定國出師桂林有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斬統武右統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謀武英營廖魚驃騎營卜寧等見前卷鄭成功之橫海上也分所部為七十二鎮有中軍提督甘輝左都督文興鐵騎鎮王起鳳衝鋒鎮柯朋禮武鎮陳鳳前衝鎮黃梧角宿鎮康澄援勦左鎮施顯之理餉鎮王愷又有金武木武土武等鎮又設六官分理庶事舉人潘賡昌為吏戶官陳寶鎰為禮官世

職張光啟為兵官浙人程應璠為刑官舉人馮澄世為工官後以洪旭為兵官鄭泰為戶官其寇瓜洲鎮江時中提督甘輝外又有左提督翁天佑右提督禹信後提督萬禮總督水師黃安前鋒鎮余新正兵鎮韓英援勦左鎮劉猷援勦右鎮楊國泰援勦後鎮黃昭前衝鋒鎮藍行右衝鋒鎮萬祿後勁鎮楊正右虎衛陳鵬左虎衛林勝監紀推官何平等鄭經時尚有二十八鎮如征北將軍吳淑平北將軍何祐侍衛馮錫範左武衛劉國軒右武衛薛進思左虎衛許耀左都督趙得勝宣毅前鎮江勝宣毅後鎮陳諒建威後鎮朱友援勦左鎮金漢臣樓船中鎮蕭琛樓船左鎮朱天貴吏官洪磊禮官柯平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九

兵官陳繩武等見野史草竊奸宄橫行一時蝸負自雄設官建職適以自速其弊也永明王奔安龍孫可望使一知府給其糧冊開皇帝一名皇后一口李自成死其兄子錦奉自成妻高氏降於唐王猶稱自成為先帝高氏為太后

明從賊官六等定罪

解學龍傳福王時定從賊官罪做唐六等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麟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黎議黎志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兵科給事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檢討劉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斬

緩決者刑科給事光時亨河南提學張焯庶吉士周鍾  
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也三等應統擬贖者翰林修撰  
兼給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楊枝起廖國遴襄陽知府  
王承會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孕光少詹事  
項煜七人也四等應統擬贖者主事王孫蕙檢討梁兆  
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侯恂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  
白裴希度張懋爵郎中劉大鞏員外郭萬象給事中申  
芝芳金汝礪舉人吳達修撰楊廷鑑及黃繼祖十五人  
也五等應統擬贖者通政司叅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  
主事繆沅給事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  
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統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十

贖者員外潘同春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知縣  
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向列星李桐八人也其留北俟再  
定者少詹事何瑞徵楊現光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  
侍郎党崇雅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  
明說孫承澤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  
政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郎中衛周祚黃紀孫襄十  
九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  
象昇爾璉後同史可法史可程即可法之弟後結王自超白孕謙  
梁清標楊樓鶴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頌劉廷  
侯佐吳之琦員外郎左懋泰鄭明魁行人許作  
一胡顯太常博士龔懋熙王之牧王阜梅鸚姬琨

朱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尙書張  
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允文韓四維御史蘇京知縣  
黃國琦施鳳儀郎中張振聲中書顧大成姜荃林十八  
也有旨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  
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污  
偽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後又議周鍾光時亨等各  
加一等時馬阮專柄殺鍾時亨即傳自二等罪斬者請  
充雲南金齒軍三等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  
民永不敘用然案內諸犯多漏網一等者皆隨賊西行  
實未嘗正法也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十一

按福王時所定六等蓋就一時聞見草率成案其實  
尙多遺漏者李自成入京時閣臣魏藻德等率百官  
表賀坐殿前俟命爲群賊所戲侮事見明史列傳而  
六等中無之他如大學士李建泰尙書張忻侍郎劉  
餘祐光祿卿李元鼎庶吉士張端明以及御史傅景  
星爲賊兵政府侍郎陝西監軍道陳之龍爲賊寧夏  
節度使御史柳寅東張懋爵俱爲賊直指使此皆文  
臣之降賊者錦衣衛左都督賂養性降賊仍原官宣  
化總兵姜瓖密雲總兵唐通皆降賊於居庸盜寇將  
軍白廣恩降賊封桃源伯副將南一魁董學禮降賊  
爲總兵此武臣之降賊者事見我朝二臣傳而六  
等中亦皆無之可見所定之案之疎畧也就所定中

一等者固隨賊西去二等中亦祇周鍾光時亨二人  
正法其他仍漏網三等中如陳名夏入我朝官至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可見六等之案固不過懸擬罪  
名實未嘗能行法其留北俟再定者入本朝轉多  
有至大官梁清標黨崇雅衛周祚高爾儼皆至大學  
士劉呂龔鼎學皆至尚書孫承澤至左都御史薛所  
蘊熊文舉葉初春皆至侍郎戴明說張若麒皆至京  
卿方大猷至巡撫諸人在福王時既以傳聞未確得  
免麗名於六等之內入本朝官位通顯又莫有記  
其曾汚僞命者

皇上帝命詞臣以明臣之仕於我朝者編作二臣傳其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明史 三

中有降賊者據事直書然後失節之處昭然莫掩此  
真彰瘴之大公可以立萬世之大閑矣

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  
項煜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員外湯  
有慶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燬其  
三代四棺 祁彪佳傳

### 明代先後流賊

盜賊蜂起至覆國家漢則張角等魏則葛榮等隋則翟  
讓等正史皆未有專傳唐書則立黃巢傳而入於逆臣  
中然巢初未為臣也明史以李自成張獻忠另立流賊  
傳最為允當然祇傳此二人而永樂以後伺間竊發者

不備載但附見於諸臣列傳中今特摘出以便觀覽其  
他土司之叛服不常及苗犛之據巢穴為梗者不贅及  
唐賽兒

永樂十九年蒲臺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  
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鬪徒眾數千襲據  
益都卸石寨指揮高鳳捕之敗殺勢遂熾其黨董彥昇  
等攻下莒即墨安邱總兵官柳升率劉忠圍賽兒寨  
兒夜劫官軍驚潰忠戰死賽兒逃去攻安邱益急知縣  
張旗等死守不能下合莒即墨萬餘賊來攻都指麾衝  
青備倭海上聞之率千騎馳至大破賊城中亦鼓噪出  
殺賊二千擒四千餘悉斬之餘賊奔散時城中旦夕不  
廿二史劄記 卷六 明史 三

### 劉千斤

成化中荆襄賊劉千斤作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縣  
門石狡狴重千斤通隻手舉之因以為號時流民聚荆  
襄者通以妖言煽之謀作亂石龍者號石和尚聚眾剽  
掠與通共起身偽稱漢王建元德勝朝命尚書白圭提  
督軍務率朱永喜信鮑政等討之至南漳敗賊乘勝逼  
其巢通奔壽陽又退保大市官軍又敗之斬其子聰賊  
退據後巖諸軍四面攻之遂擒通及其眾三千五百人  
獲子女萬一千有奇石龍與劉長子逸去擾四川圭分  
兵蹙之劉長子縛龍以降餘寇悉平 白圭傳

李鬍子

圭既平劉通荆襄間流民仍屯結通黨李鬍子名原偽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縣內鄉流民附之至百萬總督項忠討之先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萬彪亦就擒賊仍伏山岩出擊忠又遣李振等擊之禽李原小王洪等又招流民五十餘萬安插著籍項忠傳

葉宗留等

正統中慶元人葉宗留與麗水陳鑑胡聚眾盜福建寶豐縣銀礦羣盜自相殺遂作亂福建參議竺淵往捕被執死宗留僭稱王福建鄧茂七亦聚眾反宗留鑑胡附之剽浙江江西福建境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及都督陳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古

榮劉真吳剛等前後敗沒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又與相應朝命張驥為浙江巡撫討之驥遣官擊斬牙等而鑑胡方以忿爭殺宗留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分掠浙東未幾茂七死鑑胡勢孤驥招之遂降別賊蘇記養等亦為官軍所獲張驥傳

鄧茂七

福建沙縣人鄧茂七為甲長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租外例餽田主茂七倡其黨無餽而要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下巡檢捕之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官軍三百人往捕盡被殺巡檢亦死茂七遂大掠自稱剽平王設官屬聚黨數萬人陷二十餘州縣指揮

范真彭璽等先後被殺會左布政使安南人阮勤貪濁漁民民益從亂巡按汪澄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議降檄止其兵賊益熾茂七圍延平朝命御史丁瑄往招討都督劉聚僉都張楷大軍繼其後瑄誘賊再攻延平督眾擊敗之遂斬茂七丁瑄傳

李添保

天順中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偽稱唐太宗後聚眾萬餘僭稱王建元武烈掠遠近總兵官李震大破之添保逃入貴州復誘羣苗出掠震擒之震傳

黃蕭養

天順末廣東賊黃蕭養作亂圍廣州楊信民先官廣東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古

五

有惠政至是以巡撫至使人持諭入賊營招之蕭養素服信民克日請見信民單車莅之賊望見曰果楊公也爭羅拜願降而信民尋即病卒會朝命都督董興來討蕭養等懼遂不降興調江西兩廣兵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興用天文生馮軾隨行景泰元年春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而徵兵未盡集諸將請濟師軾曰廣州被圍久矣即以現兵往擊猶拉朽耳興從之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者無算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俘其父及黨與皆伏誅信民及興傳

劉六劉七齊彥名趙瘋子

正德中文安人劉六名寵其弟七名宸並驍悍有司患

盜召寵宸及其黨楊虎齊彥名等捕盜有功劉瑾家人索賄不得遂誣爲盜遣齊杲柳尙捕之寵等乃投大盜張茂家茂與宦官張忠爲隣茂結之時河間參將袁彪捕茂茂窘求救於忠忠置酒招茂彪宴以茂囑彪彪遂不敢捕寵等自首尋復叛去陷城殺將朝命馬中錫提督軍務與張偉等討之諸將懦或反與賊結參將桑玉遇賊村中寵宸窘匿民家而玉受賂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入寵宸知救至出殺數人遂復熾自畿輔犯山東河南下湖廣抵江西又自南而北直窺霸州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復至文安與寵等合縱橫數千里所過如無人中錫偉不能禦乃下招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去

降令中錫肩輿入其營寵請降宸曰今奄臣柄國馬都堂能自主乎遂罷去焚掠如故朝議乃遣侍郎陸完出督師調邊將邵永許泰等率邊兵入勦賊賊於霸州於信安阜城劉六七乃南陷山東二十州縣楊虎又北殘威縣新河劉六等縱橫沂莒間連陷宿遷虹永城等處邊兵追及至小黃河渡口虎溺死餘賊奔河南推劉惠爲首敗總兵白玉軍殺指揮王保勢大熾有隕翰者奉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副之翰自爲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與甯龍立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營各置都督趙燧者文安諸生號趙風子孛家避賊賊得之欲淫其妻女燧怒手擊殺

數人賊以其勇遂奉之燧戒毋淫掠毋妄殺移檄府縣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連陷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陽葉縣縱掠南頓新蔡商水襄城至鈞州以馬文升家在捨之去攻泌陽殺焦芳家束草爲芳像斬之副總兵馮禎時源擊賊賊奔入西平城官軍塞其門焚死千餘人餘賊潰而西巡撫鄧璋等朝崇王宴飲三日賊得招散亡勢復振陷鄧陵蔡陽汜水圍河南府三日官軍始集賊覘官軍饑疲乃來犯禎戰死此燧等之亂河南也劉六七及彥名則擾山東畿輔亦陷數十州縣官兵追及賊輒驅良民在前官兵所殺皆良民故雖屢奏捷而賊勢不衰於是朝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七

命又以彭澤提督軍務與仇鉞辦河南賊其山東畿輔賊則專委陸完澤等至河南燧等走汝州寶豐舞陽固始潁州光山鉞追及之賊大敗湖廣軍又破其別部賈勉兒於羅田賊流六安舒城趨廬州定遠屢敗而道遇楊虎餘黨數千人又振陷鳳陽泗宿睢寧諸將連敗之追至應山賊畧盡燧雞髮逃至江夏被執伏誅惠走土地嶺爲指揮王謹射中目自縊死勉兒亦獲於項城餘黨邗本忽劉資楊寡婦等皆就擒而陸完之辦山東賊也賊入登萊海套又北走沿途嘯聚益衆巡撫甯梟兵爲所敗賊又南走湖廣奪舟至夏口爲滿弼等追及劉六與其子仲淮赴水死劉七齊彥各乘舟抵鎮江時河



南賊已平帝命彭澤等會勦賊猶乘湖上下操江伯趙宏靖遇之敗績完至鎮江分舟師備江陰福山港等處賊懼至通州颶風大作走保狼山完等攻之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

陸完彭澤仇誠馬文升馮順等傳

江西盜

正德中流賊不獨劉六七等也江西亦有劇盜撫州則王鈺五徐仰三傅傑一揭端三等南昌則姚源賊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瑞州則華林賊羅光權陳福一等贛州則大帽山賊何積欽等朝命陳金總制軍務討之金調廣西土官岑鑑岑猛土兵與官兵合擊賊於熟塘於東岸禽仰三馘鈺五等移師姚源分命參政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一

六

董朴等扼餘干等縣防其逸出親統大軍搗巢勇十瑞七等皆就誅乘勝斬光權華林賊盡平又擊大帽山賊擒積欽半年間勦賊畧盡金置酒高會餘賊規諸隘無守兵乃賂土日乘間逸出時賊已絕幾三日自分必死至貴溪始得一飽遂掠徽衢間金招降王浩八偽降以緩師而攻剽如故東鄉賊亦乞降於副使胡世寧號新兵亦剽掠懼罪又叛朝命以俞諫來代金浩八據貴溪之裴源山眾又集連營十餘里諫令世寧等分兵斷其去路賊憑山發矢石官兵幾不支諫與副總兵李鉉殊死戰賊乃走追數十里擒浩八其黨胡浩三既撫又叛參政吳廷舉往諭為所執姑三月盡得其要領誘浩

三殺其兄浩二官兵乘亂攻之遂禽浩三以次平劉昌三等而東鄉賊王垂七胡念二等又殺官吏焚廨舍諫又發兵禽之亂乃定

俞諫李鉉吳廷舉等傳

四川盜

是時流賊之在四川者保寧有藍廷瑞稱順天王鄂本恕稱剗地王其黨廖惠稱掃地王眾十萬置四十八總管蔓延陝西湖廣之境廷瑞惠謀據保寧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東下巡撫林俊調羅狗兵及石柱土兵至龍灘河乘賊半渡擊之獲惠餘賊奔陝總制洪鐘下令招撫降者萬餘人賊又掠蓬劍二州鐘檄陝豫楚兵分道進廷瑞走漢中官兵圍之廷瑞遣人乞降於陝撫藍章

廿二史劄記

卷五十一

九

章以賊本川人遣官護之出境賊既入川乞降而多所要求欲以營山縣或臨江市處其眾鐘遣通判羅賢入其營被殺鐘乃分兵為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為己女結婚於鐘所調來之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間逃去世麟密白鐘鐘使以計圖之及期廷瑞本恕及其黨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盡擒之惟廖麻子得脫借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鐘又議撫甫聽命廖麻子忿甫背已襲殺之并其眾轉掠川東自合州渡江陷州縣傳甫黨方四亡命思南巡撫林俊發兵擊走之朝命彭澤來代鐘澤偕總兵時源數敗之禽麻子於劍州其黨喻思倭竄巴通問澤又禽之

澤時鐘所調承順

土兵恣為暴民間謠曰賊兵梳官兵篋土兵雞陳金所  
調廣西土兵亦恣橫民間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

曾一本

嘉靖中海寇曾一本本蛋戶糾眾橫行閩廣間俞大猷  
將赴廣西總督劉燾令大猷會閩師夾擊一本至閩總  
兵李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捷賊遁  
馬耳澳復戰廣東總兵劉顯及郭成率參將王詔以師  
會次萊蕪澳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  
燬其舟詔生擒一本及其妻子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  
萬計一本之黨梁本豪亦蛋戶一本既誅本豪竄海中  
習水戰遠通西洋且結倭兵為助殺千戶通判以去總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三

督陳瑞與參將黃應甲謀分水軍二南駐老萬山備倭  
東駐虎門備蟹別以兩軍備外海兩軍扼要害乃率水  
軍進沉蟹舟二十生禽本豪餘賊奔潭洲聚舟二百及  
倭舟十諸將合追先後俘斬千六百沉其舟二百餘撫  
降者二千五百海賊盡平

李錫劉顯傳

徐鴻儒

天啟二年山東妖賊徐鴻儒反連陷鄆鉅野鄒滕嶧衆  
至數萬巡撫趙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檄所部練民兵  
守要地起家居總兵楊肇基使統兵往討而棟國棟等  
攻鄆兵潰遊擊張榜戰死彥方視師兗州遇賊肇基至  
急迎戰令棟國棟夾擊大敗之橫河賊精銳聚鄆滕中

道肇基令遊兵殺賊鄆城而以大軍擊賊紀王城大敗  
賊禮之嶧山遂圍鄆國棟等亦先後收復鄆鉅野嶧滕  
諸縣乃築長圍攻鄆三月賊食盡其黨出降遂禽鴻儒

楊肇基傳

劉香

崇禎初福建有紅夷之患海盜劉香乘之連犯閩廣沿  
海邑總督熊文燦議招撫遣參政洪雲蒸副使康成祖  
參將夏之本張一傑等宜諭俱被執乃令降盜鄭芝龍  
擊香於田尾洋香勢窮自焚溺死承祖等脫歸

文燦傳

明祖本紀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三

明史太祖本紀大概多本之實錄及御製皇陵碑世德  
碑紀慶文西征記平西蜀文周顛仙人傳此外則皇明  
祖訓皇朝本紀天潢玉牒國朝禮賢錄及陸深之平胡  
錄北平錄平漢錄平吳錄平蜀記黃標之平夏記張統  
之雲南機務抄黃高岱之鴻猷錄唐樞之國琛集王世  
貞之名卿續記顧璘之國寶新編徐禎卿之剪勝野聞  
王文祿之龍興慈記等書無慮數十百種類皆資其採  
掇然使抉擇不精如南北史徒搜異聞以炫人耳目往  
往轉至失實明史則博覽羣書而必求確核蓋取之博  
而擇之審洵稱良史不參觀於各家記述不知修史者  
訂正之苦心也

皇陵碑

敘明祖側微時嘗以御製皇陵碑為據蓋明祖自述其少日流離艱苦之况甚至髡髮父母鬻髮沙門乞食江淮皆所不諱則其事之確核可知也天潢玉牒明祖母陳太后在麥場有一道士修髯簪冠紅服象簡來坐撥一白丸曰大丹付太后吞之已而有娠據此則道士授丹乃實事也皇朝本紀則云太后夜夢黃冠來麥場中取白藥一丸使吞之覺語仁祖即明祖之父而口尚有香是夢中事也高岱鴻猷錄亦云是夢明史本紀從之玉牒又謂明祖兄南陽王及子山陽王先死貧無葬地同里劉繼祖以地與之時仁祖先夢于彼處築室今墓長子後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三

果夫妻亦同葬此地即鳳陽陵云是長子先葬數年後父母隨葬也然皇陵碑云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則是父母兄相繼死於旬日之內故劉繼祖憫其鞠凶而捨地與之且繼祖弟方不許若已葬兄有地又何煩繼祖之贈耶又徐禎卿剪勝野聞帝父母兄相繼死貧不能具棺與仲兄謀草葬山中途次輓斷仲返計留帝視屍忽風雨天大晦比明視之則土裂屍陷已成墳田伯劉大秀即與地而棄賁焉按皇陵碑云殯無棺槨蔽體惡裳是草葬自是實事至天葬之神異事本不經碑中竝無一語或其後因

髡髮而附會為此說耶王應麟謂劉繼祖野聞附劉大秀各亦不同

明祖以不嗜殺得天下

明祖以布衣成帝業其得力處總在不嗜殺人一語初遇李善長即以漢高帝達大度不嗜殺人為勸及取和州諸將頗不戢范常規以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即責諸將搜軍中所掠婦女遣送其家既渡江將取太平令李善長預書禁約榜文入城即懸諸通衢兵皆肅然毋敢犯故陶安謂明公神武不殺天下不足平也及將取鎮江先坐諸將以重罪令善長再三求釋乃下令廬舍不焚民無酷掠方許免罪於是克城之日民不知有兵池州之役徐達常遇春敗陳友諒兵生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三

獲三千人遇春欲盡誅之徐達不可乃以聞而遇春已坑其兵過半帝急命釋之由是命達盡護諸將遇春圍熊天瑞於贛州固守不下帝慮其多殺先戒曰得地無民亦何益乃築長圍半年始克之於是諸將皆承順風旨咸以殺掠為戒徐達圍張士誠於平江亦幾一年城將破先約遇春曰兵入我營其左公營其右禁殺掠故城破而民亦晏然潘元明以杭州降於李文忠文忠身宿樵樓兵有借民釜者立斬以徇建寧守將達里麻翟也先不花送降欵於何文輝主將胡美怒其不先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曰兵至為百姓耳何可以私意殺人美遂止張彬攻靖江南關為守城者所訐怒欲屠其民楊

環諭之亦止鄧愈之狗安福也部下有擄掠者刑官潘  
樞入責之愈急下令禁止搜軍中所得子女悉還之徐  
達克元都市不易肆尤見威令之肅蓋是時羣雄並起  
惟事子女、用茶毒生靈獨明祖以救世安天下爲心  
故仁聲義聞所至降附省攻戰之力大半其後胡藍二  
黨誅戮至四五萬人則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又平  
定滇黔殺苗蠻亦不下六七萬助以番夷之性但知畏  
威非此不足以懲創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  
實兼而有之者也

明祖用法最嚴

明祖親見元末貪黷懈弛生民受害故其取下常以嚴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西  
厲爲主雖不無矯枉過正然以挽頹俗而立紀綱固不  
可無此振作也當其用兵之始命禁釀酒胡大海方攻  
越其子首犯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帝曰寧使大  
海叛我不可使我不行遂手刃之趙仲中守安慶陳  
友諒來攻仲中棄城走常遇春請原之帝不許曰法不  
行無以懲後遂誅之馮勝攻高郵城中詐降使康泰等  
先入敵閉門盡殺之帝召勝還決大杖十令步行至高  
郵勝愧憤竟攻克之可見其威令之嚴不可搖動獨鄧  
愈守洪州祝宗康泰反愈不及備逃出撫州門帝竟不  
殺仍令往守豈以事出不意而恕之耶抑以其功大而  
不忍執法耶

明祖重儒

明祖初不知書而好親近儒生商畧今古徐達往取鎮  
江令訪秦從龍致願見之意卽令姪文正甥李文忠以  
幣聘至應天朝夕過從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從龍又  
薦陳遇遇不受官而尊寵之逾於勳戚後置江南行中  
書省省中自李善長陶安外又有安思顏李夢庚郭景  
祥侯元善楊元景阮宏道孔克仁王愷樂鳳夏煜毛麒  
王濂汪河等皆燕見無時敷陳治道又聘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至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下婺州後又召吳沉  
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夢章戴良  
吳履張起敬等會食省中目令三人進講經史其後定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書  
國家禮制大祀用陶安裕祿用詹同時享用朱升釋奠  
耕籍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用劉基祝祭用魏觀  
軍禮用陶凱一代典禮皆所裁定尋以胡惟庸謀反廢  
丞相又設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啟杜敷趙民望吳源  
等爲之隆以坐論之禮諫院疑獄四輔官得封駁又有  
安然李幹何顯周等相繼爲之帝嘗謂聽儒生議論可  
以開發神智蓋帝本不知書而睿哲性成驟聞經書奧  
旨但覺聞所未聞而以施之實政遂成百餘年清晏之  
治正德以前猶其遺烈也

郭子興之被執

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興孫德崖等陷濠州未幾有徐

州盜魁彭大趙均用為元兵所敗亦奔于濠彭借稱魯  
 淮王趙借稱承義王部眾恣橫子興等反為所制高岱  
 鴻猷錄云彭趙一日執郭下獄帝力為營救彭趙聞而  
 釋之天潢玉牒亦云彭趙執郭於獄明日彭帥釋之是  
 執子興者彭趙共之也然皇朝本紀則云子興奉彭而  
 輕趙德崖等恃趙威執子興囚於德崖家帝以子興次  
 夫人往訴彭彭曰孰敢若是呼左右點兵帝亦披堅執  
 銳圍孫毛共款椽揭瓦見子興鉗足繫項令人負歸脫  
 去針鎖是趙執子興而彭脫之也其後帝總兵和陽德  
 崖求寄居于興至其兵與德崖兵鬪子興執德崖德崖  
 兵亦執帝猶以此宿憾也明史郭子興傳不從鴻猷錄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美

劉繼祖汪文

而專用皇朝本紀較為確核  
 王牒又云帝父母死無食時年十七入皇覺寺為僧都  
 人汪文助為之禮事高彬為師此即碑所云汪氏老母  
 為余籌量遣子相送備禮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汪  
 文蓋即汪媼之子鴻猷錄亦謂帝從汪媼議托身皇覺  
 寺汪媼為少具儀物師事僧高彬鄭曉今言云鳳陽皇  
 陵有奉祀二人劉氏汪氏徐禎卿剪勝野聞云帝念劉  
 大秀施地之惠封為義惠侯又感汪媼之意教授世官  
 令衛皇陵 明史作劉繼祖又云帝于淮安  
後至濠陽故人汪文劉其果等

張士德之擒

按陸深平吳錄云徐達攻常州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來  
 援士德敗走遇坎墜馬被擒皇朝本記則云徐達破張  
 士誠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 即士德今明史徐達傳  
則云擒士德於常熟

劉福通被殺

陸深平胡錄至正十九年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走安  
 豐二十三年張士誠遣呂珍破其城殺劉福通而平吳  
 錄則云帝率常遇春等救安豐珍敗走福通奉韓林兒  
 退居滁州按二錄皆陸深所著而一則云福通被殺一  
 則云福通奉其主居滁何舛錯如此高岱鴻猷錄則云  
 珍攻安豐急劉福通遣使求救於建康上親率諸將救  
 之至則珍已破安豐殺福通上遂以林兒還金陵云按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美

劉福通被殺

美

是時羣雄多奉林兒龍鳳年號明祖亦用之令下則云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已居然天下共主矣福通其宰相  
 也權位并在明祖之右呂珍已為明兵所敗并獲元將  
 忻都走左君弼使福通不死必仍奉林兒據大位以號  
 召天下其肯退居于餘寄人籬下耶是珍之殺福通自  
 是實事福通既死明祖奉林兒居滁則已在掌握中不  
 逾年林兒死遂改年為吳元年廖永忠傳并謂承忠迎  
 林兒還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則鴻猷錄所云奉林兒  
 還金陵者亦誤也

明祖之取江州

明史趙德勝傳至正癸卯太祖西征陳友諒破安慶水

察乘風沂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是友諒不及戰即往武昌也劉基傳亦云明祖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其請徑趨江州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亦見國初禮賢錄然御製西征記抵皖城寇舟不戰水陸固守我師遂宵晝弗停次日午後直抵潯陽與彼交戰再衝再折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友諒逃遁遺將伏降是明兵到時友諒亦曾拒戰既敗而逃當以西征記為準

徐達縱元君之悞

陸深玉堂漫筆徐達之蹙元順帝於開平也開一角使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天

逸去常遇春怒無大功達曰是常君天下將裂地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徐禎卿剪勝野聞亦謂達追順帝忽傳令班師遇春大怒馳歸告達反達料遇春歸必有謬言乃亦引軍歸別白此事謂若執以歸將焉用之云云按洪武元年達遇春至通州以八月庚午克元都順帝已於七月丙寅開建德門北走固未有故縱之事二年春達方在陝西戡定鞏昌臨洮慶陽等處遇春以通州有元丞相也速來窺伺乃與李文忠還師北平既敗元兵遂追入開平順帝已北走沙漠遇春歸亦卒於柳河途次是開平之役達未行遇春亦無歸朝而奏之事且達小心恭謹當平江攻張士誠

時遣使請事帝嘉其忠而以將在外君不御勉之胡德濟從征擴廓達令致敗當斬達以功臣胡大海之子械送京帝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繼自今母姑息是達之不敢自專可知况滅國大事敢故縱其君乎明史謂上幸汴梁時達密請於帝謂元主若北走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行自漸滅出塞之後慎固封守可也此事較爲得實然達并未追順帝也陸徐著述頗可觀此事乃繆誤如此蓋徒得之傳聞而未嘗見實錄也

新月詩

黃溥開中今古錄明祖嘗試諸子新月詩懿文太子云雖然未到團圓夜也有清光照九州成祖云誰將玉指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天

甲稻破青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鄭曉今言則以影落江湖爲建文君所作蓋世所傳從亡錄建文竄跡西南終免於禍難似其詩懺也

通州糧運京二傳所載不同

土木之變英宗既北狩也先將入寇朝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後令京軍自運到京不數日京師頓足明史周忱傳以爲此議本出自忱于謙傳則又以爲出自謙蓋忱傳本之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謂忱適以事至京令軍士預支半年糧俾自往取何至付爲煨燼謙傳則本之陳沂畜德錄謂國之命脉在此傳示城中有力者盡取之高岱鴻猷錄亦謂謙令軍士預支月糧以贏米爲

之直此各記所記者也蓋本忱建此議而謙奏行之耳  
于謙王文之死

黃溥開中今古錄英宗復辟時石亨等誣王文于謙謀  
迎立外藩坐以大逆將肆之市謙連呼皇天后土文但  
云今已到此仰起頭來就砍連呼何為久自明白是文  
之臨危不懼視死如歸過於謙遠矣然明史文謙二傳  
謙並無皇天后土之呼文則力辨召親王須用金牌信  
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謙笑曰亨等意耳  
辨之何益是從容就死者謙而自辨冤枉者乃文也蓋  
又各就其平日之人品而繫以蓋棺定論耳  
喜寧之擒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辛

明史于謙傳英宗陷虜時有叛閣喜寧降也先為之謀  
主嘗導之入寇邀大臣出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後隨  
出塞又喉擾寧夏等邊謙密令大同守將禽而戮之是  
謙授計之功也楊俊傳中朝患喜寧購禽斬寧者銀二  
萬兩爵封侯為都指揮江福所獲宣府參將楊俊冒其  
功景泰帝以遷將職所當為僅加左都督賜金幣後事  
白奪俊目陞官別賞江福是江福擒叛之功也然閱正  
統北狩事蹟尹直北征事蹟高岱鴻猷錄等書則不惟  
楊俊冒功即江福亦非功首其始謀乃英宗也英宗在  
北以寧數喉也先擾邊則和議不可成和不成則已無  
還期會欲遣使至宣府索春衣嗚也先以寧往而使軍

士高磐隨行密以手諭書木片縛磐牌股間使以示俊  
俊與寧飲城下磐即抱寧大呼遂縛送京師伏誅  
時子則俊與福之功皆屬倖得而又係之於謙蓋以其  
忠誠為國凡有善事皆歸美焉耳  
高磐北狩事蹟作高

曹吉祥江彬

太監曹吉祥從征雲南福建朝命以諸降夷之安插畿  
甸者隨行既還京吉祥皆結以恩為爪牙其姪欽官錦  
衣衛指揮使封昭武伯欽弟鉉鉉皆至大官英宗復  
辟時欽曾以此輩奪門冒功得官至數千人石亨敗冒  
功者皆革此輩又為吉祥所庇得免吉祥招權納賄肆  
無忌上寢疎之欽亦以恣橫失上意別以衛事委任遂

廿二史劄記

卷三

明史

三

果於是吉祥欽謀為亂天順五年七月初二夜將以明  
口五鼓禁門開率諸番將一擁而入吉祥於內應之可  
以得志會有馬亮者告變於恭順侯吳瑾瑾與懷寧伯  
孫鏗二鼓從門隙中密本奏入遂執吉祥於內廷欽等  
不知也及期百官方至待漏院入朝而門不啟欽知事  
洩乃與諸弟率番將伯顏普華等先至果家殺果并殺  
瑾及都御史寇深於朝房又雙傷大學士李賢鏗等聞  
變率兵來大戰於長安街吉祥鉉鉉鐸鐸伯顏等皆伏  
誅使非鏗瑾等刺閤告變禍幾不測矣然亦有不可解  
者吉祥方密應於內鏗瑾等雖奏入豈不能攜截弗使  
上聞何以能直達御前遂至被執及觀李賢天順實錄

乃知吉祥不遇文墨未嘗掌司禮監故章奏不經其手也明史吉祥傳却稱其掌司禮監然李賢傳時人自當以賢說為準武宗薨江彬為義子自通州回京彬將邊兵扈行而帝已病彬矯旨改團營為威武團練營及帝崩大學士楊廷和雖令中官密啟皇太后謀誅之然近在肘腋間何以能束手就縛及觀籍岐繼世紀間及唐樞國琛集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是時廷和方懼其為變謀之於王朔朔請於遺詔內敘邊兵扈從南巡之勞而離家日久俱令至通州給賞散歸於是彬左右無人遂不能脫此一說也高岱鴻猷錄則云武宗崩廷和等秘不發喪以武宗命召彬入遂就擒此又一說也按彬日侍豹房不離左右豈有帝崩而猶不知者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三

明史楊廷和傳是時彬擁重兵在肘腋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李琮勸以家眾反不勝則走塞外彬猶豫未決廷和謀以皇太后命捕誅彬因題大行銘旌乃與中官溫祥等謀脅司禮魏彬入奏皇太后良久未報項之報曰彬已擒矣又明史佞倖傳帝崩江彬稱疾不出張甲觀變會坤寧宮安獸吻皇太后傳命江彬與工部尚書李銘祭神以禮服入家人不得從祭畢中官張永留飯皇太后詔至收彬彬遂不能出此蓋當日實事誅彬在武宗晏駕數日後初非秘不發喪即日誘誅彬而後成服也蓋彬雖有不軌謀而素無佈置是以廷和等得乘間除害耳

明代宦官先後權勢

明內監故事永樂中差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內官離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駙馬則下馬旁立今則呼府部官如屬吏公侯駙馬途遇內官轉趨避矣陸深張吏侍延祥云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天順間李賢為首相有禮監巨璫至者以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彭文憲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太監第一人對閣老第三位常虛其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商閣老略又送之下階萬閣老安則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等事司禮者間出或使少監等傳命而已陸深金臺記太監至閣臣迎之於花臺送之止中門李西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三

涯告王鏊云此定例也陸深玉堂叢書又見王鏊宏治長語朱象元云有一順門上內官云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凡幾變昔日張先生敬進朝我輩俱要打恭後來夏先生言我們只平眼看著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恭恭手纔進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此閣部大臣與內官交接先後不同之大概也至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則有長跪叩頭呼九千歲者矣

權奸贖賄

震澤長語正德中劉瑾籍沒時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著嚴崇世記閣劉瑾時此有略二千口一千一萬口一留青日札嘉靖初籍沒錢寧金七十萬後漸增至幾千幾方矣



扛共十五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鴻猷錄江彬籍沒時入公帑者黃金七十兩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兩櫃二千兩繼世餘儲嚴嵩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房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不揚所抄嵩京中家產亦不減此數而所估價又不過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僅估銀六千二百五兩零帳幔被褥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僅估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零則其他可知也計其值不下數十倍此外又行賂于權要者十二三寄頓于親戚者十三四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書

明代科場之弊

唐寅舉鄉試第一與江陰富人徐經同舉遂同入京會試寅故有才采儲為延譽於程敏政適敏政與李東陽同主會試策題以四子造詣為問乃是許魯齋一段文字見劉靜修退齋記通場士子皆不知敏政得二卷獨條對甚悉將以為魁而寅出場後亦疎狂自炫給事中華景遂劾敏政驚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令東陽覆閱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論不已敏政景實經俱下獄坐經嘗謁見敏政實嘗乞敏政作序文俱黜為吏敏政亦勒致仕

明王世貞 景亦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蓋定謙時未

嘗實其關節之罪也歸安人韓敬嘗受業於湯賓尹賓尹分校會試敬卷為他校官所棄賓尹越房搜得之并取中五人他考官皆效尤競相搜取共十七卷賓尹又以敬卷強總裁蕭雲舉王國錄為第一榜發士論大譁及廷對賓尹又為敬資緣第一賓尹旋以考察奪官敬亦告病事已隔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有私御史孫居相并賓尹事發之下禮官及都察院議而不及賓尹給事中孫振基請并議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振基再疏劾乃下廷臣更議時賓尹已去官敬謫行人司副

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一 明史 書

附東林印出之為按察司知事即其在闈中越房搜卷并強總裁拔敬第一廷試又為敬資緣大魁居相振基連劾之而廷臣皆不敢議既罷官後猶能使霍維華疏言賓尹宜雪敬宜復官可見其權力聲勢足以奔走一時故孫不揚以賓尹召號黨與又將圖柄川乃并其門生王紹徽亦出之於外真所謂奸人之雄也

明人說部

徐禎卿剪勝野聞明祖擒張士誠後斥江浙行省參政周伯琦曰元君寄汝以腹心乃資賊為亂耶先迎之三日大醉以酬其勞而戮之按元史平江破後伯琦歸故

鄉以良死初未嘗被戮也野聞又云士誠司徒李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帝亦以為姦臣而誅之然湖州之破滿城皆降必明獨伯昇不肯曰張太尉待我厚何忍為此不得已亦降及平江將陷伯昇又使人說士誠以保身全家為上策則其惓惓於故主尚非忽然是以既降後命仍故官洪武七年尚命伯昇掌屯田山東北平等處後又兼懿文太子同知詹事院事又命將兵討平湖廣慈利蠻吳良傅伯昇又隨鄧愈討廣西叛蠻則伯昇初未被誅也而野聞以為被戮果何所據耶又王銜寓圃雜記元有全某者乃宋淵聖皇帝之母舅在元學佛於土番號合尊大師有子亦從其教後元主坐以說法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美

聚眾皆殺之按淵聖乃欽宗追尊之號至元朝已百六十餘年何得尚存合尊大師乃德祐帝也蓋全某係德祐帝母全太后之兄弟耳而訛為淵聖可謂屯毛不辨又德祐帝有子曰完普亦出家為僧然未有殺害之事此明人小說中最陋者也

長隨

長隨本中官之次等受役於大璫者明史宦官何鼎傳鼎在宏治中為長隨又王振傳英宗陷於土木鄭王監國羣臣既擊殺振黨馬順又乞出王毛二長隨亦擊殺之下又云王毛二中官是長隨即中官也應景今言司禮監等官至臨清小沙灘繼殺之今俗所謂長隨則官場中雇用之

僕人前明謂之參隨明史宦官傳高淮監稅遼東有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幾激軍變又稅監陳奉在武昌肆毒眾欲殺奉逃而免乃投其參隨十六人於江又何景明傳太監廖鑾鎮關中橫甚其參隨週三司不下馬景明執而捷之

明朝米價貴賤

明史周忱傳時京師百官月俸皆持俸帖赴南京領米米賤時俸帖七八石易銀一兩忱請重額官田極貧下戶準納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代俸民田甚少而官俸常足王文傳蘇松常鎮四府每糧四石折銀一兩民甚便之後戶部復令征米輸徐淮率三石致一石文用便

廿二史劄記

卷五 明史

美

宜停之張道傳榆林水災瑄請移王府祿米於他處留應輸榆林者荒每石取值八錢輸榆林民皆稱便馬文昇傳輸邊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銀一兩李敏傳請令山陝州縣歲輸糧於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糴以備軍興由是北方二稅皆折銀自敏始也楊守隨傳王府祿米每石征銀一兩後增十之五守隨入告於王得如舊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云四川布政使發銀三百兩照依時價每銀一兩買米二石五斗給築城夫口糧是明中葉以前米價不過如此及崇禎中始大貴李繼貞傳崇禎四年斗米值銀四錢民多從賊

左懋第傳崇禎時山東兵荒米石二十四兩河南乃每石一百五十兩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補遺

陽湖 趙翼 雲崧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總裁諸臣欽奉

上諭金源肇起東方與本朝滿州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顏為金國族至今隸我旗籍而今之富察氏即金滿察轉音此其明証也問考史冊所載金語與今國語類多胎合第音譯傳訛遂至岐舛而元人所著金語一篇又多臆度失真如勃極烈即今貝勒為管理衆人之稱乃解為猶漢云冢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干也與干夫長相協謀克之為百夫長義實難通或即今語穆昆為族長之稱猶可比合若以按出虎為金與國語愛新迥

廿二史劄記補遺

不相同而金國語解又有金曰按春之文則又與今耳墜語相同亦與金無涉不知何以踳謬若此蓋金朝所製女真大小字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譯以漢字其後裔式微遂無從考証不及我朝審音辨字之精詳足為同文準的耳夫各國各有其語各有其字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即盡其一字一音之義從無一意而有兩字以至數字惟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於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為愛憎每取惡字以示見貶不但于異國異字用之即於同一漢文頗有用是為抑揚者矣此倉頡造字所以有鬼夜哭之語也然漢自漢

清自清以漢譯清原非本文庸何傷乎若求其音之正則必當用三合音字庶不失本來而三合音字非人所能盡曉茲因批閱通鑑輯覽思金史成于漢人之手于音譯既未諸習且復任情毀譽動以醜字肆其詆訾如烏珠之必書兀朮之類不可枚舉而貝勒或訛為勃極烈或訛為孛董實可鄙笑我國家中外一統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官族人名為庸陋者流傳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註於下以資參考使讀史者心目豁然不為前人謬妄所惑特于初見處發其大凡如此欽此 纂輯廿二史劄記時第就坊刻遼宋金

廿二史劄記補遺

元明舊史為據今蒙

高宗純皇帝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所有人名官名地名一一編譯改正始知數百年以來皆承訛襲謬今日方得本音誠千古不刊之書讀史者宜奉為準的第恐外間坊刻舊本正多不能家喻戶曉臣謹逐一錄出轉以舊名在前今名在後使人知舊本如此今本如此讀史者可不迷於檢閱焉

遼 邪律奴哥今改 錫甲 智泥烈今改 錫甲 胡土白山今改 錫甲  
 余觀今改 伊都 夷列今改 伊都 白斯不今改 碩布 耶律大石今改 碩布  
 師姑今改 錫甲 撻曷里今改 錫甲 遐買今改 錫甲  
 余觀姑楚今改 錫甲 敖盧幹今改 錫甲 撻魯今改 錫甲

漢葛失今改 錫甲 得里底今改 錫甲 札鄰今改 錫甲 詆沙今改 錫甲  
 勒今改 錫甲 述烈今改 錫甲 朴古只沙里今改 錫甲 普今改 錫甲  
 速完今改 錫甲 可敦今改 錫甲 回王畢勒哥今改 錫甲 忽今改 錫甲  
 兒瑯今改 錫甲 幹里刺今改 錫甲 移刺窩幹今改 錫甲  
 蕭翰今改 錫甲 阿鉢今改 錫甲 郎丑今改 錫甲 兀欲今改 錫甲  
 麻答今改 錫甲 白再榮貪虐今改 錫甲  
 津然今改 錫甲 述乾今改 錫甲 察割今改 錫甲 撻烈今改 錫甲  
 涅魯察今改 錫甲 裏古直今改 錫甲 撻烈今改 錫甲 涅魯察今改 錫甲  
 衮今改 錫甲 裏古直今改 錫甲 兀律今改 錫甲 小哥今改 錫甲  
 化哥今改 錫甲 辛吉今改 錫甲 燕燕今改 錫甲 寅古今改 錫甲 忽沒今改 錫甲

廿二史劄記補遺

耶律禪珠喇今改 錫甲 克沙骨慎思今改 錫甲  
 昌木今改 錫甲 撻馬今改 錫甲 巴速董今改 錫甲  
 耶律斜軫今改 錫甲 于越今改 錫甲 曷魯今改 錫甲  
 耶律休哥今改 錫甲 夷离董今改 錫甲 縮思今改 錫甲  
 奚底今改 錫甲 乙辛隱今改 錫甲 咄李今改 錫甲 勃古哲今改 錫甲  
 蒲奴隱今改 錫甲 蒲古只今改 錫甲 詳穩今改 錫甲  
 達烈哥今改 錫甲 打里今改 錫甲 黨項今改 錫甲  
 吐蕃今改 錫甲 奴瓜今改 錫甲 述般鳩今改 錫甲 逋吉今改 錫甲 者龍今改 錫甲  
 廝鋒督今改 錫甲 胡突衮今改 錫甲 闡母今改 錫甲 特母哥今改 錫甲



台 <small>今改</small>	木華黎 <small>今改</small>	札刺爾 <small>今改</small>	孔溫
窟哇 <small>今改</small>	怯台 <small>今改</small>	哈台 <small>今改</small>	薄察 <small>今改</small>
布扎 <small>今改</small>	蕭也先 <small>今改</small>	吾也兒 <small>今改</small>	
珊竹 <small>今改</small>	察噶察華 <small>今改</small>	三哥拔都 <small>今改</small>	
宏吉利 <small>今改</small>	塔忽 <small>今改</small>	咬魯忽禿 <small>今改</small>	
撒爾塔 <small>今改</small>	兀胡乃太不花 <small>今改</small>	派噶木巴爾 <small>今改</small>	
安赤 <small>今改</small>	默德那 <small>今改</small>	密里汗 <small>今改</small>	
密里 <small>今改</small>	扎拉丁 <small>今改</small>	班勒訖 <small>今改</small>	
脫羅兒 <small>今改</small>	迭里密 <small>今改</small>	達噶噶齊 <small>今改</small>	
兒罕 <small>今改</small>	侯小叔 <small>今改</small>	幹可 <small>今改</small>	
阿魯帶			

廿二史劄記補遺 六

博爾木 <small>今改</small>	納忽阿兒蘭 <small>今改</small>	赤老溫 <small>今改</small>	撥
博兒忽 <small>今改</small>	許兀慎 <small>今改</small>	赤老溫 <small>今改</small>	撥
里班曲律 <small>今改</small>	亦臘喇翔昆 <small>今改</small>	霍博 <small>今改</small>	庫鐵
烏阿刺里 <small>今改</small>	黑馬 <small>今改</small>	幹骨樂 <small>今改</small>	
速不罕 <small>今改</small>	著古 <small>今改</small>	蒙哥 <small>今改</small>	木兒
哥 <small>今改</small>	忽覲都 <small>今改</small>	忽必烈 <small>今改</small>	旭烈
阿里不哥 <small>今改</small>	回古乃 <small>今改</small>	塔察	
爾 <small>今改</small>	倭蓋 <small>今改</small>	唐兀烏密 <small>今改</small>	
曲也快律 <small>今改</small>	欽察 <small>今改</small>	寬佃 <small>今改</small>	
木思海 <small>今改</small>	玉里吉 <small>今改</small>	拔	

廿二史劄記補遺 七

都 <small>今改</small>	幹羅思 <small>今改</small>	也烈贊 <small>今改</small>	乃馬
眞 <small>今改</small>	脫烈哥 <small>今改</small>	訛鐵錫湖蘭 <small>今改</small>	
奧都刺合蠻 <small>今改</small>	失烈門 <small>今改</small>	曲	
出 <small>今改</small>	月里麻思 <small>今改</small>	也可那顏 <small>今改</small>	牙
刺瓦赤 <small>今改</small>	汪吉宿滅禿里 <small>今改</small>	橫相乙兒 <small>今改</small>	
幹兀立海迷失 <small>今改</small>	潤帖兀阿蘭 <small>今改</small>	乞里	
兀良合台 <small>今改</small>	沒脫赤 <small>今改</small>	孫哥 <small>今改</small>	
哥 <small>今改</small>	那摩 <small>今改</small>	賽典赤 <small>今改</small>	
吉忽帖尼 <small>今改</small>	唆大脫 <small>今改</small>	阿答胡 <small>今改</small>	
也速兒 <small>今改</small>	孛里又 <small>今改</small>		
珊竹帶 <small>今改</small>	紐璣 <small>今改</small>		
乞石迷 <small>今改</small>	抄馬那顏 <small>今改</small>	密里	
霍者 <small>今改</small>	李忽蘭吉 <small>今改</small>	阿木 <small>今改</small>	
苦徹拔都兒 <small>今改</small>	脫忽斯 <small>今改</small>	眞金 <small>今改</small>	
邁鐵赤 <small>今改</small>	合魯氏 <small>今改</small>	渾都海 <small>今改</small>	
乞台不花 <small>今改</small>	八春 <small>今改</small>	八思巴 <small>今改</small>	
薩斯迦 <small>今改</small>	族款 <small>今改</small>	朶栗赤 <small>今改</small>	
阿合馬 <small>今改</small>	不魯花 <small>今改</small>	玉龍答失 <small>今改</small>	
安童 <small>今改</small>	和禮霍孫 <small>今改</small>	匿贊馬丁 <small>今改</small>	
改國號日元 <small>宋度宗咸淳七年元</small>	賽典赤瞻思丁 <small>今改</small>		
烏馬兒 <small>今改</small>	阿里海涯 <small>今改</small>		

合刺 <small>今改</small>	伯顏 <small>今改</small>	博羅權 <small>今改</small>	怛兀 <small>今改</small>
畏答 <small>今改</small>	遜都思 <small>今改</small>	塔出 <small>今改</small>	阿刺罕
那木罕 <small>今改</small>	合式大王 <small>今改</small>	宋都	
奧魯赤 <small>今改</small>	怛兀台 <small>今改</small>	昂吉	
野蒲 <small>今改</small>	洞里吉思 <small>今改</small>	楊	
璉真伽 <small>今改</small>	昔里吉 <small>今改</small>	阿麻里 <small>今改</small>	
幹魯惟 <small>今改</small>	也的迷失 <small>今改</small>	也速	
抹速忽 <small>今改</small>	四集賽 <small>今改</small>	也孫幹	
火敦腦兒 <small>今改</small>	騰乞里塔 <small>今改</small>	阿	
燕鐵木兒 <small>今改</small>	完者都 <small>今改</small>		
相答吾兒 <small>今改</small>	納刺速丁 <small>今改</small>	太	
也罕的斤 <small>今改</small>	匣刺魯 <small>今改</small>	甕古	
刺帶 <small>今改</small>	亦麻都丁 <small>今改</small>		
阿魯渾薩里 <small>今改</small>	不魯迷失海牙 <small>今改</small>		
撒的迷失 <small>今改</small>	桑哥 <small>今改</small>	功	
嘉葛刺 <small>今改</small>	突甘思且麻 <small>今改</small>	哈刺哈	
系幹刺納兒 <small>今改</small>	徹里 <small>今改</small>	燕只台吉 <small>今改</small>	
太赤 <small>今改</small>	要東木 <small>今改</small>	脫脫忽 <small>今改</small>	
阿必失合 <small>今改</small>	麥木督丁 <small>今改</small>	乃顏 <small>今改</small>	
阿沙不花 <small>今改</small>	納牙 <small>今改</small>	金家奴 <small>今改</small>	
鐵哥 <small>今改</small>	玉昔鐵木兒 <small>今改</small>	阿八赤 <small>今改</small>	

廿二史劄記補遺

八

昔都兒 <small>今改</small>	月里迷失 <small>今改</small>	土土哈班都察 <small>今改</small>	亦怯
火魯哈孫 <small>今改</small>	不魯迷失海牙 <small>今改</small>	合刺帶 <small>今改</small>	完澤土別燕 <small>今改</small>
怯伯 <small>今改</small>	甘麻拉 <small>今改</small>	亦里迷失 <small>今改</small>	百查兒 <small>今改</small>
烈 <small>今改</small>	扎忽帶 <small>今改</small>	阿徹忽突 <small>今改</small>	月赤察爾 <small>今改</small>
亦里迷失 <small>今改</small>	色辰 <small>今改</small>	亦里吉解 <small>今改</small>	色辰 <small>今改</small>
三不刺 <small>今改</small>	伯括吾氏 <small>今改</small>	里斯 <small>今改</small>	小薛 <small>今改</small>
丁 <small>今改</small>	萬僧 <small>今改</small>	牀兀兒 <small>今改</small>	阿老瓦
孛伯 <small>今改</small>	特靈台 <small>今改</small>	也不干 <small>今改</small>	也
速答兒 <small>今改</small>	海山 <small>今改</small>	答刺麻八刺 <small>今改</small>	忽魯 <small>今改</small>
立智理威 <small>今改</small>	薛超兀兒 <small>今改</small>	八都馬	
楊漢英 <small>今改</small>	逃兒火者 <small>今改</small>	阿忽台 <small>今改</small>	
辛 <small>今改</small>	馬兀合刺 <small>今改</small>	阿忽台 <small>今改</small>	
愛育黎拔丈八達 <small>今改</small>	押忽 <small>今改</small>	牙忽都	
完者篤 <small>今改</small>	秃刺 <small>今改</small>	沙的 <small>今改</small>	湖湖出 <small>今改</small>
馬諾沙 <small>今改</small>	沙的 <small>今改</small>	湖湖出 <small>今改</small>	
博達 <small>今改</small>	和世疎 <small>今改</small>	答斯不花 <small>今改</small>	
乞台普濟 <small>今改</small>	教瓦班 <small>今改</small>	三布瓦丁 <small>今改</small>	脫
三布瓦丁 <small>今改</small>	款徹 <small>今改</small>	三布瓦 <small>今改</small>	

廿二史劄記補遺

九

虎脫 <small>今改托</small>	保八 <small>今改</small>	松哥鐵穆爾 <small>今改</small>	不里牙敦 <small>今改</small>	脫憐 <small>今改</small>	進不刺 <small>今改</small>	刺	失里阿納 <small>今改</small>	鐵里 <small>今改</small>	阿兒思蘭 <small>今改</small>	旺光察都 <small>今改</small>	曲律 <small>今改</small>	旺畢 <small>今改</small>	烏馬兒 <small>今改</small>	木兒火赤 <small>今改</small>	鐵木迭兒 <small>今改</small>	只孫衣 <small>今改</small>	雍古 <small>今改</small>	咬住 <small>今改</small>	呢匣馬丁 <small>今改</small>	護都查兒 <small>今改</small>	碩德八刺 <small>今改</small>	脫里 <small>今改</small>	阿思罕 <small>今改</small>	脫里 <small>今改</small>	察阿台 <small>今改</small>	伯芥沙 <small>今改</small>	買住 <small>今改</small>	阿木哥 <small>今改</small>	脫不台 <small>今改</small>	月魯帖木 <small>今改</small>				
兒 <small>今改</small>	卜領勒多禮伯臺 <small>今改</small>	普顏 <small>今改</small>	篤 <small>今改</small>	乞失監 <small>今改</small>	秃秃哈 <small>今改</small>	八爾吉 <small>今改</small>	思 <small>今改</small>	乃刺忽 <small>今改</small>	塔失海牙 <small>今改</small>	黑 <small>今改</small>	驢 <small>今改</small>	脫武哈 <small>今改</small>	亦列失八 <small>今改</small>	帖赤 <small>今改</small>	胥益兒哈呼 <small>今改</small>	鎖咬兒哈的述 <small>今改</small>	失 <small>今改</small>	鐵里威失 <small>今改</small>	奴兒干 <small>今改</small>	圓帖睦爾 <small>今改</small>	亦啓烈 <small>今改</small>	益里 <small>今改</small>	海涯 <small>今改</small>	鐵治 <small>今改</small>	赤斤鐵木兒 <small>今改</small>	也先鐵木兒 <small>今改</small>	按柳不花 <small>今改</small>	探武 <small>今改</small>	幹羅斯 <small>今改</small>	失秃兒 <small>今改</small>	旭道 <small>今改</small>	傑 <small>今改</small>	別烈迷失 <small>今改</small>	焉速忽 <small>今改</small>

廿二史劄記補遺

十

買奴 <small>今改</small>	秃滿 <small>今改</small>	紐澤 <small>今改</small>	馬刺 <small>今改</small>	曲	呂不花 <small>今改</small>	兀魯思不花 <small>今改</small>	鎖秃 <small>今改</small>	八八罕 <small>今改</small>	阿速吉八 <small>今改</small>	左塔不 <small>今改</small>	塔失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也先担 <small>今改</small>	阿刺武納失 <small>今改</small>	鐵木哥 <small>今改</small>	朵朶 <small>今改</small>	明理董阿 <small>今改</small>	別不花 <small>今改</small>	王不 <small>今改</small>	憐吉台 <small>今改</small>	乃馬台 <small>今改</small>	茂理吉解 <small>今改</small>	脫別台 <small>今改</small>	曲烈 <small>今改</small>	別鉄木兒 <small>今改</small>	王禪 <small>今改</small>	松山 <small>今改</small>	懷王圖卜特穆爾 <small>今改</small>	潤潤台 <small>今改</small>	鐵木兒補化 <small>今改</small>	撒敦 <small>今改</small>	唐其勢 <small>今改</small>	潤不花 <small>今改</small>	忽刺 <small>今改</small>	探馬赤 <small>今改</small>	馬扎兒 <small>今改</small>	自當 <small>今改</small>	不花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囊加台 <small>今改</small>	寬 <small>今改</small>	微 <small>今改</small>	珙阿不刺 <small>今改</small>	奴兀倫 <small>今改</small>	唐兀 <small>今改</small>	氏 <small>今改</small>	護都篤 <small>今改</small>	欽察台 <small>今改</small>	阿兒 <small>今改</small>	思蘭海牙 <small>今改</small>	阿榮 <small>今改</small>	鐵木兒脫 <small>今改</small>	並真乞刺思 <small>今改</small>	懿臻質班 <small>今改</small>	帖木爾不 <small>今改</small>	伯忽 <small>今改</small>	阿禾 <small>今改</small>	乞住 <small>今改</small>	雲都思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脫脫木兒 <small>今改</small>	只兒哈郎 <small>今改</small>	也的迷失脫述 <small>今改</small>	觀音奴 <small>今改</small>	野里牙又作野里海牙 <small>今改</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廿二史劄記補遺

十一



馬兒 <small>今改</small>	阿刺忒納答刺 <small>今改</small>	香山 <small>今改</small>	棚
思班 <small>今改</small>	也速也不干 <small>今改</small>	古納答刺	
阿魯渾撒里 <small>今改</small>	燕帖古思 <small>今改</small>		
怯烈 <small>今改</small>	必刺都古失 <small>今改</small>	玉	
珍達八的刺板的 <small>今改</small>	必刺忒納失里		
沙津愛護持 <small>今改</small>	僧家奴 <small>今改</small>	扎	
牙篤 <small>今改</small>	安權帖睦爾 <small>今改</small>	邁來的	
阿魯渾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伯牙吾		
真哥 <small>今改</small>	普化 <small>今改</small>	伯牙吾	
丑的 <small>今改</small>	壹兀班 <small>今改</small>	佛家閣 <small>今改</small>	
棚斯監 <small>今改</small>	汪家奴 <small>今改</small>	沙刺班 <small>今改</small>	
燕者不花 <small>今改</small>	世傑班 <small>今改</small>	月可察	
兒 <small>今改</small>	只兒瓦歹 <small>今改</small>	月魯不花 <small>今改</small>	
也里牙 <small>今改</small>	不答失里 <small>今改</small>	月潤察兒	
達什 <small>今改</small>	別兒怯不花 <small>今改</small>	燕只吉	
解 <small>今改</small>	忽都不花 <small>今改</small>	朶爾直班 <small>今改</small>	
亦憐真班 <small>今改</small>	朶兒只班 <small>今改</small>		
幹勒海壽 <small>今改</small>	哈麻 <small>今改</small>	雪雪 <small>今改</small>	脫忽
思 <small>今改</small>	拔實 <small>今改</small>	伯帖不兒 <small>今改</small>	僕哲
篤 <small>今改</small>	禿魯 <small>今改</small>	禿赤 <small>今改</small>	達識帖木爾 <small>今改</small>
寬徹哥 <small>今改</small>	丑閻 <small>今改</small>	禿堅不花 <small>今改</small>	

廿二史劄記補遺

十一

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密爾麻 <small>今改</small>	和謙 <small>今改</small>	徹徹
阿思蘭 <small>今改</small>	察罕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晃火帖	
木兒 <small>今改</small>	完者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和尚 <small>今改</small>	
阿里渾察 <small>今改</small>	普化 <small>今改</small>	泰不華 <small>今改</small>	
伯牙吾 <small>今改</small>	丑的 <small>今改</small>	慶童 <small>今改</small>	黨兀
佛家閣 <small>今改</small>	完者不花 <small>今改</small>	寬	
徹普化 <small>今改</small>	愛猷識理達臘 <small>今改</small>		
汝中柏 <small>今改</small>	悟良哈台 <small>今改</small>	褚不花 <small>今改</small>	
班格 <small>今改</small>	不蘭奚 <small>今改</small>	紐的該 <small>今改</small>	
完者都 <small>今改</small>	答理麻失里 <small>今改</small>	胡伯顏	
帖木補花 <small>今改</small>	兀都蠻 <small>今改</small>	達	
國珍 <small>今改</small>	伯顏 <small>今改</small>	普顏不花 <small>今改</small>	竹貞 <small>今改</small>
壽童 <small>今改</small>	哈喇魯 <small>今改</small>	燕赤不花 <small>今改</small>	
朶列 <small>今改</small>	崔完者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石抹宜孫	
伯顏不花的斤 <small>今改</small>	厚孫 <small>今改</small>	朴不花 <small>今改</small>	
也先忽都 <small>今改</small>	擴廓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木	
兒古徹兀 <small>今改</small>	塔思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馬	
台謀 <small>今改</small>	伯撒里 <small>今改</small>	老的沙 <small>今改</small>	
也速 <small>今改</small>	答蘭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真保 <small>今改</small>	
上都馬 <small>今改</small>	那海 <small>今改</small>	伯達兒 <small>今改</small>	八

廿二史劄記補遺

十二

思兒 <small>今改巴</small>	脫烈伯 <small>今改圖</small>	虎林赤 <small>今改和</small>	滿
尚賓 <small>今改瑪</small>	掩篤刺哈 <small>今改瑪</small>	脫因帖木兒 <small>今改瑪</small>	滿
侯伯顏達世 <small>今改侯巴</small>	沙藍答兒 <small>今改瑪</small>	送里彌實 <small>今改瑪</small>	滿
神保 <small>今改</small>	朵耳麻 <small>今改瑪</small>	也兒粘尼 <small>今改瑪</small>	滿
阿里衣 <small>察字帖木</small>	也兒粘尼 <small>今改瑪</small>	黑加 <small>今改</small>	滿
迭兒必失 <small>今改德</small>	朴賽因不花 <small>今改富春</small>	滿	滿
川 <small>今改</small>	阿兒溫沙 <small>今改阿</small>	卜顏帖木兒 <small>今改布廷</small>	滿
牙罕沙 <small>今改</small>	伽璘真 <small>西僧名今改</small>	禿魯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滿
演撲兒 <small>今改延微爾</small>	倚納 <small>淫妻釋伴今改</small>	加	滿
皆即兀該 <small>言事事無碍也今改</small>	哈喇答 <small>今改哈</small>	加	滿
巴刺般 <small>樂器今改噶</small>	報恩奴 <small>今改</small>	大幹耳朵	滿
廿二史劄記補遺			
洪丑驢 <small>今改洪</small>	哈刺章 <small>今改哈</small>	桑	滿
哥失里 <small>今改</small>	答失八都魯 <small>今改達什</small>	火赤溫	滿
絆住馬 <small>今改珠</small>	陳也先 <small>今改</small>	蠻子海	滿
劉哈喇不花 <small>今改刺哈</small>	雪雪 <small>今改</small>	慶	滿
蓋里伯 <small>今改</small>	韓扎兒 <small>今改哈</small>	沙不	滿
上都罕 <small>今改沙</small>	阿魯渾河 <small>今改鄂</small>	哈	滿
喇河 <small>今改圖拉河</small>	別篤山 <small>今改畢</small>	長加奴 <small>今改昌</small>	滿
何瑣南昔 <small>今改何索</small>	卜鈞 <small>今改伯</small>	喃加巴	滿
藏下 <small>今改刺木扎</small>	南哥思丹八 <small>今改</small>	俄力思 <small>今改</small>	滿
脫古思帖木兒 <small>元順帝今改</small>	俄力思 <small>今改</small>	脫火赤 <small>今改</small>	滿
巴者 <small>今改</small>	伯顏子中 <small>今改</small>	脫火赤 <small>今改</small>	滿

愛足 <small>今改</small>	忽都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亦憐真 <small>今改</small>	滿
達里麻 <small>今改</small>	達的 <small>今改</small>	乃刺吾 <small>今改</small>	滿
探烏赤 <small>今改</small>	一禿河 <small>今改</small>	也速迭 <small>今改</small>	滿
天保奴 <small>今改</small>	也速迭 <small>今改</small>	咬住 <small>今改</small>	滿
坤帖木兒 <small>今改</small>	鬼力赤 <small>今改</small>	兀良哈 <small>今改</small>	滿
進都山 <small>今改</small>	徹徹兒山 <small>今改</small>	索林帖	滿
木兒 <small>今改</small>	買的里八刺 <small>今改</small>	安克帖木兒	滿
哈禿兀 <small>今改</small>	火真 <small>今改</small>	安克帖木兒	滿
察罕道魯花 <small>今改</small>	瓦刺 <small>今改</small>	馬哈木 <small>今改</small>	滿
里麻 <small>今改</small>	瓦刺 <small>今改</small>	馬哈木 <small>今改</small>	滿
廿二史劄記補遺			
把禿李羅 <small>今改</small>	煖答失 <small>今改</small>	本雅失	滿
里 <small>今改</small>	別失八里 <small>今改</small>	兔力帖木	滿
兒 <small>今改</small>	婁達亥 <small>今改</small>	答里巴 <small>今改</small>	滿
忽蘭忽失溫 <small>今改</small>	康哈里孩	也先土于 <small>今改</small>	滿
屈律兒河 <small>今改</small>	潤潤納渚	阿卜只俺 <small>今改</small>	滿
答蘭訥木兒 <small>今改</small>	潤潤納渚	喃哥 <small>今改</small>	滿
母納山 <small>今改</small>	阿卜只俺 <small>今改</small>	皮兒馬 <small>今改</small>	滿
托都不花 <small>今改</small>	完者脫歡 <small>今改</small>	革于帖木兒	滿
因即來 <small>今改</small>	完者脫歡 <small>今改</small>	革于帖木兒	滿
黑麻 <small>今改</small>	乞兒蠻 <small>今改</small>	革于帖木兒	滿
李來 <small>今改</small>	乞兒蠻 <small>今改</small>	革于帖木兒	滿



ZW 21181888584178

毛里孩 <small>今改瑪拉</small>	學汗 <small>今改汗</small>	烏林台巴 <small>今改烏林台</small>
丹是烏準	答實巴 <small>香僧今改</small>	答巴堅齋 <small>亦香僧今改</small>
鳴爾之始	扎實巴 <small>今改</small>	罕慎 <small>今改</small>
勃木	卜列革 <small>今改</small>	把塔木 <small>今改</small>
阿力 <small>今改</small>	速禮 <small>今改</small>	牙 <small>今改</small>
脫羅干 <small>今改</small>	亦思馬因 <small>今改</small>	辛愛 <small>今改</small>
桃松泰 <small>今改</small>	吉能 <small>今改</small>	把都兒 <small>今改</small>
老把都 <small>今改</small>	土蠻 <small>今改</small>	
通罕 <small>今改</small>		
隆慶初濟農提河套為西陲諸部長屢入寇乃		
以王崇古總督三邊		
把漢那吉 <small>諸達孫今改</small>	一克哈屯 <small>諸達妻今改</small>	
廿二史劄記補遺		
襖兒都司 <small>今改鄂爾多斯蓋</small>	昆都力哈 <small>即老把都</small>	
朶顏長禿 <small>今改朶顏</small>	董狐狸 <small>今改董</small>	長昂 <small>今改</small>
張其哈刺 <small>今改章</small>	切盡台吉 <small>今改</small>	黑石灰 <small>今改</small>
委 <small>今改</small>	煖土 <small>今改</small>	拱上 <small>今改</small>
把連亥 <small>今改</small>	炒花 <small>今改</small>	卜言台周